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一五・子部・雜家類

蓬窗日錄八卷〔明〕陳全之撰

輟履述四卷〔明〕陳全之撰

海沂子五卷〔明〕王文祿撰

掌中宇宙十四卷〔明〕盧翰撰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明〕何良俊撰

一

二五一

三〇三

三一七

五〇九

5/12/05

蓬窓日錄序

津南陳公恭晉藩之明年政既成乃
出其所著蓬窓日錄者視諸太原吳
侯侯請而刻諸祁乃問序于後菴朱
氏朱氏讀之罔不章章稱快也曰錄
也為世道計也其可傳也夫錄凡為
目者四雖述作罔專細大不擇要其
指于治理為詳茲不他論論治序曰
稽諸往謀君臣道合必敷奏以考功
擬議以盡變計定而往善也百計而
百全善之善也故立功立言哲人尚
焉然士絀于時者每每十五此其故
何哉嗟難言矣非獨世之過也亦夫
人之不善用世焉爾是故負士名者
亡治具亡功有具矣而弗遇亡功具
而遇矣不善用與用而不終者亦竟

亡功嗚呼此古之治日所以常少也
當今

聖神御宇乂道蒸蒸海內稱極治矣百
司受成安所裨益然少有計畫以聽
采擇者不過曰國勢曰士風曰紀綱
曰宗藩曰士馬曰食貨曰南之倭北
之胡與時低昂大都止于此矣茲錄
有不備乎又皆本天時括地勢推人
情物理以盡其變雖九州異宜諳若
指掌蓋說治莫辯乎錄矣故曰錄也
為世道計也即古人奚讓焉是故通
達類賈傳知幾守正類陸敬輿雖辨
別利病又巽言而有矜心即杜牧氏
不逮也夫杜言誠中然激亢難按卒
其說廢格矣洛陽竒才而不售或有
不當帝心者乎未必絳灌諸言之易

也唯陸為王佐亡論今陳公負偉望且習熟當世之故若此行將服大政以奉

明主則振聲一代者豈後陸宣哉吾且撰王褒之頌矣然非謾也吾嘗反復錄中語唯陳公獨持存省正論又指評諸儒不爽至于論文雖獻吉諸人亦當首肯信匪通儒不能也余言豈

遠
忍
錄
序

謾哉然陳公語又曰人臣當順養忠厚保合太和乃其指益要眇矣仁愛恢恢殆長者以善養人術不在多也余竊心慕焉或問錄以詩終蓋溫柔敦厚二南所以獨盛也今顧求治于性情乃益信陳公長者必有深念也後菴氏曰余晚得耻菴先生遺事而知陳錄之所由來矣夫大河東下且

遍域中然履九派者慕崑崙珠淵玉璞有自哉是故君子論世也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秋七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吏科給事中山西朱繪序

遠
忍
錄
序

蓬窓日錄卷之一

寰宇一

九州

水源

南隸淮南重鎮附

山西

河南

江西

四川

廣東

雲南

諸夷

山脉

北畿

山東

陝西

浙江

湖廣

福建

廣西

貴州



蓬窓日錄卷之一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

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

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

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浙江其澤藪曰具區其

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

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在今湖南其澤藪曰雲夢其川

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蔴革其民一男二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今陝西其澤藪曰圃田其川

滎洛其浸波澨其利林潦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今山東其澤藪曰望清其川

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

鷄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即泰山在今泰安州其澤藪曰大野其

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

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吳嶽在今陝西隴川其澤藪曰弦蒲

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

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今遼東廣寧衛其澤藪曰箕

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

其畜宜四授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在今山西霍州其澤藪曰楊紆其

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

牛羊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其澤藪曰昭餘

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

三女其畜宜五授其穀宜五種言山鎮者是槩言

九州之山鎮也不言徐州疑併入於青不言梁州

蓬寧日錄卷中卷七

疑併入於雍豫也詩嵩高註以南嶽為霍山職方

以為衡山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

一統志衡山有天柱峯六安州有霍山一名衡山一名天柱即漢武帝所封號曰南嶽

是以衡山神遠移於霍山也以為一山兩名者失

之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以南北所

至山而言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以巡守所至

四方而言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

衡山為南嶽高高為中嶽蓋禹貢之方外也職方不

言嵩高周在五嶽之外以雍之吳山為嶽山皆有

不同五代失河北之地至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

所有乃以真定府曲陽縣之恒山為北嶽

國初定呂金陵祀典肇以泰山為東嶽沂山為東鎮

衡山為南嶽會稽山為南鎮華山為西嶽吳山為

西鎮真定之恒山為北嶽醫巫閭山為北鎮嵩山

為中嶽霍州之霍山為中鎮後遷

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故仍以山西大同渾源州之恒

山為北嶽其餘嶽鎮皆如舊云

堯別九州舜為十二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峭函右隴蜀西通

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

以劔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蓬寧日錄卷中卷之二

周在中樞西阻峭谷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大嶽三

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障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地

之淵

趙東臨九州面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狐井陘之險至

於潁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

險陸相乘也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為固越海

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

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過有孟諸之澤礪山之塞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嶷有江漢之

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為鄰五嶺以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

趾之士謂之南裔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

至豫章水界險阻之國也

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間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治嵩

海深險絕之國也

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

讚曰

蓬窗日錄卷中卷五

地里廣大

四海八方

遐遠別域

略以難詳

侯王設險

守國保疆

遠渡川塞

近備城堙

司察軒非

禁禦不良

勿恃危阨

恣其淫荒

無隱則敗

有德則昌

安室猶懼

乃可不亡

進用忠良

社稷永康

教民以孝

舜化以彰

四瀆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柏

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

室汝出燕泉泗出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水有

五色有濁有清汝南有黃水華山有黑水汴水淵

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興雷雲氣觸石

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賞封內名山者通靈助化位

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

隨以亡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誠也澤浮

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別大亂

之徵也

夷者觝也其類九畎夷千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

風夷蠻者慢也其類八天竺咳首僂僂跛踵穿育

僂耳狗軌旁春戎者克也其類六僂夷戎決老白

者羗鼻息天剛狄者辟也其類五月氏貘貊匈奴

單于白屋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崙東折而東南行其

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

為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面統河外案

多疊大河東北但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

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太

洩燕京氣非隴結下沙轉少又藩籬單薄時或山

東泉涸漕水何賴而河徙而南同之中絡發崑崙

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

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

世費繁今能處之耶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關
既鑿是為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
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而南人事化機互相為
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秦翻身顧祖東海
外盪河江前向萃產賢貴疑聚有因後世河徙截
其來脉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
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
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
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
中原情無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謫力海水陽
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

蓬志日錄卷之十一

八

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
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
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
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邦溝尚微故建康俗徂
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
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
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
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
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為河
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

太祖以金陵為南京汴梁為北京當動深長思矣

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宜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
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
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梁冀青
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淮
汴海之限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土在天運
問要不可定論也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數具載寰宇通
志其延袤大略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戲

蓬志日錄卷之十一

九

盛哉

山脉

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
之所發也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又曰冀
都山脉從雲中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
太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
黨即今潞州春秋為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為
黨故曰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
雲中自春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以東
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
河中府蒲坂山之盡處堯舜之所都也泰山登於

左為龍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至中嵩
中嵩獨高當天之中又曰泰室在河南登封縣為前案淮南諸山是也
 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陽又為第三
 重案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統沂
 止有函谷關一路可據為險其山皆自蜀漢來
 長安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
 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嶓冢漢水
 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岷山之脉其一
 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
 桂嶺者則包湘衡岳之南源而北經袁江西潭之境
 盡於廬阜匡廬在廬山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即廬山
庚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今南京南甘
 一支則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
 尾以盡乎閩粵廣東也又曰仙霞嶺在信州今廣信府分
 水之右其春脉發去為臨安今杭州山從天日山發來又發去
 為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
 故皆逆閩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
 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
 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愚謂古今言方輿者
 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為巨鎮水為藪澤建邦樹都
 恒守之以為固先儒謂山為水之綱水為山之紀
 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間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

關中左敵函右隴蜀為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
 瓴水而楚漢以後爭天下者常得斬關而入次言
 巴蜀劍門為天下北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趣涪
 卒亡後主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今讀其言尤信

水源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
 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
 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遙至極盡處
 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為黑水靺鞨之後國有
 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
 為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為女直混同江經金會
 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漢張掖
 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
 二州之間程子以為即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
 貫漢武開滇今雲南為滇池其地古有黑水舊詞而知
 之但今水涘滴不入南海也中原之水惟黃河來
 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國葱嶺
 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
 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羗中而
 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

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
 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
 瞰之若星列俗傳為星宿海尋匪為二大澤復豬
 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
 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為九度河水清騎可涉貫山
 中行西戎都會為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之
 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山之北自貴
 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屬陝西合泚河東北流
 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
 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凡九千餘里乃
 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
 據此當以志為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
 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
 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山鑿龍門以殺水勢迺因其
 西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西自南而
 東至底柱在河南又東經孟津在河南過洛
 汭縣至于大伾大名府北過洛水真定九
 至于大陸邢州北分其勢播之為九
 河復同聚一處為逆河蓋迎之以入海簡潔一水
 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
 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
 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

年河徙磧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清金
 隄在河南武帝時益平原屬德
 徙頓丘今清豐又決濮陽瓠子口開州注鉅野屬濟
 野即大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屬大
 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成帝時決東
 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溢魏州今大冀州五代時決
 鄆州今鄆博之楊劉今東平之魚池宋太
 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
 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漢曹濟諸州東
 南流至彭城界徐州入于淮自此始真宗時決
 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
 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
 强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
 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患
 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
 遠之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
 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
 若金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故而
 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于海滄州接平
 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
 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尚可攷大

任之北不行矣我

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
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淤未樂
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道河正統
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為二一
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
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
以塞張秋乃疏為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
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亭
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
合淮俱入于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歲

蓬窗日錄卷十一

十四

為克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河流漫入於曹縣溢
溢於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
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今始
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寨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
至華陰皆黃河繞帶又有弱渭涇汭漆沮澧諸水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剛丹縣西至
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
峽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本高
入渭涇出渭源縣烏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
華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蕞入涇漆出扶風古漆
縣北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

子午嶺延安府出富平縣合漆澧出扶風鄠縣終

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會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

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平之間又有汾衡漳

恒衛沁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縣太岳

即霍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黨

之沾縣大屯谷太原府名為清漳一出上黨之長

子縣發鳩山潞安府名為濁漳即衡水俱東

光祿入海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滏水至保

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昆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

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水衡出真定靈壽縣東

入漳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

蓬窗日錄卷十一

十五

名洮水入于黃河在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滏水
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
合易水易出代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
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為瓦濟河過直沽
入海茲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真保之行
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漳沱河出鴈門代州東
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
海幽并州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
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
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
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

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
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
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水為東西二河
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經輝縣合衛河
入運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合黃河入淮豫州之
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閩鄉靈
寶陝通池新安濟源孟津孟鞏温汜水武涉河陰
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祀太康
睢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
城西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
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

蓬志日錄卷之二

十六

鎮之間或溢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
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傳書
以出熊耳此山在盧氏之西南恐誤入於洛洛出陝西冢領山亦經
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澗池白石山經新
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沈懷慶
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號公臺至温
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為滎即滎東出于陶丘之
之北在陶丘又東至于荷在今曹州東北會于汶即
汶上又北東入于海波為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
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
內黃濬縣出與濬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

蓬志日錄卷之二

十七

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栢山潛流三十
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
其地最下今曹魚為黃河下流又有濟深樂雷夏
雖沮汶泗淄濰濟出河南濟源潔出濟南之長山
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樂出歷城縣
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濰沮二水之別流自
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濰東入于泗泗出兗之泗
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
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于睢即沮水汶有
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為一經寧陽平陰汶
上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
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濰
水出瑯邪郡今濰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
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
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川之岷山青
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叙瀘
重慶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
陵岳州府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
九江府合彭蠡鄱陽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
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蟠冢山之下始為
氏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為漢過武東今武
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即郢州至于大別山漢

陽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
孔氏以爲潯陽非是沅辰漸元叙酉澧資湘九水
是爲九江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
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衝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
于海揚州之水北至于淮東南至于海東合江西
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
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
浙之諸水于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
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湊
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爲震澤在吳縣南又
五十二里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
下溢爲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
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
皆自常之靖江蘇之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
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
淮未通賦於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
蘇之邗溝今爲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
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
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
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離江源
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川湘水北分爲二故曰
離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

蓬窗日錄卷之十

十八

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爲府
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
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
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
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
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
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爲潯江貴州古羅
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塞東
經古夜郎地又爲黔中隸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
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
下合柳江卽爲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
大江卽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
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
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
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
庾嶺卽梅嶺者爲潯水漢武時楊僕爲樓船將軍
繫南越出豫章下潯水卽此至韶之英德爲潯陽
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
水又南與潯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
卽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
南古西南夷焚鳩地其水曰潯池周五百餘里出
潯江高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

蓬窗日錄卷之十一

十九

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為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厓又南至於安南古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云

北直隸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居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山

蓬遠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

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

多達兵營塢其人姓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

東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

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姦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

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

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國初安插降達於雲南廣福等處者迄今可以調用

但以真保定居之似太過矣

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

京師操練所以厚畿輔運國威也近歸權門黨以免班

散哉

密雲直北白崖谷馮家谷外有兀良罕一部原係小三

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相攻

潮河川寔為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九邊墻水口俱

然可容無處乎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

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

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賒遠之道也大寧都

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蓬遠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北京青龍水為白河出密雲西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為

玉河出玉泉山經

大內出都城注通惠河與白河合朱雀水為盧溝河出

大同桑乾山經太行入宛平界出盧溝橋至通州

與白河合其玄武水為濕餘高粱黃花鎮川榆河

俱統

京師之北而東與白河合

都城東北古北口喜峰口潮河川相密邇直北黃花鎮

白羊口去天壽陵九尺賴薊州重屯山後小醜

漫突而宣府鎮且繞山其外可為應

草橋關去保定府四十里屬高陽縣三义口社昔周世

宗顯德六年收復三關置重兵控扼燕薊以雄
將爲瓦橋關霸州爲益津關高陽爲草橋關皆置
重兵勢相依倚一處有警二關策應三關之固契
丹不敢輕犯此五代之三關也今特則不然爾
永寧城四海治龍門所一帶最單薄以朵顏爲藩籬而
黃花鎮且無厚戍鎖鑰北門能免杞人祛篋之虞
耶

居庸關經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虜但拆墻以進由關
不能也

北京奉天殿兩壁斗拱間繪真武神像武當山致崇禮
之極山統數百里隸觀中

成祖起兵真武空中協助時

燕邸在北一念真靈皆山川靈威故空中神

成祖之神也

京師堂扁北向蓋避尊也

紫荊山百鳥俱產獨無翡翠以他所移置山中輒飛去
在京各衙門俸米出蘇常二州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

乃儘派蘇州

通州新城錦衣千戶一員坐季子歲易四人門戶之防也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
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二十二

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
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
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之民
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肆行剽劫者不
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
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番守之冗
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
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
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
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統理不一寇盜
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
沒土田歲易處民勞甚矣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二十三

高皇帝於南都增都城於東南而建

宮闕面方山也

取四方立太學於西北而營堂齋以雞

鳴也取晨興陵寢在東因鍾阜也倉庾在西邇長

江也演武於內外教場無處而非警惕也祀功於
上下山巖無時而忘勳勞也後臣當何如以保此

志邪

留都十衛陳列江址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

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

江浦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

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鳳陽

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州重鎮不為慮也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戶開常之弊久矣官田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鎮殊鮮於六府向不迨焉

蘇松常杭嘉湖多官田重額者自賈似道六郡公田令民佃租相沿不改之故蘇州官田糧特重

本朝抄沒沈萬三之遺也

蓬萊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全蠲賦不征近節議畝永勸米四升是時勢之宜也加勸之策與年為更蓋有所必至者

淮以北麥食養人麥金屬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故北方麥得氣之全自淮以南冬種春獲失其所為性

洞多而勝惟常州府宜興縣長沙府安化縣

松江南臨海與寧波紹興正對清夜鷄犬之聲相聞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百瀆南納雲溪七十二瀆荆溪百瀆止受金漂常廣諸水東填既立

宜徽應太之水皆出江雲溪七十二瀆港口日淤

苕川勢湊嘉興而湖州上塘還河直瀉吳江太湖

所入較古已減然水不能速退其何故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吳江長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之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吳江縣鮎魚口北入蘇州運河經郡城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茨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七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浦菹鐵等塘滯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瀾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亦易淤淺

松江府東南遠環海近環黃浦西界三泖北阻吳淞江

蓬萊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水法亦疑矣

南畿微地四設兵憲以備警於西九江府為江西憲員於西北潁州為河南憲員於東北徐州為山東憲員於東南太倉為浙江憲員四憲設援應有恃

揚州之田明溝洫築隄堪如湖州可歲取無量淮之益

城亦然今頃畝一望而上湖水盈漫而下汪洋連

海妄意上湖之水亦不難治所欲以時其蓄瀉是

在瓜洲一帶置閘多許立表節以啓閉之何患其

勢必漫隄也

江淮中河道惟寶應諸湖無夾塘即湖隄東畔田為之如高郵康濟河力甚易也

南都三十六倉悉驟挽自交約其值率銀半分致米一石倉九數區水遠若濬諸河其強半可省脚直三分之二

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多樹川蜀多藥

揚子江蘆課銀幾九千兩應天居三之二太平和州次之鎮江又次之此

國初例也近漲沙所益統歸勢門清勘增稅爲宜宣城梨園初歲貢五千餘斤後都北不輟貢例每靡巨費河間遷安梨味不減宣城近以言者已之然他

如宣城梨尚多也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二十六

江淮濟川二衛軍專給舟卒之用

全廬之水匯於巢湖湖之港汊三百有六十其注之江則由無爲州黃落裕溪諸河是無爲爲全廬之庸戶也

太平府前瀦石曰固城丹陽巨浸後環大江天生橋既開左右水亦稱前瀦之受宣徽廣德悉聚焉且采石爲江道一束便於登涉而金陵貼輔固要郡也

徽州雖阻山成窳然亦南北衝道自池州石磧越武寧

嶺至黟縣自寧國縣越叢山關至歙縣自太平縣

越箬嶺至歙縣自昌化縣越昱嶺至歙縣自祁門休寧婺源可達江西又自婺源可達福建自歙縣

可達金衢

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澹浦口

卽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卽婁江常熟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夫水勢順下最

下爲南次東次北乃今松江在南宜爲震澤正出之川反先被湮其盛流則歸白茅港水勢漸涸於

北是長橋之所爲害其明驗也故近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諸浦間道北注劉

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間道注澹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蘇松之占阻水利

日盛千百年後又不知抵於誰止也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二十七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

明吳淞江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址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

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尤其要處故爲重鎮

設二衛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南京各衛所百戶印

成祖都北行取去三分之一迄今有官無印揚子江盜類富民爲之其力可以坑陷邏者故每驅而不擒邏者自全之勢然也

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

徐州不打春以其城似卧牛或云徐河善溢嘗鑄鐵牛鎮之故不敢傷牛

淮南重鎮

淮安南北要樞元淮南行樞密院同簽董搏霄嘗建議以為南北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得守援淮安誠為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及自沐陽以抵沂沭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界中設一小砦使烽火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疾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言淮之南

遼寧日錄卷中卷之二

二十八

北民壯者已進為兵老幼無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谷且戰且守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皇圖可固也時不能用其言故淮安陷今按淮安東南遭運萃焉是乃秦隋成臯洛口也國計攸係治亂決之保護預圖當插民撫兵以為重鎮則南北有賴而有備無患矣董搏霄之言夫豈無取哉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眾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眾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山東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師陸則悉會于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境為魏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沂天津歲有河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為害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

京儲邊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疲而青濟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益交病之若遼陽自為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

遼寧日錄卷中卷之二

二十九

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蓋嘗治閘以達安東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山東踞夫役歲約用銀七十餘萬兩
西三府百八十泉流為汶泗沂泗水泗沂注濟寧天井開汶水注南旺又堽城堤分汶水入洸河
泉獨多者大都為其地高擁下流而河南土踈水勢所控遂成伏流至山東乃出如省中大明湖乃趵突泉所成源出玉屋山伏流至河南濟源縣湧出過黃河溢為紫西北至黃山渴馬崖又伏流五十里出為趵突泉有以棟驗之信然又如彰德府安陽

儒教洺水諸河皆伏流而出可見

青登萊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所人事不備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堙置沃壤無所用誠可惜也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青州府礦徒特猛能以一當百天下礦氣特盛於青兗之間上礦九煎其最上全化為銀五煎三煎乃其次下環產郡山中惡少盤據人莫能敵其無志於四方山淺路窮左海右曠無險可憑耳驅調則可為用

青州城中實外陷惟女牆出上而城若平地蓋因地勢之舊非使之然也不患於攻

蓬窗日錄卷之二

三十

海豐盛畜牛偏齋於遠
山東河南糧草徵與解不同各項俱招商收解逐年總部布政司一員于戶部會議舉行

山西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表裏河山蓋有俯挹中州之勢焉析代以址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宣府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敵矣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卒潞城之通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山西太原之北聯置鴈門偏頭寧武三關若醜虜內犯使左右夾攻腹背受敵又因河曲保德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恐突入門庭堂堂受害於太原平陽路安三府分代奇嵐應蔚五州各置衛沁澤蒲保德平定諸州靜樂山陰馬邑諸縣各置守禦千戶所兵馬糧餉咸有所司又令三司並置太原諸道各置一路民兵復有所統規模可謂宏遠矣當其時選用得人法令明勅無有匪才竊柄構禍於其間故中國之勢常如天日之尊而外夷罔不帖服也

蓬窗日錄卷之二

三十一

黃河自古東勝州來歷大同界朔州之西入太原界河曲縣保德奇嵐州興臨寧鄉縣入平陽界石樓永和太寧縣吉州河津榮河縣至蒲州東折而流自興臨以南對西為延安自保德河曲以北與套虜僅隔一河寧鄉石樓而下則已舒警矣
奇嵐州虜號乾城弘治十三年參政王藻以該州山高土厚所資者惟嵐漪一河耳躬尋地脉鑿二井一在玄帝廟西一在觀音堂後又導東門外河入城

以益之又疏南門之隍潛通東河又于城西隅掘一池濬東入之渠渟滯其中歲久毀塌嘉靖二十九年兵備吳獄命匪穿葺又鑿三井二在城隍廟東西一在按察司東并舊井共四眼每深二百二十尺皆以木板自底甃至上取其不壞也繼今而後者能淘浚之可以備不虞而無患矣

鴈門封山表郡從來舊矣十八隘自宋有之蓋宋失山後以此為防今非昔比也而其慮殆有甚者不可概哉又廣武當朔馬邑大川之衝通忻代崞崞郡縣之路虜從大同左右衛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為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

遼寧日錄卷之二

三十二

樹鵬窠梁莫非要害鴈門警備于是為急矣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寔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窠耳故設總兵府兵備道蓋左右策應居中調良有意也

寧武據兩關之中地勢平行虜易馳驅陽房口當雲朔馬邑之衝至為要害雖距本關為近而緩急常不得力近日築遠之議首及王野梁至老營堡蓋先慮也

偏頭西逼黃河與套虜僅隔一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

邊警不止然山澗崎嶇難于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州是紛紛也舍門戶而理堂室誠有不得已焉耳

論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兩鎮三關之地從古重之然其為形勢也千載所同而其為便宜也則代秦蓋自東圖西也逮季子主從張相破約則以韓魏為趙敵趙代為燕敵有自西臨東之感焉世宗北伐瓦橋為崩重進濟師山後嚮應蓋自南圖北也逮良嗣失詞童貫否律則雲中下甲太原不支

遼寧日錄卷之二

三十三

燕山叛降河北割鎮有自北臨南之感焉又漢唐宅關中也雲中五原地大沙磧造陽踴促遂乃棄之其境蓋西遙而東隘金元之宅燕薊也盧龍遼水建號都邑樂曲龍岡大起宮闕其境蓋西隘而東遙我

朝御極勢亦屢更是故探根本之慮宜急東偏懲瘡痍之傷應先西徼今偏頭重鎮聯宣大以折衝寧鴈重門協居庸而固守則雖專力于東方未為過也

三關邊城千里甲視碭縣蓋已盡地之利矣帶甲之士有原伍有常備有番上有召募有改撥有脩守民

兵蓋已盡人之方矣。晁錯論中國之長技五皆不
過劍弩戈戟之間。今之火器可殺人破陣。於數百
步之外。固漢所未有也。蓋又盡人之能矣。然而不
可恃曰。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而人心不知奮也。故
主兵不足恃。益以客兵。正兵不足恃。益以民兵。農
夫百人不能養一戰士。轉輸之靡費無極。請發日
相望於道。是弊國也。平民出力以供軍。有警不免
於自役。戶口之蠹耗日滋。而軍費之供需日廣。及
其聚也。則不知所以爲用。是瘠民也。萬人冗食。足
以弊國。瘠民而一人所得。曾不足以贍其肌膚。國
受養軍之害。下無養養之恩。雖欲按軍法而行。辟
未可也。無寧簡衆而使之精。厚綏而使之奮。選將
而任之。又重法而使之懲。乎有一壯勇足敵老弱
十。卽有千軍可當一萬。以二千軍之食。食千軍
猶愈於萬人坐食。曾不及千夫之力也。周世宗新
立之初。當敵勢方張之日。就陣斬樊愛能。何徽。大
簡諸軍。驕將情卒。一時改觀。遂成混一。彼能行於
五季之末。而況今日。獨可處之無道哉。然其本在
於惠下。其要在於選將。故惠先而後威。震威震而
後法。行威惠並流。而後將材可致。兵力可精。兵精
而後財用可節。國勢可強。民力可紓。否則以將予
敵。以卒予敵。雖險亦易。雖衆亦寡。不知其可也。

蓬窗日錄卷之一

三十四

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洋圈子等處爲衝其要
在偏頭關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天下。然平涼固原
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
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
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本朝
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又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
盡爲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
達。而肅州九孤。故土魯番。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
患。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若且亦不

蓬窗日錄卷之一

三十五

刺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寇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
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並
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蔽河。北莊
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肅。
靈韋寧夏之接。葭綏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
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
以援肅州。礮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略也。
漢中府洋縣有九兩雞生山谷。間十數爲群。九重九兩

漢中水俱南流連雲棧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為一谷如洋縣漢駱谷亦然兩山高峻水從谷道流出上設棧閣橋通行黑龍江即褒水

漢中踞褒斜谷為經子午駱漢諸谷次之諸閣為緯仙人略陽七方等關達大散武林雞頭饒風駱谷等關達西安鳳翔

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踞入子午谷至長安統二口楊貴妃生荔枝馳道也

漢中府洋縣俗有解繳會孟春四日遊江上藤葛纏繳草木者解之云祛殃此尚鬼之甚也

陝中諸府水俱至朝邑縣入黃河渭水為經而諸水附

達之臨洮府灘湟北流至河州入黃河惟漢中府

諸山谷水入漢江漢源嶓冢山在沔縣縣在府西徼東流悉歷諸縣直出金州故悉受諸水惟略

陽縣在沔縣西北乃與漢江不預焉其鳳沔北背之水既不能越鳳翔鞏昌諸山入河又不能南入

漢遂自大散關為源控而西流經略陽入鞏昌兩

當復折而南入保寧界廣元昭化劍州至保寧府城是為嘉陵江

西安商州與襄陽上津縣止隔金州鴨嶺鞏昌會寧縣百餘里溝澗鹹斥民嘗雨雪為飲

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

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脈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渠渠陂耕溉相濟有吹曰舉鍾為雲決渠成而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

漢中諸縣關棧散出惟鳳沔褒城最要四川保寧諸縣谷踞散出惟巴與廣元最要

惟西安鳳翔二府深藏三窟自西北汧隴一窟沿邊城二窟外各鎮三窟三代前以王畿求中則居鳳翔

秦漢後欲就四方則居西安固原西北二百里海納都城控鳴沙州路東北三百里

葫蘆峽城控韋靈州路

蔚州城如孟形不能攻

地網在秦州吳璘制以拒金因平為險同州沙苑宜羊臥沙飲若繭耳筋脇味美甚

華嚴川一名樊川飲其水生瘦長安縣南二十五里

襄東夔北入漢始界為金州險阻平曠之交也

河南古豫州地閩閩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北

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

且歸惟陳州一帶地魚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剿捕則清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通秦海州海鹽縣等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弗加之意可乎土勢發人力訖訖今日云然

北方多蝎而無蜈蚣南方多蜈蚣而無蝎惟汝寧鳳陽

二物俱產此南北之交也

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蟬聲

汝寧產水稻如江南中都惟定遠霍山二縣有稻水普及

諸縣穀價亦廉

彰德磁州滏源黑善陶境內有白土山其土可爲繪

四川

四川古梁州地劔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番簇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姦究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

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啟兵釁且於叙瀘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若碣門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與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利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侵無紀況以重險臨之爲力又易南隣芒部東

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機上肉耳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址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迭護深藏三窟所慮姦究內作地饒充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

太祖從階文入城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儘兵東守瞿塘事未易成也

岷江自吐蕃來入松潘歷成都嘉定叙瀘重慶至瞿塘爲蜀江是岷江爲川中諸水之經其嘉陵江址自陝西來入保寧流至崇慶入岷江其黔江自湖

廣來合施州江流注涪州入岷江其涪江西北自吐蕃來歷綿州潼川遂寧入嘉陵江其瀘江西北自岷山來流至合江縣入岷江其金沙江西南自雲南來入烏蒙府流至馬湖府與馬湖江合至叙州入岷江其大渡河自吐蕃來入黎州流至嘉定州入岷江其平羗江西自雅州來流至嘉定州入岷江其界首河南自貴州來入永寧流至瀘州入岷江其白水江南自芒部來流至叙州入岷江其和水西自吐蕃來入天全六番流至雅州入平羗江大都川中水總一岷江其謂涪巴渝渠瀘嘉陵金沙蓋因諸水會流遂各以名之耳

蓬萊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

川之形勢北有劔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松潘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於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羗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窳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在維州縣外無百里乃為董下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自世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黎州安撫司為巴蜀西門外有印唻飛越清溪之險以臨吐蕃內復藏雅州之雕門始陽靈關以蔽腹裏重重要隘出險據險唐韋臯城此以成征西之功

疊州生吐蕃介四川松蕃陝西洮州之中且東接陝西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虜出沒為患不細洪武十五年指揮馬燁以三萬卒擒獲其酋失刺谷五千餘眾全師以歸要渠三面受敵勢不能應故取之甚易今復為番族所有其地自後周置州歷隋唐宋元皆為中國郡縣宜不可終棄但今林密道塞內犯少息可為姑置者也

馬湖叙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瀘州不雜夷實殷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雅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詳柯俗有夏邑蠻夷雜處夏邑為中原後夷為白虎種順慶間無外防保

蓬萊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一

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民殷諸府為然當是海內樂土而馬湖叙州蓋略次之矣川為江源陝為河源踰據上游挈南北之輕重而川陝自相依附古棧道係獨重為川陝所通之路若舉川之四境其入有數道一由岷江西陽陸道一由雲南金沙江一由階文陰平道棧道其一耳四川行都司六衛古越舊地有漳過金沙江隆冬流汗惟雨渡夜渡無害

天全六番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一關以雅州所戍之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諸蠻

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焉

蜀中山水嘉定絕冠三峨山在焉

夔州二峽瞿塘峽巫峽歸峽山連七百里中貫一江而

瞿塘尤為三峽之門瞿塘獨在西又謂西陵峽澗

瀕堆當其口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頭顱斬黃引其肘腋江陵制

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

保商陝柳桂之跨閩粵辰流之押蔽雲貴大江中

貫五溪外錯荆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

獻秀故王氣獨鍾于

蓬窗日錄卷之二

四十二

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

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

宗藩基布歲賦寔繁楚俗標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

流民失業多赴焉故其民率結窳而難治谿洞

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

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驕橫

滋萌

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

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施州洪武四年歸附置施州領建始一縣屬四川夔州

府十四年置施州衛指揮使司屬湖廣都司二十

三年創建始縣隸夔省州入衛改施州衛軍民指

揮使司屬湖廣布政司分隸守巡上荆南道領千

戶所三軍民千戶所一宣撫司三安撫司八長官

司三宣德三年五月開置搖把峒上愛茶峒下愛

茶峒劔南四長官司鎮遠隆奉西坪東流蠟壁峒

五蠻夷官司自衛至湖廣布政司水陸二千二百

四十里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

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

得以奠枕

沔湖廣八百六十里袤五百四十里為江漢諸水所匯

蓬窗日錄卷之二

四十三

瀘於太白湖洩於沌口設河泊所三十六以課魚

成化弘治來漢於江溢湖水停注積滓所澄洲沙

漸起佃民估客日集因攘為業而墾耕之由是湖

平強半矣今省所為二十一水患日盛夏秋之交

沱潛溢道車木堤排沙頭班家灣等處利害切要

且繕工未至百年後沱更莫知誰何耳

省城南匯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受之於前北引漢

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折而過焉東

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為大回鈞臺橫之而為小

回水法潑洄天下莫如所嫌山氣不住故自古有

不可居終之說大率楚廣俗邁而寡東洪而病成

其雜之以四方來者東南人以覓利至西北人以避地至定能容之固其地氣耳

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荊州東漫瀘安則退無歸東中阻一江則江西不為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者也

水州寶慶正據五嶺之背氣局嶺南群山四固故廣西多瘴兩府崩擁如案後曠諸湖故俱無瘴末州之背當衡嶽為辰故雖無瘴於寶慶炎氣交盛若柳

蓬窓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四

州窪在一隅負之以衡求瘴之以九疑夾之以袁吉諸山欲其不為瘴不可得矣

辰州當夷巒咽喉西際施州南際靖州北際永順保靖諸溪峒五溪皆出焉能溪明溪西溪武溪辰溪惟東為常德即古武陵桃源之境五溪合而注之洞庭故洞庭者諸溪洞之庭除也

夏口在江夏縣之江北即漢口漢水出江之口也大別山在焉又名南河又名沔河口沔水即漢水漢沔河雖二源其下流相合而入江故同為一水沔水在潛江縣入漢其謂之口又水入江處來口喬口樊口塗口陸口沌口涓口皆此類吳魏相持以沔口為

重鎮古皆稱漢口三國以後稱沔口

岳州府西境為澧州慈利縣之地即辰州府東北境界接九谿十八峒乃諸蠻出入門戶

國初數致警弗靖防戍誠不可玩今布立九谿等二衛四所及桑植安撫司領美坪十八峒

荆襄流連專設撫民憲副以治之乃譏察奸細非招集之也其逋民本意避徭負賦長子老孫遂成家業緩恐生奸急則失所

海匱乃荊州北險築橫堤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為八匱蓄泄水勢惜今盡占為民田非為失荊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亦苦於無所瀦瀦耳

蓬窓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五

潯陽一水而府名九江或謂烏蟬烏白嘉靡賦源廩提箇似出附會或謂即洞庭沅漸元辰叙酉豐資湘諸水名其所由來恐亦遠取不切意者其江西諸府九大流會於鄱陽而出溢口故取而名之不可知也

抽分在荊州以要川廣所出在蕪湖以要滬口饒河口所出在杭州以要錢塘江所下在淮安龍江關恐為二稅在漳產在黃河所下恐為漏稅

武當石階山中有救窮草食三寸可代穀氣一曰冬夏不枯

五六月間長江水常入洞庭蓋岷峨雪消也

築塍爲田湖廣謂之完湖州謂之圩福建謂之圳蘇州謂之圍

永順保靖酉陽土兵極猛可徵發凡用七兵所過地須先淨路三十里以防狼子贖目

江西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爲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通民客戶頗難

蓬窗日錄卷之一

四十六

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江西之水俱會鄱陽湖惟平鄉縣岐山水注湖廣醴陵縣下洞庭湖鄱江介江西之中贛江源受章水東受貢水合於贛州府城北章江雖出大庾縣聶都山亦受湖廣桂陽猶溪水貢江則自福建汀州發源其建昌之水壺溪源福建泰章廣信之水豐溪源福建建寧戈陽之信議港源福建郡武旣

州之鄱江德興大溪樂安江俱源徽婺安仁之雲錦溪源福建邵武南昌之鶴源水源湖廣九宮山亦各會於鄱陽而五老峰峙於西二鍾石門峙於東大孤又塞其口此江西山水之結勁直塞閉而疏暢周折者也

九江安慶之間江岸南北兩山對峙如門江流至此一東是謂海門第一關此江西水口成化間水衝北岸小孤山之址平陸成洲小孤獨立江中風氣稍瀉矣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微瘴微癩惠之長樂龍川興寧俱界贛林深山燠寒少暑多其俗悉中綺純素爲

蓬窗日錄卷之一

四十七

群豈有所爲以鎮之耶

浮梁景德鎮善陶甲天下其土取諸樂平近故樂平亦病窪

萍鄉縣羅霄山下有石潭歲旱以長木枝之輒雨雨止木浮起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備以徹饒爲鄆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窰界在廣德之間上無蕪轄之司訟訐繁興頌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

海之所經也。溯術於堯大遺三農之害而益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温台並海而南。信宿達于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詔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倭來。點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湖絲絕海內歸安為最。次德清。其次嘉之。桐鄉。崇德。杭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寧。而山東河南又次之。杭州類汴人種。族自南渡時至者。故多汴音。鳳山門尤逼真宋宮殿在也。

金衢徽諸水入江至嚴州當一峽口。諸山水齊發峽口

不能即去。故嚴州每罹水患。至有五丈餘。

杭州惠州婦人為市。恒代川已婦人。擗幹門戶。

陳同甫園祝杭州。喟然嘆曰。可灌上書。宋孝宗言非駐驛之地。杭之西湖。高據上流。故也。

紹興府山會蕭三縣地高。兩頭通江。處各設壩。性海畔

通瀉水勢有陡門。舊甚窄。近移置陡門於三江口。總十八座。三縣永無水患。內復增成田額二萬許。

紹興城越勾踐所築。堅緻不易攻。

浙西之水。北自大江南。至錢唐江。入海。處古五十有一。今止存者十有七。

詩。居山煥中而大江。繞外故瀕。為七十二湖。今淤者

半之

鈔關臨清河。西務許墅九江。淮安揚州。杭州金沙洲。內惟河西務。杭州金沙洲。稅貨餘止。稅船料。河西務入京門戶。杭州出閩廣總道。金沙洲出雲貴總道。雲貴貨簡。故金沙洲近無部差。臨清稅貨亦稅船。莫知云何也。

天目山。面杭背宣寧國縣。冷渡山。東南有千秋嶺者。為入杭間道。

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關了。又等處激衝勢烈。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於創工。董吏便於自逸。乃故踈其謀。工無求建良。可惜也。石塘在外。所以防

潮勢。土塘在內。所以固滲隙。二者皆不可無。其間

土塘受患病於石塘。先隳石塘之隳。病於土築。椿淺又病於灶。夫引潮以便抱甕。所以不火成害。即如漕河砌間。土民利行舟。停滯欲便經營之利。私賂工師。作為衝械。

福建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信為北。藩建昌。南贛為右。壁惠湖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

下外過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
物互市妖孽符與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
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擊勢相通提督兵
備實交治之而求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
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巖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
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閩中有流產者曰三洋舊為一租所分不
入編戶凡流產者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
賦役推警既足各統於首長首長名為老人
具中網長服諸府游處不常
汀州及江西諸府產杉出盈口徽產杉出錢河口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居十九姓交往琉球國語
其語性

遠志白錄卷之一

五十一

福建僻阻海濱危關簇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陟而
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廷邵汀為上四府據上流福
興泉漳為下四府瀕海設都司十一衛於下所以
防海設行都司五衛一所於上所以防關海重於
備倭琉球次之而我民盜海者漳則為甚關大則
崇安之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關
分水由江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
越建寧杉關由建昌以越邵武
漳之龍溪縣海沙月港者夷貨畢集人煙數萬
海上舟師猛敢者福建漳泉龍溪縣沿海月港地方及
廣東東莞縣南頭千戶所歸德福永地方

東南多木犀謂其花氣所蒸成瘴莫知其然否福建木
犀盈山瘴者多山人浙江好植此花且以和茶食
之蘇川有木犀山連岡一望而患瘴無算俯察之
道固不可忘此也

海舟入夷貨布絲鍋磁為多

海舟宜加警風迅之期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
北行入夏風尤迅海人水船趕風日可行數百里
廣東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連可以向
荆吳由惠潮可以制閩越由高廉可以控交桂而
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

遠志日錄卷之一

五十二

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
之利四體不動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
則挺身為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
徵求通山之禁久弛教之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
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旅之興殆無寧
歲兵糧供饋咸以待之沈地產珠池番物駢集本
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
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瓊州府古珠崖郡居浮海中週貳千餘里有黎母山
絕峻五峯諸蠻盤藏號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
州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黎人原姓黎後多姓

王及符熟黎舊俱黎產今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梧高化征夫利其土占居為各稱峒酋或供賦役或賦而不役成化來副使涂棊有犁庭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復之而符南蛇之亂連郡震驚其小醜漫突亦無時息警故上策莫善於拔其根株或編甲食土責限繹來或遷置高雷羸敵湖廣曠區而圖籍之

廉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四明語海上相距不遠風氣相關耳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舖前清瀾會同之調懶樂會之博教萬州之蓮塘南山之李村崖之臨川諸港不可船舶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高之博浦儋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崖之保平諸港有灣汊俱可泊舟

廉州無賦入京至不能自給官俸取給瓊州者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廉解廣西絕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北之引鹽湖廣之行糧南贛衛永之塩稅

俗有阿公錢即社意月朔各出錢貯以待患恤之人謂廟地生錢

海潮應月浙江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獨瓊州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雷州突出海南前昇瓊臺故倍炎又謂掘地得伏雷蓋陽盛所結非雷也

雷州雜黎人黎習黎語能用夏以變之亦易高州據山高處邊海諸郡為偏高地阜溪通炎氣不盛比之雷廉肇瘴癘稍解

肇慶有草名胡蔓又名羊角鈕食之斷腸高廉等處多毒蛇蜈蚣被傷者服香白芷五靈脂雄黃末

藍澱汁傳之蜈蚣入喉小兒斷喉取血或鷄血飲之再飲生油一口即吐出蛇入口并七孔子割

猪母尾瀝血口孔中即出卒為蛇繞不解用熟湯淋之或人尿治之

惠州鷄籠山頂有龍潭歲旱鉞釘投之輒雨兩廣雇募打手自嘉靖初始

國初行梁集法後改設衛所正統間復起民壯似有梁集遺意亦郡縣自安之圖固分軍民二矣乃復

於棘門動顧烏覩夫素練云哉

惠潮祭則云契契石契木契湖南海上群寇華夷且集襲珠池摘商貨則採海為生

甚猛悍濱海處緩急可召募為用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圍而風氣習又視廣東特異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劫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不足制也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峒接壤徭實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慶以西則八寨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罹慘毒而賓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最强思田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躡交趾桂筦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讐殺貽患地方

蓬窗日錄卷之十一

五十四

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雖夷性詭拘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成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思恩近日之事其會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緝紳遇骨於地不信然而爭者幾人悲夫

廣西麗江自交趾廣源出分憑祥龍州至南寧合左江思明之水則自上思州起注龍州入交趾界是爲

明江

廣西五屯千戶所居荔浦斷藤峽府江藤縣中當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濛江口之衝爲諸徭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麗巖石奇俊田沙衍沃足以

裕其居而過其害洪武間立所近復增置城堡集徭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爲用亦一隅雄鎮也

廣西徭獠蠻雜生蕃類然微各有別徭多姓葉氏初靜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懷遠有之猜忌輕生烙蹠善奔能忍饑餓初慶遠南丹之人呼爲種今桂之荔浦修仁永福且多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永定九屬其慶遠思恩分生熟二種蓋以入編籍爲熟也徭無酋長板籍惟推勇者爲郎火餘自稱火蠻有撫水蠻出慶遠酋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酋多甯始有廣原蠻出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

蓬窗日錄卷之十一

五十五

上思州舊爲思明府土官屬語服悉夷弘治間改入流隸南寧近漸被聲明之化其習相遠之驗乎慶遠戍不懈足以控牂牁昆明十五部地耳本部徭人漸據編氓產無能禁也郡境文明之化徒以爲自安惜耶

潯州瘴氣殊盛惟東平南縣近梧州者稍舒可

府江卽濛江發源與平縣海陽山經桂林平樂至梧州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我利州經太平南寧之合江鎮二江合是爲鬱江又黔江源牂牁界經柳州象州至潯州與鬱江合是爲潯江至梧州與府江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肇慶府至番禺縣入海三

江為經其餘諸水各附焉是梧州乃兩廣輪輻八桂門戶水陸要衝民夷總節開設三堂於此自成化元年始其兩廣設鎮守總兵永樂年始總制都御史景泰三年始

府江長八百里自梧達桂中度灘瀧三百六十至平樂

稍平橫亘崩下襟喉八桂必由之地乃兩岸嶺嘯

集剽掠去城不數里輒禦人而魚肉之雖堡寨沿

江為毒不息其無雄傑長志以藩省節鎮夾於梧

桂兩端而兵備署嶽平樂耳三府惟全州為樂土

柳州徭獠與黎平相通接

左江土兵弱不可用可調者惟右江思恩田州泗城南

蓬萊寺卷之二

五十六

丹為最也

右江土官喜於見調調土兵人給米一升廣西米斗銀

三分餘每人月該銀一錢俱為土官所得土兵自

齋糧以往且獻名倍役者之數以規糧給

左右二江之中設奉議馴象南丹三衛以斷其連奉議

君貴縣為潯州西徵馴象居橫州為南寧東徵南

丹君賓州為柳州南徵

遷江五屯二所直隸廣西都司欲其無援易於馭也

田州岑猛得盧蘇王受為左右手蘇善謀狡詐百出勇

不如受受身矮多聞技無戰不克陽明平田州受

尋死蘇劫鎮安母岑邦考今走住歸德

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瘴氣成瘴如坐甑中項時

萊翁兩用竹雨壘更春謂青草瘴夏謂黃梅瘴夏

秋之交謂新木瘴中秋謂黃茅瘴霜降後乃可無

恙大抵炎方陰氣塞固陽多發淺草木水泉皆稟

惡氣人元氣不固即感而成疾是謂瘴瘴治者不

宜發表麻黃金沸散青龍白虎湯不可用只宜溫

中正氣亦或投以薑附沈存中七棗湯用烏頭七

移七泡亦此意平時調攝宜平胃散正氣散及節

食寡慾戒多七情保無虞也

蠱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蜈蚣毒草毒食之變亂元氣

心腹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十指俱黑驗蠱

蓬萊寺卷之二

五十七

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豆脹爛脫皮嚼之不

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牛血立效王

氏傳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珠丸皆可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韓都御史雍平賊後改斷藤舊藤

絕流蔓生韓為斷之周六百餘里下口在潯州府

西北境上口接柳州府武昌縣勒馬峽兩崖壁立

叢樾蔽天中流奔匯徭獠聚行若患之近設有

上隆州以控上口五屯所以控下口風氣天成巢

突猶昨其底乎陳都御史金處行猿魚鹽瓦器以

給之數年盜息易求通峽然猶有所未盡故亦不

能守於其終必摘其酋而受之職以居之稅商以

克厥稟或可為永久之圖處與安六峒八寨亦此意

程番民中竊惠州亦然

征蠻法全剿不如殲魁明捕不如暗執征戎法避銳不

避歸殺衆不殺降

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乃處土夷良法土官自相讐殺只

爭地爭襲辨疆域明譜系二事不可緩也

廣右風甚冲雅有修然物外之意蓋得地脉正南但逼

海陰不當陽不免病在遺淡六祖出其地踰海占

城南賓童龍國隸占城風亦相類佛書謂王舍城

即此地云目連舍基尚存今羅漢中有賓頭盧尊

遊窗日錄卷之一

五十八

即童龍轉音

征南法洎夏調秋催霜降進山冬至後散旅臘月招懷

殘姓次年春纔易處耕

雲南

雲南古梁州 裔境地崇岡嶽嶺激澗縈紆城郭人民

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

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

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安路納交吐金

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

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

小者姚安止勝鄧州霑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

三三三三 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新疎故諸羅標學相尋

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谷在撫

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

貴陽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焉

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

宜亟講而萬里埃官類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

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嚴洞天下洞天之首

所轄夷民大率焚羅二種焚人與漢人雜居充役公府

羅羅性疑深居一寨人得詔害之

遊窗日錄卷之一

五十九

通川貴商道東路白水平夷亦資孔一帶如分水嶺炒

鐵溝龍井舖小哨兒等處西路南寧松林炎方霑

益州一帶如老雅林桐車填石灰窰梭羅灣等處

夷羅不時出沒劫掠商貨又貴州倚蘭寨等處賊

徒互相勾引官兵勢難禁捕各驅本地夷守護之

稱其既稟費出於商而官為取發焉兩全之道也

舊曾有議願興辦不時并官費口糧及令夷自索

商保路錢皆未便宜耳

貿易用貝俗謂以一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苗五

苗為索索蓋八十貝也

廣南順寧諸府俗好食蟲

廣南順寧諸府俗好食蟲

元江麗江蒙化景東等府師宗彌勒新化寶山巨津和曲祿勸蘭順等州元謀等縣役無定紀故科無定數惟大理太和十年一役其鄧州賓州騰越止勝趙姚浪穹永平五年一役雲南縣三年一役自餘州縣一年一役差有規差耳

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布列各府其為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焚人蠻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秃老步門蒲人和泥蠻土獠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哦昌蠻懈蠻魁羅蠻傳尋蠻色目滿河尋丁蠻栗

步

蓬窓日錄卷之十一

六十一

雲南領十四府八軍民府五州惟雲南臨安大理鶴慶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大抵雲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但黔寧遺法沐氏世守比之廣西貴州省土官不同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吐蕃南有金蔭騰衝以持諸甸東有元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疎木邦五密性習叵測不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里烟好安南可迷羅台瘴竊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左江不可不加之意也

雲南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霑益州為通衢烏撒衛實

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自貴州普安州入曲靖又有廣南府一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今英國禁不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四川建昌衛今亦莽塞

南徽緬甸木邦老撾車里八百干崖隴州孟銀孟定諸處俱文外事

大理府江山襟帶隘險阻民物清麗自古有取都焉城東有西洱海即葉榆河周三百餘里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城西有點蒼山高千餘丈盤亘三百餘里聳十九峯蒼翠如玉

干崖甸地熱四時蠶絲亦可用

蓬窓日錄卷之十一

六十一

二大水俱源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麗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馬湖一瀾滄江自西北來經麗江大理蒙化臨安車里東南入海地勢中仰然也其滇池西洱海撫仙湖瀘沽河石城河魯密海子俱周廣三五百里山脉局厄然也

木邦一帶諸甸賤女

雲貴交廣俗尚銅鼓集事

鎮遠苗俗有爭以銀布請行頭媒講其講舉箒以為紀講殺人曰笑頭講盜牛馬曰犯尾

阿迷州有大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

滇產從番而出若繫武定山通金沙江可出也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為詔其都在大理麗江蒙化三府及四川行都司建昌等衛而居大理尤以六詔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項父名下一字蒙舍詔在蒙化府浪穹詔在大理府浪穹縣鄧賧詔在大理府鄧州施浪詔在浪穹縣麼些詔在麗江府蒙雋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羅閣始強盛滅五詔盡有其地遂總名南詔遷居太和城即大理府子閣羅鳳用段儉魏為相獲唐西瀘令鄭回而尊之至其孫異牟尋創立法制脩議禮樂設三公九爽三託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復勸尋歸唐是開南詔聲名文物者

李忠日錄卷之二

李二

鄭段之力居多蒙氏歷年二百五十而鄭氏楊氏迭興皆不义至石晉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詔降段為總管迄我

朝尚為鎮撫不絕

貴州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而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筮西播夷洞之間鴟張永突貽患寔深况地離東川烏蒙諸部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同其災害而

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特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鬼之為言遠也按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為鬼州

貴州省乃川楚滇桂之衝大路三自鎮遠偏橋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威清平興普定安莊安南為中路自省而威清平興鎮寧永寧州普

李忠日錄卷之二

李三

安為西路自省而劉佐龍場谷里水西奢香金鷄閣鴉歸化畢節周泥黑章瓦甸烏撒為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里為程番自平越而南六十里為都勻自鎮遠而東北為思州為銅仁自鎮遠而北為石阡為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市為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平夷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雲南曲靖露益州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獨山豐寧達廣西南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東達四川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州由黃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容山由永寧衛北達四川瀘

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省北底寨養龍
達四川播州其各小路不能悉載

貴州區制之榮永寧控泗城而倚在普安畢節州而
倚在烏撒上下八衛開書道而自相為倚五開烏
撒守門戶而五開接鎮遠烏撒援普安

黎平門戶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括諸備

貴州地特高故水四出盤江源出烏撒合扼長江烏泥
江注泗城州長河丹溪江二源出都勻注南丹烏江

源出程番合南明河繞省城復合清水陸廣等河

至思南注涪州界首河源出洛郎山合赤水等河
由永寧衛注瀘州可渡河源山普安烏撒繞注曲

蓬憲日錄卷之十一

六十四

靖洋河江源出八番注泗城大石江源出諸苗合

福祿江彩江注柳州新化江源山諸苗合八丹江

清水江注辰州鎮陽江河處洞河重安江注沅州

貴州有養龍坑在省城北二百餘里當春和特繫馬其

間雲霧晦冥類有物蜿蜒與馬交其產必龍駒

貴州軍餉仰給於四川湖廣各十有八萬餘

各布政司田土惟貴州無頃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

名下總行認納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朝龍里新化

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潘益

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

也河南汝寧所隸中都守鳳陽也河南磁州所隸
山西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
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
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係親戍也山西蒲州所
隸潼關衛援關戍也

四夷今之四夷北虜為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

之其地統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
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

南又有榆林實為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

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
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

蓬憲日錄卷之十一

六十五

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

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

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

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

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

將帥假按伏以為奸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

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土魯番之拒命則由近日文

臣貪功置制失宜失中國之信不足為慮大虜自

套來者則亦不刺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蔓延

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土民不得安業

直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可慮者今惟有
華訓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
計而無徂近利乃可爲也其治南蠻之道則在率
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爲之連屬附
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置之
不復徵調民足相死兵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
貪利之武將亦不數年而晏然矣

右以上論調操按伏乃今日之弊耳臣又聞兵無定形
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故擇要害
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捨掠聚者不
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筭不爲不是但今

邊將多不知兵所爲俱被賊誘而復之故將不得
人不可言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我不
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
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
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
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
墩卽發兵檣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
爲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卽堡寨之內
盡爲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
憚若是乎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蓬窗日錄卷之一
六十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
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卽
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每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
煙放砲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
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
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而墜相
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卽莫測孰爲有守而
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佚待勞常形人不形於
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揆賊往之處我
乃提兵間道而往伏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
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

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九調操按伏反
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之道以全
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曾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
縫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
難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
陽以其天地之中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小偏
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黃支國合海日南之南三萬里類瓊俗民且富庶
于闐國統十三州周四千里氣序和暢宜五谷其俗知
禮在葱嶺山北葱嶺高千里西域三十六國惟一

蓬窗日錄卷之一
六十一

嶺為限

占城成化未為交趾所逼航海來訴為分之

香貨以占城賓達儂所產為上三佛齊所不如大食國

寶貨多其特遠難至或假三佛轉市之

北胡韃靼俗拜日月初生凡舉事以月盈虧為進止其

坐西北

吐蕃謂王為贊普香語以疆雄為贊以丈夫為普其誇

強雄於王則其所務可知矣是夷習先以蔽其識

豈真不可以為善耶

四夷惟朝鮮禮俗雖箕子遺風固亦東方之氣耳

撒馬兒罕去肅州西九千里漢屬賓國地術土腴類我

蓬憲日錄卷之一

六十八

關中且產諸色玉誠外夷樂土元附馬帖木兒主

其國洪武中入貢其孫迄今不絕

暹羅國在占城南原暹與羅斛二國暹國土瘠人貧仰

給於羅斛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合為一國

回回曆出天方國國在西域國西有默德那國皆沃壤

樂俗相似江淮風土回回曆甚精密佛家等子聲

音之樂亦出其國聞善醫藥惜未得其術

占城國逼交趾之南風俗遠不侔國有神助故氏寡奸

慝民詐未白今過鰐魚潭魚出食之理直者魚避

去有厄于魚虎者作符咒魚虎自投死廣州發洋

八日至其國

南海番國惟三佛齊差大商舶聚焉故三佛齊所售多

有他國產者

北虜食醒甕夜目不明睡則沉熟可乘故被虜者每竊

馬以逃但為頭墩哨夫殺以報功

烏蒙俗人年十四五擊左右齒乃娶

朶顏近數請增貢又結好俺達不豫為圖是肘腋之癰

也

北虜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漣以為衣食各安土

風徂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

備完整歷代以來雄者便能虎視四方金太祖元

世祖是也中國風俗之敝季運之際奢侈無度財

蓬憲日錄卷之一

六十九

用損耗人情偷惰民窮盜起遂至兵事不振吁可

畏哉

蓬憲日錄卷之一

蓬窓日錄卷之二

寰宇二

京後

大寧

邊土

上谷

豐州

三受降城

寧夏

安定

通遠

朝鮮

西南夷

長城 地里附

邊關說

宣府大同

興和

東勝

河套議

哈密議

黃河源 九曲附

日本考畧 規制附

安南 貢路附

蓬窓日錄卷之二

京後

國家之扞京後猶人之護腦背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何者所關至重也夫京師之有遼東猶人之有左臂其有宣大猶人之有右臂遼東限以山海而東夷稍弱撫鎮自為經畧可矣宣大隔之居庸而北狄崛強總督日不暇及亦稟稟乎濟焉乃獨于腦背風隙不之圖恤偏西者委諸宣府視為盡境而忽之偏東者聯之薊州不稟節度而規制相左即以塞垣較之宣府數歲之所急者西中路其次北路而已而鎮南墩歷永寧以至新寧墩之疆域舊無塞垣罔城也薊州之所備者潮河川黃華鎮而已而鎮南墩火焰墩之中空兩不責成罔塞也又宣府之守自黑山墩以至威遠墩為里二百二十薊州之守復自密雲以至火焰墩為里六十可謂過于防矣而引黑山之縮于密雲路不兩舍後不經時亦卒未之講焉故曰宣府視為盡境而忽之薊州則不稟節度規制相左也噫重腦背之慮兼肩臂之憂永寧以西者責之宣府密雲以東者屬之薊州堅廟謨以一其任專重臣以責其成後畿民以資其力出內帑以濟其費大城

京後以爲求圖引黑山之縮而屬之密雲分京營之
者以冒其勞後斯固我
國家之急務也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
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
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
遼陽者遼水之地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
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因屬于高闕代
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
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但能並河而
逢窓日錄卷之三

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則已并六國天下爲一西
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
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
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迤西殆萬餘里無論燕
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
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
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秦但補築
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
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
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城中夏
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

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
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
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
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
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沒無載
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
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
九三千餘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九二十五
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
而東至於烏紇九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逢窓日錄卷之三

四

或問長城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而宣王之北伐盡
境也復城朔方宣王城朔方築城扼要也若今之
長城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
要乃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
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
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
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攢胡爲塞也又
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群虎狼于宇下而無藩籬
之隔蹈戈鋌于白肉而無陴隄之憑仁者不忍也
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廢踏戈鋌則
日度劉日度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開

闢以來爲生民雪者三大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
揀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
爪牙而夥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
矣則爲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固重門以居故上古
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
人棲避于巖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朽死者幾
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
永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
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
岌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攘南至穆陵北抵孤竹
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社矣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霸勞
心思竭助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夫城居
以避恙也而絲以之治水築堤以杆水也而後世
以之防胡此羽州之殛雖伏圮族之罰而勤民以
沒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相
及矣而獨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
則始皇不爲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
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
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爲畫非胡
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白縣則萊夷伐內安
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即若之

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
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
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
斥甚遠此時有慮非長城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
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
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慮
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
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
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懇
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
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求
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
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役長役而不休因之
以飢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知民怨而下不
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
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隣胡者悉城之乎曰有
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
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
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
野膏沃城則畊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遠畿
甸不城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
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哉

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為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及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為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為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

蓬窓日錄卷之二

七

衛當在

國初為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遠道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為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為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為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為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宜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宜大既成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為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為戰此之為宜大計也而以其間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敢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劓則劓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為袤適其下列堡寨以為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抹

蓬窓日錄卷之二

八

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為虜墾也一騎長驅畊夫鼠竄畊具牛畜舉為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為虜恩也朝取數人馬殺而妄諸壑暮取數人馬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下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為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

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過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即如探虎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漬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為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

蓬窗日錄卷之二

九

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為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操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寨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守斯固策之中也

地里

立國宰物畫野分疆蓋自五帝始矣然上世即人以為治從化以為俗不以幅員較廣狹也逞侈勤遠其秦皇漢武乎是故論治者戒之然嘗謂秦制有始之秦者有不始之秦者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有不可傳之後世者始之秦者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是也不始之秦者起上谷雲中

九原並陰山歷高闕以為塞也不可傳之後世者封泰山祠汾陰望海待邊是也可傳之後世者斥匈奴嚴隘塞增北戍實新秦是也而後世之君志荒者師其弊溺宴者忽其經隋場極力于高麗唐玄藏良于黔南德宗受維州之降則以守信為上真宗聞靈州之破則以不棄為悔乃至光武潘美忍于徙民劉琨石敬瑭敢於割地於戲是可慨也故嘗謂輿地大勢東南日闕而西北漸淪人事大較東南易墾而西北難競何者財貨之所出奇玩之所供得之者足以上諛其君下厚其殖而又風氣孱弱士馬僅支進有勝敵之名退無處境之患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

故歲幣輸于匈奴而尉陀之使不廢襄鄧隳于蒙古而瓊崖之竄如歸好逸惡勞茹柔吐剛中人之常而不知地形有首領人事有機要指首領失機要將有敗壞四出不可揀藥者矣聞嘗舉天下論之而證之以往跡無不符節合者也蓋上谷廣寧雲中九原之門戶不固則晉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闕晉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闕則吳越湖襄川閩之室奧必至矣於戲此地里之所以考也此秦制所以有不始于彼而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也

大寧

按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和衆富庶金源惠
 河武平龍山等縣蓋古遼西郡契丹號爲中京大
 定府是故大同在西京師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
 居其中松漠在上松漠西南三四十里之間舊有
 祖州饒樂百五十里之間又有懷州東南至平地
 松林四十里松林水出是爲黃河或十里或三百
 里皆盤據交錯其去大寧或三百五十里遠亦不
 出五百里輕騎疾馳旬日可以回往若大寧形勝
 多大山深谷慎負千里馬孟山六十里山之南北
 千里東西八百里崇隆迤逦連亘

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益泊周圍三

蓬志日錄卷之三

十一

百里小益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濶而聚且其
 地東接福餘若招漳湖吳淞水商遠通日本新羅
 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由日本可以通穢貊穢貊
 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爲可渤海南京南
 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湖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
 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契丹曾置通吳
 軍其道必由於此矣臣竊謂衆顏連婚海西款脅
 大寧以入爲謀矣事不先旨禍恐莫測我

國家兵力未舉使先朝父城之城沒於奚胡之手潛
 構韃靼民庶戰兢異日出兵收復必由遵化喜峯
 出攻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

亭求寧之師三萬遼海出畧朵顏福餘而進以美
 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自小陵此其
 成計不可見者然皆非所以施於今日之警急者
 也喜峰內地非險阻之勢潮河之川有順流之便
 秋高馬肥虜若突至當如何以待之黃河之還苟
 通邊塞兵糧若裕吾命甘肅西寧出軍嘉峪以收
 瓜沙玉門寧夏延綏代朔出畧河套以復降城東
 勝戎狄既服奚胡自震此理勢有必爾者今糧運
 扼於河涸虜騎敢入平定古今立國未有如是之
 輕虛矣往者急報虜情發馬價三十萬兩以資買
 馬然未見其大破虜衆使不敢來此又臣之未喻
 也

蓬志日錄卷之三

十一

太祖逐兀後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
 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
 古北口黃花鎮潮河所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
 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餘福泰寧三
 衛而以内藩籬爲界俱以薊州重屯分守沿邊關
 營各有城總要處立一指揮提調關據極邊扼長
 城之衝營居關內爲應援之用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
 勢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獨石馬營堡一
 帶北當築却東際三衛所恃長安嶺橫亘虜難直

下惟太白陽葛谷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可折牆徑入此正統所以有土木之警也

邊關圖說

翁萬達上谷魯代草

謹按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了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抵保德州爲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利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挿箭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一

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崗所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夷夏者然自正統以來胡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薄汾沁全晉爲背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由來者漸有險不設同于無險故設險云者因地形而經紀之以人力者也內倚諸關間增崇垣外築崇垣長遶絕漠綿堞百萬諸美攸較比之金湯我

皇上今茲所宏創皆前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過秋分

邊內卒協戍外邊備虜力全彼此受益豈特交通是爲善經迺若禦冬防河成規具在久矣後矣慮險設而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今小疏刺列款日期于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當在意外夫天下之事成于其始而廢于其終邊工動費

帑金役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西撫鎮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

進圖法則茲垣也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藩疊障險

在地者也謀臣猛士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循玩險在心者也據探本之思延却顧之策此臣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四

所侈望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謹按所圖外邊牆詳矣而畧於內諸關者以外邊特重又牆方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牆亘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也亭然者墩巍附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爲新缺一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鬪喜抄掠彼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我十一而虜十九也是故我以必守爲勝而匪墻焉檀幕鄰通揮鞭山陵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

抵拒後難進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墻完而戍者
偵者因而食者備秋林會而墻立而營屯而首尾
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
竇整而後及墻而仰攻亦難矣墻臺我專披堅鱗
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度哉臣故曰
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猶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
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
至言也

總督侍郎翁萬達曰宣府大同外連極塞以扞蔽乎內
山西保定內峙諸關而藉庇于外故四鎮均為重
地而宣大急焉宣大宜以戰為守擇要而屯兵諸

遼志日錄寰宇卷之二

十五

關宜以守代戰畫地而聯戍又曰大同川原平衝
易于長驅且與保定山西相為唇齒大同不靖則
諸關亦遂騷然

又曰虜入陽和則白登村為屯兵之所足以南遏順聖
之驅西援天城之急又萬全左懷安衛屯兵則虜
不敢東而大同鎮兵自西出塞外邀擊之一奇也

邊七

夫自石晉割棄邊上之後知天險不可失而銳意征
之者三君周世宗宋太祖太宗是也世宗以不世
出之資屢勝之將淮南既定大舉北征水陸所前
無不克捷瓦橋之屯浸浸舉矣而一疾班師卒以

大故其失天時矣乎太祖之時比漢未下勢必先
之而太原之圍駐軍甘草池曠日既久疾疫時生
且引水灌城不知侯洞倉卒班師至為敵獲其失
地利矣乎太宗乘破漢之威兼兩朝之富决意用
兵數道深入然以陣圖制勝諸將無便宜之權分
道進師軍中與較計之論則所謂人和者復失之
矣蓄謀百年銳志三舉卒皆無成為天下困是後
宋人以用兵為深諱視契丹如虎狼引而避之惟
恐或後和議遂堅牢不可破偉畧如寇準亦不過
爭一禦戰以示武于天下必求數十年之安而宋
人已震懾摧撼以為置其君于孤注也自後歲幣

遼志日錄寰宇卷之二

十六

不已遂至于括金括金不已遂至于割鎮割鎮不
已遂至于遷都遷都不已遂至于納土而宋亡矣
蓋自幽涿之師潰宋人日啓用兵之失謀而不思
自強之有道日罪邊將之生釁而不思天險之宜
復日恃和議之足憑而不思虜欲之無厭陳用兵
之善者如范仲淹李綱宗澤之賢竭瓜牙之力者
如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之勇舉不之信主和誤
國如秦檜者至安享富貴老死牖下聽受其說莫
可排解千載邈論其何能無扼腕也

宣府大同

宣府飛狐紫荆控其南長城獨石枕其北左扼居庸

之險右結雲中之固足稱重鎮也但阻山崎道守力亦勁西達不能統而東下榆林以西虜入止以防守迂道腹裏勢不迫敵患在大同爲華戎捷徑直抵紫荆更無重險

大同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實中原之保障也但兩重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警爲太原緊要之地

大同天城陽和一帶漫無險惟隨處有深坑天成亦能

警虜耳

大同城群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而守成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

順聖川東西二城爲宣府奉地且邇大同陽和天城失守不惟警困都邑抑爲宣府切近之災

天城陽和直北一帶有哈喇噴哈連二部哈喇噴大酋把答罕奈哈連大酋矢喇台吉各雄卒三萬餘恒寇宣大

宣府地沙瘠涼窘爲甚米斗銀一錢五分麵斤銀二分五釐率爲常時有騰價不止此

趙克國將四萬騎屯綠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九郡五

原今靈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里或卒二十餘萬虜人往往入寇至不能敵而元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上谷今宣府

論曰上谷故燕屬也風聲氣習與趙代同然春秋之時北燕罕與會盟其在戰國燕亦最稱削弱破于山戎而齊桓置之并于齊宣而樂毅復之其時不聞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八

有上谷以爲重輕也蓋自涿鹿藁都釜山罷會葷粥漸逼疆場不支夏后之所徂征商周之所荒斥亦岌岌乎難矣夫夾輔周室號稱賢聖者非太公召公乎而太公封齊召公封燕不以爲遠且陋也太公之齊國也未至而萊夷爭疆召公之循行阡陌也每每舍宿棠下不敢輕煩其民以和其國則當時之所以披荆棘興教化殖中國攘外寇者亦既勤矣而東胡之盤據于西山戎之跳梁于北無能一從而空之彼時上谷烏能爲燕有邪且燕之破于山戎也惟南仰齊挾而不西假晉援蓋亦以三胡阻隔無能爲通耳夫以區區之燕而雜居于

三胡之間壁之病夫既以千鈞壓其首德以百鈞
絕其肩其不至于匍匐就斃也者幾希傳四十四
世而亡其棠之澤也嗟夫西北東南天地之大分
也形勢既殊資稟亦異而隣戎之遠迤罹禍之深
淺又不相同以故幽薊事侈靡而上谷崇剽悍幽
薊盛管絃而上谷任金革幽薊喜客遊而上谷食
死士上谷之有無豈不足為燕重輕哉以今觀之
不始禍不助惡不亡本不染夷上谷亦美習矣何
者漢初之亂也以公孫瓚唐初之亂也以高開道唐
末之亂也以劉守光宋初之亂也以石敬瑭宋末

蓬索日錄卷之三

十九

之亂也以郭藥師蒙起他方不始禍也榆罔敗于
版泉蚩尤戮于黎谷拒五校之寇斬彭寵之使公
孫偽置則共殺其長吏劉琨合眾則自授于中山
舍逆取順不助惡也立卒史以存燕謁盧奴以從
漢納劉虞以歸仁抹符丕以念舊請分鎮以藩唐
競歸正以尊宋情鍾故主不忘本也葷粥逐而釜
山之符合秦開用而東胡之跡奔造陽棄而邊圉
之守固胡市開而青冀之力蘇為州置而突厥之
難息生口極而左衽之心革義存外攘不染夷也
是故得之者興失之者亡光武以共功名克用以
威河洛匪止為輕重也雖然地處極邊禍生所忽

絕轡之武不繼則東胡肆陵里閑之恩不終則匈
奴構孽鳥桓之居不謹則疆事日增吏民之徒既
南則毡幕內過鮮卑朔人恃承突于北平索頭越
勒亦鼠發于廣寧千載而下蓋有不得玩其機而
失其勢者矣我

國家聯宣大為一身通河隍為右臂可謂備東北之興
圖極全燕之形勝也而大寧之戍不存開平之都
久失三韓遺種孰非野心是故謹微漸者往往有
自西徂東之慨也

興和形勢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

蓬索日錄卷之三

二十一

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其地甚寒過一鳳凰山山
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數山岡便至興和元號為中
都地宜牧馬亦可樹稻麥元氏居民甚盛

國家於宣德間棄興和退守龍門北虜屢踰野狐嶺
直過宣府興祖鎮大同以師伐之豈為窮兵黷武
者哉蓋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王霸驅逐
上谷諸胡之意也我

國家定昂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便為狄境然
則徒興和退守龍門者不亦有罪而今日所以圖
議收復以為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可容
緩哉鄙意以為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堡諸軍

出攻開平桓州興州宜興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
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肆掠興和中都直抵哈
刺罕西傍橐駝之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軍
軫定桓興之辰然後舉出也守哈刺罕之衆行牧
忽牙撒里禿諸虜徑至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
開平則兩軍勢合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或疑
東北諸胡鳥飛鼠伏寂爲無常而點集夜分善乘
人弊未可以必取勝然不知胡虜固善乘弊然吾
師旅所至二里之外虜不敢近何弊之可乘且吾
師之入胡地求虜如求亡子固無慮於乘弊亦無弊之
乘矣夫開平桓興東漢上谷口之地去獨石馬營
等堡僅三五百里自開平徙入獨石遂失桓興興
安宜興肥要邊地夫此數處賀仁傑賀勝嘗爲開
平尹元主春秋行幸其三縣所出足供委輸興和
一帶最宜田牧其開平四日之程則有玻黎谷諸
要興和四日之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者即
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脊深塹澗壑宛
然天成嗚呼守玻黎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
大興耕牧以息京師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
卒則東北求以不聳萬全勢重而京師益壯矣嗚
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豐州搜復

蓬窗日錄卷之三

二十一

豐州在大同府西北五百餘里高闊牛頭朝那三受降
城東勝衛治皆在焉我
聖祖嘗建東勝衛治其始也據三城以衛河套寧夏榆
林其中也舍三城而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及卒
也又撤東勝以就延綏蓋自孤山以至花馬池高
橋三面城守地延兵分勞費不可支矣昔漢武帝
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南則立郡城而阻大河
雖有父戍之弊甚爲朔方久賴之防我
朝自受降城捐棄東勝爲墟戎虜南牧之馬不惟震
動延綏寧夏而且將及邠州涇陽然河套千里虜
據水曲山阿之便多無城堡壘塞之設或云以銳
師三萬搜掠其套繼以邊軍以振其後若令朔州
天城陽和威遠安東之兵出收東受降城以延安
吳堡綏德孤山栢林榆林及寧夏花馬池黑山興
武河西諸塞之戍出收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必封
官山而守大磧屯降城而阻餘吾烽真水而斥草
心肥饒之地可以足軍孳牧之饒足以厚民轉輸
省民力寬卒伍亦蘇息矣真水 心山又在降城
之外昔張仁愿築降城遣部將論方仁將兵屯真
水草心山以爲羅城衛乃可築嗚呼此必食足兵
強乃可經畧今無其人談之未易易也

東勝

蓬窗日錄卷之三

二十二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虜寇擁逼

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於戲此我

朝不復四郡之實也蓋嘗論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隣于犬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右臂斷全陝危矣可惜甚哉少保公極力于獨石而不注懷于東勝其意何也

垣塹窖三險議

夫自爾年多事虜騎馳突中國困于格鬪疲于奔命于

蓬窓日錄卷之三

二十三

是守境之議與設險之法講矣然所謂設險不過三者曰垣曰塹曰窖而已築土為防曰垣鑿地橫曰窖夫設險以止虜驅其傲于秦皇乎秦皇起遼東至臨洮為長城所謂垣也而曰塹山湮谷則亦塹窖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為華夷之限人于其有餘不足者少損益之斯亦裁成輔相之一端也而論者懲于秦失執不肯舉是非膠柱之談也邪夫秦之亡也極其威刑無有膏澤務末而不恤本又從而無已時也乃若長城之畫則固朔之遺謀趙武靈燕昭之所已試者也使秦人務農恤民懇

蓬窓日錄卷之三

二十四

復冠履之正千數百年乃有今日則夫重戰而慎守設險而求利顧不在今日邪然是三者則垣最可恃窖次之塹斯下矣何者固高遠眺望無所逃乘險下拒已易為力此垣之功也若夫塹則沿守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嘗計一虜挾一束芻則萬虜頃刻之際可平數丈也曰窖不懼于芻歟又曰窖有隆伏平之反難

三受降城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禱祠下至是默歟悉兵西擊突厥施仁愿上言請乘虛取幕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不便仁愿固請詔從之仁愿因請留歲滿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回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後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東西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各據津要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獵牧減鎮兵數萬

三受降城在今大同西北數百里東城漢雲中郡地中西城五原郡地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之然其始全于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復

蓬窗日錄卷之三

二十五

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胡亂夫破義渠開上郡者秦也而陰山高關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徒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爲謀甚勤爲功甚大而河南之地值此亦可謂大有遭矣然楚漢之兵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而伺之者易入關之也曠時而淪之也不終朝邪迨夫隋城太利唐樹恩摩其于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勳與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杆堅者獸全籬密者蔬茂屯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畔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以爲河南之防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機不容變退處河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耕屯俱廢已爲守之下較矣况進取邪雖然仁愿城受降有三可乘焉默覈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遁逃戮而朝無異議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衎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欵塞復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於戲可易言之邪

河套議

總督翁萬達

蓋聞智者之圖事也揆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以慮終矣河套之地淪於虜中藉寇齎盜孰不爲愾然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我

蓬窗日錄卷之三

二十六

內地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扼胡據險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時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後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犬羊滋其畜牧遂彼生養狂肆馳突逼近我塞可為深惜者也又黃河千里于守為便昔人固有築城於外以規全利者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流履冰無所顧忌遂使榆林一鎮孤懸獨立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有志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蓋不能一日忘

蓬窗日錄卷之三

二十七

者也然當往昔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賴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取之先總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然套終不復鎮則空置開墾無聞轉餉難繼不有其利而當其勞事之不悔者也今虜已盤據其中資用其產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控弦之輩視昔為強一旦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時者非止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敵有勝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勝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謂無

策夫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衰短祿內舉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藩北是何也漢武值其勝強成衰際其衰弱也是勝衰強弱者天所謂時也地利者非止險阻城池山谿疆域之屬也馬步兵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陡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之勢者地所謂利也人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夫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擇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求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殊等表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艘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故曰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我

蓬窗日錄卷之三

二十八

國家拯天下於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胡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蕪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答軍部落動號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勝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

來雖賴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奪工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勝衰強弱又何如耶是揆之天時未見其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虜日久間諜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其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記諳其要害尚未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二十九

在後且尅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接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標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騎兵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是揆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

之所聚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居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垂可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之和得乎是不可之大者也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策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道據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迺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虜誠弱矣雖不能入寇而坐以待我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固強矣既能爲寇則多方謀我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伍堡諸邊虜亦不來深競遂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二者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

蓬窗日錄卷之二

三十一

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據斷城墩為援可得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難關敗則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虜自弘治以來據以為家資以為生四時之間三時在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

遼寧日錄卷之三

三十一

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乎若曰伺虜出套據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稍築牆垣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套地虜之巢穴各有分地豈有空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間可渡應妨道路不止百餘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瞻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此亦未嘗深細思慮者也然則套地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

有傲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觀

聖天子在上

文德日脩

天心助順將來虜之勝衰強弱虜能自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存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也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飾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為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暇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常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未解者也

遼寧日錄卷之三

三十二

虜之為中國患舊矣蔓延至於今日甘寧延固大遼之間凡朔漠邊徼皆其所走集也頻年犯內地國家坐受調輓築守之困不已將何所終哉今者城宣大則已捍紫荊居庸三關之外戶矣然則延固為之奈何延固不守則全陝未可知也矧於甘肅孤懸何有哉是故修邊復套之議籌邊者之壯猷也夫邊不修套不可復破屋禦寇是也套不復邊不可守伺門踰垣之寇是也然則二者將並舉乎

曰罷民以築之入指死以捍之不可也然則復套
爲先乎曰遠勤以奪之又露師以守之可復也不
可守也守在河乎曰河可守也不可又也然則修
邊爲先乎曰先爲聲以恐之形以辟之乘其不擾
而繕之故全也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套爲吾故
地不聞有收復河南地者乎法曰役不再籍糧不
三載是必役之不再糧之再三計料定則復之矣
然則河終不可守乎曰河爲吾故險也不聞有距
河爲守者乎法曰因用於國因糧於敵知己之可
足知彼之可因計料定則守之矣曰修邊正也其
爲力也難集役難也會值難也土膏難也復套奇

蓬窗日錄卷之二

三十三

也套復則一舉而獲數十年之安其爲效也事半
而功倍是則然也若曰集役之難因其歎而募之
其來也若趨若曰會值之難夫邊者

朝廷之邊天下之邊非陝之邊也合天下之力以爲
之其計也若不匱若曰土膏之難則余肅敏之所
脩者其畫圖者歟因舊以爲新因下以爲高則用
力少而成功多其難易可知也若夫將有戰志士
有死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堂堂正正之師可以
長驅直搗而收犁庭掃穴之功亦何所疑憚而不
爲哉然則復諸已乎曰邊未修也則量進以便修
邊之防無靳重費焉邊既修也則大舉以決守河

之策亦無靳重費焉夫然後以數年之所休養而
教聚者則所謂已成之兵已全之力已孚之心可
以一舉而進戰斯守斯築斯田斯得尺則吾之尺
得寸則吾之寸也守河南可也守河北可也守東
勝可也屯田而郡縣之亦可也故土復而中興之
業在焉故曰度功無速度成無倖議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
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
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
鎮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急者
朵顏不可不設圖以處僥倖之患雖緩而重意者

蓬窗日錄卷之二

三十四

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榆林地乏耕牧藉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
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
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
雖設迤左烽墩五十陸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
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
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
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河套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爲中國所有
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迤北虜亦克罕住牧今其
爲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即郎阿

兒曰卜爾報東昔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河套漢朔方郡乃匈奴河南地也今為吉囊俺荅所據

吉囊領四營曰孛合廝曰偶甚曰以冷思納曰打

郎俺荅領六營曰多羅土曰畏吾兒曰兀甚曰以

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俺荅即吉囊之弟有遠意兀

入寇取鐵不取銀虜男不虜女見吾邊軍特與賚

之即渠天壽卜吾民安危耳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

則自正統開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

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

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

蓬萊日錄卷之三

三十五

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

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

則茲地也者非尤當意者歟曩時虜擁衆來住牧

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久戍境

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豫防事貴先備

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為邊臂杆天下延綏實

腋其間守臣違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而

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乎

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為固當白羊

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

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

雄爭之際置戍虜庭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屹

就朔方自是無寇頗損實億計減鎮兵數萬仁愿

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利害乃爾遼絕何哉今

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于拓拔氏石晉

十六州重為遼有而宋人於此矻矻與元昊競韓

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夷狄

極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

有在乎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

戍之議遠烽埃便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

覲覲或欲廣立耕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未

蓬萊日錄卷之三

三十六

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

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

戎虜於外而茲地今日虜迺得入吾內而吾反設

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

故而為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

也

寧夏

按寧夏為陝西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山

上有塔積一百八座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

誠塞北一勝槩也我

國家惟不守降城東勝初恐勞人耳及後胡虜雜處

河套降城之鄙不惟寧夏不安且致固原多故矣且諸衛無積尤當要衝地遠飛輓不前災仍穀價騰踴所恃以濟亟急者常股存積之益耳又多不繼是以沿河溝塹營壘極為虛弱為將領者虜來則退縮及去則佯追失事則破調相推同事則裝點相庇陷村堡不肯質言稍有獲張大其數口舌為國外強中乾雖胡虜亦知之矣愚聞東勝舊地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平原山川廣袤六百里原有良田一萬四千頃又如天瑞金泊大塩沒越及安豐艾山等處屯泊饒沃關中無比若驅逐殘虜專守降城外阻大河為固內擅耕牧之饒則陝西有息肩之漸幽并儼長城之壯又聞殘虜隨逐水草散居河壩鄙曲類無城塞天兵一臨勢必瓦解且其中虜酋桀詰多不相能而勢無定一倉卒兵至旋倪糾累必不能透引塞外西域諸虜以抗却我矣是故我

聖祖勅耿忠謹於防邊則安其常今乘積弱之後設長技以驅逐之則通其變

寧夏瀕河當虜衝水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不能寧耳
花馬池一帶新墻嘉靖間王瓊所築其所賴不小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虜據此堡榆林不能支矣

甘肅鎮直北有北虜瓦剌一部住牧青海一帶插入甘肅行都司腹裏近為逋虜亦不刺住牧是一隱患也

哈密議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謝質之後無善策焉我朝置嘉峪關建封限爵哈密樹藩籬蓋將以觀順逆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寡策哈密失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已不得善其所矣恢復之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一巨部也納貢互市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為休乃欲勤兵遠舉得乎合力併謀勝負尚未可必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彼肯輕弃如脫我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而謂安攘得手故以為復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郡非若珠厓可捐也

國家大一統之盛珠厓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為可乎此不可弃之名義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哈密封稟顏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密弃矣遂以嘉峪關為寇門單弱不援而謂甘肅之孤懸為無虞黃河為可恃乎此不可弃之明驗也故以為弃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

堂奧可窺唇之危矣惟齒之寒理也無已則徙海寇奪哈密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亦一策也或曰窮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仇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番之犷悍而謂其不北走焉支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颺去顧乃資其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挫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者罕東番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土番以耕種之利垂涎焉又矣為帖木哥者豈能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之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

蓬憲日錄卷之三

三十九

州則歎歎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况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回夷議昏議擾而彼族有紅帽兒者相與犄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之啓其天性示之恩義給之糧餉假之聲勢則其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四十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斃後來者冷落鄉國之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為徙帖木哥便帖木哥徙矣銷內變植外禦控土番捍肅鎮沙州形勢

西鄙鞏防在馬則又何以哈密為我作哈密議

安定

洪武七年秋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遂賜以織金文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以印曰阿端阿負苦先帖里謹按安定阿端阿負苦先帖里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之地數處之中沙州為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危北望蒲昌其去哈密土魯番尚餘八百里昔漢武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西據二關而列四郡我

國朝鑒其遠戍勞民之害而務廣德不務廣土之意

蓬憲日錄卷之二

四十一

邊地封付番酋沙州徙于嘉峪及後戎虜獨熾關隴騷然幸彼此猜疑連結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畧安定阿端曲先而夾以西寧衛之兵行定赤斤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門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西域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亦莫矣和戎五利晉悼行之而卒以復霸古今戎狄相擬以兵戈必殫詐力開關以互市遠近鼓舞唐時西安北庭戍卒之費俱取玉門陽關柘闕商賈之征按柘闕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伊毗羅阿謫城以至思渾河砂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古有赤山

碎卜賀臘碎葉之西又有朱國新城頃建阿史不
來俱蘭稅建恒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
芦岐山赤河坎城蘭城胡琴回城吉良城到支滿
演渡州盤陀帶關皮山姑墨馬苦于術榆林龍泉
東夷僻西夷僻赤崖安西凡此四十處唐時置有
城鎮今皆爲蕃部落矣以言陽關之外若蒲昌伊
看石城弩支時勒井渡且未潘仙悉利支井勿遮
移社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蕃落也以言玉門
西去哈密尚餘八百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
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南平安昌礪
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又陸處則屬土魯番其柳
峇金沙七屯三部亦皆屬之其瀚海清海神山沙
鉢馬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
東林西林弓月蟄矢密伊麗凡一十八處唐時城
堡衙署今悉爲諸蕃衙帳若自羅護經茨箕駝泉
西華東華獨泉納職三百九十里之延而茨箕等
六番處其內自羅護西南達荏草堆以至赤亭則
哈密吐魯番之道又通若自羅護西北上之馮嶺
又經蒲類六十里直至北庭由是觀之赤亭當其
衝羅護總其要哈密火州碎葉撥換龜茲北庭安
西六大都會尤爲西域諸部内外形便今皆沒於
戎虜而不可復矣其磧鷲山之外又有廢摩錯甲

蓬窗日錄卷之二

四十一

山鷲子并密粟達旦野橫泉諸胡若牽引醜類并
力并凉不惟并肅延綏寧夏大同莫克支持而燕
幽關西雲朔亦爲難守矣元起土刺滅國四十以
及西域自西域及西夏侵軼涇陽則領北郡非吾
有自渭之襟則長安三輔不能存長安外擾則同
華自危同華既危則陝蒲必裂陝蒲若裂則虎牢
汾晉必舉而天下紛紛矣又嘗考赫連渤海温
猾夏兵跡而覺我西北邊陲虛弱竊亦欲施吾長
技乘虜勢或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
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吾見商賈叢集物貨俱
萃待以寬恕而加之誠意久之西域漠北番胡倣
効積以歲年有增無減因而起何抽分以供戍卒
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
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若哉且天下極有可訝之事
交廣漳潮路去西域不止一萬五千里往牒所載
往往有西域商賈來于交廣其交廣水商亦有潛
往西域者蓋自海道以通雖險而實近并凉商賈
若往西域必自柘關陽關玉門以出雖無險而路
則遙也

蓬窗日錄卷之二

四十二

并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
山山丹界并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

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故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薄於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哈密乃六羈縻衛之一翰蔽肅州為西北蕃襟猴洪武中封元孽忠順王賜以金印成化九年土魯番阿力王侵陷虜去金印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治元年阿力子阿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地

蓬志日錄卷之三

四十三

及金印來歸五年詢元裔陝巴者立之六年阿黑麻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八年許都御史進計結外蕃小列剋等及赤斤諸衛克復之九年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陝巴酌酒培尅不能立國哈密屬夷怨之十七年哈密頭目者力克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守哈密陝巴知之走沙州尋送陝巴至哈密正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不善主國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入嘉峪關殺擄無算嘉靖三年土魯番統衆入關抵甘州攻劫四十

日而去四年牙木蘭據守哈密八年土魯番納通獻還哈密然今亦空城無守徒係虛名無翰蔽之實矣

甘肅以西番達相界北亦不刺阿禿竄居西海實西寧

西境西寧附地方番族九千餘一十三大族番人漸以南徙中國茶

馬之利太為減失今惟河州洮州二司有賴耳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

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羗戎歲靡邊費警懼

日持有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事必輟而弗之理也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

蓬志日錄卷之三

四十四

洪武初立為烏思臧等都司衛所宣慰宣撫等司九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不為邊患一有警遣西僧諭之即已其泯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舊亦吐蕃地今久內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藩者地險人頑尚數生梗所宜區計

黃河源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為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為之以求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

且習諸國語往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譯言泰石答班啟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

聞上悅往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案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闊閣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城不迴力沮遂止翼歲兄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粲若

蓬窗日錄卷之三

四十五

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甚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紉木榦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

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水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閣即及閣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穿峻水亦散漫歎有鬣牛野馬狼抱羴羊之類其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

蓬窗日錄卷之三

四十六

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而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縻拘執艱厄百懼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

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觀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狀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闐風玄圃積璚華蓋仙人所居又河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乘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啟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

蓬萊日錄卷之三

四十七

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閨闈嘻盛典也不可
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滅路驛
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蕃闕闕出今除甘肅行省
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
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
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
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于崑崙之東北厥實
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
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
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

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菴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紀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故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

蓬萊日錄卷之三

四十八

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折
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
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
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
之休也公之子詔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
至頃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
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純元年冬十有一月日
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者

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有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龍首間祇龍門首名地浪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祇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岷山名地脉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蓬窗日錄卷之二

四十九

又云河叢于火教出於崑崙九曲而入于中國

黃河四大折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九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踏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闌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九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西面皆抵大河也自北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紀畧云黃河源出朶甘思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諸河流北分爲九河行二十日至大雪山遶其南折而東而北又轉而西再遶大雪之北轉而東北約二十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至積石則西域葱嶺于闐蒲類諸水伏流千里出會積石經河州蘭縣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中衛入陝口仍經衛境東北過東勝復由綏德州之境南流至延安府城之東北歷宜川延川縣界轉東南入降城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南入保德岢嵐石州寧鄉之西南出石樓永和太寧吉州河津榮河至蒲州西門外東歷芮城平陸垣曲至垣曲東流經懷濟源孟温入鞏其秦雍諸水以涇會渭前後歷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底柱爲孟津併行入鞏至開封之原武夫黃河流至孟津鞏縣原武前後於塞外朔方上郡雲中九原汾晉以及豫小大支川九十水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總入碛口穿沙磧統出爲黑水放于南海禹導弱小不言其所極有導黑水爲績耳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五十一

居延海青海烏海諸海子乃在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之西之北水勢既不能東復爲山阜所扼不得直趨以南遂成大瀦耳

涼土異物志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

所言崑崙蓋本所自出也潛發于蒲昌洛書所紀出於重野經積石為中國河也張騫但能至大宛見河水初未達其潛發處桑欽水經曰崑崙在河水西北出嵩高五萬里其高萬一千里卿道元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名浪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十三州志云去北海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東南接積石高誘曰河出崑崙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以出積石山海經乃云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又曰鐘山西六百里

蓬萊日錄卷之三

五十一

有崑崙周穆王崑崙瑤池去周之溷澗特萬有一千一百里西王母告穆王云去咸陽乃三十六萬里東方朔十洲記

方丈在東海之中央群仙所治為崑崙山有三角曰閼風曰玄圃曰崑崙宮張華所叙崑崙銅柱為天柱蓋本方朔神異經也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即崑崙山穆天子所至即阿耨達宮也西為新頭河為天竺諸國皆度葱嶺郭璞曰似別有小崑崙

通遠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

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齋奉

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蘭山曰瓜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曰滿刺加國曰麻逸凍曰熱坑曰東西竺曰龍牙迦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刺曰花面王曰龍嶼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刺曰卜刺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刺撒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淳泥國曰

蓬萊日錄卷之三

五十二

蘇祿國至永樂一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日本考畧

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摩維國尹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為所屬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大和州疆原宮仍以倭為號迄漢桓靈間倭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以妖惑眾乃共立為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復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

高麗稍習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曰日本蓋取
近日始升之義也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
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俱誅止夷澶二州號
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
號也又其性多狙詐狼貪往往窺伺得間則肆爲
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之密也
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
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
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十餘里南到侏儒國
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乍北望眺羅渡百濟到樂
浪及帶方等群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畿內
所都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
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
摩尾張叅河遠江浚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
上總常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
伊紀淡路河波讚著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
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
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
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
道有通江美濃驛信濃濃野下野陸畷出羽八州
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
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五十三

道有丹波丹波彼祖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
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共海曲之地又有一
伎島對馬島多襪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
則有拘邪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
一海約千餘里曰對海國居絕島方可四百里出
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
乘舡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瀚海國
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林叢林三千餘差有田地食
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約千餘里曰末盧國
戶四千餘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食
魚鱖水無淺深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
尹都國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戶
五萬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日曰邪馬一國即
邪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
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
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
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
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文維國曰鳥奴國曰竹斯國
曰秦王國凡百有餘國小者百餘里大不過五百
里皆爲大倭王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
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其山
川則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俗以爲異國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五十四

行禱有如意寶珠大如鷄卵其色青夜則有光壽安鎮國山求樂初以國王受冊封境土皆入職方詔封此山御製碑文勒石于其上其國制度上下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中國殊王居室無城郭持兵守衛寇至隨時始製以錦絲為之而飾以金玉以天為兄以日為弟自任以天於天明時聽政跣跌坐日出輒停云委我弟隋文帝曰此大無義調令改之今復如故隋志其臣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無定數又有軍尼一百二十員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

遼志目錄卷之二十二

五十五

屬一軍尼魏志官曰伊文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次曰奴佳與速宋元以來道各有刺史所屬名亦不同蓋職以隨時更張無定名也朝會陳設儀仗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及五弦琴兵有弓矢刀弩攢斧甲漆皮為之矢鏃或以骨為之法殺人強盜及劫皆死竊盜計財酬物無財則沒其妻孥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手輒爛或置蛇蟻中令取之云理曲者手輒螫大抵用法峻而人輕生也其朝貢自漢歷唐宋或順或逆各有不同至元世祖招諭不從乃命范文

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

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却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物不恪却其貢僧入發陝西四川各寺住居著為訓是後絕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為貢期十年一貢

成祖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授冊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京師燕賞優渥稠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予義往往各道

遼志目錄卷之二十二

五十六

爭先受遣之為幸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太內藝興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又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謙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宗設謙道等持忿執銳仇殺宋素卿伴送追至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搔動藉使不早為之計則寧波幾為所屠矣吁四夷咸賓固帝王之盛節然彼狡者倭挾虛名以窺厚利而吾民之膏竭於供奉吾民之命懸於鋒鏑為斯民者亦何忍樂受其名

而不惻然於中邪

日本規制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厥後自醜其名改曰日本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行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懸木爲柵以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相類自山東登州府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鮑蓋河以入新羅自新羅歷大鎮七重真峴三處遂可以抵百濟國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二城者尤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臣服矣夫日本新羅百濟國於東海而民物阜豐金銀羨積好閩浙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疋廣川材藥銅錫昂鈔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萊州定海縣之補陀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咸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寬例抽分以致其來誠意恭接以結其意平其價值以鼓貨聚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海防倭官軍求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類可達福餘福餘者東北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屢爲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不可通惟自定海成山可以徑抵日今新羅而轉達穢貊沃阻福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五十七

餘可以規制朶顏而收復大寧以爲 京師陵寢

磐石之壯不可視爲末務而不之究也唐置渤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馬而果於殺胡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東疲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搗福餘是所謂迅雷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者且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日本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高之邪

日本國朝貢拒納異議爲拒議者渠狼狽成性叛服不恒假貢爲寇毒擾海陸故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五十八

太祖著有成訓爲納議者倭奴爲東南夷巨鎮屬附者百餘國王者無外漸磨聲教以淑東方蓋非以利方物亦不計發款之費故

成祖詔有顯封竊謂納策爲優

太祖初不棄渠後因黨胡惟庸斥之且渠悍叛亦自有故洪武十六年寇報十五年陳得中擒劫庭用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寇報十九年發僧如瑤巨燭之奸求樂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年寇報九年太監王進索收奇貨之事嘉靖二年宗設謙道稱兵寧波紹興止以宋素卿瑞佐爭貢自相讐殺非故犯

國紀爲今計期限五年艘限三載人限五百留易不

禁賞給如例拒於柰限威震於梗命仁義兩不廢至矣

朝鮮要道

按高麗之於渤海發台成山同一海道若自定海補陀落迦山鎮航歷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瑯邪沙門成山前後經沿海府州如蘇州海州青州萊州登州寧海州文登縣已四府二州一縣矣自成山東北濟海歷大謝龜島散末島湖水程共三百里自烏湖至馬石山都里鎮水程二百里起都里鎮歷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注橐駝灣烏骨江水程八百里自烏骨江過烏牧具江椒島長口鎮歷秦王下石橋

遼寧日報卷之三

五十九

麻田古寺得物四島水程千里乃抵鴨綠江唐思浦口東南陸行七百里直至新羅若自鴨綠江積利畢列海谷新城扶餘南蘇木底倉岩太行亭夷凡十處州城乃至高麗國渤海之地古有五京穢貊為東京龍原府又曰柵城府領慶塩穆賀四州沃沮為南京南海府領沃晴淑三州女直野人肅慎為上京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顯德城為中京顯德府領盧頭鉄湯榮興六州高麗則在四京之西故號為西京鴨綠府舊領神桓豐正四州五部四十二縣一百七十六城高麗既作吾之東藩而九鄰壤之區如扶餘府領扶僊二州長嶺府領

瑕河二州耶頡府領耶高二州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定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鉄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懷遠府領達紀富米福邪芝七州安遠府領寧郁慕常四州其耶銅凍之三州計六十餘州夷民皆不能外矣及我定邊建闢六十餘州之地多為我之臣屬

成祖征敗北胡女直諸番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為連都司一立一衛一百八十五所二十仍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及指揮千百戶所鎮撫等職各自為貢不相臣屬蓋散黨分勢甚得大易積豕之義

遼寧日報卷之三

六十一

比遼人以阿骨打襲節度使金人以鉄木貞為都統專土周旋號民禍國甚不伴也故高麗事我益恭遼左東邊高枕非區措之密防禦之審哉然正統己己之變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嘗脇鞬靴兀良哈次我都城之下禍比遼金其間不能以寸矣或欲設官鎮遏立區於建州合蘭賓州忽汗腦温黑龍哈州奴鬼干十九連城那木川五國城等處專管夷官襲授夷兵六調發但無協扶州縣以嚴統體則彼蠢夷輕悍易為犯上知之何其可也古今有事於徵夷者多以兵爭及計其所以經營也得償失大都物情相濟以所願則喜心生相擬以

兵戈者則殺心生敬先列定海成山之要次道新羅百濟日本渤海高麗封境之詳蓋欲比遼東開元則例設招徠之術以爲收復大寧之本故也朝鮮貢道自鴨鴨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日本貢道自寧波經杭州過蘇州揚州至淮安此馭夷微意若朝鮮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日本自淮而入則路大徑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全州爲南鎮而旅順當

蓬窗日錄卷之三

六十一

其衝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住劄廣寧巡按及分守駐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爲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居生廢稍減今置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徒要之未足以盡規議近年黠卒內叛今參將馬末又物故可憂頭迹容徐徐視之耶

鴨綠混同二江同出女直國長白山其巔有潭州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爲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於海

遼東出鎮北廣順撫順三關皆女直之地疆域甚廣混

同江南北水遠遠悉隸焉西抵兀良哈南界朝鮮安南海鎮

雲屯海鎮在交趾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山在大海中番賈舟船多萃于此末樂中亦置一市舶所其山摩空直聳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發船西行水程九百里至海寶山自海寶北行水程三百里取鷄唱門入雲屯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邦州州有安邦山其山岩穴重重面則枕海淤泥卑濕人馬難到小舟或可以行大舟則難海潮漲時直抵山址及潮漸退遠在山外將數百里其中平曠可以初立宮宇儲積兵谷又有富良江發源

蓬窗日錄卷之三

六十二

自宣江洮江沱江過白鶴江三帶州珥河黃江孟口寧口閩江龍王海門分出天符海門又分流出海潮小黃江仍過一江抵路沛會流入大全又入末江望瀛大小安海門福城山水江經大三口抵安謨仍自南平桂江月江會爲平灘歷傑時清涼禁門南超小大白藤江以至於蒙江及多魚巴盧二海門其分流則自度魯江至但江大平海門併入大海然富良江水之經交州府利仁州也州有天健山其山四面石壁巉岩中有平地廣數百頃其分流入建平府之長安州也則有草苔洞群山峭崿林木茂蒼巨川繞其前中有小河穿其內以

至羽林山四面周迴數百里木石翁塞遶繞回旋
內有小河自安謨海門過大玉口水至山下岩穴
深重亦能穿透入洞山下之岩潮退可容小舟潮
平之際并洞之穴不見往尋無路欲問無人真天
下之重險也安南陳氏僭據元人肆伐其躲避元
兵多翔宮宇兵庫於安邦天律羽林草笋四處元
兵入境又處甚難難又疾作勢必旋師然後併出
四處兵衆散擊尾追此元人所以太敗后人所以
不可不鑒也

安南黎氏婚陳而慕陳黎江西人以貨楮至其地善堪
輿以葬其親於彼國遂家焉墓前有鳥作聲云廣

遼忽日錄卷之三

六十三

寒宮裏一枝梅後其國忽大雪三尺許陳氏居清
暑殿索聯於羣臣曰清暑殿前三尺雪衆莫能對
黎子悟鳥言續之時國王女名一枝梅處廣寒宮
裏王乃感而婚焉渠國俗素不學無識每爲中國
人所圖

交趾莫登庸起家古齋爲漁戶今其子居黎氏舊宮聽
治蓋東都之地也東都富良江南渠乃居古齋古齋頗
海各承政司恒賦入其子渠利漁於海庸令嚴有
經制以綱爲營寨可漁可守海中下椿木按時開
門以通舟行出入有紀庸勇而警能伏水中數日
西南海外十一國曰交趾曰占城曰西洋曰真臘曰白

花曰三佛齊曰暹羅曰蘇門答刺曰瓜哇曰益亨
曰津泥此

祖訓所不征豈國造草昧不敢勤荒之意

成祖以交趾篡其主且殺我使征之郡縣其地諸國惟
交趾聯壤中土有不得不議者後竟棄之此外惟
占城貢臘暹羅三佛齊通貢

安南貢路

安南諒山府七源州唐時隸邕州邕即今之南寧也故
七源州有南交關通我龍州丘温縣有鎮南關通

我憑祥州其廣源州又通我歸順州弘治己未安
南倍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廣寧有隙奏爭貢

遼忽日錄卷之三

六十四

路欲專由龍州不經憑祥太平知府盧勗勘其支
以

國初設鎮南關於憑祥而路必由龍州甚有深意仍
令貢道出南交關由龍州必經憑祥之鎮南錢榜

告示其議始定夫思明太平必得諒山府上文下
文萬崖上思下思廣源七州及淵脫單巴如熬立

温琴柚平庫董慶蘭縣遠扯鷄翎等十二縣然後
可以安枕人久知之矣其所以不可得者蓋地係

險要交人必爭其風土瘴嵐我師難處與師十萬
日費千金銳士不能久於瘴鄉驍騎不可馳於鳥

徑營柵無所立糧餉甚難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

所用先有自困之形未有立舉之勢耳况諒山名雖七州十二縣其所出之賦亦薄載觀前後地形源泉疏地脉田隴上山腰敗石橫危徑枯柴舖新橋安南歲時賦其上產只是布白麻皮鹽硝竹紙桐油耳其視望江賦黃臘蜂蜜桂皮新安則賦象牙犀角大原宣化則賦金銀鎮蠻大平則賦馬絹以至安出金靖安雲屯產珠玕瑁石室勾漏產水銀硃砂及交州所出香椒蚶蛇并綿白磁盞等物其貧富尤不侔也蓋安南數郡惟諒山為瘠華夷兵變惟諒山為衝若盡心力恢復其地恐所出不足以供戍兵警急之間又當竭兩廣邊郡兵糧以

遂忠自錄卷之三
六十五

赴是所得不償其所失也近日憲已在欽州開通互市其東都山南海陽安邦海東萬寧永安一迤民夷各哀土產俱集彭城港歲時抽分足給司府不常支用若用心撫懷傾國必赴歲稅所得或有侷於雷廉常賦矣竊欲廣其意推此政於邊方若龍憑鎮南南交兩關太平海口雲南臨安府之蒙自寧遠州之龍門教化長官司之宣先與夫車里老撾及占城之新州召商聚貨任其互市一如近日欽州之故綢繆經理始終無偽吾見忠信孚於蠻夷番商不遠自至是故鎮南南交兩關之商通而諒山七州十二縣北江三州十二縣及左右前

後之邇於諒山北江者皆會矣太平海口之商通而枕柳等縣白藤沿江等州水陸咸會太平矣互市開於蒙自則歸化州石廩關安丘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嘉興州龍門四州三縣咸出蒙自矣教化長官司之商通則宣化府曠縣當道文安平原抵江收物太蠻揚縣乙縣及白鶴海潮扶了快州諸處州鎮咸赴教化矣車里老撾設互市則安南之廣威等州鎮寧等府民夷致貨輻輳也占城新州置市舶西域南海五十九國水商皆至吾且未論而南出橫山入河華則又安清化兩府日南驪愛九真清化等州支羅安寧河華東崖安老俄樂等

遂忠自錄卷之三
六十六

三十四縣金銀犀象椒桂香蠟皆北踰橫山直來新州矣由新州循海而東歷廣南升華順化新平四府直至俄山則升華思義順化南亞南布政等州黎江萬安開平義純和調蒲浪福康古鄧左平等十三縣南風起時我可以往北風起時彼借我來其物產土貨山藏海錯吾皆得而兼有也且吾豈專為市舶之利而然也慨念交趾一方自梁貞明間專於土豪曲承羨前後募據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民無所愆久矣吾欲多置務易不惟取其土產將以鈞彼虛實概會有啓絜其版圖如未可乘夏夷亦利此易師貞而吉伏至險於大

順哉不測于至靜者也苟不審時勢直欲構兵吾恐交趾未動我先弊怨結先成功未成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已

西南夷

南海西域番戎奉表入貢者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瓜哇瑣里西洋瑣里三佛齊古里滿刺加小葛蘭榜葛刺錫蘭岩里班卒柯枝呂宋合猫里碟里蘇祿忽魯謀斯忽魯母恩其把里麻林古刺沼納僕兒加異勒祖法兒淄山阿哇白葛達天方默德那南巫里急蘭丹奇刺尼夏刺比窟察尼烏涉刺錫阿丹魯密彭加那檜刺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左法兒

華宋日錄卷之三十一 六十七

黑葛達八谷黑商打回日落日羅夏治拂菻婆羅門濤泥百花彭亨覽邦淡巴須文達那蘇門答刺九五十九國而閩廣散入諸番者數千餘人又聞占城為安南所逼自新州遷都鶴頂上安南以莫氏阮氏陳氏鄭氏首為禍亂各據土疆其占城舊都若新州以西靈山以南田土肥美魚鹽充裕羊真新州伽備貌三處灣港迴完之處可以泊舟山原之陽可以築邑二國各自有事其地又棄不理若允占城脩貢載行賜以真封嚴勅諸國凡有閩廣水商久沒該國者盡室起赴新州分田立宅就其衆中之豪授以千百夫長之號內以節護占城

外則大通諸國運致土產轉相貿易不出數年番舶畢集矣泱閩廣水商亦許徑至若遣官往理起例抽分足國裕民姑且未論而威伸南海交趾林服仍以中國之化施之炎嶠則慕我聲名樂吾德教日漸月化其民可臣服矣縱奸雄崛起吾以新州步騎西北入橫山河華日南以新州舟師東南畧廣南順化新安則交趾腹背受敵尤可以全取勝也交趾民田畝稅三升稍加增益民必為變其為府十七州四十四縣一百五十七若更置三司及軍衛有司計其歲入不足以給况望其上供以

益國狀

華宋日錄卷之三十一 六十八

聖祖屢置不校我

皇上姑從其降

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大凡海水近吾邊陲之國風俗殊異除官置吏則甚不樂通其互市以濟有無

則我所得倍於土賦彼不惟不覺不知且欲我亟來亟往但其名不遑人所耻言若從實深計則識利于民生國計也治國如理家理家以衣食為先謀國以言利為諱是心也王邪伯邪談王不知所以王及其無策欲用伯術以救之必無及矣於戲民力竭矣與其酷催科於常賦之中孰若開財源於常賦之外然此非臆見也孔明在蜀財用不足

取之南中唐以王鐔節度嶺南遠招番舶關中皆富於財又因以減廣州常征之稅甚矣市舶不可以或已也載觀南海西域諸國番胡屢至占城乃進交廣其土產物貨若椒臘香木犀角象牙鶴頂寶石玳瑁珠殼腦魏珊瑚白磁之屬與渤海朝鮮百濟新羅日本所出銅寶金銀及大白山之莞南海昆布柁城之鼓扶餘之鹿部鄭之豕沃州之錦龍州之紬位城之鉄肅鎮之鍤率賓之馬盧城之緇湄沱之鯽與夫紹皮仁心在在咸有及我中國所出川廣藥材銅錫昂鈔紗羅段綵蕉葛皆番夷素所願易而欲以相資濟者也縱其互市而起利抽分始終無偽惟和惟一斯近悅遠來利盡四海孔明區區南中不足言矣是故在西南則有新州靈山而北通海南廣州在東北則有文登成山而南通太倉定海是乃天津地設而資我綏四夷而收其舶利者也蓋聞西南諸番耐暑不耐寒東北諸夷耐寒不耐暑西南諸番若過七洲獨殊則天氣必寒東北諸夷若來黑水成山則天氣必熱寒熱之交侵番夷所以欲遠交易不樂久居中國而為沿海邊民之害者矣今之士大夫口不言利其用本道番亦多為之惜其不為生民計不為朝家慮不肯連白以前而濶澤以推行之耳凡空船行

于海上者多有盜心惟通番貨賣者往還重載誦禱賽祭如或失馬振古皆爾不惟今然或者忿怒海賊遷及番徒多取而殺之抑過矣

蓬窓日錄卷之三

世務一

星度

戶口

畿輔 武備附

營制

邊屯

黃河入海

海運

新河故道

日食

建都

京畿水利

藩鎮

鹽課

漕河 漕規漕官附

海運緣革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三

蓬窓日錄卷之三

星度

天文所以觀天察地考數造曆以授民時者也然驗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天無度以自其行過次第為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至于角婁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者也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而又分謂四分之一日以周天分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為四分之一度所以筭也日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若夫五星則復可言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辰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三

次之行節節相係是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昭于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自乾携巽以為天綱分野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氏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訾辰也故為顓頊氏之墟成揖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氏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承泰階之政轅軒也故為有熊氏之墟蓋懸象在天其本在地土氣之與天星以精氣相不係方隅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為限不主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皆無談其雲漢終始原于二至者必極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在易則為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奮地為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在易以陽決陰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已之月列太紫為天庭正月一陰生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得坤維之氣陰氣

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中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列宿上甯麟參代皆值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升氣益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夫究一元之流行以考雲漢之始終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觀天文斯過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氣所以宰乎物者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故其神治於孟月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觀之曆特為紀數之書象特為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不在是矣故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方四隅以定候審二至二分之測景稽一元升降之常度隨時收斂以與天合必不拘拘有迹之粗以寫無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齊之必在心術之微不倚器數之末此欽明文思帝堯所以為不可及而趙堯李舜倪湯禹雖舉春夏秋冬惟詩書不事心德無素漢高所以僅小康也爾雅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

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准桓譚張衡蔡邕陸續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四曰昕天昕讀為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窮天云窮隆在上虞氏所說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無形體但指諸星轉運以為天耳

史云郎官上應列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五

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又若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

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微垣五尚書予以錄於前矣此皆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地處其中順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西北面視之則

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海此西域記論之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食

司馬光

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今太陽實虧而有浮翳蔽之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六

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水以為沈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水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灾應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非上下相蒙誣枉天譴哉又食不滿分者曆官術數不精當治

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

國朝宋潛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將有見於夜耳月蝕固有在申酉時在寅卯時者或日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為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七

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實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在燼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

佛氏言月中所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

曆家之說曆家日光遙奪月光則月食日為月

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門人矣考之理數

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

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照月不

受日光此一句是陰盛亢陽而不少讓故蝕何也

陽氣衰陰亢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

月蝕不書若陰盛亢陽為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

為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八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

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

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為

名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爪

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体皆有虧

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見會三異因話錄

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

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

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
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
會之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為午
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九三也欲
復二帝之盛以濟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
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
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
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九

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
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漢平帝時民
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六十二民口五千九
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
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民
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
六百七十萬九百六民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
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
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
一晉武平吳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
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

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
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
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
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之極盛也
至大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最耗者宋太祖
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百四
十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
十四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
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
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
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

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
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
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
元之極盛也我
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
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
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區
等戶不分析民間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况自茲
以往日丁盈成之運將來戶口之登豈止漢唐宋
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按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

而多竊情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務學問及其爲農則勤稼穡及其爲兵則力戰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後世之民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後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不足以增重邦國官既無籍於民之財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丁多爲累矣悲夫

賦重莫如蘇州畝科糧至有一石六斗三斗及二石者
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萬石永樂後益爲三百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十一

萬石餘兩京百官祿俸儘派蘇州計米幾三十八萬石又供親王白熟米一萬石餘

建都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蒟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

北松亭等關北瞰河漢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愷其人沉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勢以貽我

明萬世帝王之業乎朱朴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今進京北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以大府少卿李元寶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闕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二

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蒟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也江南土薄水深人心豈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復狼候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

吳朴紀畧云關中西接姜戎東盡潼陝南連巴漢北際朔方左有函谷二般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有褒斜龍首帶以黃河涇渭之川金城萬雉周池成淵九州上腴天地巨隩楚地有變出兵商於直搗上庸又命巴蜀治舡積粟浮岷江直造巴東從江漢以抵襄陽則東西合勢夔萬歸郢宛葉唐鄧永以無虞他寇非所患也韓魏有變吾出兵同莘下甲宜陽據虎牢成皋歷原武延津以及衛輝陽晉再自成皋渡河踰漳直會洛州又徑渡蒲津以據汾絳則韓趙魏底定若以魏兵攻臨淄即墨之南發河北之卒直批博關則淄青又寧山東無恐蜀中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一

十一

有變若命江伯之兵趨成都狄道之兵趨甘松或由司馬劔閣或自陰平故道或進階文或由瞿塘多方百出則蜀道悉平金牛巫峽難為其險矣蓋關中所以制禦諸戎如自高臨下有以知其險而計可萬全諸戎若逆禦關中如自下趨上則不勝其沮銳氣易盡此關中所以可都也我國家南北肇建兩京其山東兩河等處古稱難治所謂中強之弊首尾之弱或者不能無之况自北都臨制中原勢頗不順而關中出師區夏順若建瓴何則大河以南自保州邊吳泊西距長城口廣度五十里其間若遂城西北十八里之牛山至保州西北六

十五里之栢山路谷十餘如保安西北四十餘里之八角口古北平軍灰嶺山二十五里之安陽口定州之西一百八十里之北砦與夫石舅銀坊冶山數處雖北京能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師大是向背苟也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其外多阻塘水不可進矣載觀自順安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壑溝瀆筆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水口營田圩岍濕水漸如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安約五里兩河之間蘆葦茂盛地類天羅又西至安肅縣之西二十五里夾地之間硠確不平地類天隙凡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一

十四

此皆難師於中原者也

元劉太保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太都國祚長民風澁遂定大輿為大都開平為上都四月避暑則於上都馬就水草八月回大都歲以為常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為宗周秦為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為趙高所殺於一宜春宮在杜城南三里葬於旁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

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
雖得泗州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
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
昌為之都會故湖廣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
陽之浸滙於溢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
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
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
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
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
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
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蓬窗日錄卷之三

十五

金陵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宅中南北山川之雄結原隰

之平衍食貨之富饒足以容萬乘供六師我

太祖閱江樓記深得之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
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林修撰鮑頰對
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
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
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為欺
罔可以誅矣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衝道水陸後世議都
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

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
踐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畫界鴻溝已
各留意夫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
制於外是誠勝地如因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
無北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
南憂固臨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
貢朝會之便永無所歸

蓬窗日錄卷之三

十六

夫建都之說有三尚德者觀其會藉力者審其要處變
者先其急周公之營洛也道里遐邇無相遠也朝
覲會同不偏累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曰
寧以天下病子孫不以子孫病天下此觀其會者
也漢高之都關中也披山帶河四塞為固三面保
阻獨以一面臨敵卒然有警百萬之眾可具故曰
地勢便利下兵子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此審
其要者也光武之據河內也深根固基為天下本
西逼赤眉之強北掃幽薊之亂故曰進足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此先其急者也外此則宋襄之仁義
終虧傷肱之師項籍之宰割無棟固陵之急江左
紛紛六朝迭華露捷徒聞翠華不北蓋所謂無其
實而慕其名舍其利而履其害也嗟夫天時可恃
也而歲德所臨不足禦王翦之攻地險可據也而
祁山大舉無能免馬謖之敗人心可憑也而宋人

南渡群萬千忠節之士俛首喪氣于武林瓊崖之間是豈不有道焉存之爾乎故嘗曰尚德之說遠應變之謀迫無已其惟審勢乎審輕重之勢以酌首尾之分明首尾之分而定內外之極則關中其最也幽薊并冀其次也宛洛許鄴自置身于戰場荆益湘吳終限宇于天外魏人狹小雲代款事改遷不干關中而于洛陽此所以恒朔之地盜賊蠭興秦隴之間終成異域也已

畿輔屏蔽

元人攻燕勁騎搗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項今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為京師外藩然降

善家日錄世務卷之一

十七

城高關東勝險要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且大寧久沒於奚胡輻輳關口如順天府北九十里有昌平州東北九十里有黃花鎮自黃花歷大小谷口如白馬陳家弔馬等峪關口積有四十八東至密雲縣之古北口自古北口歷二十四關口至娥眉寨其間歷黃松峪將軍石等關凡五口乃抵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乃至遵化縣之馬蘭峪自此歷沙波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等關口凡三十一乃至大喜峰口又歷七十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自青山歷十二口直抵冷口自冷口東歷河流徐流等三口至

劉家口又歷四口乃至盧龍縣之桃林口自桃林又歷四口至昌黎縣之界嶺經箭桿等六口乃至撫寧縣之義院口又歷石門等五口至董家口自董山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直至山海關前後跨越一州七縣但念喜峰潮河去京師二百餘里地甚平坦可以長驅黃花山海兵糧少弱密雲一帶地方延長營堡稀濶力分勢緩朵顏結婚海西連併兀良哈計料今日不惟不敢出喜峯收大寧破走朵顏且慮變起倉卒而無以應之者矣夫關口之要昌平東北極於山海關若語西南則又盡於大龍門若保定真定亦有可言矣是故昌平之

善家日錄世務卷之一

十八

西有楊口西歷二十七關口直至天津關自天津西歷十五口直至大龍門又保定府易州之西八十里有些荆關唐縣西北有鴻山倒馬八渡三關真定府并陘之故關自故關而之真定府西之惡石自惡石而之靈壽縣西之白竿由白竿而之曲陽縣之龍泉自龍泉而之金龍自金龍而之周家堡自周家堡以至定州之西倒馬關夫永順真保前後關口積二百有二十喜峰潮河固可畏而紫荆白羊亦不可忽也景泰中虜騎次止都城之下非以失紫荆白羊者乎蟻穴弗防遂成龜窟謀國者當必有深長思者矣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三
光營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
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要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
路誠京輔要地而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
為緊要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
河關俱棄以與朵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堡
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
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潮河川寔為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凡邊墻水口俱
然可容無處乎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武備

京師最忌輕弱王卒盡行詩人所刺惠此京師以綏四
方所以為可也秦徵材士漢徙豪富及後皆能摧
破強虜雷動域中惟唐玄宗出關中兵救安攘戎
城內備始虛天下之勢偏重矣且京師之兵與邊
戍所處者貧富殊懸藝能差異出兵外討勝之不
武不勝寒心此昭宗所以見侮於宋文通而汴岐
交戍終致兵闕闕下社稷為墟也我
國家以永樂辛丑定都燕京仍元之舊其置兵肇衛
以護陵寢壯中夏威夷狄無不備至內設錦衣十
二衛以衛宮禁留守四十八衛以衛

京城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統諸軍以司訓練又有十

二團營如耀武奮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
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所以簡精銳備征伐然原
制五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銃手三千所以
肄巡哨或云三營各自團操恐武藝不能相通臨
敵必難相應若合三營軍馬同在一處相兼操習
技熟之後必賴其用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似
亦可用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
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
弓矢其陣最高互相倚恃迭為赴援竊謂軍低之
陣若趨之外蹲伏之處掘地取足容身刀盾蔽目
更蔽以雲幢而祭之柁戟則矢鏃莫加虜馬之足
不能給又邊塞之所其在陸也則縱橫掘塹以為
地網其遇泉也則溝引停蓄以為水櫃然虜驟來
衆情忙逼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即當施吾制截之
方則有電掃雷丸可用矣其馬器也管用七尺而
以銅為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
鉛丸出入索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千
步九九及之處人馬辟易虜騎充塞然後克施全功
若畧邑攻堅以復邊要又沒城壘尤其所宜者且
用衆少而成功多費費省而兵卒強人人喜於進
戰不俟我之威逼也雲幢以遮外衛內而施吾攻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十一

戰之秘柁戟一揮則強勇不能禦矣書考鉅鹿救趙項籍大破章邯官渡相持關羽直取顏良馬超馳逐曹操閱冉衝潰梁犢皆此之故也吳朴云

京師操練所以厚畿護運國威也近歸權門鬻以免班莫敢究正此衰弱之所由其後良可嘆也

近世回夷達虜雜處中國繁華之地如兩京河間真保臨清等處皆是往往群其族類崇其俗尚祖其教習確然不入吾中國之化其所羈縻僅及其身而已方承平全盛之時尚梗然如此一旦風塵之起當若何耶

京畿水利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一

三

京畿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苒之場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其於兩浙海濱之地大始相同然盧溝白河滹沱易水衛潞諸河俱會京輔苟不從上濬洩不無迅猛橫溢吾觀盧溝之水發自馬邑洪濤山之桑乾河而朔州武軍山之灰河武州白洋溪谷之武川漢土谷之渾源川應州西安鎮之崞川皆入桑乾流至馬邑縣西北之金龍池陰慶州媯川之水自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里之清水河吞納萬全左衛西海子之水并保安所出二郎溝之水天神界所發水溝口河之水會宣府城南五里之洋河同燕尾温河以至團山溪

河之水經保安之南沽河之西至懷來晉陽山灤河之水順勢西流畢會桑乾其龍門之水因溝壟流至廣陽房山縣北良鄉縣東亦由廣陽以入桑乾並從東南流抵宛平過盧溝至看丹口其萬全赤城之東河西河雲州鵬鴉堡之南河南河之源自剪兒峪狗兒村合流至此西河則合温泉東流分而為二一從西北入宣府城一從城南以合東河疎則自獨石雲州東南流經古北口三河異流共趨古北過密雲至順義縣北二十里之牛欄山會潮河經通州出直沽以入于海其黃花鎮川河自塞外經昌平棗栗玉河大通二河統都城過大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一

三

通直抵高麗庄順義黃頌峪所出七渡河經流三河昌平芹城水西南流至蘭溝一畝泉之清河經燕丹村雙塔水自雙塔店以會昌平縣月兒灣之榆河沙河過順義若香河縣接魯口之河經流縣西同前衆水俱涯白河禦夷北塞鮑丘水南流逕九庄嶺百餘里過密雲成合道人溪出縣界密雲峴山水流為廣峴關外三川流經密雲東北號為要水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之水接納如河洶河周村馬庄獨樂小碾鄉泰諸河自平谷界過三河抵通州之寶坻灣陽界梨河經遵化縣西南連湯池直入寶坻之汎口會通潮河若滹沱水源出代

州繁峙縣秦戲山歷代亭忻定五臺孟縣過榆棗
 出鹵城經三合入南關井陘平山趨獻縣易曹河
 諸流至此俱併行矣載觀孟縣龍化河水向北流
 應鹿雲中牧馬與夫大鳴泉流為韓河經真定縣
 界松嶺水經併縣為泚河流為綿蔓又吞穢河
 松陽河源自靈壽之嶽山靈壽東北衛河經焉其
 水則來自常山矣山西諸水散於燕脂當城派河
 直至阜城派河又吞納之清漳河抵衛水入武邑
 縣北三十里名曰夾河大河山麓之水流至武安
 沙窩里伏出儒教與沙河縣之水流為響水河者
 同入潞河潞河出自遼州太行山歷武安栢林伏
 流至洛遠里復出東經鉅鹿九諸數水咸指滹沱
 為壑然易水曹河至獻縣五里鋪已同滹沱名
 水必以曹徐石橋一畝滋河沙河鴉兒唐河為宗
 是故唐水自靈立縣過飛狐倒馬至唐縣界入祁
 州以會沙河沙河自定經祁東南入滋河滋河發自
 無極縣歷深澤至祁西南三十里乃合沙河沙河
 又受道欄告河蓋道欄河源自平樂縣山麓之水
 流至涑水縣西十里是謂道欄行唐縣揚州嶺水
 流入縣界又謂告河鴉距泉一畝泉流至保定城
 西三里而清苑至安州之西南則雁為劉家淀矣
 完縣界水經滿城之南五十里即方順河也流之

蓬窗日錄

卷三

清苑石橋河水東歷清苑之南二十里則入黃狗
 梁梁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定東三十里保定
 南九十里則有土尾河馬源自蠡縣唐河經縣界
 抵安州五迴嶺之雷溪水經滿城之北一十里號
 曰大冊河自此經清苑北十五里徐河折由名也
 亦入安州其長流之源由鮑河過安肅出新安東
 南至雄縣以入无濟温義則自安肅之南三十里
 號為曹河一出縣西十里曰徐河俱會安肅縣南
 彼此相合河名温義再轉南行與長流交會經雄
 縣亦歸无濟東鹿雙丘鴉兒河源出晉州入東鹿
 境以入深州易州西南五十里有女思谷水自澗
 東北以流轉而西南徑赴易州有漆水發自礬山
 栢林入漆水縣界東入聖子水有莊溪出自紫荆
 南入白澗以前數水順流歸宿咸以易水為宗易
 水則在安州城北流至雄縣即為无濟過五里鋪
 合滹沱歷保定出直沽入于大海代郡涑山之水
 流至涑水縣北又東南至定興西合五里澗則為
 拒馬河而新城馬村河紫泉河又會之矣併至白
 溝東注霸州任丘縣之澠水及掘鯉淀之水與夫
 洋東五十二淀由肅寧縣外二十里下由中堡河
 武清之南有沽港西接西沽東合小直沽與前數
 河同歸直沽又東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漢滄口

蓬窗日錄

卷三

又保定縣西北直至雄縣自雄縣至安州自安州西邊具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肅廣信之南以及清苑西北自清苑之西古有鷄距泉尚泉并方田稻田南北東西各一十里號曰西唐泊限以大河以分南北然於安州開修易河引水東注其中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里皆可築堤貯水况安州至西山遙百里若更築塘埭相立斗門旦夕俟潮放入御河東鑿池塘以益埭水則安州東瀕于海廣袤數百里可為稻田莞蒲蚌蛤不勝其利矣夫塞外河朔太行雲中諸水俱會京東若於水之源流之分併勢宜堰截者則堤防以資灌溉勢宜分殺者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二

二十五

則注引以為塘淀斯派分于上勢弱於下傾寫於直沽者罔有疾溢仍按視直沽武清清苑滹沱五里鋪瓦濟雄縣安州及通州潮河三汉口看丹口一十二處審係水漲必衝及可舒緩水勢者不惜平地數百里中開塘泊以承水之飛放因勢穿溝以分水之余支然後橫開長渠收其流分散其水計淫泥所鐘與沮洳盡處各為斗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內以蓄淡水斯瀕海數千里河北四百里變為良田而元脫脫區區末利且羞為道之矣

京營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

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蓋下三千小達于立三千營內有管操上直披明甲等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若神機營後征交趾得其神鎗火箭之法因立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二

二十五

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圍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以言者議復置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圍營分為十二日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以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共十二圍營精兵蓋以在京各衛并山東河南

江北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嘉靖初太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二十七

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覆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襁緜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

一千五百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以爲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塔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二十八

失今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後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番調有時教閱有法統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不善也諺曰將軍大擴騎衛佐小郎官此擴騎之弊也

京師五軍營練五軍將士三千營司寶肅令旗神機營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錦衣衛下班軍操練謂將軍營侍衛官提督騰驤四衛勇士謂四衛營御馬監官提督正統己巳之變欲振揚兵威號令歸

一于尚書謙議立十營團標於三大營內精選成
化二年增置十二團營迄今為例不堪者退回原
營曰老家其十二營內各分五軍司內外馬步官
軍三千司內外馬隊官軍神機司內外步隊官軍
緩急調發即原營提督部領

藩鎮疆域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
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之事宛然在目
可以垂永戒矣觀史之暇因隱括其大凡使有考
馬當安史甫平傑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
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元一

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皆點將悍
卒充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設置官吏連衡以抗
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
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以人
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貝
博魏衛相瀆磁也今大名府東昌成德有州四恒
冀深趙也今真定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
媯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州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
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
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宣武有州四汴宋穎亳也
今開封歸德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

義有州五澤潞邢洛慈也今澤州潞州蓋舉天下
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克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
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
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
剪殄而交剗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
拔禍本攬權網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
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邊屯軍費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為浩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然欲
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
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三

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便宜曰計
度臨羗東至浩豐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
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
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
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以為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
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
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
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
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

也今獨不可行乎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地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向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未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食者兵之命也足食之道屯田為上輸輓次之國初計夫授地俾正軍自食其力以十二石抵口分人計入以供其餘自十二石至七石與不滿六石以下賞罰各以差然則今之輸者不過一軍積餘之數而正軍自食之口分乃歸於種屯之餘丁矣正軍既不能自食其力而餘丁所入又不足以當一軍歲費之半如之何不匱且乏哉而况歲入無常數受地非餘丁者乎屯糧不足繼以歲輸歲輸不足繼以飛輓飛輓不足而後內帑之請日紛紛然援為常例矣主兵仰給無常而客兵之餉又萬萬不可準余懼其坐困也無已其惟屯田乎孔明出師必講屯法彼其時何時也猶長慮却顧不為朝夕計而况全盛之日也哉唐貞觀元和間張公瑾為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十一

代州都督置田以省餽運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田省費足食卒以盧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列柵二十壘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云代州寧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給地計租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何謂不宜於行哉往時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十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然以唐宋往事籌之要亦有不盡遷者其人存則其政舉可謂當今無若人者出於其間哉水泉營老營堡青糜子溝一帶故多屯田草場先年耕牧得利人有蓋藏軍政弗修寇警時至遂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是謂懲噎而廢食也地勢孤懸商賈不至鎮市遼遠轉輸獨艱邊墻既固腹地可墾謹烽火明斥候以修屯政此其急務也歟

一查得三關沿邊要害堡寨墩臺星羅棋布在寧武屬門以東勢相聯屬遇警歸併不妨耕種獨岢嵐以西地僻大邊勢甚孤危鎮西衛北邊大辛庄東接

寧武西通偏關北連八角南及本衛亦要害之地宜修大堡高墩偏頭關老牛灣地在二邊應於緊要適中之處每里築墩一座馬軍架梁步軍修工功成軍民可並田作遇有警赴墩趨避保德所忻口也南通省城北接三關外連平虜井坪朔州一帶又通邊外兔毛河黑石崖賊人住牧之所若大舉深入可至於此內居民頗多無大墩臺相應修葺堡城初立大墩嵐縣西北河口村地極通衝一望平漫水草俱便虜賊深入必為連營之區今村內人煙頗多房室牛羊亦衆墩臺矮小不足以為一村防守合無外築聯牆中築大臺設器置備俾遠近軍民互為聲援不惟足堪保障而耕牧亦有賴矣

鹽課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也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也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河東鹽池以南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治之鹽其地在中條山陰北自雲中山阜至安邑解蒲之間形如盆底水氣潤下如陸海夏日蒸燠薰風激盪造化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十三

自然成之所患水少則池竭生硝水多又氣澹難結調攝之計為濠為堰為洩為瀦但久雨盈漫入南山清水則小害入北濁水及東黑龍潭西硝水池水則大害今所急治者在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耳河東鹽池所賴以平水勢只一五姓湖待之民非水火不生活五谷與鹽均於水火皆日用之不可缺者也乃以為私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勢之決也有甚於防川者矣鹽徒之害是也今欲弭之於未亂也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佶所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鹽場買補如此則公私兼利商窳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三引是國家獲額外二三倍之利而窳丁亦得二三倍之息也此外縱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禁是盡變私鹽為官鹽則亦可以盡變鹽徒為良民矣

又

凡如葉時所論云者皆儒生稽古之談科場文字之料耳非可與議於經國之大計也蓋古今風氣異宜於天地物產亦異有古盛而今衰者有古無而

今有者如金玉之類在古為服食器用之常故荆揚之貢惟金三品鑄品之金取諸九牧當時交接神人動以玉幣為禮一歲之間焚而瘞之者尚無紀極其制而用之可聚見矣降及兩漢三國之時以黃金賜予臣下動數百斤計朝廷之蓄積者可槩見矣凡此皆山澤之產也而今有是也哉惟鹽以煮海而成古者世質人淳開物者既未暇資之以成務而制利者亦不須借此以厚生若天地故遺之以利後世者然至於管仲者而後取而用之雖有所因而實近於創物之智也後世善用其法則足國足民公私兩便否則亦公私兩害矣今也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五

不責為法之不善用人之不當而乃追咎管子之作俑譬之病催科之擾而怨神農之播殖為庸醫所傷而憤岐黃之嘗藥也吁亦舛矣宋歐陽修言各處河鹹之地盡許令煎鹽貨易以充田稅而官不禁之庶幾兩便劉晏任其所之四字甚合鄙意今法限定行鹽地方踰則為罪殊不知貨利之行於天下也猶水之行於地也遇坎則止盈科則行其來也勢不可強留非惟不可亦不能也商人射利乘便而往此方鹽少勢必爭趨則鹽積鹽積則價平又將散而之他矣何必限之今世商賈所行之貨貴而金玉錦綺賤而菽粟布帛通于天下達

于四裔蓋無一處之不到亦無一處之不售也何獨于鹽而限之哉劉晏之法人稱簡要信乎其為簡要也

邳州鹽徒多山東人販淮鹽入淮北汴地至邳州過河故名猛悍有幾人莫能敵張士誠起於此以鹽負鹽人司二三頭數人投一保數保投一大保數大保投一總保小大有職行息有程各治一繩繩端有堅木丸無事束腰敵至用以為器伸屈隨宜可鉤可擊可掠刃矢人謂流星錘山東鹽徒即此輩禁不能縱亦不可懇為斯徒處得所豈無良便宜耳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六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為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束隘且土踰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滯瀦而河身易淤冬春水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也古黃河至周定王五年徙於磬礫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府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縣歸德州夏邑縣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

城縣懷遠縣出荆山口入淮正直鳳陽府之北乃
金末自儀封縣決而入渦河後復於舊所決口之
西開趙皮寨口今出馬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
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
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
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
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
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
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
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
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一

三

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
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大都地氣漸南河無可北
之勢元徙入會通河近亦每引入會通以便運漕
要非性宜其孫家渡入汴達淮一道或究竟為河
身正流不可知也

清河原窄自受黃河水故河身有今日之廣後或梁靖
口不至專藉山東諸流上供何以克濟縮身置堰
可也

國家因河溢開州濮州始塞張秋鎮其水支流自開封
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河東南入徐州經泗州南
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同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

其中年潁州陳留歸德宿遷亳縣以上原谷諸水
盡歸入之直至蚌阜乃同入海雖然河水所經淤
泥之澤稻田之利與焉如在西寧其肅君延東西
千五百里之河濡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
代保德州大河之原澣一經大雨溢泥攸鍾大類
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種一畝三收竊意方今民
力大疲不能導治黃河句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
興民利然苟地屬邊疆如寧夏延綏雲代保德六
處糧餉不克戶曹告乏若今六處軍民依倣河南
民庶即瀕河水退之原樹種楂高下之粟則一熟
可飽三歲軍民永賴潤澤通變宜土俗以厚邊疆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

是故今之急務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
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
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
日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
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
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
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
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
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
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為百世法

漕河

元起朔漢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荆
 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洪
 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洪門今屬
 大名府濬縣乃洪水入御河之處即初頭也去中
 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
 至洪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
 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
 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
 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
 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
 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
 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
 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
 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
 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
 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
 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
 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
 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
 尚通今濟寧在城闌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柱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元

來船隻不得擠塞開口石碣尚在至二十四年河

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

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

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

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

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

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

言止為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

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

宋尚書禮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

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九河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罕

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

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

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

節其要語記之

漕規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

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

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

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

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

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

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温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十一

京通二倉也

漕官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克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吳亮克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克

總兵湯節克恭將此設恭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在御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開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省漕夫脚價銀十萬餘兩此其可用吳仲之疏甚詳可攷也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十二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攔江閘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瓜州近設瓜口閘於西江嘴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哉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杜回越壩耳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裏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瀦而時洩之不為無濟耳

會同河元至正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以罷海運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埧竭泗水注濟寧蓋濟寧地獨高故也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

三年後罷能海運用老人白英策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社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入海故道今盡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引汶之策元已用之今則汶水全至所慮燠旱水微諸泉不應會通亦非常恃之道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運河即淤此河之不可濟於運誠為消長相持之勢也

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出江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州撤壩之費但江洋畏盜警限時掣鎮江儀真衛通州所軍之半截守泰興靖江江洋漕艘可通也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四十一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又分淮安所造於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竊意山東總漕洋總尚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於龍江關便

弘治二年河決張秋都御史劉大夏治於上流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禦河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

尚書宋公禮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

不通宋尚書極力多方疏鑿

成祖一意委任之永樂十年始議會通河攬運北京宋公奏狀甚詳且悉故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宋公功當第一後因微過

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丘文莊公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關蕭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王主事始請于

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亦足以昭示來者也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四十二

海運論

丘瓊山學士瀆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燕幽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徵者竊以爲自古漕運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

筆定日錄世務卷之一

四十五

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克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國家都幽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搬而以鹽為備直今則專仗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長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為遠慮請於無

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磕故製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

筆定日錄世務卷之一

四十六

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盡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已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有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

竈丁令有司優給驛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船式樣造為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令其人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幟幟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紀錄造成圖策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造為一千石舟許其以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脚費比漕河為省其充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一二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又非徒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

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往福建以閩益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舻擠塞脚費倍於物直曠所以踴貴而用度為難既行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貨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沉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允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糧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

宋末襄鄧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款海船所經九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別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清張瑄獻海運之策其諸經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宋季七賴相聚鉅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後建言海漕試之良便上注意嚮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甥婿皆大官富貴遍天下意氣盈滿同時夷駭殆盡

海運緣革

海運之由說者謂自宋室末年七賴鈔掠有朱清張瑄者最雄部曲曹伍富民苦之崇明鎮特甚官若捕急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捕稍息則復來七慮十五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四十九

六逆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元兵興事招懷授清瑄以官資令部其徒屬為海防江南既附二人授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淺隘不可以舟百里五十里輒為滯水又絕江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靡費重三人者建言海漕試之良便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三百萬石則元之海運糧儲以為古來未有自朱清張瑄始按杜工部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稂稂來東吳又昔遊云出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

唐時已有海運朱清張瑄特舉行之矣抑或循其故道耳李文達公剴州開運碑紀亦云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梁傍海穿漕以避難當時使之則海運唐已稱便非始於元但元建都於燕海漕獨盛故行之既久歲運東南米五百萬石至京師之直沽王懋德詩曰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輸秬稻一汐潮回集萬船後因盜賊之梗中原騷擾不免假海運於土誠我

太祖皇帝洪武四年因討王保保納哈出用兵遼東乃命靖海侯吳禎統舟師數萬以成之禎由登州轉運糧餉海道險遠人用艱虞禎調度有方泛彼風濤如履四達仍詔山東儲糧以給之至永樂宣德始止定昂元都軍國之費全仰東南民之轉輸悉憑河運民得休息誠為至筭然黃河遷變而水道不常山東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淺設有梗之何以處之然則海運之議似亦當預知而在今日不可已者吾嘗備考海道當自太倉崇明海門劉家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一

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門諸島西傍塢直抵直沽比之河運經四十有三驛難易又速判矣惟海運船舶數多海中沙門大謝龜歆鳥湖諸島港以窄狹不可泊處恐轉動衝激損壞必多法當晝夜兼行不容停止倘值颶風狂發即宜轉舵卸蓬傍施鐵

猶安船任其所適俟其平順乃可啓行記更程之
遠近索前途以再往亦惟艱矣濱海水商操舟如
神且南北風勢各有信期若以四月發運則六月
初可至直沽十月回船則十二月復還故處用此
六箇之月乘其風信之便天心助祐人謀與能況
湖廣江西兩浙應天蘇松淮揚等府本色糧米尚
該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計用河船八千
六百隻俱該過淮由洪入閘之數沮於水淺而不
可舉移京軍待舖而以日爲歲果行海運止得用
船五千其餘三千六百不用者可以紓吾民也前
米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每石各加耗米
七斗海運行每石只用三斗積剩耗米一百一十
三萬四千一百二十石海運軍可用九萬人比之
河運殆減其半與夫四十三驛協運軍夫管閘人
役殆不止十餘萬又可以紓吾民也海運軍卒人
一當三所造船器窳利陸用其耳海寇服鮮威伸
日本百濟新羅與夫福餘渤海又不可言也況遼
東直沽同一運道陳瑄所立海上高丘尚存舟行
停泊不患膠淺可以查考此亦預備之一說也
海運之道有三一自南京龍江關一自福建布政司長
樂港一自太倉州劉家港開船俱經揚子江口盤
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約半月或一月餘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二

歷淮口入山東界過安東靈山膠州浮山望廷真
島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勞山赤山二處皆有
島嶼可以拋泊勞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
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
東北行使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
早門亦有漫灘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
向爲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
北望見顯神山西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茶
山白蓬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
成山轉過望正西行使前有鷄鳴嶼內有浮礁一
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
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
風一日到芝罘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
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
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棧直口
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
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換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
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
拋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礮磯山欽島漢島南
半洋北半洋到鐵山洋往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
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收
平島口外有五箇鰲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三

老岸外洋有一孤望成兒嶺盡東望有三山正中
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陡岸深水可以拋
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
孤山東北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峰嶺下占西
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礁避之三山北
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若鐵山往西
收洋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望塔山看連雲
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看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
梁房口進入三义河抵直沽交卸

海運之道初元伯顏議自上海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
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一

嶼而行抵淮安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
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
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九一萬三千三
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
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
楊子江口過區搭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東行至
血沙北放大洋至青水洋復轉東經黑水洋至成
山過劉島至芝罘沙河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其道差為徑直至正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
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
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島又至登州沙門

鳥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
西至京師不過旬日比前二道為最便云

考之唐史咸通中征南蠻陳璠石建海運策於閩廣之
間宋治平中鄧潤甫之為察訪使請以山東之粟
轉輸河朔以為濟時之具及陳曙之知登州請漕
江淮之米轉輸之境內所活甚眾及元世祖取江
南用伯顏之計令張瑄朱清領歲運

國初以陳萬戶領歲運一運於遼東一運於燕京洪
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
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及十三年會通河通
利始罷海運猶存運於遼東者軍需之艘二十一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四

海道經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擢用朱
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五十石賜立海
道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虎符銅牌素銀牌匾各
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
自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
沿沙行使潮長行船潮落拋泊約半月或一月餘
始至淮口經過膠州海門浮山勞山福島等處沿
山一路東至延真島望北行使轉過成山望西行
使到九洋收進界河兩箇月餘纔抵直沽委實水

路艱難深為繁重二十六年增益糧米八十萬石是歲正月裝糧在船二月開洋四月到於直沽交卸五月回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又回本港一歲兩運是時船隻鮮少人民恐懼二十七年朱萬戶躬請長興李福回朝奉押運指引自揚子江開洋落潮往東北行使出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至黑水大洋望北尋望廷真島使轉成山正西行使流入沙門島開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遠不過一月之期近不過半月之限俱至直沽以漕運利便是歲加封朱萬戶為浙江省參政張萬戶為浙江鹽運司都運之職每歲專從此道駕使船赴北京將及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五

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當蒙官司招顧兩浙上戶造船運糧脚價一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運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餘石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甚為易便迤南蕃海船皆從此道貢獻放效其路矣以淮備緩急言之如遇順風使帆之時水勢顛猛便減帆慢棹奔港以稍泊不得貪程恐風勢不止天時昏暮迤遲前行不知宿泊多有踈失不可不知遇順風正使帆間忽轉打頭風便當使回風尋港以為穩勿得當洋抵膝指望風息恐致踈虞如緩急猝暴風奔港灘不及之時急搶上風多拋鐵

猶牢繫繩纜如重載船則頻頻點看水倉怕有客水侵入隨處剗艙如小船則看風色何如別尋泊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壯繩深打樁極不以早晚恐有山水發洪衝突之患海舟宜加警風迅之期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北行入夏風九迅海人名船趁風日可行數百里海運膠萊新河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六

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為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安東縣有澳河嚮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連河朱家河白家溝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壘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冰陽水濶而為大湖傳湖又有楊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連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口計三百八十里入於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曰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杜陳村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杜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河集秦家庄海滄口至大海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與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

險難圖稽之往蹟平正及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自膠城以萊故曰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迤東海道數千甲工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巡按御中入方遠宜巡歷東萊訪茲遺蹟乃檄使采詢直抵淮海始得其詳爲圖表之于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開闢之廢置若指掌然嗟乎使漕運常通無容議矣萬一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

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

蓬密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七

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此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繞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盡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之苦工浩且人溺便安未及告成此不可終已也又聞之萊州守南皮湯賓云新河東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口只有八十里內六十里海潮日到其二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俱在至小直沽甚易易也愚聞之劉白川憲副亦云其談尤詳確

海運障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九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脩靡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爲也

新河之議

蕭端蒙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陸曰海然各因時以制宜量勢以制便要任通利而已夫漢都長安唐都關中阻河據渭以東臨齊魯荆吳其輓輸爲稍易宋都洛陽汴水旁及四達之地也其輓輸爲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極遠而漳御江淮勢不相屬其輓輸爲稍難故運道易者則河陸致輸難者則浮海入貢何哉其勢然也我

太祖高皇帝嘗以七十萬石餉遼東

成祖文帝初年以七十萬石至北京亦由海以達也

至十三年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萬餘疏鑿會通河運道通利乃始專向河漕罷絕海運矣于是百八十年來輓輸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萬艘雲集軍無覆溺之虞倉有儲積之富猗與休哉誠千萬世大利也而議者或欲習海運以復舊

蓬密日錄世務卷之一

五十八

或欲疏膠萊新河以並漕何蓋

京師天下腹心也郡縣猶支體也運漕猶咽喉也故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轉輸者

朝廷之急務也即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滯金龍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沭汶之流皆不足恃而清濟之間為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其工將何賴以善其後與夫海運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之島邊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經芝芥沙門則蹈萬里濤湍之害未易輕涉也其故道雖在閑習雖便亦未可以輕議也此新河之議所以匪執事之慮

蓬窗日錄卷之一

五十九

也夫新河南至蘇灣北至海倉其間相距者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滌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欵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濤流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為經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難鑿者獨馬家塚之石底耳今馬家塚聞已濬渠矣壅塞者通而建八閘以相漕引矣九穴之湖張魯白現諸水已決引而經流矣江淮商貨已達蘇灣之處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勢也昔丘濬謂會通河蓋天假元人之力為我

國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為我經畧之前驅與

不然何向之疏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漸也嘗攷我

朝初浚會通河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矢忠畢能積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地而運道始達然不以為勞者誠惟國家之急而建萬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渠隄起滎陽至海口千餘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計穿引之勞以尋河渭之便者鄭當時之勲也不憚千里之役以疏河亦之勢者王景之能也當時稱便後世利之夫新河在膠萊之間其地脉固相屬也靈山小竺之崖邊海之處而運輸之故道也海倉之口直沽之近

蓬窗日錄卷之一

六十

徑也由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燕齊轉販之熟途也今聞濬者已及三百里所未通者數十里之泥沙耳非必起滎陽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長安傍南山穿渭之難也而轉輸甚易漕輓為便昔丘濬申海運之說謂河運雖通人軌如故海道雖險而省減十倍若新河成則省減尤多而永無海患此有識者所以過計而申其議也若必尋常而守之是漢渭渠無用穿而滎陽海口治隄之卒不足發矣夫利者聖智之所必趨也患者賢哲之所必計者也見利而動慮患而防所以成大業而裕後世之大猷也故會通河者經遠大利也新河者權

宜之一策也此禁一定而世世可無患矣庸可弗議乎

蓬窓日錄卷之三

三

蓬窓日錄卷之三

蓬窓日錄卷之四

世務二

季札

衛兵

會計錄

弭盜固本

北伐

徙戎

應援

邊郡內郡說

井牧

海防

宗給

宗廟

宗法

馬政

兵禮

義士

守令

黃池

武臣

清軍

虜情

明法用間

京邊軍

實邊

宿衛

驛傳

信史

皇庄

釋負

鎮守

土兵

文章

任人

承教

蓬窓日錄卷之四

四

季札

王順渠

季札之賢嘗見重於孔子故古今宗之無復改評者不知何物劉絢乃敢妄生臆說輕肆譏貶謂札辭國生亂胡安國諸人識趨庸劣既不足以知賢人君子之所存而又以絢為程氏門人其言必有所受勦說雷同牢不可解雖不足以浼季子之脚板而實足以塗後學之心目不容以不辨也蓋父子相繼國家常理間有兄終無後而弟及者禮之變也吳之事則異乎是壽夢之歆致國乎季子其意雖善其事則逆亂之道也季子於此蓋見之明而

蓬窓日錄卷之二

二

處之當矣僚與光皆嘗致國乎季子季子卒不受之者匪惟守吾之節蓋以知彼之有爭心也何也僚固不憚於襲光固不憚於弑而何有於季子邪惟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外讓之以為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故無事耳使季子不度而偃然當之則覬覦之怨生而攘奪之禍起是誠為國生亂矣不知劉胡諸儒又將何以責之也雖然此即讓國一事言之也季子之賢則不止此季子蓋有道者下聖人一等而已耳伯夷叔齊行其心之所安孔子許之以為仁孟子稱為聖之清者若季子者仁似夷齊而道過之蓋蕪

清任和而有之矣觀其銜命出使翩翩上國取前代聖人之禮樂而題品之不爽錙銖而又所至之處群賢景附心悅誠服俯首受教君子弟然雖以孫文子之無禮一聞鐘聲之論終身不御琴瑟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為之者要其所至殆庶乎目擊道存與天為徒者矣迨其晚年壽考維祺如魯靈光巍然為天下之望而竟不知其所終蘇子瞻以為仙去蓋誠仙也愚以為季子以出世人行世間法兩無遺憾其黃帝老子之徒歟

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

胡氏論黃池書及之義得之至駁漢唐云乃為當時

蓬窓日錄卷之二

三

高宗事金而發未免矯抑過當恐非定論由奴于漢本非臣屬呼韓因其國亂救塞來朝若以臣禮待之後來叛服不常將何以處蕭望之所見賢於入遠矣唐臣突厥古今皆以為非愚竊謂書生鉛槧之談自有志於天下豪傑視之付之一笑而已老子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故太王勾踐以小事大湯文以大事小皆所不計要之能保國與天下而已三國趙咨稱其主吳王之美於曹丕之前歷數其事而終之曰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所謂畧者濶大簡畧之意蓋以為此小小禮數不足計較姑與之取辦吾事而已

世氏父子乘亂崛起欲大有為於天下而突厥地
 偏兵強勢甚可畏其所以不惜一屈身者匪徒欲
 借其援蓋深懼彼之撓其後也太宗之畧正在於
 此後來除克靈耻志願已酬乃為自悔之言其實
 以自張也書生不知遂執為定議而貶之云廢人
 前果不可以說夢也鄙哉英雄所見衆人不識凶
 奴與漢父為敵國至宣帝之世其國始分勢始衰
 故呼韓邪疑塞來朝實出漢人望外蕭望之欲位
 之諸侯王之上蓋待之以不臣之禮所以外之也
 外之則彼將來或叛或服皆不足為中國輕重矣
 其見甚高非庸人所及知者唐高祖初起稱臣借
 兵於突厥似於中國之體小屈古今人皆能議之
 然太王不事獯鬻勾踐不事吳乎顧後來何如耳
 太宗親俘頡利可汗除克靈耻志已伸矣可謂有
 光於太王勾踐矣所可深恨者惟石晉之事然其
 失不在於敬塘而在於重貴蓋敬塘之謀實唐高
 之故智而重貴昏童孱主乃不足以當世民廝役
 之最下者斯其所以致開運之禍也說者此等處
 往往不究其始末與衰之極而輕肆詆議如胡文
 定所云恐不足以為古人斷案故畧條愚見於此
 別為讀史者詳之

衛兵之弊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

或曰子何以言今日衛兵之弊極也曰虛名而無實
 也有損而無益也百害而無一利也何也今總計
 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
 邊兵約三十萬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餘
 萬徒為贅物而已徒為耗蛀而已非特徒為贅物
 為耗蛀而已而且易為亂階有司給糧稍不如期
 輒群起詬諍思欲為變甚至戮辱官吏焚掠居民
 朝廷無如之何惟事姑息而已語云養軍千日用
 在一朝今

國家倉廩大半費於兵不惟無一朝之用而且伏
 無窮之禍胎焉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
 官軍顧驅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
 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
 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
 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甚矣愚謂今每衛縱使
 清勾填補充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蠹
 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
 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倣
 寓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董仲舒曰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丘文
 莊公曰天下之事譬如器用有舊而壞者必為之
 新製則其用不窮二者誠切喻也愚為此議似駭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五

世忤俗然實變通之道不得不然為國不寓兵於農終為苟道嗚呼非淵識遠慮洞察治躰不拘牽世習之士未必不以愚言為狂矣

議處武臣

欲革武臣之弊在於裁減世襲整飭武舉武舉當別論之至於世襲在覈其功之真偽定其勳之大小以為襲之久近而已如係開創功臣子孫但得真實不分大小準令世世承襲其餘或靖內難或禦外侮雖係實功亦與開創不同必須量為遞減之法以限制之如指揮則一世世其本官二世降為千戶三世降為百戶如此遞減五世之後還於行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六

伍矣既不失報功之典又不塞賢才之路衛所有缺兼取武舉之人以補之及其立功亦照此格承襲武選豈有不清哉文臣之弊則前已言其繁矣

元祐會計錄

若錄今日之計必別立條貫子由之目難盡法也當畧倣元和之意一曰郡縣以稽疆域廣狹二曰戶口以稽人民生耗三曰正賦以稽租稅增損四曰雜課以稽山澤關市之征以上四者皆所以計入者也五曰儲運儲以稽郡縣存留之數運以稽起運兩京各邊之數六曰經費以稽供御軍國俸祿大小諸費之數七曰幣餘以稽經費餘財每一朝

終則通計焉以上三者所以計出者也就各目之中又分為子目焉每朝為一書自洪武以至今日皆須攷究精細該載無遺向後歲歲依式書之候終則通類成帙如此則量入為出經制有定上不敢妄費而下不敢妄征矣

清軍之弊

所謂拂民云變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七

國初之制聚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填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還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即路求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於妻子筭計盡乎雞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以軍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齋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為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亡此軍民併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

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弭盜

弭盜之術聖賢明訓昭然似無容議矣然愚見竊以為未然而者蓋嘗稽之往事參之見聞乃知盜賊不盡出於饑寒而饑寒不能驅良民以為盜也究其所由皆由教化不明禁防不立少年不逞之徒始則縱飲博以蕩其產既則肆強暴以快其兇積習既久過惡貫盈遂相聚而為標劫之事矣正所謂有勇而無義者也幸而撲滅之早為禍猶輕否則延蔓滋甚蹂躪中原摧圮社稷漢之赤眉綠林黃中晉之孫恩蓋之精黃巢宋溫宋之王則宋江方臘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二

近日之劉六劉七揚虎駱藍皆此類也是豈饑寒迫脇弱小細民之所能辦哉間有一二與其中不過驅掠協從不能自拔者耳非其本謀之所能及也其餘鼠竊狗偷以活一旦之命者容或有之然苟得一飽足以滿其欲矣焉能為害如是之大也哉故唐虞之時以寇賊奸宄與蠻夷猾夏並稱而通屬之士師而成周亦以詰奸慝刑暴亂為司寇之職皆所以嚴其禁防杜其漸習以靖亂于未然也若夫開衣食之源等事乃惠養齊民之常道禁暴止亂不全在此或曰孔子不欲之言何如曰夫言不可以一端求也不欲之言乃為季氏而發所

謂夫子有為之言也執此以為通訓固矣

固本

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為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唯在搶掠飽欲餽載迤邐而出余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衆中國逋逃什居七八民則困於有司之徵派軍則苦於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輾轉死亡莫為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匈奴為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干城可不

煩

蓬志日錄世務卷之二

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為之所也迨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揆厥所由亦緣沿海窮民為輸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蠶絲保障之說誠為有見而賣劍買牛者蓋必有所作為而致之奈何今之為民牧者平時既無以及民一遇有警輒又多方科擾是何異灌膏而揀焚導水以極弱也吾恐外虞莫支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礪可不急為深長之慮而蚤為固本之圖哉

虜情論

嗟夫自北虜桀驁以來內而

廟堂之所擬議外而總鎮之所經營蓋亦竭天下之思不遺中國之力矣施爲次第講究歸極固可按而知也是故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而我應變規畫偏全之各異要之即往可以証今因今可以垂後也夫自虞臺失利虜人肆欺而又重之以雲中之變叛人悉心爲彼嚮道虜遂移志謂可憑陵于是大舉則深入小舉則近入邊事紛紛無有寧日然小舉不過其本路大舉亦不過宣大兩鎮而已大同之寇多始于甕城懷仁而極于朔應山陰宣府之寇多始于張家堡膳房口而極于東西二城蔚州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一

廣昌自己亥一歲三犯鎮兵不支虜遂以宣府爲殘破而以鴈門爲不足馳矣于是連年大舉直抵太原聲動平陽氣凌遼沁由是西而澤潞東而直隸千里騷然竟圖守禦此虜情一大變也其深入山西也秋初則多霖妨其馳突秋深則無禾靡所因類故甲辰之寇則復舍置山西專聲畿內一入蔚郡徑薄廣昌以爲紫荆而南甲馬既稀生養復庶可全得志不復問關由是

京都震警防禦四出此虜情又一大變也故曰虜情前後巨細之不同也國家之禦虜也自成化弘治以來宣府之丁零野狐大同之弘賜陽和諸口皆

常經理以爲虜衝庚子以後太原怵于凶焰平陽

亦憚先聲山西置將招兵動以萬計歲運奏討與宣大同而北直隸之築堡鄉村河南北之屯兵渡口日繼一日督責相先此禦虜一大變也逮其攻慮復軫京師紫荆倒馬也以重兵宣大諸邊千里擺守未秋而集既冬未弛步卒倚戈于檣馬兵連營于內糧芻犒賞以百萬計姑備目前罔知稅駕此禦虜又一大變也故曰應變規畫備全之各異也夫飲竭於敵危補漏即止江濁于行潦澄源乃清虜之所以南犯山西東聲畿輔者正以宣大之漏未補而源未清也紫荆倒馬是曰近畿重兵守關亦無不可而山西之徵調紛紛內垣重擺東西相望何止千里或者筭之過手宣大既係要衝宜謹哨探巡戰于近邊擊邀於既入亦無不可而設險未周守株是困長圍羅列動以踰時或者筭之踈乎懲庚子之深入則內垣之擾不辭鑿甲辰之掣兵則外邊之擺愈久時勢逼迫左右爲難此智勇之深憂豪傑所自失也三二年間督府輸誠布悃不憚于屢危補弊揆偏委曲以致用是故頒乘塞之節度則後必有程定援揀之便宜則兵不虛設併守之議建則外邊之備嚴而三鎮篤同舟之濟內調之兵戒則不經之費省而邊境漸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一

兵可謂極潤色以從權遵時宜而合道者也觀者但知夫轉移之易施而不思委曲之多道因革之成績而莫念通變之苦心於戲即往可以證今因今可以垂後異世之下其尚多惑也夫

北伐論

國初之北伐也將篤于萬全士奮于百戰中山紆謀策保保為必圖之獸岐陽奮勇期和林為必覆之巢今考之自開平之定大同謝彥之取東勝凶門數鑿革車更駕大舉于伍年之分道極鋒於七年之窮追然而捷報日聞虜終不盡且崩北之戰大將壁守桑哥之返全軍幾危存道隕於斷頭良臣

殲于土刺則亦可謂難矣夫

國初諸將雷擊風掃前無橫陣而顧數數于此何邪於戲馳突北虜之所便宜沙漠斥埃之所不及夏往有暑渴之虞冬進有鞍仆之患樵蘇稍後或虞于斷糧邏埃暫弛每至於失道今以數萬衆遠巡于瀉鹵不毛之地始則求戰之無期終則入塞之途遠隱柳藏狄戒心日警嗚笳鏃鏘事變不常而款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敵為盡殲之舉乎於戲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此鄙人所以有區區之論也或曰漢武事匈奴

奴卒空幕南不既得志已乎曰漢武承文景之後士民殷富竭天下之力以事匈奴卒之海內虛耗戶口殘半兵雖數捷而右軍之陷前軍之降不自償也

國初天下始定根本未固

皇祖志在于保民將臣亦虞于兵釁是故有犯則戰未嘗弛嚴小劔則悔不求逞志所以全疲瘡以天年起瘡痍于杜席也則夫當時之長筭得非萬世之未撤邪余懼夫僥倖者不忍於邊塵之數警而輕為伊吾居胥之想也是故慎言之

明法用間

王鏊

明法曰切見北虜屢寇邊陲沿邊諸將無敢當其鋒者幸而虜自解去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練以俟後舉臣觀火節雖號桀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不足方其萬一使吾將良士練又何畏哉今日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罪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虚民心離散深可畏也自虜為患求將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才畧文臣之中素負韜畧者豈無人哉亦或不善用之耳駕馭之道賞罰二者而已賞一而百勸賞當功也罰一而百懲罰當罪也比年邊臣冒報皆得陞級

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近拔張俊爲主將
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問擬斬罪則人知懲矣然
擁兵不進如副總兵姚信則又得以逃其罪罪罰
異此人心所以不平也用間曰火節本小王子部
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
則有間可乘也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節之
首者賞千金爵封侯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
責以大義若與同好然者則可使之互相嫌隙然
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以爲迂臣則以爲三
軍之事莫重於間蓋縱不可得其首亦可使之相
疑而攜其黨也

徙戎

頡利既擒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來降者尚十
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群臣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
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者也請悉籍降口納充豫閩
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
力而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
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
因而撫之實空虚之地且示無所猜秘書監魏徵
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滅
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
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奈何以河南居之今降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四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五

者十萬餘若假數年孳息應倍而近在畿甸心腹
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于四夷若天地之于萬物
覆載而全安之今突厥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
天地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所謂
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
魏時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
逐出之不用後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
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曰聖人之
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
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畊農又選
酋長入宿衛何患之恤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
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
不得抗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說卒
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分處之於豐勝靈夏朔
代之間建順佑化長四州割頡利故地左置定襄
右置雲中二都督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
伍百人奉朝請者復百餘人
自幽州屬靈州其蔓滋矣是故漢四郡之舊唐不可
復見也嘗謂唐臣之議突厥納之充豫是謂忌而
不弘委之河南斯則縱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之
言師古國小權分之說聖人復起無能易也於戲

可以為而不為太宗是也不可以為而為之王莽揚廣是也將戎患有實數邪胡相值之左邪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豈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于是賜突厥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侯利必可汗使率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帝乃賜薛延陀璽書令無相抄掠且曰磧北延陀主之磧南突厥主之恩摩渡河達牙故定襄城

京邊軍

李東陽

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調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虧損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治之或不能堪縱之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燥之不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濫無紀極之費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

息倉卒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夫宣府京師北門禦虜十分緊要凡此一事不便數端今滿朝之臣以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何諛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

應援

兵部尚書王瓊建議曰十年虜寇延綏兵調固原分部不明遠制不審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延綏三鎮撫鎮各先整飭奇遊兵馬虜不渡河則延綏聽宣大調用虜如渡河則宣大聽延綏調用無得先期以費儲備後期以失事機此恭襄公經畫也嘗考之故贖詢之士人正德年間補固漏隙扶持傾側公力多焉是故即吾宣所知者治藩浩之失機主朱振之簡閱即生口以度虜情稽道里以謹徵調是皆不可忘也

募民實邊

太子家令晃錯上言兵起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擒屯則卒積死今胡數轉牧行獵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即入不採則邊民絕望降敵掠之饒到胡

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其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
數年中國費苦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
塞其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
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
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徒實復其家予冬夏衣廩
食能自給乃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扶助赴胡
不避死其與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
繫虜之患顧不美哉從之

蓬窗日錄卷之十一

十一

三代以下得禦虜之宜養鋒蓄銳不耗內而善防外
者君莫如漢文晝禦虜之策知彼知此盡地利而
得人和者臣莫如晁錯以今觀之去彼歲年何啻
千百北狄之興亡強弱亦幾易種矣而其所言固
鑿鑿可見之行也於戲圍結之力十倍于徵調轉
輸之苦百倍于此田安得錯也與之極論乎
兵莫便于土著莫不便于遣戍何者山川險易知詣
之不悉也水土風氣習染之不一也家室墳墓顧
籍之不專也離職憂思勞役之不均也力疲于道
塗期廢于番易法撓于逃遁弊積于顧役于是部
伍如傳舍操卒盡市井矣而其轉輸之難尚不論

也於戲慎抽選以嚴土著之兵廣屯田以省轉輸
之費二者缺一不可也

邊郡內郡說

邊郡者內郡之扞蔽內郡者邊郡之本根理勢相須
而勝衰倚伏者也是故水災既定合宮受成中國
之治極矣時則葷粥遠逃蚩尤就戮邑涿鹿以為
都登釜山而輯瑞邊境亦極治焉青鳥失刑黃竹
興悼中國之亂成矣時則三胡內侵戎筐不至烽
燧交于驪山左社處乎伊洛邊境亦成亂焉以至
後世趙籍主父之威則富國而斥胡秦遭土崩之
勢則廢塞而縮地西漢之勝也開榆中以置郡並

蓬窗日錄卷之十一

十一

陰山以為塞而一經莽塞邊土分崩常山居庸民
戶內徙矣東漢之勝也南虜比于藩臣羗卑雜于
編戶而一遇卓克邊民流徙雲中五原併為一郡
矣故夫承平之日則邊土須養于內郡往往有割
肉醫瘡之嗟有事之時則內郡播禍于邊土將四
潰橫流之不可採矣故夫深國家之慮者培本根
以及扞蔽而輕重以制其權藩扞蔽以灰本根而
緩急以措其用於戲是之謂保大永安之道也

宿衛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
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

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即此一事寧不為今時之所急乎

井牧

長山先生胡翰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散散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散散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靈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二十

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資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蕪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蕪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蕪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焉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三

二十一

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爵桑
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
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
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蠲養
也富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
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蕪猶懼不能守
吾法而乃聽民鬻米業以葬蠶口分以遷是以小
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抹於敵賑窮困貧民獲保息
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鬻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
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
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
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獲其實徒
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
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
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
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
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末業之田鬻而民不固如
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敞則法亦敞故均
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
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
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
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二十三

百夫有洫洫有除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
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
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
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
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
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
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即小都之田
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
也縣地之外爲甸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
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
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
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
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
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畝二百
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
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
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
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
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
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
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爲掩爲司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二十三

馬度山林鳩澤穀辨京陵表淳鹵數量濼規偃精
 町原防牧隄阜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
 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豐滌之患
 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
 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
 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
 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
 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
 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養生送死有無
 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虛窮者
 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此
 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
 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七
 邊患七也吠澮之水滂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澆注
 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
 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
 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
 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兵矣何憚而
 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馬丘甸縣都其
 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
 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
 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

蓬室甲錄世務卷之二

五

五

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
 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散多以限田抑富
 強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
 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
 怨歸於上好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
 二者何足泥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
 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
 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漢提封田
 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悉餘三千二
 百二十九萬頃皆可懇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懇
 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
 十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
 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
 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稼食之可損者又不
 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未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
 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彊過也以天下之田
 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
 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
 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役延萬里懸山堙谷
 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
 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遠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

蓬室甲錄世務卷之二

五

五

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十一

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生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論名田不若均田均田不若井田井田之行有十便雖有二散不足泥吾事况田數民數正相當但在上之人審所使而行之矣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矣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于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十一

唐初授民田有田有租迄後法弊民得轉易而有田矣多少不等貧富不齊田主逃亡靡所考稽安得猶以國初授田之法稅之故楊炎變為兩稅所謂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籍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是也田不過割則主客難別不論貧富則丁中不分安得不變後世有謂唐租庸調法變而取民之制壞者蓋不究其始末事體而漫言者也

凡立州之意有重其衝以鎮治有接其權以系遠有專其任以固畿有分其勢以防遺今或因襲以失其真或擅更以謬其舉顧名正義循實而昂新之耳

驛傳

驛傳之弊至此云極官無關而借關關得借而濫借既借待士之費遂成自便之風如淮揚驛遞嘉靖初歲約關三千不二十年乃今及萬矣且舟制愈大輓卒亦三倍於前

陝西京兆驛支費特繁其丞歲獲數千金良鄉固節驛河間瀛海驛景州東光驛肇慶崧臺驛韶州芙蓉驛之類亦次之大要是馬遞之衝者省國財濟馬卒不可無處

海防

沿海備倭戍祇自備耳福浙商船漳則為甚因以行

蓬憲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一

十一

掠金塘等五山國初禁不懸舟惟周山設戍且并察五山五山不懸寇黨不便薪汲故禁五山則周山警息今禁不行而金塘尤連楹繹火

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通泰海州海盜縣等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弗加之意可乎土勢岌岌人力訑訑今日云然

信史

王守溪閣老嘗作擬臯言其中論脩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

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

惟易世之后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

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

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生于數十年之后追書

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

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

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

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愴情態

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

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又云前代脩史

左史記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

蓬憲日錄世務卷之二

十一

十一

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通知典

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

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

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記凡脩史則

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十館事繁

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

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

立傳亦多記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

必盡公後世何所取信乎

洪武十八年乙丑定設翰林院官罷起居注設學士侍

讀侍講學士爲正官孔目爲首領侍讀侍講博士
典籍侍書侍詔爲屬官脩撰編脩檢討爲史官掌
制誥史冊文翰之事原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
皆不設仍設筆蓋武英文華文淵東閣等大學士
班本院學士之上所謂起居注成周石史也記人
主言動起居之事所以養精儲源裨君德以養蒼
生昭善惡以信後世所係大矣今乃廢之則夫外
庭之臣所知者號令文章而隱微莫覩與處者宦
官宮妾而賢士罕接貽養元化傳禪將來又何賴
焉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

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
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
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
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
上之人壞古脩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
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篇
自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矣春
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
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
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

五分兩美相合至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

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

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

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

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

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

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

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

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脩辭從指授由是

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

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

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

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

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枉矣其貽害於中國禍

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夫

館閣之稱自梁正明中於右長慶門設屋十餘間中

有招文館集賢館史館三所宋太宗改作於左昇

龍門裏集賢東廡招文西廡史館南廡賜名崇文

院端拱中分三館書別爲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

宋必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合爲一故

謂之館閣元豐官制行遂改爲秘書省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

宗給

天下事有二大可憂何者古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以歷世觀之殆不盡然矣周室大封同姓豈不欲疆及其所以禍周者則秦楚韓魏之國也漢人監周異姓不得王及其所以禍漢者非外戚之親則州牧之將也魏人監漢忌兄弟之屬無藩屏之固及所以禍魏者任事之權臣也晉宋監魏藩輔必置至親乃致兄弟逼疑自相殘滅究其所以禍二代者皆握兵之悍帥也唐人監此宗室之親聚於都下封而不任卒之亂唐者方鎮之兵也宋人監此收諸將之權宗人偏於天下取無事權若得矣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

跡其所以禍宋者乃漢北之虜耳嗟乎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天下之勢每重於積習之所不察故經理天下者調其大略取諸利分之多者可以法矣多歷年所必有偏重在識其幾兆預以反之耳不然踈慮淺謀而寡先幾預待之見終不能以壽國家之命今大可憂者有二及今時猶可為父則人心不易改事勢不易回用力多而成功難矣何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宗室繁衍而祿糧不足以給莫急於邊備廢弛而士卒日以驕悍一者其不可為之勢已形兆矣幸紀綱未壞當事之臣猶得以藉手若能達於事機處置道宜足以

服其心而順其事則宗室可安邊防可固人心復古如反掌耳不然日益不為勢積變成豈不大可憂乎夫宗室之所仰給者皆百姓之供需也百姓之供需皆其田地之所出也田稅有定而宗室之生育無已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

祖宗時一人者迄今有千人者矣今之千人數年之後倍千人矣豈惟千人將倍數千人矣今各省田額祿糧已有十萬二十萬三十萬不及宗室支數者矣若將倍千人公家將何所處况數倍千人乎今宗室蕃育之府有一歲支二季三季者矣有未及年分而先賣票領者矣有奔走市廛交易物貨者矣有強暴恃勢而搶騙平人財物者矣有為饑困所迫而忍為盜賊者矣夫民間稅糧有限宗室所用無窮欲人人取足萬無是理既無祿食則饑困必至饑困之極誰不求生庶耻喪而奸偽生良心滅而奸宄作將何所不為乎及今

朝廷固執舊法不為善變之謀其所食祿糧又非神運鬼輸之可得是坐視宗室之困而致變也可乎夫邊鎮者內地之藩籬邊鎮固則內地安古今不易之道也今之各邊自甘肅戍害撫臣之後有大同五堡軍士之變矣再有馬昇楊林鈎引北虜之變矣繼有遼東紉打巡撫之變矣幾視典憲轉相

効尤觀其不道之狀即唐藩鎮恃強梗化之機也夫奸宄之興不在於末流勢不可為之日而在於勢已形見上下因循不以為異之際國家危亂之禍不成於尾大不掉無所措手之時而成於機事萌動苟且目前眇不知遠大之圖之始且夫人心之所趨向事勢由之變更今各邊軍士驕悍不逞屢屢如此司國政者又往往苟且僥倖暫圖一時息滅而無長慮却顧萬世燕翼之謀積習之度量

朝廷處置大率不過如此不逞之心日益堅固違抗主將挾制撫臣狎侮號令不征不戰將無所不至况邊鎮糧草時常告乏假此為象人心易搖由之倡亂勢所必有與言及此豈不大可憂乎嗟乎斯二者方今燎厝剥膚之患也主張國計者烏可不加之慮哉

將軍中尉改授議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褒隆宗室以資維城之助然萬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亦未始不行乎其間有褒隆之典而無周悉之慮者漢是也無周悉之慮而有一體之仁者宋是也彼其大啓九國周匝三垂宮室百官同制天子褒隆至矣而末流致溢橫逆屢作文帝采賈生之議景帝用是錯之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十一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十一

計武帝施主父之策累世積謀若防巨敵然後幸以勝之使有三子者蚤為周悉以慎厥初則終漢之世其強當不至於七國之變其弱亦曷嘗有奉敵恐後者哉力強則勢軋封大則難繼天子徂難繼之惠則權替諸侯擅相軋之勢則累作欲其不逼上而陵下也難矣變起於權替必過懲以制之累作於勢軋必極力以撓之世遠情疎加之以過懲力撓欲其無廢墮而耗斁也亦難矣宋以睦親廣親棣華親賢四大第聚皇族於京師爵位職位升進以序幸第宿衛兩無嫌猜黜陟陰叙與庶姓不異親親賢賢可謂一體矣而靖康之亂卷席以

北惟屬籍稍踈賜第者惟與夫效職州路者迺幸有以自全使蚤有散布遠慮豈其北轅之慘若彼哉聚居則情親則猜忌不作而相勸以為忠是以終宋之世無宗室之亂而多忠盡之助金元之變伏節死義屢奮而蹈者叔較時賞輩至百有餘人亦其法意使然也我

朝稽古睦宗鴻爵大封散布天下恩意隆洽有宋室之厚而無宋法之弊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以世序差迄于無窮皆食租衣稅勿干民事有漢室褒崇之盛而無漢室尾大之失漢至元成王侯子孫漸盡矣宋至靖康凡六世

隨蹕渡江僅存百有餘人 當今麟振蕃懋秦晉
陽曲慶成西河交城永和周楚魯蜀華陽代山陰
襄垣宣寧隰川定安靈丘懷仁肅遼慶岷南渭韓
瀋唐伊趙鄭襄荆淮德崇吉徽益衡汝榮靖江弋
陽江川四十五府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庶人迺至三萬有餘位自古宗
室之蕃蓋未有盛於今日者也昔在

皇祖回未能豫觀今日宗支之盛而不容不以厚道教
後皇故

祖訓供用章前列唐宋祿制而後定以今制

聖意蓋可知也夫親王歲支萬石奉國中尉歲支二百

蓬客日錄世務卷之三

三十一

石總而約之三萬餘位各用祿米每歲數千今滿石

不定制如今之勢一傳再傳宗室且十餘萬郡縣

將以何給之該以

周府言之自親王至於庶人合五千三百有奇每歲

支撥二百萬四千八百四十餘石有司稍不應期

則群聚而陵侮之守令者民之父母也徇宗室則

民不能支徇民則宗室弗給

聖皇以萬物為一體亦何忍於宗室病臣民也我

聖祖蓋已豫觀今日當有化裁之者矣

祖訓職制章曰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

人府具以名聞

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當是之時皆

始封親王所謂郡王者獨靖江一府耳而即曰郡

王子孫云是

皇祖亦每以文武之才夾輔之勛望支庶也特其時未

有所謂郡王子孫者未暇詳為之法耳

今上仁育義裁因時以立政伏願停族惠民合為一體

不拂

祖訓之文而連繼世之良法以傳萬世蓋今之急務誠

莫有踰此者然廷臣每重其議而不敢發者良以

鎮國將軍其祿已比一品即欲換授當以何官與

之其勢即有所不可即今陞轉如常選法則黜陟

蓬客日錄世務卷之三

三十一

亦當如常考法其致政而歸也又將何以處之夫

藩祿日增而民之常賦額不容於增矣法窮必通

矣斷如

今上遭際亦難矣失今不為之制再世之後誰其復能

處之

聖君賢相會於

朝堂忍令宗室有不給之怨守令有掣肘之嘆耶夫

禮義者柔和性情之方也學校者執禮明義之府

也榮寵者奔走才智之具也竊願稍倣宋制每府

建設宗學妙選師儒而教之三年大比則於每藩

鄉試各增解額數名以賓與其賢者蓋已封者弗

復肄於學官而未封未名者斷以某年月日爲始
盡令就學每月人給廩米三石以端其儉素之習
其庶人量減廩數亦令就學以銷驕亢之氣而發
其廉耻之心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考校監臨
屬之提學及御史一如州縣儒學之例提學官巡
按官每歲各以三等簿籍填註考語

聞奏而歸其籍於宗人府其登薦於文武科目者換授
官職陞轉如常選法其後致政歸也亦以考察舊
例處之如年老致仕則以原職給祿終其身貪暴
不謹則亦黜爲庶人明其罰是受登薦者皆將強
勉於爲善也其不能與於登薦者三十歲爲限肄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五十八

業十五年之間學行考語五居上等十居中等者
宗人府具以名聞釋褐授職如舊制不及格者比

照

祖訓襲封事例減半給祿其棄禮義捐廉耻甘居下等
者遵

祖訓輕則降等重則黜罰之是不與登薦者皆將強勉
於善也師儒之設舊制王府教授秩從九品屬王
府即與八歲入小學職事其宗學設官不敢擅擬
竊願稍重其權又必便於御史憲臣之節制知府
之提調者每府以宗室位數爲準大約百名設與
一官委以十五入大學職事關白本郡則提調爲

近而稍忌有司監督以御史憲臣則法嚴而教行
未授封爵則儒服肄業而體統便百名設與一官
則業有司存而亦足以抵登薦之員缺此皆宋人
之所已試而效者特在我

皇上親定其禮制而已所謂百名設與一官者如

秦府之封在陝西西安府城即設西安府宗學合秦
府未封二百四位未名二百三十九位庶人一百
五十六位而計之共五百九十九位設分教六員
掌教一員諸府以是爲差所謂抵登薦之員缺者
如山西布政司境內晉陽曲慶成西河交城永和
代山陰襄垣宣寧隰川定安十二王府未封名宗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三十九

室凡三千七百一十五位約百位與解額一名則
山西布政司解額合增三十七名陝西布政司境
內秦肅慶韓四府未封名宗室一千四百十位約
百位與一名則陝西布政司解額合增一十四名
諸府各以是爲差河南湖廣山東江西廣西四川
六布政司未封未名宗子四千四百四十九位合
增宗學解額四十四名有奇通天下宗學每試得
鄉薦九十五名每會試合請放宗額一十名每宗
室百位設學職一名四十五府合選學職九十五
名是又適足以抵選部之員缺而選法可以無滯
也於是定爲廩食之法八歲入小學月給廩米一

石十五入大學月給廩米三石至於三十無過而後授官始如官資給祿十五年之間廩足代耕而不足以侈肆則嬖嬙自不容於多置嬖嬙有制則生息有限而詐冒冗濫之弊亦可以不煩而革考校之法嚴則三十以前有以理性節情而仁厚之德熟三十而後受封則性已堅定而廉耻之道著是質之

祖訓而不遺稽之前鑒而有獲垂之萬世而無弊也昔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此其勢有不容不更為之制者

聖明之主不世出願治之臣亦不世出今明公議及此

蓬萊日錄卷之二

四十一

矣竊幸

國家磐石之宗守令又民之政將相濟以有成而萬

世周悉之慮萬物一體之仁在今宇宙間也

宗藩祿俸莫艱於山西河南綿綿瓜瓞以有限之地承之其能濟乎議者有輸運移分之說然輸運不如移分或補或創是在斟酌之爾矣

皇庄

正德間皇庄及皇親功臣各庄田順天等府內共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各數千頃共計地土九萬餘頃

弘治末年興濟縣皇親免後產當十之八

宗廟

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肅穆之遷主列於南肅穆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尚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以西為尚之說誠有所未安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屬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陽明先生云

蓬萊日錄卷之二

四十一

祀典議

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麋藜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籩豆簋簠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周制也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

加焉但當申教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蓬豆之數也

釋奠

釋奠議大畧言斯道肇于堯舜衍于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于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為先聖稷契為先師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為先聖皋陶伯益為先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為先聖伊尹仲虺傳說為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為先聖太公望召公奭為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為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聖顏子至朱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蓬窗日錄 卷四

聖

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為僭且濫矣近世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吳郡布衣沈璣字孟溫著

宗法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廨及神廟旁屋使為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

蓬窗日錄 卷四

宗法

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

朝廷恩典既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為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示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鎮守

本朝自己已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

蓮憲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十四

一員下人名為三堂宣府大同遼東陝西三邊又有協守分守遊擊等官其制尤為縝密但近來添設頗多姑舉北直隸言之如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密雲古北等處居庸關等處各有鎮守內官鮎魚石等營黃崖口等營宣頭營山海等處永平太平寨青山營城眉山營遵化灤陽等關劉家口等處黃化鎮紫荊關倒馬關凡二十四處各有守備內官武官稱是夫武官分布要害遇有警急各任其責內官之設既非令典今以數百里之地其多如許况此輩原無祿食大平之時日費頗豐不免取諸所部孰敢誰何萬一事起不測折衝禦侮必賴

將臣彼亦無能為也或犯吏議

朝廷又各原之付司禮監奏奪軍力之疲敵軍政之不脩有由然矣近皆停革昭代之聖政此其第一也間常考內官之制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未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與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未

蓮憲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十五

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文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且稱呼以翁父矣

任用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枕樊噲得排闥而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軍者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參之宋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為宣徽使太宗謂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朱子曰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功爵賞不待吝矣然猶守法制恐答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

遂背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
有童貫譚禎之禍後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乎
仇士良致仕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
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
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士彼
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
而去士良之言聞寺傳心之秘藏也而史臣得而
述之為益大矣

馬政論

林駒

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
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疋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
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

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
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
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駢牝
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
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
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駢牝
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
也什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
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漢初稍復古制勸
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二

四

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
則縱民蓄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群
橈桃居塞則致馬千匹于是內郡之盛則衆庶有
馬什陌成群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
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
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
乏則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
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
民得蓄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
之欲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
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
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
則發酒泉驢馱負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脩馬令
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之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
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
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
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
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
於官民無與馬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
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
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肇自貞觀訖于
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練

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
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
成羣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宋內有天

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為外廐
此民馬也沿邊筭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

三者論之而監牧為尤重蓋官之馬多不專責於
民中國之馬多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

其害專倚於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
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秣飼以時而騰

駒游牝順其物性矣既置驛使司使以大臣領馬
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

月又幸一歲之間凡三幸馬何其重也夫惟待之
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蓄牧孳息自足國用民

間與蕃落為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牧之
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禧中嘗廢東平監矣

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矣未幾而復議蓋
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於是

拳拳歟熙寧大臣為謀不審聽曾孝寬之說而壞
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戶坊監廐

庫柵房井泉七八十年經畫一旦廢罷民受其病
官乏其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

矣元豐以後其弊歷見天子慨然追念舊臣聖言

及此誰執其咎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民
不可為也不然則尹馬之法已盡罷而茶馬之職
至于今不易者亦必有說矣

市戎馬

宋太宗時市戎馬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

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實用兵騎為
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嚙戎以利使重譯

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
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蓄牧轉徙旅逐水草騰

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
馬至于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索離折牝牡制

其生性玄黃尨隤因而而減耗宜然矣又有不同
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為常故

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
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

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
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

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四千匹兵車千乘故稱千
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

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
唐之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良馬之

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

遼憲日錄世務卷之十一

四九

遼憲日錄世務卷之十一

四九

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
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
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
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羣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
於中國不聞市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
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
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磨養
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與反而死
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
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何今竊揣量國家
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兩往來資給賜
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
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蓄牧宜且
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納
馬則止馬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
二萬而駒牧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復牝以生牝
駒以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
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頓之
南十年之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也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
易也遠則作牧于羗表近則納結于甸服此馬政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三

手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三

手

已見于書矣駢牝衞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
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
養之以皂乘廐技視之以圉牧廐巫設祖牧社步
之祭以謹其本時出入游靡之節以宜其性分序
棧牝牡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
才又為之禁原驅蠶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
其右乎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極狀花蓋之交林異色同
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馬政
丘公所論官牧之法大槩得之至其所以處置民牧者
則恐煩難瑣屑比之今日益增擾亂殊非通變宜
民改弦易轍之道也且前既言保馬之弊使民一
身而應二役有損於民無益於官諸云云者可謂
洞照其原矣今所處置乃止於此不知依此行之
百姓可以免二役之苦乎可以免芻秣之費乎所
養之馬果可以免於小弱羸瘠而真可以供戰陣
之用乎若徒為紛更而前弊不免祇益害耳或曰
然則必於兩直隸河南山東之地置監牧蒐間田
盡變民牧而為官牧而後可也曰不必然也太平
日久中原寸土民皆闢懇以為世業縱有山巖川
坂不可耕種之地亦百一耳安得閑田可以置監

牧馬也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曰然則如之何

可也今之法而通之以宜民而已矣蓋國家之初

于文甫定而馬有餘乘生齒未繁而地有餘故故

賦馬於民借民之力以為牧養因地之餘以圖蕃

息亦猶古之所謂散之華山之陽云者其法非不

良而其意亦非不善也行之既久弊患漸生馴至

今日為害滋甚有審編之害馬有二役之害馬有

輪養之害馬有芻餼之害馬有黠視之害馬有交

兌之害馬有印烙之害馬有倍償之害馬而又有

官吏之科擾馬里甲之侵漁馬訴訟之繁多馬影

射之奸巧馬百孔千瘡難以殫述而中原之民始

蓬寧日錄世務卷之二

五

坐困矣至其所飼之馬所生之駒又皆小弱羸瘠

無一可用盡如丘公所言者起俵之時往往計丁

出錢每馬一匹多者四五兩少亦不下三十餘

兩而後可以免於僕寺簡退之苦前日所養之馬

徒受勞費無窮之害而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

夫匪直民也官亦何嘗得其萬分有一之利也哉

夫國馬之不可缺者民既出錢以供應矣又使養

無用之馬而受無窮之害此何謂也為今之計當

總計每年應俵某省若干某府州縣若干如有偏

重偏輕之處當量其地方大小民力多寡一切通

融而均攤之立為定式某省應俵若干某府州縣

應俵若干即於本處見在田糧數內起取銀兩若

今水馬二站者然每年照數買馬起俵無致闕乏

然後將所養見在無用之馬盡行斤賣解價僕寺

收貯以備買馬之需如此則

朝廷不失國馬之利而百姓頓除養馬之害中原赤

子當鼓舞聖德於萬萬矣

古今馬政詳矣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

而給於民宋則始牧於官其後蓄之於民又其後

則市之於戎我

朝蓋兼用之故兩畿山東河南牧之民者也牧之民

者兩京太僕寺主之陝西遼東牧之官者也牧之

蓬寧日錄世務卷之二

五

官者行太僕苑馬寺主之山西行太僕寺之設蓋

與陝西遼東等乃不在官不在民而所謂備邊馬

政並其意與法而失之何哉孳牧止於衙所衛牝

牡十所又半之解俵僅存虛名緩急無益軍旅非

如山東河南之徵額有常也給散歸之官軍耗折

漫無稽考有則籍為衣食之資而芻牧不盡其材

無則規免征調之苦而瘦損是其所利甚則以之

充傳遞之役為轉運之資買補絡繹而死傷相尋

皆寺官所不得與者此豈法之設端使然哉夫牧

之惟恐其不多養之常不得其法用之而卒無其

實皆自憊之道也昔趙充國留田金城罷騎兵獨

留步卒彼豈無謂哉李克用父子以馬上定天下然數滿三萬即已病其太多故范延光對唐明宗云養一騎卒當步兵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蓋謂馬之費唐也今既不能惜養馬之費而又不能資有馬之力以此較匈奴長仗不亦左乎說者謂宜重僕臣之權定秣飼之法減隨營之額增芻豆之價擇水泉便地置監牧草場舉團槽餼養之法而嚴稽查追捕之令其庶幾乎其庶幾乎國之大事在戎戎之重寄唯馬

至

孝廟易以丁田相兼貽謀甚善厥後丁役不知寢于何時今惟計畝領馬而上田沃壤多淪入于兼併之家小民承養馬匹類皆荒陬瘠土甚則亡立錐之地且因年紀綿遠圖籍漫漶無可稽查民之累害未可殫言頻年貧弱流移戶口凋殘豈無故哉今欲覈田蠲隱欺驗戶丁之多寡查照丁田相兼之制均撥馬匹或有里胥科派大戶侵漁盡行禁止亦或可以少甦民困之萬一奈何民之流寓者衆計其所積反裕于土著之民若科之以足額外之差非所以爲厲也隱田者多計其所獲率自爲封殖之計若均之以足常額之數非所以爲厲也果

能酌而行之黎民無鴻雁之哀菽粟如水火之多矣何患乎馬政之難舉乎

土兵

土兵之名在宋嘗有之

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廷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耐寒習見胡虜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之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

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府谷神木米脂吳堡清澗安定安塞保安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

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

五十五

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于時得壯丁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

正統己巳之變兵部徵各省兵入禦虜時天下承平日久軍政弛緩逃放不清徒具尺籍應者無幾當時大臣建議設立民壯以備倉卒法古兵出於農之義三時在野力田一時入城講武若有征調即同正軍此舉獨出漢唐宋發募刺配之上又陰蓄重兵於天下一時卒用旬日可集但歲月積久其法浸壞人不揀選衰弱備數者有之籍無定名戶人

輪後者有之人無定戶均徭流編者有之甚至徭銀在官顧覓游手者有之此皆有司之失政也提撕整頓使復舊貫可也而後生末學不達前人至計遠慮賅目前役占之苦便欲從而罷之為休息民隱是以國家大計等為兒戲喜怒吁何其淺哉國初行梁集法後改設衛所正統間復起民壯似有梁集遺意亦郡縣自安之圖固分軍民二矣乃復於轅門動顧烏覩夫素練云哉

兵禮

東閣學士吳沉曰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大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十一

五十五

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涖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

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為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為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行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習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為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

蓬窓日錄世務卷之十一

五十五

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為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方劍之敵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為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工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上庶其所以為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方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為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頌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

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文章

宋陳傳良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無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於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五

五十一

或出於暴政害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鼎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慧愚之汲黯自漢以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

義士傳

宋陳亮曰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不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豈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也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者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不謂義乎然

蓬窗日錄世務卷之五

五十二

行見於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為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悼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之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者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任人

元興師道曰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雖甚庸之國不能皆非人無常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常論治體者遂以為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說其言曰成周盛時周召毛原更迭執政極治者數百年晚節禍敗不可枚此任人之弊也後世

漢書日錄世務卷之三

六十

一定於法雖庸君中才相與坐而守之可以無事此任法之効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則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殘棄賢智純任法律迨其亡也未嘗改一刑而挫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完而不廢法之用有窮而人之用無窮吁後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今之有司負今之法爾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持生殺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為州縣之屬者皆得與守令之政吏具成案牽引比附拱手聽命一答弗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大姦惡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將曰彼不能出意以有為則取辦於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輕彼亦應我以輕苟簡其職鹵莽其政上有大惠則杆格而為害國有大禁則銷沮而為小啓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陵夷益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壞之盍亦反其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哉然則所謂任人者必何如而後可曰所謂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權也專之以責其功尊之以厲其節予奪操縱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繳統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未論也今之取人則愚切感焉而不盡出於

漢書日錄世務卷之三

六十

儒吏馬而不盡出於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授任古選舉之道衆矣豈無適其中而宜於今者乎必使進取一新有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責任之道亦庶乎其可也

法猶權衡也持權衡以較輕重者人也夫自古無不敵之法而荀子亦有有治人無治法之說此可見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京房不知乎此而專欲任法則失之太煩以人之賢否而取定於不可稽之冊稽可乎崔明少知乎此而專欲任人則失之太簡豈惟太簡以政之廢舉而悉寄於不可從之人心可乎哉

法者事之的也人者執此法而酌之事者也非法之不可任徒任乎法之不可也非人之不可任徒任乎人之不可也徒任乎法則賢愚同滯祇以爲苟祿者之聖書徒任乎人則委任或乖適足爲行私者之苑李積偏流廢踵而循之此光庭之所以弊也光武之所以失也杜預之所以憂也寇準之所以以羞也朱浮之所以指陳也君實之所以論奏也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之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文武之美曰

罷黜百家館之功可少也哉

佐君

人臣之佐人主當順養忠厚保合大和使善類無恐邪家永賴昔唐宣宗遺詔立廢王中尉王宗貫乃立鄂王是爲懿宗 嘗出宦者請立鄂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皆以反法處之祿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之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懿宗怒亦什宋慶曆中劫寇張海過高郵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

弼欲誅仲約范仲淹不可弼怒曰方今患法不舉乃多方阻之何以整衆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竟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上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仲淹語統林嘆曰范六丈聖人也建炎初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朕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有潛善等不誅諸葛孔明有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作低昂嗚呼安得負姜維之

斗膽推諸葛之秤心者與論天下事哉

守令

宋陳傳良曰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律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有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敷奏賓與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欺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通者不敢偷

齊志曰錄世務卷之二

六十四

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爲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感而至於夷微盧之杰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疎之也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出爲東伯六卿無宰俯爲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歿則未得以爲伯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

齊志曰錄世務卷之二

六十五

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蔽民其自以爲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承教

蘇伯衡曰君子不以卑賤而耻教人亦不以尊貴而耻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
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
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成己也夫庸計其位之
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周文
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而教於君
疇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統叔管仲卜商
曾無難色君疇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時
也子思也統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
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赧
容豈非存心於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
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耻
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
以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
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
在下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倨在上
位而受教則闕然不肖而人且以為辱不中者終
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
至於聖不知卑賤者耻教人之過也不知尊貴者
耻教於人之過也

蓬窓日錄卷之四

六十六

蓬窓日錄卷之四

蓬窗日錄 卷五

蓬窓日錄卷之五

事紀一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
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
姓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
新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
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蓋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園子監生為他肯學所以
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
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

蓬窓日錄卷之五

乙

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
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旌

都陽張公琬字宗琰洪武初以貢入太學試高等拜給
事中調戶部主事

高廟一日問曰汝職地官天下民數糧稅汝知否公不
事籌畫應對周悉

上喜曰汝可謂能盡心者庚申謹身殿災

上不朝者閱七日公謂衆曰天不可一日無日臣不可
一日無君吾輩當死諍之群臣方以嚴見憚俱莫
敢言惟公言之

詔可賜文綺尋陞戶部侍郎

一三五

高廟謂公曰朕以草昧之初行經鄱陽人物風土未遑周詠可賦詩以對公應制曰門倚東湖小浦濱春來景物益精神百花洲接新橋路五老峰連薦福雲風度鼓鍾孤寺曉烟橫揚柳萬家春風光尚想還依舊上苑題詩得具陳

上為稱賞尋放歸田里俄遣中使斬公於永平市復有優

詔赦之已無及矣死之年甫二十七鄒儒竹居揚甫天公詩云年少曾聞事

上皇朱衣咸羨好文章才名既已聞中外天命何須較短長鶴入華亭悲夜月鳳回阿閣泣朝陽至今臺

上青雲士猶向金門說侍郎尋

賜塋祭江右之人不許任戶部官或云懲於公也

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

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邊將士晝夜嚴警殆

不可勝逐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此與

宋太祖裘帽賜王全斌何以異耶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減

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

游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為戒飭時揚文貞公在閣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夕瑞在

曰大星知九九游之方有聖若射金玉其煌厥公合譽太史數卷百祥萬年賀祥獻壽皇德仁聖恩謚是崇歸功等祇歸功祖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飭勵敬哉無怠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正統己巳虜入關京城洶洶相慮姚公發特為諫官建

言胡人所重惟馬今天寒地凍野無芻糧其來必

襲草場為火留計宜先焚之以絕其意詔從之虜

主果先趨場見焚燒殆盡皆驚愕遂指自相謂曰

中國有人不可易也遂有退志及虜薄彰義門給

事中山西平陽徐公某請募諸將發下人將軍砲

虜軍被衝人馬塵粉其勢即解徐公復總城而上

虜見之矢發如雨而公賴甲不得重傷自此諸將

爭恃砲力虜卒不敢近城廷議二公之功咸超擢

為侍郎

因簿之制兆於秦而其名則始於漢或曰鹵者大看也

以大看領一部之人故曰鹵部或曰九兵衛以甲

看居外為導從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

簿按三輔黃圖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而宋

王欽若有鹵簿記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講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

新天子即位禮啟然肅維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

靖康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

得加刑市戮連生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立國也如此

鼎而飾以饗饗食之戒也

呂氏春秋書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因害及其身以言

也報更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

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有生不廉汗穢

而進放之者則曰蓋不飾也

蓋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

也可無省於是乎

燕山錄曰猿有手可以捕鼠而掣於鼠鹿有角可以觸

犬而掣於犬鷄食蜈蚣而蜈蚣食其肉蚊最驚目

而燠蚊以驚骨陰符經云玄龜食鱗飛鼠斷猿狼

蝨螫鶴青腰食虎此以小制大也尹和靖云濯綿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

以魚攻玉以石冶金以蓋浣布以灰此以賤制貴

也爾雅素鶴以聲交鶴以意交鷓鴣以睛交變化

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郊鴛鴦交頸野

鵲繞枝酉陽雜俎言釋氏書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屬其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

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

有神力故懸於鐘之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

囚故立於獄門上饗饗性好水故立橋所懸場形

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螻蝻其形似龍

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

采故立於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

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虺蜥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

視鴞制柁視魚制帆燃草爆竹起於庭燎

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太

學所以集儒林高謀所以祈休祥出魏書鐘繇傳夏

后氏金行初作常棣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

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

今人元日以蒿插戶螺則今之門環桃梗今之桃符也

崑崙山天下山之頂也迺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

處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

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

土番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

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

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為極南之境

矣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

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

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

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珠玉珮

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

也仕者用之中笠襪衫宋服也中環襪領金服也
帽子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

九達兵事急能致風雨突圍而走蓋有藉丹隨身藉丹
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念咒即致風雨如狗寶
牛黃之類

元朝送終之禮用香梳木分為兩片鑿空其中肖類人
形小大合為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
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
萬馬蹄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不窮財
力不殉女子不崇山墳無復考誌道跡豈有發掘
暴露之患哉

宋元豐三年高麗入貢進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
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
非禮但本國欲中朝畧見日本工拙爾

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
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禁樹下

唐之制天子日見羣臣謂之常參與仗入閣百官隨入
則無時不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
大臣及內諸司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時百
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後唐明宗曰吾思見群
臣可五日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之禮朔望天
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閣之禮宋朝不改元豐

官制行始詔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首
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在京朝
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

雀鼠耗之行起於後唐明宗明宗入倉觀受納吏訴主
藏竭產以償明宗惻然詔自今取石每二升至今
守之所謂加耗也近世又立盤量出制法因此歛
民加耗又不足言也

元世祖以錢幣問劉秉忠劉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羣
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龍興朔漢君臨中
夏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將不靖此
維術數織緯之學亦驗

北方九皂鵬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如一巢
二卵者置卒視之及其成殼一乃狗耳取以飼養田
獵之時鵬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狗其狀無異於狗但耳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

城者所以盛受大物也商者商其遠近之物以聚之也賈者
固也固物以待民來求其利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
佛先人之貌也財猶賦也近則汙人豪傑恥言之
海青鷲鳥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蜈蚣毒虫
也遇蝎篆即不能行玃蛻長物也見螂蛆則張其
口刺蝟能擒金蠶之鬼蠹趨鼠能致猛虎之蠹死
鴉飛則城沉鳩鳴則地結鶴俯鳴則陰仰鳴則雨

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閣之禮宋朝不改元豐

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為入閣之禮宋朝不改元豐

孔雀辟惡鴉鵲厭火鴉能驚鬼水母生兒無目魚
蟹生兒無耳鶴所壽者無死氣於中也鳥無胃肺
蛤蜊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盲胎抱者
觸鵲鶴鵲也影抱者龜鱉也鹿爵莖苗可解鳥
毒雀啣艾葉可奪燕巢

大腰無雄龜鼉是也無雄與燒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
類是也取桑蚕阜蝻子况而成之詩云螟蛉有子
裸羸負之是也化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暮鳩鳴
即小雨朝為鳴即大風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才于干旗
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註謂周禮州長建

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
奉云古乘駟馬秦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

漢官儀欽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神
寃抑擊之就士師聽解如今之登聞鼓也以肺形

者肺主聲聲以達其寃且形便於垂今則不然凡
琳宮梵宇皆繫擊之云為響石樂器者失其義也

蚩尤之五兵李斯之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伯鯨之
城也夏桀之瓦也祖龍之長城也煬帝之漕河也
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
物肉刑明土之制荀卿每論之至漢文帝感太倉
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

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欲申之鐘繇王
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謚建議各有彼
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追焉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輅各一玄牡二駟二裘冕之服赤
舄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
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人七鈇鉞各一八彤方
一彤矢百箠方十箠矢千九鉅鬯一白珪賚副之
水之恠為龍罔象木之恠為夔魍魎土之恠為獫羊豸
恠為宋無忌

鷓鴣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鴉能巫步禁地啄木遇
瘡以嘴畫字成符而瘡自出鵲有隱巢木鷲鳥不
能見燕御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
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思艾雀欲奪之則
御其中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
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
精者躰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
消

鍤石類金碓碓類玉木蘭類桂美醴類檀宛床類蘆蕪
人參類薺老檜類栢狐狸類狗鸞鸞類鳳野馬類
麟

山乎漢制也自漢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武則

天賜宋之問始罷侯置守泰始之法也匈奴百
臂漢武帝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
堂漢明帝之法也以笞杖徒流死之刑斷獄隋文
帝之法也進士設科隋煬帝之法也藩鎮不許擅
殺宋藝祖之法也經義取士而不用詩賦與夫保
甲保馬免後顧後王安石之法也革中書省分任
六卿

聖朝之法也

本草經曰虎哨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鐵琥珀拾芥添
得蟹而散麻得漆而湧桂得葱而軟樹得桂而枯
戎盜累卵顛膽分在氣候之相關感也

蓬字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一

壹曰偏紀貳曰小錄參曰逸事肆曰錄言伍曰郡事陸

曰家史柒曰別傳捌曰雜記玖曰地理拾曰都邑

簿

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為本索氏兄弟居又

為索水晉志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

計然云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

二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緞

痲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為肉肉為

脂脂為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蹀十

月而生

九章算法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

六傍要七盈足八鈞股九

語云王中郎以圖恭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
之為恭聖

宴數土獻云東方朔以為寄生賣餅人結茅為經以戴
頭上狀如環

露布捷書之別名以帛書揭之竿魏武奏事謂之露板
公孫龍以書有四目四聰遂以聽天地人為藏之三耳

藏善也以白馬非白馬教也其意若改其說無以
教人

易之生物奇偶三才之數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主日
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

蓬字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一

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

三主升升主狗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特

時主豕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

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獸故禽

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七月

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故蟲八月而化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名見於曲禮指四方星之形似
而言師行則畫于旗旒之上以象天而示武蓋以

角為角心為心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
故謂之白虎以翼為翼非為冠而軫如項下之喙
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

故謂之玄武詩注所謂鳥準曰旗龜蛇曰旒揚子所謂龍虎鳥蛇是已玄武位在西北故曰玄神有鱗甲故曰武宋真宗避聖祖諱故改玄為真說見

篁墩集

鄉飲歲以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舉行按鄉飲酒義云賓

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

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生象四時也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所以明養老

也愚謂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故生主

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之蓋以天地之仁氣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二

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也賓者謹其進退之節

義之道也故坐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之蓋

以天地之義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也求諸

天地之氣以定賓主之位豈苟爭哉禮樂節文莫

不有義存焉學者宜致思焉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凡事五更者訓於

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

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

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九

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

于屏其明且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

更或為更史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凡事日婦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

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

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五方正神之別名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南方

之神其帝神農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

神蓐收北方之神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六神之別名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

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

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厲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十三

山氏之子柱及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

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官祠

后土祠位在壬地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句龍也能

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為土正天下賴其功充

祠以為社九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

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野位在未地稷神蓋為

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為

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

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

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

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

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禾邦教農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如左

春扈氏也農正趣民耕種也夏扈氏農正趣民耘除

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也冬扈氏農正趣民藏

黃棘扈氏農正謂芋氏一曰掌人百果行扈氏

農正書為民驅鳥也宵扈氏農正為民驅獸也桑扈

氏農正趣民養蠶也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也

南方流水通呼為江北方流水通呼為河南方止水深

濶謂之湖北方止水深濶謂之海子

漢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二十七歲至元

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孟康曰言復

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歲在甲曰闕逢

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曰旃

蒙單閼丙辰曰柔兆執徐丁巳曰強圉大荒落戊

午曰著維敦辨己未曰屠維協洽庚申曰上章涖

離辛酉曰重光作噩壬戌曰玄默闍茂癸亥曰閼

陽太淵獻甲子曰闕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

奮若

正月得甲則曰畢限二月得乙則曰攝如三月得丙則

曰脩竅四月得丁則曰圉餘五月得戊則曰厲阜

六月得己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得

辛則曰塞牀九月得壬則曰終玄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奉十二月得乙則曰攝

塗

廣雅云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炎天西南朱天西方

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佐

南子云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登于扶桑是謂朏明音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

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柔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

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是謂

小遷至于悲谷是謂晡時回于女紀是謂大遷經

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息六

鳩是謂懸車簿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

定昏日入崦嵫音經細柳入虞泉之地蒙谷之

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漢書云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

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曰北陸分則

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東方

謂之朏亦謂之側匿朏健行胸縮遲

周官天星皆有分野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

斗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

冀州菴 參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星張二河翼

軫荊州

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王屋山洞天周
回萬里名小有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回萬
里名大高空明天其次太玄摠真天其次三玄極
真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玉清平天其次珠
明耀真天其次金坛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其
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

夜半日出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鳥時
見日始出近閩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
峻夜半登之望陽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
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恒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鷄

蓬窗日錄卷之二
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
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晝夜百刻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
十二時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
問于子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
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
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
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
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十分而為之限耳故以一刻
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八十分亦多二
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

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為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
時一百刻而總六十分也

程子云壘須為坎室乃安若懸棺直下便以土實之虛
土為低凹回而流水必趨土虛處棺槨雖堅恐不
能勝許多土頭有夫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之義此
誠有之在 美山阜之域土高而堅可為坎室若
大陸大野土疏之區江南閩越水淺土薄之地則
不可能縱砌壘石成室終為水壑不如築為灰甬
萬無一失也昔有人壘父始為灰甬心亦未敢必
其堅父及壘母前後爭三十年開壘視之已堅如
石擊之有聲用鐵錐削分毫不能入始知灰甬有
益亡者又非坎室可得而同矣

潮汐

潮汐吉州馬氏取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
朝生為潮汐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
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
應焉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
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月東行迎日之所次
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
之中而會於月朔後二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
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
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

陽而縮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邵子曰海潮地之帶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黃瑞節曰先儒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象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水浮則海水縮而為汐其說與地氣四遊春夏秋冬升降不越三萬里相為表裏而獨取余襄公海潮圖序以為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一月則潮盛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乎春秋之中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非因地之浮沉也愚謂以上諸說皆不同但天一生水體陰而生於陽周流進退於地之外天之中恐未可專以繫月為消息也若以為元氣升則地沉而水溢氣降則地浮而水縮則原隰地形古今如故未嘗有見其沉浮也朱子經緯之說蓋天地間一大條段五行之氣皆消息盈虛其間而况於水乎但月加子午陳氏既已疑之而卯酉則日月升沉之處也惟馬氏以日月晦朔陰陽消息潮汐應馬似為有理又以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於地中水會月而生潮及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本諸舊與

卷之二

十八

余襄公序說同要之水為天地脉絡陰陽所鍾消息盈虛與元氣相為循環終始雖類從於月而其氣未嘗不同於日况月臨卯酉亦日勝谷崦崦升没之候而月得太陽之精而有光水因朔望之光而生潮則其氣機感動未始不相因也故月合朔陰陽之精所會而為辰氣進而長水為浮物與氣升降而為潮春秋時當水盛故潮尤大嘗聞之江海居人遇潮之日雖瓶罍注水皆浮溢而出於理亦可見矣

卷之二

十九

陸渭南云濂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作誌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不過如此向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溪為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以此知人之埋沒無聞者可勝計哉
 史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慶歷間洛學未啟也公用兵於西而張載上書論兵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也而公初揭示後學如此非見道分明者耶或以中庸為程氏表章未之思矣然則仲淹之所以為宋朝人物第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器先憂後樂之心哉史又稱公弱冠特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也愚考於梓溪文集云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之事篇語
大戴禮所載則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此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
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陸放翁云

書傳九言九者皆指其極而言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
之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十篇亦止

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以此例之若九
丘九有九國九州九數九寰則又不同耳公羊云

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猶漢
紀叛者九起云尔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書云

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
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在外十四年

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忠
公每維舟清玩意有所感必悽然遐想屬在伊川

嘗賦詩曰龍門南嶽盡伊原草樹人煙目所存正
是北州梨棗熟夢蒐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

退居伊洛之志前守金陵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
天寶末避地遠遊為荒榛首陽微峯尚有薇蕨山

陽舊徑唯餘竹木吾乃芟荆棘驅狐狸如立班生
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一

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為出處者貴得其

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各有遺恨至於玄

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

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及矣越蠡激文牛以肥遯

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

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鴈有不鳴之患雖

向泉石杳無歸期番此林居胎厥後代鬻平泉者

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

也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也以先人所命泣而

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

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憇之樹過代薛

令君於禁中見先祖所據之石必泣然流涕汝曹
可不慕之惟岸為谷谷為陵然後已焉可也歐陽
子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
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惧憂
樂而押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
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
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汨然無欲而禍福不
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
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
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一

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則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王喬爛柯辯

按蘭曰新安爛柯山有王喬洞洞之上有洞真觀觀有碑刻云昔王子喬好吹笙登鶴緱氏山中又云爛柯山仙人亦名喬名質今觀其文意則是疑王子喬即王喬以王喬即王質泛泛猜度殊無的見竟不知孰三人非一人也且王喬有三其一即子喬乃周靈王之太子晉亦名喬其一漢明帝時

蓬萊百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三

人爲葉縣令其一蜀之益都人俱有仙道按還異記王質晉時信安郡人採樵逢一童子奕棋石室中童子與質一物如棗食不飢置芥於坐而觀童子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此二人者世代既殊出處亦異今以爛柯之事歸之子喬則子喬乃太子非樵者若歸之漢王喬則爲葉令亦非樵者若以爲蜀王喬事又非實可據則爛柯爲晉王質明矣衢州有爛柯山是也今新安之山亦曰爛柯者云晉時有人於山得一斧無柯以火燃之澌澌有声以爲神異蓋斧在土久受濕氣然也而好事者遂以爲王質爛柯之斧又因山有仙

人王喬洞故以王質即王喬而名其山爲爛柯山也以訛傳訛莫有推其理而辯之者以至詞人墨客咏歌其事既用爛柯又用鳧鳥亦是以王喬王質合爲一人爲可笑蘭因修河南郡志見其舛誤作是辯以破千古之惑揚升菴亦云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廣者昔有王喬健爲武陽人爲相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詞云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喬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蓬萊百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三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鷄失侯二以耐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淮南子曰狼者類知而非知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慙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相去也若王之與石也葵之於莧也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若芳窮之與藜木蛇床之與麋蕪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式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負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後討越劇
隆副車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

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
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
保有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
者燕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
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
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嘗與一辯
可知其味也

六朝人才常獻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

蓬窗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也敬其律已也庶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
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
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厥獨不與嗚呼厥亦豪
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與之初先
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
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
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
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
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

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

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
為魍魎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
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
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
怒而擊碎之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雖後漢晚
唐禍不若是其烈也而反得列於名臣何哉劉文
靖公因書事詠安石云當年一線魏匏穿直到橫
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鶻宋
子虛詠安石亦云按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
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

蓬窗日錄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尚書太師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大師天公也太
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
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
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
不隆責在地公

千將莫耶始出於型不足以截茸草而割敗肉及砥厲
其鋒錐而淬製其神靈則斷蛟龍刺犀象如碎壘
粉夫人之生也仗無聖人修道之教君子變質之
學而惟循其性焉則禮樂之節無聞倫義之宜罔
知雖稟上智之資亦寡陋而無能矣况其下者乎

儒者不重聖人修道立教之功不論與孔子言性背馳與否乃曰孟子之言性善有功於聖門是棄仲尼而尊孟子矣况孟子亦自有言不善之性者舍之而獨以性善為名何哉

揚惲致日食之咎可乎張溫應大臣之氣可乎中台星折委之張華可乎太白食月屬之曹爽可乎邪術之為世害豈一日之故哉

維持國命在紀綱修舉使君臣志氣委靡無振奮激烈之圖必一槩苟且了事此紀綱之日盡也久久習成不免奸雄竊機以來之矣晉之中葉疆臣悍將居外承制廢置自由天子徒權虛器于上唐之末

造方鎮據地逆命雖奉正朔實與列國無異國勢至此紀綱絕矣動為厲階莫敢誰何雖欲不亡豈可得乎

民苦思亂久思治治則思休乃理勢必至之期也漢惠高后之際矣有先王經國之謀以施諸世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直以海內脫戰爭之苦遂生養之計故上下樂於休靜耳由是觀之有國者惡用

苦民哉
桀紂謂之獨夫言衆叛親離不與為君也人主非有桀紂之惡民必不忍棄之雖有強力廣謀以僥倖非義必不能得漢二季是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曰長卿

之所助者信寢信思順自天祐之曹操知之乃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假之也假之而猶勝之况傾心王室順天信人其功業所就又豈可量乎

人臣須要識道曉事濁治亂安危之機具幹旋通變之才者方有濟救匡益之功徒取夫無用文藝之名以置諸裁割庶政之位倘際夫危疑疆梗之變必不出因循委靡之圖行也無遠機長睹徒快於目前事即有達才秉次無緒矣所謂文人靡靡不聞

經世其此之謂矣
古人有身教焉今人惟恃言語而已矣學者安望其有得近世復有以清心靜坐解悟教人者求諸義理

德性人事之實則茫然不達此又言語之不如也存養在未有思慮之前省察在事機方乘之際大學心有所忿懣有所好樂有所恐懼有所憂患則皆不得其正是教人靜而存養之功也能如是則中虛而一物不存可以立廓然太公之體矣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克去己私

是教人動而省察之功也能如是則已克而一私不行可以妙物來順應之用矣聖人養心慎動之學莫大於此學者當並體而躬行之則聖人體用

一源之域可以循造矣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曰長卿

謝靈運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故曰長卿

一第... 頁五內

辭賦終於文園靈運文才不以應實亦用人之當
然也

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訓者以戶竈中霽門井為五按
月令云孟春祀戶祭先脾孟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
中霽祭先心孟秋祀門祭先肝孟冬祀行祭先腎
言行不及井祭法五祀亦言國行而無井惟白虎
通有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為
然學者以祭法月令為古典可據而疑并非以今
觀之先王之所以興祀者九以報其功德而已門
戶資以出入中霽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
較之行於人尤切似宜常祀行於出行特舉之義
各當矣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二十八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死能誅作器能
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聘肆性靈無塵者也
此時指其文詞一藝言之要諸大夫之實在先德
行政事耳

溫嶠為劉琨長史見琨忠節後嶠削平蘇峻功在社稷
亦琨有以啓之可見人不可不與賢者相處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崇崇不與言但以
筮一大本水一盃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
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按大筮本欲吾擊強宗也抱
兒當戶欲吾門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

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
郡民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
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
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
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蜀志諸葛亮為人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為
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卒乃發病死志評
亮云亮之為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
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書嘗云吾心
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應亨與州將糜拳拳以公
正為言謂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
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武侯實蹈篤行有味之言
也任子曰火伏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
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
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
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
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
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
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
豈有不服也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蓬窗日錄卷之二

二十九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而
取泰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

令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為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度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聒數日既無與酬復者亦劫而止論者謂當時陶寶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辯聘詞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時契丹主大喜及還坐貶官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纖微迂之然亦自為使體非宜耳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

蓬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一

每得魚必酌拱辰親鼓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體異時北使援此有請將何辭拒之抃之論拱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胡語在靖鼓琵琶在虜主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私焉武子婉為其詞而繼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為干禮取戾以自辭於虜主者乎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受恩避恐每薦用人不

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嘗蓋少收門下士嘗曰思欲已出恣使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而勢權所在亦自有須忌者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久執朝政度微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尋下於獄賜死

蓬寧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一

昔人有言厲憐王人生所患莫如厲至貴莫如王王而為厲所憐王之所處必有所不安於厲矣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進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於風烟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為臺軍破斬之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扼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爾後以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求出征至麻溪軍敗溺死臨行與所親書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方等蓋不愛於所生也然則王之

逢患弗保欲求爲魚鳥不可得况人乎昔趙簡子嘗歎雀入海化爲鷓雉入于淮化爲蜃龜龜魚鼈豈不能化唯人不能悲夫斯亦觸物有感者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支父辭之讓王一事昔人豈真欲務高斯世哉周靈王之子僂求歸山梵淨國王世子釋迦牟尼願出家豈真慕於他術哉仙佛二道脫屣人間於欲求爲幻化事可知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躬接語欣惟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無勞便成與王分

功此所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其後秦檜事亦同此然檜以此爲濟奸之術槩之於昉非所擬也

兼街

國朝藩省大臣兼街工部尚書吳廷舉先任廣東右

布政使特因嶺西道徂獮嘯聚命兼兵備副使經畧其事此正德年中之事也山西兵備副使張鎬兼叅政管營田密雲副使王倫兼叅政仍兼事照舊整飭兵備此嘉靖二十六年三十年之事也近日都御史鄭曉奏捕獲倭寇八十餘人副使張景賢陸叅政仍兼兵備又因倭寇攻劫城池僉事任環身親戰陣斬獲功多陸右叅政兼副使仍舊兵備山東副使李泰陸右叅政仍舊兵備此又嘉靖三十三年之事也近以城工未完通政叅議秦梁兼給事中大理寺丞董威兼御史仍管城工此亦一事也視之外庭則又不同庚戌因虜臨城以翰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一

三十三

林院庶子趙貞吉兼御史出城宣諭此出特旨若以蘇州知府兼叅政如徐讚東昌知府兼叅政如葉天球平涼知府安惟學兼四川布政司右叅政俱仍掌府事如河間知府兼僉事如尹耕則又異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柵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爲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闢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王逸少在東晉特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

沈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
標履識見議論閑卓當世亦少缺公卿愛其才器
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
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
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
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
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
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胎書
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
爲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
者疲竭根本各從所知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三十四

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由以前爲未工
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
王賡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
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六何
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江淮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
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
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元蘇伯衡
曰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
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
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慕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

昔全盛之世梓慎已生淳于二郈之徒蔭修檐臨
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擣則紅紫
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墓氣消
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德本北裔戎馬之泉其
言若茲亦佳虜也又按慕容者步搖也初莫護跋
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爲步搖後
訛爲慕容因以爲氏馬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
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
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
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郊郈卜世卜年之事拒之史記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一

三十五

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則是無是事也而後人
緣此又爲周過其曆之說茲所謂癡人說夢者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
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曰韓退之作原道則崔
豹吞牛亭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
袁淑太簡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
一語以此知子美頹倒太白至難是元獻公嘗言
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

墳典憲章駢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濶視於

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宋之盛時有位於朝者以魏遺及門為辱受任於外者

以苞苴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批政孽卸則端

揆以賅賄為論思臺諫以玆玩為戲物或以金珠

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

於佐胃而得府蘇師且獻妾於佐胃而入閣意黑

頭宰相紅鉛夫人今之視昔可為咲恨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

牛僊客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李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基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六

所用敗基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啟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

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

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道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九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

有變例如子產吞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

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桷凶之義而不明言易

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何行潦之蘋藻真

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

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

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

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

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卻至

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

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騷曰古

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

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以成有

一德為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七

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

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洵曰武曰左氏或稱

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

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

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凡此似亦略施雕

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

有契焉故並載之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高

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慧濟謹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

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為

打狗杖耳道黃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臺臺潘潘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無事忽景又云依儀莫依語又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食詎貴釣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春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埃又云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辯也

楚志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三十八

徘徊二字始於漢人高后紀徘徊往來思玄賦馬倚軒而徘徊息夫躬辭鸞徘徊方注徘徊不得其所也茂陵書屋皆徘徊重屬行之移晷不能偏是也徐鉉註說文乃云徘徊寬衣之貌字當作裴回誤矣宋仁宗賞花釣魚諸臣和詩無別押者優人有徘徊太多之謔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揚雄賦有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度信文有徘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遽謂無耶

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有宋人石刻一本

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生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九

髮上生心之餘屑傍生肺之餘鬚下生腎之餘肉言歌者人声也出自胃臆故曰肉言謂不用絲竹相和也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胃臆不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說築傳岩之野築之為言居也世遂謂傳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用之伊尹負鼎以干湯負鼎謂尹有鼎鬲之才也議者遂謂尹為割烹庖人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絀素素之衣太史公便誣子貢入貨殖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便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論語曰為

命禪草創之左氏遂謂謀於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誤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尚書注怪石之貢以為奇怪之石是以禹為牛僧孺米元章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為品水閉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皆可笑也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壩為婦人狀陳學士簡夫番詩云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者誰知誤行人但乞靈世之以訛為真如上數事真可嘆也杭州有杜拾遺廟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文像以配劉伶其謬至於如此今世以神農為醫師以其嘗百草也以夏禹為行雨之師以其嘗治水也陳搏隱居華山或謗其與毛女往來諸葛亮謙言草廬遂繪其縛草為舍

三九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蠲蚌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泊九曰石烟十曰虾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蠡又有黃甲龜鼈蟬蟻在海中龜鼈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畧首不引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余又考本草又有桀步又有執火又有彭蠡六足者名燒四足者名比皆有毒若誤食之急以豉汁可解

工官監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專官渴官林官
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捕官苑官
浦官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於諸傳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

律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正也邊公材不逮識朴質有餘而筆采不足豈天稟限之歟景明文不如其詩十二論多局而不絕信哉作者之難也余常見楊太史升菴論漢興文章有數等削通隨何陸賈酈生苻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

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記事之文宗春秋鳴呼盛矣

吾鄉說 宮廷

吾鄉地廣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無千石之富者何

也豈上之人侵漁以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規之蓋非二者之弊乃賈人歛之耳吾鄉之民朴鈍少慮善農而不善賈而四方之賈人歸焉西江來者尤衆豈徒善賈謫而且智於是吾人為勞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則曉於衆曰吾有新麥之錢用者於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則白於市曰吾有新穀之錢乏者於我乎取之凡地之所種者賈人莫不預時而息散錢其為利也不啻倍蓰奈何吾人畧不計焉一有婚喪慶會之用輒因其便而取之逮夫西成未及入困賈人已如數而歛之由是終歲勤動其所獲者盡為賈人所有矣專此之利寧有既乎

遂寧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二

吾鄉之民生是卒無千石之富尚不覺悟若恃賈人以至者寧與之利而甘心焉嗚呼朴鈍少慮一至於此惟長人者能禁其弊不數歲而吾民富人

岳武穆鄂王廟復建記

王憚

惟宋岳武穆鄂王廟在武昌者其所封地也在錢塘者其所奕地也在湯陰者其所產地也而在開封之朱仙鎮者其所建功地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芳定國則祀之此王所由以廟於諸地也茲朱仙鎮寔王建功尤大之地其故有廟容廢不舉乎惟王自幼負氣節如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誓以忠誼報國自應募至為將大小凡百餘戰皆能以寡

擊衆未嘗一少挫衄然恒保障江南上游而在中原雖兩河奏捷不一惟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兵威尤震能俾金人俟降棄避駸駸乎恢復之勢矣奈何姦臣之主和議者忌其成功將不利已一日發十二金牌趣召旋師且竟為所害天下後世莫不為之扼腕而當時其地遺民頂香饋餉泣雷不得者念其功而憫其死相率為廟貌以私祀之金人固莫之知而宋亦未有舉之者逮孝宗朝始因書生與其故部曲訟其冤詔復官以禮改葬錢塘建廟于鄂額曰忠烈嗣加謚爵而朱仙鎮之廟以地非宋有未蒙命祀歷金元來廟遂湮矣入

遂寧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三

國朝錢塘因墓而廟湯陰因鄉而廟皆載祀典惟朱仙鎮之廟泯無遺址春秋社會第設位以祭誠曠典也乃成化戊戌夏四月今河南左布政使吳公節方為右叅政嘗行部過馬詢得其地有關義勇武安廟二召鎮之父老謀以其一改為岳王廟父老咸曰是所願也吳公乃為措材甃暨百需以庚子秋九月撤關王重廟之就圯者鼎建中屋四楹翼以左右兩廂各四楹前豎門樓一座繚以周垣肖岳王像其中旁列部將張憲子雲以配扁曰岳武穆鄂王之廟至明年春三月落成吳公偕僚佐以禮告慰於是土人歲時享祀如故或者曰關岳

兩王忠誼炳炳百世一日殆難伯仲法皆宜記今
 乃舉一而廢一於義何居子曰關王徧廟海內茲
 鎮且有重廟岳王僅廟數地而茲鎮實其却金興
 宋之地距關王許昌辭曹歸劉之地不遠皆其所
 由以廟而尤人心天理之不容泯焉者也吳公斯
 舉殆亦微顯闡幽之意矣乎會開封知府張侯岫
 以廟成來請記遂為書其事於麗牲之石而系以
 迎享送神詩俾歌以侑祀焉詩曰風冷冷兮揚旂
 香冉冉兮與雲飛王騎龍兮自天來山川如昔兮
 人民非盪腥膻兮穢俗蔚衣冠兮舊服卒中原兮
 恢復羗王心兮慰以足右迎神旂搖搖兮風揚雲
 濤濤兮霏香薦桂酒兮椒漿王降靈兮洋洋洋洋
 兮如在紛旒舞兮羅拜拜益虔兮匪怠冀錫福兮
 靡艾右享神旂搖搖兮揚風香和雲兮騰空王邁
 去兮鴈旋龍翔碧落兮渺馬從王昔奮威兮斯
 地垂今茲兮沛餘惠雨暘時若兮禔灾沴錫我民
 兮屢豐歲右送神

觀老子之道以退為主而惟欲利已及其蔽也害治是
 故得其靜修者為方士之解形得其吝嗇者為晏
 墨之苦儉得其容忍者為申韓之刑名得其離聖
 去智者為莊列之放達得其不敢先事者為持兩
 端之奸得其善為保持者為避難之巧得其和同

蓬窗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四

而不絕俗者為道之鄙夫夫是道也其始也未
 嘗不曰可以治天下其終也反以之壞天下道慎
 乎哉道慎乎哉

何謂大衍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樞著之法去
 其零五之小数以五十之大數行之故曰大衍其
 用四十有九虛其一而不用何也曰用全數則分
 之皆二十五之陽數非天地陰陽之法象矣故去
 一而用四十有九去一若太極也四十九而中分
 之陰陽之象數全矣故曰不用而用以之生非數
 而數以之成者是矣王弼曰不先言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而先言大衍之數五十者明大衍包天地
 之數而非天地之數生大衍也此其義何如曰非
 也古之聖人有所制作必取法象故包羲立樞著
 之法取天地奇耦之大數而衍之故曰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者以出於天地自然之數然也夫大
 衍者以衍天地之大數為名也名既出於天地之
 數非天地生之而何哉况大五之外猶有小五皆
 天地之正數也大衍止包五十尚餘其五安得謂
 包天地之數乎

伊耆氏始為蜡祭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饗之也其神八類一曰先嗇先嗇者始辯百穀之
 種重者二曰司閭閭先嗇之種而啓墾者經曰

蓬窗日錄卷之十一 四十五

主先嗇而祭司嗇是也三曰百種百谷之種也經曰祭百種以報嗇是也四曰先農古之教民農事者五曰郵表啜郵亭表田畔啜田畔可止處皆田官督勸農事之地經曰饗農及郵表啜是也六曰貓虎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能食而除之經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是也七曰坊坊所以障水八曰水庸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洩水二者皆農事之備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禮注以昆蟲為一而落百種不知經之昆蟲乃祝詞耳以昆蟲居一則亦當以草木為一也可乎

魏鶴山云禹順五行之性治水先從北方用功次東次

南次西乃終於雍此大不然禹治江淮河漢皆自西而東先疏其上源而後及其下流也知道河自積石至於龍門至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邳北過至於大陸播為九河入於海導滌自嶧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汶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體過九江至於東陵東為中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入于海皆自西而東順其就下之勢九此非有所謂順其五行之性自北而東而南而西也以四瀆次第言之則又先河次漢次江皆自北而南導濟導淮亦自北而南導渭導沂自西而東

亦與所謂五行之性不合蓋緣洪範首論五行故緯儒附會於禹治水耳不知禹平水土而後五行之利得以足用於民乃洪範之大義鶴山大儒而亦信此附會之說殊不可曉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朱晦翁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膝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却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連客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四十七

之類老子云跪有拱壓以先與馬不知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軍禮與人不知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凡言坐者皆為跪也若跪者以為坐之禪之意誤矣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投立不跪投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地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其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跪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

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
 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
 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
 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
 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項年厲錢子言作白
 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館祭設位子言
 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畧為考禮如前
 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
 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
 而為塑像則當做比以免於蘇子匍匐之譏子言
 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強至今以

為恨也東坡文集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畫
 之像既以蠶然於上而列器四於地使鬼神不
 享則不可知其享之則是俯伏而跪也
 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
 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蘇公
 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揚方子直入蜀師幕
 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做文翁石像
 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踟
 跌也去年又以偶獨漕揚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
 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
 惟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
 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

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為之謂
 然大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
 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

或問養生鍊氣之道曰養生者節制之常也鍊氣則術
 也何以言之人生元氣所稟各有長短自有知以
 來為貪愛侵剝暴戾靈敏故長者短短者促不得
 盡天年而終是以聖智之人有養生之論大要不
 出少思慮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順時候和氣體
 利關節而已矣能由是而行則六氣不能致傷而
 諸疾不作可以盡其天畀元始之氣而以壽終矣使
 非有節安能如是故曰節制之常至於鍊氣之術

亦有至理大抵造化之妙陰陽配合而道化生焉
 人之得生本諸精氣丁吸升降之間而運動往來
 無滯故吸則氣昇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上呼則氣
 降遂以意引之注於極下久之極上則髓海盈溢
 通達於諸骸極下則氣海充滿透徹於諸脉此亦
 造化自然之機發如此使非陰陽得類配合虛無
 之氣雖能升降流轉亦不成化故曰偏陽不生孤
 陰不育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已然則氣無形
 質何以文化曰氣以虛通類同則感譬之磁石引
 針隔關潛達燈頭有煙火光自趨天機自然非由
 人耳是道也自下而上由上而上往來運轉如環

無端與天符合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盜天之機豈非術乎服食之法何如曰參同契龍虎經石函記皆以言之蓋疏達廢理堅固體質之義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漢而瘦齒居晉而黃乃所食之氣蒸性煉形故不期而變此亦至理存也但伏煉金石反以戕生矣

兩漢舉賢良文學對策蓋既舉其賢而又取其言以觀其才即成周以德行道藝與賢之遺意也其舉孝廉則取其德行而不察其謀論則人雖純行無推行政事之才亦無益於國矣故左雄謂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

達憲自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一

施用况多庸鄙之流以權勢而得故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之法以革繆妄濫竽以補察廉舉孝之不及雖未如賢良對策之盛抑本末兼備不徒塊然孝廉矣今之選舉不問其人品德行何如徒以文章合格而舉之無恠其入仕之狼狽也誠能於既仕之後再設賢良孝廉政事異等合為一科 敕撫按官會布按二司公同薦之於 上則人才未必無所感激而邪行汙辱之流或亦可以少息雖成周舉里選亦不過是矣
突厥歲侵無已宇文士及請避寇遷樊鄧而群臣多贊行者獨太宗不肯言能假數年願取可汗以報卒

戒而臣之由此觀之雖當與王之時未嘗無為亡國之計者在君上聽之何如耳周公雖營東都洛邑其居仍在鎬京至平王有犬戎之變必不得已而後遷若無大故輕致遷徙是自拔根本動搖人心雖中才之人不肯為而况聖賢乎景泰初徐有貞遷都之說亦士及之流也幾於敗國家

惠之說二有感於魄識者有感於思念者何謂魄識之感五臟百骸皆具知覺故氣清而暢則天游肥滯而濁則身欲飛揚也而復墮心豁淨則遊廣漠之野心煩迫則跼蹐寢寶而迷蛇之擾我也以帶繫雷之震於耳也以鼓入鐵則取飽則與熱則火寒

達憲自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二

則水推此類也五臟魄識之感著矣何謂思念之感道非至人思擾莫能絕也故首尾一事在未寐之前則為思既寐之後即為夢是夢即思也思即夢也九舊之所履書之所為入夢也則為緣習之感九未嘗所見未嘗所聞入夢也則為因衍之感談怪變而鬼神罔象作見臺榭而天闕王宮至懺瘡痂也以踏茹之誤遇女子也以瘞路之恩反覆變遷忽魚忽人寢覺兩忘夢中說夢推此類也人心思念之感著矣夫夢中之事即世中之事也綠象比類豈無偶合要之漫渙無據靡兆我者多矣
呂氏月令乃牽合傳會之書柳子厚論之詳矣聘名士

禮賢者何時不可獨於季之月何居今查尹也
 宮令謹房室必重閉省婦等勿得淫四時皆不
 不謹者獨於仲秋之月行之季夏之月不可以合
 諸侯起兵動衆時有亂民敵國之變將止而不舉
 耶孟冬之月命太史舉龜策占兆審卦吉凶使他
 時有大疑大事將不得上邪故曰有侯時而行
 職殺人不侯時而行之者此類是也不可以祭擬
 也嘗謂月令之書出於一爻小正成於周時訓解其
 日次星中東風解凍之類皆以天時授民事與夏
 小正義同至當而不可易其及時令則有大水寒氣
 寇戎來征夫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之類即
 時訓解所謂風不解凍號令不行懶不祭魚時多
 盜賊鷹不化爲鳩寇戎數起之類是也此皆術士
 災應誣罔之論非聖人之所擬其謂曰甲乙帝太
 皞神勾芒其虫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維輅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
 等類無非牽合傳會之義說者謂其採三代之文
 而爲之不無古意其所許亦淺矣君子講學在辯
 其義理是非而已古與不古又烏足論柳子謂
 史之語非出於聖人予以爲至論
 古今流通國用者有五銀布帛穀鈔是也然莫不
 弊焉皆小人竊利以敗法耳鈔褚易以銷爛不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二

又行開創之始百物耗散權而行之可也用銀市
 易小物不便况銅作假農被奸欺布帛久則日就
 純薄又不可尺寸而裂穀粟久則偽爲濕潤又有
 負載之難皆不堪充資是棄有用於無用矣惟錢
 隨多寡俱便於市物用雖久不易於毀壞通工易
 物惟此爲便但日久法弛貪利之徒私自鼓鑄或
 鉛鉄偽爲甚至輕薄不成肉好周郭文字之制而但
 具形象可以風飄水浮錢法之弊莫甚於此夫泉
 貨者濟物通變人主所以權天下者也今乃使姦
 人操其權而壞其制是竊人主制世之具以自利
 矣豈盛世之所宜有乎嚴盜鑄之法重偽錢之禁
 所不可已者也然欲止私爲於下必先定規制於
 上官不惜銅愛工輕重適中額以五銖錢至五銖
 則銅價過本鑄之無利誰復爲之此官府清本之
 大法也更能守其禁制使鉛鉄輕薄之錢不行則
 人主制世之權孰復能竊之哉今之制錢不異五
 銖宋之舊說充滿天下而私鑄惡偽日甚何也曰
 利之所在姦必趨之官法漫渙弊乃日滋耳古謂
 糾察不精無所發覺雖有懸金致賞之名竟無報
 獲耐與之實豈非以是乎哉
 稽古典謨詰訓堯舜禹湯君臣之所施措者無非致治
 之實如平章百姓敬授人時慎徽五典播時百穀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五十三

六府三事允治是已其君臣之所告戒講學者亦無非為治之實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懋昭大德建中於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是已晉永嘉之後謝鯤王澄曠達虛誕之風汚被時流而朝士大夫競相祖習以為高致其於上古君臣致治之實蕩然隳敗一蹟不存當時雖有卞壺奏欲黜屏浮偽以登豪賢為鎮安社稷維植紀綱之謀乃為王導庾亮抑沮而止卒之王敦蘇峻桓玄父子相繼作逆使晉室陵夷羯胡雲擾是誰之過哉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國家養賢育才將以輔治乃倡為講求良知體認天理之說使後生小子澄心白生聚首虛談終歲兀兀於心性之玄幽求之興道致治之術達權應變之機則闇然而不知以是學也用是人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五十四

也以之當天下國家之任卒遇非常變故之來氣無素養事未素練心動色變舉措倉皇其不誤人家國之事者幾希矣此於南宋以來儒者泛講之學又下一等為社稷計者不及時而止之待其日長月盛天下盡迷則救時經世之儒滅其跡矣誰主張是誰網維是邊鎮梗而不能制四夷強而不能禦盜賊橫而不能滅奸權肆而不敢犯禍亂紛沓誰為厲階主盟世道者不可不加之慮矣

高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時宣命辰時出師將卒之志素定械器軍資素備故爾其終赫然成功非偶然也今也寇至而始整兵兵舉而始集餉何異臨渴掘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君臣及時脩治之勤無怠無荒之志不可不深致計如崇文也崇文杜黃裳所舉宰相不可不知人信夫

杲老禪師與旅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温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臺諫之職將以論不賢也知其賢而反論之是何為心哉其天理人道葢也甚矣官祿安得晏然而享乎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五十五

鄭大水龍闕于涪洲國人請為紫馬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讓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禪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雍牟王贊鄭必不大子產弗與次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禪龜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龜馬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大明於人之道者不惑於非類子產其有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少有高尚性好山水每有遊觀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郡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屋蓬戶庭草蕪徑隄林上有數帙書

雷次宗與子姪書曰人生之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牽爾汝等年各長成冠娶以畢脩葺衡泌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邵菴曰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缺乏

野人取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構治之斫楓肋羸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

劉虬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盛弘之記荊州載鹿門事云龐德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懽情目接泛舟褰裳率尔休暢

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蒸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岩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

人神遊極信奇筆也

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天下在用此三人耳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如之人而肯爲吾用己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而將之群有策焉我得而屈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於是操行弗疑操既北備說表襲許表果不從表卒操軍至則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軍何如劉

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聞表卒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曹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弔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共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操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已亦諫曰備雄

人也必為害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也
璋並不從備至後漢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
不二年備因逃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
備故也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
也若漢高帝之為高帝真英雄也哉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為相恐天下以私廣國也元帝不
用馮野王為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
野王為比也彼賢有行能第一野王公論所歸
者且以嫌避如此不為公論所歸者其又可假是
位乎然其後竟罹王莽之禍光武時馬援位不稱
才爵不酬忠光武豈簡賢者始以其女為太子妃

蓬萊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五十八

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爾明帝思中興功臣圖
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後以椒房之親獨不與
焉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蓋德
莽禍非但欲如文元二帝避嫌而已

申屠嘉之為相也大中大夫鄧通戲殿上文帝則聽其
檄召度已見困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內史晁錯穿
宗廟垣而景帝不容其問且自誑乃我使為以死
有罪周亞夫之為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
從其軍中不得驅馳之令而有真將軍之嘆亞夫
之為相也景帝濫度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戡不
等又待以非禮免官非其罪而又以非罪召

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朝皆能疆直自遂及
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亞夫之能遂其職
於前而無禍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亞夫之賢也哉
今就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
金錢之愧唐太宗布帛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漢武帝遊宴後庭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謂者置
令僕射以司馬遷為之遷故太史令坐上書救李
陵而下蠶室者至宣帝因用宦者弘恭為中書令
石顯為僕射國家樞機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
竊威柄矣東漢和帝誅竇憲宦者鄭眾與其謀策

蓬萊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五十九

勛班賞殺每辭多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常與
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專事權矣夫遷本賢士夫
眾之為人皆不世有二帝任之遂為後世故事豈
貽謀之道哉先儒謂宣帝開三大釁終以亡國用
恭顯其一也又謂眾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
為漢世大患孝和之罪也二帝之事豈獨以亡漢
國為漢世大患而已哉後世受宦者之禍二帝始
作俑之罪也宦者置身非所當任以成後世之禍
司馬遷鄭眾不能逃其罪也何賢之足稱也

曹操在兖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
兖州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甄范

三城以待燕標還執呈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表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強諫迂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至言正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是故操終有天下而紹自是敗滅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鬪况於國乎不聽與索綝戰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乃斬徽染不足道也智謀之士曷足擇其所事哉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全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人皆言關東之變劉后吝財之罪以此觀之莊宗固有以致之者矣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食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恣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齊桓公會欽群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求束縛於魯時効歲規於宴樂之間勉強盛如艱難之際叔牙一言而君臣兩戒焉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微不忘叔牙之為人也君臣之間當如是也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揚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園花澗草於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田何憂晚歲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見說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監馬而馬壯見漢事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

牛受知秦穆公卜式以牧羊全日殫以監馬受知漢武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武雖秦龍之劉累終不遇也馬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語當上下之分未定之時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為過范增而漢用張陳之傳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襄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所事或比之匪人或不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哉

朱子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功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六十二

夫全少點檢諸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功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恠異耳觀此則知文公先生亦曾悔悟自己偏於講論文義之非于靜先生亦非不曾講學者但其門人無識各競門戶之勝自相排詆遂致二先生有支離禪定之異後學不能深察詳考隨聲附和眇無會通之見崇朱者以講論為真

守陸者以禪定為要執終身畔於聖人之學而不自知由之各相沿習誤天下後學至于今尚然古聖智之人雖任直道而行亦酌乎時措之宜蓋明哲自處保身為重耳是故仲尼居亂國而無虞箕子遭惡主而獲免後人不量時勢而進卒至以身當禍雖微赫赫之名終失大雅之度矣

古人文法皆有祖籍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剝費無忌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燭詹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六十三

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詬諂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諧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壘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劾之為姦臣贊曰三宰肅凶牝奪辰林甫將潘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歸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誦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

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會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了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符堅之於王猛曰卿昔蟻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竒卿於楚見擬卿於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察之雅志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是何相知之深及猛寢疾堅

臨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以便社稷卒之淮肥之敗遂至亡國其言之驗若燭照之是何始之相信而終之相背英雄如聖亦劫慧之品况不如聖者乎所以自古君臣相信為難也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誦之謂之等身書

蓬窓日錄卷之五

蓬窓日錄卷之六

事紀二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世壽卷上夫多題詠之上海陸子淵先生以編脩使饒歎其卷曰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岳之靜常也松柏之茂貞也物且然矣若周之世壽固本哉深竊論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為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為無罪惟元興最為事變嗚呼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漸盡瓦解

何其快也若公者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竒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毗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又不獨為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深至鄱陽觀是卷而書之公生於宋景定之某年鄉飲禮行於

皇明洪武之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震生於成化之某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於七年是震令鄱陽之明年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

也蕭何為鼎星生之日直鼎也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

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

所謂克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

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

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

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

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克隱梁何點人稱

通隱唐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然

予觀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

蓬萊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

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

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

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勤

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

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

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

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

車芻蕘也仕而有愧鶴軒猴冠也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螂蛆不知臭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為業

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

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

而不能退伏者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

趨則異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為閒

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

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

是也

周道祖字續之間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

遠徵太學博士不就常以稽康高士傳自隨因薦

蓬萊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

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宋高祖曰竊見處士鴈

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

事性之所造樂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

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

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

猷遐緝藏文不智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

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馬樞之言曰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

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藹芥柱下之言既清虛則糠

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

讓王之介嚴子有儆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

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决隄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甘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

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有止脯醢菜羹器用菟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聚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

愧庚郎貧范和之云蓋簪既屨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口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興衰之意此又見之今人蓋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例而止蓋為

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瑄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國初文臣無賜諡者諡自宋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

太學士胡廣二人始姚諡恭靖公廣諡文靖公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

圓木小枕大鈴窠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范淳甫

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

乃起讀書按蔡邕有警枕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

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則此枕

其名尚矣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稱怨之時不為夾攻之舉

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

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承敵於遼為今於人矣絕

微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截齒耶彼兵連歲又萬一有蹙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失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歐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為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臊以遺國家不雪之耻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蘇子容云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能也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天未嘗

不為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為之君者猶得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今有能弭是亂之人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致然歟此朱子序李忠定公奏疏之文也天下之事須人以為使人皆喜逸而惡勞誰則任其勞使人皆圖安而懼危誰則當其危忠臣孝子出身為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而遠不勝近外不勝內寡不勝衆使大功不立大

計不行雖居將相之位台鼎之司而沒有餘恨此劉光祖序虞雍公奏疏之文也嗚呼天心人事迫於氣數消息之不齊蓋從古而然矣任世道之責者能無有感於斯

秦氏族泰山大夫僭諸侯之禮漢武祀內窳天子行大夫之職冉求不能救孔子責之季少君之誣罔其容誅乎而當時廷臣不能一言議其罪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若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

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為經學者可草草乎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圖基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毛實無放龜事故龜乃武昌軍毛實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槎毛實放龜為言意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皇帝之臣蒼頡更數千年而周之臣籀損益之名為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益之名為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

行移速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畧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字文周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陀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膳有曰俟利蓬其別有七於樂為官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為猴牙舌齒唇半齒半唇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之言與中國異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傳而耳聽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字為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與蒼頡史籀斯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為奇矣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蓬窗日錄卷六

八

蓬窗日錄卷六

九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其列不升之數止於五墨氏所云亦然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蚺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滿博物志人亦有滿於

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鴉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名山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不肯自

藏故爾夜蛾撲統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毒瑁輒閉口

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鷄獨司晨鶴能警夜而已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詭鳥以其足獮以其鬣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蟻

增以其背砂按子一名何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

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浦魚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

股而砥柱又以借其驚濤以世其氣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魁而視之於斜破碎

蒸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霧紫翠

如瀉橫如蛾眉蓋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

河之流溝渠泡沫黃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

臭腐垢沬汗敗便惡溢泄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

千萬頃間涵天谷日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

壁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致

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

遠大焉可乎

勝國處士王紹文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譴中雖一念不

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

發也不薄矣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入氣象呼喚采色絢爛

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

也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云文必先博而後約若

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群盜竊發郡家開庫

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

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百置乳媪鞠視他人家

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候子女多入慈幼局

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伊川先生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

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程明道曰見呂晦叔說話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說話

不得不多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

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平氣

和如道尋常事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自少書座

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富文忠公少時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

他人又曰斥公名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其子徐景遷謂之曰吾少時

與宋子嵩論議詰難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

衣而起攜衣笥望秦淮門而去吾戒門者止之今

吾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故屈吾子以

誨之耳子嵩宋齊丘字

右唐馬胤孫性謹懦事多疑滯又罕接賓客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人目為三不開謂口也印也門也

孔子曰鄉人皆好之鄉人皆惡之未可知其人也一鄉

皆稱愿人焉德之賊也是故居鄉而恂恂在朝而

便便豈其視君大夫固不若宗黨戚屬哉蓋自有
難與言者在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故曰我猶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公山弗擾之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
欲因之以張公室乎觀其奔吳而猶不忘宗國孔
子必有以先見其微矣

長洲吳公辭東閣而居禮部無錫邵公辭尚書而乞終
養是宋司馬公之辭樞密今猶及見也孰謂四維
久不張乎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使
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警張禹之屢顧豈獨紀
事而已弁其情偽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申屠安坐而鄧通稽首宋璟廷立而昌宗匍匐呂端鎖
閣而繼恩徬徨韓琦出檄而守忠貶黜王嘉發憤
不能去一伎幸楊震連疏不能去一乳媪蕭望之
以師傅困於石顯趙汝愚以貴戚阨於侂冑此無
他權之所在有重輕也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
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
謂誠儉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覩似為專意於
卜數者言也

蓬窗日錄 卷六

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自上章
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其所言幸
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為難行之說以要譽焉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蟬飛鼠斷猿狼
豕噬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
也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興徃役以勞之曰在民得
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夷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為
羞

免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
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
無鬼論鬼為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
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然
未易論知言也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摩地以行呼
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
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克其操註以為大
指非也

今之與揚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說

者以為笠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朕之所其
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子產惠人也云唯其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
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
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子
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
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標非所攀深得固
窮節不與物競不强所不能自然守節

神宗謂張良聖人也

十四

神宗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
下也為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

學者非學也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
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

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
其迹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
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平生所觀書

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
汗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故
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

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
曰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為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真
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

誠實也范純夫為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
載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為至難理若有待

又為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
疾病嬰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宵中事矣

蘇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
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某
但涉獵為文耳

富鄭公在延路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周
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御
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

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
院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闈者云煩呈

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爲諫議大夫做居城西
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
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
畏憚如此

元祐末純大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
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
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
衣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上
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
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

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
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
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
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
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殞
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
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殞不唯安穩歲
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
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
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
皆風雨彫鏤不可得而偽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
城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以勝一
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博達之士乃知其非雖
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偽而此毀
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祿斥王莽國師秀顛
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誣以慰天下侯景陳
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教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
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乘勢
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欺哉

騏驎所以異乎駑駘者爲其行千里而有餘力也如行
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
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
爲禮文之祭或以爲教成之祭鳧鷖或以爲祭或
以爲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
爲燕射或以爲大射今以首章爲大射二章爲燕
射學者何賴焉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
圖欲舍而他之則徒示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

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為易高談天人之際老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國家因黨與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為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闢土宇而興干戈馬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理鄭皆相待如

寇讎愈出而愈恣矣元行冲歎其父康成兄子某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袁紹為濮陽令將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曹操征孫權留子植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時年二十二思此時所為無悔於今汝今亦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夫屯田所以省轉輸也而王莽假之則以擾邊民穿渠所以資灌溉也而楊炎之陵陽則以蔽畿輔假貸所以通有無也而安石之青苗則以困天下故曰利不十不改法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晉魏備凶奴鮮卑而元康之曆索頭居于盛樂唐人備突厥吐蕃而元和之世沙陀居于五原晉卒蹙境于元珪唐竟絕紹于亞子以是知日中之際陰慝所由生忽畧之中危禍甚可惡也

後渠崔子曰養士存乎學董學存乎人成化中提學御史孫鼎之忠孝陳選之清方士奮其修正德末御史蕭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悔二君皆遭構去嗚呼學校何由而正哉

袁紹殺滅洪陳容在坐起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曰汝非滅洪儔空復爾為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滅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在坐皆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五代張薦明少以儒學遍遊朔方歷覽世故漢高祖召問道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以為言得其旨者尸君社席可以治天下也高祖入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薦明聞宮中奏鼓曰陛下聞鼓聲乎其聲一而已矣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其一可以治天下高祖善其言號道玄先生

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圓其形也乃以人飲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嘗哉荅曰祭者致其敬

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
已爾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獮之祭魚
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

與其強求聞道不若勇於改過與其力驚速成不若安
於循序少過則心純道在是矣有序則行邁成可
冀矣故台鍊鉛錫而得金泉進科坎而達海詩曰
柞棫拔矣行道允矣又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此
之謂也

唐臣之質不勝其才宋臣之才不勝其質唐臣銳立而
昧於退未足與幾也宋臣勇去位而歸於功未足
與義也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二十一

李鄴侯其留侯之徒邪發必中幾言必濟用肅之庸代
之懦德之忌皆心服其計樂聞其辭好談詭誕乃
知之自將也使君不疑其謀身私黨留侯嘗從赤
松矣豈鄴侯亦慕而效之與留侯用以退鄴侯冀
其進故世輕之蓋廊廟具瞻非若山林之自逸邪
京房攻顯郭璞沮敦可謂守貞惟其徵於術而已
文中子譏其亂常君子之執可不慎乎

邵子欲傳數於程子程子謝之常談弗及卓哉人豪與
是故不以天合人自以義立命不強其所不能不
治其所不見

朝廷之上貴者不賢可知其政之亂也惟慳之間信

者不慙可知其君之僻也關境之外察者不劬可
知其兵之散也田野之中耕者不時可知其民之
勞也膠庠之內遊者不恪可知其士之驕也若是
者難必作國必危君子過而弗入居而急徙可也
漢唐之小人易見宋之小人難知漢唐之君子可信宋
之君子當攷

呂申公劉元城陳了翁皆參禪取其定以治心樂其空
以忘憂患謂於吾道有裨為猶愈於防非陰用者
若聖人之處憂患其成德之地乎是故舜孝純於
歷山文易演於姜里夫子晚贖而定六經學者堅
志而邁往賢者校功而熟仁與夫異端之放與空
者判矣天不以窮冬而廢生江河不以遇礙而回
流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二十一

漢有三臣焉曰張良之知董仲舒之正汲黯之直唐有
三臣焉曰狄仁傑之密宋璟之堅郭子儀之大漢
有董公曰為義帝誅項羽唐有徐洪客曰指江都
取獨夫使漢祖守其義唐宗得其謀二代之得天
下湯武何以加諸

皇祖之攘元胡功大於湯武道光乎堯舜義祖于春秋
於乎百世以俟聖人蔑以尚之矣

范仲淹韓琦執優荅曰以見則范也精以量則韓也弘
范慷慨近名韓渾厚近德

虎豹之疑不如螿蜂之逐故處事貴果觀鶴之亮不如擊準之匿故謀事戒露丘阜之止不如涓泉之逝故學貴不已雷風之迅不如霖霖之潤故心貴不躁丘園之隱以虛易實終南之捷用退作進甚哉士之狡也夫人君崇隱貴節乃基此弊况以貪躁取之

君不出環堵之外而知周天下好問之故也君運於帷幄之中而德加方外親賢之謂也

預知王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董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

鼎待鉉舉鍾以追縣鼎不舉則雉膏不食鍾不縣則宏

聲不播然而言鍾鼎之功者鉉與追不與焉昔蕭

何薦韞信房柱用諸臣狄仁傑薦張柬之彼皆績

偉勞巨我則亡聞意其有古大臣之道邪

古亡宦官之禍考詩之所刺可知蓋故家舊臣世掌國政與自漢而下始于石顯極于唐末噫刑餘之賤乃廢天子執政權奴士夫世道之大降也夫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愚謂自古賢人多希聖亦只做得二等事若取法乎中斯為下矣

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謂曾點見得道理中物各付物意其氣象大漆雕開卻是見得道理中

有未信處其體用大故曰已見大意

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季札之所見張温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有禁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邂逅失之孟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而名有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

余常云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朱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中遂知名於後世

當時山林隱逸不聞於世者亦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托垂於不朽亦有幸不幸也胡荅溪云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得托子美之詩以傳不朽亦可謂之奇遇也程子遇青城種楠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乃遇一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之樵夫誠哉世未嘗無賢而泯沒不聞者亦多也

屠牛垣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傳史畫匾陳酢瓶所為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說

於名人之文章也

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少長悉以疑事問之有可取即隨手抄錄有草簿數冊對客即書且記所言之人凡十年作一

案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古人所以密推熟察以自驗其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於如此

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巾幗乃女子未笄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曇籠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藏匿也惻音憤古對切今音團非也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群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甫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而孟集亦無此一首也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崔駟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窮而明道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此乃陳兩峯書室中所書格言也予嘗刻錄之以自警

而願學焉

少師西崖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

劉元城云宋太祖起歸德軍節度使歸德為商星分野太原居西北為參星分野昔高辛氏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遷沉實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自古參商不相容太原必後得而先失故國家盛則此地後服所以取太原最難衰則此地先叛後果為完顏氏所據故當時謂

不宜列以方鎮乃毀其城徙其民於唐明降州為平晉縣嗚呼參商之說信然否耶繼元降於太平興國四年所謂盛則後服是已金人以東北夷虜長驅而有中原則所謂衰則先叛者不在西北師東北矣

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沈度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閑居獄犴無宿繫馬未卿初見劉元城元城問王鞏安否荅曰王學士安元城因謂可教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趙崔子晉愛謝靈運于唐愛孟郊于元愛劉因唐宣宗問於羅浮軒轅集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撒

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
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
術何難致哉

古人祭以肺為重食牲以肩為重

黃石公冊書身之八殺貪殘姦醜狡佞訐復命之四業

昔惠恃已狎不肖如賢能

陸佃嘗曰天下多事則須不次用人苟安寧無事但當

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

晉孔嚴仕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時朝崇啟浩以枕桓温

温深不平浩又接荒人謀立功於外嚴言於浩曰

當今時事難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頃來

逢寒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七

天時人情良可寒心願深思廉簡屈伸之道平勃

相和之義又觀頃日降附之徒貪而無親難以義

感浩深納之

夏忠靖原吉量不可及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

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

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

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

矣公薨贈太師

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舜之德被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

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

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稱之孟子曰
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也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藥壺賣藥得者即愈但不語

遇有識者即告之曰人一身如一國心即帝王傍列臟

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群臣也心病則內外不可救

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

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

使迷惑則心無病餘臟腑不難療也外之九竅無

由受病况藥有君臣佐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

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

能救病

逢寒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七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唐鄭棻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鍊而與不知止者

有異矣

唐正道曰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

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為

正論以忠信結之為上策擇將守邊以兵服之為

中策以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無策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

而譙曉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陟

傳誤矣

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雖天數之一終說者謂水為天地間之大命脉其信矣乎故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脉絕也當其所主之地則為災海水不潮亦水脉絕也

至正十五年間陝西省某縣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西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弘治 年長樂縣平地生一山

先哲遺言

遺言乃先祖

方伯耻菴先生以北畿督學御史轉副憲江右脩復

白鹿洞書院聘白沙陳先生為教主與羅一峯張

蓮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八

東白陳克菴諸名公唱明道學往來翰墨累牘盈

箱不幸三遭回祿存者十之一二全之辛亥以主

客即起復赴部裝束奉行時復展玩今摘錄數答

于後嗚呼

諸名公扶植世教之心先

方伯公鳴道景賢之意或於此一見云

嘉靖甲子冬至日孫男全之稽首識于晉陽官舍

治下羅倫頓首復

憲副陳大人先生僕提舉泉南登龍王三金昆玉友鸞

停鶴峙子孫才族將大其陳氏乎譜叙之作敢不

唯命凡言之立以傳遠也傳遠而託諸於僕非其

人矣古之保姓受氏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以富貴而大族者世俗之論也處富貴而非其道

適汙曠其祖而已文中子曰古之仕者養人今之

仕者養己養人而不養己有志於德與功者也二

三君子志於養人不志於養己也明矣然養人之

忠猶未大洽於民何也三害未去也何謂三害官

吏之貪也豪右之暴也盜賊之竊發也三害既去

則養人之澤下於民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

言失人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執事居可欲

之地僕而與之言不失人也陳氏之不朽吾將於

執事見之僕方有事于禮叙文尚在他日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二十九

憲節若臨吾邑時或有也不敢豫期

湖西羅倫頓首

憲副陳大人先生祇承嚴命譜叙已成傳後之託在已

而已斯文何足恃也收族之法以立宗法明世系

廣愛敬為先務斯文不及也上中戶事聞有指揮

民何幸與今後當立定法少蘇民困可也鄉約之

行遠近悅服淫祀悉已毀除喪禮悉已遵行元宵

醮祭悉已禁革婦人女子亦知土木之不能為禍

福也一都之內地方數十里人戶數千家翕然同

風亦可以見人心同然而不能自己者矣所不便

者土豪盜賊爾昔明道令晉城嘗立此法姦偽無

所容窮困有所養惡者有耻善者有勸伊川先生云今之仕者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爾外都亦有行者若得良有司推而廣之而執法大臣為之紀綱則風俗似可厚財用似可節詞訟似可省盜賊似可息韓都憲江西之人至今稱之何也以能息盜賊也求其本則未矣孔子之言是也合都父老來呈前約必賜允從則仁及萬民矣執事行之民日望之

五月廿四日

見聞寡陋人才不能多知無以副盛心也廣東則陳公甫林緝熙光福建則陳聖夫黃仲昭鄭廷剛楊朝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一

仲葦浙江則盧璣章德懋陸克深陳直夫輩湖廣則謝元吉陳廷彥南直隸則莊孔易陝西則王司馬公度山東則冢宰李執中蘇州則陸鉞先生遼東則賀克恭浙東則陳士顯謝世脩江西其在上方者皆執事所知其在下方則廖行儉韓介之鉛山王樂志新昌縣志潘希範樂安縣志此予所知也行儉群經通洽行履純雅非予輩敢望也其餘尚多不敢一一塵瀆俟面論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倫何敢當哉草草不具伏惟亮納中亦未絕姑取一節其餘人才尚多恐知未真王徽跌宕可喜

洽下湖西羅倫頓首簡復

憲副陳大人先生語類板行嘉惠來學大矣春秋纂言已領金諾書至連四方交游姓名及鄉賢祀典相應者姓名專人送至江西他不多及甲午春二月日丙寅書于一峯山房

治生湖西羅倫頓首

憲副陳大人先生具文正公春秋纂言金諾刊梓此先正之本心後學之嘉惠也非崇道編教其能是舉乎此書復行一熒然於寒灰也癸巳十月拜文正祠于咸口里此書刊板舊遺一集崇仁縣學司訓借錄繼聞其家遭寇劫虜書籍誥勅俱落盜手此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一

書蓋司訓借錄者不無訛謬若不違自校命老於春秋者詳審校勘先命侍史爭錄一冊以此書還崇仁司訓崇仁獨有此他處恐亦無也似聞其賊已有蹤驗倘能留心此書或出其家不曾有書不知首尾禮記纂言已託益庵未蒙回示庵記已成俟回送上訪求人才此古靈先生之心也求其無愧於古之君子者數人而已餘則姑取一長如是者多未敢放瀆盜劫屢傲旬日之間且聞數處麥秋初殞於雪繼食于虫官吏肆貪盜賊羣行有識寒心寺中之會十里以外一家遭劫憲臣在此猶無忌辟况餘日乎朱子曰壞了這箇寬字今日

之謂矣

倫載白

養木者去其蛀養苗者去其蟻養其民者去其害民者而已民之害三焉貪吏也土豪也盜賊也三害未去欲求治不可得也今日三害御之甚寬待之甚恕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以盜賊言之有連世為盜者有終身為盜者有各方為盜者有狂者有竊者有劫官庫者有劫民財者有因為盜而起至土豪者盜倚豪而肆其克豪倚盜而雄其資盜賊土豪相為窟穴凡為盜而發覺者十無一二其發覺者被盜之家得贖即放捕盜之司得賂即放甚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二

至府縣徒罪即放一盜既起衆盜皆熾其勢然也但見為盜之福不見為盜之禍盜復何所忌乎吾家自武岡公立法几子孫不孝及為盜者皆溺于水三十年來此法雖存而行者不守盜賊橫矣周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今日之寬積弊極矣宗子嚴父皆有君道殺一盜賊子孫於理未為過也刑亂國用重典朱子曰壞了這箇寬字若體此意而行之則積弊可救然後濟之以寬仁未為晚也刑以仁之此之謂矣

乙未七月廿三日湖西羅倫頓首東

憲長耻庵先生臨川吳文正春秋纂言肯承金諾重為

刊印隨借抄本於崇仁已送東白過達未悉成功如何其中差訛必多吳宅舊板又毀印行止遺一部被盜劫去近日吾鄉頗露消息隨即掩蔽其賊已囚在府未知尚存否惜乎失此善本也舊約已成則此本幸傳僕於此書未嘗留意然先正遺言正欲其末也象山語錄其家有本煩留意借錄示下象山是甚次第特以小異朱門遂致淪晦在後學當用心求之近思錄被友人得之見賜一集幸幸聞東白母疾未知如何近家兄於此月十日得疾下世舍姪在東白家收租相見為言於東白向賜紙四百謹已拜受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三

稟事

一吾都洪武間被奸民罔奏當時法重承行者重升科額將六七倍於他都先是趙侍郎知縣趙季通多與優恤世移事變近老人重奏戶部永決田地悉應蠲免林方伯已為覆奏該吏沉塌元勘遂以刑部之行而止兩次保結見在使司煩相二方伯言之今劄付四縣開免然後覆本事具別紙請詳覽焉非有私也或回遲請先達此情
一上中戶事極困吾邑曾言於府縣父母官彼畏上司不敢定奪今已無及然補賅逃亡者間近七八十人在獄請為甦困若時雨矣具別紙

一逆賊甚多多是土豪連結捕盜司得盜即放若不擬從重法此風長矣

一官吏職事發露不可寬免宋太祖最寬仁獨賊吏當斬右趾者棄市土豪亦然按本塞源非監司之責救其末而清其流可也

一仕宦之家多為宗族子弟婚媾所壞吾族亦有假託名字偽書簡帖交通官府若有此色請為痛懲并為戒于府縣而達于同寅 倫又言

吾從父老立約倘約長來言賜允幸幸

癸巳二月日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倫嘗愛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三十四

濟王荆公行青苗門生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

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

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

病山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

若非其人皆拒而弗答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

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

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

之民困於苛歛其患甚矣余無力以救之惡得已

於言乎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

秋糧之征有鹽糧之征有賧虛糧之征有板榜之

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

欲民不流離而去為盜也難矣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矣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未有也

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三兩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更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考之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之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廿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未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

建寧日錄事紀卷之十一

三十五

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原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歛無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暑寒之衣食不給豪橫之侵削無已官府之徵求無藝以官作民粥于他主田歸富屋糧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洒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為下以下而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擾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學

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
不足冤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
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鷄犬不寧
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取敗於糧里已
賤虛糧已賤鹽糧又賤中戶賤如是其多也民力
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
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
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徵若干尚
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匠秀才貧難下
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
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
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
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
仁者之用心不如是也猶執事獨未知其情可使
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公卿大臣
其天人邪亦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閭閻將於學
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
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
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本從而固矣
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二三君子方以愛民
爲心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爲吾民之福乎鄭俠
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

蓬窗日錄事紀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臣之列者哉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議
君宜無有不從者信筆速書不覺滿紙
記丙戌筮仕初翁方伯在京因及此事祈請進本
或歸自除之翁竟不從流毒至今利源一開末流
無所不至古之君子所以戒於作俑也

近思錄企

牟都憲山東小錄皆拜嘉惠客歲曆日回簡已付敝邑
來使一道重寄百敝維新此其時也僕聞善牧民
者如牧羊然一羊敗則羣羊俱敗善牧者無他在
去其敗者而已今敗政傷民之徒往往而然更化
之始益思去之則令望桓桓剛風肅肅毋負倚託
矣 倫拜復

憲長陳大人

乙未正月七日

友生莊梟拜

憲長陳先生閣下張家灣承枉顧兼惠佳作至今感佩
無量持憲江西一方悚然君子用世固自不同下
懷豈勝忻慰白沙一峰書問想能益勤廷祥先生
數聞往來不倦同德相求今乃見矣小第過南昌
敢此以叙契闊不能多及惟
恕不恭梟再拜正月二十六日

選拜啓

方伯契兄執事

顛沛之餘承寄示詩章中涵義

微意時一展讀以紆慘然之懷感激感激往事悠
悠不可追矣尚當共厲晚操以酬宿盟黃世顯之
遷亦可以鎮幸進者之心王司馬林司寇一代元
老退者不復進死者不可作可為斯民太息也廣
東二司議遣人往閩中致奠蓋門生故吏直情夏
宗成彭鳳儀李文煥遺去後之思陳夢祥不至公
府可敬張廷祥以母老不仕得遂其仁孝之心如
包孝肅顧美而不得徒深臯魚之恨者其樂雖三
旌之位不易也舊聞陳公甫之學未得一會其過
洪都執事泊廷祥與之往復必有所論母惜示數
字選拜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三十八

方伯契兄執事

良會可惜雖先生不命僕亦留况命之懇懇耶一
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僕於先生有此意但不如
后山能言也使回謹此申覆

十月廿四日夜羅坊燈下白沙陳獻章再拜復

方伯華宗先生 胡先生屬筆申意幸

亮之

章以此月十九日度嶺偕計而往抱疾而歸亦不
能不介然於懷也夫士必涉於世然後知涉世之
難易不涉於世而能涉世者章未嘗睹也老子曰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曠兮其若谷渾兮
其若濁其知涉世之難者欵雖有拱壁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良晤何時因風飛尺簡以有餘補
不足正不能無望於先生也甚寒惟為道自愛

仲冬二十二日寓南雄陳獻章拜

耻菴先生宗契 東白先生同此 懸

元禎頓首

耻菴大人年兄 辱

催文使者沓至因數日親知處吊壘紛紛失於回
復負譴負譴二菴記盡歲前呈稿更不食言矣呵
呵便中輒復有瀆市以口之塞必極堅厚如章湖
渡乃可障洪波之突不然徒勞無益近屢承嚴命
督趣有司成功然責非切已渾慙因循今南昌該
管主簿已到任矣敢冀指撝趨茲冬晴畢此大利
庶不棄前功也恃契敢茲喋喋惟 台登焉不既

元禎頓首

耻菴年兄大人 侍者

蒙允行脩築市以捍水圩岸此萬民永世之利也
然水口有二處其一處係古額築之則工力減大
半且可長保無虞其一處深濶難築况非要害若
築之則甚費工力且須更築其上流一口然後可
合小民公論皆欲就古額處興工間有一二有勢
力而欲取風水者乃巧說以惑委官反要就難築
處築之此甚非便圩長有頌知仗義者今來呈馬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三

三十九

呼入一問便知其悉 高見處之當自有定奪
區區敢贅哉惟爲之達情云爾苦瘡毒不先自造
言心矧萬萬

元禎頓首

憲副陳大人年兄

伯輔兄處刊完程子全書一部奉看未知曾寄有
否原公文字近日因赴

京舉子有索者迫甚且往來應酬甚冗以此未即
應

命萬萬寬假又向所言築市以口有司唯應故事工程
甚緩歲前日有數恐大功不成萬萬趣之幸甚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元禎頓首

憲使大人年兄 禎向日往吊進賢道經武陽驛彼中父

老深言梅溪走泄水利累歲旱傷之苦及歸 禎又

細察之於小民萬口一詞云築塞梅溪之口係是

古額水利不泄實數十里數千畝無窮之惠况此

口濶不數丈易於脩築但患富民利溪旁填起無

糧數畝之田常年恐積水滄沒則放而竭之耳茲

者衆父老約於朔日來呈憲臺 禎恐情猝難達敢

先此以

瀆

尊嚴伏惟 允而成之萬民大幸也

厚厚惠感佩至情尚容

面謝姑不既

憲使陳大人年兄

年弟張元禎頓首

蓬窓日錄事紀卷之二

四十一

蓬窓日錄卷之六

蓬窓日錄卷之七

詩談一

太祖高皇帝御製勸世文

為人在世艱難甚苦時逢亂歲遇遭劫楚天運交
回改朝換宇四海混元圖霸並出張方陳趙明啟
蠻虜元運俱衰總歸

聖主國號大明萬邦拱服英雄豪傑盡滅歸土愧我無
能托賴

宗祖我之道化從運部伍區區獨力五六之數流落他
鄉棄却閭里東蕩西除今御中土亦不能文亦不
能武吾將六旬且男且女謝

天蓋載感

皇水土家道清吉一石之粟量力求財有何不足盟手
虔誠晨香一炷謝罪禳災康泰為福瓮瓮之衣醜
醜之婦不缺家常無量之福日食三餐夜眠一宿
身安飽暖無量之福安貧守分凡事且足但能隨
緣無量之福身不少衣口不缺祿行義人敬無量
之福不犯王法身不繫獄一日無事無量之福善
結善緣來疾去速但有一緣無量之福孝子順孫
兄弟和睦居家吉慶前脩之福他有自有我沒自
沒富貴貧窮果得其福雲則自欺滿則莫履但能
如此便是受福酒色財氣只可遠逐有人識破天

堂之福為官為吏心莫毒而常行公正久遠之福
直只是直曲只是曲但行平等不必求福為商為
賈衣足食足有名無役莫要薄福眼前天堂眼前
地獄積善看經身心念佛

聖君治世便是活佛父母在堂便是活佛
明君勸世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穀豐盈

詩曰

清出源來即是清因緣果報甚分明善惡兩般隨
爾造富貴榮華水上萍新宣大誥欽依念舊頒律
令素條行均能本分安生理保守全家樂太平

太祖賜張以寧詩拜序

以寧字志道福建古田人

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者居則規諫
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四夷漢之陸賈出使於
南越馬援持書於賓融是也朕居江左十有六年
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快快於心自即位之初
特遣翰林官知制誥事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
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實封來奏朕再三
覽之喜不自勝以寧至彼其王已行長逝彼國人
請授王印於世子我以寧言此吉禮非凶事也今
爾國有喪况來文伊先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之
非禮也爾國當遣使往奏庶依大禮於是國人從
之今使者至如以寧實封之言朕思安南僻在外

夷瘴煙甚重古人以為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不遊之處恐瘴煙乖其體故耳今我臣以寧抱忠貞之氣奮古能使之風執之以大義守之以法使安南復命而後降印入安南國中人民官屬以我中國揖為大禮凡人衣揖為禮畢為我以寧能評之以禮使彼國中今行稽首之拜觀其所以我以寧非獨抱忠貞而能使其使者速能化夷行中國之禮可謂智哉於戲此忠貞之氣奮守節之剛非生性之自然歷練老成愚夫猛士可乎使之善者以寧也綴詩以勉之句雖不聯朕本非儒文之不深專述其事耳

蓬窗日錄卷七

以寧初使

聞說西南瘴似煙林叢草木有蛇蚊承差不避言君命自是前賢忠義傳

得以寧實封

嶺南南又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還多議說瘴雲埋樹若堆煙民人跣足為鄉禮斷髮衣袍似野禪話到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來前

念以寧涉江海

我臣奉命之丹微驛路迢迢渡幾河野宿聽猿啼夜月朝看狸走疾巖阿風塵未紀何回日取性觀山世態多晴朗好瞻紅日勝且陰驅逐片雲過離馬乘

舟涉大洋風號帆挂幾尋檣巨鯨聞詔衝前浪湖底雄鯨翊駕航舵轉水鳴聲霹靂蚌開珠擁海雲光我臣勁節遐方靖好把丹衷奉上蒼

念以寧入重山

卿初奉命便前奔道路崎嶇實慘魂千尋樹杪猿飛走萬壑風生瘴氣昏日暮烏啼人不到月沉象乳夜還溫何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禮樂教使者登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鳥啼深樹聲投耳獸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樵不到至今人往獸無驚峯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四海平

慎言

蓬窗日錄詩談卷之三

卿因國事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久知人道是話非雖壯遠無邊也知周廟三緘口猶恐臨時不自然彼處受封王即位但將詩慶便廻旋

戒財

海濱邦國寶多珠勿為區區化作迂此去爾家豐俸祿好將方寸向前圖功名千載誠難得一失應須目下汀記得黃金乘夜送四知不納却來誣

保身

莘林江狹水湍流為問民人是幾秋水色紅黃民性獷山生巨獸象為頭我臣至彼還備養豈被南方瘴氣愁彼國有人依禮待卿當歸告甚崇優

諭張制誥今世子守服

安南世子性惟賢志行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中國禮
訃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萬里神交是
宿緣更把聖書深道與直教素服承三年

洪武三年四月 日

太祖渡江題詩庵壁僧洗之乃獻詩御筆題詩不敢留
留時只恐鬼神愁曾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
斗牛

太祖皇帝詠菊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
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何等英雄氣象

太祖微時於鳳陽城中遇一遊僧手持小磬號於衆曰
建寧日報書卷之一 五

擊磬賣詩聲絕詩就因指鷄卵為題僧云一塊無
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豈僧
為異人已先知

真主故假以為兆耳

太祖高皇帝嘗書金華星士劉日新之扇曰江南一老
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
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

御寶劉持此遍遊天下十二年

有人題康郎山功臣祠云鄱湖鏖戰不生還是我
皇家第一關

聖祖開基天地久將軍正氣斗牛寒義同紀信君臣際

功在張巡伯仲間萬古精忠應不泯白雲明月滿
康山

洪武間御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唐肅有詩云雪翻能
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
憶當時魏鄭公可謂善於規諷矣

太祖征陳夾諒至鄱陽吳芮廟壁見題竹詩云幽人無
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知為
胡閩之筆深加歡賞後用為大理寺少卿閩鄱陽
人號松友直氣不撓

太祖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
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基兆

建寧日報書卷之一 六
於此
詠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傾刻凭看遍九垓極外
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丕治於此
見焉

親征漢至瀟湘云馬渡溪頭首看香片雲片雨渡瀟湘
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天葩豪宕英
邁讀之竦然

命楊文都督南征詩云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呂
虔刀雷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
麟終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度
院春深聽百勞氣象雄豪音律和暢

院春深聽百勞氣象雄豪音律和暢

儒士彭攸信有詩名太祖一日微行指虹詠曰誰將青

紅線兩條無雲無雨繫天腰命渠續之彭即應聲

云玉皇昨夜駕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老儒臨安錢宰公退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

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

曰何嘗嫌汝曷不用憂字

會稽王冕題梅詩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

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太祖見之大加稱賞

太祖高皇帝常誦唐人李元甫上元詩吟哦不絕其詩

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七

七

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免將道德終無敵秦

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兩花煙草石城秋安

不忘危之心也

甘露僧常欽字惟心能讀六經過目不忘戒行積

專

高皇帝率舟師獲偽吳載院判降其衆大閱師拱真庵

師獻詩云天人西來乘赤龍手握寶劍青芙蓉出

師百萬皆英雄四方上下雲相從大船椎鼓聲雷

同斬蛟射鯨滄海中須臾日出扶桑東波平浪息

天無風歸來奏凱登九重斯民有頌歌年豐祝

皇壽比南山崇邦基永永傳無窮

金山主僧別峰洪武中赴京慶

萬壽節

高廟

車駕親幸賜詩云命駕雞鳴訪老禪知師昔日住

承天幼年參學心猶切晚歲脩持操愈堅蓮發性

天香馥郁月沉秋水玉團圓一毫照徹三千界何

必藏身北斗邊

高廟駐蹕北固鳳凰池來後見心應制獻詩曰賊寇臨

江口王師出海邊四方喧動地萬姓獨瞻天笳鼓

驚樓鳳旌旗耀戰舡生擒王十士齊唱凱歌旋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茶太學為中貴題畫婦圖云蚕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七

八

未成絲業已無髮雲縈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

布爭得王孫見此圖一日

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召除肇慶知

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

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國初象山人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末天下大亂隱

而不見年將六旬見四海定於一赴京敦陳王道

先獻一詩其詩曰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

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增氣象山人昔往東海山

山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道松

林間一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
顏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
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
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

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

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既稱

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己酉條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即

上疏先是有

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果置棺袒臂當箭上見其諫甚

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成化初我先

大父南山先生作四月八詠有錢丈奇勛之詩曰

蓬萊日錄詩卷之一

九

引棺絕粒箭當臂拚死扶持亞聖公仁義七篇文

莫靈冕旒千載繪仍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世終

成衛道功那得

洪恩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堂

太祖皇帝一日觀新月時諸皇子在侍皆命作詩詠之

東宮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峯頭雖

然未得團圓象也有清光照九州時建文君年尚

幼詩曰誰將玉指甲指破天上痕影落寒潭底魚

龍不敢吞

太祖皆不憚

世傳逸詩為建文君所作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蕭蕭

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
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

為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

功成反初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

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

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

姚因秉忠故名廣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孝皆

官公孤逸佛入儒有如此人之出處豈可決哉

建文君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

蓬萊日錄詩卷之一

十一

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文皇

識也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處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感此詩即日命夏原吉迎仁宗于南京非縉諷諍

之力歟

山陰劉子華工詩詞以明經薦開平王常遇春亮

太祖命賦挽詩于華承詔少選而成曰揮戈十載定河

山忽報星沉易水灣馬首西風旌旆捲天淫落日

凱歌還功成楚漢興亡際名在韓彭伯仲間聖主
思功心獨苦黃金直欲鑄真顏大稱旨

金華張公尚禮洪武間拜監察御史為人瘦小人以鬼
臉張呼之一日作宮怨詩云庭院沉沉晝漏清閑
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止得君王寵却被黃鸝叫一
聲

聖祖以其琴寫宮闈心事下蚕室而死

仁廟在太宮觀夾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

翰羸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

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

着功成見太平何等機畧雄偉曾子榮先生應制

云兩君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

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

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杆

君臣器局見矣

宣德六年辛亥勅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即位以來

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

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

已也夫狂已求售非忠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

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

明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

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遊世遺人一己之私朕之所

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之志

馬耳卿等為國重臣同朕欣戚宴樂之數特示觀

之夫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
徒視為空言可也歌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
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臯稷若

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木為况予涼薄資九

五承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道長

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抱材德者蕭散幽閑樂

其樂扣舷清溪弄綠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

蒼白鶴飛翠蘿搖曳春風時朝饒黃獨夕茹紫芝

放歌考槃什吟咏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

生才將有為豈徒獨善而無施彼不輕施吾當致

之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

心咨求志日冥嗟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莘幡然起

猷歆傳巖何嘗終版築磻谿白首還膺揚卧龍亦

復興南陽早歲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

爾賢人無為徘徊石泉麋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為

爾開脫却芰荷衣掛在青崖隈翩翩並駕蒲輪來

黃金如山築高臺待爾為吟臺與萊母為令我悵

望思難裁

十二月辛巳又製喜雪歌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

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與群臣同

樂之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歌曰一冬晴明

人不厭臘月雪飛尤所喜從古農占重三白來年

有秋預可擬今年初春始雨 當已見農穰連遠道
况當嘉平歲五日遇雪相宜詎能已昨夜長風廣
莫未號空撒地初停雷斯須漫漫撒玉屑千樹萬
樹梅花開大地平鋪皆一色光輝未數瓊瑤白
山蒼翠不可尋但見凌虛聳銀壁憑高四顧真奇
觀日上扶桑朝不寒乾坤萃和作祥瑞滿目欣愉
增意氣昔人勞農享臘惟此時更說來年豐有期
村村腰鼓敲宴飲庶幾時平今見之嗟予非德臨
九五變理功能寄丞輔舉觴相樂拜

天麻永念

皇天與

蓬窓白錄詩談卷之

皇祖

宣廟詩多大言如史館云蕩蕩堯天四表巍巍舜德重
莘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上林春色云山
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天心
允合吾心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
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其詩皆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此真帝王之言也

孝宗賜蜀昭王詩云河間禮樂文風盛江夏忠勤世業
昌異代豈能專美事吾宗亦自有賢王蜀邸何言
得之

孝廟弘治元年御又華殿講書畢賜講臣各緘金緋大

金帶及紗帽烏鞞叩頭謝訖上曰先生辛苦成對
曰此職分當為皆頓首而退程敏政有詩記之曰
日映果恩曉殿深湛思稠疊
駕親臨袞衣紅耀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辛
清班容宦後老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
消得

君王念苦辛

李文正公懷麓堂續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辰詩云

秘殿深嚴

聖語温十年前是一乾坤孫臣不塞餘生在

蓬窓白錄詩談卷之

帝里金湯舊崇存

舜殿南風難解愠

漢陵西望欲銷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
閉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鄭少谷上恭陵
詩云千林松檜鬱相迴永夜風生瀚海哀萬國昔
曾瞻氣象五雲空復護崔嵬古來鳳鳥長難至天
上龍髯定不回苦憶焚香賜第日報恩真愧濟時
才蓋恭陵乙丑科在宮中焚香祝天云願得賢才
以輔太平故少谷云云是年得人為盛至今彼澤
嗚呼帝德可及哉

成化丁酉之冬無雪

上憂厯給事中馬中錫疏劾巨璫尚路李榮聲勢相倚
朝紳依附

上得疏凡一應糾封墨敕人員俱從罷黜次日遂大雪

大學士楊守陳作詩紀事馬公次韻曰一冬氛氣

暖重重年盡冰花馭朔風官道白從今日始群山

青滅舊時濃白綠

明主回天意不獨貧民兆歲豐我亦有樓高百尺曉來

登眺快元龍

唐明皇劍門關詩云劍閣橫空峻鑿與出狩回翠屏千

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

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十五

故記于此

梁簡文帝春情曲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揚低柳合踏塵

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洪水霑羅衣兩童夾車

問不己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

扉此詩似七言律而未句又用五言王無功亦有

此體又唐律之祖而唐辭瑞麟鶴裕韻似之

宋武帝丁都護歌云都護北征時儂亦思聞許願作石

尤風四面斷行旅又云都護北征去相送落星墟

帆檣如芒控都護今何渠唐人用丁都護及石尤

風事皆本此二辭絕妙宋武帝征伐武畧一代英

雄而後風致如此其殆全才乎

唐憲宗朝北狄寇邊大臣議和親帝曰聞有士子能

姓名稍僻朕記得詠史一篇云漢家清史內計拙

是和親社稷因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

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大臣知爲戎

昱之詩和戎之議遂息

昔宋太祖微時有詠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

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群星與殘月

一云欲出未出光棘捷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

向天上來趕却殘星趕却月氣象剛貞後頭詩皆

潤色耳蓋宋以火德王天下及登極削平僭竊混

一寰宇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又有詠月詩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十六

未離海底千山暗繞到天中萬國明大哉王言撥

亂反正見於詩如此

宋真宗題內香藥庫云每歲沉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實

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尤物尤宜史筆書其侈心

之萌有自矣

真宗幸鄭州召處士楊朴欲官之問卿來時有以詩送

行乎朴知帝意謬云無有只臣妻一篇使誦之曰

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

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還山

宋高宗題紅色木犀花云月宮移就日宮裁引得輕紅

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又云

秋八幽岩桂影圓 香深粟粟照林丹 應隨王母瑤池宴 染得朝霞下 廣寒

汴州徐神翁獻詩宋高宗曰牡蠣灘頭一艇橫 夕陽西去待潮生 與君不負登臨約 同上金鰲背上行 及

兩宮北狩高宗航海次臨海章安鎮候潮金鰲山牡蠣灘登福齋寺 此詩在壁間題墨尤新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吟曰茸母初生認禁烟 無家對景倍凄然 帝城春色誰為主 遙指鄉關涕淚連 茸母草名北地寒食則茸母草生為君者至於身為

臣虜視草之榮而訂節可不為萬世之愴嗟耶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 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此

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 二十字無限凄楚之意 直北有宋道君題壁詩云 徹夜西風撼破扉 蕭條旅館

一燈微 家山回首二千里 目斷天南無鴈飛 聶碧窓題趙太祖真容 鳳表龍姿儼若新 一回展卷一

傷神天顏亦恠君 非魯河北山東摠舊臣 宋徽宗書七言于扇云 選飯朝來不喜餐 御厨空費八

珍盤 命一太學生 賦之生即續云 人問有味俱嘗 適只許江梅一點酸 書進大喜是生亦可謂調羹

手段 有降于紫姑仙 叩其姓名不答 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 云 星冠玉帶落邊巾 幾見東風作好春 四過江南

省宗廟眼前誰是舊 京人捧箕者悚然 知為淵聖在天之靈也

宋高宗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云 野水參差落漲痕 疎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向何處 家在江南黃葉村 今勒石杭之潮鳴寺 又作漁父詞云 薄晚烟林淡翠微 江邊秋月已明輝 縱遠柁 柁適天機 水底聞雲片 段飛又云 青草開時已過船 錦鱗躍處浪痕圓 竹葉酒 柳花蘊 有意沙鷗伴我眠 又云 水涵微影湛虛明 小笠輕蓑未易晴 明鏡裏 菱紋生 白鷺飛來空外聲 詞致清遠 詞人莫及 然規模偏安志氣柔媚 亦可見矣 耽樂湖山 無復新亭之淚 有士人林升題旅邸云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便把杭州作汴州 又有人題京路經云 白塔橋邊賣地經 長亭短驛甚分明 如何祇說臨安路 不數中原有幾程 君相偏安亦可慨 夫神州竟不恢復 咎誰執之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六

宋徽宗北隨金虜後見杏花作燕山亭一辭云 裁剪冰綃輕疊數 重冷淡燕脂注新樣 靚妝豔溢香融羞 殺蓋珠宮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 無情風雨愁苦閒 院落凄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 雙燕何曾會 人言語 天遙地遠 萬水千山 知他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 除夢裏有時曾去 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辭極凄惋亦可憐矣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文宗惡之
或登臨遊幸不以爲樂往往性目獨語左右莫敢
進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馮高何限
意無復侍臣知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
吟舒元興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
咽吟罷嘆息良久泣下沾臆嗚呼宦官之橫致君
如此可不成履霜哉

唐文皇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茄一朝辭
此去四海遂成家是何等功烈

唐宣宗微時有迹爲僧與黃蘗禪師觀瀑布泉師詠云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一 九

千岩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接下韵
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
大位然接慙喜之時宇內不靖其作波濤之識耶
有人題秋胡詩其一曰即恩葉薄妻承清即說黃金妾
不磨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一曰
採桑樹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
未識黃金聊試別來心二詩各有寄意見不同也
會稽王冕元章白題畫梅云我家洗研池頭樹箇箇花
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一僧自題覺影云汝即吾兮吾即伊汝心惟有我心知
百年吾若登仙去留汝人間作表儀

王柳庵歸泰和有數落花詩云寂愛東園桃李花可堪
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
咏春雪云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
林松與柏依然蒼翠拂雲霄

長洲劉詹事先生宗器選同官之任南京詩云一尊傾
罷兩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
更青瑣共趨朝西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
遙此際送君無限意踈踈楊柳玉河橋

有人作鳩吻詩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
今權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

有題竊李漁別圖云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一 十

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滴爲功名
有題趙松雪寫陶元亮圖文章撐住晉乾坤三逕清風
宛若存何事揮毫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

唐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
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唐僧澹交題寫真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已是夢
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採聚空塵堪笑
余無爾俱爲未了人

宋康輿之書宣和畫扇一絕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
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王叔能參政過鎮清鎮劉寵廟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

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棟大錢

天台陳剛中仕元禮部郎中使交趾詩云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雨交州客二處相思一夢魂

高麗宋端拱後不入貢王徽立一夕夢至汴京宣召觀燈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使侍光天佛會觀燈焰似蓮舟闕迥月華如水白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神宗時復修故事來朝可謂夢寐不忘中華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五十一

王元之兩貶還朝不能無怏怏時張齊賢李沆當國以詩授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積羞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去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相不悅又有黃州之遷

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亭下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備同舟人意及將身推落在波濤又曰將軍此去莫心焦未審金牌氣怎消滾滾風波須仔細牢心把舵要堅牢秦檜果陷飛於風波亭下

岳武穆死後降箕書其花押宛然平日真迹一絕云經

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秦相聞而治之死者數人

岳武穆墨蹟嘗見閩人持岳武穆詩一軸蓋從駕遊西內應制詩也其云勅報遊西內春光藹上林花團千朵錦柳撚萬條金燕遠龍旂舞鶯隨鳳輦吟君王即天地化育一仁心字體徑可五尺題名岳飛印章鵬舉模雙鉤者亦高手為之也其真蹟在閩中陳氏惜不獲觀

元末有曰全真先生言輒驗云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是時有人大書于御史臺門曰苞苴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恐未能二十四官徒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

五十二

解薦越王臺上望金陵

予乙巳家食見賸饒之吏不以恤民為心正所謂非徒無益而反害之暇因讀袁介路文行子錄一通彼奇吏者不惻然可謂無人心矣辭云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更還種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大眼

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
 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
 恐徵糧獎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灾十石官糧望全
 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
 高田早將謂亦與依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
 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
 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
 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
 知在何處可憐何惜猶未斧嫁向湖州山裏去我
 今年已七十奇饒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
 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

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編脩揚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
 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
 手親將十餘犯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幾走玉
 盤一天兩電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檔半墮
 羅裳縞羸得天顏一笑懼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
 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
 羊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
 丹匣也隨銀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
 民聚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
 銀糴採藪畫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

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元李存義從諺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
 奉公徃役名主首半是摘弱擔柴夫或因苗麥僅
 升斗遂忝放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緣
 當辰砂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載道歸來哺天
 下未平諸鎖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不陪
 備所取蘆米何錙銖逃糧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
 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搖捷生虫蛆幾年
 辛苦堙容蟻一界了畢鍋遊魚問逢賢宰相憐恤
 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遜得許從
 鄉間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同時事
 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吝且出多出少由厚簿若小
 若大皆權偷支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成安君
 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趨下歸誰歎不聞隴突到
 雞狗但覺和睦安卑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
 以三年拘

淘金行元蔡明詩云淘金大江側水深沙淺淘不得夜
 聞呼叫來打門官司追課如追魂呼童挑燈取金
 看囊中祇有分毫積課多金少輸不及里督怒嗔
 徐見執責金買寬限金盡限轉急歸來坐窓下妻
 子相對泣泣亦徒爾為輸官不在遲南庄有田仍
 可賣莫遣過限遭鞭管獨不見西家賣金仍賣屋

戶戶通金猶不足

且將世味濯瀟湘羸得清高似太常一寸自存心上赤

二毛不管髮邊霜守官媿我金為帶怯酒從渠玉

作觴何日粗酬公事了一江秋水送歸航半江居

士題于懷化釋不知是誰也亦可玩耳

顧味厓品臣不第詩云姊妹年來各有家錦屏繡綺圖

奢華自憐薄倖難為侶歸去床頭學繡花托物比

興得實耳

有一女子未嫁而夫死葬日至墓所自縊馬時撫按俱

往吊御史有詩云未親夫面繼夫亡不比尋常女

子行白髮尚難操晚節青年誰肯棄秦光魂遊碧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一 二五

落乾坤漲名入青山草木香我淚豈能容易出與

伊千載寄綱常

長沙陳思魯名論為母求節婦卷詩自作詩云共妾阿

母可同儔我母何曾讀柏舟一點丹心隨父死半

生殘喘為孤音啼多血淚花生眼歷盡冰霜雪上

頭借重一言承萬古隻親不負老荒陬

有人有女及笄更不置一物其人善畫止作舉案齊眉

圖一幅題一詩手携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幾

見聞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

奩賣與別人家可謂識時知機矣

蔡選善畫葡萄號霜鶴人以蔡葡萄呼之工詩其登黃

鶴樓云一上高樓眼界賒乾坤清碧浩無涯水邊

突出群山小天外飛來一雁斜淑氣已將回造化

好風竟不起塵沙閑千十二都凭遍四海而今摠

一家登高云咲取青蚨信手拋呼兒沽酒壯詩豪

鬢邊白髮難欺我籬下黃花不姓陶大別也應如

此大龍山未必不多高醉餘直至風顛處舞破江

南老布袍

廣東一寺為人所圖其僧即抽單而去遺詩云慙慙收

拾舊袈裟檢點行囊沒半步袖拂白雲辭古寺杖

挑明月上天涯最憐松頂新巢鶴還憶籬邊昔種

花分付犬猫隨我去免教流落野人家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一 二六

丘文莊公十三歲時題五指山詩云五峯如指翠相連

撐出浮洲半壁天夜與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

雲烟雨餘玉笋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猶似巨

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撫中原不但詠物得體何等

氣象又題紅指甲云金鳳花開血色鮮佳人故染

指尖丹搗等亂落桃花片把盞斜排玳瑁班拂鏡

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有時閒托香腮立

疑是春風點玉顏句雖酒麗亦不失體二詩蓋用

洪武韻也

有人詠策衣詩云輕綠柔藍著勝衣倚舡吟釣正相宜

蕪段影裏和烟卧莖首香中帶雨披狂脫酒家春

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只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
輕博換伊

有詠傘詩云萬骨攢來一柄收街頭日日單諸侯幾番

撐向馬前去真箇有天沒日頭語雖俗而味可取

王感寧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

世事只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白髮有情容我老

黃花無主為誰開平生報國心如火一夜西風化

作灰詩雖可觀而心如火化作灰是何言哉人雖

客氣而逢迎於權宦之門亦管仲之器也

王陽明詠傀儡詩云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

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釋子自應

爭詫說倭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

樽前學楚狂佳作也

酸齋買學士題蘆花枝詩云採得蘆花不沈塵翠簾聊

復藉為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

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為鴛鴦

妬款乃聲中別有春亦大手也

錢唐劉士亨哭其師王志道詩云十年負笈遊門下愛

我翻於骨肉輕才劣豈宜居弟子恩深何以報先

生春風夢斷行柯墜暮雨啼殘隔葉鶯賴有詩家

衣鉢在後來誰起繼芳聲師弟子之情藹然可見

矣

劉士亨有詠猶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

斜陽向人只作爭獍勢不管黃昏鼠輩忙語涉訕

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

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噬案

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責亦露不若陸放翁詩云裹

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

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

矣又無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負食有魚仰看蝴

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鴛鴦

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信乎王佐

之才也

林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

者其詩云道着權名便絕交一峰春翠濕銜茅莊

生已慣鴟為嚇揚子休譏堰蝶嘲滴滴藥泉來石

竇霏霏茶竈出松稍琴僧近借南薰譜且併闌工

子細抄閣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

為相雖無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

兩畝松子落琴牀清猿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又

夕陽其玩世之態可想見矣

揚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云人間無處不天

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

起清風

前人選唐詩以鍾離洞賓二絕句為難得恨不多見今之唐詩正聲並削去蓋以為異端之言也不取是誠何心哉錄出以備金剛眼為何如鍾離云黃鶴樓頭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涓衷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清風明月知洞賓云草鋪橫野六七鯉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鍾離漢人名權非鍾離味也

蜀青羊宮有道人以帚蘸墨塗壁而去人洗之見有詩云仙境閑尋採藥翁草堂留語數宵同要知山下雲深處只是人間路不通泉引藕香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末名心在閒難遂明日馬啼塵土中

後題三清茶吏玉皇舉人寒仙子書人疑為白玉蟾云

薩真人詩云道法於人不等閑每思戒行骨毛寒千年鐵樹開花事一入鄧都出世難學道者可不懼歟葛蘭宿隱居養母以孝聞高文毅贈以詩云烏紗巾子鹿皮冠林壑幽栖若謝安百歲慇懃惟奉母一生瀟灑不求官淮鹽海錯常供饌野杏山桃屢薦盤架上有書尊有酒老年心事足清歡蘭賓泰州劉

注人也
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錢行三匹裂密賜十魏狸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

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方閣匹裂小木盟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貌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為珍膳味如狍子而脆

松窓居士黃榮祖詠宋十八帝各一律辭簡意盡太祖云五季生民厭亂離陳橋兵變更何疑不因大志生平有安得天文頃刻知分痛灼肌敦友愛圍爐呼嫂廣恩私榻前豈可容射睡燈下堪憐好做時太宗云虎步龍行允厥宗指為一定下河東武功自殺洛陵貶多遜流崖趙普功海宇雖然沾德澤彛倫可惜欠淳風嶺南馮拯綠何斥有規遺言自熱中真宗云承天鳩尾得天書本欲愚民實自愚

不是君王耻孫注誰教冢宰受明珠史稱景德多賢相我惜祥符問腐儒李迥一言能感悟不推儲位寔良圖仁宗云仁廟臨朝四十年深仁厚澤古無前攘夷雖未收靈夏愛物何曾愧老天白壁微瑕嗟廢后紫宸端拱喜傳賢一時英俊咸登用培養邦基豈偶然英宗云叩額祈安母后慈治平功在撤簾時濮園誰是歐公議章獻惟應魏國知天不假年良史惜政多法古後人思可憐力疾書名日彥博寧無退後辭神宗云堯舜何嘗不畏天一言誤主禍基連君王尚不知民隱禽鳥猶能得氣先鄭俠奏圖仍不悟岐王泣諫亦堪憐屬精求治

渾無取只有斯文獲正傳哲宗云女中堯舜有微
稱苦惜群賢各黨朋一自調停來社鼠遂令紹述
集庖炮慢嗟善政無終始更惜丕圖錯繼承若也
申王無目 肯不須高廟作中興徽宗云道君皇
帝厭楓宸欲學神仙出世塵不識蔡京真巨賊妄
憑童貫作謀臣舊隣未遂開疆計新國先成入寇因
誰遣神君催納土不知納土與金人欽宗云靖康
天下已堪傷不把權衡付李綱只聽愚庸主和議
豈知忠義欲勤王金銀盡括還無益社稷南遷實
自亡却悔不從師道語青城山下解龍裳高宗云
忍忘不共戴天讐且得偷安浙水頭早以汪黃作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二

三十一

房杜晚將檜或比伊周千年遺恨朱仙鎮九廟孤
魂古汴州徒步南陽果何者能令六合復炎劉孝
宗云太祖傳來七世孫力圖恢復舊乾坤孝親已
見無瑕翳治國猶看識本根自倚魏公殲巨敵豈
知湯相黨秦門重華一入誰溫清笑殺光宗惑婦
人光宗云能用危言起帝疑遂令人子孝情虧乳
鷄司曉家惟索孽后專朝國亦危斷腕宮嬪果何
罪引裾宰相欲奚為汝愚他日簾前議大定人心
却賴誰寧宗云夢卜求賢三代聖私恩進用後王
非共知佐肯能頌國誰識徐誼早見幾邊節頻聞
兵敗績朝廷更遣使求祈可堪西北添新國從此

凌夷宋祚微理宗云廟號那能謚理宗闡明吾道
帝之功人皆有願殲彌遠天獨何心罷了翁上下
偷安時政弛邊隅失利國基窮中年嗜慾倍優進
僅得從容保令終度宗云天王降禮貶春秋奸賊
那須泣拜留千古罪人能自覺十年庸主不為愁
慢將酒色耽嬉樂却把忠良作寇讐六載襄陽圍
不解江南王氣自茲休孝恭云奸臣竊命已三朝
幼主臨民國祚搖立信有謀言不聽宜中無伎昂
難調二王如葵人心在太母降元帝荼銷太祖有
靈應自笑不須容易說陳橋端宗云黃幄頻為海
嶺移三閩四廣孰先知忠臣死國真無愧幼主臨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二

三十二

戎更可悲拜相尚求張世傑禦兵須用李庭芝當
年似道專朝際應妬群賢共一時帝昺云瀆死孤臣
可奈何手擎日月赴清波趙家自嘆乾坤窄弘範
初矜戰艦多元社百年今寂寞忠魂千古不銷磨
平章山下無情水猶似當年發怨歌
常見人家所貼四心字各贅四句言雖鄙而意雖淺深
可為愚人易省姑錄之其寫一正心字云若用此
等心何須去念經自然家道富代代子孫興覆心
字云若用此等心機謀害殺人時時遭王法荼盡
禍臨身側心字云若用此等心妻子不相親浪蕩
東西走混池過平生三心字叢一處云三心共一

心心心都在人但行平事不必問前程予亦效
製其一以一心字中一點落下題云萬事由天定
何須用意深干已不干已都且放下心不覺自發
一笑

李完者荆才子也任陳留尹未第時在一友家觀請紫
姑仙箕動衆叩姓名書曰介甫完知為安石也遂
發一咲箕即書一詩曰李完咲我當時事新法而
今我自知堪咲史官何太貶晦翁方是半相知或
聰明之鬼而假名耳

王鉞雲中即事詩曰二月山城雪尚飛年年草色見春
遲不知上國開桃李開到東風第幾枝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三十三

王鉞雲中秋感懷曰瑟瑟西風秋雨情可憐佳節在
邊城百年人有幾時健一歲月惟今夜明撫劍不
堪傷往事舉杯空自惜離情

君恩未報頭先白贏得轅門說老成

郭登中秋感懷曰南極烽烟又遠征衣冠今夕會邊城
千家落木傷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舞鏡彩綵雲
渺渺隔簾霜兔杵丁丁九霄風露涼如洗期挽天
河洗甲兵文臣武將之意見矣

于少保謙雲中書所見曰目極烟河草帶霜天寒歲暮
景蒼茫炕頭熾炭燒黃鼠馬上彎弓射白狼上將
親平西突厥前軍近斬左賢王邊城無事烽塵靜

坐聽鳴笳送夕陽

雲南梁王遭明玉珍之寇總管段功為追逐之王深德
段功以女阿蓋妻之功自是威望大著後王疑而
殺之其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

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不語今三載飲

隨明月到蒼山恨我一生路裏彩名也吐嘈吐嘈

段阿奴姓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盡乃北方肉屏獨

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起元日生草名肉屏獨

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其從

官員外揚洲海挽詩云半紙功名日戰身不堪今

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朝

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水訣雲南

土錦酒休教灑淚頻詩竟亦飲藥而卒後功之子

段寶後為總管據大理梁王復遭玉珍之侵借兵于

寶寶荅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文吾

平章枉表紅羅帳負外虛題粉壁圍鳳別岐山行

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

衰不屬吾功之妹僧奴適阿黎氏遺寶令後從詩

云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水鑑銀臺

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桂綬

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依

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三十四

經目風刺霜刀易塞宵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
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此
數詩雖非大家然見窮荒婦女亦知文墨云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
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
仙桂一特芳山僧都知名姓始覺空門與味長
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但能動適用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
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官槐卧素
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
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

蓬窗日錄詩卷之一

三五

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上書鄭谷雪詩爲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輕
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官中皆不
敢道着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今
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馮公一見賞之以爲非
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
云烏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
晝寂孤花表春餘相類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爲君愁晚寒荆公
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

意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此亦荆言

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駢病沙曉鶴爲
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相見叢篁低地

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
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

傳黃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袖古屋畫龍蛇甫
因見此而有感也蓋橘袖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

六柳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
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圍人

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爲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
寶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

蓬窗日錄詩卷之一

三六

東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萋言秣其駒敬其奴馬
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神廟愛功茶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
及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

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

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米貧
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

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

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

杜安世詞云燒殘絳臘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得燒殘絳臘或云荆公專人作曾有人以此問之荅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以燃燭矣此詩乃荆公專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責荆公時在座問語維

李師中送唐介詩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塗難進學須強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 歸來夾路迎不免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一同人石太

蓬窓日錄詩談卷之十一 三十一 學和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牕外唯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而去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細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拔頭白今為汗簡人

鄭閣中祭酒閣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戩故事不報公有詩送閣中云願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

稱閣中長者常論邊事閣中先生只是饒人雅州象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為此也

詹奇浦城人至老恬退焚香獨坐常有詩云老骨崢嶸裘敝皮精神不似少年時一週甲子從新數急速回頭也是遲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

鵲巢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道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喻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為遂暴之為祥結之為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

丕乃伴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
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
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豈時其臭羶
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漬于成莫不
漬茂以漬訓遂也將以纂鍾以纂訓祥也親結其
縞以結訓解也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
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
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
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纆以
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
也

古樂府暫幽門前楊柳可藏鳥郎作沉木香儂作博山
鑪李白用其意衍爲楊柳兒歌曰君歌楊柳兒妾
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鳥啼白門柳鳥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古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李白又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
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
云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
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及其意曰春風復無

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之
其楊柳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粘
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
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
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買得白傷門人泚漁曾子垂涕又
詩曰泚漁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泚漁事
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泚之門人曰泚之傷
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
晚也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駢莊子草木怒生又
說大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
用古人妙字面

沈約八詠詩登臺望秋月會園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
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
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曉
四字似復非復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鳥鵲
朝夕與牛羊夕三句尤妙亦祖沈意

滇中詩人蘭廷瑞揚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
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欄對水鷗園林夏長似深
秋槐龍細洒鵝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就
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花

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薰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子第岳陽江裏汲寒流

賈島詩長江送客旅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而其全集不載僅見于坡詩注所引

揚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

尊意日錄詩談卷之二

四十一

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余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簪自是俊語梁戴嵩詩長安樹如簪用其語也後人翻之益工薛道衡詩遙原樹若簪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簪江畔洲如月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厨禁籞云此意含不盡之意

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詩意頗相類按羊山詩云山中十雨晴門始開坐有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蔡正孫編詩林廣記乃以若耶溪上踏莓苔一首當之謬矣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後得善本字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玉壺清酒就君家李鄴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黃家亭子而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索玳瑁金盤鱸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尊意日錄詩談卷之二

四十二

花開千朵秀雨後萬山青乃琪禪歸番示僧人之語也天台如菴主歸隱故山猿鹿為伍郡守聞其風逼令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問焚其廬去不知所止

只月禪師云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眾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上官道人南平人辟穀煉氣一日偈云處世紅塵五十八混世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一輪月後戍兵於廣西見之

鄭鑑字子聲將樂人性學攻詩及書畫尤存丹術元

至正間出為教諭與邵武黃鎮成為友鎮成作

詩憐之云能盡能以鄭廣文丹成揮手謝塵氛不

知笙鶴遊何處留瀟湘一片雲

寒食范藏縣重陽菊遠一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此

魏野平陸縣詩也為警句而集中不載則野詩

散逸亦多矣

黃葉西陂水漫流遠徐公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

人語鷄聲共一丘此寇國寶題吳門寺壁一絕亦

可誦

東坡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

復出一聯云春風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

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未有如東坡者也

近有題公館云好峯疊疊暮雲開野老終年未一攀却

嘆吳人苦多事四時蕭鼓虎丘山此南平尹張水

波詩此公甚有節槩以不習脂膏為世不取借矣

或問唐宋人詩之別答之曰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

渾成鏗鏘自在宋詩短釘散緩費力唐詩縝密溫

潤宋詩漏逗枯燥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

宋人詩如三家村作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唐

人作詩盡一生心力為之故能名世傳後如吟安

一箇字然斷數莖鬚如句向夜澌心從天外歸如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

淚流如欲識吟詩苦秋霜苦在心如吟成五字句

所破一生心如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如蟾蜍

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如為人性僻耽佳

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

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仇之類是也

史不足信久矣司馬遷不為紀信立傳陳壽論武侯無

將畧又不為丁儀立傳劉靜修有詩曰紀錄紛紛

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

無窮受屈人

葛慶龍詠黃石公云挾書律重大猶光天下嚴搜不敢

藏圯上老人無見者一編親寫授張良

又題笻杖云白髮慵巾短短衣閑行斜倚小笻杖

自家弄影猶痴絕只似初騎竹馬時

楊白湖詩曰東坡但願生兒蠢只為聰明自占多愧我

平生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

有朝士還鄉鼓吹甚都執友誦孫鳳洲贈圭齋詩曰圭

齋還是舊圭齋不帶步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

品門前簫鼓鬧如雷

有人作大字刺朝之以詩曰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

大欲如何維於事體無妨碍只恐文房費墨多

嚴滄浪題北風云夜來雨雪北風顛吹得波濤欲暗天

世上如今少知己煩君牢繫釣魚艇

梅先生聞丐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

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與前輩委

婦吟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

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

近有人題出塞曲云萬里提戈搗虜營十年辛苦障邊

城生來不是封侯相血漸長安陌上塵

元末江西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官因亂來依方谷珍與

呂玄英為友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云牡丹

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

浴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即日促裝回鄱陽

蓬萊日錄詩話卷之二

四十五

岳武穆王墓在杭州樓霞嶺王之子雲附馬墳廟傾圮

田沒於人元李全經歷杭府與鄭元祐作疏白請

興廢云方畧如霍嫖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

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樓霞嶺

下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

火猶將薦莢於淵泉豈期春秋無所忝嘗風雨遂

顏廟貌休馳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名人佳客

吊詩固多如潘子素先生純云海門寒日澹無暉

偃月堂深畫漏遲萬竈貔貅江上老兩鬢瑣夢中

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

胡掀擁有人行酒看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

收將骨蓋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塚有人來下

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婆婦宇宙惟公

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高則

誠先生明云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葉靖逸先生紹翁云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

八十年皆忠壯激烈讀之墮淚近時如莆陽林見

素先生俊云十二牌來馬駟郟城狼狽泣相從中

原赤手經營外底事書生蚤料中大將幾看刑白

馬諸君無分飲黃龍播遷竟沮奸臣計吹落崖山

此夜風則又追前作而抗軼之矣孫太白山人一

元云誓死從來建大勳長驅虎旅破妖氛中原故

蓬萊日錄詩話卷之二

四十六

舊今餘幾四海相看獨有君吾道千年元氣在皇

圖萬里一江分至今風斷黃龍府鐵馬猶嘶戰後

雲亦傑作也

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作詩

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鬢欲起温公

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

元吳思誠先生未及第時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賃米於

人室氏有吝色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

妻何必更躑躅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

魚不敢妄為夢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

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

唐德宗制詰闕人帝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中書具二人同進帝書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末批云與此韓翃

杭州吳山丁野鶴仙昇于紫陽洞舊傳丁葉家為全真道士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書四句付之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逆順俱兩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謂之騎鶴化守素亦束髮簪冠着道士服奉夫遺屍一十年迹不下山元進士薩都刺天錫有詩曰不見遼東丁今感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

淡乳斑雨在玉簫聲斷彩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予辛丑丁未至其地見一卷中野鶴遺像在焉無所謂遺屍意或在懸崖絕頂覓其處所後人特於此祀之矣

洞庭劉氏寄衣於都門與夫葉正甫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陳白沙先生唱道東南頗自尊有一士人投刺往見白沙拒之其人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蹟荒蕪野鳥山中獨自呼欲向白沙問真處魯人曾笑宋人

思書年遠去白沙詩情恨不已道之不及白沙題湖州韓文公祠云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空物識之乎可憐南李生人世不及滄洲一墨魚

毘陵有一女姓李年十六歲能詩破鏡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闌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劉攽之挽張魏公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

蔣後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班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馬自然題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風動水光吞遠傲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有僧因人欲攘其山廼掛草鞋一雙於方丈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可為解龜之法

杜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朝卧竹根傾銀注玉只言酒也論田家樂趣非如傾銀壺注玉盃之云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總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戒者

也

揚與立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桓時見脩鱗往復還
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立意要垂竿有道之言意
象自別還竿非韻不論

王元章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
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于介翁和之
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凌遲欲耕多是
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

樊時中參政浙江觀潮詩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
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
之志可見矣

蓬萊日錄詩卷一

四九

揚玠尚書致仕舊居為人侵占有詩云四隣侵我我從
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
正離離

揚庶夫見元朝以酒衣賜張士誠遂作詩云江南歲歲
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
懷抱幾時開

焚書坑在驪山下即坑儒谷有人云焚書坑是要人愚
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
兵書

劉草窓溥題揚邊帥白鵲詩云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
權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十丈掛胡頭

宋李文正公昉嘗言其座主王仁裕懸一詩于客次云

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

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

網罩群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誰知畧有情觀

此座主門生重且厚矣

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

眼前無日不春風此詩云是回回教門作彼之俗

惟敬一天字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

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

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幽獨對東風樹歲

蓬萊日錄詩卷一

五十一

歲花開他自春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水山碎

只恐錢神也不靈此紫姑仙降筆箴一大守携賂

入京求陞詩也鬼亦靈也

張東海過蘇步坊云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步

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那二泉挽

張東海云張公不作南安守浪說文章只潤身滿

地棠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農家壁上四絕意甚警策或曰晦翁詩

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

中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

自忙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
過平生雀啄復四顧燕窠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
深禍亦深

天台陳剛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嘆
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題博
浪沙云一擊沙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
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二詩豪邁出人意
外

趙東山口占鋸匠解木云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
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

元朝將采男女民間年十二三以上便婚嫁有口占絕
句云一封丹詔未為真三盃淡酒便成親夜來明
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

沈石田一日將遊金陵其友人送以詩云丈人安得守
茅茨獨上金陵者絕奇為語鳳凰臺上客有人來
和謫仙詩

有人題張果老倒騎驢圖云世間多少人無如此老漢
不是倒騎驢萬事回頭看

張志道題爛柯山圖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
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石棋

有一士人見人以張巡傳糊窓題云坐守睢陽當豹關
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窓風一

蓬窗日錄 卷七

面寒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
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
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
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

米元章為雍丘令捕蝗鄰縣亦多或言綠雍丘驅逐移
文牒至元章大笑書其後云蝗虫元是飛空物天
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
來

江丞相古心知吉州遇上元放燈同樂兩作有士人投
詩云隱隱雷聲天鼓鳴熒熒燈火夜星辰風流大
守明如鏡何用姮娥作主人後古心攻除江西漕
使舟經臨江風濤大作索紙筆書云萬里為官徹
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
波深處沉

宋末宮中好養鶴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鶴盤旋遠帝都
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一
聖書

龍麟洲賦琵琶亭議呂文煥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
將離怨付哀絃夜深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
船

張伯雨題趙仲穆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

池三雨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過天涯
李東陽爲首相有士人投以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
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
啼

東坡朱陳村嫁娶圖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
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画縣吏催錢夜打門則非樂
天所云縣遠官事少上深民俗淳之舊矣

曼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
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裘萬頃不樂仕進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
長安兒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十一

五三

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

楊與立幽居詩云柴門閑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
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沈文卿貧而讀書被盜反贈以詩曰風寒月黑夜迢迢
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

兒曹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價成作詩曰自歎年
來判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園柳他
日相逢是路人

有題呂洞賓飛吟亭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

使傾未必無心唐事茶金丹一粒誤先生

王梅溪勉邑宰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且懷惻隱心
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宋仇萬頃敏捷能詩有人以空牋紙求題止有差馬即
書六六葉蘆秋水裏兩三箇鴈夕陽邊青天萬里

渾無碍衝破寒潭一抹烟

張耒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重官
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彼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

得浮名

日本僧咏西湖曰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人間有此湖
今日却從湖上過盡工猶自欠工夫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十一

五十四

寇萊公富貴作詩多凄楚愁怨如曰杳杳烟波隔千里
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

春水

餘干胡敬齋題詩孺子祠曰漢豎紛紛不可爲先生明
哲已先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說向陳蕃下榻時

靖難師至齊黃方練死馬有人賦詩云一箇忠成九族
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

固首陽

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
心因烽火煉成丹此威寧伯王越行邊詩也其人

雖有權譎而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

逸出奇取捷顛倒才智而言官劾其生事開邊儻
爵家食居今之世全才固難而用才尤難也

羅編脩一本之貶雖時相李賢而為之畫策者學士陳
文也文死薛之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
薤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
亦安菹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
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

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
我自雙雙北渡河此士人愈玆賀仁和大尹獲虎
詩也余宅憂時親見縣尹以一石米庫役之差而
敗三家苛求滿橐而巡察者反以材能目之嗚呼

斯民太平之無日矣比虎食多豈無驗之言哉
茅大方寄淮南守將梅啟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聞道
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燔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
關中事荼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老我不才無
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

寧海典史魏澤過方孝孺故居云荀輿衝雨過侯城撫
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嘯清猿隨泪况三
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意令感
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
三軍難奪秣陵歌手披宿草孤踪滿亭轉空梁月

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此揚福
禮堊黃給事鉞而吊之以詩也

黃子澄因李景隆敗衄不誅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賦
一詩志痛云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
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
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
天幾墮冠景隆乃李文忠之子故以趙括斥之

沛縣尹顏伯瑋題詩御史臺壁云太守諸公監此情只
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
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
終無恨望采民艱達聖明南向再拜自經死廬陵

揚文貞公過沛悼以詩曰平生金石見歸危就義
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義我史官知
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耐荒墳何
處是離離芳草沿空垂

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嘆
獨其征可謂微而諷者矣

藍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歌阮策衣當
又恐明朝是雨天此蜀僧賦漁翁以答買似道也
其詩洒然可誦

刺血抄經柰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

着了袈裟事更多此楊廷秀贈抄經頭陀詩也笠
仕解褐亦可以此為規

同一狀元也文文山天祥死焉留中齋夢炎止附後自

北歸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

昆明灰劫化塵縹夢裏功名恣一炊鍾子不將南

操變庚公空抱此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

期浙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留得裏遺屍

韓侂胄宴南園有人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

迎春黃胖韓顧族子判院賦詩即承命云脚踏虛

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

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未幾袖作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正廟有人題詩云貧賤難堪

俗眼底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秋為

歸來說故妻又云采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

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二詩所

刺不同

唐李涉過皖口過豪首持兵過艦乞詩涉贈一絕云暮

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

避世上于今半是君讀此可閱世變

明之慶安寺前有古松夾道奇蔭數里寺後有泉出深

谷僧以巨竹連筒引分于松下石池中舒亶有詩

云門前屏障透潺湲溪竹與林僧夜定還松蓋作雲

遮十里竹籠行兩出千山白公香火蓮開後謝氏

池塘草夢間我亦鳳凰臺上客圖開却笑未能開

模寫景物殆盡

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有難勸君高着擎天手

多少傍人冷眼看此士人上賈似道入相詩也劉

伯溫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

與焉揚憲汪廣洋雖不可謂無才皆無相器卒以

覆敗况意氣卑弱心術貪伎之人當此大任無敗

得乎用人者拘之以資格循之以品第難保其不

患得患失上世耕野釣渭之意既微而退居下僚

身老不用治平之學無自表見矣

王欽若守杭州一錢塘尉蒼髯白髮乃公同年進士憐

而薦之以詩申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

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為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附寒棄從古然矣灌夫下

負寶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

徐晦越鄉而別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纏

千載之齒頰也

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

春在枝頭已十分此尼詩也脫洒可喜悟道之言

也

廢吉士鄒公智星變抗章斥宦官下獄其寫懷曰人到
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
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
見衣裳只此時但愿太平無一事派臣萬死更何
悲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
窮海羸臣有帛書元郝文忠公經帛書詩也鴈能
傳書不誣矣

僧問達觀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
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遊
紫陌誰肯隱青山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

蓬窗日錄詩集卷之十一

手九

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云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礙為塵
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
河不見漢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囀
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

洞山和尚問師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
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
清風拂日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
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犯是非來辨我浮生穿
鑿不相關

近有箕筆降云是巫山神女即大書曰我是巫山正五
神襄王與我有何因自從宋玉悲秋後萬古湘流
洗不清則古人裝點詞賦而後人以假為真者豈
但此哉

元厚之絳平生嗜富貴不喜外補及以給事領長樂親
舊祖道多以東閣百貨永嘉之掛烏石荔子珍絕
天下絳下車作詩謝之云丹荔黃柑北苑茶勞君
誘我向天涯爭如太液池邊看池北池南總是花
則重內輕外在昔已然矣

邵京寶閣人務學尚隱所交皆一時清雅惜其唱和散
逸惟鍾明德題京寶山居十六詠內巫頂飛雲詩
云白雲飛去山色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
自古今山亦無語雲無心有人結廬占巫頂白石
支頭卧雲影清霄雲起隨飛龍行兩歸來人未醒

蓬窗日錄詩集卷之十一

手十

世傳宋真宗神宗哲宗皆武夷君應世建守陳覺民常
有詩云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
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

章子厚罷相過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不為禮倚檻看
雲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僧曰曾有一詩甚奇
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河乳
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有譏意子厚默然

泉州守臣滿壽庚拒宋益廣二王殺諸宗室帝移潮州

納欵于元壽庚武人其計皆山於元壽歲所畫火
策既定伴著黃冠野服隱山中自稱處士不臣二
姓之意忽二書生求韻索紙筆題詩其一曰梅花
澹地點蒼苔天意商量要入梅峽蝶不知春去也
雙雙飛過粉墻來其一曰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
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抱不知
書畢拂袖壽歲得詩惶汗失措遣人追之竟不復
見

方惟深字子通隱居不仕嘗吟古栢云四邊喬木盡兒
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
作埃塵又行舟詩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

蓬窓日錄詩卷之一

空

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人又晚泊
云客帆收浦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河
楓欲死繫舟猶有去年痕王荆公大愛之

或有稱詠松之句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者一僧在座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
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為優

宋陳彥才與時相同庚但日少差有薦陳者但注邑連

江陳戲作一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
時同只因日上差夢子笑向連江作醉翁

宋朝頃年多事郡縣不須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
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

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須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
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
時聞喪亂空傷神嗚呼時事如此尚忍言哉

世之箕仙亦有可信者于辛丑年冬請一箕仙云千林
搖落晚風寒萬里長空眼界寬拂石坐來清興發
高山流水為誰彈予方有綠珠之擇遂降詩云乙
酉年來是子時平平穩穩却無疑一段良緣君可
就管教繼續百年期予問以進士消息則云玉環
龍首語音容象管歌喉樂更濃甲第此時端的分
似疑天府下攀龍前二句則嘲予末二句分明露
出甲辰二字

蓬窓日錄詩卷之一

空

東坡挾妓登金山以酒醉佛印戲命妓同卧印醒書壁
云夜來酒醉上床眠不覺琵琶在枕邊傳語翰林
蘇學士不曾彈動一條絃

金山當京口之衝騷人墨士遊無虛日焦山僻處下流
人迹罕到坡云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
南焦山何有有脩竹采薪汲水僧兩三其後梵宇
浸盛與金山並勝金山亭曰吞海而焦山亭曰汲
江示兩山對峙江中不相上下也

蜀峽路間有溪曰韓溪乃蕭相國追韓淮陰處也劉涇
題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
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嗚呼士貴士賤

固自有時抑或求人求於人者有不同耶

宋王十朋因太白晝見詩曰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
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
史占之此何祥感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
傷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雜然並見
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共充湯偃禾
拔木悟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
吾皇脩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
紀綱內脩政事仍外攘誓雪國耻還封疆強虜當
弱吾當強天戒為福非為殃願勿徒以虛文攘其
忠愛之意中心達於面目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一

李三

謝疊山作五星詩云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霸沛公

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屬寬仁大度人

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障夜來雨

清曉石楠花亂流狀霽後景物不凡也或云司馬

才叔作

東都周默未嘗作東一日設席請客時久旱忽風雨交

作宋温戲作詩曰驕陽為疾已成災賴有開筵周

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教風雨一齊來客哄然

一笑

舊傳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應因作一絕

云祈雨精神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潭龍恐我

羞歸去畧洒步步表不空因寫詩投潭中繼即大

雨隨至

榮陽公謫居閑戶却掃不交人物嘗作詩云老讀文書
興易闡須知養性不如閑竹床瓦枕虛堂上卧看
江南雨後山元符未起知單州登城樓作詩云斷
霞孤鷺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
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毛國英澤民之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江
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
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
詩人也委舟渡之

蓬窗日錄詩話卷之一

李四

護口之禍可畏慕持正作詩云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

拋書午夢長睡起竟然成獨笑數聲漁唱在滄浪

人遂云慕確此時獨笑何事又有詩云孤臣正泣

龍鬚草遊手空簪鳳尾花後被監司指此句為罪

言既不得笑又不得泣此豈盛時之事近有奸人

指詩求脫罪畧而穆王湘女之句禍烈縉紳雖究

竟昭雪而作詩之禍不但一蘇子瞻可畏也哉

有一人與一士人園相近百計取之而不可得一日壽

一契送之云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

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徵事今

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

有幾年身既得詩不敢受園即日還之

唐末撫州刺史禁汝水放生池採捕忽有人垂釣邏者

捕之釣者口號云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携蓑笠賦

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刺史釋

之

雪壓喬林凍未開始知天意欲春田雪中未問和羹事

先向百花頭上開此王沂公梅詩也呂文穆公見

之曰此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王荊公詠竹云人於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

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到風霜慈溪黃氏震曰

此詩見其自少抱負不凡近又有人詠竹云未出

蓬志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廿五

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亦無心

歐陽公守滁陽蒸醒心醉翁二亭相琅琊幽谷命幕客

謝判襟植花卉其間論以狀問名品公即以一絕

句書其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

裁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有客宿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

琴心悸不敢窺迨明方散隱隱絕水浮空而去因

入廟中見壁上墨猶未乾詩云碧杜紅蘅縹緲香

水絲揮月弄新涼峯亦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

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也

有人題夢筆驛云一霄短夢驚流俗千載高名掛里閭

遂使晚生於此意痴眠不讀一行書此亦足驚後

學者之虛誕不學而付於悠悠之一夢也

白樂天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到

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而勿

為身後之悔也

戴石屏織女詩云春蠶成絲復成絹養得夏蠶重剝繭

絹未脫軸擬輸官繭未脫車圖贖典一春一夏為

蠶忙織婦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猶自可今年無

麻愁殺人詩語盡而愁意無盡可與聶夷中詩並

看

韓魏公琦畫寢士人李清臣來謁門者不報辭以方寢

蓬志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廿六

清臣遂題其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厨白水老吏慢

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使

人慰之以其兄子妻之魏公之下士清臣之自直

今皆不可得而見矣

則天延載元年嵩山人韋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自

言二百年以妖妄惑衆則天遂賜姓武氏僧懷義

得幸於天后費財耗國度力士為僧千人姦謀萬

狀多居白馬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釋

氏之熾於中國豈聖明之世哉

宋江都陳良與子景山同登進士良孝念親不逮嘆曰

先子力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予方登第不及景

山遠耳有詩云自漸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衣

李東陽跋胡廣所集文山事蹟曰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舊史全刪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申年其意微而婉讀者自得之

葉少蘊云鄉有老儒方深字子通能詩用意精苦所居陋巷終日閉門有詩思步行其中引手瞑目如與人語或穴中搏拏跳躍故人謂之方鬼子通嘗徑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礴終日因題詩云何年兀突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栢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清風君莫惜城西今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

蓬窗日錄詩錄卷七

李七

年宅來去何須問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如此釋仲殊一日訪子通留詩云多年不見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樹東依舊青袍無長物只餘松檜養秋風可見其清簡云

有僧名規者年七十談論蕭散有詩曰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真所謂日午山僧眠未醒算來名利不如閒誠哉

江羅亭仙姬訪西子陳迹古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逕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也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舊老芳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

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又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末又歌曰家是江羅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敬畢躍入水中去

僧琳號無畏好學能詩常創無畏菴有松合抱郡將治鈴齋索材欲往伐之琳知之預命削松皮題詩其上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讀其詩而止李夢陽寄以詩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

蓬窗日錄詩錄卷七

李八

滿眼急江漢再歸遲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又云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翻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獨於川父老涕泣挽歸旌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柰君前下拜參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茶三槐侍留取完名又遠看此秦左史強景明上王三原公詩也公之勇退固不輕就但景明亦魏野之流也

呂用之起延和閣綺繡力殆非人世焚香列寶以祈王母之至及師鐸亂人方及登之見二十八字於

高閣藻井垂蓮之上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
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延得異將軍此
近詩妖也

小秦王詩三首其一云鴈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關中馬
正肥陌上朝來逢驛騎殷勤南北送征衣其二云
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頭道韞家燕子不來春
寂寞小窓和雨夢梨花其三云十指纖纖玉笋紅
鴈行輕度翠絃中分明自說長城苦水咽雲寒一
夜風第一首效女盛小叢作後二首無名氏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一

李九

蓬窓日錄卷之七

蓬窓日錄卷之八

詩談二

康節先生自題安樂窩詩八章○物如善得終為美事
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水炭到曾
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
人莫會花榮消得幾何功○安樂窩中三月期老
來纔會惜芳菲自知一賞有分付誰讓萬金無了
遺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
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安樂窩中快和人閑
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嚴敬鬼
神一炷香清冲字泰一樽酒美湛天真太平日慶
何多也唯願君王壽萬春○安樂窩中事事無惟
存一卷伏羲書倦時就枕不必睡忻後携筇任所
趨淮備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蘇苟非先聖
開蒙吝幾作人間淺丈夫○安樂窩中春夢迴畧
無塵事可裝懷輕風一霎坐中過釣樂數聲天外
來日影轉時從杖屨花陰交處傍樽壘人間未若
吾鄉好又况吾鄉多美才○安樂窩中春夢時閉
門慵坐客來稀瀟瀟微雨竹間霽雪雪翠禽花上
飛好景盡將詩紀錄歡情須用酒維持自餘身外
無窮事皆可掉頭稱不知○安樂窩中甚不貧中
間有榻可容身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時長若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七

李九

春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唯人與日
 不相遠過此何嘗更與真○高弼詩○先生自衛
 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筮終不起獨看
 窮巷寂无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嗟咏千篇亦造微
 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程顥詩○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才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
 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妙墨多携卷天爲詩
 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觀俗子德容猶是畏鄉人○
 呂希哲詩○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道遙混世塵
 得志須爲天下雨放懷聊占洛陽春家無甌石賓
 常滿論極錙銖意始新任便終身卧安樂一毫何
 費養天真○司馬允詩○靈臺無事日休休安樂
 由來不外求細雨寒風上獨坐暖天佳景記閒遊
 松篁亦足開青眼桃李何妨白頭我以著書爲
 職業爲君偷假上高樓○王拱辰詩○安樂窩中
 名隱君腹藏經笥富多聞一壘水竹爲生計二名
 琴觴混世紛婉畫舊嘗辭幕府少微今已應星文
 了心便是棲真地何必烟霞卧白雲○朱梅菴題
 康節先生贊○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
 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劉賡詩○高名安樂一蘆廬百丈雲頭訪故居
 萬古千秋示諸掌先生經世有遺書○副使胡謐

詩○中州擅靈秀甄此諸鉅儒兩程師友間巍然
 我老夫學術兼理數弄丸力恒餘飄飄長空雲吾
 心同卷舒茫茫鴻鈞化吾道同盈虛才大不屑試
 歛焉退若愚曠茲天津側誅茅結爲廬承鹿伴我
 遊木石鄰我居興來發高吟擊壤聊自娛憑誰問
 且答有樵還有漁觀物漫成篇經世賸著書冥搜
 極萬類天地窮終初倚嗟垂訓功乃與經籍俱累
 朝示崇報廟庭列聖徒曷繫邦人思專祠當里閭
 遺像儼如生精英懇何徂唯應伊洛水千古通泗
 洙○洛人畢亨遊安樂窩詩○安樂窩中邵子居
 風花雪月四時儲盆池窺破千年事甕牖疏通萬
 卷書春暖秋涼恣玩賞東遊西泛話樵漁弄丸餘
 暇天津畔滿洛人家望小車○知府陳宣詩○老
 夫終日坐熙熙試問乾坤有了期一園太極兩儀
 外濼溪到此亦無辭
 教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
 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
 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
 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
 自笑帝蘇州如園客獨爾暗合音微孟浩然如洞
 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
 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著實

以之如李也地年... 得如錢水... 惟韓信獨能... 東野如埋泉... 晴秋秩如時... 吹李義山如... 適用宋朝蘇... 怪終歸稚渾... 公如鄧艾... 景入官析理... 河放潘瞬息... 后山如九臯... 韓子蒼如黎... 禪自能奇逸... 周公制作後... 胡子原學嘗... 詩盛今代以... 衰係於人之... 取士而蘇李... 屈原之騷爭... 取五言八韻... 今所傳省題... 多不工今詩...

蓬寧日錄詩集卷之二十一

甲

蓬寧日錄詩集卷之二十一

五

河放潘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
后山如九臯獨嘆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
韓子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
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
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胡子原學嘗與子論詩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
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
衰係於人之才與學不同上之選取也漢以射策
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
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詩
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詩上

者非省題詩也姑以畫論晉有顧凱之唐有吳道
玄唐未嘗以畫取士也至宋則馬遠夏珪不足為
顧吳之衙官近代吳小仙林良又不足為馬夏之
奴僕畫既有之詩亦宜然謂之時代可也余深服
其言

唐子元薦與子書論本朝之詩洪武初高季迪袁可潛
一變元風首開大雅卓乎冠矣二公而下又有林
子羽劉子高孫炎孫養黃玄之楊孟載輩羽翼之
近日好高論者曰沿習元體其失也譬又曰國初
無詩其失也謂一代之文曷可誣哉求樂之末至
成化之初則微乎稍矣弘治間文明中天古學煥
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為赤幟而和之者多失
於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
以為傍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
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
唐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為六朝
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艷不逞闡緩無當
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張子愈
光渙之詩人也以二子之論為的故著之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
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
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

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實字全一一

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遊揚州瓊花觀題

瓊花詩一律云晴枝玉樹倚仙家未識人間有此

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

何曾老舉世無雙莫謾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

博望借靈槎詩語瀟灑實自况也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

依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

馬試辨之

深山一室枕殘書落葉門前未掃除客至幸逢餅粟滿

地偏况對暹花疎道情靜夜談能似人事頻年力

不如此去春風知幾地相傳惟俟暮江魚少年多

少結交行向晚誰憐弟與兄桐水風煙經幾歲雲

津燈火共三更亡羊自悔曾多事聽蟻從今欲息

爭君得臯比休撒早濤來安定有諸生

日日桐臯思對君不堪風雨阻論文欲因來使遥相問

可似心如水與雲

道是人心雲水如舊來茅塞苦難除試看一卷中庸義

古聖能忘戒懼無

石蓮洞裏自藏春又嘆匡床少一人欲慰寸心憑片紙

爲言立雪是誰頻此羅念菴詩也可謂見道之言

非遊戲墨翰者比矣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津

庭於雖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鉢曷山謂之

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

近注唐音云二庭未詳何以注爲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

亭不着謝宣城斷崖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都

易得名也元洪震淳安東泉詩通都大邑人爭馳

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

得知言山水在僻人不知也二詩意絕相類亦名

言也

宗忠簡澤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

斑斕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塔柳絲如織映人家

又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

花溪畔柳分明摩詰鞦韆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

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雖唐名家不過如此

二公忠節戰功冠于南宋當戎馬倥偬之時尚琢

句如此真文武全才也余又見他集有岳武穆遊

金山寺詩云第一泉頭過九日黃花猶倚客重來

男兒有意扶中國不斬樓蘭不易回此岳集中不

載則古人詩句所遺尚多讀之何等悲壯

陳卜昂送客詩云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

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綠芷復含榮江南多
桂樹歸客贈生平今本作平生非也

曹子建棄婦篇云石橋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
烈璀璨彩有光榮光好睇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
來集拊翼以悲鳴 夫何為丹華實不成拊

心長嘆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
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
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鷄鳴返側不能寐道遠於

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幕聲塞帷更攝帶撫弦
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奴悲且清收淚長嘆息何
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必春夏成晚獲為良實

蓬志日錄詩卷之十一

八

願君且安寧此詩郭茂倩樂府不載近刻子建集
亦遺焉幸玉臺新詠有之錄出

謝臯羽詩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

宋視之也子尤愛其鴻門燕一篇天雲屬地汗流

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
為漢舞鵲鴉淬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者

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

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燕一篇不及此
遠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

亦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
日如沒鷗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高聲發洞

庭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入月魚腦賦武昌

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葦神龍下

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

作秋草發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俠客

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荊離歌入夜斗西傾快飛

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

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

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

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葦蘿戍近風鳴柝江

空兩送船隣速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

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

蓬志日錄詩卷之十一

九

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

以據長寶慶曆之上座矣集多臯羽手抄濕字多

作溼蓋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

字觀者弗識或改為法非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於生前淺學者相與効其大

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為奇絕又有絕可笑者

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

語有滑稽者改外官荅京宦苞苴詩云贈我兩包

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晚年

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養菴兩篇

七言如題玉川畫五言律如野慎微孤樹江清著

數鷗與君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
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
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
隨枕山色樓高不碍牆又如狂騷短髮孤鴻外病
臥高樓細雨中病眼如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江
上霧裡詩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曠萬里河流岸
岸同又秋燈小榻留孤艇踈雨寒城打二更又北
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字
韻云心無牛口干秦穆跡繼龍頭愧邠原又云黎
羨莫道無萊婦蘭畹應誰負屈原寄劉東山云塵
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東嶠韻云甯
懸雙眼凝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豈無湖水共
神漢更有溪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雲
臥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履福
洲歲月有殘碁石橫流潦潛蚪角梅迸垂蘿屈缺
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次首云沙
苑草非騏驥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回
醉笑指僧跌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
獨爲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賓鴻不
記有家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
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
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

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
觀者決不謂定山作也
魏鄭公徵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
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
羈南越悲軾下東蕃罽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
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遠驚九折魂
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
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謂鄭公實學縱
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尔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嶽尖祝
融之峯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匠刻戈鋒
銘萬八千丈不可上僊扁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
魯一過紛披芙蓉寒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雪堂
朝見陽輝暹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
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墨本流傳世
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
石窮該兼列箴銘暨款識橫陳貯澗澗和釜清胡
爲至寶反棄置摺摺磨蟻損烏蟾又聞朱張遊岳
麓霽雪天風影佩檐搜奇索秘跡欲偏春倡撞和
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覩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
喘嶮阻登陟定是藤葛籠窺覘好古子生嗟太晚
拜嘉君脫情深忱老眼增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

施籍七十七字孳螭虎三千餘歲叢蛇蚺憶昔乾
坤漏息壞蕩折莖庶依苓檉帝差懷襄谷文命卿
佐澤洞分憂憐洲并渚混沒營窟鳥迹獸迹交門
簷竭來南雲又北夢直整西被仍東漸黃熊三足
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龍神後乘包湖按玉牒前列
溫洛呈疇曉永奔窳舞那辭抵平成天地猶垂謙
華岳泰衡祗鎮定鬱塞昏徒逃馮發文章絢爛懸
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
秦湫詛楚全皆滅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峯
堪巖登音迥絕柱黎藿吊影颯森樛栲湘娥遺
佩冷班竹山鬼結旗零翠歛造物精英忌世露祗

案密日錄詩卷之二

十二

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鑄岩壁要使好事傳細
鱣著書重訂琳琅譜裝帖新耀瓊瑤藪麝煤輕翰
蟬翅搨煩君再寄西飛鷁

兵部尚書陳洽參贊成山侯王通討交趾黎利每有方
畧通皆不從戰而大敗通走洽持戈直前大罵曰
我朝廷大臣豈偷生耶衆皆潰自刎死焉事聞謚
節愍劉忠愍公球輓公詩曰風塵暗邊隅道路中
阻絕明明大司馬雄略邁時傑豈無戰伐謀爲國
殲克孽主將倥且驕忠憤無由竭遂使倔強虜侈
然肆饕餮炎荒地陸沉壯士体分裂肯偷湏臾生
以隳大臣節既結季路纓猶奮果卿舌萬里陷孤

城蒼茫夜流血精氣貫日星不逐浮雲滅不惟節
愍公之事彰而忠愍剛大之志可槩見矣予又聞
忠愍之死于獄中也馬頰以酒沃其屍蠅蚋群聚
之至肉盡猶啖俾狗噬其肉嗟乎真壯士体分裂
也卒之己已之變王振馬頰族滅身死而公二子
鉄鉞號哭求屍得一臂而歸葬忠魂萬古不磨嗚
呼直言受禍如此之慘是豈所忍聞哉

漁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憐時清終未
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
也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惟行媚竈之計唐僧白
雲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
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殊有含蓄

案密日錄詩卷之二

十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即緘也客
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文云烹魚得
書譬况言之耳非真烹也

江之游九舟可上下曰步嶺南村市爲壚水津爲步唐
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
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却酬酢時乘
小驃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

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
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辭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
山瀟灑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
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樂清閑不
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
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花總是閒自
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少年事已
衰殘須鬢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權只
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
有悟能作字及小辭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趙汝愚題鼓山寺云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四

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翁摘
詩中天風海濤字題扁人不知其爲趙公詩也嚴
次山有水龍吟題於壁云颺車飛上蓬萊不須更
跨琴高鯉剗然長嘯天風傾洞雲濤無際我欲乘
桴從茲浮海約任翁起辦紅竿千丈轄鈎五十親
點對連鰲餌誰榜佳名空翠紫陽仙去騎箕尾
銀鈎鉄畫龍翻鳳翥留人間世更憶東山一曲霏
襟淡到而今幸有高亭遺愛寓甘棠意此辭前段
言江山景後段紫陽仙去指朱文公東山甘棠指
趙公也趙詩朱字嚴辭可謂二絕
靖康之難侍郎李若水被拘囚衣帶中詩曰胡馬南來

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
驚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載笑此身甘與衆人違
私情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後祁門王一
元謁公祠有詩云寫罷豐碑欲奠芻黃風四起暗
平蕪罵胡指日聲猶在抱帝呼天泣未枯三鎮輕
獨貽國辱一河不守致公俾忠魂耿耿無由瞑千
載令人憾莫須

蓬窗日錄卷之二

十五

嘗有問於虞先生集曰楊仲弘載詩如何先生曰仲弘
詩如百戰捷兒范德機稔詩如何曰德機如唐臨
晉帖揭曼碩侯斯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
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
自負公論以爲然
李白詩出自樂府古選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
不隨人觀場者也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潤
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
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帝氏妹
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傳會以鍾離權爲漢將
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
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辭爲呂洞賓作按沁
園春辭朱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

和疑歌童疑為製解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解紅兒慢豈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為此曲乎元俞琰又注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爾耳也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逃由此言之琰之篤意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麥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於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方紫虛云七言律詩晚唐人無之凡學詩五言律可晚唐如七言律不可不老杜也

陳子昂才高於沈佺期宋之問惟杜審言可相對雖以

感遇詩名世其實尤工律

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然學古詩必本蘇武李陵學律詩必本子昂審言輩老杜之詩所自出特其才高氣勁耳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羲有益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縵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蕪

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聲退之之詩為角

或以老杜如何可學曰自賈島幽微入而參以岑參之狀王維之潔沈佺期宋之問之整

馬東田晚渡咸陽野色微茫接渭川白鷗飛盡水如天僧投紅葉林間寺人喚斜陽渡口船表裏山河猶

往日變遷朝市已多年漁翁勘破興亡事獨坐秋風釣石邊

貢友初送戴伯貞還廣西桂江烟水接瀟湘逐客南歸道路長卷裡謾多新製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鬢已霜此去莫交音間斷

鴈飛今喜過衡陽

一身為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

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

元杜宗元春晚詩云小園泥滑久妨行破曉東風始放晴九十月春將解印兩三盃酒自尋盟花依綠竹

如年少人對青山俱老成俗客不來清意足一吟聊復暢幽情憶昔云憶昔功名健自期何曾皺着

世情眉每艱難事只輕看到老成年方得知借屋暫尋人靜處愛山多在晚晴時剩收破紙羊毫筆定自閑中更有詩全學放翁

施州陳濬字士哲受業石崖黃濤之門其樂隱詩云莫

笑山翁老一瓢閑來無事不嘗嘗坐看蘿月蕙和

壁卧聽松風鼓舜韶竹几穩如居士座鷓冠煖勝

侍中貂山深况復人來少盡日何曾一折腰絕句

云草有幽蘭木有松孤亭更有白雲封莫言只與

紅塵隔夏隔青山幾萬重王周戲題巫山壁

盡施州一百八盤山西陵直上路盤盤平地凌雲

勢萬端堪笑已民無厭足更憐山少盡山看

周明帝貽敬遠詩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穎陽讓

逾遠滄州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

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

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叅余萬機

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弊群書學到根

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

沉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

別與君元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為人知而詩亦有

味雖然理學要在識取不爾又墮野狐禪窟也

柯敬仲題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亦難

君看蕭蕭紙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

齊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有言志詩曰五塗無恒宅三

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鷓鷯適大海

鷓鷯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奈命安所

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

滄州強勉訥乃強都憲先生之孫亦聰俊人也任遼東

苑馬主簿有人以白扇乞詩即信筆題云魏之瓊

璿可贈人遠將紈扇寄慇懃清風明月憑君賞素

質輕羅好自珍莫待秋來忘却夏須知冬後又回

春錦函願取年年有見扇如同見面親亦有意可

駭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理舊粧聞鴈幾回脩尺素

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

斷腸綉作龜文獻天子願教行客早回鄉此太原

孟縣侯氏因夫張睽戍邊未歸綉迴文詩也

何叔丘公題寧武關土棚堡詩北出長城小徑斜崇墉

數仞渺平沙蕭蕭麥壠邊民業寂寂柴扉戍卒家

石澗幽泉晨飲鹿營門殘柳晝啼鴉夕陽暫向郵

亭宿笳鼓聲沉士不譁

邊軍勞苦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鎖甲戰裙遮臂等具共

重四十五斤鐵腦蓋重七斤頰頂護心鐵脇重五

斤子散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蒺藜骨朵重三

斤箭筒一斤通計八十八斤半余聞之征人因偶

成一篇用志邊軍勞苦云從軍莫從口外軍身挾

戰具八十斤頭盔腦包重得之頃頃掩遮以五倫

唯甲所被四十五腰刀骨朵二四均精工精鐵始

合度日夜磨淬光勝銀二五方箭及其服隨身衣
裳八乃足佩多身重難負荷還須上馬看輕速銀
包酒袋煙烘麪得飲馬溺喉且沃將軍今嚴隨鼓
進誓與羯胡爭一鏃此時願功不顧身刀痕箭瘢
無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便使封侯未堪贖江南
一體行伍人美食好衣何苦辛將錢買貨事遊蕩
有眼不曾經戰塵聽談邊軍却不信亦莫感愧
朝廷恩

劉改之辭新來塞北傳到真消息赤地居民無一粒更
五單于爭立維師尚父鷹揚熊羆百萬堂堂者取
黃金假鉞歸來真姓真王又云堂上謀臣樽俎邊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與曰可今
日樓臺昂鼎明年帶礪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
日四方來賀世傳辛幼安壽韓侂胄辭也又一首
小陶韻聲多俚談不錄近讀謝疊山文論李氏繫
年錄朝野襟記之非謂乾道間幼安以金有必亡
之勢願召大臣預修邊備為倉卒應變之計此憂
國遠猷也今摘數語而曰贊開邊借劉過小辭曰
此幼安作也忠魂得無冤乎故今特為拈出

王邁字實之號雁菴蒲陽人丁丑第四人及第劉後村
贈之辭云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裡風
霆驚坐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

人策其重之如此余又見翰苑新書劉後村與王
實之四六啓云聲名早著不數黃香之無雙科目
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間氣
同輩立于九萬里之下風又云朱雲折檻諸公慙
請劍之言陽子哭庭千載壯烈麻之語一葉身輕
何去之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
姬之風無杜少陵冷炙殘杯之態麗人歌陶秀實
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擁通德而著
書命便了以沽酒云云觀此實之蓋進則忠鯁退
則豪俠元龍太白一流人也可以補史氏之遺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蘇然政祐題馮門詩關城樓閣澹陰森積雪層冰春已
深東望音書如隔歲南侵戎馬欲沾襟代王城上
雲初散李牧祠前風不禁自笑六年成底事重來
華髮不勝簪

泉源水竇入春分鳥語花香遲客聞戍鼓寒沉秦塞月
夕烽晴結漢關雲年來近野多戎壘時過回陽幾
鴈群險絕頗憐今昔地無令惟說李將軍

韓信嶺有韓苑洛先生踏莎行高嶺連雲寒烟帶雨長
楊滿路悲風起將軍墓上草蕭蕭荒祠白日眠孤
鼠九里山前未央宮裏凄凉往事煩宵臆烏江汾
水兩悠悠東流不盡英雄淚且云欲吊淮陰而原
忠之詩甚婉乃製小詞淮陰欲吊思遲遲已有原

忠壁上詩黃鶴樓前無李白西風惆悵寫新詞有
楊受堂御史詩云將軍傳首日高帝擊豨年天下
誰爲定英雄不自全固知兒女詐豈識赤松賢古
廟重經處傷心狗兒篇廟中題詠甚多或咎侯不
能如赤松或謂侯不當假王以啓疑或云侯遲疑
以招禍殊不知天下已定勇畧振主高帝蓋無一
日能忘情於侯侯不至于身死其處不已也嗚呼
侯之心則如青天白日云近日名公如斛山揚爵
詩遙憶當年拒蒯生將軍心事自分明可憐宇宙
無窮恨盡在中宵悲樹聲秋齋周宣云虎閩龍爭
日搶攘英雄堪羨亦堪傷項亡畢竟無他志齊破
何疑作假王自是龍顏似鳥喙幾曾鳥盡必弓藏
荒岩一点凄凉月夜夜移光到寢堂
孟有涯先生詩云殿宇深開古樹林祠門高扁漢淮陰
涼風入幕吹遺像白日臨簷照壯心澗水千秋何
所恨鳴蟬六月有余音扁舟却羨鷓鴣子萬里烟
波不可尋
怒氣號聲送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乳
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
晨昏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
咏潮詩書既道勁詩亦雄壯所詔邁往凌雲之氣
蓋可見矣

蓬窗日錄詩卷之十一

二十三

張旭春草帖云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慙情
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佳所不載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
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見黃叔明畫此
詩意并篆此詩畫上隱者廡絮之風宛然可掬恨
不載見臨之耳
衡山文先生微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
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
倒儒宮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
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
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
經持卜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
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
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
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
可及也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先生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
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
石田欣然畫其詩意僧亦高人也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遠柴門種來松樹高於屋
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詩也何等幽雅
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

蓬窗日錄詩卷之十一

二十三

近來魚課又難餒釣翁本置榮辱於度外今則反
為多事之人又云任是青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
征徭山翁本逃世避地者今則又為催科之苦人
隱士亦足粧點太平故孫一元太白詩云道人占
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渚隔
隣烟火是漁家岳頭老檜占風雨石上昌陽閱歲
華粧點太平還着我棕鞋桐帽送生涯無復漁課
征徭之云耳

多買莊田咲汝痴解頭糧長後邊隨着他耕種幾年去
交付兒孫賣與誰此乃乞食道人書壁之詩雖為
俚言可與知者論之

蓬志田集詩卷之十一

二十四

姚江王伯安守仁太宗伯華之主器弘治己未會試第
二人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兵部博學有文好奇古
慕神仙正德丁卯劉瑾操弄國柄放棄大臣劾
言踏百僚掩口聽命伯安上疏言之矯旨出位妄
言謫貶貴州龍場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一
夕夢使者持書二緘付伯安啓之一書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伍員名一書水上覆一舟後題
屈平止二字既覺越三日晝見二軍校至有旨賜
汝溺不可緩窘迫之伯安懇告校曰少間須更留
詩于世以俟命絕乃以紙展几上題一律至海濱
遺履於岬詩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致此意何

如身曾許國生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
懸日月豈知道骨莖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
潮聲泣子胥更有告終詞一篇不及錄書罷為二
校面縛挾至江邊投之伯安初入水即得覆舟負
之不能沉漂兀七晝夜所見皆如夢中伯安驚恍
莫知所之舟偶及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
致此狼狽吾當為汝解縛登岸伯安拜謝因問老
人曰此當何處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告曰願公
護某至彼老人曰此去福建尚遠不能猝達當送
君往廣信乃命四卒共往舁之去如飛不半日已
抵廣信矣老人復在彼率諸僧寺僧聞其名延款

蓬志日錄詩卷之十一

二十五

甚恭伯安問僧曰老人在何處請來同坐又謂僧
曰我餒甚乞飯少許且屬先飯四卒僧覓之皆不
見詢僧自岸至此為程光何僧云千里曰自辰及
午迅速若是信為神祐也食罷僧達郡邑皆館穀
之即移文浙省差人迎候恍惚若夢寐中人謂伯
安志慕神仙故墮此福地也伯安今轉還為大鴻
臚云一又云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擁腋而行足
如履空耳傍直聞風濤澎湃頃更至一洞口簾捲
珊瑚二叟處其中騶從女樂及左右所置明珠白
璧平生未之覩也與二叟奕大棋聯句淡旬而別
其二童子復引登陸時羣已服上刑矣陽明始起

擢仕至巡撫贛州討逆濠功封新建伯而終又云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霧舟幾厄
時有漁人泛溪中極之上山方徘徊間適遇一道
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
乃僊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
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
分寰海已知誇今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
經行處好對清樽醉夕曛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用事果切無漫
然朝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
朝冠步溢頻扶白玉闌爲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

蓬窗日錄詩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處不勝寒機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
向鄙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哀安其愛君憂國感
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編素灞橋
驢背自是閒話頭

涪陵有張飛書刁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
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
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
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袒何人復爲
劉

于少保謙送唐克已分教天長詩云饒別都門日未斜
青尊綠酒對黃華琴書蕭散聊爲客冠蓋從容足

過家驛踏搖鞭催去馬講堂鳴鼓散樓鴉到官好
寄平安字莫道長淮入望餘又題膽瓶梅贈別云
花帶玄霜迥出塵膽瓶斜插更精神別來無限相
思意聊贈江南第一春意遠情真惜不見其全集
也

高明甫詩云世人不愛竹只爲時花能奪目籬邊桃臉
紅似霞陌上梨花白於玉偶因一夜風雨多紅霞
散盡玉消磨却來此軒看此竹行看坐看看不足
余官都門涉世見桃臉梨花似霞於玉真霞散玉
消安得如此君而與之行看坐看哉

蓬窗日錄詩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有省祭官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膳時閑誰知
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宦途勤苦如此方
是進德則夫逸樂終身非人之福也

倭人能詩多有佳句有絕句云棄子拋妻到大唐將軍
何事苦相妨通津橋上團圓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蓋倭人入貢則艦舟定海之通津橋而妨閑之法
頗嚴故其詩云然

姑蘇唐子畏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畏
愀然有感題絕句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踈籬
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

夔州張飛廟詩甚多當塗楊觀一首人頗傳誦其詩曰
磴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瓊珠萬崖樓殿真

志大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流
去處吞吳營星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此
詩後四句有思致他作不及也

杭州徐童子霖五六載精於書法柯學士潛贈詩云徐
家之子真奇絕風骨自與凡人別神駒矯矯步天
衢雛雛鳳翩翩出丹穴前身可是張文舒不然年纔
五六那能書當筵握筆不停手驚風颯颯蛟龍走
掃掃畫寫箋三百張鐵畫銀鈎大如斗君不見東隣
老翁生一子癡絕無才事紈綺從來紙筆不相親
見此奇才應愧死

浮梁判簿華亭侯廷言綸官邸設二屏各書教語足資
警惕其左曰員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
員何以成其器至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議况我踈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
譏我員我員思以智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
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爾規矩中靈臺了無二
其又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
香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木彼踈果何物雜於
蘭竹中小人之惡固可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不
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
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教

成都華陽陳處士愛成化間隱居以義自守文學宏博

官非賢不與接有臬使兩書召見輒逃不應臬使
怒使人拘至將詰之處士從容以詩投曰折簡殷
勤累見尋布衣寧敢謁朝簪明公有道持身正賤
子無知感德深相府風霜尊偉望柴門山水遂閑
心雲泥兩地無勞顧魚戀深淵鳥戀林臬使乃改
禮遣之

達昌張兩山方伯恩歸自嶺南與樂平朱肅川太尹文
選聯舟倡和過清灣兩山吟云輕篙短棹下清灣
一抹嵐光四座環水底有天映水山前多樹樹
連山忘機野鳥高應下卧煖沙鷗去復還却笑烟
波江上客越南江北路間關朱和云浩歌一曲下

溪灣仰嘆流光似轉環縱我酒豪拚歲月逼人詩
債為江山懶飛鳧鳥天邊去却架仙槎海上還歸
到故園深絕處草堂長借白雲關兩山嘆服初兩
山嘗寓白沙驛聞

武廟北巡作詩曰龍馭奔胡戰膽寒男兒此去負衣冠
半生大馬心無補幾夜風波夢未安愁極黃沙千
里外望窮紅日五雲端網常一束無人任都說中
原宇宙寬

張總戎戒子詩云銀燈別盡自咨嗟富貴榮花有幾家
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
行草運去田園水博沙寄與兒曹須勉力各人尋

箇活生涯

鄱陽丘草堂先生齊幼隸遼東戎籍年十三題詩戎廳
御史見之驚問遂入學弱冠登進士官刑部極有
聲擢黃州知府改蘇州歸老於鄱自號草堂歸客
長於詩宮保戴恭簡公珮執公詩云棧樸菁莪

聖化寬人才如此古今難文章政事良民牧鸞鳳鷹鷂

老法官吳楚有春歸脚早家山無主斷雲寒不堪

鄉舊晨星淡愁絕西風淚幾彈

進賢舒梓溪大魁芬及第未幾即以言出為福建提舉

吟詩云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

九重殿闕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推狗尾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一封誰肯犯 龍顏鳳凰臺上歸宜早不作盲聾

啞官

中丞湘川羅公鑒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頽樂

日處其間為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

大年明月泛遊蘇軾後北窓高卧伏羲前林泉如

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蕭然無俗慮却

疑身世是壺天又自為記曰兩陽時若五谷登而

百室寧可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聊

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民康而富四境晏然可

樂也一有盜賊之發則軍旅興焉供億煩焉財力

耗而禍亂生雖欲優游於此亭得乎白髮耆顏步

履康健眠食無恙可樂也一有災疾之侵精力衰

而登陟難求一室之安不可得雖欲優游於此亭

得乎昔溫公以獨樂名其園康節以安樂名其窩

予非不知所嚮慕以名吾亭而必為此者意誠有

在也

閩寧德少保林莊敏公聰初為給事中言謫國子學

正嘗坐率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雪弄餘寒棧

樸歌來興未闌

聖世誰云輕冷職菲材元不稱言官蠹芸香煖圖書靜

燼篆煙消午漏殘自笑此身宜懶散散冠塵土不

須彈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齎黃金

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

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賦私并土物

任他沉在碧波間庶而不激如此

都元敬自幼讀書講解必至究竟好與老儒先生游累

試不就泊如也作文與楊君謙祝希哲齊名年始

三十其紀志諸書積葉已至數十卷或聞事關古

今之奇恠者必汲汲訪其地求其人得其詳乃歸

不得則數日忘返其好古至此最喜濟人之急尤

愛食客所有輒盡盡則解衣為質故晏空焉一歲

除夕絕糧作詩寄故人朱堯民曰歲云暮矣室蕭

然牢落生涯只舊德君肯太倉分一半免教人笑
竈無煙堯民儲錢千文為新歲之用遂分半贈之
亦好義之士也

劉廷美食憲薄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畫景泰天順
間為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為劉八句年五十歲
遂解組成化初邢公崱為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絕
句曰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
都狂道士種花何不種梅花邢得之喜

蕪湖胡灌字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
上苑聞鳩詩曰春日情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
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

憐好景雨腸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
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腸句為讖已遂出為戶部
主事

狀江南鮑防詩云江南孟春天行葉大如錢白雪裝梅
枝青袍似葑田謝良輔云江南仲春天細雨浥如
煙絲為文昌柳布作石門泉嚴雅云江南季春天
萋葉細如弦池邊草作徑湖上葉如船賈滄云江
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編蜃氣為樓閣蛙聲作管絃
擬珣云江南仲夏天時雨下如川盧橘垂金彈其
蕉吐白蓮范汀云江南季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
成雷震架漿作水田鄭槩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

如毡素腕慚新藕殘粧如晚蓮沈仲昌云江南仲
秋天歸鼻大如船雷似樟亭浪苔為界石錢劉蕃
云江南季秋天采熟大如拳楓葉紅霞岸蘆花白
浪天謝良輔云江南孟冬天荻穗軟如綿綠絹芭
蕉裂黃金橘柚懸呂渭云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
鞭海將指作雪山用火耕田丘丹云江南季冬天
江蟹大如鷓湖水龍為鏡鑪風氣作煙右唐詩紀
事所載蓋摘奇於諸作中為聚錄於此江南之勝
槩亦備矣

宋姚鑰守章貢郡人趙東野題跨牛圖詩贈之曰騎牛
無笠又無策斷壠橫岡到處過燧日香風不常有

前村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卒貶衡陽蘇州劉完
庵鉦為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
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
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泣掛冠去

杜東原作耕餘錄有吊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
又見吳堊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
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差無豫讓聞風雨年
年寒食節麥孟誑上大妃贊不載為何人所作疑
當時有感於士誠者

蘇人劉草恣先生為御醫侍作鍾道詩而鮑庵吳文定
公在南雍時亦嘗賦之聲溢兩都今文定詩見集

中而草窓詩無聞矣予故識之以示知者劉詩云
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群跳狂鬼倒提三尺黃
河水血洒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襟窠影
黑啼鵲綠袍烏帽逞行事磔腦剝腸天亦愁中
有巨妖誅未得盍駕颺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
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
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其
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與同床
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丈霜玉句詩聞賢
太守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

蓬窗日錄詩卷之三

三十四

花空斷腸其江樓留別云青嶂嶂接遠人送客此
經過西風楊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又嘗寓
蘇之天王堂欄前見蜀葵花問何名人給之以一
丈紅花即題云花於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
般五尺欄杆遮不盡獨留一半與人看

蘇人葛可父當元季時舉鄉薦後以醫名至今人稱其
神術多傳習之可父善射一日挽弓內傷命其子
以大黃四兩置諸劑中子損其半進之既愈察病
未盡除問其子知損去半嘆曰吾明年疾作當不
起矣及期果卒葛應雷者可父從姪也以名醫仕
元浙江醫學提舉金華黃縉為撰墓誌銘有云公

論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
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
飢饉相仍民困志勞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出多加
補益之功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
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
變也予嘗執此可以論治

吉水江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日
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
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肯戴南冠學楚囚此弘治
間安南使過吉水吊文丞相詩也聞之黃布政襄
云

蓬窗日錄詩卷之三

三十五

韓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乃以詩促之云南征五
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
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
輝預想來游須秉燭瓊瑤還觀馬蹄歸識者惟讀
後聯二句即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予嘗得元僧雪岩外集畧記數語其題買田券云賣與
買人誰是主一犁春雨兩鴉鳩啼鐻工云一聲鐻子
梁秋蟬門內老僧驚晝眠毫髮盡時髦髮在夕陽
芳草自芊芊皆可人意

揚龜山廟祀在常州頃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公行
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瓣香覓跡

龜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蘇苔班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屋半間黃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

李義甫詠烏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與卿全樹何止一枝宋揚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蓬萊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宋真宗聞之令預晚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戚幼文吹皺一池春水之句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碁之句孟浩然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又何詩之病人也至於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則貽禍殺身而後已詩何為哉

連雲日錄詩話卷之三

三十六

吳隱士陳完檢討繼子也嘗跋元僧覺隱詩卷謂覺隱名文誠字道元浙人也與笑隱許公天隱至公皆以詩自豪相頌頌時號三隱覺隱睡起云花下拋書枕石眠起來閑漱竹間泉小窓石島天猶燼殘燼時飄一縷烟江亭秋晚云獨倚清江秋思長晚潮初上水亭涼海門風起雙巒暝一林銀花湧夕陽又云藤枯摧老樹石裂礙深溪陰洞水聲合短垣松影齊磻圃知徑遠山迥覺梅低忽爾破孤寂嶺猿清晝啼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

法

吳白樓先生少題赤壁圖詩云宋家學士愛風流赤壁磯頭作勝遊明月在天天在水玉簫吹徹露華秋識者已占其為翰林之具

喬冢宰宇作賀人生子詩問時晚散龍墀後紀月春分昂宿中蓋子以二月望日寅時也士林服其精細爭傳誦之

江陰卞郎中榮嘉興姚御史綬皆一時詩人嘗集古句聯老妓云天涯歸計欲如何記得雲間第一歌氣力已無心尚在髻毛白盡興還多池邊命酒憐風雨洞口經春長薜蘿留得舊時殘錦在往來星騎

連雲日錄詩話卷之三

三十七

一相過

蘇郡守揚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揚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揚為廢法

十友十二客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檀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

有人題趙子昂馬圖曰塞馬肥時首宿枯奚官早已

着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恐公知召喻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釋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

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且以其

所遺者賜之又詠蝸首詩後四句云蝸飽歷風霜

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群飛諸燕雀好來相近

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清江張侍御公鐸以進士巡閱宣德初督銀場於寧德

崇學校禮師儒嘗堂試詩生作諸曰一鳥不鳴費

舍幽東風簷外彩雲流對枝多士胸襟壯織錦何

人手段優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也低頭六

經仁義如周道分付諸君莫浪求既試品高下優

獎賞士皆爭奮政暇與士夫觴味往來不計勢分

嘗拓學地築池架亭曰觀瀾又建閣脩齋庶鑄銅

鍾昂造祭器百度一新時年甫二十四少年有為

寧人至今頌其功

徐芳公字明善鄱陽人至正間任江西等處提舉嘗奉

使交趾國其王子陳日炫聞公善詩舉卮酒立召

索吟公遂口占云乘傳入南中雲章照海紅天邊

龍虎氣南徼馬牛風日月八荒燭車書萬里同丹

青入王會茅土祚無窮日炫遂納款奉貢公聲名

大振

程瑞饒人也詠梅詩云清淺溪橋水短長籬外枝這步

風骨異瘦盡古今詩此可以想見其清才峻節云

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秦州直道忤時歸家有故

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饒綏之具酌邀之值微雨累

速不至綏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知

兒大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是

詩亦足以戒新郎君之輕狂

宋建炎三年洪忠宣公以行人充金國通問使至金被

執公不屈窘辱百端移太原遷雲中送冷山公節

愈礪嘗伺二帝起居有桃梨栗麵之獻又密以康

王即位事聞後有金大臣悞室延公訓其子公亦

資館穀馬一日悟室壽旦使其子求公之詩為祝

公作詩云父持使節傍門庭薄命猶賒五昂烹煎

乳幾時歸北海鴈書何日到京城莫言地廣頻脩

怨當念民勞早戢兵國寶善隣君寶信坐磨難老

見昇平雖在流離中畧無卑屈於此可見

餘干甘崖胡先生名彥初

國初人予嘗愛誦其詩如讀項羽傳云慷慨吳中始

避讐入關先奮五諸侯繡衣已失韓生說玉斗終

傷亞父謀漢業百年真主出楚歌半夜美人愁英

雄失道窮途哭亭長相期謾艤舟征婦吟云嗚咽
秦關隴水流征人何事不生愁孤燈絡緯重門夜
雙杵梧桐小院秋錦字題書封更懶金錢問卜語
還羞裁衣欲就憑誰寄胡鴈啼霜又過樓亦饒之
詩伯也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逐之時
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之云泊陽纔駐使君標
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恠野人踈禮節好從揚畫說
陽喬人皆莫俞其意一日編脩程念齋見之笑曰
綏之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考之劉
向說苑子賤爲單父宰過於楊畫曰子亦有以送
蓬窓日錄詩錄卷之二

僕乎畫曰諾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
馬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畫曰扱綸錯餌迎而吸
之者陽喬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
勛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
蓋迎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揚畫
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
至者也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
治單父人亦占彭之介程之博也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部署言計曉事請姚安士
林偉之渡揚子江詩云親見
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

九重意萬死猶存七人身沙畔白鷗閑侍我鏡中華髮
苦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
時有國子生用李時中贈唐子方韻送之八千里
外未爲遠三十名成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國誰
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溝壑無田白骨
寒愧我布衣空引領

九重何日詔君還
前輩風致請詢陳司業光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
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夢須下馬須煎滌呼
兒送一壺此詩楊閣老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
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其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

壺而侑此詩一時傳者爲額聯有相臣體更於友
誼之隆藹然見於詞表可以爲後人法又以見前
輩之風致云

程篁墩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公名敏
政字克勤新安人弘治己未會試爲主考被誣臺
諫屢上章以請上以公爲舊官僚且素知公名屢
下

詔慰留之公懇辭解職章三上遂獲致政然感不平之
憤疾作而薨後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公降筆云雪
夜因與東坡蘇子游聞有請降仙者予謫仙之流
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詩以記之詩云江山何日

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
 吾黨莫言清夢遠
 海東夜夜有蓬萊
 入日紫閣功名近
 已休文章空自壓
 儒流孤忠敢許懸
 天日浩氣還應射
 斗牛蘇子直松連
 毀謗杜陵芳草
 喚窮愁乾坤不盡
 江流意回首青山
 一故丘又詩云斯
 文今古不堪哀道
 學真傳已作灰鴻
 雁求高羅網合麒
 麟偶見信時猜迅
 雷不啓金騰箠裁
 電誰知武庫才此
 氣那同芳草合渾
 淪來往共盈虧其
 辭氣超絕尤類平
 生所作公博學員
 才氣故人多忌之
 後有人悼章云高
 官傳學可辭誣一
 疾長徂只悼嗟君
 子不知蠅有惡小
 人寧信玉無瑕聖
 恩浩浩湯除網帝
 極茫茫鬼蓬窗日錄詩錄卷之二
 四十二

載車歸把餘文殉身
 堊者從地下發光
 華少保大司馬錢
 塘于愍肅公謙景
 泰初監脩京城時
 見石灰因而口占
 一絕云千槌萬鑿
 出深山大火坑中
 鍊爾顏粉骨碎身
 皆不顧自留辛苦
 在人間後公因主
 易儲懌致大禍此
 詩預為之讖也

郡人盛景允高初為
 御史有聲後奏事
 被謫為某處典史
 未幾陞某處知縣
 所至皆有水山之
 勝為詩曰性懶才
 疎官亦拙天然處
 處有青山銓司頗
 信為知命一度遷
 移一度閑甚有怨
 而不怒之意禮侍
 節齋林先生誥祖
 清避元不仕變姓
 名匿居山寺會府
 公檢用寺中見清
 詰問且曰能詩乎
 曰頗能

即以冊號八音命為詩
 應聲曰金紫何曾一
 掛懷石田節屋自天
 開絲竿釣月江頭
 住竹杖挑雲嶺上
 來匏實曉收栽藥
 圃土花春長讀書
 葦葦除一點浮雲
 慮木筆題詩酒數
 杯府公驚羨遂與
 為友政暇輒携酒
 過飲倡和移日一
 日忽論海濱人物
 因曰若林清者雄
 才碩德惜未見其
 人林不覺有感府
 公曰公殆林清耶
 林曰若清者公安
 得見之此吾所以
 有感也相與盡醉
 而罷明日林竟去
 之府公再往訪之
 不見多方物色終
 不見矣三山鄭汝
 昂善詩且多滑稽
 嘗寄親戚令廣東
 者一絕云三尺兒
 童事未諳饑來強
 扯我藍衫老妻牽
 住蓬窗日錄詩錄卷之二
 四十三

輕輕語參正脩書
 去嶺南可謂善曉
 人者吉水縉紳解
 學士七歲時其母
 孀苦於里胥催徵
 之急解具訴於縣
 宰併系以詩曰母
 在家中守父憂却
 教兒子訴原由他
 年諒有相逢日好
 把春風判筆頭邑
 宰意其假手於人
 即指堂邊小松為
 題令再賦應聲曰
 小小青松未出欄
 枝枝葉葉耐霜寒
 如今正好低頭看
 他日榮天仰面難
 邑宰大奇之遂蠲
 其稅

江右郭清狂題武
 昌竹簾門外一律
 云夜飲江樓水氣
 涼管絃成列齋蘭
 香古今風月憑誰
 管湖海煙花笑我
 狂金鳳劈瓜供酒
 渴瓦盆承露浣詩
 腸莫

楊柳西樓月會柳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絕
倡歎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
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未無
詳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任宦子弟宜書諸紳

私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云
幽谷多年滯羽翰洋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
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僧無意嘗在府畿村落中求化手持大木牌題詩二絕
曰心為車分身為軾車動軾隨何意思交梨火棗
是日錄詩卷之二 四十四

是誰無自是不為荆與棘身為客方心為主主人
和平客安堵若還客主不康寧精神必定隨君去
正心養生之法不過如此可為終身誦之

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
不成一事又空枝此可以為華而不實秀而無用
之戒宋王文康公詩也公之事業可見矣

景佑中華州張源作絕句云太公年登八十餘文王一
見便同車如今若向江邊釣也被官中配看魚其
後元昊叛關中有長者六七十十年蓋源從之而不
知然則劇孟李左車樊若水輩有國家者皆欲收
羅之而留資外侮寧非深遠慮哉

馮道云窮達皆由命何勞怨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冬去水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
甚分明又曰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維達者之言至於朝晉暮唐謂之行好事無諸惡
亦未也

張文公齊賢戒子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
酒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已直道更和光此
語如端的天應降吉祥陽明王伯安先生教小兒
語云

衛輝名宦陳佑懷百泉云功名場上日奔忙北去南來
十五霜海獄厚恩暫未報專鱸佳興偶難忘一身
自覺妨賢路萬事宜收入醉鄉塵土滿纓思一濯
蘇門山下有滄浪

宋仁宗之仁愛厚澤及人難以言罄有人過昭陵詩云
農桑不擾歲華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
夢覺東風吹泪過昭陵

落星依遠戍斜月伴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
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
代新說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曰葍醲秀先驅故馬而
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八招一篇景差所作體
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迫一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

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
爲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
尚三王尚質士之語也

古人嘗以成語隲括作對偶若出於天成者如東坡吾
亦愛吾廬卿自用卿法愧無琴瑟旨酒樂我佳賓
所喜直諒多聞稱爲益友宋頌曆詔惟曆象日月
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欲要同文何以
報之青玉案我姑酌被黃金壘龔尹謝丞啓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張
安國自撫州移蘇謝表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
以小易大是誠何心王履謫居八桂作青詞萬里

蓬窗日錄詩談卷之三

四十七

江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
搖張柳賀洪舍人廣厦細旃備唐虞之聖道珍屋
秘館冠皐伊之倫魁又雖進退必以其道然功烈
如此其卑宋人上已請啓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
多麗人一觴一飲會稽山陰脩禊事良辰美景賞
心樂事四美難併崇岡峻嶺脩竹茂林群賢畢集
張敬夫答教官啓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
告之曰亦仁義而已矣近吳文定公爲何令却金
疏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辭十而受萬是爲欲
富乎管仲之器小哉周公之功大矣何許子之不
憚煩知虞公之不可諫

良齋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黼黻作生涯池
塘多放旋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
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開非閑事都休管渴飲清泉
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
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
鴨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道遙散誕似此之人
值錢千萬氣象雍泰時不易逢若彼早潦相仍飢
餓憔悴如聶夷中所云寧不惻然耶

人有殘鱸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
於目與真景會則略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
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

蓬窗日錄詩談卷之三

四十七

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惟樂幾何
肴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
勇而前此文殊清新向予避兵雲間泗濱時其地
有林泉之勝而無烽燧之虞同時嘉遯者皆文人
高士因倣司馬溫公故事俾予作約語云百歲光
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
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
柳庶幾游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屨竹杖盃盤
草草何慚野蔞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百年
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
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味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弗

替用附於此以見真率之命不讓遊山之樂也

陶九成云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醴粥雖行江海而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廬陵羅景綸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有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麀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四十八

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長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避迨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數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鳥知其妙哉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久矣風塵傾

洞射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志掩卷三嘆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素温存安樂窩中別有春盡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善自養如鶴林斯可以佚老矣

天頃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與比身兼百技溺意方術神怪變幻眩駭耳目而恣為不肖之務故人皆畏而遠之既死友人偶召筮周忽至運筮如飛頃刻數百言其詩曰銀河斜斜星斗橫銅壺漏滴將三更一天明月半輪小三山踏宵烟冥冥我在三山樂樽酒人間故人淹病久須臾符命至三

蓬窓日錄詩話卷之十一

四十九

山勞我凌風速於走昨夜告神神不靈我為故人行不停靈方肘腋我還有故人何處勞心情追憶當年曾會面安亭風月常相見我心不樂人不知欲赴金臺奏金殿誰知天數竟淪亡吁嗟不得歸故鄉今宵月夜秉明燭又說前生真可傷長記留連在芸屋諸公相親伴出獨從容交處二十年可憐嬉戲成悲哭秋官與我且淡交出帑何當贈棺木英豪壯氣死還存何事凄凄在鬼錄孤魂飄飄無所依萬里山川人不歸夕陽芳草暮春候忍聽杜宇花稍啼番思昔寓塗松日一時念錯言難出此時儂家太不仁言悖出兮亦悖入如今往事且

莫談水流花落月當三股異二公非常客風流
雅皆青衫雲間士龍何足數崑岡片玉可爲伍一
笑壇前識表儀未足相從論今古月明如此良夜
何作詩相贈君且歌我歌我詩不忍聽兩行清淚
空滂沱漢明芸屋陶良王京都及今幾回祿宗範
舉人喜無事爲我傳言與親屬朗吟壇前夜欲關
丹青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老病翻胃病竇白
胃寒枇杷葉方白豆蔻紫蘇子方莫用繆良姜
桂州夢瀕厚朴陳皮爲功奏半夏枳櫛白茯苓
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方
城三片生姜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
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土地顧公也是神君有
誠心莫負盟君心有誠祈必應縱然虛誕何須評
我欲歸兮笛三弄神仙假我脩真洞題詩今夜是
何人江湖散人周岐鳳

蓬窗日錄詩卷之三

五十一

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樓之勝書云姑蘇勝
景清且幽羅靈毓秀世莫作比屋鱗接民居稠中
有飄渺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鉤芙蓉朵朵侵人
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配顏華髮雲錦裘樓前疊石
成林丘左圖右史日校讐一壺不到風颭颭蓬萊
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焉春復秋金風蕭爽暑氣收
海變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一籌南極耿耿當
空浮華筵羅列珍羞羞望中嘉客總貴游錚錚環
珮鳴琳球葡萄酒泛黃金甌賓主相洽頰勸酌清
歌暢飲樂未休僊翁福慶殊悠悠書訖擲筆於地
遂行文祥疾覽之有耕父見二道前去一人吹鐵
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蓬窗日錄詩卷之三

五十二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閑道術嘗隱堯峰山塢建一草
樓荆垣竹扉聊以自適凡道流會集靡不招致一
日有二藍袍作訪文祥延之登樓出山家常具飲
食之酒罄一人曰吾有詩文祥速出紙筆書云雲
英英兮出山阜倏爲白衣忽蒼狗月皎皎兮照青
澄波光亂擊金蛇走浮雲飛盡或無踪明月西沉
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期我與乾坤共長久書訖

索即抽落鳳凰簪家住東吳白石磯門前流水流
羅衣朝來繫着木蘭棹閑看鴛鴦作對飛石頭城
外是江灘灘上行舟多少難潮信有時還又至郎
舟一去幾時還潯陽南上不通潮却算遊程歲月
遙明月斷魂清露靄玉人何處教吹蕭山桃花開
紅更紅朝朝愁雨又愁風花開花謝難相見懊恨
無邊總是空西湖荷葉綠盈盈露重風多蕩漾輕
倒折荷枝絲不斷露珠易散似郎情芙蓉肌肉綠
雲鬢幾許幽情話欲難聞說春來倍惆悵莫教長
袖倚欄杆餘皆忘之矣棠沉醉而卧曉間視畫上
忽不見仕女少焉復在棠大異即碎裂之

走索日錄詩卷之二

五十二

禱雨文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旱甚邑民禱雨西山龍湫
疏文未善投之須臾別淨片紙取視之乃元至正
間禱雨文也其辭曰某等俯陳蟻悃仰瀆龍顏乞
鑒凡心願舒聖服言念生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
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
足之勤秋獲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
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
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
既竭慨旱魃之為凶知作孽自我蒸民故降災實
由上帝爰深脩省特致禱祈虔取某時恭詣龍湫
恪求聖水願施甘雨稍救枯苗伏願龍顏大悅賜

洵滴於金瓶龜圻全消霽澤於龍畝庸副實粟
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迂績乃命云云衆
為誦之須臾大雨如注

王恭襄公題晉溪別墅曰家山誰用買山錢竹塢當溪
亦勝綠菴菑池通蘋葉水垂楊門俯稻花田烟霞
拍塞藏詩橐鷗鷺將迎載酒舡我已得歸寧更出
北庭休勒草堂篇崇福田莊曰小雨纔收煖更晴
筍輿輕度碧沙平勝間有地皆流水寺外無山不
遠城蒲茁炊香晨饌美藤枝數影午樽清會須盡
滌京塵泥更待他年結攬成

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蘇老泉詩也

蓬索日錄詩卷之二

五十三

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
混池以來惟此老乾坤之外更無山 潘留崔詩
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 莊定山詩
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邵康節之詩
獨呼明月長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閑司馬聖門聯
春風浪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子昂題迎月樓
聯
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
勸君更盡一杯酒與尔同消萬古愁
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
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

野菊春水慢花揚夕陽遲

木葉下時秋已半野禽啼處月初生

湖邊谷水難與浪月到雲間便不明

古有此語

蓬窓日錄卷之八

五十四

蓬窓日錄後語

陳全之曰余自庚子觀光上國晨途

夕舟風江雨湖歷觀時事遍窺陳迹

凡得見聞雅喜抄錄或搜之遺編斷

簡或採之往行前言上至

聖神帝王吟咏下至闕闕問里碎言近

而衽席晤談遠而裔戎限界歲積月

盛篇盈帙滿不覺瑣屑涉乎繁蕪辛

蓬窓日錄序

亥官南宮剛其稿庚申轉蘆滄重訂

之釐爲八卷曰寰宇曰世務曰事紀

曰詩談題曰蓬窓日錄錄之云者日

漫述之而已不能與也自資攷閱畧

比裨史旣而憮然曰此糟粕耳於心

身果何益噫吾過矣哉參藩晉陽携

以自隨甲子夏五巡歷三關至寧武

出此以證邊徼若有符合吳君節推

見而讀之乙丑仲春來告云祁尹岳木已斲于梓不肖業已乞言于

後菴朱先生序之矣余憮然曰吾方以無益心身為懼而子乃加災于木噫吾之過何以自改哉

嘉靖乙丑秋八月望後一日閩中陳全之書于文水之紫微行臺

太原府推官吳一琴

祁縣知縣岳木

訓導張孔時

校正

後序終



刻輟耋述序

太史公譚虞卿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嗟嗟是貴於著作矣述奚為足父云述而不作則無述又為君子病故春秋述魯史之舊史記述尚書左氏國語之文後世讀其書者無不抵掌嘆賞大

輟耋述序

都薦紳士大夫進則經綸退則著述自非閱覽博物曷以臻此輟耋述者大叅津南陳公歸田作也大叅公性篤學疆識其歷容臺荆蘆間靡嘗釋卷所著有蓬窗日錄錦水遊梁蒞荆巴黔蘆滄晉陽聚遠樓諸集皆根極

輟耋述 序

輟耋述序

理趣周浹人情既已稱誦于世矣及其棄官清隱嗜學如書生無昕夕寒燠時時誦讀有得即起書之已而成輯名曰輟耋述中所載者皆古今事變足資多識釋偈詩譚足理性情倭虜鹽政足裨世務閱廓深遠其文雅馴靡浪語也余素與大叅公善適大叅公子邦范奉是書于余余取而讀之曰是恢恢乎學識其大者夫大叅公以明經績學豈不能自有所創而直云述大叅公之意蓋可想已其以輟耋名者余以伊尹應湯聘則堯舜

君民耕莘野則誦讀以樂堯舜之道輟耰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於是固多大叅公之能述且以多其子之善述父志也命梓以行于世

萬曆十一年癸未歲仲秋吉日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

輟耰述序

三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前南京刑部尚

書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長

樂文峯陳瑞撰



輟耰述序

陳子至自山右入義籍見故廬荆榛茫茫蓬蓬然真駒支所云豺狼所嗥狐狸所居者無已則僑寓會城時展讀於心遠地偏之室每逶迤文峰義水心神飛越無已又入東鄉蓮石僻訪屏山鉏犁棘矜于麻溪葛嶺之墟而于于而睢睢耕也讀也時逆事者中書若松滋侯麥光先生每輟耰必及之見獵喜心狂奴故態不能自卻也客曰君德矣勞而無功胡為讀胡為耕老已至自取辱也陳子

輟耰述序

輟然曰有是哉夫耕也者驗吾所讀也吾則述吾耕讀也者考諸所耕也吾則述吾讀如此而山林如此而城市如此而耰如此而輟頻頻循循不覺滿徑童子請曰曷標之為輟耰述俟其盈筭篋一舉而焚之使耕者讀者皆不知其所以然他日田畷野裏嗤之曰老而無述不亦可乎陳子曰然歲在萬曆五年丁丑六月之八日甲子夢宜耘叟陳全之書于西屏耕寓之春及堂



輟稷述卷之一

閩夢宜耘史陳全之粹仲甫輯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醒其光也醉雪
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
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
人宜益觥孟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者資其清也
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攷其景反此則失
飲之人矣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宏袁問曰賢家君在太丘
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

輟稷述

卷之一

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曰孤往
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
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
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
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
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以禹為不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簡文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

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已暮師曠曰何不
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
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陳矯李弼謂陳登曰遠近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源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
元達博聞強記奇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
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

輟稷述

卷之一

吳佑父恢為南海令欲殺青簡寫經佑諫曰踰越五
嶺俗多珍怪此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
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
寇豹與謝觀以詞藻相尚謂觀曰君作白賦有何佳
語對曰晚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
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
胡不作赤賦豹未搜思厲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
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觀大駭
龔勝被王莽徵不食死有父老來弔甚哀曰膏以明
自煎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出

晉中行文子出已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子曰不可吾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此人遺我以玉環是順我過求容於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容於人也奚而可舍嗇夫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唐宣宗微時遜迹為僧至黃蘗寺與黃蘗禪師同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千嶽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懸大海作波濤王者氣象可見也

晉公臨薨以平淮西所賜玉帶却進口占奏狀曰內

轍稜述

卷七

三

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聞者嘆其不亂

潘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

夫江山一也其感於人為悲為喜為憂為懼無情而生有情何也羈窮拂鬱則哀怨易興得意肆志則豪宕橫集此喪已之同塗而至人之所謂物化者也是知登高眺遠情由我生山川物色觸中而應故持情者必反觀焉

惟不貪生故能長生若以其厚生乃所以傷生也老

子云
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
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真達者之言

雉鷄類鴈鷺類鳧鴨類鷄鷩鳥可得常食雉雞鳧鳥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孔子曰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毋務多業記問之言毋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此語似稱停太過然借聖人之言謹於人事如此孰非安分盡心之發見乎

轍稜述

卷之二

四

李泌少有大志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上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王嘉佑王禹偁元之子也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吾子意何如嘉曰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大平之責丈人於明主能若魚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魁天下至深識遠慮世所不逮也予在南

宮日久每閱時事讀此未嘗不三嘆

夏寅曰此生不學此日間過此身一敗君子之三惜
識者以為名言

明道先生為御史秉行神宗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
臣拾遺補闕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
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體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范文正公少時作齋賦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
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倘嘗窮乏滋味故得齋

之妙處

輟稷述

卷之一

五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勸止之質曰昔有異人與
吾言他日必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張子韶策曰闍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闍寺不聞
於典謨三王闍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

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今之時吾有隱憂焉其勢已成
壅壓其毒必至蔓延堅冰之戒寧不深長慮耶

鳳皇稱來而不稱生猶玄鳥至風鴉來皆以氣之感
召也

凡蟲皆向北惟蝗向南故曰蝗蝻

氣有餘便是火不足為虛有餘為火病字從丙言火
也人之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正是氣逆氣滯
之故

怒不遷過不貳顏子之心所存者神也怨是用希夷
齊之心所過者化也

生之者眾為之者疾勤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儉也
此所謂理財用人者用之以理財也

古之選士必取行實今專尚文辭偶乖程式雖力學
不免擯棄苟合矩度偶末學俯拾科甲以此士之進
退多言命運不言行業范文正公曰明君在上當使

輟稷述

卷之一

六

人以行業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歸諸天也
豈國家之美事哉

先王發政網罟四寸取之必滿尺當時魚鱉咸遂其
生今繒以細魚大如指咸罾焉何魚之不幸漁者之
不仁也漁者曰此何足怪古者取民什一後世則大

半矣古者役民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
關譏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為經費矣然則
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

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
已不自強而惟患政不自己出授人以太阿而欲其

無割得乎

歐陽公曰佛氏畏死故言無生老氏貪生故言不死漢陳龜嘗有言三辰不軌擢士為相四夷不恭拔卒為將此何等時而遽遷貴臣耶

人心憂鬱則所觸而皆悶其心和平則何適而非樂青山白水本是樂處苟其中不快則慘澹蒼莽適足以增悶少陵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平時可喜之物而抑鬱如此者亦以觸目有感所遇之時異耳

劉高尚處士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

較釋述

卷之一

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為名言周少隱為之傳曰此佛菩薩救溺起死還真之論豈世俗言語文章所能者哉劉高尚農家子未嘗讀書而有是言豈神仙中之知道者乎

光武澤沱水合李廣射后沒羽丁蘭刻木為母刺之有血皆是精神所至所謂志壹則動氣也

江濶無風浪自生可以醒管家無厭者之夢隨他風浪大我只不開船可以為遭侮受激者之藥來多去多枉受奔波來少去少省些煩惱可以為困乏無求者之慰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髻差以自安邢大賞其敏

瞻

程伊川語其兄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封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江州刺史劉柳薦鴈門處士周續之曰清真貞素思學鉤深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留受丹弁誠著李栴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允緝滅文不智失在降賢

較釋述

卷之一

言偃得人功因升士

齊張充字延符與王儉書曰充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長羣魚鳥畢景松阿若夫桂蘭綺靡叢雜山出松栢陰森相繚澗側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論書當論氣節論畫當論風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剛正下筆為畫得之者自應生敬况其字画

之工哉東坡先生作枯木竹石萬金爭售顧非以其人而輕重哉如崇寧大臣以書名者後人往往唾去故東坡作詩力去此弊其觀畫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可為論畫作詩之法也

廩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凜凜恒如有生氣

岳武穆受命與臨敵之時必集偏裨坐論制勝之道行伍中有一言可取必進而訊之此虛心納善之德亦以觀儔衆之志氣也此其百戰百勝與自用自專

輟釋述
者不同

卷之一

九

張紱熾憂國耿耿而議者以為狂謫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墨杖二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道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馬用彼窮通自有命枉道希世徒失所守此顏師魯之言也觀其歷官所至有惠政立朝盡言無所撓可謂不負所言

許國吳潛字毅夫號履齋宋理宗時人觀文殿學士太師魏國公謚正肅以忤賈似道踈斥遠方死之日

有詩云生在湖州新市鎮死在循州貢院中一場雜劇也好笑來時無物去時空公之樂天知命何其達也視彼貪生畏死者大不侔矣

陳文惠公將終前一日自為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臣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漢雋載耳孫玄孫之子也耳音仍爾雅云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仍與耳聲相近蓋

輟釋述
通號也

卷之一

十

幼子情樂嬉遊拘之讀書作課馬字雖是欲精其藝實則收其放心令不厭倦也為父師者之意是收放心其藝未嘗不精若以精藝為教則心日放而不覺矣

謹始之教無往不在拜冬氣之始拜年歲之始參朔月之始晨興必揖日之始生日一人之始冠成人之始婚為夫為父之始人能敬身終如其始則知先聖制禮之仁

應世之務有伶俐處却成糊塗有糊塗處却成伶俐

此寧武子愚之不可及也明辨曰知包容曰愚武子用意深厚歟

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王審郢曰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者賞于祖不用命者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

陳搏先生嘗戒門人種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夫名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毀之身放晚年侈飾過度遂喪清節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過贈公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非此不可輟後述 卷之一 十一

治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

唐肅宗賜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

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潮州守治聲赫然士民肖像祠

于學宮伯子不悅除浙東庾節辭先聖禮畢取像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

鬢雪霜侵更莫留形迹何須問古今不如隨我去相

伴老山林遂卷而行予誦此詩未嘗不自恨也昔年守荆去任之長蘆監利尹王績宗寄到江隄生祠碑

記乃邑人大參鄭重威所撰今在隄上及在蘆四載癸亥冬殘至晉蘆人又寄到德政碑十幅乃秦華峰宗伯所撰予既離任無由毀禁後李紹庭劾章及之方悔無路仆碑毀祠而受此頌言雖然亦問諸吾心求無負而已行止非人所能也

高皇帝大誥領行鄉飲以為移風易俗之本言則古昔稱先王上至府縣下至鄉都 勅令奉行惟謹或者昧於風化一切委之諸生因循苟簡遂致賢愚不

辨齒德無分其於賓主百拜王道易易不知何說也往年閩人鄭瑒守寧波歲鄉飲必選諸列邑中齒德輟後述 卷之一 十二

尊者為賓特以定海陳端禮先生為之陳固介特者也僅一行次年禮雖有加陳堅不赴若鄭可謂知體

而陳信非泛然芻豢者矣

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皆自逸於林泉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也

宋楊誠齋月下傳杯賦詩胸次不讓李翰林每池上對月袖手朗吟數遍呼童取藜蘆盞傾蘭溪鬱金香

引滿咽之不知清風明月與我之為三也

朱晦翁詩云朝市令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俱非但說山林是高蹈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求去以詩留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遂慰薦之

唐莊宗賜降龍大師誠惠書云誠惠驚顛名流雞園上哲精守護鷲之戒弘宣任鴈之談潛括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於性苑意花不染於情田自隱跡靈峯棲心勝地泛慈舟而拯溺持慧炬以引迷五百龍神皆降懿德一萬聖眾盡繼玄蹤為法雨之棟梁作空門之標表

劉巨容破黃巢於荆門或勸之乘勢窮追賊可盡也

輟稷述

卷七

三

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事寧則棄之或更加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賊勢由是大振此雖悍夫跋扈之言然司政者所當察漢唐季世可鑒耳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以舌為筆曾魯是也以筆為舌宋濂是也

種竹多用辰日山谷所謂竹須辰日斫筍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不活五月十三日古人所謂竹迷日栽竹多盛茂或陰雨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然又

不特此者晏元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此數詩可試用之余好竹錄此以栽驗又云五六月時舊筍已成竹新根未行之時可移之忌火日西風忌脚踏只用槌打則次年便出筍種須向陽又云種竹無時雨後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諺云東家種竹西家種地

地理家羅經中穴用針井水則沉河水則浮塘水則呆流水則活逆流取水則針跳順流取水則針安針有八法可以知地中之物皆氣使之然也知羅經針必子午之故乃可語一氣流行旋轉而分陰陽

輟稷述

卷七

四

龍穴河水只是用情情之所在穴乃歸焉河護而水滋之自不能已然不定其形亦不得其情也

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郎中時方議征交趾行司取求樂間兵甲餽糧之數公密將文卷置於臥床承塵堂上索之至再不與至捷死吏一人亦不顧事遂已逾年尚書余子俊訊曰安南文卷尋之不見何也公曰文卷存耳尚書駭曰朝廷索之甚急而乃不進實吏死地何為公曰與其一吏死孰若千萬人死乎尚書起拜曰吾子器識非老夫所及他日可量乎

劉忠宣公逆瑾構害謫戍甘肅主衛者操練教場公

則雞鳴荷戈而往諸官皆勸公尊重公曰吾職也所居蕭然無僕御有司為買婢侍及召還婢者遣婦仍女子舍如逆旅正德間王晉溪公瓊亦戍甘肅則衛官守門有司亦買婢以侍召還公悉携之以歸今生子矣所處不同或各有說未可以軒輊議之

成化間羅一峰公倫劾奏李文達公賢遭喪在位貶泉州提舉市舶逾年人或以文潞公薦唐質肅公事為言公曰吾委不能學文潞公

孫右軍璉已後後主題銘後四十字曰秋風動竹烟火驚波幾人推徑何處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

輟樓述

卷之一

五

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齊太子表劉孝陵遵曰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辨博玄黃成采文該四始學遍九流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銘長淮絕澗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談時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沈彬年八十近居阜上有大樹可數拱常指其處謂家人曰吾死可墓於是既墓穴其處乃古塚見一石

臺上有漆燈一盞墳頭獲一銅碑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堊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熊博兵部尚書秘之子也為建州刺史寓居建陽乘舟江上見山崖崩啣處有棺將墜有銘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遇熊博博感嘆為移葬他里

宋學士濂作王冕傳冕諸暨人北游燕都館泰不花家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也滿十年此中旅充遊矣何以仕為既歸越復言天下將亂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

輟樓述

卷之一

六

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畜魚千餘頭結茅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挑燈朗誦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善畫梅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史官曰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篋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人予甚疑其人訪之即冕也冕真怪民我馬不要音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

亦類是矣夫

學士林部齋銘高漫士先生之墓曰吳航山川蜿蜒扶輿是生偉人間氣之符嘯風噓雲山含川嚙乾文坤象隨厥吐舒金石鏘鳴珞珩拱趨他人憂憂已獨于于上追李杜高岑為徒画船烟埃石經玄圃精聚神交睫無今古三絕何資一官而旅春夢芸臺晚心棋豎龍門其居樓曰禔宇落月綺裘清風玉塵鴻儀冥冥蚌羽楚楚其神天游而蛻茲土

長松明乃古松下根味極苦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蕪解諸虫毒釋普明病風眉髮俱隨抹服此不旬

輟樓述

卷之一

本

日髮復生顏貌如故今并州士人多以長松人參甘艸乾山藥為湯殊佳

葉文莊盛誌興化知府岳正之墓曰君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人有古豪傑之風議石曹二猾勢張將來不靖人以為迂且以未信為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之無宿歲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昧夫嫉君者之屢也君無子兄端率其猶子其長號乞銘予作銘慰君地下銘曰古者李其其人亡嗣亦有柳州檟片以死其名之長弗

繫乎此

宋王邁勸羅歌君不見漢州長者李君發荒年作粥救饑渴三十餘年辦背心幾千萬人得存活玉皇有籍注姓名寅仲其孫應夢生魁魁堂堂官閣學簪纓世代轉光榮又不見饒州富民段念八聚粟數倉逞豪猾歲增高價計錐刀不顧鄉閭人餓殺天公震怒呼六丁白晝霹靂飛雷霆斧碎其軀火其廩人不能禍天有刑此邦菜色盈田野富民閉糴何為者滿室貯錢不輸捨留與窟郎騎大馬郡人頂禮杜尚書乞糴鄰邦林里閭仁人為善不徼福天道福善影響如

輟樓述

卷之一

本

我愛郊外人無飯願君為李不為段為李受福段受殃不用勸君君自斷

吳簡言嘗經巫山神女廟題絕句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閑唇脰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為謝明日解纜一瞬數十里
有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是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一水接藍色千峰削玉青

張拙秀才因叅石霜石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
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
明寂照徧河沙幾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
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有人問夜坐。心念紛飛。攝伏之方何如。國清師曰夜
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
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
在。又能究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
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
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
怡然。此乃還原之要道也。

輟後述

卷之九

九

青山元不動。淨雲任去來。此乃志勤禪師證明之言
也。師因見桃花悟道曰。三十年来尋劍客。幾回落葉
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傾心法瑫禪師紹宗風之
言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咸澤禪師曰。幽澗泉清高
峰月白。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
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通時過看
水看山。實暢情。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

去何處水竹居。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卷三五樹
孤峰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

忌口自然諸病滅。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
順。落得清閑一味高。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

重關。白禪師上堂之言也。

千江同一月。萬里盡逢春。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画桡。引得老翁把不

住也。來船上助歌謳。此德山托鉢之偈。余戊寅端午

偶在義溪溪雲閣見闢舟者競進橋上。士子頑童羣

然噪煽。兩腋不停用力。無益喜心難戢。豈但助歌謳

哉。殊可笑也。

輟後述

卷之十

十

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鑾歌舞

罷。門前依舊夕陽斜。此言可為鍾鳴漏盡者之醒心

雲羅秀處清陰合。巖樹高低翠瑣深。

遊菴珠禪師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

雁叫喚起未醒人。

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此丹霞禪師上堂之言。

善權智禪師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闌

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碗乾。

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洞山微禪師上堂言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蜂妙得空玉印半夜毘輪戴雪行

問捲簾當白晝石霜曰提過淨瓶來又問如何是移榻對青山石霜曰却安舊處着

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水天影交碧松竹聲相寒

贊師真曰清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圍兮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兮的中的既往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兮絲髮誦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是何等景象

輟稷述

卷之一

廿

碧落淨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出相看情共悅此若冲覺海之言曰此猶是建化門中事未是道人分上事

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鍾聲送夕陽此雲峰璿禪師上堂之言

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閑鴉過遠村

李翱刺史參藥山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甌何等自在自得太史有言古今富貴皆磨滅惟凋儻之人稱焉

清暇來叅一指禪禪房深在白雲邊樹迷山色渾成雨溪接波光遠帶烟石畔尚留煨芋火林間時汲煮茶泉老僧相伴尋詩去滿抱松風興灑然此蘓鉅白崇梵詩也

始從芳艸去又逐落花回此景岑禪師遊山之句也

首座和尚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錢鏐論僧貫休改一劍霜寒十四州為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聞雲孤鶴何天不可飛遂去而之蜀

山中何所有領上多舊雲但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輟稷述

卷之一

廿

此陶弘景隱居華陽所賦之詩也若僧芝庵結屋山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則又不以雲為怡悅耳

陽明先生補裴公休序圓覺經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羅漢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如來也

有僧因人欲攘其山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詩云方丈前頭挂艸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潤

未必骷髏就此埋可為解闢之法

越僧索画於沈石田先生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

面青山画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箇看雲僧

石田欣然画其詩意僧亦高人也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

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

焉試辨之

深山一室枕殘書落葉門前未掃除客至幸逢餅粟

滿地偏况對逕花踈道情靜夜談能似人事煩年力

不如此去春風知幾地相傳惟俟暮江魚少年多少

輟校述

卷之一

七

結交行向晚誰憐弟與兄桐水風煙經幾歲雲津燈

火共三更已羊自悔曾多事聽蟻從今欲息爭君得

臯比休撒早舊來安定有諸生○日日桐臯思對君

不堪風雨阻論文欲因來使遙相問可似心如水與

雲道是人心雲水如舊來茅塞苦難除試看一卷中

庸義古聖能忘戒懼無石蓮洞裏自藏春又嘆匡牀

少一人欲慰寸心憑片紙為言立雪是誰頻此羅念

菴詩也可謂見道之言非遊戲墨翰者比矣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碛羅可汗

建庭於維合水謂之南庭吐陸建牙於鐵昌山謂之

北庭二庭以伊列水為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

注唐音云二庭未詳何以注為

方凱虛云七言律詩晚唐人無之凡學詩五言律可

晚唐如七言律不可不老杜也

陳子昂才高於沈佺期宋之間惟杜審言可相對雖

以感遇詩名其實尤工律

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然學古詩必本蘇武李陵

學律詩必本子昂審言輩老杜之詩所自特出其才

高氣勁耳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纏

輟校述

卷之一

廿

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

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而

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纏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

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

也夫

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

眾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

以此例之百家可知也

或曰老杜如何可學曰自賈島幽微入而參以岑參

之壯王維之潔沈佺期宋之間之整

怒氣號聲送海門州人傳自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
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
晨昏吳已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米元章詠
潮詩書既道勁詩亦雄壯所謂邁往凌雲之氣蓋可
見矣

張旭春草帖云春艸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墟
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鴈書集所不載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
處又移茆屋入深居此唐人詩也余元黃叔明画此
詩意并篆此詩画上隱者廉潔之風宛然可掬恨不

載見臨之耳

家住夕陽江上村一灣流水遠柴門種來松樹高於
屋借與春禽養子孫此葉唐夫先生詩何等幽雅

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
隱近來魚課又難饒釣翁本實榮辱於度外今則反
為多事之人又云任是青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征
徭山翁本逃世避地者今則又為催科之苦逸人隱
士亦足粧點太平故孫一元太白詩云道人占斷南
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渚滿隣烟火
是漁家巖頭老檜占風雨石上昌陽闔歲華粧點太

平還著我機鞵桐帽送生涯無復漁課征徭之云耳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用事果切無
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其雪後入朝詩云天門晴雪映
朝冠步澁頻扶白玉欄為語後人須把滑正憂高處
不勝寒饑鳥隔竹餐應盡馴象當庭踏又殘莫向都
人誇瑞兆近郊或恐有袁安其愛君憂國感時念物
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隨車縞素灞橋驢背自是
閒話頭

閩寧德少保林莊敏公聰初為給事中以言謫國子
學正嘗坐率性堂有書懷詩曰東風吹雪弄餘寒棧

樸歌來興未闌

聖世誰云輕冷職非材元不稱言

官囊雲香煖圖書靜鑪篆煙消午漏殘自笑此身宜
懶散敝冠塵土不須彈

清風堂二十家小說廣客談載福州鄭性之丞相府

清風堂石階墀上有眠屍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
蓋鄭宋末暮年登科尋躋相位至今閭巷表之曰耆
德魁輔之坊鄭當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
其居民為逼抑者遂自殺清風堂階下余游閩中親
至其堂取水喫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為官豪所
據子孫不絕如綫客談此說殊不然余少聞丞相鄭

性之微時貧甚因赴省試內子至庖司市豬肉治饌
濡毫庖人妻與肉一斤夫歸詈之云窮秀才何處還
銀妻遂逼取肉時肉已灼于鑊手浙而去鄭後登第
躋相位報斯小忿令執庖丁彼急奔避此巷人遂呼
曰急避巷竟窮治而殺之清風堂石迹有及見者今
屋基已更易數主所謂清風堂湮沒失其處耳嘉靖
丙申福州府太守慎齋胡公正其名曰吉庇巷今境
土神仍曰耆德魁輔坊之神流風相傳與客談大異
乃云家人奪業逼抑自殺未必如此之乖謬或訛以
傳訛至於如是寧非鄭之子孫衰微不能白其祖先

輟履述

卷之一

廿七

之事耶皆未可知也

靖康之難侍郎李若水被拘囚衣帶中詩曰胡馬南
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
驚人和雪飛每事恐貽千載笑此身甘與眾人違私
情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後祁門王一元謁
公祠有詩云寫罷豐碑欲莫芻黃風四起暗平蕪罵
胡指日聲猶在抱帝呼天泣未枯三鎮輕蠲貽國辱
一河不守致公俘忠魂耿耿無由瞑千載令人憾莫
須

輟履述卷之一

輟履述卷之二

閩夢宜耘叟陳全之粹什甫輯

秦封松為大夫陳封石三品後李誠之詠松云半依
崑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
時曾作大夫官 荆公詠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
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
與謀

陸士規題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
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秦檜
吟賞甚久

輟履述

卷之二

一

朱獻靖公喬年刻苦為詩咏笋云春風吹起箨龍兒
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斲煙雨明朝吹作碧參
差前人有詠笋曰急忙食着不可遲一夜南風變成
竹白樂天亦云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朱翁乃點
化如此精巧
李義父咏飛鳥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
如許樹不借一枝稜太宗曰我當全樹借汝豈惜一
枝耶

羅隱自號江東生與鍾陵妓雲英有舊妓一日見之
譏隱未第隱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

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雪爪星眸眾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

網未肯平原淺草飛此高越越之作燕人舉進士文價藹

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知其意而去

金野仙休寧人為奉新尉狂肆罷官常曰使吾為物

外仙難矣若塵中仙人拔生度死可庶幾也趙師夔

為郡一日開宴喜雪野仙造之坐中出填字韻詩即

賦云昨夜姮娥弄玉織也應指月作花鈿為嫵梅影

太清瘦幾片飛來踈處填

景祐五年廷試以緄化為鵬詩呂濟社云千尋離海

輟稷述

未之二

嶠一息過天池議者謂此詩自第一人

鄭所南題寒菊禦寒不藉冰為骨去國自同金鑄心

忠義之發於詩章如此

伍喬張洎友善張為翰林學士伍為歙州通判作詩

寄張戒僕伺張遊宴時投之一日張宴僚于近郊歡

甚僕即投詩云不知何處好銷憂公退携壺即上樓

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往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

翠點水含青繞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

城遊張得詩動容久之為言上召還為考功員外郎

判吏部流內銓

崔鉉元畧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澠澠指架

上鷹令詠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條人澠曰此兒可謂

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父居廊廟三擁節麾封

魏國公云

謝郎中有女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

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過望夫山君看湘水祠

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

底一片降旗出石頭人世幾迴傷往事山形依舊枕

輟稷述

卷之二

寒流而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此劉夢得

金陵懷古詩也白樂天韋楚客元微之皆為之罷唱

鄭谷在袁齊已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

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下拜

自是士林以谷為一字師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

以是補之

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

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莎烟艸石城秋此李山甫

上元懷古詩也我

太祖高皇帝每誦此詩歎賞以為後世鑒戒

韋莊有詠南國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各逐興已在
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為龍為虎亦成空殘花舊宅
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事竟伯圖何物在石麒麟
沒卧秋風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筍笠
戴之着履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
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
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

輟錄述

卷之三

甲

外清風為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画作東山戴
笠圖天順二年戊寅武昌陳容菴譙画小幅一則東
坡一則山谷甚不俗可玩馮海粟題東坡學士笠履
像歌云東坡道士儋耳詘田峻往往坐爭席執黎子
雲久莫逆堤沙數步為爾出中途豈料逢點滴竹鷄
滑滑揮灑疾河橋冠蓋無處覓老農家具姑副急瘴
僑何異廊廟寫箬頂幽躡亦妙劇前赤髯後赤髯玉
堂茆屋等瞬息海南海北共眠食流行坎止隨所適
天一笠地雙履風不能飄雨不濕更一幅乃黃山谷
老人自題像云或問魯直似不似汝似與不似是何

等語前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後乎魯直若甲
若乙不可勝紀此一時也則魯直而已矣一以我為
牛子因以渡河而激源底一以我為馬子因以日千
里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太倉之一稊米二幅子得
之京城中

韓蘄王生長兵間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其一詞
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淨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
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
藥清閑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
盡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

輟錄述

卷之三

五

總是閑自古英雄都如夢為官寶玉妻男宿業纏年
邁衰殘鬢髮滄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
恐癡迷誤了賢
元黃慎成三山九日詩九日南州尚滯留高風寒雁
獨登樓自憐白髮難為客欲買黃花恐負秋南國美
人鸚鵡賦北庭公子鸚鵡裘不愁大地風霜苦更擬
吹笙過十洲斜窓拗明月曲巷勒回風此皆神語非
一時杜撰能成者

陳輔之曰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
昏味此詩真與梅傳神也若野薔薇叢生散漫烏得

踈影橫斜也哉

智孜吟四皓詩云因秦生白髮為漢出青山

陳補龍巖人隱居溪南賦詩自娛有云大不手持卿

相印小無人擁使君符門前溪水綠如染好把一竿

秋釣鱸揚珂長泰人自號竹溪不仕以吟咏自娛有

明月詩云明月欺人醉不知夜深偷入讀書惟好將

松戶牢關鎖留取清光莫放歸

湯莘叟字起莘宣化人有馬上吟云宿雨洗山新綠

嫩曉風吹杏淺紅乾沙頭路暖日欲上行客揚鞭不

覺難晚年自述云葛巾簪下無多髮茅舍門前有好

山

不見平川杜伯原社烟村靄自朝昏徵君故宅遙相

問去國微言竟莫存世亂冠裳終草莽年深鄉井少

兒孫清江碧嶂愁看汝夜雨寒燈夢掩門此傳丁戊

汝舟吊武夷寓賢清碧道人杜本作也杜本自是賢

豪逸人丁戊此作惋惜尊慕辭意俱至

劉子翬出郭至張守出郭藍輿載酒隨林邊蕭寺赴

幽期雲依石度遙看久路遶田分欲去疑落日悲風

滄海外黃花翠竹晚秋時憑誰一寫登臨勝為報壺

山太守知

蔡襄遊西門上溪尋溪因過上溪遊雨後溪渾水亂
流因傷隄松卻飛蓋為聞山鳥輟鳴騶平田穉稭青
雲合滿屋芭蕉碧玉抽開濟無功須早去故時瓜隴
有通侯

岳太守正鳳皇山登高南來作牧近三秋碌碌何曾

展一籌不是滿簔禾稻熟敢因佳節出郊遊悄悄幽

懷幾日開須知一快在登臺白雲堆裏傳朱轂遲爾

可人來不來周瑩和岳太守韻秀擁巖巒畫開望

中佳境舊樓臺山門我已非生客去歲題糕今又來

明林聰遊香林寺一迳入幽林香風散鳥音逢僧時

說偈坐石獨鳴琴翠擁層巒合流分曲澗深與關端

路杳處處暮蟬吟

林仲嘉福清人題長溪之虎谿曰山闊青連海溪長

綠遠城規模唐故郡絃誦魯諸生又曰白日經簷短

風霜吹客衣梅梢驚歲晚河際有春歸其所作多類此

鍾明德為邵京實題巫頂飛雲詩云白雲飛去山色

深白雲飛歸山色陰時來時去自今古山亦無語雲

無心有人詣廬占巫頂白石支頭臥雲影清宵雲起

隨飛龍行雨歸來人未醒

水暖鳧鷖行哺子谿深桃李臥開花此鄭文寶題綠

野堂詩也歐陽脩謂不減王摩詰杜少陵惜無全集耳

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此黃公度之詩
僧晦幾勝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
人栽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含無限之
意寓無窮之感虞學士集滕王閣詩云危樓百尺倚
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雲翠遠疑江樹小落霞飛送
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
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

傳子丁戊擬築宛在堂招高石門隱君云城外西湖
輟樓述

烟霧光孤山宛在水中央門開獨樹懸青磴逕繞千
花上碧堂蘭艇桂橈操自穩筠房荷榻臥偏長秋波
不隔尋真路乘興須君到隱鄉

門掩黃昏涼綠苔那堪踪跡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
噪幽徑艸深人未來數仞假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遠
樓臺繁茂不識興亡地猶倚闌干次第開此金完顏
亮過汝陰之詩余讀亮前後所作桀驁唐突與汝陰
作不同或彼一時士人題壁而傳者誤錄為彼筆也
決非亮詞

吳夢舍字與弼詠詠詩一首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

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
其居安自得之氣象可見矣

宋徽宗善繪事其画一扇濃淡卓絕康與之書一絕
于上云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
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

鴻溝秬道萬夫雄雲夢何消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
鼎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大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
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楊誠齋題

韓信廟詩也音節悲壯余謂結句未稱予讀孟氏集
淮陰侯祠殿宇深開古樹林祠門高扁漢淮陰涼風
入幕吹遺像白日臨簷照壯心澗水千秋何所恨鳴

蟬六月有遺音扁舟却羨鴟夷子萬里烟波不可尋
何等悲壯有脫手去處

余讀海叟集其十五首云白日生東海倏忽隨崦嵫
皓月方滿盈斯須亦已虧淮陰有奇功赫赫在一時
馬知東縛去還為兒女欺天道每如此人事安足悲
獨羨鴟夷子輕舟去江湄

余庚子秋在高洋林中表家看一小画云抱膝看山
山亦低近山似與膝相齊周遭一望乾坤裏日自東
生月自西八十翁江夏吳偉画并題其神氣可愛今

已失矣

有題子陵釣臺詩云千仞樓臺天削成釣魚人去暮
雲平我來欲問桐江水東漢以前無此清又有題鳴
琴畫軸云膝上橫琴玉一枝此音惟有此心知夜深
斷送鶴先睡彈到空山月落時其悠揚蒼潤千古佳
句竟不知何人也

陳石齋贈梁古谷先生詩曰得雨花畦潤隨風鳥韻
長公餘詩不少排日兩三章古谷名文冠字華卿廣
東順德人

周文通詠樵溪渡詩蘆荻花殘一雨晴寒江晚渡有
輟輟述

舟橫帆移浦口琉璃滑棹入波心翡翠明日暮恍如
天上過月明還似鏡中行蓬窓穩坐詩情愜颯颯秋
風兩鬢生

袁穀知邵武軍在任清介嘗有詩云滄浪不須濯纓
上本無塵其自負之定蓋素然也

溪山臺榭無常主能遊者即是主人予每春季秋仲
買小舟與一二同志緩棹溪行但遇諸公別墅必携
客登焉藉艸枕流看花題竹興盡而返旬日復來如
或蒼苔粘履齒白雲鎖松關則呼童取酒對酌嘯咏
移時彼屋後青山門前流水墻頭槐花與夫蟬韻鳥

聲豈地之所能斬哉王子猷訪竹不問主人剡溪不
見戴安道真高人也

悠悠天地間何物勝身閒睡鴨依新草晴雲戀碧山
春因無世態花故慰衰顏誰識幽居意松蘿獨閉關
陳四樓彥充閒居詩也

精舍傍雲關逸名在此間花邊浮綠蟻屋角見青山
蕉鹿總成夢機權輸却閑君心如澗草不共蕪蘿攀
此陳四樓題東山小隱詩也當與前首並讀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以工部侍郎乞骸骨真宗
賜坐寵詔留俟秋涼還荆南吳淵贈行詩曰浴殿冬
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有李翰詩最奇清朝納
祿稱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

楊侍郎微之以能詩聞太宗寓其句於御屏江行云
犬吠竹籬沽酒客雀隨苔屐洗衣僧舟行云新霜染
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

桐葉雨聲寒僧舍云偶題岩石雲生筆閑繞庭松露
濕衣上太宗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

青州布衣張在題老栢院詩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
少尋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

為文潞公誦之公甚惜其不傳

范文正公未免乳喪父隨母嫁長山朱氏後擢第仕

宦四十年晚鎮青西望故居百餘里以詩寄鄉人曰

長白一寒儒榮登三紀餘百花春滿地三麥雨隨車

鼓吹前迎道烟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苦詩書

郎君曾送韋港判官詩云聊因送歸客更此望鄉關

與張文昌勸正旅思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是

一意否耶

何蓑衣先生淮陽胸山人結艸為衣掩蔽下體蓬頭

跣足畧無受用有詩云為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

只披蓑勞人會得蓑衣意一路相將入大羅又曰五

雲樓閣在烟霞萬里崔嵬是我家莫道太平無一事

自然平地有丹砂又曰寥寥香散綠沉風野地清閑

到處逢買得四窓今夜月這回認取主人翁又曰滿

眼紅雲花又新年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漢

我更顛狂笑殺人其餘語句可書者甚多

黃通字介夫邵武人能詩有為元夕燈詩云誰將萬

斛金蓮子撒得皇都一夜開通曰詞語未壯因自作

云秦樓一二玉梯橫紫府千門夜不扃疑是嫦娥弄

春色彩雲移下一天星其雅俊如此

黃慎成邵武人隱居不仕築室城南曰南田精舍有

寫懷詩曰白日不停馭頽波竟東馳忽忽年華改念

此將安歸我欲驅車行太行路險噓我欲駕方舟滄

海無津涯豈不願行邁出門慎所之有田南山下可

以供盛筵有廬在中田可以譚書詩上探羲皇際下

及商周時賢聖尚淪落微生何足疑懷我羨陽子千

載以為期

翠微深處隱禪居秬隔紅塵二里餘徑竹潤添新雨

後澗松陰轉早涼初忘機靜向蒲團坐得句頓將柿

葉書最是山中無箇事清風一榻小窓虛此上官祐

詩也

釋無方題北固詩云大山千丈青岩堯長江萬古鋪

瑤瑤銀河倒影落天塹海門日日来春潮偉哉孫劉

輩壯志摩雲霄只今英雄遺草木秋霜肅殺寒不凋

朱闌又上橫斗杓烟巒直下明金焦黃鶴山空杜鵑

老鴛鴦渚冷芙蓉嬌人間笑傲輸漁樵萬歲嶺千秋

橋月明尚有人吹簫月明尚有人吹簫其清楚流麗

之音雖絲管不能過矣

古今詠明妃曲多矣近世宋陽山則云敢謂君恩薄

還憐妾命窮寄語明天子母勞殺画工陳四樓則看

何緣化作隨陽鳥再得嚙蘆入漢宮白樂天則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峨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我愛西溪好披雲屢往來一川烟景合三面画屏開薄俗無商隱清時有逸才近巖多隙地松竹更須栽此玉旭題西溪詩也

方惟深字子通隱居不仕以詩知名吟古栢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灰塵又舟下建溪詩云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手古來何事不由

人王荆公甚喜方惟深詩如客帆收浦月黃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舟猶有去年痕至書之座右錢正老曰近時士夫中蹈鼎鑊臨白刃而不回者除是方子通以詩稱之蓋末事耳嘗與飲酒曰借令老兄立朝剛風勁氣足以聳動朝廷非一句撞倒牆亦是老兄做得子通大咲曰論立朝則吾豈敢非一句撞倒牆亦誠有此也

臨川王文安公英題戴文進山水云長空浮雲斂遠壑微雨收數峰出天畔蒼翠逼斗牛崢嶸並五老奇險踰羅浮崖傾路欲斷樹暗溪自流度橋者何人於

此長遨遊看山足幽賞將去還遲留我欲往從之未能賦歸休浩然發清唱對此心悠悠

泰和王文端公直題李在山水云吾聞李在作画頗自矜平生不肖輕與人陳君叔剛乃得此筆意所到如有神諸山遠勢來崑崙倚天拔地高嶙峋秋深氣肅煙靄淨喜見黛色常清新巍巍梵宮不受塵誰其居者遠與旻老僧行脚恣登歷芒屨踏破莓苔茵蒼然古木雨露均松杉檜栢連栢栢明堂清廟惜未用歲久裂盡蛟龍鱗巉岩怪石熊虎噴溪水蕩沃波翻翻涵雲蒼霧蒼蒼莫極萬里下注扶桑津林間幽人葛

天民閉門不出甘隱淪詩書萬卷日在眼自有至樂寧憂貧度橋有客故等倫抱琴而來循澗濱呼兒掃徑欲迎客語雖未接心相親名山勝境稱八閩茲圖貌出殊逼真山中豈無隱君子抱道欲試無由申只今天子聖且仁應須早作觀國賓願君致之獻關下勿使坎壈纏其身

台郡王文通公一室題謝廷循山水云羣峰何巒屹積雪迷近遠雲開玉岫高凍合清溪淺招提半空外樓閣參差見有客方度橋携童策來蹇道術不可尋綠磯幾迴轉詩思浩無涯高情未能展何處是知音

深林隔重嶽

姑蘇張益題胡大年山水云羣山重疊滄江上暮雨
將來墨雲漲江村遠近總模糊百里雷聲翻巨浪漁
翁泊舟能早歸飛雨已濕青簑衣林昏那復辨天色
徑黑應難認竹扉人間有此風波惡身不出門心即
樂慎勿貪游名利場請看斯圖當自覺

白玉蟾瓊州人常於黎母山中遇神人授洞玄雷法
後居武夷山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
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宋嘉定中詔徵赴闕
對御稱旨命管太乙官一日不知所往後往來名山
輟糈述

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衛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唐德宗制詰闕人帝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中書具
二人同進帝書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
柳斜日暮漢官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末批云與
此韓翃

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作
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髮欲起溫公
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

林季仲少卿贈虞仲琳詩云男兒何苦弊羣書學到
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
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
與君元不隔江湖林所學未為人知而詩亦有味雖
然理學要在識取不爾又墮野狐禪窟也

陳白沙先生唱道東南頗自尊重有吾閩吳鏘仲和
嘗舉進士宰揭陽偶流寇陷治謫南海衛幕往叩之
適送一閩帥出遂投刺焉意其為衛幕也竟拒之吳
大書廳壁云考亭亭下蹟荒蕪野鳥山中獨自呼欲
向白沙問真處魯人曾笑宋人愚復見壁間懸一漁
輟糈述

翁暉網圖乃題其上云扁舟一葉抵天涯罷釣歸來
曬晚霞莫道水村兒女拙也曾梳洗插金花書畢遂
去白沙讀詩悵恨不已追之不及

漁溪集和費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惜時清終
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詩有道者之言所以不可及
也今之人口為懷山之言惟行媚竈之計唐僧白雲
秀云住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
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
蓄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紙也客
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文云烹魚得書
譬况言之耳非真烹也

夏正夫公云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
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此可以書諸紳

狀江南鮑昉詩云江南孟春天荇葉大如錢白雪裝
梅梗青袍似對田謝良輔云江南仲春天細雨浥如
煙絲為文昌柳布作石門泉嚴雅云江南季春天萼
葉細如弦池邊草作徑湖上葉如船賈滄云江南孟
夏天慈竹笋如編蜃氣為樓閣蛙聲作管絃樊洵云

江南仲夏天時雨下如川盧橘垂金彈甘蕉吐白蓮
范汀云江南季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成雷震絮裝
作水田鄭槩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似氈素腕漸新
藕殘粧妬晚蓮沈仲昌云江南仲秋天鱖鼻大如船
雷似樟亭浪首為界石錢劉蕃云江南季秋天栗熟
大如拳楓葉紅霞岸蘆花白浪天謝良輔云江南孟
冬天荻穗軟如綿綠綃芭蕉烈黃金橘柚懸呂渭云
江南仲冬天紫蔗節如鞭海將鹽作雪山用火畊田
丘丹云江南季冬天江蟹大如編湖水龍為鏡鑪風
氣作煙右唐詩紀事所載蓋摘奇於諸作中為聚錄

於此江南之勝槩亦備矣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按
楊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
今那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為廢法

十友十二客宋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茶麩
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
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
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貴客梅清客
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麩雅
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

一士人有女及笄更不置一物其人善画止作舉案
齊眉圖一幅題一詩手攜其女以適其夫詩云婚姻
幾見關奢華金屋銀屏眾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粧
奩賣與別人家可謂識時知幾矣

顧味厓鼎臣不第詩云姊妹年來各有家錦屏繡褥
鬪奢華自憐薄命難為侶歸去床頭學繡花托物比
興得實耳

楊震四知臺在昌邑縣薛文清公詩曰人間無處不
天公却笑黃金匱夜中千載四知臺下過馬頭猶自
起清風

成化丁酉之冬無雪 上憂厯給事中馬中錫疏劾
 巨璫尚路李榮聲勢相倚朝紳依附 上得疏凡一
 應糾封畧敕人員俱從罷黜次日遂大雪大學士楊
 守陳作詩紀事馬公次韻曰一冬氛氣暖重重年盡
 冰花馭朔風官道白從今日始羣山青減舊時濃自
 緣 明主回天意不獨貧民兆歲豐我亦有樓高百
 尺曉來登眺快元龍誰啓瓊樓十二重亂飄瑤屑下
 天風萬家農事占年稔四郭山光失曉濃郢曲調高
 慚下里灞橋思苦入新豐世間醉眼休驚怪不是長
 空戰玉龍時外戚萬二恃寵橫為公劾其罪 上怒
 杖之未幾再劾萬二時內寵方嬖疏留中不出復再
 劾并及內寵時政闕失復杖之公志益勁因和其同
 官韓貫道詩曰朱顏未信妾凋零忍淚看花坐一庭
 五嫂賣羹前日富三郎醉酒幾時醒數竒蛇足翻成
 拙寵去蛾眉画不青寄語主人休打鴨鴛鴦池上恐
 難聽一時膾炙人口天下想望其丰采
 莆田林見素先生成化間以部署言計曉事謫姚安
 士林偉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 朝廷政令新小臣
 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 九重意萬死猶存七尺身
 沙畔白鷗閑侍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楊子江三

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時有國子生用李時中贈
 唐子方韻送之八千里外未為遠三十名成始是難
 自信孤忠能報國誰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
 盡溝壑無田白骨寒愧我布衣空引領 九重何日
 詔君還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嘗寄親戚令廣東者一
 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牽住
 輕輕語爹正脩書去頰南可謂善曉人者
 汝昂嘗以諸生預執事太守唐公珣喪內將致斂見
 亡者目不瞑乞諸僚屬各賦輓章為諭鄭即援筆云
 夫人美德玉無瑕四十年来髮未華何事不瞑雙眼
 淚恐教兒子着蘆花書畢目遂瞑矣唐大慟稽首稱
 謝待以殊禮焉
 泰和郭清狂題武昌竹簾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
 氣涼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煙花
 笑我狂金鳳劈瓜供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東樓揚
 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絕倡歎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画送之
 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洋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頭
 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徇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徇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
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可以為華而不實秀而無用
之戒宋王文康公詩也公之事業可見矣

建昌張兩山方伯恩歸自嶺南與樂平朱肅川大尹
文選聯舟倡和過清灣兩山吟云輕篙短棹下清灣
一抹嵐光四座環水底有天映水山前多樹樹連

輟履述

卷二

七

山忘機野鳥高應下臥暖沙鷗去復還却笑烟波江
上客越南江北路問關朱和云浩歌一曲下溪灣仰
嘆流光似轉環縱我酒豪拚歲月逼人詩債為江山
嬾飛鳧鳥天邊去却架仙槎海上還歸到故園深絕
處草堂長借白雲關兩山嘆服初兩山嘗寓白沙驛
聞武廟北巡作詩曰龍馭奔胡戰膽寒男兒此去
負衣冠半生大馬心無補幾夜風波夢未安愁極黃
沙千里外望窮紅日五雲端網常一束無人任都說
中原宇宙寬

羅一峰之貶雖時相李賢而為之畫策者學士陳文

也文死薛之綱御史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
聲裏路人數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
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
為道羅倫已復官

庶吉士鄒公智星變抗章斥宦官下獄其寫懷曰人
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
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
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有一人與一士人園相近百計取之而不可得一日
書一契送之云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

輟履述

卷二

七

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脩禊公非
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
年身既得詩不敢受園即日還之

白樂天絕句云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曾
到惟展畫圖看此言富貴之人當知止足之義而勿
為身後之悔也

林見素公征西成功隨乞休致蓋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李空同寄以詩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
滿眼急江漢再歸遲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
豹虎亂公也惜鷗機又云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

向來優起詔翻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驚
獨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

李東陽為首相有士人投以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
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
啼

慈恩寺繼曉所居也馬東田中錫嘗過之詩曰碧眼
胡僧勢絕倫中華盤據已根深大官飽饋中牢肉常
侍親頒內帑金不見渡江能折葦祇聞持鉢誑吞針
微臣蟻虱天門遠感此空懷報國心又曰少年抱璞
老亡羊與俗浮沉亦可傷十有九旬常結舌百不一

事敢剛腸賈生此日惟應哭阮籍當時豈是狂仁馬
獨歸蕭寺掩冷雲寒日下西廊讀者傷之

趙汝愚題鼓山寺云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
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朱晦翁摘
詩中天風海濤字題石人不知其為趙公詩也嚴次
山有水龍吟題於壁云颺車飛上蓬萊不須更跨琴
高鯉割然長嘯天風傾洞雲濤無際我欲乘桴從茲
浮海約任翁起辨虹竿千丈轄鈎五十親點對連鰲
餌○誰榜佳名空翠紫陽仙去騎箕尾銀鈎鈇畫龍
翻鳳翥留人間世更憶東山一曲霑襟淚到而今幸

有高亭遺愛寓甘棠意此詞前段言江山景後段紫
陽仙去指朱文公東山甘棠指趙公也趙詩朱字嚴
詞可謂三絕

夏正夫過彭澤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
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

韓侂胄宴南園有人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
名迎春黃胖韓顧族子判院賦詩即承命云脚踏虛
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子骨肉
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未幾禱作

僧問達觀禪師云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從前青
嶺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自從
紫陌誰肯隱青山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
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碑云如何是奪境不奪
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云如何

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
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林蒼滿地
客遊三月草侵天

德山禪師拈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顧侍
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
較稷述卷之二

輟輟述卷之三

閩夢宜耘叟陳全之粹仲甫輯

京都形勢 本朝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維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為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厚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為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成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遠不可合而花當柔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

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為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宣雁之塞虜犯洪蔚席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既目宣大其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為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役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為守京後以守而為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入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為番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即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按廢東勝則大同宣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

所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三衛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俺荅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止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一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周揚州七閩地疏云叔熊居濮如蠻從子分為七種故謂之七閩宋分八郡故謂之八閩

輟錄

卷之三

五

入閩有三道建寧為險道兩浙之所窺也邵武為隘道江右之所趨也廣漳航海為間道奇兵之所乘也八閩所守必在邵陽邵陽所守必以杉關為門戶

諺曰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賓而已可謂不遜矣此豈特閩俗哉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關四衛及黎平中湖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礪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款荆也山西平定所

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柔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

白虎通曰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尊德行仁說近來遠封域之限乎哉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

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為禁革俾永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

輟錄

卷之三

四

相鈐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衛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按絲綸簿之復歸內閣 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大學士張璠執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

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璠始人臣操口代之重張不惟承革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家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情不報本數百件壅閉之患左右者之不明避豈自福

之道

成祖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篆篆惟封
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以翰林
印凡入內閣者不得與機務也雖編脩贊善等官有
入內閣者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有貞署
銜自稱掌文淵閣事謬也

景泰元年二月侍講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
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
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
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

轍稷述

卷之三

五

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
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
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
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
王鏊擬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
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
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
職人主動靜迥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
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
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

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

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

莫能燭其情偽或奪於眾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

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

而姦憒情態亦無以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

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王謚文恪
姑蘇人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釁孽潛滋內而姦臣播弄

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

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

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反正

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

豈不留心於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劉謚文安
永新人

王鏊曰 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

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

會是時邴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

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

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

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

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

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

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推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偽以自文安足論哉

陳文誌李賢墓謂量宏而福厚夫福誠厚矣遭遇實

報

卷之三

七

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終身棄寘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

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官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

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

霍韜曰考之漢朝凡為賢相俱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困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薛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大學士楊一清亦由巡撫而轉吏部已選入閣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

成化四年春正月改湖廣臨武知縣章懋為南京大理左評事湘潭知縣黃仲昭為右評事桂陽判官莊景為南京行人司副時羅倫由福建泉州提舉司提舉復南翰林脩撰稱為翰林四諫

報

卷之三

八

正統元年正月吏部考功郎中李茂弘致仕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常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閭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作矣

凌翰曰國家閣宦寔與公孤之權相盛衰

天子早朝晏退日御便殿則天下之權在公孤一或

宴安是懷相臣不得覩其面則天下之權在閣宦蓋

公孤虛侍君側累日積月朝鐘不鳴華疏之入司禮

監文書房則主之可否時出於內批公孤不得而與

矣故三楊在 宣宗時言無不售至 英宗初則拱

手唯命莫如之何蓋

宣宗則日臨羣臣躬攬庶政故與公孤親而權在公

孤 英宗初政頗事燕閑故與閣宦親而權在閣宦

一人之身前後所遭如此國家政權所寄之由也是

故王振汪直劉瑾之徒得私盜國柄以威弄於肘腋

今

天子龍飛英睿神武日親機務延接公卿閣宦之徒

雖有巧佞無所于售且稍有踰越輒鞭笞以死是故

喙息竄伏唯任使令昔也公孤出閣宦之門今也閣

宦出公孤之門又何勞

聖天子復講制之之權乎雖然事固貴于謹始孰又

難於克終懷老成忠愛之心者固不敢即以為快也

丘濬曰 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每日有早午晚

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桀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

殺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
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猶不見也 聖
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為開卷第一義所以
示萬世聖子神孫至矣深矣

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

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脫死之計耳公等國

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貴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

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榮清議何謙以書示王

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

之遂出集為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輟稷述

卷之三

十

永樂元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

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給之

耕種之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按嘗因

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

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

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

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絳畫疆理既無西門

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

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

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又曰以管屯為職者率優游於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何能校倉庫之實則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

鹽法 國初召商中鹽量納糧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積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糧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以所入為有贏利未為不可近來糧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伍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四斗故商人所納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

輟糴

卷之三

十一

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較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又謂間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踴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斗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弘治五年八月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

召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益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益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益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踴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

輟糴

卷之三

十二

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邊務 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土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

一頁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 卷 文外

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已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蓋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東昌河間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少保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平遂奏留彼

處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于肅愍之功為大潛消默奪豈污下之見所能語耶

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宣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

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宣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為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宣

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鹽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宣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宣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瑄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
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
楊琚之策且曰曾銳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
垂成而殺身也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
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
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者居處其
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
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轉議進兵搜勦務在盡
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

輟獲述

卷之三

五

正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選武將
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處庶幾有倘無患於
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
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
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
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
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 上允所擬遂召
信還

成化二年六月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葉當總兵楊
信協謀征勦河套

成化間程萬重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銳之計不竟自
是無復敢為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
多事之虞惜哉

建文元年正月冊 皇子文奎為皇太子

先是 皇考既謚懿文諱又曰允炆皇子生又名文
奎識者曰此陛下儒生之常稱爾不類天子氣象改
建文年號燕王訝之曰胡乃重復至是使臣民遍知
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初焚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壯
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
頭曰陛下幸國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
獄建文元年七月赦程濟出獄擢為翰林編修充軍
師護諸將壯行

輟獲述

卷之三

十六

壬午宮中火起 上變服剪髮自御溝出至郊野遁
去先是淮上諸將敗 上召程濟還京至是從 上
潛行每遇險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至京莫
知所終

建文四年壬午葬建文君初宮中火起時皇后馬氏
赴火死及 上入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
皆指認后屍為建文君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景

曰當葬以天子之禮從之

按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順帝知天命歸我太祖遂遜位而去其沒也得謚為順帝况建文又非朕國可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覩天順初英廟憫建庶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婚娶出入萬曆建元詔復死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比諸景帝行當恭覩盛典矣

楊守陳常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太祖定天

輟履述

卷之三

十七

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擇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

西內老佛 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

州為思恩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初岑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驗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

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

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東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迤邐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土無能為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蕭蕭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輟履述

卷之三

本

又云正統七年出自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邁邊實為我也衆聞之悚然聞于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凡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鄜人黃潤玉有學行為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跌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鍾大學士尹直亦得其事於老內臣云

入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

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蝕食之何謂不是聞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

又云建文君去蜀未幾入滇南常往來廣西貴州諸

寺中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常題詩二首壁間其

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

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

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

曰閔罷榜嚴蒼嬾敲笑看黃屋寄曇標南來瘴嶺千

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紫裝新換

數卷述

卷之三

十九

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

鐵布政鉉色目人也為山東布政

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設機隨變竟不能下

文皇擊其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後姚廣孝獻計曰

師老矣不如舍去

文皇入正大統擒鉉殺之其家屬發教坊為樂婦鉉

有二女數月終不受辱後問官至長女獻詩曰教坊

脂粉洗鉛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

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挽臨粧鏡雨淚交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有詩曰骨

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婦娼淚垂玉筋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

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問官復命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遣士人

建文君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蒨佳氣滿金

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皇城人以為

文皇識也

靖難師至齊黃方練死焉有人賦詩云一箇忠成九

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

數卷述

卷之三

二十

固首陽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乞推恩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

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仗節以死夫

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

之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

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

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迹為疑而不敢言此

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羣臣

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固常用之 仁宗

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戚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 真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 祖宗雄畧多類此 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褒表諸臣 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

余束髮時侍先大中大夫授革除遺事數葉殘編斷簡讀之未嘗不痛哭流涕也嗚呼臣之事君常變不齊順逆異遇惟求其是而已此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宦轍南北見備遺錄晚又讀遜國記表忠錄得羣公

輟履述

卷之三

三

之事節亦蘊詳矣又誦 聖帝神孫食祿盡心之言不負所養之歎曰忠臣當從寬典曰田土悉宥給還至於萬曆初登 詔命之頒 聖君賢相功貫天地益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耒耜之暇稍添數公為增補革除遺事錄附以東湖樵夫川中錫匠三四逸傳見臣心之忠如水行地終不泯滅生者死者惟求其是而已未綴以吳亮人人傳見君德之大如日中天維鬼與神實護翼之嗚呼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彰明較著無存沒無古今耿耿不磨者也廟端之復國史之補表祠之建寧不翹跂于後之君

子草野之夫維日望之全之識

宋太祖於太廟寢殿夾室鑄一碑謂之誓碑封閉甚嚴新天子即位禮啓默誦雖腹心大臣近臣皆不知靖康之變方得縱觀其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不得加刑市戮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立國也如此陸渭南云濂溪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轄作誌黃太史作詩其稱述不過如此向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溪為大儒傳聖人之道者耶以此知人之聖沒無聞者可勝計哉

輟履述

卷之三

三

宋元祐黨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諸人為魑魅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騫赤縣立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其烈也而反得列於名臣何哉劉文靖公因書事詠安石云當年一線魏匏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鶻宋子虛詠安石亦云投老

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
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
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
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
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
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古之史官凡人主所至執筆隨之如遷固載灌夫之
使酒霍光之廢立張湯之陽驚張禹之屢顧豈紀事
而已并其情偽得之此所謂信史也

輟錄

卷之三

十三

史臣作傳遺其大者不特一人也宋范仲淹在天聖
慶曆間洛學未啓也公用兵於西而張載上書論兵
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
於兵遂以中庸一帙授之夫中庸傳道之書也而公
初揭示後學如此非見道分明者耶或以中庸為程
氏表章未之思矣然則仲淹之所以為宋朝人物第
一者豈徒以剛大之器經濟之畧先憂後樂之心哉
又稱公弱冠時大通六經之旨則公固斯文之豪傑
也愚考於梓溪文集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哨之曰巨白善擊地以行

呼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
蚓之大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克其操註以為大指
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筥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為筥欄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
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
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
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

范仲淹韓琦孰優荅曰以見則范也精以量則韓也
弘范慷慨近名韓渾厚近德

君不出環堵之外而知周天下好問之故也君運於
帷幄之中而德加方外親賢之謂也

預知王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董卓之
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
諸葛孔明以巾幗遺司馬懿中巾幗乃女子未笄之冠
燕京名雲鬢中名曇籠蓋天其堅壁不出如閨
女之蔽匿也幗音慣古對切今音國非也

余常云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朱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中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隱逸不聞於世者亦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托垂於不朽亦有幸不幸也胡荅溪云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得托子美之詩以傳不朽亦可謂之奇遇也程子遇青城籬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乃遇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之樵夫誠哉世未嘗無賢而泯沒不聞者亦多也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陸放翁云

進賢舒梓溪大魁芬及第未幾即以言出為福建提舉吟詩云金榜題名墨未乾寸心耿耿向長安

九重殿閣金門鎖萬里江山赤子寒午夜人爭搖狗尾一封誰肯犯 龍顏鳳皇臺上歸宜早不作育孽

啗啞官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

若病死時至則行

輟稷述卷之三

輟稷述卷之四

閩夢宜耘叟陳全之粹仲甫輯

虜情說國初以至於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為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既奔愛猷再竄成祖奮三駕之威台魯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勢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虜蓋寢強焉及夫 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帥

之部漸蕃火節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媿信敗謀虞頓失機張俊墮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益諳吉囊俺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巨震聲弦鳴雷視前為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為寇也有乘驛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若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眾剽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眾殿數百以羈全營紛下萬

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馬外馳輟軼營壘步兵內集肉薄睥睨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剽奪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蹂禾春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褻其衣繼之繼則嬰穉必掠可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眾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金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

輟聲

卷之四

二

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撚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伺之乃進今乃有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激卒求緩烽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 京師諸關廂

故曰虜之為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為害變而不一則夫相機鼎應以為勝畧者固不可膠于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舊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于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眾矣而我不求逞于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眾我

輟聲

卷之四

三

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騷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為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于未兆者為力易已兆者為力難圖于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為之謀也大同之逋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給日廩絕念首丘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畫錦于是啗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

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
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虜掠也幸而思
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
我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正陽考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
前宋涼蹤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
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
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
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
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

輟稷述

卷之四

四

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榆林
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
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
休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
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勒弗虔卒
致六師失次將相與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
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
艱難宣力禹迹遯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
我得宣輯顧其書詞桀驁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

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違呼韓之隙雖有
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
水州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靈之捷足稱
敵愾顧茲謹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
解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
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
漸携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
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
樂皆嘗遣使穹廬至厯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
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

輟稷述

卷之四

五

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
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
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
闕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
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己未庚申妖纏昂畢上谷雲
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
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
蹈庚寅之故不貽己己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
民物敦阜遭此外憂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
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

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
豈惟眾叛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來鼎革
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
憂者以為近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
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通人巧為間諜混
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雁門經太原掠上
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
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
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
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
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柵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
衛霍唐感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
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
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
也善為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獵狃于
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梟夔益稷孰
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花馬池 楊文襄公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

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為患猶淺惟花馬
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

失守虜眾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
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
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患
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
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
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
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
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
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虜人得
志始蔑我邊牆為不足畏連年擁眾拆入我軍動輒
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
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
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
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
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墻深
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
破花馬池上厓 宸慮勅臣經理臣閻劣歷官陝西
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
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
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

卷之四
七

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靈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速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

輟稷述

卷之四

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既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靈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壯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

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靈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靈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米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

輟稷述

卷之四

築牆挑塹為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

日本南倭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

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 國朝洪武二
 年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
 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
 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
 庭不臣則修兵自固秩至諭王中國聖主威德責其
 入貢王曰吾國未嘗不慕中國顧蒙古戎狄蒞華以
 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好語初不知其覘我國
 也既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風霆漂覆幾無遺
 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良弼後乎將刃之
 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亦非良弼後
 爾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僧隨秩奉表
 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上諭劉基曰東夷
 尚禪教姑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官僧無逸開
 諭之良懷欲留二僧力辭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
 寇海盜澈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
 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
 倭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
 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
 令中書省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貢馬
 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

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
 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
 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陝
 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
 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
 來貢於是林賢之獄日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蓋
 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
 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
 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
 年信國公湯和致仕居鳳陽上召至京諭曰日本小
 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
 賊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
 為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
 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採福建漳泉
 人為兵戍並海衛所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
 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勅
 都督楊文舉文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
 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
 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
 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烝死永樂二

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
画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
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
任還不受王餽 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
吉賜王印誥冊封為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
壽安鎮國山 上為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
道義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盤
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
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當是時數
入金蓋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

輟稷述

卷之四

十三

之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傳烽皆至榮率精兵疾
馳入望海塢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
圍望海塢榮發伏出戰遣奇兵布伏諸山下斷其歸
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圍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
二捕生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
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初方國珍據溫台處張士誠
據寧紹杭嘉蘇松通泰諸郡皆在海上方張既降滅
諸賊強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以故洪武中倭數
掠海上 高皇既遣使命將築城增戍又命南雄侯
趙庸招蛋戶島人漁丁賈豎蓋自淮浙至閩廣幾萬

人盡籍為兵分十千戶所於是海上惡少皆得衣食
於縣官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老者死
以故旁海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西洋之役雖伸威
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來貢亦知我
海道奸關出入華夷相糾以故寇盜復起非廣寧之
捷禍未已也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
約束 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
刀劍毋過三十否不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
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
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

輟稷述

卷之四

十三

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
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復許貢云不為例嗣
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
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
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
大嵩入柁渚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壯發冢墓
東嬰孩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捕得
孕婦忖度男女剝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
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
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

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七年来貢
 十一年寇海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
 稱進貢守臣為請於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
 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
 貢弘治八年壽冀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壽來
 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宋澄告言素卿本澄從
 子叛附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
 王效順毋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
 義植無道國人不膜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
 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
 至者閱貨宴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
 狡通市舶太監饋寶賄萬計太監令先閱瑞佐貨宴
 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相讐殺太監
 以素卿故陰助瑞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
 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
 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於市舶禮部遂請罷
 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夷中百
 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船司不廢市舶初設在太倉
 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

此亂之所由起也

幾復設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
 船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
 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罷市舶而
 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番貨至輒
 賒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展轉
 不肖償乃投貴官家久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肖償貪
 戾甚於奸商番人迫近島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肖償
 番人之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
 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
 倭當如是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嗚番人利
 他日貨至且復賒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
 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
 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肖去近年
 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
 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
 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
 之嚮導人情忿恨不可堪忍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
 奮臂欲洩其怒於是王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
 我中華微歛浙西之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畧
 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

生不聽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統清諒方動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煅煉必欲殺統統憤悶卒統所任福建有功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鏗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於是華夷羣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

輟稷述

卷十四

十六

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浙閩叅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羣賊總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羣倫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宣紹杭嘉蘇松楊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

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諂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鏗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霏霽乍浦青村南匯吳淞江諸衛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焚劫殺戮污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忬忬薦鏗起為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鏗劾鏗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鏗三

輟稷述

卷十四

十七

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臯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鏗為叅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囊橐比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搜括官庫富豪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為功以功為罪雖

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
所在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
京帑請給贓贖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
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征發漢土官兵川湖
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前賊退
遣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於是外寇
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
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頌表尤被其毒
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鏜代之賴朝廷 聖明大猷
得不死江北巡撫李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為侍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郎唐順之代遂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
代者劉燾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
敘于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
書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廕錦
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自壬子倭
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東人皆從倭奴
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頑者嗜
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
驅之封疆之臣輒請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
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

備副使十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徭徭
溢於甲式矣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
髮屈紒皆跣足間用屨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
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
胡椒細絹花布螺鈿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
華人喜得童男女錦綺絲綿磁針

國初吳淵穎論倭嘗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
之言曰罷我互市任被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
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
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既犯 國禁思圖苟安因啗
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
覦時則不因商道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 國初
禁海之例始因遣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
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
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
請勘合倭王遂不能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
袖而漳寧惡少則甘蹈負固而肆橫行然以前狡偽
未備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合作乃有不可支者
推厥所原各有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處乎

晉郭璞遷福城記桑田為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當

見其害更重着衣周迴重載鄭國歸朝重關為待鳥

出木空千載不昧前有雙眉重施粉黛溪澗水來盡

歸于海主揖其客客住主在穩首東日高山鎮寨本

自添金因成右充但見蛇影莫知坐亥事過方知知

而未會龍山高山光照其代巧婦能裁得令人愛若

解修心得其終倍市籠放火聚集磊磊有一老翁手

把竹筒重添新宰在言不在銘曰太康之載遷插既

基四色牢城層巒三徑洪許南流瑞龍地應其主螺

女現對花峰千載不雜世代興隆諸邦萬古繁盛仁

風其城形狀如鸞似鳳勢氣盤擎遇兵不饑遇荒不

掠逢災不染其甲子滿廢而復興太康三年晉武帝

年庚子二年辛丑三年壬寅太守嚴高圖越王山南之形勢以容

郭璞璞曰方山秀拔于前三山環峙于後八百年後

大盛又有識曰中間萃兀創危亭八百年前兆此名

天降元精如漢佐岳陶靈氣似周臣中坻不見容舫

路古渡應無病涉人好是褰裳待今日曾浦坊中人

挺生按三山志嘗有人得石刻於城南釣龍臺其文如此也

從弟嚴之類集不肖男邦范梓行

萬曆癸未書
林熊少泉梓

輟稷述卷之四終

輟稷述

五

海沂子卷一

真才篇

海沂子曰真才之持世也天命之也屆天之命也君感之也啓君之感也天也是故心通焉義黃遊矣君臣同心罔可列也五帝三王息而臣道微乎曰臣微何以世也曰有君持世非無臣也作真才故多真臣也孔孟惡鄙夫鄉愿息深哉鄙夫邪臣也鄉愿具臣也持世也難矣孔孟聖真也世罔庸天乎立師極命之也曰作真才奈何曰聖學明而作真才也曰董賈何如曰董渾而方賈穎而露必也王仲淹乎曰司馬

學山

海沂子卷一

雲號

季主陳圖南邵堯夫天民否也曰深哉難測也數探先天堯夫幾聖乎曰質朴者真才邪文彩者或未真也曰何謂也曰質朴則古而純文彩則虛而雜曰否也泥迹而未究心苟一念心真真才也孰無真心哉利移之爾文質之迹曷論焉
海沂子曰真才也者抱真心者也真臣也受一職也息盡一職也前天下萬世何利弊也後天下萬世何利弊也革之興之創之垂之救而補之通天下一身通萬世一時任之而已矣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無負臣職也真臣也否則輿服之華假臣哉

海沂子曰真心直心也匪直弗真故曰人之生也直心直則身直可立地參天不直則橫心橫則身橫橫行者禽獸也可畏哉孔子取狂狷直而真也惡鄉愿不直也是故真心萬劫紅塵能迷乎試觀寶鑑焉不照真光匪昏照之真光匪增真明體全照不照由人也故抱真才者人不知不慍

學山

海沂子卷一

雲號

海沂子曰元氣不息人才亦不息養元氣者養人才也養人才者養元氣也是以人無元氣則死國無人則亡或曰亡若無人才與則有人才何也曰帝王造興為革命小劫元氣復萃而完人才亦全焉若重開關也夫元氣盛則世運盛人才布于朝焉見有才也元氣衰則世運衰人才擯于野焉見無才也才豈終無乎
或曰忌才海沂子曰非也真才不可忌亦不能忌真光照耀掩東而露西譬手遮日自覺目之暗無損日之明惟智者薦之收已功使不薦人必薦之決無終沒之理忌之者亦獨何哉
海沂子問一庵唐子曰天地大矣孔子同時有匹孔子而人不知者乎曰無也遇則飛龍在天不遇則見龍在田或問海沂子曰伊尹耕莘傳說胥靡呂望鼓

乃知己之遇乎抑不知乎曰聖賢以旦夕視先生全神而忘身榮辱無撓率性而順命隨時而樂天

海沂子曰人成天子游宰武城孔子問曰得人仲弓

問政曰舉賢才哀公問政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

為政在人人壽有限在位無多時可不豫求人才以

延國脉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仁生理也生生

不息天地萬物為一體欲世不治得乎

方侯城生可興王道否邪海沂子曰志大矣歷久庶

幾乎盡忠盡心也曷激也濟陽高賢寧純士哉姬論

却師諷叔輔也被執官之弗受盡心耳胡仲子著并

學山 海沂子卷一 三 雲號

牧急生人哉遇時神武卷懷之劉宋不言何也是故

王道自經界始懿文薨而靖難師起非天乎

洪武三十餘年儲養英才盡于壬午之難悲夫正統

已已之變是以英才鮮也于肅愍之謀石亨彪之勇

不抵令終天乎人也海沂子曰聖學不明而真心漓

有我斯角必循至此是故聖法天無意無我

私治初逐萬安誅繼曉罷花石雜征納諫親賢大哉

聖乎海沂子曰惜無真臣作輔享國止十有八年天

也令人切唐虞之思謚孝謚敬盡聖德之極也

海沂子曰楊東里吏才也曷知王道解縉紳敢言哉

才高而罹謫惜也羅一峯剛正李賢擠之陳白沙高
踏丘濬忌之尹直毀之三臣柄臣也心狹矣曷能容
之而求之薦之自是長媚嫉之風惡莫大乎蔽賢雖
微善莫贖也

浙中人才於今為烈劉郁離翊神武也宋潛溪私正

文也王華川蓋使職也方侯城程吳隱先國難也于

節庵真宗社也章楓山決進退也胡靜庵發奸萌也

孫一川全憲節也王陽明戡逆藩也繼之者不源源

興起哉海沂子曰乘遇不同事功乃異心一而已仰

止山川靈秀在日鄉邦與榮焉人孰無死曷耽私廢

學山 海沂子卷一 四 雲號

公以貽殃身且不保况家乎惜矣愚哲攸分也或曰

嘉興陸宣公賢相哉疏經綸幾說命也義烏宗招討

名將哉志恢復薦岳侯也海沂子曰上下無負純臣

也已將相當以二公為法

仁宗納獻美姝王素力諫待出君虛以受臣直而副

宋有唐虞君臣矣海沂子曰漢唐惟宋人才盛可匹

成周哉蓋由文王藝祖禮賢之厚簡在帝心是以降

生之也

海昌張無垢力詆和議永康陳龍川志圖恢復不媿

龍頭之選也海沂子曰無垢與四明楊慈湖皆明性

一第 二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〇 文正內

學不可貶禪龍川雄才經畧文過歐蘇也金華呂東萊永嘉陳止齋龍泉葉水心同時人文何盛也

君子之居世也出與處而已矣出以樹績非幹家也處以求志非後國也陳白沙公甫明幾者乎黃五嶽勉之審勢者乎退然無迹如龍之蟄李大厓世卿乎吳康齋與弼可謂識時也已不然幾石黨也

范文正真優相業識達也富文忠畧去相例忘迹也王臨川能行相志過驟也三公爵祿不入于心以故全浩然之氣進退裕乎海沂子曰富執而劄王拘而激范請修京城立四輔戒導上輕殺富曰范文聖人學山

信夫碧雲殿之譏未可憑也

海沂子曰言子游自吳達充二千餘里師孔子列文學科有志希聖吳人至今多文也是不可忘子游之功周泰伯自岐奔吳化蠻方成文獻邦聖人先知天地之氣日南乎是不可忘泰伯之德

噫杉梓稟棟梁才始萌蘖混蒿萊踐牛羊缺栽培非積歲月曷成而曷顯也是以具目者稀知才者罕海沂子曰甚矣才之難成也今之成才也尤難也生之長之養之用之慎之哉故曰胎教澄性蒙教正心庠教修行

一卷完

海沂子卷二

作聖篇

海沂子曰開闢後五大聖燧皇鑽火以遂天女媧補天以立極伏羲畫卦以開文神農教稼而嘗藥黃帝制度以利用堯舜特潤色耳禹平水土益烈山澤契敷五教稷播百穀至周公制備矣易文詩書禮樂周官爾雅土圭測景指南辨方故曰元聖孔子嘗憂周公予欲表出周公著作曰元聖大典以明孔學之原噫孔子廟祀通天下周公則否非缺乎燧皇女媧以荒渺遺之因易繫敘伏羲始也易繫敘卦非敘帝系學山

曷可泥也

海沂子曰三皇五帝三王大聖尚矣陳龍川子曰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聖也朱紫陽子曰攬金銀銅鐵爲一器可乎龍川子曰天地不空空虛數千年無聖海沂子曰龍川主心紫陽主德德由心造也純駁則有之謂非聖不可我 明沈夷平華救世安民大聖哉元氣不息生物不息生聖亦不息若在下無位之聖全性順命人不識耳不然天不改高明地不改博厚人心獨改虛靈可乎

龍川子曰天地人爲三才聖人極也聖乃成人故子

路問成人海沂子曰人難成久矣夫成人先成仁仁猶果核之仁果食而培核復生仁全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末文勝虛偽不仁喪心也孔子教人以仁及文而尚仁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言之道也義仁之宜禮仁之序智仁之明樂仁之和勇仁之健信仁之孚誠仁之確聖仁之實猶結果乎神仁之精也惟仁生生不息渾關無累故孔子專言仁

海沂子曰無知而良知良知寂而為性感而為情行而為能運而為才立而為志紬而為息擬而為慮憶

學山 大海沂子卷二 二 雲號

而為意萌而為念誌而為識悟而為覺妙用為神皆心統焉及而求之無也故曰無知而無不知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况天包地知統能大學始教曰致知崔后渠譏獨舉良知為霸儒見何隘也然今言良知者類求之下而不反之上猶言一貫滯一則止矣聖學之微必也無知乎詩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無知無極也良知太極乎是故無知而良知猶無極而太極

徐春子曰朱陸辨後至我 明分二學高明主尊德性實實主道問學白沙陽明主陸薛湛羅崔主朱終

古莫一也海沂子曰及之心求其是而已曷辨朱陸德性曰尊問學曰道子思明言之矣尊德性率性之道乎道問學修道之教乎天命之性一也

周子曰聖希天海沂子曰聖至矣大矣匪曰希之無不包之也二氏學得吾道靜功一緒耳奚必致辨辨則與角若匹敵然自小也有我且較矣謂二氏非道天下豈有二道哉知者試思之天無不包也

孔子前列聖得位道行未有講道名也統然大同孔子後說始長周官禁奇袤孔子攻異端無定名也孟子闢楊墨韓子排佛老遂紛如也一庵子斥吾儒未

學山 大海沂子卷二 三 雲號

聞道者若節操文藝皆異端也說始陽明子勉人求道之專海沂子曰否矯之過也講道也何為哉求世治也世治必先治心心治一人則一人治推而十百千萬以既天下則天下治垂萬世則萬世治蓋原一人治心始苟人皆節操文藝具道一體世治矣謂非道可乎必欲言真而見的何可見何可言也特自小而私之遠人為道非道也或曰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孟子非邪曰行可著習可察由可知一也二之則非今也講多而生黨不能弘大同之心故曰凡有志向善治基也皆道也不必紛如也

天皇地皇人皇暨義皇罔不合道器理數盡溟天地人之秘云自秦焚滅矣秦以前因史記知有鄒衍秦以後因經世知有邵雍若楊雄洛下閎僧一行李淳風袁天綱耶律楚材屢應准皆能之使孔門無中庸曷能闡三才蘊與也故曰通天地人曰儒海沂子曰漢制射策尤崇博極群書以故有通三才之學者唐詩賦則淺宋經義則拘噫戴天履地同人住世烏可不知何以為天何以為地何以為人

海沂子曰顏子聖之純也閔子聖之清也子貢聖之類也曾皙聖之達也子游聖之和也曾子聖之毅也

學山 大海沂子卷二 四 雲號

子思聖之弘也孟子聖之任也故予嘗曰孔門蓋八聖云思曰睿睿作聖聖必明哲子路幾聖之剛不免于難未智乎

神自孔子繫易發之曰神無方曰精義入神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指理言孟子論樂克曰善信美大聖神方指人言蓋神由善信始元者善之長也仁元善也神之基也神則仁之純妙也老子述古語曰人有三寶氣精神孟子養浩然之氣曰集義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曰收放心曰養心莫善寡欲海沂子曰甚矣養氣為本故曰精

生氣氣生神靜養始有悟予每獨處臥則思天地萬物之終始惟神能超之不累是故寡欲收放心存仁集義則反約而心細方能入神入神則無施不可子房孔明神全也是以當大事不亂今人見人靜養貶之禪定心養者也曷足與論至理

嘉靖己酉冬予渡淮至彭城登黃樓俯眺黃河之水蓋自崑崙來遠甚矣奔騰衝激渾濁固空猶人習性塵根沾帶夾雜非大加靜功以澄清之曷能呈露本體而復蒙泉之初哉海沂子曰渾關皆水也天地不能離水水亦不竭水哉水哉聖賢有取于水故以水

學山 大海沂子卷二 五 雲號

喻性性真不竭有出于水之上水者氣之子性又氣之宰也是故疑夜氣猶水靜而明生

海沂子曰至聖而後無內外無動靜也是故明覺自然而有為應迹譬香球滾燈然外雖旋轉而香燭原不動也夫如是則無生滅而可超歷劫凡人未至于聖妄以聖自任駕言內外合動靜一譬汞銀試烈焰鮮有不隨烟而散者矣

古斥鄉愿今懼鄉淳不誠無物世道深憂是故淳言廢行淳行廢事淳事廢政淳政廢世劫焰洪流咸生子淳曰鎮淳何術海沂子曰主忠信惟實惟真卷二完

海沂子卷三

稽闡篇

伏羲先天易天地定位上下言非南北言也文王後天易帝出震齊巽次序言非東南言也若曰乾老陽退西北坤老陰退西南不謬甚乎先天開闢先也冲穆無朕後天開闢後也森列有形義文易曷分先後天也聖一也卦一也易師見文言有先天後天借分義文易非也孔子贊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泥方體曷知易乎海沂子曰義易宜乾北坤南天文曰仰觀北高也地理曰俯察南下也義生成紀都陳在崑崙

學山

海沂子卷三

雲號

南蓋崑崙天地中以故畫卦如此文易乾西北坤西南蓋岐周視崑崙入東南矣以故列卦如此義文取身位卦也大勢原不改也餘卦例推之可乎

包羲因燧皇圖制八卦神農演為六十四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言也海沂子曰包犧繼燧皇而王圖殆河圖乎出燧皇時乎八卦盡矣六十四重之耳或曰文王或曰即包犧易繫止言包犧畫八卦羅泌路史言神農演之信然乎

春秋孔子撥亂及正史也求車求金天王弱而諸侯強不供故求卑之也譏世卿斥封建也吳子會黃池

併吞幾矣必郡縣已也商周二頌諸侯來朝助祭褒且歆之而幸之歷世專國難永順也封建可復乎海沂子曰予讀變風至鄭國嘆曰寃哉宋儒說詩也槩斥鄭聲淫小序真違亂經甚矣毛公去作詩時尚近必有授也後千百年盡廢前說何忍乎風雨三章曰風雨凄凄曰風雨瀟瀟曰風雨如晦氣象怆恹否之極也曰雞鳴喈喈曰雞鳴膠膠曰雞鳴不已呼號激切求之急也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曰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得賢定亂望之深也音則商律景則危幾詞則思賢小序曰亂世思賢

學山

海沂子卷三

二

雲號

得之改而之淫何見也縱果淫思賢義通依之可也實思賢而改之淫寃甚矣舉此例之小序曷可輕改也青青子衿刺廢學也白鹿洞賦亦引之今改之淫又何見也

或曰孔子誅少正卯也有疑焉孔門諸弟子英才也三盈三虛子貢亦曰少正卯聞人也誅之忌乎海沂子曰孔子大聖也去今遠矣不知當時欲誅之心何心也苟有一毫作惡焉舍之可也子疑之精矣後之忌才而加之罪皆駕言誅少正卯也成湯放桀曰懼來世以台為口食大聖之見也遠先儒嘗疑不經見

且春秋禁專殺殆秦漢謬傳乎或者誅卽責也孔子曰予于予何誅之云

胡仰子曰予觀商周書商賢聖君六七作祚不及周周文武後惟宣耳祚永何也海沂子曰商諸君在上或過振作周公旦在下則妙節宣仰子曰商剛而周柔剛促道也柔久道也然乎海沂子曰稷也立命文王周公孰企哉契也開性湯丁桀亂承聖絕學師伊尹大啓之千年而傳裔孫孔子立萬世師極過周祚矣

孔子刪書存秦誓繫周書呂刑後逆知繼周者秦也

學山 大海沂子卷三 三一 寧號

以術數知乎亦誠精而明也海沂子曰數由理出孔子刪詩存秦風無衣之章可以知決霸黃鳥之章可以知祚之不長

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皆言畫卦也非禹則之明疇疇有九如周官九式九兩云非數也許松臯子曰龍馬旋毛若初生小兒鬣然今外家太極圖是也海沂子曰昔哉聖人觀河圖悟乾坤之象而生卦觀洛書悟天地之數而衍著

洪範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海沂子曰壽非特享諸福已也德久化成也言富不言貴貴多危

險欲盡貴則王事靡盬莫康寧也見危授命莫考終也曷壽也夫命德之原也性也元神也形有生死神無生死非考終而罹凶神驚耗也曷長住以超歷劫夫好德者考終之功也舍生取義是亦考終也蓋集義生浩然之氣心安而神全也五福以壽為先殆元神無疆之壽乎是故始貴好德末貴考終

海沂子曰人心惟危起下文若興然舍微顯精粗萬一雜然其殆故曰惟危道心惟微也無微不通惟精也無精不盡惟一也無一不貫惟甚也其微也其精也甚一也心體如是也勉之實功曰允執厥中允信

學山 大海沂子卷三 四 寧號

也執持也用中也中也者精微一無弗中也是故微而常中足以之顯顯猶微也精而常中足以之粗粗猶精也一而常中足以貫萬萬猶一也人心道心不相並見心一而已堯舜禹傳心之要諸儒不悟何也庚戌閏六望浴臥東牕乘風有悟喜而起書之明發往西寺語碧里董子曰先師陽明以精一指功使今在聞之必心服也如是讀不特理透而文體甚古大學中庸二篇載小戴記中宋仁宗取賜呂臻王堯臣及第天啓至文哉程朱傳之頒學宮今讀者不可忘原也海沂子曰大學孔門元理中庸孔門元神

海沂子曰中庸致中和中立而和行萬物育而天地位如言地方安靜由黎庶安生也且人者天地之心三才一貫非空然天地也如空然天地亦不成天地矣曷可言位必萬物得所始可言位也

或問修史海沂子曰心術正上也文次之學次之是以遷激而謫固勦而同擘奸而妄壽私而訐曰非史職修史可乎曰犯也莫隱起居註廢曷真知哉凡郡邑志史類也是故貴公而詳

辛亥春二月蹇駒放牧創傷免或請解剝不忍也命掘深培埋之古人弊蓋埋犬豕惟埋馬非飾情推真學山 海沂子卷三 五 雲龍

心也沂陽子乃悟既焚當讀曰傷人乎否問馬蓋聖人參贊位育人物雖有貴賤之分心之仁愛一也况既以畜馬焚必傷馬豈空不問不問不情也先人後馬從容有序固見聖心不累否與不古通用

浙省織染局織龍袞章也海沂子見而嘆曰始製者豈非聖邪凡各花樣憑縱攀提之何巧也古則繪繡今易以織心勞矣且過也春子曰聖人妙用無不備此可徵云海沂子曰予悟天機自然之妙人孰能窺之有機心者可以媿矣製機織之聖姓名罔傳慨夫雖然聖心儼見也 三卷完

海沂子卷四

儀曜篇

海沂子曰天何也清氣浮也地何也濁沫聚也何依也大氣舉之也地或圻陷何也猶人氣壯則脾土實氣弱則洞洩也地水乘水風乘風空乘空何也氣也渾沌何也氣煩而薄消之也開闢何也氣積而克息之也開闢混沌何也猶人惺而睡睡而惺也人生何也一消一息復還真元而萌育也試觀擊池蓄水久乃生魚化之也今何不化生也相禪而形生氣寓于人人萃而代之亦奪之也物不有化生者乎氣初開學山 海沂子卷四 一 雲龍

能化生人漸分弱矣物細猶能化生亦時焉爾

天地二儀一也日月二曜一也陰陽二氣一也天統地日統月陽統陰元氣至明而純陽也精萃為日神運為天往來屈伸動靜為寒暑寒暑之交為四時一日之間有四時之候是以渾沌開闢亦有四時之候今開闢應春乎往古至今細觀之亦有四時之候時一也渾沌無窮而元氣不改也

天色青何也外典曰崑崙山巔實光之耀或曰高虛則空遠掩映故青也或曰乾坤中日光照曜諸色攢簇自然青也傳曰夜半黑淬之色真色也海沂子曰

氣之色如是天之色亦如是青色者日光使之日沒而青何也星月皆有光也

洞陽馮子曰天以日月為目目之明根于腎日月之明何根乎海沂子曰氣者水之原也命門之火為元陽元氣其根也

日蝕者月掩之也海沂子曰嘗見庚子夏日蝕既四面餘光一痕果日大月小也

外典晦言黑月聖言白月月中黑影或曰山河影或曰蟾蜍影然乎海沂子曰否月太陰也黑魄而內明陽光射焉猶金在鎔烈焰鑠液中有黑影也

學山——海沂子卷四——二——雲號

日沒入地乎海沂子曰崑崙至高也日月繞之彼曉此夜也日行南陸日短夜長繞崑崙麓行麓廣也蔽明者多日行北陸日長夜短繞崑崙巔行巔狹也蔽明者少中國在崑崙東南地勢側也若入地然猶人持火行遠不見非滅也果入地地底有倒生之物乎曰北海外骨利幹國煮羊脾未熟天曉何也曰愈遠崑崙則明易露猶物障燈近則暗遠則明
北極對崑崙頂為空今北辰在北斗下予至燕京北斗已在中天北辰反居崑崙之南何也旋轉如磨則崑崙如磨心不空有南極也海沂子曰南北之極曆

家繆談也天垂而覆旋轉無停蒼蒼太虛無牽列星星有動否匪曰極紐于北辰

崑崙在天地中若亭結頂下有大海環繞頂上有阿耨達池從獅象牛馬四口流出分四界復環大海南閻浮提東弗于建北鬱單越西瞿耶尼中國乃閻浮提也即騶衍曰赤縣神州水皆東南流潛行地下出積石為河源海沂子曰崑崙中氣蘊焉猶人之臍為氣海也四大洲者猶人之四肢乎小戴記曰天地溫和之氣生于西北而盛于東南天地嚴凝之氣生于東南而盛于西北馮子曰自古至今天之氣無時不

學山——海沂子卷四——三——雲號

往東南地之氣無時不往西北甲午冬孟海沂子會試至北河舟人言東南風起河始凍既乃凌漾水堅嚴凝之氣果生于東南也居京春二月大煖矣溫和之氣果生于西北也蓋中氣在崑崙崑崙在中國之西北中國東南拒大海水氣生寒是以中氣之煖不能不散于四肢四肢之冷不能不歸于心也氣一而已不可分天地地之氣即天之氣也須以崑崙為中而分東西南北始盡天地之大今之東西南北乃中國之四方耳
海沂子曰渾沌火先起火由旱生旱由日生燥石流

金山墜崩圻人物燼灰久靜火息更起大雲降大雨
繞成大水起大風吹水聚大沫成四大洲八萬四千
小洲中擁崑崙山及衆山水落而成四海海水鹹者
從火災後洪雨澆洗潤下成鹹後則百川歸之晦濁
益增今人溺皆鹹可徵也開闢日先出矣退大水燥
乾大地山色赤者山高先得日氣烘烈之若壑中燒
磚近火色赤也土在山下故色黃水底泥黑不見日
色也山石堅何也亦渾沌前之質乎曰氣融結之也
因前之堅轉轉合或然也亦有紋理筋脉若生成
然曰星殞為石亦氣耳今人初生至柔也見風而堅

學山

海沂子卷四

四

雲號

骨充堅也人先必痰火先升在胎中水泡耳靜久十
月氣足乃生自人生死觀之天地渾關可徵也或曰
如何忽生天地也曰如何忽生人物也知忽生人物
則知忽生天地矣是故不能不生天地則不能不生
人物有生有死有渾有關循環無端忽焉爾矣
山至靜也曷鳴也至重也曷移也至堅也曷崩也正
統己巳陝西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人家數十戶成
化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雲山裂而中分半走金沙
江中嘉靖丁未西安澄城縣界頭嶺晝夜吼聲如風
數日四裂東西各去五里南北各去十里基淪為河

海沂子曰氣機之發也適當土囊之口噓而飄之矧
大地高山原風吹水沫聚成之也今人首忽生瘡核
倏隱之忽生于足氣推痰升降之或潰裂之山猶是
耳或曰山拔地上瘤贅皮間不同也曰不曰天包之
猶皮包之也太虛觀之山特一芥云

天輕清也曷裂也曷有聲也曷曰天門天眼開也弘
治戊申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間外
祖陸公半夜舟行忽聲如雷仰之裂如舟五色洞射
不能正視皆曰天開眼行十餘里始合海沂子曰陽
元極而裂裂必有聲或因旱久天眼天門俗各耳人

學山

海沂子卷四

五

雲號

馬之異曷竊邪太虛一氣變幻靡常倏忽萬象亦易
耳
嘉靖辛亥九月二十六日巳時大風海上泛筏者溺
死三十六人徐州洪上同日丑時運艇壞八百隻內
海衛六隻民艇數百北京尤大子時前上日矣每二
千里風行差三時海沂子曰西北風起處更不知何
等大也其吹止處又不知何等大小也江湖河海所
溺曷可記哉風之遠古未之聞也

海沂子卷四

海沂子卷五

敦原篇

海沂子曰聖賢論孝多矣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若切矣尤未詳也文祿獨子父母愛其矣罔能孝二親之逝也痛之極追昔氣盛時雖生二女誕時亦不細視也近逾四十漸老矣始靜悟人生在母腹中臍上一帶生于胞內胞外一竅通氣若瓜蒂生于子宮十月始誕破胞而出坵副之苦可勝言哉成胎之始雖抱父氣而肉身與胞皆係母血况三年之乳亦血也古禮制服母齊衰父斬衰是父重而母輕况學山

海沂子卷五

雲號

制禮乃男子故父重為己謀私且偏也非由母胎出乎不孝甚矣我明洪武禮制父母服俱斬衰三年大聖之見遠哉盡破千古之蔽用補禮經之遺

海沂子曰父萌之氣母懷之身師誨之德君安之居四者缺一匪成人矣是以孝敬忠信豈可忘邪省之安能無忝于父母無負于君師

人同類也一相親密別之去不免悲傷且致思之父母之親愛何如也其逝也寧能忘終身之慕乎蓼莪之詩孝之聖也一曰入則銜恤出則靡所之一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使父母獨逝而已身永存心何安

乎尤幸同歸于太虛神其有知庶或相見也

仰子曰朋友之倫自孔門始重蓋孔門弟子從孔子周遊列國所聚惟朋友若父母兄弟妻子各天一方何能聚乎是以遠行必朋友也海沂子曰人心一心苟真而委和焉凡接人皆善矣今多作偽父母因分尊而勉孝餘皆棄之况朋友乎是以朋友道離為將亂之兆和氣塞也故曰交友不信非孝也心一而已

俯仰古今賢才未有能盡用也賢才所抱之志亦未能盡施也徒托之竹帛以見志耳蓋原天地渾闢無

學山 海沂子卷五

二

雲號

盡時也是以立德亦無盡立功亦無盡立言亦無盡然則何如哉靜以養性怡神為真樂

先康毅君見予與友講論曰使腹非飽曷能久言也蓋誨治生為急乎屢試春闈不偶畧不愠始悟蒙貽蔭無飢寒迫身之苦得以養志自樂許魯齋曰不治生何以養廉耻此孔明躬耕南陽不求聞達也海沂子曰予嘗喜孟子曰天爵曰良貴友之心中以矯外慕之欲此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大丈夫之見豈聲利之能拘哉易蠱上九高尚詩風考槃衡門無求乃樂治生曷可緩也

鄭淡子曰釋學若子夜之天雲霞爭息孔學若日午
之天風雲皆具海沂子曰天一也道一也應迹不同
耳釋氏生西竺以慈為本孔子生東魯以仁為先世
與地相遠而仁慈同可見性一也草木子曰釋氏居
大地之陰故言性以空而明鬼孔子居大地之陽故
言性以實而明人海沂子曰地一也性一也立言不
同耳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
之情狀孔子已一之矣

正德丙子海沂子十有四齡學琴于李鴻漸授八操
學山 海沂子卷五 三 雲號

鴻漸受諸父李陽春蓋四十餘操云亂音多曰嘆人
生會面難孔子泣顏回操傷早逝空也商調皆然何
邪豈琴學中衰至孔子受師襄復振門人傳習周流
列國懷晤以敦友誼邪抑聲音易以感人離則易為
興感故每操結之邪予一鼓之感二親之亾會面之
難不覺殞涕

海沂子曰無名之聖聖之至也無極之理理之至也
無名之聖原抱無極之理者也無名之聖自開闢來
無可知無可量也試觀天時發育聖心昭然如見也
有名淺乎無心之名猶無名也

嘉靖丁未春二月聖禮闈試第三場予與四千五百
貢士立場前侯開門入試月色如晝夜氣清明海沂
子慨然息曰是多士者天下之選也未必無建功著
德以垂不朽之志再四五十年盡矣進士今登三百
續登八九百止矣選而仕者二千餘能垂不朽之業
者幾何豈無志歟亦溺富貴歟抑亦天命限歟生世
一翻與草木同腐烏在稟靈秀也是以得時行道不
可不以聖賢立志不然非士也三年大比進舉一士
費三千餘金皆民膏脂也出仕而虐民亦獨何心

海沂子戊申冬仲自崇德返棹夜泊荒野聞靜無人
學山 海沂子卷五 四 雲號

高天四垂厚地一方風吹長河之水渺茫蕩漾反予
邈然之身欲參之難矣非灼見性真與天地相似曷
能哉是故性者天地之原也見性則超天地矣

庚戌孟夏既望獨宿小齋想人生富貴惟日間擾攘
赫燁與貧賤異夜間解衣就寢雖有重裯錦帳美姬
之奉與貧賤之草榻山妻亦不甚異若富貴或日間
妄作悖天夜間良心頓發憂畏靡寧夢寐顛倒反不
及貧賤無憂無畏安睡無驚由是日夜之間可以占
人心矣何必慕富貴而羞貧賤哉
癸丑夏五月五日海寇殺掠鹽民慘哉乃悟周官寓

兵于農之至計也。寓兵于農，則農皆兵，兵衆矣。足以戰且守也。兵農分而農恃兵，以捍兵不能以自捍，而道農安得不被殺掠哉？所司不能振兵律，反責農之不自捍，安用其為兵也？不亦徒食農之粟邪？是以各鄉保甲之兵，不可不豫為之立云。

伊尹憫一夫之窮，弔一童之死，由嚴一介之取與，基之也。故曰：志伊尹之志，今之荼毒甚矣，誰能借而靖之？是故廉生明明則仁。

予每于春暮風雨中，閉關靜坐，回息芳春品卉抽萌，奇葩展秀，流霞絢爛，遲日暄妍，和氣徐薰，淑光散射。

學山

海沂子卷五

五

雲號

香芬郁烈，采艷精瑩，把酒賦詩，情實欣暢。今之濃綠迷暗，殘紅委消，門巷寂寥，烟雲慘淡，悵望空闊，不能不慨。彼此一時盛衰相接，乃悟榮華之須臾云。

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不可勝用也。海沂子曰：害人之心，蛇蝎之心也。人未必害而心先害矣。且蛇蝎害人，或死或不死，有命存也。則人之害人，亦然可惜。形雖人而心已成蛇蝎，至命終必化之理也。是故心能變形，必克無欲害人之心，克之以至於無則仁全，仁全則神全，神全則與天合，與天合則超輕清之氣，尚何淪于異類乎？

五卷完



掌中宇宙叙略

只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
宙宇宙間名物萬不可窮
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誣我哉今有老師宿儒素以
博洽名世矣試舉一隅而叩

之曰如為天文者凡幾為地理
者凡幾為物象者凡幾殆有
莫知所復者况下法者乎中
先生著掌中宇宙稿一十四卷自
仰觀俯察迄於旁通博物
千篇為部凡四中有四遠取諸

顯視掌然嘗曰吾備遺士五年
汗牛充棟其不限於耳目因
有待也夫博我以文鑄顏之鑪
也為學而識啓賜之鑰也通天
地人曰儒若是編者可少哉
賜進士通奉大夫四川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布政使前奉
勅督理兩浙鹽課山西道監察御史
史顯人王道增撰

掌中宇宙小引

夫子有言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見之多而繼之以識宜若無遺知矣而但居其次諛聞寡學其將謂何未足語夫德之畜也昭矣吾為此懼恨力之弗能游江淮

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如太史遷者以觀孔氏之遺風下邳而多聞之曰季博物之茂先竊念每有媿焉歲逝生徒既乖內省素食偷逸究所未懔方將搜羅古人之編籍而庸以自昭其德庶幾少有贖也願書之在天下者汗牛充棟

雖窮年涉獵尚苦於弗能徧也云何識之多耶博而寡要又何庸焉廼隨所讀而輒抄之網舉目張間麗以面庶其千古上下四海內外萬物終始若鉅若細若精若粗了了若指諸掌藏之家塾時一燕玩而服膺之尚不辜夫子多識之訓

非敢以衡諸大方家也

嘉靖己亥陽月丁卯中菴盧翰子羽

甫識

掌中宇宙目錄

卷之一

仰觀篇上

儀象部 星宿部

卷之二

仰觀篇下

天澤部 節序部

卷之三

俯察篇

掌中宇宙目錄

流峙部 方隅部 名勝部

卷之四

原人篇

族類部 性情部 形體部

卷之五

建極篇上

曆數部 后妃部

卷之六

建極篇下

掌中宇宙 小引 目錄

君道部 治法部 治體部 禮制部

樂律部

卷之七

列職篇

官秩部 名臣部 循吏部 鼎貴部

卷之八

崇道篇

儒道部 文林部 經籍部 藝文部

卷之九

耀武篇

兵務部

卷之十

表俗篇

隱逸部 卓犖部 女行部

卷之十一

旁通篇上

鬼神部 佛教部 道教部 醫術部

卷之十二

旁通篇下

舟教部 堪輿部 方技部

卷之十三

博物篇上

草木部 禽獸部 珍寶部

卷之十四

博物篇下

宮園部 飲饌部 冠服部 器械部

雜事部

掌中宇宙目錄

三

掌中宇宙卷之一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仰觀篇上

儀象部

天

陽氣輕清上浮為天天顛也至高無上從

掌中宇宙卷之一

一大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統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

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

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息間天行八千

餘里人一晝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云

行九十餘萬里云

臟諸星如人支骸精血辰之於天則人之體魄是也

五官

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

五星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

掌中宇宙卷一

四

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三垣

紫微太微天府

二繩

子午卯酉

四鈞

丑寅辰巳未申戌亥

四維

東北為報德之維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號通之維

七舍

室堂庭門巷街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街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

掌中宇宙卷一

五

得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

天體

天體四圓如兩蓋之相合南北兩極猶兩蓋之扛轂二十八宿猶蓋之弓檠赤道橫絡天腹如兩蓋之交處赤道之北為內郭如上覆蓋赤道之南為外郭如下仰蓋故列弓檠之數近兩轂則狹漸遠漸闊至交則極闊其勢然也亦猶列舍之度兩極則狹漸遠漸闊至赤道則極闊也

言天體者三家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璣衡俱飾以玉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髀股也股者表也其法始於庖犧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蔡邕云即蓋天也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太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天有四時

掌中宇宙卷一

六

穹蒼蒼天也天形穹隆其色蒼蒼故名春為蒼天萬物蒼蒼然生夏為昊天言氣軒皓秋為旻天言愍萬物之凋落冬為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天地四時之氣皆不外中

子午者二至之中亦天地之中卯酉者二分之中亦陰陽之中

土圭法天地

其法每地千里景差一寸陽城之景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無景是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矣

立八十為實考立十五為法以勾股算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至有奇此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經之數也以周經之法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觀天周經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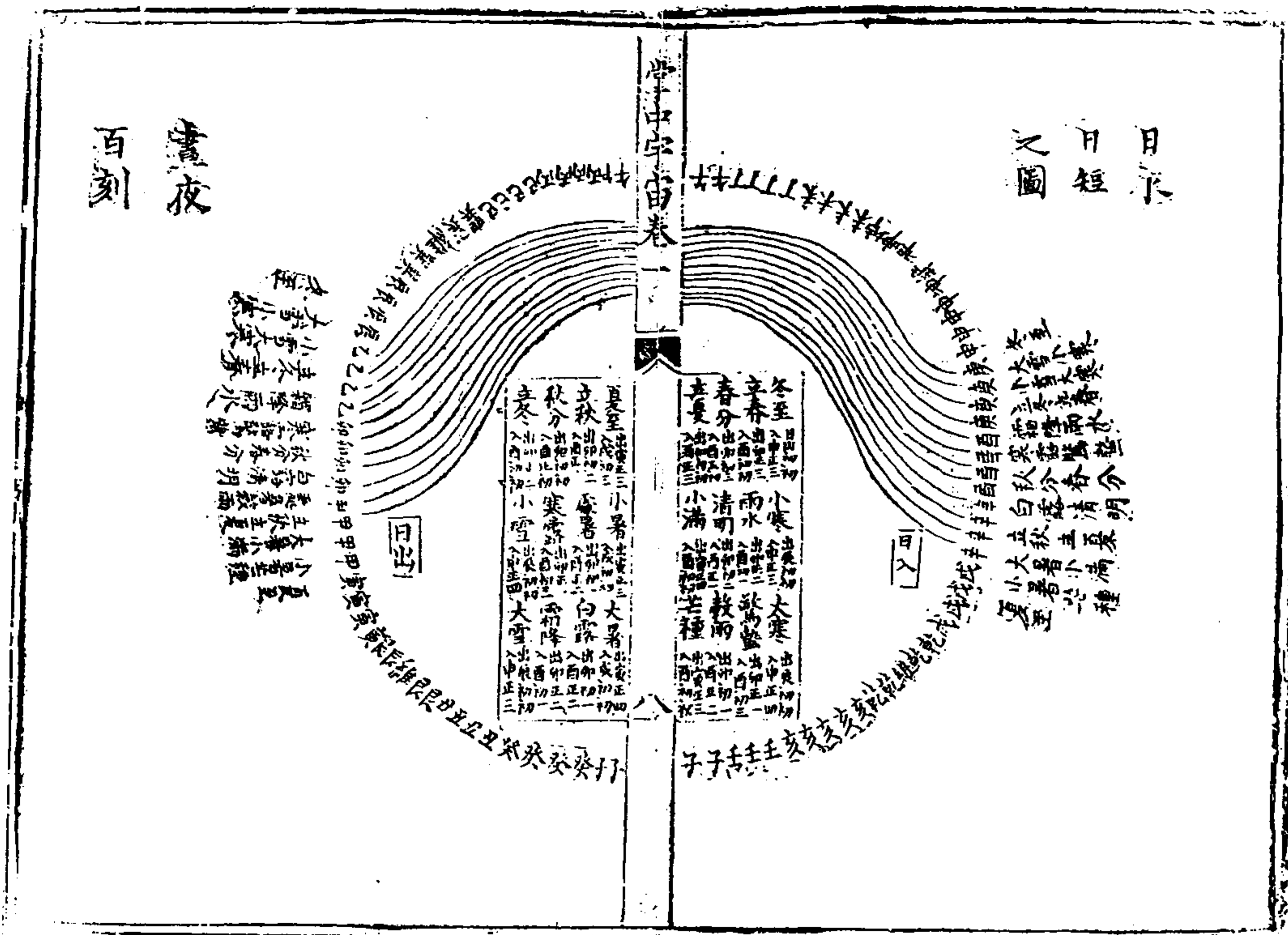
兩儀

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係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掌中宇宙卷二

七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強



日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日者
 衆陽之宗輝光所燭萬里同晷故日將旦
 清風起群陰伏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
 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
 困務而力不足

日各有五

一曰朱明一曰靈耀一曰東方一曰大明一曰陽鳥
 外國呼為濯羅羅方諸真人呼為圓羅耀

日名又有十三

一曰天光一曰景炎一曰光晷一曰朱炎一曰陽景
 一曰陽德一曰扶光一曰朱曦一曰朱光一曰馳暉
 一曰藻景一曰浮陽

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東陸謂之秋行北
 陸謂之冬行西陸

永明五年丁亥日出三竿朱色黃色赤暈

日一南一北而萬物生死

日一南而萬物死謂夏至以後日窮南陸一返南道
群陰漸長則萬物所以死也日一北而萬物生謂冬
至以後日窮北陸一返北道群陽斯長萬物所以生
也

日經十六所為九州七舍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暘明登于扶
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朏明至于魯
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宴食至于鄒陽是謂隅

掌中宇宙卷一

十

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
谷是謂備時廼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
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縣
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
嵫經于細柳日入於虞淵之汜暘於蒙谷之浦行九
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日二至二分出入之所

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
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

二至日景

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一寸四分夏至日在
東井景長尺有五寸八分

一歲日行之數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
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

月

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月者

掌中宇宙卷一

十一

陰之宗有形無光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
日所蔽月群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
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挈月闕也滿則缺
也晦則灰也

月名義十

朝而月見東方謂之朏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蘇
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若張弓弦也
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晦而月死為灰月
死盡似之也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曰哉生明望後

明死而魄生曰哉生魄

月有九行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

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黑道立夏夏至月南從赤道又曰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水在黃道為正

月行九道

掌中宇宙卷一

十二

同

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

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
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
所衝之宿亦如之

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

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
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
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

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
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
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

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
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
所衝之宿亦如之

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

掌中宇宙卷一

十三

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二分月弦

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
角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

月三十日度明魄朔望

一日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會日為朔魄盡二日二十
六度十四分旁死魄三日四十分度之三分哉生明
朏四日五十三度九分五日六十六度十六分六日
八十分度之四分七日九十三度十分八日百六度

十八分九日百二十度六分近一遠二上弦十日百
 三十三度十三分十一日百四十七度七分十二日
 百六十度八分十三日百七十三度十五分十四日
 百八十七度三分十五日行二百度十分既望十六
 日二百十三度七分哉生魄十七日二百二十七
 度五分既生魄十八日二百四十度十二分十九日
 二百五十四度二十日三百六十七度七分二十一
 日二百八十度十四分二十二日二百九十四度一
 分遠一近二下弦二十三日三百七度九分二十四

掌中宇宙卷一

十四

日三百二十度十六分二十五日三百三十四度四
 分二十六日三百四十七度一分二十七度三百
 六十度八分二十八日三百七十四度六分過周
 天數復行天度一分奇四之一二十九日復行二十
 二度八分四之一三十日半日二十九度一分四之

一月月行之數

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二十六分日之三十一
 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

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三
 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

一歲月行之數

月麗天而光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
 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
 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
 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
 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

掌中宇宙卷二

十五

十二月日月會次

正月寅日月會于柝木尾十半箕十九少二月卯日
 月會于大火房五太心六少三月辰日月會于壽星
 角十二亢九少氐十六四月巳日月會于鶉尾翼十
 八太軫十七五月午日月會于鶉火星六太張十八
 少六月未日月會于鶉首井三十三少鬼二半柳十
 三太七月申日月會于實沈觜半參十半八月酉日
 月會于大梁胃十五昂十一少畢十七少九月戌日
 月會于降婁奎十六半婁二十十月亥日月會于娵

警室十七壁八太十一月子日月會于玄枵虛九少
危十五半十二月丑日月會于星紀斗二十五牛七
少女十少

兩曜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
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蚌照
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
日中有跋烏月中有蟾蜍

星宿部

掌口字百一

十六

星

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分為
星故字從日生又山川精氣浮虛空中其
行其止皆須氣焉常星為經五星為緯交
相經緯以成天文也

六曜

太陽星君象太陰星臣象紫氣星續木之餘氣月孛
星本水之餘氣羅喉星續火之行計都星續土之行

五星

歲星分四七宿為十三次一歲行一次太陰在子午
卯酉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謂寅申巳亥
四孟及辰戌丑未四季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
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
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一周天為
一紀太歲為陰左行在寅歲星為陽右轉在丑太歲
在卯則歲星居子在辰則歲星居亥之類又為太歲
在寅則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則二月晨出東方
以此而推餘皆可見

掌中字百一

十七

熒惑火者陰質而陽萃焉然其氣比日故其遲倍日
蓋火星自有入無自無入有受天地變化之氣為之
故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二歲一周天
填星以甲辰元始斗建歲填行一宿日行二十八分
度之一歲行十二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
一周天其行最緩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
日而入入四十日而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大率一

歲一周天

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以五月夏至見東井以八月秋分見角亢以十一月冬至見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及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亦一歲一周天或曰水星為晨星時有十二辰月有十二會散在天地間無注而不為潤澤出非其時寒暑失節故為太乙之象蓋水火二星相須火或有或無水或盈或涸皆得天地變化之氣

五星天之五佐

掌中宇宙卷一

十八

歲星木性柔直史氏謂其主司天下人君之過主歲五穀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則所衝之地有禍過次者殃大過舍者殃小不過則無咎

熒惑火性激烈主執法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填星土性重厚戌已居季夏四時之中如人有心四肢百骸無不統故四星皆失填星為動一曰主女象又曰天子之星天子失信填星大動所居之次殊久其國福厚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

國益地歲熟

太白金性堅剛主司兵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不出而出天下興兵

辰星水性平淡主刑法之得失是正四時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

中宮五星六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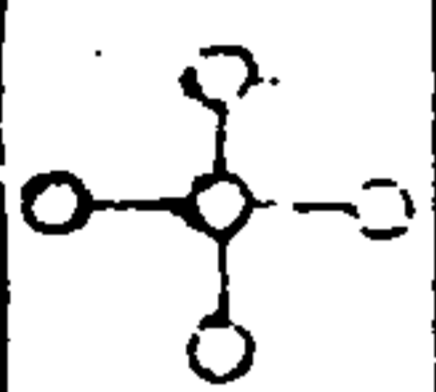
黃神軒轅於中宮天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最尊者也天五居十干中為戊己屬土應天極五星

掌中宇宙卷一

十九

地六居十二支中為辰戌丑未屬土應勾陳六星在天為辰在地為土故張靈憲以黃神目之其曰五宮五七三十五名者以北斗七星為帝車以幹旋造化也

天極五星



星家言四帝夾黃帝中座者東帝威靈仰南帝赤熛怒西帝白招矩北帝叶光紀即月令木火金水并中

中央為五是也或謂天一而帝五何也曰此不過借王幸之名以言五行之氣各有攸統爾

勾陳六星

六星土象坤數六也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主御群靈抱極樞四星曰四輔隋志曰在紫微宮中班固曰周以勾陳之位蓋土居五行中而四時之氣無不備勾陳居龍虎鶉龜中而四方毛羽甲鱗之虫無不統

所以為中宮之衛歟

斗有七星并輔星為八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斗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第八星輔星輔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象也主危正矯不平

南北二極星

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之中常

隱不見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亦在七十二度之內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轉日月為緯右轉更迭隱見若環繞而歸向之

南北二斗

北斗之星七其數奇南斗之星六其數偶

南斗六星

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

掌中宇宙卷二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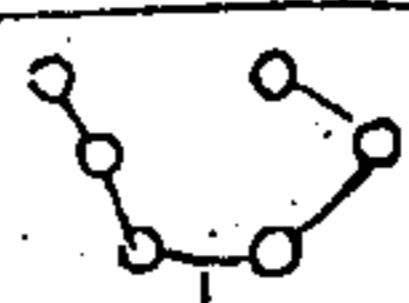
三台星

上台中台下台

六星兩兩而起一曰天柱三公之位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下星卿大夫下

階上星為士下星庶人又曰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三階平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宜天下泰平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

文昌六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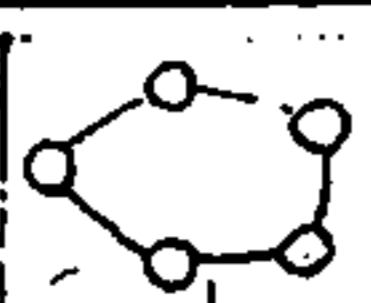
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符主集計天道史天官曰斗魁戴魁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司命司中

掌中宇宙卷一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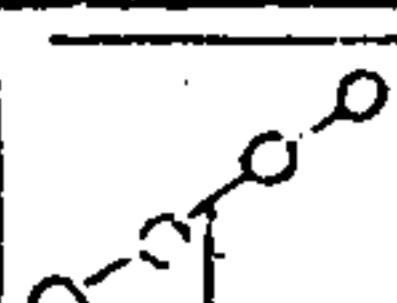
祿與三台同

尚書五星



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布政四海共治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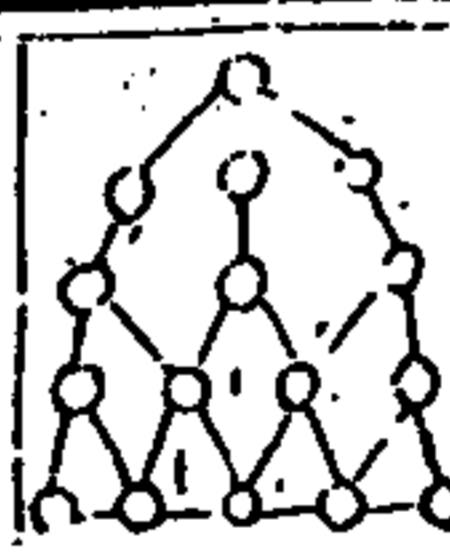
少微四星



四星在大微士大夫之位一曰處士或曰博士官南

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大夫明大而黃賢才舉

即官十五星



在帝座東北一曰依烏即府周官元士漢光祿中散諫議即是其職也

傳說一星

掌中宇宙卷一

二十三

在箕尾後主章祝巫官也

天上一星應在朝一官前星為太子三台為三公文

昌六星為尚書六部此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王喉

舌天有傳說星人有傳說相天有王良策馬人有王

良善馭如此之類難以徧舉故張靈憲曰在朝象官

在人象事

文星五

東壁二星



二星主天下文章圖書之府星明王道行國多君子
五星聚奎



漢元年五星聚于東井為高帝受命之符宋乾德五
星如連珠分在降婁為天下文明之象五星聚奎又
在魯分自是天下始太平見實儀之言

柱下史一星

極東一星主記過左右史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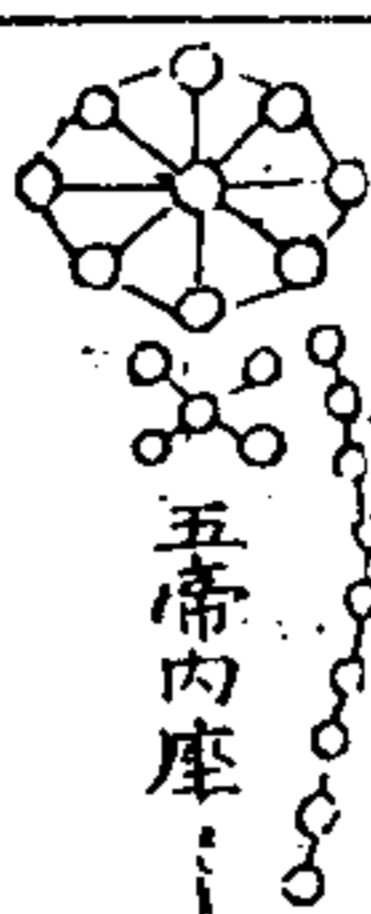
掌中宇宙卷二

二十四

六甲

六星在華蓋傍分陰陽配節候布政教

華蓋十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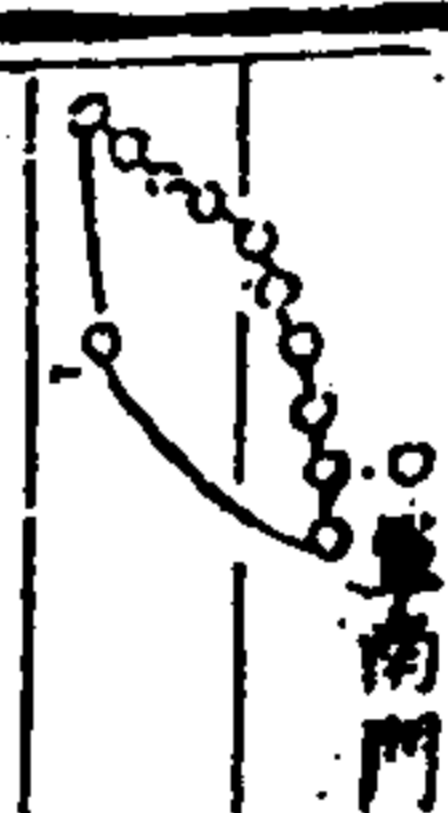
上九星華蓋下九星扛蓋之柄所以覆帝座詩為音
于天

織女三星

三星天孫也主果欲絲帛珍寶嫁娶詩終日七襄東
坡云天孫為織雲錦裳女須四星賤織女三星貴妻
與天女異分也

武星十五

天將軍十二星



掌中宇宙卷二

二十五

十二星在委北主武中央大星天之天將也外小星
吏士也大將星搖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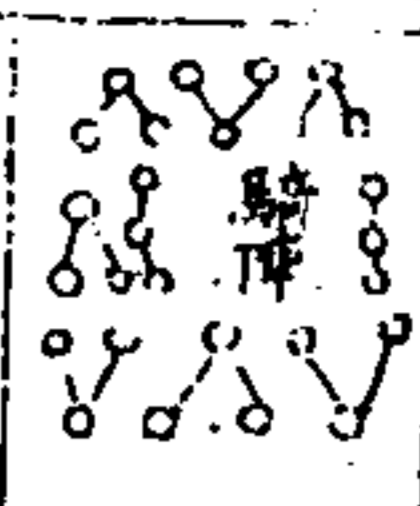
郎將一星

一星在郎位北為武備

虎賁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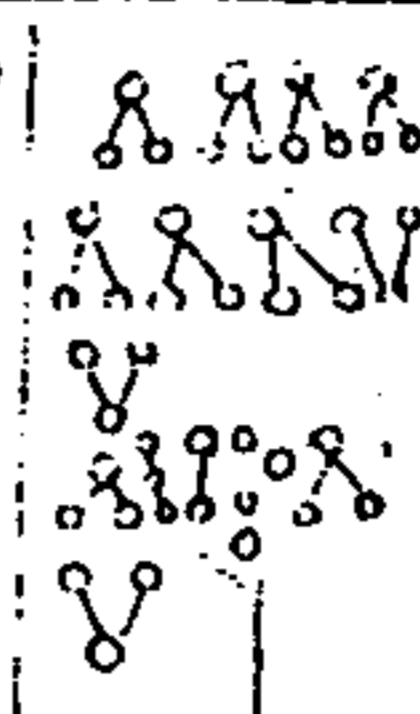
一星在太微北旄頭之騎士也

騎官二十七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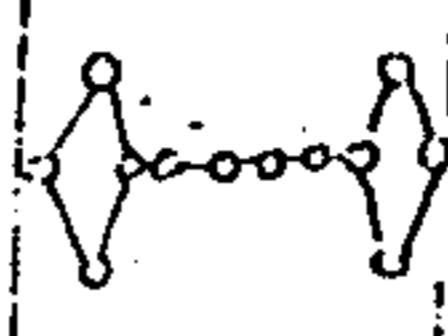
二十七星在氐南為天子虎賁主宿衛

羽林星四十五星



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

壘壁星十二星



掌中宇宙卷一

二十六

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壁也三軍位為營室

參旗九星



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營弓之張候

變

九旂九星



西南九星天子旗也

左旗右旗九星



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一曰二武大將軍居左右二

將之中也旗九星在鼓旁相為旌表又河鼓星亦名

牽牛非也隋志曰河鼓三星唐天文志曰河鼓將軍

象也

天槍三星



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

掌中宇宙卷一

二十七

弧星九星



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

天棓五星



五星天子先驅也忿爭禦難皆所以備非常一星不

具國兵起

招搖一星

命 一星與斗相應胡未受命中國明而不正則胡不受

天廡十星

東壁十星曰天廡主馬之官主驛亭主刻漏與畧刻並馳

王梁一星

天駟一星曰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晉志曰王良亦曰

掌中宇宙卷一

二十八

天馬亦梁為天橋故或占車騎或津梁道

民星二十四星

在東七星中立春日晨星中於午為農祥占曰百穀熟

農丈人一星

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

天雞二星

主候時以催耕

牽牛六星

張騫乘槎事見河東牛郎耕河西織女織雖未必然於世教有補况七曜起於牽牛道陽氣以出乎爾雅河鼓牽牛一星李巡孫炎二之李曰二十八宿各孫曰河鼓在牽牛北

犁曲九星

掌中宇宙卷一

二十九

六星大而明餘三星小而暗耕時柄向上

天田星九星

九星在牛星南又曰蒼龍左角為天田

水府星四星

在東井西南主水官

羅堰星九星

九星在牽牛東進水潦為灌溉之渠

四瀆星

江河淮濟之星

斗星五星

五星主平量仰則天下斛斗不平覆則歲穰

內杵曰七星

掌中宇宙卷一

三十

七星主給軍糧客星入兵起東府南三星曰內杵四星曰內曰

天江四星

在尾北四星不具津梁關道不通動搖大水出

天船十星

積水

九星一曰舟車以濟不通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亦主水旱均明則天下安

天錢十星

十星如貫錢之狀在北落門西北

天籥八星

在斗杓西主關閉

天帝垣二十二星

帝座

掌中宇宙卷一

三十一

隋志垣有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眾市中星衆潤則歲實稀則歲虛營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守之為徙市易郡帝座一星在市中天庭也光而潤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座東北主伺陰陽宦者四星在西南不欲大明則輔臣強

人星五星

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近一曰卧星主防淫

老人星一星

○ 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于丙春分之日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不見則兵起

天乳星一

○ 亢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

景星三方星

景星者火星也德星也又曰天曜曜明也狀如半月

掌中宇宙卷一

三十二

生於晦朔助月為明常出有道之國王者不敢私人則見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三方星合為景星

天社六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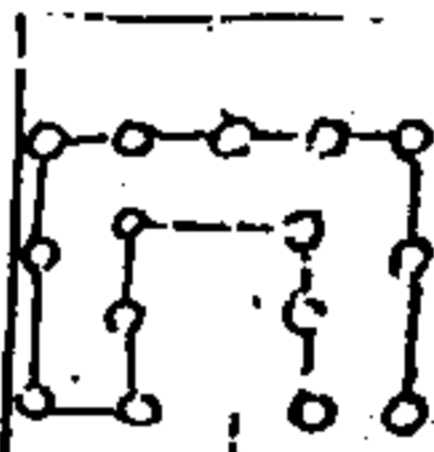
與鬼之南六星曰天社其位坤其氣未其神共工氏之子勾龍平水土故祀以配其精為星

天稷五星

○ 張南十五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

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五穀之長以為號

天廟十五星



張南十五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

瑞星六

景星周伯舍譽王蓬芮格澤玄保

七夕二星

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

掌中宇宙卷一

三十三

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天女孫也黃姑即河鼓也牽牛星荊州呼為河鼓主關梁織女星則主瓜果

四仲中星

鳥火虛昴皆分至之昏見於南方正午位之中星仲春之月七宿各居其方位故星火在東鳥在南昴在西虛在北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時鳥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夜各五十刻是為春分之氣至仲夏之月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

而北日在星入事地初昏之時大火房心見於南方
正午之位當是時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
為夏至之氣至仲秋之月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昂
轉而東鳥轉而北日在心入於酉地初昏之時虛見
於午當是時晝夜分亦各五十刻是為秋分之氣至
仲冬之月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
北日在虛入於申地初昏之時昴見於午當是時晝
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為冬至之氣四仲之
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

掌中宇宙卷二

三十四

論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一偏之誤

此言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亦宋儒刻舟記劍之說
也元朝有天下最廣置監候官十四人分度而出先
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地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
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
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
度夏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
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十四分晝

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
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
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
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
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
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
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
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半強興元
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掌中宇宙卷二

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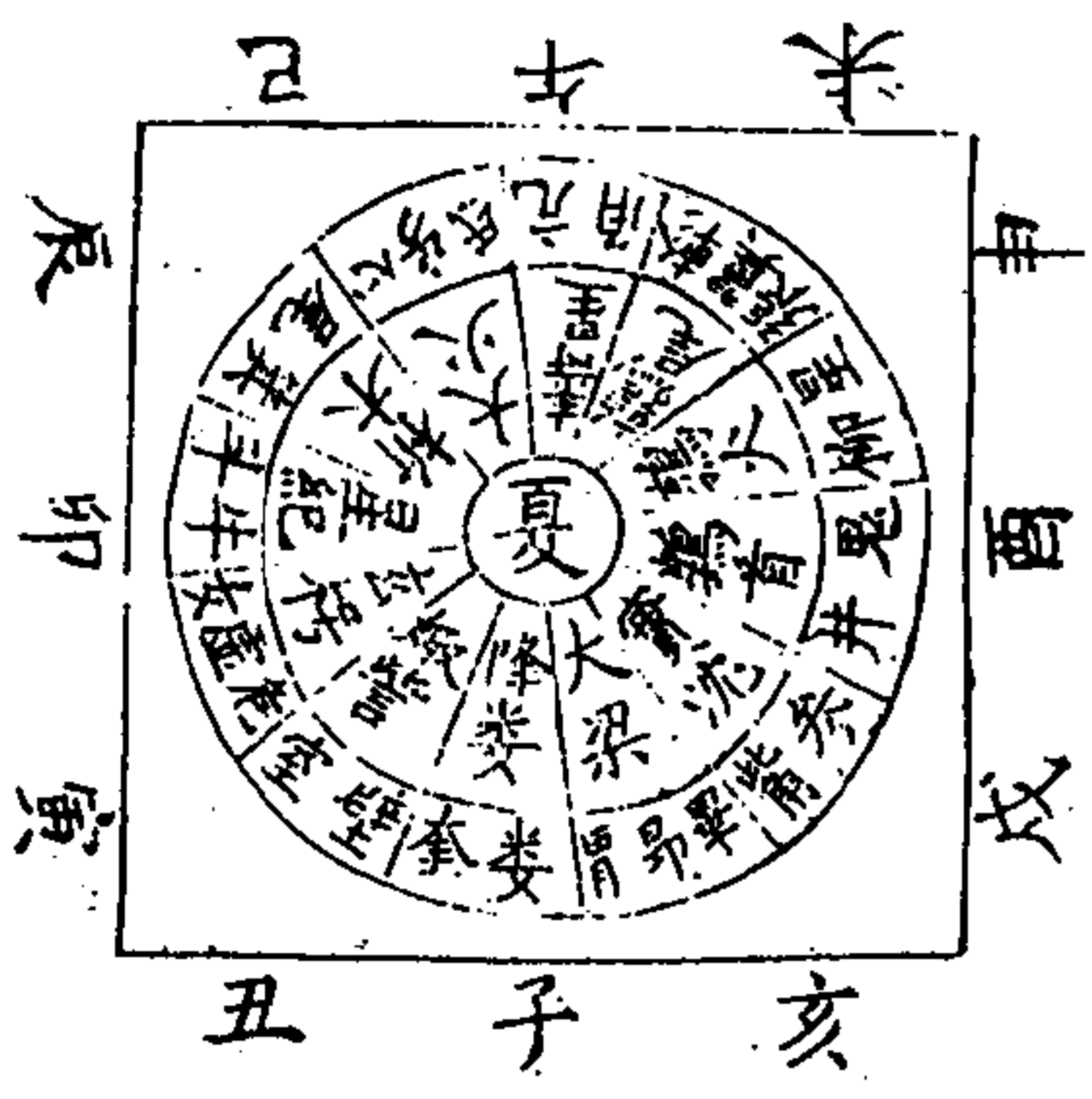
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
十五度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
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
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瑯
州北極出地十九度此元人天文所以度絕千古也

仲春中星圖



春分日在
昂入於酉
地初昏時
鶉鳥見於
南方正午
之位正七
宿之中是
鶉火為仲
春中星也
鳥以象言

仲夏中星圖



夏至日在
星入於辛
地初昏時
大火房心
見於南方
正午之位
正七宿之
中故曰日
永星火息
火以象言

掌中字宙卷一

三十六

仲秋中星圖



秋分日在
房心入於
酉地初昏
時星虛正
七宿之中
見於南方
正午之位
故曰日中
星虛星虛
以宿言也

仲冬中星圖



冬至日在
虛入於申
地初昏時
昂見於南
方正午之
位正七宿
之中是星
昂為仲冬
中星也星
昂以宿言

掌中字宙卷一

三十七

宿

天有二十八宿為十二次舍布列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乃日月五星之所舍也昔包羲氏仰觀俯察以天之二十八宿周於圓穹之度以麗十二位隨天體而左旋是之謂經星也

二十八宿各成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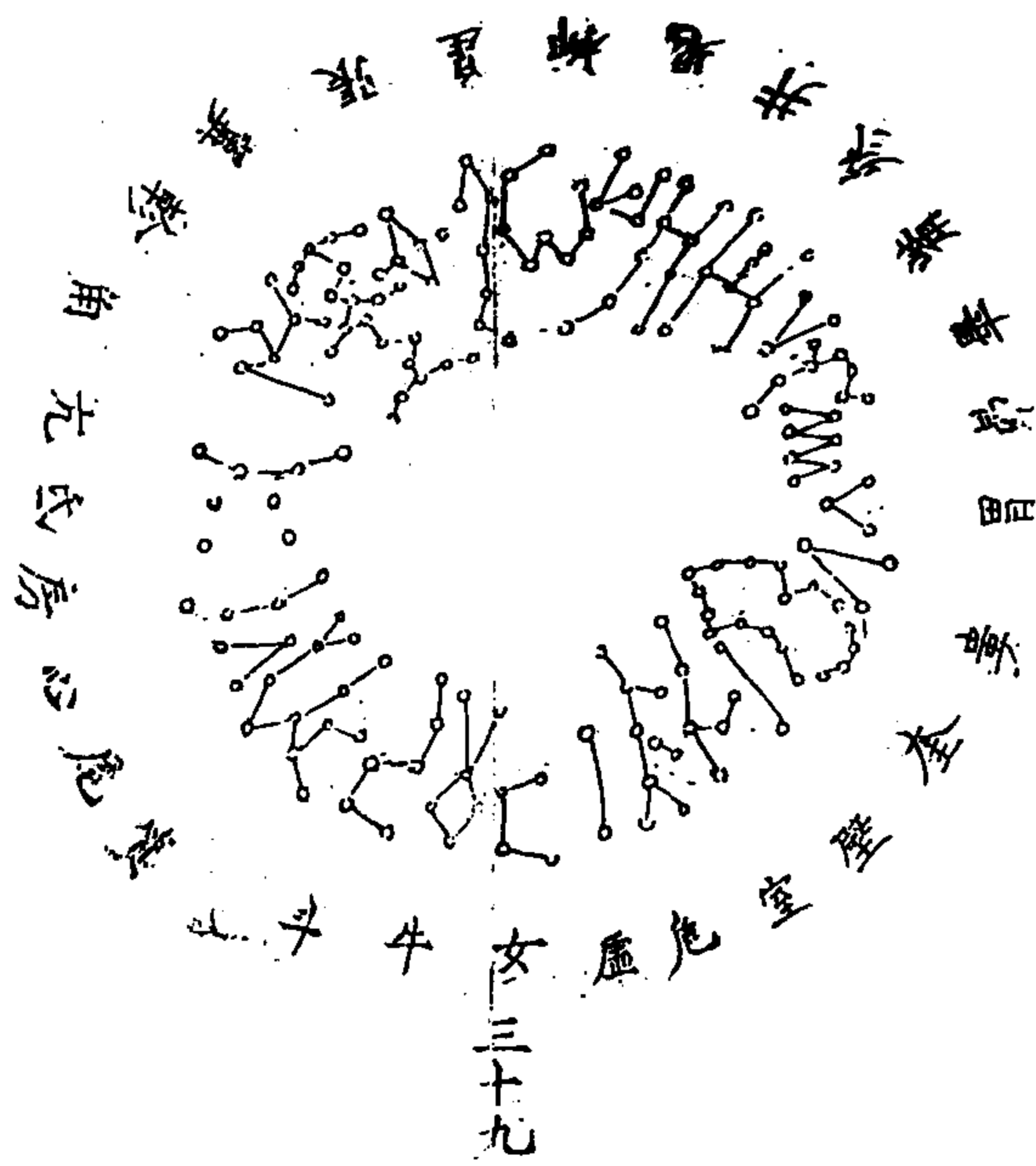
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四方皆有七宮各成一形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曰蒼龍南方井

掌中宇宙卷一

三十八

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鳥曰朱雀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七宿其形如虎曰白虎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蛇體曰玄武

二十八宿象形總圖



二十八宿星禽

角木蛟亢金龍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
豹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
水獮奎木狼婁金狗胃土雉昂日雞畢月烏觜火猴
參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
蛇軫水蚓

二十八宿隸十二宮星及州國分野

角亢分辰天秤宮為壽星屬鄭之兗州氏房心分卯
天蝎宮為大火屬宋之豫州尾箕分寅人馬宮為析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

四

木屬燕之幽州斗牛分丑磨蝎宮為星紀屬吳之揚
州女虛危分子寶瓶宮為玄枵屬齊之青州室壁分
亥雙魚宮為娵訾屬衛之并州奎婁分戌白羊宮為
降婁屬魯之徐州胃昂畢分酉金牛宮為大梁屬趙
之冀州觜參分申陰陽宮為實沈屬晉魏之益州井
鬼分未巨蟹宮為鶉首屬秦之雍州柳星張分午獅
子宮為鶉火屬周之雍州三河翼軫分巳雙女宮為
鶉尾屬楚之荊州

二十八宿分屬十二州

天文分野角亢氏屬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
城山陰入角六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氏一
度東平入氏七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房心屬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梁國
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房
四度尾箕屬燕幽州涼州入箕十度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
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
浪入箕三度玄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一

須女屬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
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
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
六度虛危屬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
入危十一度菑州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屬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
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營室十二度武都入
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壁六度燉煌

入東壁八度奎婁胃屬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琊
 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
 一度昂畢屬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度
 恒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八度清河
 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
 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冀屬魏益
 州廣漢入冀一度越雋入冀三度蜀郡入參一度捷
 為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蜀入參八度漢中入
 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與鬼屬秦雍州雲中入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二

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
 郡入東井二十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
 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屬周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
 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翼軫屬
 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
 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
 度長沙入軫十六度此二十八宿分屬十有二州

二十八宿星度宮屬之圖



中一層十二
 辰也方也二
 層十二國也
 三層十二州
 也四層十二
 星五層十二
 宮六層二十
 八宿并度數
 也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三

方有七宿
 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各七宿第斗至壁是謂星武
 第奎至參是謂星虎第井至軫是謂星雀第角至箕
 是謂星龍環列四方隨天西轉方有定星星無定居
 故隱見各有其時

七宿星數

星龍之星三十二星武之星三十五星虎之星五十
 一星雀之星六十四合之而為一百八十二星
 七宿度數

星龍之度七十五星武之度九十八四分度之一星
虎之度八十星雀之度百二十合之而為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
為十二次

七宿次建分野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次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辰
在丑謂之赤奮若律中黃鍾斗建子今吳越分
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次玄枵一名天竈辰在子曰
困敦律中大呂斗建丑今齊分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四

自危十七度至奎四次豕鬣一名娵訾辰在亥曰大
淵獻律中太簇斗建寅今衛分

自奎五度至胃六次降婁辰在戌曰闍茂律中夾鍾
斗建卯今魯分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大梁辰在酉曰作噩律中姑
洗斗建辰今趙分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次實沈辰在申曰泥灘律
中仲呂斗建巳今晉魏分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次鶉首辰在未曰協洽律中蕤

賓斗建午今秦分

自柳九度至張十七次鶉火辰在午曰敦牂一名大
律律中林鍾斗建未今周分

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鶉尾辰在巳曰大荒落律
中夷則斗建申今楚分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次壽星辰在辰曰執徐律中南
呂斗建酉今韓分

自氐五度至尾九次大火辰在卯曰單閼律中無射
斗建戌今宋分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五

自尾十度至斗十百三十五分而終析木辰在寅曰
攝提格律中應鍾斗建亥今燕分

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
是以二十八宿分配十二辰與七政互行一左一右
相為經緯所以兩其五行以成天地四時之造化

東宮蒼龍七宿

蒼龍連蜷於左角為五帝坐庭亢為䟽廟氐為天根
房為天府心為明堂尾為人子箕為教客
分為小象者七

星家名角木為蛟亢金為龍氐土為貉房日為兔心月為狐尾火為虎箕水為豹日月居中五星緯外析木會寅大火會卯壽星會辰

角二星

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龍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刑右角為將主兵星明大王道泰賢在朝榮感犯天田旱

亢四星

掌中宇宙卷二 四十六

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為疏廟主疫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

氐四星

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前二星適後二星妾角亢下係於民若木之有根故氐為天根天根見而水涸

房四星

四星為天府天子布政之宮中間為天衢七曜由其

心三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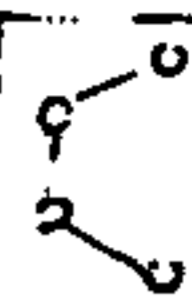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子賞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大火為大辰火中

尾九星

寒暑乃退心言萬物始有華心心為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日月之所在重華者謂歲星在心歲星守心年穀豐心為火五月火始昏見詩三星在天

上第一星后次三星夫人次星若后嬪妾第二傍一星名曰神宮蒼龍之尾為九子色均明後宮有序子孫丙之辰龍尾伏辰尾言萬物死生如尾

箕四星



四星為後宮后妃之府亦為龍尾為教客主口舌亦

曰天津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北方翼軫巳風

起又曰天雞又曰傳說騎箕尾北於列星傳說一星

在尾後箕在南而斗在此故南箕北斗

西宮咸池七宿亦曰白虎

白虎猛據於右奎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昂為

白木會畢為邊兵觜觶為虎首參為斬艾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八 圖

分為小象者七

星家名奎木為狼婁金為狗胃土為雉昂日為雞畢

月為烏觜火為猴參水為猿日月居中五星緯外降

婁會戌大梁會酉實沈會申

奎十六星



十六星天之武庫一曰天豚亦曰封豕主兵禁暴又

主溝瀆月今仲春日在奎季夏奎日中

婁三星

三星為天獄主苑囿犧牲供給郊祀大享多子孫明則天下和平日會在婁為大臣憂

胃三星

三星為天厨天倉五穀之府動則有輸運之事明則

天下和平季春日在胃

昂七星

昂七星



掌中宇宙卷一 四十九 圖

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獄事又為毛頭胡星明則大

下牢獄平書日短星昂

畢八星

八星曰罕畢為邊兵主弋獵又主遠兵黃道所經天

子出旄頭罕畢以先驅此其義也正義云箕畢尚婁

之所好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木克土為妃

故其星好風是尚妃之所好也畢屬西方金氣為陰

故其星好風是尚妃之所好也畢屬西方金氣為陰

故其星好風是尚妃之所好也畢屬西方金氣為陰

克東方之木為妃故好雨而尚妻之所好又申寅而相冲破申來逆寅寅被逆故為颶風寅來破申申被逆故為暴雨

觜三星

三星為虎首為三軍之候行軍之截府明則軍儲盈將執得月令仲秋日觜觿中

參十星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

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殺伐又為權衡所以平理又主邊城參十星為白虎之躰中三星橫列者三將也下三星斜列曰伐天之都尉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曰參應七將七將皆明天下精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起兵參為白虎三星有一者為衡西有勾曲九星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旂東有大星

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

南宮朱鳥七宿

朱雀奮翼於前井為水事鬼為祠事柳為鳥主草木星為鶉火主急事張為素厨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

分為小象者七

星家名井木為犴鬼金為羊柳土為獐星日為馬張月為鹿翼火為蛇軫水為蚓日月居中五星緯外鶉尾會已鶉火會午鶉首會未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一

井八星

八星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正義曰參旁之東有王井故曰東井王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東井京師分又曰熒惑犯東井旱

鬼五星

五星天日也主視明察奸謀明則五穀成又云主死

柳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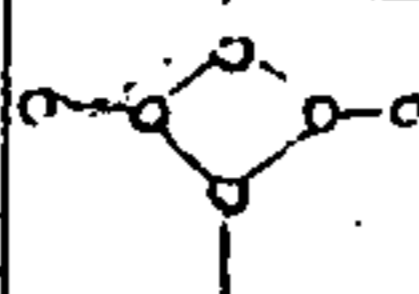
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知滋味又主雷雨朱鳥之口故曰鳥喙爾雅味謂之柳味即喙亦作嚼左傳味為鷄火天官書為鳥喙主草木又季夏日在柳季秋日柳中

星七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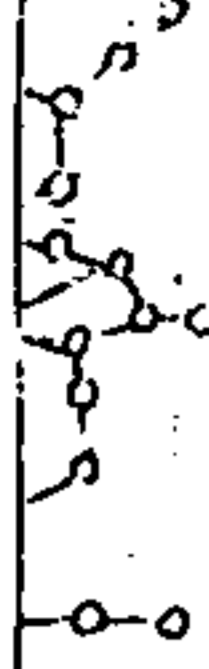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二
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綉又七星為頸

張六星



六星為嗉素鳥受食處主珍寶宗廟所用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明則王道昌漢志主觴客晉志朱張為魚星故為羽蟲

翼二十二星



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優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明則大禮樂興動則四夷使來離徙天子舉兵翼為羽翮主遠

四星

四星為車主車騎亦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冢宰輔臣亦曰鳥帑鳥尾又主風與巽同位又軫為首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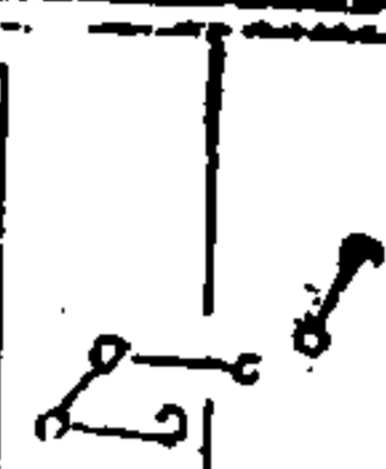
北宮玄武七宿

靈龜圖首於後南斗為廟牽牛為犧牲婺女為天孫女虛為哭泣之事危為蓋屋營室為清廟東壁為文章

分為小象者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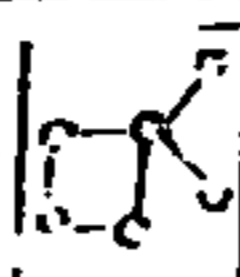
星家名斗木為獬牛金為牛女土為蝠虛日為鼠危月為燕室火為猪壁水為偷日月居中五星緯外亥枵會子星紀會丑姬訾會亥

斗六星



南斗六星天廟亦為壽之期又丞相太宰位主褒賞
進賢稟受爵祿又主兵南二星天梁中二星天相北
二星天府庭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傳曰辰在斗柄日
月會南斗

牛六星



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後志云七曜之起始於牽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四

牛北三星河鼓河鼓亦名牽牛律書牽牛言陽氣行
萬物出也太白犯牽牛將軍凶博物志張騫乘槎窮
河源嚴君平占客星犯牛斗

女四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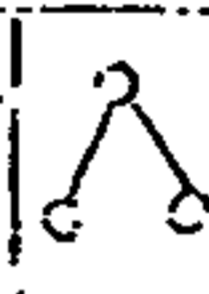
婺女四星又曰須女主布帛裁製嫁娶須賤妾之稱
婦職之卑者其北織女天女孫也

虛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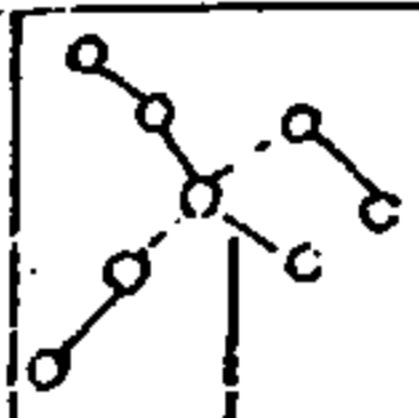
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哭泣之事又冢
宰之官書宵中星虛

危三星



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危為玄枵耗神也危亦耗神

室八星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又有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五

國昌一曰玄宮二曰清廟室二星謂之定定正也主
土功事詩云定之方中

壁二星



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詩疏云壁者室之
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星明王者昌道
術明國多君子歲星守之玉穀以水傷月令仲冬

東壁中

宿分四方之義

左為青龍屬木為震震為龍動於重陰之下龜吐氣
蛇啓蟄出而善變化者龍也春分以後辰為蒼龍之
次占家亦以甲乙寅卯為龍其象曰天田主農祥皆
以應東方之春右為白虎屬金居西易虎多屬西方
居兌兌金稟收飲肅殺之氣有虎象馬象言參為白
虎者參申也據猛虎之首有新利殺伐之威東有大
狼亦虎類也是以為天之將星七宿中有取天倉武
庫者亦以應犁鉞之秋

章中律書卷一

五十六

鳥又為日中之鳥牛為鶴火為鷄昔已為鷄尾其
味在柳其翼在鷩鷩雉之屬飛必附草嶺南孔雀之
類七星為馬於辰為牛故馬為火畜牛為火畜為馬
首龍星之精故馬蚤同氣故龍龜卵皆有黃離也七
宿中有鬼與天日七星主文續皆以應於南方離明
之象
後為玄武屬水居北斗本北方為坎北宮龜形乃其
本象又分為龜蛇兩物或為龜或為蛇北斗宿中多言宗
廟禱祠書以北方幽陰鬼神之神靈也言宮室女工

以應冬係陰極陽生是以列宿皆起於牽牛之初
斗辰斗杓可指東西而辰則無為觀其所指則
知辰之所在故自斗杓之所加言之則謂之辰斗柄左移
建自日月之所會言之則謂之辰斗柄左移
日月左徙故辰與建常相會焉辰時也言日
月聚會有時故以辰言之在天為二十八宿
舉目可見故以星言之辰為天之體而北辰
居天體之中又為十二辰之主斗杓與北辰
相脉絡北辰為十二辰之統斗杓則指十二
辰者也以辰辨方曰十二次以辰兼星土曰
十二野以辰兼十二子十二歲十有二月係
焉皆辰也

章中律書卷一

五十七

北斗七星
北極 破軍
開陽 武曲
衡 廉貞
斗四星其方為斗亦曰魁三星為柄亦曰杓亦曰標

謂斗柄也垂而下揭斗随天旋轉四時各有畛界為天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一日一夜亦随天轉過一周而行天一度聖王觀斗所建命其四時以分十二月之會天地四方以斗為樞天運四時自斗而指斗正則時正時正則斗正故曆有差法斗無差度善治曆者質諸斗而已矣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第一至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為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極星貪狼熒星巨門璣星祿存權星文曲衡星廉貞開陽武曲招搖破軍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一

七星所建

前志曰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蓋杓斗之尾星第七也尾為陰昏陰位故主西南衡星居中昏杓建於寅夜半衡亦建於寅也魁斗之首星屬陽故主東北所以斗杓連東方龍角之星

斗建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

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

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辰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巳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至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癸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

掌中宇宙卷一

五十二

朱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

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曰冬至鵠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姑冬生草木必死

斗一南一北而萬物虛盈

斗一北而萬物虛謂立冬以後斗杓建亥自亥之後陰主於時萬物收斂故曰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謂立夏以後斗杓建巳自己之後陽主於時萬物華盛故曰盈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

十二月斗指律受

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神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已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克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

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

十二月斗建應律生變圖



北斗之神二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

斗與辰合宿而成日月十二會

斗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詎訾降婁之等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一

二十辰宮星分隸圖



內十二辰
中十二星
亦曰十二
次外十二
宮神也

二十辰分隸二十八宿圖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一

四仲日月會次

仲春建卯日月會于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建午
 日月會于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建酉日月會于
 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建子日月會于星紀而為
 斗牛之次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四

二十次日月交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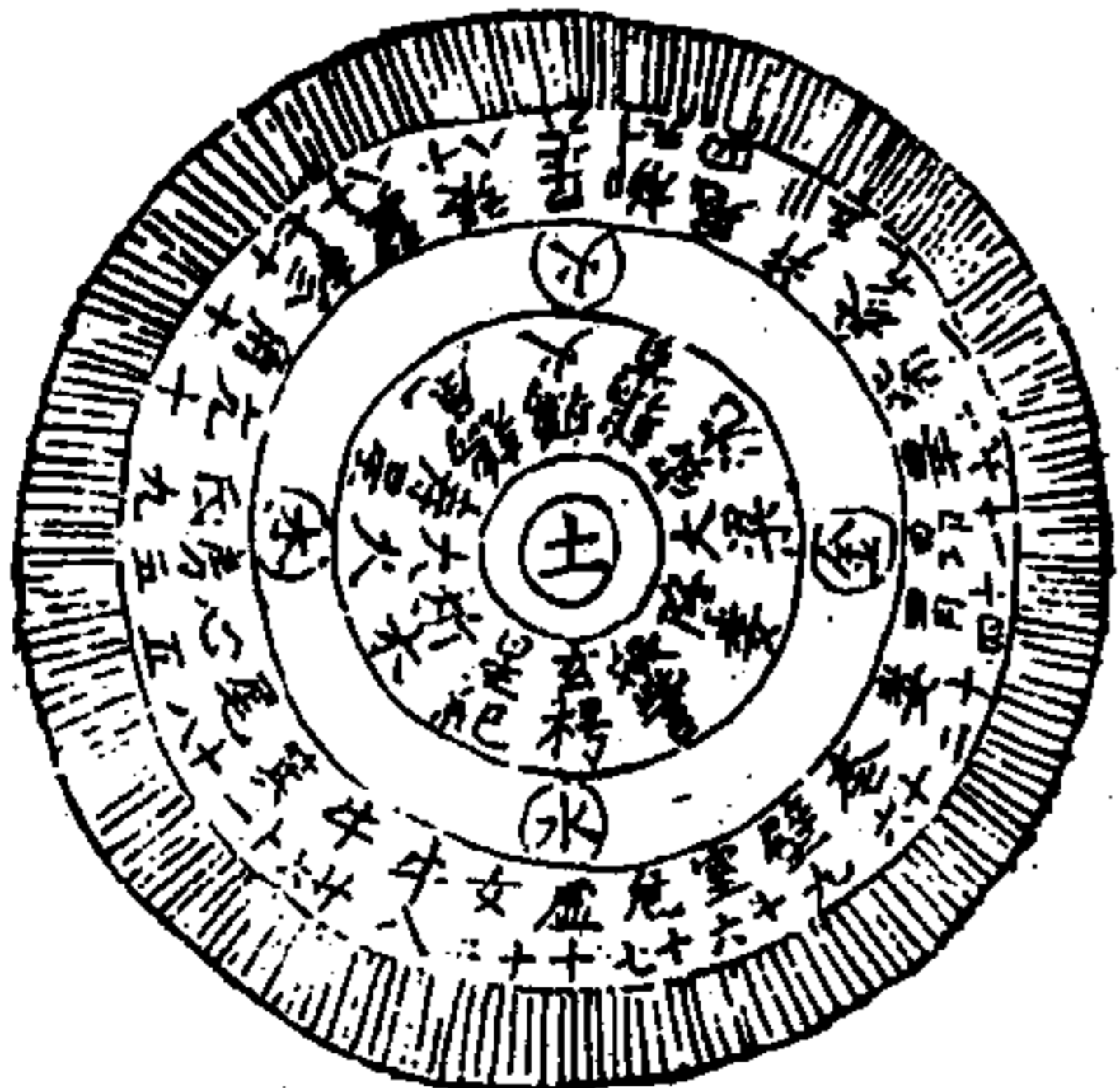
二十宮分野所屬圖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五

二十辰次八會圖



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冊 參日華全書 第 4 版 反文內

星變

五緯行度與七政互相表裏分布四方用告禍福故曰彛倫失序則星辰亂行星一也其形其色其常其變其時其分各有取舍其占不同天象豈虛應哉是以古者隱德之士夜觀天象晝察人事而為之隱憂也

五緯之變

金星與日同南北之行為羸與日分南北之次為縮出早為月食出晚為天妖主兵象也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六

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趨舍而前為羸退舍為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殃

水星出早為日食出晚為彗星及天祲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出於房心間主地動也火星行一舍二舍為不祥東行疾則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則兵聚于西方

填星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歲其歲不復

天官變星

昭明星赤帝熒惑之精象如太白光芒輝名為筆星氣有一枝未銳似筆亦曰日華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起國兵多變

五殘星填星之精星表有氣如暈有毛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去地可六七丈

賊星太白之精形如彗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一曰六賊

司危星熒惑之精星大而毛兩角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掌中宇宙卷一

六十七

獄漢星出正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常以夜半時見十月而兵起

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二三丈若月始出見則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所燭者城邑亂

旬始出北斗旁旬亦作營蚩尤也狀如雄雞其色青黑象伏螳或曰帑雌也出則諸侯雄鳴

枉矢類大流星地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妖星

孛星彗星長星亦曰絕迹而去曰飛星光迹相連曰流星

彗有五色

彗有五色

色蒼則侯王破天子若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

害逸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

賊江河決賊處處起

攷彗星之變六

魯文公時彗在北斗後楚以夷狄深入諸夏春秋齊

侯禳彗宴子曰不可是在教民民將流亡始皇十五

年間彗四見長或竟天遂蕪六國權四夷死人如麻

漢元光五年七月彗東入太微至幸臣五十餘日致

中常侍趙忠姦亂之應漢哀建平二年三月彗出牽

牛七十餘日卒貽王莽篡國之禍宋景定甲子彗出

柳宿律中彗實為鶉火之次妖獸實於半天七十餘日不及十稔國隨以滅

太白經天數有盈縮二變

太白經天數有盈縮二變

盈縮者日方南太白居南日方北太白居北為羸侯

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北太白居南日方南太

白居北為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又太白在南

歲星在北名曰牡年穀大熟當出不出當入不入不

破國必亡國經天者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

為經天與日爭明是謂亂紀天下革民更主人民流

亡強者弱小者強女主昌莽地皇時在太微中燭地

如月光太微天子庭也是年大兵入天子庭至漸臺

斬莽首

三變

太白主兵熒惑主內亂月主刑其變有三三者失度

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

又星之變

蚩尤為旗之變類彗後曲象旗黃上白下熒惑之精

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天狗墮地之變狀如大流星右

聳如雷望如火光炎炎衝天墜地類狗其下圍如數
頃田處上銳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亦太白之
精枉矢星之變物莫直於矢直而枉操矢者邪人也
昔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遂阮秦屠咸陽以亂伐亂
附耳星之變西畢大星旁小星附耳搖動有讒亂在
側天讒星之變又曰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舌以知佞
讒卷舌上一星天讒橈槍檠彗之變四星狀異殃一
破國危君餘殃為旱凶饑暴疾熒惑之精為變隋大
業末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光芒震耀長七八
掌中宇宙卷一 七十

牢主禁強暴九星皆明獄煩七星明大赦動斧鑕用
歸邪音之變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歸蛇出必有歸國
者其占亦有吉凶流星之變漢元延中日晡時有流
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赤白從日下東南去或大如
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其占為天子失勢
後王莽篡國建武中小流星百枚以上或西南東北
四面行其占為小民流徙後應征公孫述民流流星
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後光烈皇后崩流星出文昌將
相色白光燭地長可四丈搖如龍蛇形已而王商自
殺 掌中宇宙卷一 七十一

殺

流星九說

晉志曰天使也星大者使大者使小自上而下曰
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亦流也聲隆隆者怒之
象小星流者庶民之象大如月者人主之象天星盡
搖民勞之象

客星二說

惟嚴子陵足以當客星之占陳仲弓足以應德星之
聚宿騎箕尾而傳說生星隕中營而葛亮死吉人

子未嘗不與天象相關也客星又有變者形大如瓜色有青白者不為大水則為大饑氣白起天苑西南者則牛馬死傷又何其不祥也

十干

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丙為柔兆丁為疆圉戊為着雍己為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陽

掌中宇宙卷二

七十二

掌中宇宙卷之二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仰觀篇下

天澤部

風

天地之氣噫而成風又曰天之偏氣怒者

掌中宇宙卷二

為風故曰大塊噫氣作則萬竅怒號又與

為風以陰在內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

不舍而為風

風神四

飛廉風伯也風師箕星也吳起風封家十八姨

八方之風

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東北方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

五日東方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東南

方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南方景風至

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西南方涼風至涼
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西方閭闔風至閭闔者咸
收藏也四十五日西北方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
言陰氣未合也四十五日北方廣莫風至廣莫者大
莫也開陽氣也

八風布政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
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
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閭闔風至則收縣壘

掌中宇宙卷二

二

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
閉關梁決刑罰

八風從律

風生于十二辰之位艮為條風從大呂太簇之律震
為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為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
律離為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為涼風從林鍾夷則之
律兌為閭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從無射應
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鍾之律

八節風候

立春日風東來夏糴賤南來夏糴賤主旱西來春夏
米貴豆熟北來水災

春分日風東來秋賤年豐南來五月先水後旱西來
麥貴北來米貴一倍

立夏日風東來雷電多南來年豐人安西來農人不
安北來泉湧地動

夏至日風東來八月人易病南來名順風大熟西來
秋大雨北來山水出

立秋日風東來人疫草木更榮南來秋旱西來田禾
倍收北來歲凶

秋分日風東來萬物不實穀貴南來凶西來人民安
歲豐稔北來多晴寒

立冬日風東來冬雷凶南來年五月大疫西來凶
北來冬雪寒殺走獸

冬至日風東來人災南來穀貴西歲年豐北來米
多風寒則年豐人安

雲

雲之為言運也天地之氣虛而成雲觸石

而起山氣也故又曰山川出雲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舒則
彌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雲師謂之豐
隆

四雲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溱雲波水

雲名十三

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外赤內青謂之商雲慶雲
曰景雲或曰卿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

掌中宇宙卷二

四

索輪困是謂卿雲卿雲之見喜氣也暴風之後有交
駕車雲又有所謂浮雲玄雲碧雲晴雲白雲孤雲彩
雲者不一也

五雲占步

分至啟閉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衰之浸象
雲氣青為蟲赤為兵荒白為喪黑為水黃為豐年

八節雲氣

元正日四方有黃雲氣五穀大熟有青氣雜黃主
蒸氣主旱黑氣大水

春分日東方青雲宜春歲熟無雲萬物不實人疫其
日晴明萬物不成

立夏日巳時東南有青氣年中大豐如有青氣不見
則歲疫災在十月應之

夏至日午時南方有赤氣宜百穀無雲氣日月無光
五穀不成人病目痛

立秋日申時西南有赤雲宜粟如無萬物不成地震
牛羊死在來年正月

秋分日日入西方有白雲如羊宜稻年豐如不至多
霜人彘疥疾來年二月災

立冬日西北有白雲如龍馬宜麻如不至大寒傷物
人疫應來年四月

冬至日北方有青雲來歲熟若無雲凶赤雲旱黑雲
水白雲起疾黃雲兵興

八節雲出各有所如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鵝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
夏初陰雲出情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

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霏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見易通卦驗

雨旱

雨水從雲下也雨輔也言輔時生養也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至也亦為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行亢陽之節暴雲於下故旱災應旱謂常陽鬼曰魁一名格

掌中宇宙卷二

雨名十八

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霰霖時雨曰澍三日以往為霖久雨曰霖雨與雪雜下曰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水曰潦雨雲曰淪雨霖而陰曠者謂之甘雨道至天者祥風起甘雨降六月有六雨名濯枝雨夏至前雨為黃梅雨沾衣皆敗黯江浙梅欲黃落時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故江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天有聲無雲而雨是謂天泣

致雨神物

雨師一曰屏翳一曰玄冥一曰赤松子鳥曰商羊魚曰蜥蜴物曰土龍亦曰蛇醫

旱有三

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厲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

虹

掌中宇宙卷二

七

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雲薄漏日日照而滴則虹生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又曰虹蜺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

虹二種

雄曰虹雌曰蜺舊說虹出雙見鮮盛者虹其闇者蜺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其白色謂之蜺

虹二方

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虹三名

一名挈式一名蛟螭一口蝶螈今俗謂虹為虹

雷電

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有聲曰雷無聲

曰電雷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絲朝

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震為雷蓋

陽在陰下不得出則奮迅而為雷疾雷為

霆動萬物者莫疾於雷

掌中宇宙卷三

電謂之雷光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

天陰陽分爭故為電

春秋二仲雷

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雷乃收聲

雷出入二期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

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

象也

雷神

雷師曰豐隆曰雷公曰阿香官曰謝仙有色如丹
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收如六畜頭似彌猴者

雷具

雷車雷斧雷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霹靂車

霜露

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陽氣勝

則散而為露霜以殺木露以潤草至秋三

月青女乃出降以霜雪則百工休針乃祭

獸豐山九鍾自鳴

掌中宇宙卷三

霜名有五

早霜曰靄霜之白者曰皚又有所謂玄霜肅霜繁霜

者

霜符二

王者政令苛則天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露名二

色黃曰爵錫其凝如脂其美如飴曰甘露露者仁澤

也一名天酒

飲四時露

春食朝霞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瀣者北方半夜之氣也夏食正陽陽者南方日中氣也

甘露二符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筩受之

五露

露之異者有五以為瑞也朱丹玄青黃此五露也

雪霰雹水

掌中宇宙卷一

十

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與雪雜下曰霰雹雨雪也從雨包聲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成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彌毒害而已聖王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灾司雪之神曰滕六

六出

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至立春則五出者備五行之數六出者納陰之數也

雹霰二義

陰陽相脅而雹霰盛陰而雪凝滯而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盛陽雨水溫暖而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

冰名五

積水曰凌冰柱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木得雨而冰曰樹人

霧

霧冒也氣蒙覆物也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又曰騰水上溢故曰霧又曰陰

掌中宇宙卷二

十一

陽之氣亂則為霧凡重霧三日必大雨而未降不可冒行也

十月癸巳占霧二

霧赤為兵青為殃

能作霧者五人

蚩尤作大霧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能作三里霧東海曹公立成雲霧蜀都鄧公呼吸成霧

節序部

四始

天文志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

三正

子天正陽氣始至丑地正萬物始芽寅人正萬物生
甲故周以子為天正商以丑為地正夏以寅為人正
三元

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上口亦云三元歲之元時之
元月之元

三朔

夏以半明為朔殷以鷄鳴為朔周以半夜為朔

學口字百卷二

十二

三餘

冬者歲之餘日者夜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秋則三伏

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
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
必伏庚者金故也

斷火三日曰禁煙節

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據曆合在
清明前二日謂之寒食齊人呼為冷節又曰熟食

曰禁煙

起閏四法

歲法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日法計九百四
十分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歲餘法萬二百
一十七分

一歲閏餘

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
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
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百九百四十分日

學中字百卷二

十三

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

七閏一章

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
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
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一章之數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為歲歲十二月而

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是謂一章

七閏餘數

三歲一閏復餘二千九百二十二分五歲再閏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八歲三閏少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一歲四閏餘一千四百六十一分十四歲五閏餘四千三百八十三分十七歲六閏餘七千三百五十分

掌中宇宙卷二

十四

十九歲七閏七閏之外無餘分

十九歲總餘之數

一歲餘一萬二百二十七分二歲餘二萬四百五十四分三歲餘三萬六百八十一分四歲餘四萬九百八分五歲餘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分六歲餘六萬一千三百六十二分七歲餘七萬一千五百八十九分八歲餘八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分九歲餘九萬二千四十三分十歲餘十萬二千二百七十分十一歲餘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分十二歲餘十二萬二千

千七百二十四分十三歲餘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分十四歲餘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八分十五歲餘十五萬三千四百五十分十六歲餘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分十七歲餘十七萬三千八百五十九分十八歲餘十八萬四千零八十六分十九歲餘十九萬四千三百二十三分

章會統元四閏之數

三十七章為一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一統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為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章統會元運於無窮

掌中宇宙卷二

十五

順四時而撫五辰

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司空相厥隰以撫土辰秋為徒杠春建溝渠以撫水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惠順木辰也餘倣此

冬至之至有三義

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

祖臘各五

王者各以其行之盛日為祖以其衰日為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

臘日名四

冬至後第三戌日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

掌中宇宙卷之三

十六

初曰臘因臘取默以祭先祖也

四季神

春月青陽夏月朱明亦曰長嬴赤帝祝融之所司秋曰白藏又曰素商白帝金神冬曰玄英又曰元英

占家有七

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曆家天人家太乙家

掌中宇宙卷之三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

穎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

知州扶風孫崇先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俯察篇

流峙部

地

元氣之重濁者下醜而為地其色黃其形

掌中宇宙卷之三

方而靜在天之中所以重濁不流者皆天

氣之凝聚于中而浮陽旋轉於外也厚七

萬三千一百里上至星天九萬七千二百

里下至九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一百一

十八萬里東西二億三千五百餘里南北

二億三萬一千餘里

九土

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滯

土正西兗州曰弁土西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

一多... 丹... 2... 片...

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

五名山

華山牛首山泰山太室山東萊山

國朝方澤從祀名山五

基運山在泗州翔聖山在中都神烈山即鍾山在南

京天壽山在昌平州純德山在承天府

三島

崑崙山方丈蓬丘又蓬萊方丈瀛洲亦曰三島

掌中宇宙卷三

十洲

瀛洲玄洲長洲流洲生洲祖洲元洲炎洲鳳麟洲聚

窟洲

九嶷山

朱明山石城山石樓山娥皇山舜源山女英山蕭韶

山桂林山梓林山

四川六山

蛾眉山晉城山錦屏山巫山赤申山白鹽山

巫山十二峯

望霞峯翠屏峯朝雲峯崧岳峯裂鶴峯淨瑤峯上界峯集仙峯登籠峯聖泉峯起雲峯栖鳳峯

五嶺

大庾嶺贛州永明嶺揚州白芒嶺道州臘嶺郴州越城嶺靜州

三峽

西陵峽即瞿塘峽歸峽即巴峽巫峽即巫山相連七百里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

五陵

掌中宇宙卷三

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

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又不在此五陵之數

三大水

黃河長江鴨綠江為天下大水

曲江有三

廣陵有曲江今蘇州也見枚乘七發廣東有曲江今

韶州也

三河

河東兗都河內商都河南周都

原缺

是也

三谷

褒谷斜谷子午谷

八陁

軹干陁太行陁白徑陁塗口陁井陘陁飛陁備陰陁運都陁

河水四時名殊

黃河水每月各有名正月名凌解水二月三月桃花水四月麥黃水五月水蔓水六月楚山水七月八月

漢書地理志

卷五

菽苗水九月登高水十月後槽水謂水落後故道也十一月十二月感凌水冰斷結感起成層也

方隅部

四維

東南巽西南坤西北乾東北艮

八埏

埏地之八際也東方沙海東南元澤南方浩澤西南丹澤西方泉澤西北海澤北方塞澤東北元通澤

八紘

結網維也東方之結曰桑野南方之結曰反戶西方之結曰沃野北方之結曰委羽

九達

一達曰道路二達曰岐旁岐通旁出三達曰劇旁旁山坡多曰劇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東樂莊也七達曰劇驂驂馬有四今有七故曰劇驂八達曰崇朝崇多也多通會朝于此九達曰達一作旭

九服

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荒服

掌中宇宙卷三

六

秦三十六郡

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齊郡魯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黔中長沙後平百粵增置四郡閩中南海桂林象郡

漢十三郡郡國一百有三

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東河內河南七郡司隸校尉領之潁川汝南沛郡梁園魯國五郡豫州刺史領之

魏郡鉅鹿常山清河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趙國

十郡冀州刺史領之東郡陳留山陽濟陰功山城陰

淮陽東平八郡兗州刺史領之瑯琊東海臨淮泗水

楚國五郡徐州刺史領之平原千乘濟南齊郡北海

東萊膠東高密菑州九郡青州刺史領之南陽南郡

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廣陵長沙八郡荊州刺史領之

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安六郡揚州刺史領之

漢中廣漢巴郡蜀郡犍為越雋梓桐益州八郡益州

刺史領之安定北地隴西武威金城天水武都張掖

掌中宇宙卷三

七

酒泉煇煌十郡涼州刺史領之太原上黨上郡西河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九郡并州刺史領之涿郡

渤海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廣陽樂浪玄

菟十一郡幽州刺史領之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

九真日南七郡交州刺史領之

晉十九道郡凡一百七十有二

司州道兖州道豫州道冀州道并州道青州道徐州

道荊州道揚州道涼州道雍州道秦州道益州道梁

州道寧州道幽州道平州道交州道廣州道

唐十五道州凡三百五十八

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貞觀元年始置十道至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因十道分山南河南為東西道又增置黔中及京畿都畿為十五道

宋二十三路

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河東曰陝西二路曰兩浙二路曰淮南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等四路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曰燕山

掌中字帝卷三

府

化外州六處

河北化外安東上都護七州陝西化外安西大都護四州北庭大都護四州河東化外單于大都護宛北大都護鎮北大都護七州湖北化外三州成都化外十一州夔州化外三州

周二京

西京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東京成王定鼎於郊謂之成周

三都

西都京州東都河南北都太原

五都

上都京北東都河南西都鳳翔南都江陵北都太原

都市五均

長安五都市為五均洛陽邙鄆臨淄宛城成都

六輔

曰京北曰扶風曰馮翊曰河東曰河南曰河內

八關

掌中字帝卷三

九

函谷廣城伊關大谷鞬鞞旋門小平津孟津

國朝六關

居庸紫荆倒馬隸直隸聯絡雁門太行古燕趙之文

雁門寧武偏頭隸山西聯絡代即雲中

三垂

東之邊曰東垂南之邊曰南垂西之邊曰西垂

國朝九邊

遼東在山東東北即古幽營地太寧在保定西古會州地宣府在直隸西古上谷地榆林在延安北古上

郡地大同在山西雁門北古雲中地寧夏在陝西慶陽古朔方地甘肅在陝西臨洮西古張掖酒泉地

四夷

東方貉从豸西方羗从羊南方蠻从虫北方狄从犬

國朝不征十五夷

東北朝鮮即高麗正東偏北日本對寧波正南偏東大琉球對福建小琉球海中西南安南即交趾真臘

掌中

十

濱海暹羅海占城濱海蘇門答刺濱海西洋濱海

瓜哇濱海彭亨居海中百花居海中三佛齊居海中

淳尼居海中

四極四荒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國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次四極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東狄北戎西蠻南次四荒者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距去

也齊中地北戴斗極為空同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至日所入為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

九夷一名九戎

狄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

三胡

林胡樓胡東胡

八蠻

天竺咳道雉倭波連穿骨僭耳狗軹旁春

掌中

十一

五狄

月支狄赤狄包奴狄單于狄白狄

五涼

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西涼李向北涼沮渠

四夷氣

北夷之氣如牛羊穹廬南夷之氣如舟船幡旗東夷之氣如樹西夷之氣如室屋

地形土氣之辨凡四十有九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

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負折者有
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臺土地各以
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噴嵐氣多
聾林氣多瘡木氣多樓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
氣多瘦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瘴丘氣多疔衍
氣多仁陵氣多貧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
水音大滿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堅土人剛
弱土人肥壩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食水者善游耐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
掌中字宙卷三

名勝部

十大洞天

- 第一王屋山第二委羽山第三西城山第四玄山
- 第五青城山第六天台山第七羅浮山第八句曲山
- 第九林屋山第十括蒼山
- 三十六洞天

- 第一霍童山第二東嶽太山第三南嶽衡山第四西
- 嶽華山第五北嶽恒山第六中嶽嵩山第七峨眉山
- 第八廬山第九四明山第十陽明山第十一太白山
- 第十二西山第十三大圖山第十四潛山第十五鬼
- 谷山第十六武夷山第十七玉笥山第十八華蓋山
- 第十九蓋竹山第二十都嶠山第二十一白石山第
- 二十二勾漏山第二十三九嶷山第二十四洞陽山
- 第二十五幕阜山第二十六大酉山第二十七金庭
- 山第二十八麻姑山第二十九仙都山第三十青田
- 山第三十一鍾山第三十二良常山第三十三紫蓋
- 山第三十四天目山第三十五桃源山第三十六金
- 華山

七十二福地

- 第一地肺山第二蓋竹山第三清遠山第四白安山
- 第五石磴山第六東仙源第七青嶼山第八郁木洞
- 第九赤水山第十丹霞洞第十一君山一云青阜湖
- 第十二桂源第十三靈墟山第十四沃州第十五
- 姥岑第十六若耶溪第十七金庭山第十八馬嶺

第十九鵝羊山第二十洞真墟第二十一清玉壇第
 二十二天光壇第二十三洞霄宮第二十四陶公山
 第二十五洞靈源第二十六三皇井第二十七爛柯
 山第二十八芹溪第二十九龍虎山第三十靈山第
 三十一泉源第三十二逍遙山第三十三閣阜山第
 三十四始豐山第三十五金精山第三十六東白源
 第三十七鉢池第三十八淪山第三十九毛公墟第
 四十鷄籠山第四十一桐栢山第四十二平都山第
 四十三綠羅山第四十四彰觀山第四十五抱福山
 掌中宇宙卷三十八
 十四
 第四十六大面山第四十七虎溪山第四十八元辰
 山第四十九馬跡山第五十堯時善養先生修道處
 第五十一玉峯第五十二藍水第五十三德山第五
 十四天目山第五十五商谷山第五十六張公洞第
 五十七魚湖洞第五十八中條山第五十九司海馬
 山第六十綿竹山第六十一甘山第六十二瑰山第
 六十三金城山第六十四雲山第六十五北印山第
 六十六武當山第六十七女几山第六十八少室山
 第六十九廬山第七十西山源第七十一南田山第

七十二玉蟠山
 金陵四形勝
 東以赤山為成皋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曲
 阜西以大江為黃河
 齊國四形勝
 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北有渤海之利
 鄂渚四形勝
 控接湘川邊帶漢沔江吞雲夢地聯峴荆
 掌中宇宙卷三十九
 十五
 晉陽四形勝
 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南有石嶺之關北有
 雲內之塞
 京兆四形勝
 前臨沙苑後枕許岡左接平原右帶沮水
 吳王八景
 姑蘇臺百花洲香未溪西施洞沅花池採香徑碧泉
 井館娃宮
 燕山八景

薊門飛雨瑤島春陰太液秋風蘆溝曉月居庸疊翠
玉泉垂虹道陵夕照西山晴雪

瀟湘八景

山市晴嵐漁村落照江天暮雪煙寺晚鐘平沙落鴈
遠浦歸帆瀟湘夜雨洞庭秋月

桃源八景

桃川仙境白馬雪濤綠蘿晴畫梅溪烟雨潯陽古寺
楚山春晚沅江夜月童坊曉渡

嘉川八景

掌中宇宙卷三 十六
曰岑公洞曰西山曰秋屏曰魯池曰江會樓曰天生
橋曰蛾眉積曰古練石

西湖十景

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峯夕照麴院風荷平湖秋月
柳浪聞鶯花港觀魚南屏晚鐘三潭印月兩峯插雲

四川六險

瞿塘第一險劍閣第二險平陽關第三險葭萌關第
四險石頌關第五險百崖關第六險

四方人物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東方有君子之
國西方有形殘之戶

掌中宇宙卷三

掌中宇宙卷之四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穎州遣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穎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原人篇

族類部

五五等人

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

掌中宇宙卷之四

色有五章人有五等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
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辨人中五有公人忠人
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
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凶人小人

評品善人三十有八

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徵文彪炳而備體澄獨
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
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諛賣者賢人也居寂寞之
無為以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蒸嘗於存亡保髮

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已以接物
者仁人也覲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而苟命者雅人也處體度以動靜每精詳而無侮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繫於勢利者清人也
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
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儒擊悅以立言辭炳
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靖難

掌中宇宙卷之四

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識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
銳乃心於精義吞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
厚亡臨祿利而如免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
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
者篤人也深皎分以守終不遜畏而為免者節人也
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於洋滯者辨人也每居卑而
推功雖處太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惇睦於九族必居
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
者幹人也別朱紫於易淆剖是非以允當者理人也

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數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
忘生格兒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雄以肅衆守法
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功以齊用摠音數而並精
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嶮逼而不沮者黠人也
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勸人也炭諂譎而
晏如不懼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
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
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
奉禮度於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
無欲時雖移而不渝者朴人也

掌中宇宙卷四

三

人有十等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三教

儒釋道 白居易稱香山居士以儒教飭其身釋教治
其心道教養其壽

九流

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
雜家流農家流

國有六職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夫審曲面勢
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
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
之謂之婦功

四民常業

處士使就閭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
野

三不可官

掌中宇宙卷四

四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四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
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

三農

山農澤農平地農

性情部

五性

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
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
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

五事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五思

於遠思邇於安思危於患思備於逸思勞於老思行

七哀

曹子建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
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

六樂

掌中宇宙卷四

五

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羅紈嬾人樂也質遷有無
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
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

六善

言有法動有政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四重四輕

楊子曰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
則有觀言輕則招尤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辱好輕
則招淫

名有三科

事物紀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員黑白是也
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稱謂之名賢愚
愛憎是也

五福

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

形體部

三魂

靈爽台光幽精

掌中宇宙卷四

六

七魄

目之魄為英玄者二耳之魄為幽田者二鼻之魄為
桃康者二口之魄為玄谷者一小大腑之魄為神明
戶牖者二

六氣

厥陰風木屬肝少陰君火屬心太陰溫土屬脾少陽
相火屬三焦陽明燥金屬肺太陽寒水屬腎

五體

筋脉肉皮骨

五氣

肝氣溫心氣熱脾氣和肺氣涼腎氣寒

五眼

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

六容

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

九容

足容重舉欲遲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偏視口容止不妄動聲容靜不咳嗽頭容直不傾視氣容肅似不息色容莊嚴以厲立容德如有所受

掌中宇宙卷四

七

掌中宇宙卷之五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建極篇上

層數部

三皇

伏羲氏曰望獲地皇氏曰岳鍾人皇氏曰愷胡洮

掌中宇宙卷五

十紀

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為十紀史紀謂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未詳孰是

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兄弟九人也

二曰五龍紀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

繼人皇御世

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

四曰合維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

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維氏以治
 六曰序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
 七曰循蜚紀言人循其化速若蜚也史紀作修飛有
 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八曰因提紀言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史紀
 作回提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九曰禪通紀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凡十九氏
 十曰疏訖紀言疏以知遠訖以審斷史記作流訖禪
 通則終於炎帝疏訖則始於黃帝以迄於周
 掌中宇宙卷五

循蜚紀二十二氏

鉅靈氏句彊氏譙明氏涿光氏鈞陣氏黃神氏拒神
 氏犁靈氏大駮氏鬼駮氏奔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
 盈氏大敦氏靈陽氏巫常氏空桑氏倚帝氏泰壹氏
 次民氏神民氏又曰神皇

因提紀十三氏

辰放氏傳四世 蜀山氏三君 尪媿氏傳六世
 渾沌氏傳七世 東戶氏十七世 皇覃氏又曰離
 光氏傳七世 啓統氏傳三世 告夷氏傳四世

几蘧氏 稀韋氏傳四世 有巢氏傳二世 膚成
 氏傳八世 燧人氏傳八世

禪通紀十九氏

軒轅氏 祝融氏 太昊伏羲氏 史皇氏 倉帝
 名頡 柏皇氏 中央氏 一曰中皇 大庭氏 一曰
 朱須 栗陸氏 昆連氏 一曰騶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吳英氏 有巢氏 一曰古皇

朱襄氏 一曰子襄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一曰女希氏又曰女媧 炎帝神農氏

掌中宇宙卷五

三

伏羲傳十五氏而神農作

女媧氏 柏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騶連氏 渾沌氏 赫胥氏 尊盧氏 吳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神農傳八帝而亡

帝臨魁 帝承 帝明 帝宜 帝來 帝粟 帝

榆罔

史記五帝本紀

帝太昊庖犧氏代燧人氏繼天而王傳十五氏而

農氏作炎帝神農氏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黃帝有熊氏在位百年子玄囂立是為少昊金天氏在位八十四年兄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在位七十年而子摯嗣立帝摯立不脩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尊其弟堯為天子帝堯陶唐氏在位七十二年而遜位於舜帝舜有虞氏踐帝位三十九年而歸禹

三代

掌中宇宙卷五

四

大禹有天下國號夏都韓又曰安邑凡十七王該四百五十八年成湯有天下國號商都亳後裔盤庚遷殷遂為天下號曰殷凡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文武有天下國號周都岐豐至平王東遷維也凡三十七王并東周君該八百七十三年

夏十七王

大禹在位二十七年子帝啓繼在位十年子太康繼羿廢之因失國在位二十九年弟仲康即位十四年子帝相立為羿所逐徙都商立位在位二十七年羿

蓋三教一十年相之子少康復興在位二十二年子帝杼立十有七年子帝槐立享國一十六年子帝芒立十有八年子帝泄立十有六年子不降立十有九年弟帝扃立二十有一年子帝廙立二十年帝不降之子孔甲立位在位三十一年子帝皐立十有一年子帝發立十有三年子履癸立是為桀在位五十二年湯放之

殷二十八君

掌中宇宙卷五

五

成湯在位十三年子太丁之子太甲立二十年稱太宗子沃丁立二十九年弟太庚立二十五年子小甲立一十七年弟雍已立十有二年弟太戊立位在位七十五年稱中宗子仲丁立十三年弟外壬立十五年弟河亶甲立十年子祖乙立二十年子祖辛立十六年弟沃甲立二十五年祖辛之子祖丁立二十二年沃甲之子南庚立二十五年祖丁之子陽甲立八年弟盤庚立改商曰殷在位二十八年弟小辛立二十一年弟小乙立二十八年子武丁立帝武丁即位五十九年稱高宗子祖庚立高宗之子祖庚七年弟祖

甲立三十三年子康卒立六年弟庚丁立二十一年
子武乙立五年子太丁立三年子帝乙立三十七年
子紂立三十二年武王伐之天下歸周

周三十七王

文王受命九年子發武王伐商在位七年子誦成王
立三十七年子釗康王立二十六年子瑕昭王立五
十一年子滿穆王立五十五年子緊厲共王立十三
年子懿懿王立二十五年弟辟方孝王立十五年子
變夷王立十六年子胡厲王立十九年并共和

掌中宇宙卷五

六

三十七年子靜宣王立四十六年子宮涅幽王立十
一年申侯滅之西周遂亡諸侯即中國立故太子宜
臼是為平王都洛陽為東周五十一年子林桓王立
二十三年子佗莊王立十五年子胡齊釐王立一曰
僖王五年子閻惠王立二十六年子鄭襄王立三十
三年子壬臣頃王立六年子班匡王立六年弟瑜定
王立二十一年子夷簡王立十四年子泄心靈王立
二十一年孔子生在位二十七年子貴景王立二十
五年庶子猛悼王一年毋弟丐敬王立四十四年子

仁元王立六年子介貞定王立二十八年子去疾為
哀王三月弟叔襲殺之自立為思王立五月少弟鬼
攻殺而自立是為考王十六年子午威烈王立二十
四年子驕安王立二十六年子喜烈王立七年弟扁
顛王立四十八年子定慎親王立七年子延赧王立
五十九年崩後七年東西周改於秦

春秋十二國

魯姬氏侯爵武王封周公旦於曲阜傳三十四主楚
烈王滅之

掌中宇宙卷五

六

齊姜氏侯爵武王封太公望都營立凡二十八主齊
田和滅之
陳媯氏侯爵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國凡二十四主楚
惠王滅之
曹姬氏侯爵武王封弟叔振鐸傳二十五主宋景公
滅之
燕姬氏伯爵武王封召公奭傳二十八主列七國始
強大
蔡姬氏侯爵武王封弟叔度傳二十二主楚惠王

之

衛姬氏侯爵成王封弟康叔傳三十七主秦廢之

宋子氏侯爵成王封微子啓傳三十二主齊湣王滅

之

楚芊氏子爵成王封熊繹傳二十五主列於七國

晉姬氏侯爵成王封弟叔虞傳三十九主韓趙魏滅

之

秦嬴氏伯爵周孝王封非子傳二十九主列於七國

鄭姬氏伯爵周宣王封弟威公立傳一十三主韓哀

滅之

之

春秋二十國

魯齊晉衛宋秦楚蔡鄭曹陳燕邾曹姓子爵顯頊之

後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居邾十二世至儀父始見

春秋許姜姓男爵克四岳伯夷之國也周武王封文

叔於許十一世至莊公始見春秋吳姬姓子爵泰伯

仲雍之後武王封周章為吳子至壽夢僭號稱王始

通中國莒嬴姓子爵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於莒十

一世至茲丕公始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紀

妣姓公爵夏禹之苗裔武王流殷求禹後得東樓公

而封之九世至成公昭見春秋滕姬姓侯爵文王子

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薛任姓侯爵黃

帝之苗裔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武王復其封為侯齊

桓黜之為伯虞

戰國七雄

咸陽秦王嬴氏起周武王時至惠武始稱王傳昭襄

九主始滅周王天下賴川韓王韓氏世仕晉周烈王

時命韓虞為諸侯至安凡十主始皇滅之大梁魏王

魏氏世仕晉威烈王命魏斯為諸侯至假凡八主始

皇滅之邯鄲趙王趙氏世仕晉威烈封籍為諸侯傳

及代王十二主始皇滅之襄郢楚王芊氏起自成

王時傳及負芻一十主秦始滅之薊北燕王姬氏起

自周武王時傳至王喜十一主始皇滅之營丘齊王

田氏仕齊至周安王封田和為諸侯傳及王建七主

始皇滅之

秦有天下六世

昭襄王穆襲世爵攻西周君有其地遷九鼎於秦

五年子戊孝文王在位三日薨子楚莊襄王嗣位攻
東周盡入其國立四年子政始皇帝復姓趙滅六國
天下一統立三十七年巡海上崩於沙丘少子胡亥
二世皇帝趙高奉立尋弒於望夷宮在位三年子嬰
即位四十六日而歸於漢

西漢十三世

高祖姓劉諱邦興兵五年破秦楚即位十二年都長
安惠帝盈高祖子在位七年無嗣母呂后雉臨朝稱
制八年高帝次子恒代王遊立之曰文帝廟號太宗

掌中宇宙卷五

十

在位二十三年子啓景帝立十六年子徹武帝立五
十四年改元十一曰建元曰元光曰元朔曰元狩曰
元鼎曰元封曰太初曰天漢曰太始曰征和曰後元
少子弗陵立是為昭帝改元三曰始元曰元鳳曰元
平在位十三年無嗣霍光迎昌邑王賀復廢定策立
武帝曾孫詢是為宣帝號中宗改元七曰本始曰地
節曰元康曰神爵曰五鳳曰甘露曰黃龍在位二十
五年子奭元帝立改元四曰初元曰永光曰建昭曰
竟寧在位十六年子鸞成帝立改元七曰建始曰河

平曰陽朔曰鴻嘉曰永始曰元延曰綏和在位二十
六年元帝庶孫欣哀帝立改元二曰建平曰元壽在
位六年元帝庶孫村平帝立改元元始即位五年恭
弒之乃立孺子嬰改元二曰居攝曰初始在位三年
莽篡位十八年諸將立劉玄更始二年而光武即位

東漢十二君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陽人高帝九世孫長
沙定王之後南頓令欽之子誅莽滅節乃有天下號
世祖都洛陽改元二曰建武曰中元在位三十三年

掌中宇宙卷五

十一

第四子莊明帝立改元永平在位十八年第五子炟
章帝立改元三曰建初曰元和曰章和在位十三年
子肇和帝立實氏臨朝改元二曰永元曰元興在位
十七年少子隆陽帝立鄧后臨朝改元延平在位一
年清河孝王之子佑幼中鄧后詔為殤帝後改元五
曰永初曰元初曰永寧曰建元曰延光是為安帝在
位十九年子保順帝立改元五曰永建曰陽嘉曰永
和曰漢安曰建康十九年子炳冲帝立改元永嘉梁
太后臨朝三閏月崩立章帝玄孫勃海孝王之子續

是為質帝改元本初一年被毒死梁冀迎章帝魯孫
蠡吾侯諱志者立之為桓帝改元七曰建和曰和平
曰元嘉曰永興曰永壽曰延熹曰永康在位二十一
年實后立章帝玄孫宏為靈帝改元四曰建寧曰熹
平曰光和曰中平二十二年次子協立為獻帝改元
三曰初平曰興平曰建安在位三十一年而曹操篡
之

後漢二帝

先主昭烈皇帝劉備字玄德中山靖王後漢滅即位

學中字百卷五

十二

成都改元章武三年後主子禪立改元四曰建興曰

延熙曰景耀曰炎興在位四十一年降魏封安樂公

三國

蜀即後漢

魏文帝曹丕魏王操之子受漢獻帝禪都洛陽立七

年子睿明帝立十三年養子芳立十五年曹爽廢歸

於齊曰齊王文帝孫髦高貴鄉公立六年遇司馬昭

弑操之孫漢陳留王立六年遜於晉

吳太皇帝孫權孫武之後漢末天下三分都於建康

立三十年少子亮立七年為孫綝所廢是為會稽王
權第六子休景皇帝在位二年孫和之子皓立一十
七年降於晉是為烏程侯

西晉四帝

世祖武帝名炎司馬懿之孫昭之子受魏禪即位改
元三曰太始曰咸寧曰太康在位二十五年次子衷
惠帝不克負荷賈后稱制改元七曰永熙曰元康曰
永寧曰永安曰光熙曰永興立十七年司馬
越鳩之弟熾懷帝繼亂立六年改元永嘉劉淵陷洛
陽帝蒙塵後為聰所害武帝孫愍帝即位長安改
元建興劉淵陷長安蒙塵為聰所害

學中字百卷五

十三

東晉九帝

中宗元皇帝宣帝曾孫琅玕正親之子名睿即位建
康改元三曰建武曰太興曰永昌在位六年子紹明
帝立改元太寧在位三年子衍成帝立改元二曰咸
和曰咸康在位十七年弟岳康帝立改元建元在位
二年子聃穆帝立幼褚太皇臨朝改元二曰永和曰
升平在位十七年迎成帝長子丕哀帝即位改元二

曰隆和曰興寧在位四年毋弟奕廢帝立改元太和
後石纂位五年桓溫廢為海西公迎元帝少子會稽
王昱改元咸安是為簡文帝即位三年第三子曜孝
武帝即位改元二曰寧康曰太元二十四年子德宗
安帝立改元三曰隆安曰元興曰義熙在位二十二
年劉裕縊殺之矯詔立毋弟德文嗣位改元元熙是
為恭帝二年遜位於宋

晉魏間十六國

前趙劉淵新興匈奴人據平陽稱侯四主二十六年

掌中宇宙卷五

十四

石勒滅之

前燕慕容皝昌黎鮮卑人據鄴四主八十五年前秦
符堅滅之

後蜀李特巴西人據益州六主四十六年穆帝遣桓
溫滅之

前秦苻健畧陽氏人據長安六主四十四年後秦姚
興滅之

前涼張軌安定人據涼州九主七十六年前秦苻堅
滅之

後燕慕容垂皝之第五子據中山四主廿五年北燕
馮跋滅之

後趙石勒上黨匈奴人元帝時據襄國六主三十一
年為閔所滅

後秦姚萇赤亭羌人據長安三主三十四年安帝遣
劉裕滅之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人據金城四主四十六年大夏
赫連勃勃滅之

西涼李嵩後涼之臣據姑臧三主二十五年北涼滅
之

掌中宇宙卷五

十五

後涼呂光畧陽氏人據姑臧四主十八年後秦姚興
滅之

北涼沮渠蒙遜盧水胡人安帝時據張掖二主三十
九年後魏滅之

南凉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安帝時據廣武三主十
八年西秦滅之

大夏赫連勃勃匈奴之後安帝時據朔方三主廿一
年後魏滅之

南燕慕容德號之少子安帝時據廣國三主二十五年
帝遣劉裕滅之

北燕馮跋信都人安帝時據昌黎二主二十八年後
魏世祖滅之

五胡

劉氏稱漢帝三世

曰淵曰聰曰粲劉曜稱趙石勒滅之

石氏號後趙五世

曰勒曰弘曰虎曰世曰尊曰鑿曰祗冉閔劉顯滅之

掌中宇宙卷五

一六

慕容氏稱燕三世

曰皝曰雋曰暉符堅滅之

後燕四世

曰垂曰寔曰盛曰熙雋雲遣其將馮跋滅之

南燕二世

曰德曰超劉祐滅之

符氏稱秦五世

曰健曰生曰堅曰丕曰登姚萇滅之

姚氏稱後秦三世

曰萇曰興曰泓劉祐滅之

五胡之外八國

李氏據蜀曰成又更曰漢張氏曰前凉秃髮氏曰南
凉段氏曰北凉李氏曰西凉馮氏曰北燕乞伏氏曰
西秦赫連氏曰夏

南北朝九國

南朝四國宋南齊梁後梁陳北朝五國魏東魏西魏
北齊後周

南朝四代正統

掌中宇宙卷五

一七

宋八帝共六十年禪位南齊傳五帝共三十四年遜
於梁傳四主共五十六年遜位於陳五主三十三年
隋文帝滅之內有後梁凡三帝附庸於魏隋而廢於
陳

北朝五國非正統

後魏十二主百十五年魏裂為東西東魏一主三十
六年遜於北齊西魏三主二十三年遜於後周北齊
五主二十八年為周師所虜後周五主二十六年
位於隋

第一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16 版反內

南朝宋八帝

武皇帝劉裕漢楚元王友二十一世遜受晉禪都建康改元永初三年子義符少帝立改元景平二年徐羨之等廢為管陽王武帝第三子義隆文帝立改元元嘉在位三十年太子劭弒篡群臣奉文帝第三子駿孝武帝命誅劭改元二曰孝建曰大明立三十一年子業廢帝立改元景和立一年為湘東王所弒文帝第十一子彧明帝立改元二曰泰始曰泰豫八年子昱後廢帝蒼梧王立改元元徽五年蕭道成弒之

掌中宇宙卷五

十八

明帝第三子準順帝立改元昇明三年而禪於南齊南朝齊五帝

高皇帝蕭道成仕宋受禪都建康改元建元在位四年子順武帝立改元永明十一年嫡孫昭業立六月西昌侯鸞廢為鬱林王立其弟昭文六月皇太后廢為湓陵王立侯鸞改元建武是為明帝在位五年子寶卷立改元永元在位二年廢為東昏侯蕭衍弒之奉明帝第八子寶融即位都建業改元中興是為和帝立二年遜於梁

南朝梁四帝

武皇帝蕭衍與齊同祖受齊禪都建康改元七曰天監曰普通曰大通曰中大通曰大同曰中大同曰太清四十八年為侯景所制而崩第三子綱簡文帝立改元大寶二年侯景廢為聖安王孝元帝繹武帝第七子知臺城不守立行臺於江陵蕭譽入寇遇弒改元承聖在位三年元帝第九子方智立改元二曰紹泰曰太平三年而遜於陳是謂敬帝

附後梁三君

掌中宇宙卷五

十九

宣皇帝蕭譽昭明太子統之子梁武帝之孫即位江陵八年附庸於魏孝明帝蕭宣帝第三子即位二十一年後附庸於隋營國公琮明帝長子立二年隋文帝廢其國

南朝陳五帝

武皇帝陳霸先仕梁受禪都建康改元末定在位三年無嗣兄始興王長子蒨文帝立改元二曰天嘉曰天康七年子伯宗立改元光大在位二年宣太后廢為臨海王妃始興昭烈王第二子頊改元大建是為

宣帝立十四年長子叔寶立改元二曰至德曰禎明
在位六年隋文帝滅之是為長城公曰後主

北朝魏十二帝

太祖道武皇帝姓拓跋名珪晉武帝時都平城立二
十四年清河王劭等弒之長子嗣味劭是為太宗明
元皇帝立一十五年長子燾立是為世祖太武皇帝
立二十九年中常侍宗愛弒之高宗文成皇帝濬世
祖嫡孫即位一十三年子顯祖獻文皇帝弘立五年
傳於太子宏為高祖孝文皇帝改姓元遷都洛陽是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

為元魏子恪世宗宣武皇帝立十六年第二子詡肅
宗孝明皇帝立一十三年后鳩帝立幼子劄爾朱榮
迎彭城王勰第二子子攸為恭宗孝莊皇帝沉太后
劄於泗淵在位三年遇弒爾朱世隆等立廣陵惠王
之子恭一年高歡廢為節閔帝尋遇弒焉邕中興王
朗立六十日更立廣平王懷之子脩孝武皇帝出三
年宇文泰迎入長安鳩之立文帝是為西魏東魏
相高歡奉清河王彧之子善見即位於鄴是為孝靜
帝一十七年禪於齊

北朝北齊五帝

文宣王高洋丞歡之次子受東魏禪即位晉陽十年
子殷立一年太后為廢帝文宣母弟演孝昭帝在位
二年母弟湛武成帝即位四年傳位東宮子緯後王
即位十三年為周所虜

北朝西魏三帝

文帝寶炬孝文孫丞相宇文泰鳩孝武迎立帝於長
安一十七年子欽嗣位二年泰置於雍州為廢帝復
立其弟廓恭帝三年禪於周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一

北朝後周五帝

孝閔帝宇文覺丞相泰第二子受西魏禪都長安即
位一年晉公護弒之迎泰長子毓明皇帝立四年致
幽弒之禍護誅中外立泰第四子邕廟號高祖武皇
帝十八年子贊宣皇帝立一年傳位於太子衍曰靜
皇帝立二年遜於隋

隋三帝

文帝楊堅漢太尉震之裔受周禪滅後梁陳一統都
長安改元二曰開皇曰仁壽立二十四年子廣

並為煬帝改元大業在位十二年巡遊天下字文化
及弒之唐公李淵迎其孫代王侑即位二年禪於唐
是為恭帝其改元曰義寧

唐二十帝

高祖李淵仕隋受禪以土德王都長安改元武德在
位九年次子世民太宗立改元貞觀在位二十三年
第九子治立改元十四曰末徽曰顯慶曰龍朔曰麟
德曰乾封曰總章曰咸亨曰上元曰儀鳳曰調露曰
永祥曰開耀曰永淳曰弘道在位三十四年是為高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二

宗與后則天稱為二聖后聖受遺詔輔第七子中宗
顯決改后廢之革命稱周僭立二十一年復位中宗
改元三曰嗣聖曰神龍曰景隆復位六年章后鸞之
矯詔立溫王重茂遜於相王旦睿宗復位改元二曰
景雲曰太極在位三年內禪於第三子隆基為玄宗
改元二曰開元曰天寶立四十四年祿山陷京帝幸
蜀後五年崩第三子亨收復兩京立七年是為肅宗
改元四曰至德曰乾元曰上元曰寶應程元振奉長
子豫代宗即位改元三曰廣德曰永泰曰天曆立一

十七年子适德宗即位改元三曰建中曰興元曰貞
元立二十六年子誦順宗立改元永貞一年傳位太
子純改元元和是為憲宗立一十五年為中官陳弘
志所弒立其第三子恒穆宗改元長慶在位四年子
諶敬宗即位改元寶曆立二年中官劉克明弒之立
絳王悟王守澄等誅之迎江王誼文宗改元二曰太
和曰開成在位十四年中官陳弘志迎穆宗第五子
炎武宗立改元會昌在位六年中官馬元贄迎憲宗
第十三子忱宣宗立改元太中在位十三年中官王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三

宗實迎宣宗長子漼懿宗立改元咸通在位十四年
中官劉行深迎懿宗之第五子儼僖宗立改元五曰
乾符曰廣明曰中和曰光啓曰文德十五年立第七
子暉昭宗改元七曰龍紀曰天順曰景福曰乾寧曰
光化曰天復曰天祐十六年為朱溫所弒矯詔迎昭
宗第九子祝哀帝三年禪於朱溫

五代

後梁二帝十七年傳國寶於後唐四帝十四年歸於
後晉二帝九年耶律德光篡位稱大遼滅晉祚後漢

二帝四年奉符璽於後周三帝十年禪於大宋 右
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
己未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後梁二帝

太祖朱溫背黃巢歸唐僖宗賜名全忠受唐禪都汴
京改元二曰開平曰乾化在位六年為第二子郢王
友珪所弒第四子瑱均王誅友珪改元二曰貞明曰
龍德立十一年唐人取曹州遂為臣皇甫瓌見殺

後唐四帝

莊宗李存勗克用長子滅梁即位都洛陽改元同光
四年中流矢崩明宗邈佶烈夷狄無姓氏克用養子
立八年改元二曰天成曰長興詔第三子從厚愍帝
改元應順一年明宗養子潞王從珂弒愍即位改元
清泰立二年為石敬瑭所滅

後晉二帝

高祖劉知遠仕晉為北平王契丹滅晉遂即位太原
入都汴京改元乾祐立二年第二子承祐隱帝即位
二年為郭承明所弒

後周三帝

太祖郭威那州堯山人仕漢漢隱帝遇弒遂即位都
汴京改元廣順立三年遺制立養子柴榮即位為世
宗改元顯德六年而長子宗訓七歲即位為恭帝六
月而禪於宋封為鄭王奉周祀

宋十八帝後九帝為南宋

太祖姓趙諱匡胤宣祖第三子受周禪改元三曰建
隆曰乾德曰開寶在位十七年弟炅立為太宗改元
五曰太平興國曰雍熙曰端拱曰淳化曰至德在位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五

二十二年第三子恒真宗立改元五曰咸平曰景德
曰大中祥符曰天禧曰乾興在位二十五年第六子
禎仁宗立改元九曰天聖曰明道曰景祐曰寶元曰
康定曰慶曆曰皇祐曰至和曰嘉祐在位四十一年
兄濮王允讓之子曙英宗立改元治平在位四年子
頊神宗立改元二曰熙寧曰元豐在位十八年第六
子煦哲宗立改元三曰元祐曰紹聖曰元符在位十
五年第十一子倜徽宗立改元六曰建中靖國曰崇
寧曰大觀曰政和曰重和曰宣和在位二十五

桓欽宗立改元靖康在位二年而高宗南渡

南宋九帝

高宗諱構徽宗第九子渡江都臨安府改元二曰建炎曰紹興在位三十六年立嗣太祖六世孫秀王稱之子春賜名諱秀孝宗改元三曰隆興曰乾道曰淳熙在位二十七年第五子惇光宗立改元紹興凡五年子擴寧宗立改元四曰慶元曰嘉泰曰開禧曰嘉定在位三十年次子昀理宗立改元八曰寶慶曰紹定曰端平曰嘉熙曰淳祐曰寶祐曰開慶白景定在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六

位四十一年姪忠王愷度宗立改元咸淳凡十年次子焜恭帝立改元德祐凡二年元兵入臨安執之北狩殂於沙漠度宗長子恭帝兄益王昀稱帝於福州曰端宗改元景炎三年為元兵所迫崩於嶺南之碭州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廣王昀即位碭州改元祥興元人來攻立二年而宋亡

遼君十

太祖耶律氏阿保機名斡里只以唐昭宣帝天祐四年稱帝改名億世號契丹都祈津十二年立次子德

光小字堯骨是為太宗後漢初改大遼二十二年太

祖孫兀欲改名阮立是為世宗五年太宗子璟小字述律穆宗立十九年世宗子明扆景宗立改名賢在位十五年立子隆緒小字文殊奴都臨潢復號契丹是為聖宗四十九年立子宗真小字只骨二十五年後都遼陽天定大同是為興宗子洪基小字查刺立復號遼是為道宗四十六年孫秦王元吉子延禧立為天祚帝二十四年道宗之弟淳道宣宗立三月金宋交城之右遼九主共一百五十年而耶律大石稱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七

帝於起兒漫為西遼至宋寧宗嘉泰乃蠻襲滅直魯古而據其位遼祀遂絕

金君十

太祖女直完顏氏阿骨打其先出於魏至唐改女直宋徽宗時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大金都會寧府大興府立六年弟晟名吳乞買立是為太宗滅遼在位十一年太祖孫亶名合剌立為熙宗十五年太祖孫亮名迪吉乃立十二年廢為海寧王太祖孫雍名烏祿立為世宗二十八年世祖孫璟名麻答為

章宗立十九年世宗之子允濟一曰興勝立為衛紹王五年世宗之孫珣一曰吾暗立為宣宗十一年子守緒一曰寧甲速五年是為哀帝末帝承麟受禪一月金宋滅之右金十七主一百一十八年

夏八主

元吳見於宋仁宗時秉常繼次諒柝次乾順次仁孝次純佑次安全次遵頊時宋寧宗元太祖時也

元十三帝

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世為蒙古部

章中宇宙卷五

二十八

長以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即位於幹難河在位二十二年崩於六盤山一曰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官理宗寶慶三年也壽六十六國號曰成吉思皇帝謚曰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越二年立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即位時理宗紹定二年也合宋滅全任賢臣耶律楚材在位一十三年壽五十有六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后六皇后馬真氏禿理吉納臨朝五年長子貴由以宋淳祐六年即位於速蔑都在位三年謚曰簡平皇帝廟號定宗后垂簾二年也

皇弟太祖第四子睿宗拖雷之長子諱蒙哥以淳佑十一年即位於濶帖兀阿蘭之地在位九年謚曰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同母弟忽必烈立以宋景定元年即位於開平都燕山府改元二曰中統曰至元國號尊稱曰薛禪皇帝滅宋一統在位三十五年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皇孫鐵木耳裕宗真金第三子立改元二曰元貞曰大德國號曰完澤篤皇帝謚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在位十三年皇姪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懷寧王海山立改元至大

章中宇宙卷五

二十九

在位五年國號曰曲律皇帝謚曰仁惠宣孝皇帝廟號武宗同母弟順宗次子名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改元二曰皇慶曰延祐國號曰普顏篤皇帝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在位十年嫡子碩德八剌立改元至治國號曰格堅皇帝謚曰睿聖文孝皇帝廟號英宗在位三年被弒於行幄顯宗其麻剌之長子裕宗之嫡孫晉王也孫鐵木耳以支庶入繼大統即位於龍右河改元二曰泰定曰致和在位五年以自立不為立廟謚止稱為泰定帝武宗次子迺武宗長子

周王名和世球即位於和寧之北八月而暴崩國號曰護都篤皇帝謚曰翼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弟懷王圖帖睦兒繼立改元二曰天曆曰至順是為文宗國號曰札牙篤皇帝謚曰聖明元孝皇帝在位五年立明第二子郕王諱懿璘質班在位一月崩謚曰冲聖嗣孝皇帝廟號寧宗明宗長子妥懽帖睦爾繼立改元三曰元統曰至元曰至正在位三十六年我太祖高皇帝大兵至燕京元國亡謚曰順帝元起太祖丙寅至順帝丁未凡百六十二年自世祖掌中宇宙卷五 三十一

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至順帝至正丁未繼大統實計八十九年

右起唐堯帝甲辰至元順帝丁未通計三千七百二十四年

國朝萬年

仁祖淳皇帝廟諱世珍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廟諱元璋都建康更名應天府是謂南京改

元洪武在位三十三年

成祖放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諱棣都北平改名順天府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一年傳洪熙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諱高熾改元宣德在位十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諱瞻基改元二正統十四年天順八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諱祁鎮改元景泰在位七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廟諱祁鈺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諱見濡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諱祐楹改元弘治在位十八年

武帝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諱厚熜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帝廟諱厚 懿改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先武純德弘孝莊皇

帝廟諱載 在位六年

今上皇帝萬萬歲

后妃部 公主 命婦

黃帝四妃

四妃象后妃四星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嫫祖二妃方

雲氏女曰節三妃彤魚氏女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克

元妃有節氏女曰姜嫄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次妃

陳豐氏慶都次妃姬訾氏

舜三妃

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益比生二女

宵明燭光

周四世賢后

太姜太王之妃有節氏之女太任王季之妃摯任之

女太姒文王之妃莘姒之女邑姜武王之妃太公之

女

天官后妃四

天官后妃四其一為正嫡其三為後宮賢妃貴妃淑

妃德妃

聽內治一百二十六

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

聽天下之內治

聽外治一百二十六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

歷代嬪御五品名號

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修儀

修容修婉克儀克容克媛克婕好貴人美人才人

無塩四殆

鍾離春者無塩過之醜女白頭深目乞詣宣王乃捐

膝曰殆哉殆哉西秦南楚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五

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左右三殆也沉

酒夜繼俳優縱橫四殆也乃拜為后

國朝

孝慈昭憲高皇后刪定列女三傳

宋樂元年御製列女傳序皇妣輔治同德訓飭整齊
每聽女史讀書至列女傳謂宜刪定為書永作世範
乃命儒臣編次古今后妃為卷一諸侯大夫妻為卷
二士庶人妻為卷三

五主

天子嫁女於諸侯至尊不自主婚必使同姓者主之
故謂之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太后女太主又封太
長公主諸主之女亦封郡縣曰某郡某縣主也

四夫人

有封號者謂之封夫人列侯之母稱太夫人封國者
曰國夫人封郡者曰郡夫人

命婦七階

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

掌中宇宙卷之六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穎州通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穎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建極篇下

君道部

帝克二十行

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樸柳不斲素題不枿

掌中宇宙卷六

大踞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菜食不殺藜藿之美
飯於土盥飲於土翻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
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
室屋不墜布衣掩形鹿裘禦寒

帝舜三化

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春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
爭坎舜往漁春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有苦窳舜
歷陶期年而器以牢

禹乘四載

禹沐淫雨櫛瀉風致力於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
泥行乘橈山行乘撻

成湯六事自責

時大旱成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
失職歟宮室崇歟文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
未已大雨至

成湯去三面網

湯出見張四面網者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四方
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

掌中宇宙卷六

二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文王五大仁

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宜萬物不失性天下不
失時五者是謂大仁

武王六命

命乃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畢公釋百姓之囚
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天

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祠于軍

成王四主

聖王在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
不私相鬪則民得一生矣君積於德化而民積于用
力故婦人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饑餓得
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清而
無夭關之誅則民得三生矣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
則民無厲疾得四生矣

漢高帝德瑞有四

掌中宇宙卷六

三

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武哭
西入關五星聚

文帝五儉德

身衣弋絺足履絳舄以絳帶劔莞蒲為席集上書囊
為殿帷

光武三大政

首以卓茂為太傅而當時多循吏起太學親師禮之
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未造多節義之士

光武四盛德

一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一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
一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一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

太宗三鑑

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
可明得失

太宗三行

一鑑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
小不受讒言

宋祖君道八

掌中宇宙卷六

四

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贊孔顏謂須用讀書人
為宰相而武臣亦欲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拔萃之科
嚴覆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刺員以處退兵親臨講武
殿以閱習其理財也置封樁庫收市舶利禁羨餘之
獻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
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
英勸課其恤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氣命諸
州獄吏洒掃洗滌至於抑奢侈廢媚川郡碎七寶器
戒公主勿飾繡翠嘗出麻縷布裳賜左右曰此我

所服用也君人之道真偉然矣

宋朝八法

呂大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雖見有時祖宗以來事
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太長公主用臣
妾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
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
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持外戚之法也前代
宮室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
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與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

掌中宇宙卷六

之

後殿此勤身之法也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
代多深於刑惟本朝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
之法也此皆祖宗家法所以治太平者不須遠法前
代也

國朝

太祖皇帝精誠錄之目有三
一曰敬天二曰忠君三曰孝親本之能擇之精積之
無妄之戒予以諭臣民便省覽
成祖皇帝君道之大有曰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所畏者惟天監于成憲其永無愆常法者在祖三德有家六德有邦用人要法庶土交征三壤咸則理財令典

憲宗皇帝歷代君鑑之義有二

歷代君鑑備載帝王行事之實古今治亂之跡盡君道而可為後世之法失君道而足為來世之戒

治法部

禹貢五服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秸

當世當宙卷六

六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五百里要服三野夷二百里蔡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五百里蠻三百里流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賓八曰師

六卿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摠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天官六典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

當世當宙卷六

七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此蓋統六卿之職也

八灋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

以弊邦治

八則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八柄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

掌中宇宙卷六

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八統

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九職

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數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賦

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侯甸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九式

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九貢

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九兩

一曰收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王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八威

一曰聽政後以比君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

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六計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鴻六曰廉辨

八職

一曰正掌官法以法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

掌官法

十

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前四者皆王臣後四者庶人之在官者職尊則所長者大而畧職卑則所掌者小而詳大要在夫稱職者也

內史掌王八枋之法枋音柄

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

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大卜掌三兆之法

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占筮掌占六筮之吉凶

占筮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筮之吉凶一曰正筮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式五曰巫目六曰巫比

一曰巫比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式六曰巫目

一曰巫比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式六曰巫目

掌筮掌六筮之法

十一

眠設掌十軍之法

一曰裨二曰象三曰錡四曰監五曰闞六曰膏七曰彌八曰序九曰濟十曰想

酒正辨五齊之名

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齊

辨三酒之物

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辨六飲之物

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六曰醕

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六曰醕

十有二教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
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
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
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八曰以誓教恤
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
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
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保息六養萬民

掌中宇宙卷六 十二
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
六曰安富

本俗六安萬民

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
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鄉三物教萬民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鄉八刑糾萬民

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
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
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倖

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

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

掌中宇宙卷六 十三
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
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

小行人六節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
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王之五路

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旆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王之喪車五乘

木車不漆者始遭喪乘之素車重以白土卒哭乘之藻車重以蒼土既練乘之駟車邊側有漆大祥乘之掌中宰宙卷六 一四 漆車黑漆既禫乘之

服車五乘

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司常掌九旗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旖及國之大閭贊司馬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

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旗道車載旒旌旌車載旌

太祝掌六祝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

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

辨九摯

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

掌中宰宙卷六

十五

拜八褒拜九肅拜

辨六號

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盞號六曰幣號

辨九祭

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儒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
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
為伍伍帥皆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掌建邦國之九法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
以作邦國達政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
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掌中宇宙卷六

十六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馮弱犯寡則箝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
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
獸行則滅之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

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六種者種馬戎馬
齊馬道馬田馬駑馬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焉攻特秋祭馬社藏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秋官三典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
國用重典

五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
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願糾恭
小司寇之職掌三詢

掌中宇宙卷六

十七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
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五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八辟

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
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
之辟八曰議貧之辟

士師掌五禁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
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五戒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
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八成

一曰邦約二曰邦賦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橋
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

掌口宇宙卷六

十八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
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
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弱幼再赦曰老
旄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
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司約六約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刑地神之約為士治民之

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
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
丹圖

冬官辨五地之物生

大司空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
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
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
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專而長四
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而瘠

掌中宇宙卷六

十九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而
而瘠

荒政有十二

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
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
十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
族使之相壅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
暵五州為鄉使之相實

頌職事十有二

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餘材
六曰道材七曰化財八曰歛財九曰生財十曰學藝
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職方氏辨九州之圖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
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
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

掌中宇宙卷六

二十一

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
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林
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
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諸其川淮泗
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雞狗其
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
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其澤藪曰弦浦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

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
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沛其浸留時
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
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
餘祈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
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天子之六府

掌中宇宙卷六

二十一

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天子之六工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祭宗廟之禮二十一物

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豢肥羊曰柔毛雞曰
翰音犬曰羹獻雉曰䟽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橐魚
曰商祭鮮魚曰艇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
梁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菹曰鹹醢
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一為乾豆二為賓豆三為充君之庖

廟制五等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五社

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掌中宇宙卷六 二二二 成群立社曰置社

祀制

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曰行士庶人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王下祭殤五

適子適孫適皇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二函

梁王詔公車府置謗木肺石二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八貢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掌中宇宙卷六

二十三

七屬

文王官人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賢二曰鄉則任正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王七曰先則任賢

大司樂六樂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六舞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鍾師奏九夏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騶夏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
鼓鼓軍事以鞀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鈔和
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鈺止鼓以金鐸通鼓

治體部

五教

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
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以教諸侯之德耕籍以教
諸侯之養朝覲以教諸侯之臣

進御法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
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

養老之禮四

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養其祖父二也養
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

禮制部

祀天三禮

吉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
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

祭地三禮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豷沉祭山林川澤以醯
辜祭四方百物

社稷二祀

句龍氏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一曰后土周棄播殖百
穀以稷百穀之長因以稷明其神

明堂五室

水室處東北曰青陽火室處東南曰明堂金室西南
曰總章水室西北曰玄堂土室中央曰太室明堂議
曰一堂五室四門八階

五代明堂

黃帝時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夏后曰世室商曰陽館
又曰重屋周曰明堂

歷代所尚五色

女媧尚白神農尚赤黃帝少昊尚白高陽尚赤高辛尚黑陶唐尚白有虞尚赤所尚自太昊始

四代服冕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王門有五

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路

三讓

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三雍

辟雍明堂靈臺

三禮

燕禮饗禮食禮有虞氏燕禮二燕同姓燕異姓夏后氏饗禮四諸侯來朝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戎狄之君使來享宿衛及孤子者殺人食禮二公食大夫曰禮食臣下與賓客共食曰燕食周人兼用三者亦夏用燕饗禮秋冬用食禮

大明集禮五禮

吉禮十有四祭天祭地朝日夕月祭先農祭風雲雷雨師嶽鎮海瀆山川城隍三皇孔子馬祖先牧馬步馬社祀典神祇嘉禮五朝會冊拜冠婚鄉飲酒禮賓禮二朝貢遣使軍禮三禮征遣將大將凶禮二吊賻喪儀

九摯

天子饗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饗拾矢可也婦人之摯

相榛脯脩棗栗

六制三制

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四曰令五曰教六曰符上之逮下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宜

冠禮三加

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

著代二

冠則子有代父之義婚則婦有代姑之義

三殤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其祭終父母之身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其祭終兄弟之身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其祭終兄弟之子之身

四時祭

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以介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豚冬薦稻以雁

八蜡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一先農

二司農三農四郵表毀五緇虎六坊七水庸八星蟲

四代養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鄉飲之義象五

賓主象天地也介俱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八矢

枉矢絜矢利矢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散射矰弩各有四在上者屬弓在下者屬弩

樂律部

八闕

葛天氏之樂使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日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六代之樂

黃帝樂名咸池堯樂謂之大章舜曰韶禹曰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

武六成

自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大明集禮九樂

本太初仰大明民初生品物亨御六龍太階平君德成聖道成樂清寧

六律六呂

陽聲謂之六律黃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

五聲之象

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八音所失

楊傑曰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亟故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崇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人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足以權量八音

掌中宇宙卷之七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列職篇

官秩部

左右九棘

左九棘公卿大夫位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

堂口三百卷七

四士

命卿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卿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九卿

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

六曹

漢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客曹主外國夷狄事世祖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為南北主客曹

六察

唐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其三察農桑不勤其四察妖滑賊盜其五察德行孝弟其六察墨吏憲宗大曆中以御史分察尚

掌中宇宙卷七

二

書省六司第一八察吏部禮部第二八察兵部工部第三八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號六察

十六衛

唐志八衛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此八衛各有左右故曰十六衛也

三省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三省之任重矣東都魏晉以尚書省統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皆

納之命則唐與宋朝也

四部書

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謂之四部書

名臣部

燧皇四佐

明由曉升級級等差政所先後也必育受稅俗受賦稅及徭役所宜施為也成博受古諸諸侯職等也隕丘受延嬉延長嬉興也主受此錄也

掌中宇宙卷七

三

伏羲六佐

金提主化倍為民除害也烏明主建福福利民也視默主災惡為民除災惡也紀通為中職為田主主內職仲起為海陸主平地兼統海也陽侯為江海王江海事一作江湖

伏羲龍官六

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

黃帝七輔

風后受金法言能決理是非也天老受天籙錄天教金也五聖受道級級次序也知金受糾俗糾正也窺紀受變復有禍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絡維絡也力墨受準斤準斤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得

明

故為當時但常察地理故為稟者

得

故為士師

融辨南方故為司徒

得大

風后辨西方

馬得后土辨北方

掌中宇宙卷七

四

故為李

黃帝命二十一臣

命大撓探五行占斗綱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問鬼史區以作調曆命隸首作筭數命伶倫造律呂命榮後鑄十二鍾協月箏以和五音命大容作咸池之樂命車區占星氣命窋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命共鼓化狐剝木為舟刻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魁杓以携龍角塔岐伯而作內經命俞跗岐伯雷公究明堂察息脉巫彭桐君處方

十聖之師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嘗祝融堯師務成昭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或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穆嗇帝嘗師赤松子

顓頊命二正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少昊四叔

掌中宇宙卷七

五

重該修熙

八伯

伯夷為陽伯樂舞侏離歌曰招陽羲仲之後為羲伯樂舞瞽叟歌曰南陽棄為夏伯樂舞漫叟歌曰祈慮羲叔之後為羲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咎繇為秋伯樂舞蔡叔歌曰零落和仲之後為和伯樂舞來詳歌曰歸來垂為冬伯樂舞丹鳳一曰齊樂歌曰齊樂一

舞舉十六相

蒼舒墮欒欒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此高氏才
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凱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耀此高辛氏才子八
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

舜七友

惟陶方回績牙角陽東不些或云不識秦不虛或云
不空靈甫並為歷山雷澤之遊

有窮后羿棄四賢臣

武羅伯冏熊羆圉

掌中宇宙卷七

六

湯七佐

慶誦伊尹皇里且東門虛南門濡西門庇北門則湯
得七人以佐天下

鄭七穆

子展賦草蟲子罕子也子西賦黍苗子駟子也子產
賦濕桑子國子也公孫段賦桑扈子豐子也伯有賦
鷄之賁賁子良孫子耳子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子
游孫子矯子也印段賦蟋蟀子印孫子張子也鄭穆
公子十有一人罕駟豐印遊國良七人子孫並有才

名世任鄭國之政以免晉楚之難謂之七穆

五王之相

秦公牙吳班孫尤大夫冉贊公子麋尹子曰古有五
王之相迺謂之王其貴之也

漢世得人之盛凡二十六

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
汲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
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閔叶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

掌中宇宙卷七

七

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

麒麟閣功臣凡十一

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
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宣帝圖象於閣

五經博士十五人

施雠孟嘉梁丘賀京房歐陽生夏侯建韓嬰齊后蒼
夏侯勝毛萇戴德戴勝魯申公嚴彭祖顏安樂

三達

大鴻臚孟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達
扶風平陵人同時齊名世號三達孟達名彪丞相賢
五世孫明帝時人

八使

光祿大夫周舉光祿大夫杜喬光祿大夫周栩尚書
樂巴青州刺史馮羨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
侍御史張綱漢順帝時政在權官官以賄成舉等議
遣八使循行風俗同日俱發天下號曰八使

掌中書卷七

魏文帝四友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魏司空穎川陳群字長
文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弘文館六人

弘文館學士六人蔡允恭虞世南蕭德衍褚亮歐陽
詢姚思燕

瀛洲十八學士

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燕李玄道蔡允恭
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

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世以開館於宮西延四
方文學之士與選者時人謂之瀛洲

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

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
真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庶鄂公尉遲敬德
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殷志玄夔公劉弘基
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
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鄭襄公張公謹盧
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譙襄公劉政會呂公

掌中書卷七

九

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圖畫於凌煙閣
象二十四氣以佐天

開元賢相八人

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
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

含象亭十八學士

張說徐堅李述趙燕賀知章趙曦馮德選庾子元侯
行果毋照張會真咸真宣李子訓東方顯陸玄太孫
李良金欽呂向唐玄宗圖象含象亭

景靈宮功臣一十六人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富弼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彥宋高宗圖像配享景靈宮

昭勳崇德閣二十四人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掌中宇宙卷七

金華四先生

青田劉基龍泉葉琛浦江宋濂義烏王禕

遜國死難諸臣

首事死者五人付郎張昂都指揮謝貴都指揮彭二長史葛誠護衛指揮曹瑛諫死者一人伴讀俞逢辰力戰死者十人都指揮趙鼎智莊得孫秦越雋侯俞通淵指揮宋瑄鎮撫使向徐讓縣丞衛律都指揮皂旗張守城死者十九人侍郎陳植都指揮陳質馬宣朱鑑宋忠彭聚余填曹楊松御史王彬

揮崇剛知府姚善知府蔡運知縣鄭恕知縣向朴主

簿唐子清吏目鄭萃典史黃謙鎮撫曾濬主事樊仕

信遠而論死者五十五人文學博士方孝孺尚書陳迪

尚書鐵鉉尚書暴昭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御史

大夫練子寧尚書侯泰侍郎卓敬侍郎胡子昭侍郎

郭仕侍郎盧迥侍郎黃魁都御史茅大方都御史周

璉都御史司中寺丞彭與民少卿胡閏少卿盧原質

給事中陳繼之給事中韓永左拾遺戴德彛御史高

翔御史王度御史甘霖御史謝昇御史葉希賢御史

董庸御史王玘主事巨敬經歷宋徵博士黃彥清按

察使李文敏僉事湯宗知府葉惠仲知府陳彥回長

史程通駙馬耿璿都督僉事耿璣指揮張倫指揮王

資千戶倪諒鎮撫周拱元教授陳思賢生負伍性原

生負陳應宗生負林珏生負鄒君然生負曾廷瑞生

負呂賢繫獄死者一人魏國公徐輝祖坐黨死者七

人寺丞劉瑞寺丞王高御史鄭公智參政鄭居真僉

事林嘉猷知府黃希范都督廖鏞自盡死者二十四

人侍中黃觀太常卿廖昇修撰王叔英紀善周是修

掌中宇宙卷七

按察使王良知縣顏伯瑋都御史陳性善編修王良
大理丞鄒瑾御史魏冕御史曾鳳韶給事中龔泰給
事中黃鉞斷事高巍中書何申副使程本立教諭王
省長史劉璟駙馬梅殷藥城侯李堅舉人劉政梁良
用牛景先儲福事後圖報死者一人御史大夫景清
一百一十有八人

選直文淵閣七人

解縉楊士奇楊榮胡廣金如黃淮楊溥

天定奇功三人

掌中宇宙卷七

十二

弘治壬子科浙江棘闈闈空中語曰三人好做作後

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豫發其奸孫中丞燧死其事

王新建守仁靖其難三公皆壬子榜中士也

孝廟顧命三大臣

劉健謝遷李東陽

三元名臣二人

許觀商輅

循吏部

三不欺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
為鄴令民不敢欺

子路三善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
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
乎明察以斷矣

漢世良吏十人

王成昔霸朱邑龔遂召信臣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
嚴延年張敞皆稱其位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

掌中宇宙卷七

十三

號死有奉祀

魯恭三異

魯恭為中牟令府掾來按見翟雉馴于桑下童子不
捕問之曰雉方將雛掾曰本來考君界有無蝗虫耳
今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
三異也

劉寵一錢

劉寵為會稽守被徵山陰五叟龐眉皓盲人賣百錢
送寵曰自明府來狗不夜吠人不識吏寵各選一大

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皆以才名稱關中三傑

一琴一鶴

趙清獻公并任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

一硯不持

包孝肅公極為端州守每歲貢硯前守輒多取以遺
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

昂貴部

一門貴盛

鄧禹東漢人子孫為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

案中字宙卷七

十六

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侯二十二人州牧郡
守四十八人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荀氏八龍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悅之父儉弟鯤濟南相漢光祿

大夫或之父鯤弟靖字叔慈太尉辟不就靖弟壽字

慈光舉孝廉壽弟汪字孟慈是防令汪弟爽字慈明

公車徵為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出自巖數九十三

日遂登台司爽弟肅字敬慈守舞陽令肅弟勇字切

慈司徒掾此朗陵令頰川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

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為頰
陰令美之曰高隄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為高陽里

陳氏三君

太丘長頰川陳寔字仲弓寔子太鴻臚紀字元方紀
弟司空掾諶字季方並以高名號曰三君

三葉宰相四世太尉

漢楊震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自震至賜三葉為宰
相自震至彪四世為太尉

袁氏四世五公

案中字宙卷七

十二

袁安字邵公以太僕為司空遷司徒安子敞字叔平
以光祿勳為司空敞子湯字仲河以太僕為司空遷

司徒湯子逢字周陽以此騎校尉為司空逢弟隗字

次陽以太常為司空太尉

七世通顯

漢中興初有應姬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探之得
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應順子壘壘子彬彬

子奉奉子邵邵子邵邵子瑒七世通顯

河東八裴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裴楷字叔則徽第三子晉
光祿大夫裴綽字季舒楷弟長水校尉裴瓚字國寶
楷子中書郎裴邈字景初楷孫欽子太傅左司馬裴
遐字叔道瓚子太傅主簿裴康字仲豫徽第二子太
子左率裴頡字逸民楷孫季子晉尚書僕射

御卯八王

王祥字休徵晉太保王戎字濬仲父渾涼州刺史祥
族子司徒王澄字平子衍弟裴綽女婿荊州刺史王
遵字茂弘覽孫裁子敦從弟丞相王綏字萬子戎子

掌中宇宙卷二

十八

裴康女婿王衍字夷甫父又平北將軍戎從弟太尉
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子大將軍王玄字晉子衍
子陳晉內史

五世盛德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冲湛子
東海內史承字安期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述子
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世號太原王魏尚書僕射杜
畿字伯侯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恕子鎮南將軍
預字元凱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錫子光祿大

父字弘治世號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

常氏三君

平與令常順字叔文歷位樂平相去官以琴書自娛
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平與令吏民立祠社中順弟武
陽令豹字季明友人羅陵捷為縣丞卒官喪柩流離
約棄官致喪歸比郡公府輒棄去司徒劉愷尤敬之
豹弟廣都長義字季節少好學不求榮利四十乃仕
三為令長皆有惠化以光喪去官比郡公府不就廣
都為立生祠焉此清河太守常文高之三子皆以學

掌中宇宙卷七

十九

行知名時人號常氏三君

驗四子相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將驗誰
作相夫人使小鬟繫四寶器貯茶至門故碎之三子
驚告獨公著如故公以是知之元祐中果大拜

掌中宇宙卷之八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 翰輯

穎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穎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崇道篇

儒道部

孔子世系

微子啓封於宋至正考父凡三十七世考父子孔嘉

父別為公族子孫遂以孔為氏避禍奔魯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訖為魯陬邑大夫襄公十年春秋會

諸侯於相夏伐偃陽丙寅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

侯之士門焉縣門伐紇挾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

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娶施氏生九女妾生孟皮字伯

尼有足疾乃求婚顏氏顏氏有三女顏父問曰陬大

夫先聖王之裔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重之雖年

高性嚴不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子莫對幼女微

在進曰從父所制又何問焉父曰即汝能矣遂以妻

之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山姪十一月生孔子首上圩

頂如尼丘遂名丘

孔子世譜

微子帝乙之庶長子也帝乙之先出于湯湯之先出

于契契出于帝嚳帝嚳出于黃帝皆不譜著

微仲宋公稽丁公申潘公共弗父何宋父周世子勝

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柝父孔防叔伯夏叔梁紇孔

子

孔子生象四十九表

孔子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

精也母顏氏房聞鈞天之樂生孔子孔子生象有四

十九表其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反首注面月角日

準坐如龍躡立如鳳峙望之如仆紇之如升耳垂珠

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修肱參膚河目海口圩頂山

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

言均頤輔喉駢齒眉有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頭

似堯其額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手握天文尺履度字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背有文

曰制作定世符

孔子歷代封謚凡九

漢平帝謚褒成宣尼公後魏謚文宣尼父後周封鄒國公唐武氏封隆道公高宗贈太師玄宗謚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文宣王後改至聖文宣王元加大成至聖文宣王

國朝因之至

世廟時始去王號稱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後裔歷代襲封凡十更

漢高祖封九代孫孔騰為奉嗣君元帝賜孔霸爵關

掌中宇宙卷八

三

內侯號褒成君明帝賜十九代孫孔僖褒成侯魏文

帝封二十一代孫孔崇聖侯北齊改恭聖侯隋立

紹聖侯唐太宗封褒聖侯宋太宗封四十四代孫孔

宜文宣公仁宗改封四十五代孫孔宗愿衍聖公哲

宗改封四十七代孫孔若虛奉聖公徽宗封四十八

代孫孔端友衍聖公 國朝因之

羽翼聖統從祀先儒二十四人

左丘明瑕丘伯穀梁赤睢陽伯公羊高臨淄伯荀况

蘭陵伯伏勝秦乘氏伯毛萇漢樂壽伯高堂生漢

菴伯孔安國漢曲阜伯戴聖漢考城伯劉向漢彭越

伯楊雄漢成都伯何休漢任城伯鄭衆漢中牟伯馬

融漢扶風伯盧植漢良鄉伯鄭玄漢高密伯服虔漢

熒陽伯賈逵漢岐陽伯杜子春維氏伯范甯晉新野

伯杜預晉富陽侯王肅魏蘭亭侯王弼魏偃師伯韓

愈唐昌黎伯

濂洛六君子

濂溪先生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明道先生程

顥字伯淳河南人伊川先生程頤字正叔一謂之廣

掌中宇宙卷八

四

平先生伯淳之弟橫渠先生張戴字子厚世大梁人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洛人又號安樂先生涑水先

生司馬光字君實沙州夏縣人

崇文閣從祀十賢

元建崇文閣於國子監祀孔子以宋儒周敦頤程頤

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

左丞許衡從祀

國朝從祀四賢

薛子瑄陳子獻章胡子居仁王子守仁

文林部

十六子

孔叢子孔子八世孫名鮒字子魚商子名到文子姓
 辛名妍字文子周平王時蔡丘漢上人劉子名晝字
 孔昭梁朝大夫劉孝標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淮南
 子劉安房王長子也公孫龍子戰國時辯士趙平原
 之客也鄧析子鄭人子墨子孔子之弟子也抱朴子
 晉葛洪稚川鬻子名熊楚人子華子名本晉人鵠冠
 子尹文子周人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駢
 掌中宇宙卷八
 同學於公孫龍聲禹子亢倉子
 五傳弟子
 孝文時徐生以容音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
 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奮以授后蒼蒼授戴德
 戴聖謂之五傳弟子
 建安七子
 孔融文舉魯國人陳琳孔璋廣陵人王粲仲宣山陽
 人徐幹偉臣北海人阮瑀元瑜陳留人應瑒德璉汝
 南人劉楨公幹東平人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

無所假文人也

詩成十步

後魏彭城王勰從孝文幸代都帝令作大松詩勰去
帝十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

八友

齊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范雲蕭綽任昉
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

東海三何

何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號東海三何

掌中宇宙卷八

雲間二陸

陸士衡機陸士龍雲兄弟並富才華善文章

唐儒學四時冠

左氏有徐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元朗皆一
時之冠

唐文四傑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
駱號四傑炯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議者信然或
謂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

臧王耻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文章四友

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

一代龍門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首篇說樂即掩卷問拍板為什麼答曰樂句二公大稱賞由此知名

大曆十才子

唐盧綸與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緯夏

掌中宇宙卷八

七

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

十八人皆有詩名

包駢儲光義丁仙芝蔡隱丘蔡希周蔡希寂張彦惟張湘張暈常選周瑀談戴殷暹樊光沈如筠孫處玄徐延壽馬挺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為丹陽集者

十哲

唐進士九華張喬與許棠張續鄭谷喻坦之等同時號十哲喬試京兆月中桂詩擅場

三羅

唐羅虬詞藻富贍與族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

八义奇思

温庭筠工辭章與李商隱齊名作賦八义手而八韻成

元和三俊

李紳為人短小精研於詩最有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

李邕六絕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六絕

虞世南五絕

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稱其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三豪

守道作三豪詩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師雄豪於歌

三奇

洪覺範奇於書鄒元佐奇於命彭淵林奇於樂

六公所短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經籍部

三墳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三謨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謨

掌中宇宙卷八

九

三頌

周頌商頌魯頌

三禮

周禮儀禮曲禮

三史

史記及前後漢書為三史

三畧

黃石公上畧中畧下畧

三易

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

三墳易

毛漸傳三墳易山墳為天皇伏羲氏連山易氣墳為地皇黃帝氏乾坤易

三易寓三統之義

夏正建寅為人統故首艮寅位也人生於寅商正建丑為地統故首坤坤地也地關於丑周正建子為天統故首乾乾天也天關於子所建之正不同故於易之首卦各見其義

掌中宇宙卷八

十

四府

聖人四府易詩書春秋

四易

京房四易一二世地易三四世人易五六世天易遊

魂歸魄鬼易

四詩

魯詩齊詩韓詩毛詩

四始

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

頌始

四範

制範詔範志範策範

四譜

國譜年譜地譜人譜

四門

乾天門坤人門巽風門艮地門

四正

月坎水魄日離火宮雷木震日月出入門澤金水兌

掌中宇宙卷八

十一

日月往來門

五典

少昊顓頊黃帝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五詩

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

五頌

班固頌賈逵頌傅毅頌楊終頌侯諷頌

五志

荀悅作漢紀序五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

六誓

井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

六韜

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

易緯六篇

一稽覽圖二乾鑿度三坤靈圖四通卦驗五類是謀

六辨終備

七誥

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

十二

七志

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

志

七緯

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

七書

孫武子吳子司馬法太公六韜李衛公尉繚子黃石公三畧

七畧

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數術畧方技畧
八書

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八圖

大極三才五性天文地理王伯學術九流學術帝王
紹運百官文武

八體

大篆小篆刻符虫書摹印署書及書隸書

掌中宇宙卷八 十三

八志

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

八索

八卦之語謂之八索者明所索之義也

乾宮八卦

乾姤遯否觀剝晉大有

震宮八卦

震豫解恒升井大過隨

坎宮八卦

坎節屯既濟革豐明夷師

艮宮八卦

艮賁大畜損睽履中孚漸

坤宮八卦

坤復臨泰大壯夬需比

巽宮八卦

巽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頤蠱

離宮八卦

離旅鼎未濟蒙渙訟同人

掌中宇宙卷八 十四

兌宮八卦

兌困萃咸蹇謙小過歸妹

連山八卦大象

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蕪山物潛山陰連山陽藏山

兵壘山象

歸藏大象八卦

天氣歸地氣藏木氣生風氣動火氣長水氣育山氣

止金氣殺

易象八

乾天坤地離日坎月巽風震雷艮山兌澤

乾坤易爻卦大象八

乾形天坤形地陽形日陰形月土形山水形川雨形雲風形氣

九經

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

九疇

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亦曰九章

掌中宇宙卷八

十五

九章

一曰方田二曰粟布三曰衰分四曰少廣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盈朒八曰方經九曰勾股

九丘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者以明九州之所有聚此書也

九紀

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歲九歲以紀終

十翼

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又言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雜卦傳

十三經

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中庸大學孟子爾雅禮記周禮儀禮

藝文部

兩都賦

班固作東都西都二賦

掌中宇宙卷八

十六

三都賦

左思作東都西都中都三賦十稔方成豪貴競相傳寫都城為之紙貴

四賦

升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

赤壁二賦

蘇子瞻作前赤壁賦後赤壁賦赤壁山名在荊州

會稽三賦

王龜齡作會稽郡山水人物古今風俗凡三賦

詩有二要

一要力全而不苦澁二要氣足而不怒激

詩有二俗

一鄙俚俗二古今相傳俗

詩有三格

一得趣二得理三得勢又曰意曰理曰景

詩有三境

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詩有三思

堂中宇宙卷八

一曰生思二曰感思三曰取思

十七

詩有三妙

不深則不精不奇則不新不正則不雅

詩有五用例

一用字二用形三用氣四用勢五用神

詩有六迷

一曰以虛誕為高古二曰以緩漫為淡冲三曰以說經為新奇四曰以錯用為獨善五曰以爛熟為隱約六曰以氣少力弱為容易

詩有七至

一曰至險而不僻二曰至奇而不差三曰至麗而自然四曰至苦而無跡五曰至近而意遠六曰至放而不迂七曰至難而狀易

詩有七德

一識理二高古三典麗四風流五精神六質幹七體裁

詩有六志

一直言二比附三寄懷四賦事五駢刺六讚譽

堂中宇宙卷八

十八

詩有八對

一隣近二交絡三當句四含境五背體六偏對七假對八雙虛實對又正名隔句雙聲疊韻連綿異類迴文雙擬

詩有八病

一平頭二上尾三蜂腰四鶴膝五大韻六小韻七正紐八旁紐

犯病八格

一支離病二缺偶病三落節病四叢木病五相犯病

六相重病七側對病八聲對病

詩有九格

一重疊用事格二上句立與下句是意格三上句立與下句是比格四上句體物下句狀成格五上句體時下句狀成格六上句體事下句意成格七句中比物成意格八句中疊語格九句中輕重錯謬格

詩有十體

一形似二質氣三情理四直置五雕藻六影帶七婉轉八飛動九情坊十精華

掌中宇宙卷八

十九

詩有五言四言六言九言七言三言

李陵始作五言常孟始作四言谷永始作六言高貴卿公始作九言漢武栢梁臺始作七言夏侯湛始作三言

詩三變

詩初變而為離騷後變而為賦又後變而為雜言長

古今二十九家詩評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氣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

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

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咲常蘇州如同客獨爾

暗台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

銅丸走坂駿馬駐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事

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

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錢水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

長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况無定處韓退之如

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盤露無補

掌中宇宙卷八

二十

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劔卧壑寒松張籍如優行鄉

飲酬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

吹李義山如八寶流蘇千絲鉄網綺密瓌妍要非實

用宋蘇東坡如拙注天潢倒連滄海變幻百恠終歸

雄渾歐陽公如四瑚八璉上可施之宗廟王荆公如

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黃山谷如弘景抵詔

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

溜瞬息無停秦少游如美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後山

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寐自妍不求識達韓子春

如梨罔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
逸其他作者未易殫述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
世真能擬議

滕王閣序四長三短

何如愚曰此序有四長一長於長大形勢二長於體
狀景物三長於頓挫言辭四長於賦詠而未免有三
短全用四六駢麗一短也中間語意重複二短也鋪
叙無倫自叙太多三短也此其所以為唐文之切變

平淮西二碑

昌黎淮西碑多載裴度事李愬不平之磨昌黎文命
段文昌撰後人詩云千古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段
文昌蓋伸韓而抑段也

袁州州學記三絕

李太白文河東柳琪書京兆章友真篆

上宰相三書

上時宰趙憬賈耽覆還也

過秦三論

賈誼過秦作上中下論一為秦孝公至始一為二世
一為子嬰

五規

元結作出規處規戲規心規時規

五原

原道原性原毀原鬼原仁皆昌黎文

唐文三變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
夷沿江左餘風締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

字中字市卷八

二二二

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
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材輩出嚆噓道
真冰泐聖澤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
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轍晉魏上軋漢周唐之
文宛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
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
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
諸怪則李賀李商隱杜牧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掌中宇宙卷之九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耀武篇

兵務部

一星

上天一星為郎將

掌中宇宙卷九

三門

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

十一篇不可以丘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

此三門也

三寶

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

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

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

三陣

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

三軍

上軍中軍下軍

三疑

攻強離親散眾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

三大

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

掌中宇宙卷九

二

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

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

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三將

三將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而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

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

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

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

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

三賓

夫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共議得失以資將用有思若懸泉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碩才者此萬人之望可以為上賓有猛如餓虎捷若騰猿剛如鉄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也可以為次賓有多言惑中薄能小奇此可引為下賓

車戰甲士三人

居左者為正以主射居右者為副以主刺居中者為

掌中宇宙卷九

三

僕以主御

三忌

董昭曰兵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陞也三者兵家之所忌也

三威

擊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依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四機

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名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檣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速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四輕二重一信

使地輕馬重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

掌中宇宙卷九

四

馬多秣以時則馬輕重膏糶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事能達此勝之主也

五鼓

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五間

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

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五陣

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

五謹

掌中宇宙卷九

五

理備果戒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所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誥令省而不煩

兵法五事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兵戒有五

誅暴救弱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未加已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小故致大寇謂之忿兵兵忿者亡利人

土地貨寶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人民之衆謂之驕兵兵驕者敗審此五事乃可用兵

將器有五

夫將之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過為衆心所服此十夫之將日與夜寐言詞察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貌忙忙中心列列知人艱難悉人饑飽此萬人之將誠信寬大閑於理亂隱隱紛紛隣國皆知上天文下察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內親如室家此天下雄將不可敵也

掌中宇宙卷九

六

知勝有五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火攻有五

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然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則火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

之日也

五音之應

有聲應管其來其微用聲應管當用白虎勝之角聲
為木白虎屬金金能克木故也微聲應管當以玄武
勝之徵聲屬火玄武屬水水能克火故也商聲應管
當以朱雀勝之商金火克故也羽聲應管當以勾陳
勝之羽水土克故也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
龍勝之宮土旺重靜故聲不應青龍亦以克之此五
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

掌中宇宙卷九

七

五音外假

敵人驚動則聽之聞炮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
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
寂冥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司馬五法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是
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
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
信見信

兵之所起者五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日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
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日義兵二曰強
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
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
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
強必以謙服剛必以亂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五者軍之練銳

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

掌中宇宙卷九

八

於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
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
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
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
屠城矣

先王專於兵有五

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事不選
則眾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眾不畏
五戰

原缺

錄之上此推軍六善各因其能而用之也

校人六馬

趣馬齊其節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
圉師立其教圉人供其役

六敗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夫撈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
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

掌中宇宙卷九

十

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
者敗之道也

六傷

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
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
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
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撈外交諸侯不重
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節俠賤有司蓋為上
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者傷

庶人之業

七政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解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八惡

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亂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貧之智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毀謗

八符

掌中宇宙卷九

十一

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殺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服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

將材有八

夫將材有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知其饑寒悉其勞苦此之謂仁將臨事無苟免不為刺撓者有死而榮無生以辱此之謂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之謂禮將奇變不息動應有端轉

禍為福因危而勝此之謂智將進有良謀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之謂信將足輕戎馬氣蓋百夫善用短兵長於劍射此之謂步將氣高三軍志輕強勇手搏猛虎擒於大敵此之謂猛將見賢若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簡而能詳此之謂大將

車戰勝地有八

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

掌中宇宙卷九

十二

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騎雖週千乘萬騎前驅旁地萬戰必勝

車戰死地有十

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地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而

犯履水滯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

不下而與之戰者八

凡料敵有不下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戰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

掌中宇宙卷九

十三

怨怒祿祥教起止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如此者擊之勿疑

風後八陣

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飛龍鳥翔

吳起八陣

車箱車軋曲陣銳陣直陣卦陣衝陣鷺鶴陣

孫子八陣

方圓牝牡衝方果員車箱鴈行

孔明八陣

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衝握機虎翼折衝

李靖十二陣

大黑大赤青蛇白雲左突右擊前衝後衝推兇決勝破敵先鋒中黃遊奕

九章

掌中宇宙卷九

十四

管子曰九章置則兵治士勇矣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水行四曰舉虎章則林行五曰舉鳥章則陂行六曰舉蛇章則澤行七曰舉鵠章則行船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龍章則載食而駕也

九變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九變之道

故立旌旗以視其目張金鼓以明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具賞罰以勸其功立誅戮以防其為晝戰不相聞旌旗為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為之號令教有不行斧鉞為之使

九者三軍之蠹

夫三軍之行有深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下卻不前不合金鼓上不恤下削歛

掌中宇宙卷九

十五

無厭營私狗己不恤饑寒肆言驕詞妄陳禍福喧雜驚亂或將吏勇不受制專邪陵上虛竭軍庫以給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騎兵取勝之術有十

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鬪吾騎翼而勿去或騎馳而往或馳而未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聞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

惧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伍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弓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

騎兵九敗

掌中宇宙卷九

十六

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逆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

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階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閭將之所以陷敗也

備邊十事

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四曰立簡便以收盜利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六曰閱軍實以修武備七曰廣收蓄以儲將材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十曰用間謀以覘虜情

掌中宇宙卷九

十七

討賊十事

一曰定聖謨以成大計二曰設大將以一紀律三曰益將兵以格賊勢四曰重將權以肅軍威五曰善召募以責實用六曰厚陞賞以勵人心七曰畧微過以便展布八曰時糧藁以健士馬九曰崇正議以安將士十曰嚴關隘以防奔潰

律道十五

夫為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也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道十五焉一曰慮簡謀明也二曰詰

諄候謹也三曰勇敵眾不撓也四曰廉見得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寬能容眾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謹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諛也十一曰故不遺舊也十二曰仁愛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而後料他也

設軍上畧十有五

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眾入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人之謀慮道路之便別安危之慶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慎朝會之地設守衛之備強攻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師命將此設軍之上畧也

戰具在人事者十八

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鈎耨之具其矛戟也茅蒲笠笠其甲冑干櫓也鑿鍾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

掌中宇宙卷九

十八

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撥草棘其戰車騎也夏
釋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
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
有長其將師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
取芻其倉廩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壑壘也故用
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腹心一人主發謀應卒揆天消變覽計謀保全民命
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

堂中宇宙卷九

十九

决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
考符驗杪災異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
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
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
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
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仗旗鼓三人主仗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聞忽
往未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壑治壁
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議論

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
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
敵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
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閤人情觀敵
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
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算法二
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堂中宇宙卷九

二十

掌中宇宙卷之十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 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去俗篇

隱逸類

陶唐二隱

堯欲讓天下於許由許由聞之以為汙其耳洗之潁

掌中宇宙卷之十

潁巢父見之恐汙其牛口飲之于上流

商山四皓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

號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

修道號夏黃公向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南軹

人居角里號曰角里先生當秦之末俱隱上洛商山

或云並河內軹人一云東綺夏角四姓也

二人市隱

毛公薛公遭戰國之亂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

隱為博徒薛公隱於賣漿

漢清名之士六

紀逡薛方邠越邠相唐林唐遵皆以明經銜行顯名

於世

二龔

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或曰長倩並楚人皆著清

節世號二龔

常三義

常權字孔衡弟瓚字孔玉瓚弟矩字孔規太尉掾常

掌中宇宙卷之十

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

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常三義

五處士

豫章徐穉字孺子彭城姜肱字伯淮汝南袁閔字夏

甫京兆常著字休明潁川李曇字子雲時太傅汝南

陳公蕃為尚書令薦此五人徵之皆不至時號五處

士

竹林七賢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中散大夫譙郡嵇康

字叔夜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建威參軍沛邑劉伶字伯倫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子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司徒瑯琊王戎字濬仲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游崇尚老莊虛無之學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士大夫皆慕效之謂之放達惟濤乃留意世事至是典選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為山公啓事

何氏三高

何子季以會稽山多靈異特往游覽遂家若耶雲門

堂中宇宙卷十

七

寺初子季二兄求點並栖近至是子季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徂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稱何氏三高

都下三隱

劉彥度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尅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彥度徑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彥度族兄士光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

二仲

求仲羊仲不知何許人皆治車為業挫廉逃名許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

竹溪六逸

孔叅父李白韓準裴政陶沔張叔明

飲中八仙

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李璣蘇晉崔宗之張旭焦遂

香山九老 亦曰唐西洛九老

堂中宇宙卷十

四

遺老李元爽一百三十六僧如滿九十五司馬胡果八十九衛尉卿吉叟八十八刺史劉貞八十七長史鄭據八十五侍御史盧真八十三刺史張渾七十七尚書白居易七十四時秘書監狄兼謨以年及七十雖典會而不及列九人皆高年不仕時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李氏二隱

李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涉隱於廬山父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李巽常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渤

辭不拜

五代三高

五代鄭遨隱華山與道士羅隱之李道殷善世稱為
三高士遨賣藥自給道殷釣魚而不餌

江陵三李

李克言江陵人熙寧中除侍御史未七日即上印綬
其光立言亦自澶州納政時又有李疎亦引疾同時
里居却人為之語曰元豐濟濟稱多士江陵堂堂有
三李萬鍾於我何加焉一瓢樂在其中矣

掌中宇宙卷十

五

三宜休

司空圖居中條山亭名休休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
宜休耄而曠三宜休

四休居士

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君昉笑
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四滿過
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

六一居士

歐陽修歸田頌上有書一萬卷遺文一千卷琴一

原缺

揚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志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適思則區區猶有望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曰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卓犖部

堂中宇宙卷十

三君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平陵竇武字滂平太傅高陽鄉侯汝南平輿陳蕃字仲舉侍中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當世語曰天下忠誠竇滂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天下德弘劉仲承是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八俊

少傅潁川襄城李膺字元禮司空山陽高平王暢字叔茂太僕潁川陽城杜密字周甫司隸校尉沛國朱寓字季陵尚書會稽上虞魏朗字少英沛國潁陰荀

聖字伯條大司農博陵安平劉祐字伯祖太常蜀郡成都趙典字仲經當世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冰凌朱季陵天下忠真魏少英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才英趙仲經是謂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

八顧

有道太原介休郭泰字林宗太常陳留圉夏馥字子治尚書令河南鞏尹勳字伯元河南尹太山平陽羊涉字嗣祖議郎東郡陽平劉儒字叔林冀州刺史陳

堂中宇宙卷十

國項蔡衍字孟喜潁川太守渤海高城巴肅字恭祖議郎南陽安衆宗慈字孝初當世語曰天下和雍郭林宗天下慕恃夏子治天下英藩尹伯元天下清苦羊嗣祖天下瑤金劉叔林天下雅志蔡孟喜天下臥虎巴恭祖天下通儒宗孝初是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後漢書無劉儒有范滂

八及

御史中丞汝南召陵陳翔字子鱗衛尉山陽亭平張儉字元節太尉掾汝南細陽范滂字孟博蒙令山陽

高平檀敷字文有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元太山太守渤海重合范康字仲真太尉掾南陽棘陽岑珪字公孝鎮南將軍荊州牧武城侯山陽高平劉表字景升當世語曰海內貴珍陳子鱗海內忠烈張元節海內譽諤范孟博海內通士檀文有海內才珍孔世元海內彬彬范仲真海內珍好岑公孝海內所稱劉景升是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後漢書無范滂有翟超

八厨

掌中宇宙卷十

九

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伯義郎中魯國蕃嚮字嘉景北海相陳留已吾秦周字平王侍御史太山奉高胡毋班字季皮太尉掾潁川陰劉翊字子相冀州刺史東平壽張王考字文祖陳留相東平壽張張邈字孟卓荊州刺史山陽湖陸度尚字博平當世語曰海內賢智王伯義海內修整蕃嘉景海內真良秦平王海內珍奇胡季皮海內元光劉子相海內依怙王文祖海內嚴恪張孟卓海內清明度博平是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後漢書無劉翊有劉儒王商作

王章

二十四賢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太傅汝南陳蕃字仲舉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司隸沛國朱寓一名詡字季陵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大鴻臚潁川韓融字允長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司空清河房植字伯武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真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

掌中宇宙卷十

十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徵士樂安冉瑒字孟玉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聘士豫章徐稚字孺子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

晉中朝八達

陳留董昶字仲道瑯琊王澄字平子陳留阮瞻字千里潁川庾凱字子高陳留謝鯤字幼輿太山胡毋輔

之字彥國沙門于法龍樂安光逸字孟祖

一曰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栢彛阮季光逸

白居易四友

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泉客常楚為山水友彭城劉
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為酒友

三君子一代偉人

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
之大雅冠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
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

掌中半宵卷十一

十一

四真

富弼真宰相歐陽脩真學士包拯真中丞胡翼之真
先生宋嘉祐中 唐玄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黃帝
老子于新廟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
列子為冲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是亦為四真
慶元六君子

韓侂胄貶汝愚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鱗
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被竄天下號為六君子

洛蜀朔三黨

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
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
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惟呂大防秦人懇直無黨范
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楊秉三不惑

楊秉所至以清白稱曰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李揆三絕

李揆為中書侍郎上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出第
一故時稱三絕

掌中半宵卷十二

十二

傅堯俞三德

傅堯俞清直勇三德

范文正公三光

文正初為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貶河中餞者曰
此行極光後為司諫爭廢郭后事貶陸州餞者曰此
行愈光後為知開封撰進百官圖忤宰相貶饒州餞
者曰此行尤光公咲云仲淹前後三光矣客大笑而
散

陳登所敬五賢

陳矯李弼謂陳登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
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源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文強記奇
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畧吾敬劉
元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許劭不造二人

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
凍蕃蔡妻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掌中宇宙卷十一

十三

姚宋質疑二人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
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
問齊君

温公心服二人

温公退洛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
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三人不失和氣

歸魏公范希文韓彦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

别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

三人忠誠剛正

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時稱忠誠剛正

隋二劉

大劉名焯河間人小劉名炫信都人結盟為友雖衣
食不繼淡如也著五經並疏諸儒古今滯義大劉皆
明之人服其精專小劉亦世之故稱二劉

越府三才

潘洵大才劉興長才裴世清才時稱為越府三才皆

掌中宇宙卷十一

十四

晉人

戶部二妙

常維字文紀開元中為戶部郎中善裁剖時貧外郎
宋之問善詩故稱戶部一妙

三人一龍

管寧與邴原華歆友善時稱三人為一龍寧龍頭原
龍腹歆龍尾

二龍

柳惔與兄悅齊名曰柳氏二龍晉許劭兄處

號為二龍

四龍

李元禮祖父脩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牧

公沙五龍

公沙紹字子起紹弟孚字允慈孚弟恪字允讓恪弟
遠字義則遠弟樊字義起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
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

張氏五龍

掌中宇宙卷十

十五

張裕四弟鏡永辨岱俱知名時稱張氏五龍

辛懋兄弟五人並有才識時亦謂五龍

燉煌五龍

索靖燉煌人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襄張魁索紉
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四人並早亡
唯靖該博維史兼通內緯郡舉賢良對策高第出為
西域戊己校尉長史

濟北五龍

膠東令盧汜昭字興先樂城令剛戴祈字子陵賴陰

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友隱字叔世州別駕蛇丘
劉彬字文曜一云世州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
靈之世時人號為五龍

六龍

温羨兄弟六人世號六龍

荀氏八龍

荀淑有子八人荀儉字伯慈鯤字仲慈靖字叔慈壽
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專字幼慈並
有德業時人謂之八龍

掌中宇宙卷十

十六

比漢荀氏八龍

賀得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氏八龍

崔珙父類生八子皆有才時以擬漢荀氏八龍

王氏九龍

王昕母崔氏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稱王氏九龍

五鳳齊飛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拜翰林
學士承旨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
相賈李蘇叅政宋為尚書

西州五鳳

謝發五子迭魁太學稱西州五鳳

河東三鳳

薛收與元敬德音俱以文章齊名世號河東三鳳收為長雛德音為鸞鷲元敬為鸚鵡

三鳳

何栗與兄棠弟桀稱三鳳

魏氏雙鳳

魏餉二子景義景禮並有才行世稱雙鳳

掌中宇宙卷一

一七

雙鸞

何朗奢豪有父風與王齊同為侍中謂之雙鸞傳咸贈詩云

三珠樹

王勃與弟勔劇皆著才名時稱三珠樹

丹桂五枝

竇禹鈞有子五人儀儼侃僖俱登科馮道贈詩曰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陸氏兄弟五人皆有美譽

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歷河南令庫部印中皆有美譽

方漢二馮

馮定與馮宿齊名人方漢二馮

八裝方八王

裴徽比王祥裴楷比王衍裴康比王綏裴綽比王澄裴瓚比王敦裴遜比王導裴頠比王戎裴邈比王玄皆晉人當時謂之八裴

一時齊名

掌中宇宙卷一

一八

漢鍾皓與荀淑齊名范滂與李杜齊名費禕與許叔龍董允齊名顏延之辭采與謝靈運齊名顏延之與謝暹裴楷少與王戎齊名江文蔚與張沆等五人齊名顧雍少與陸績齊名齊桂陽王鑠與鄱陽王錡齊名祖瑩與袁淑齊名邢劭與溫子昇齊名張吾貴與劉歊之齊名王彬好文章習篆隸與王志齊名崔廓博覽經史與李士謙齊名錢起與即士元齊名盧綸與吉中孚等九人齊名號十才子白居易與劉禹錫齊名包融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齊名李光弼治師與

郭子像錄名

大小得名者十三

戴德刪禮記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禮夏侯勝得家傳尚書以授夏侯建由是尚書有大夏侯小夏侯之學鄭道昭與鄭述祖父子為兗州刺史號大鄭小鄭唐人秦景道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馮奉世謂大馮野王與立為小馮晉人阮籍為大阮兄子咸為小阮歐陽詢為大歐陽通為小歐陽父子皆唐人杜甫為大杜牧與審

掌中宇宙卷十一

一九

權為小杜杜欽為小冠杜范雍為大范仲淹為小范宋郊為大宋宋祁為小宋宋嘉祐八年許將及第治平四年許安世及第時號大許小許任汝與弟伋知名于蜀東坡謂之大任小任

關西名震者三

關西夫子楊伯起關西男子常孝寬關西將軍李顯忠

名震者二十六

鄧禹名震關西馬融名重關西隗囂名震西州郭泰

名震京師皇甫嵩名震天地宋張柔名震河朔金陳和尚名震國中李膺名震遠夷卓茂名冠天下唐張昌齡王公瑾名震京師馮野王名重當世晉王澄名冠海內石勒言王衍名蓋四海宋杜衍名動京師沈約言黃憲名重京師林蘊名重京師樊英名著四海宋文彥博王德用名聞四夷顏真卿名重海內劉禹錫名重一世李克用名聞天下唐裴度名震四夷唐人張萬福名重天下

居喪孝感者十六

掌中宇宙卷十一

二十

甄恬廬墓有白鴈白雀棲其廬裴子野居喪墓所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王崇居墓有茂草及鳥來巢馴擾之異劉士雋負土廬墓狐狼馴擾為之取食翟晉林負土廬墓家犬隨臨悲號二雀馴狎不驚唐程表師負土築墳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華秋廬墓有逐兎逃匿膝下自此馴左右狄仁傑居母喪有白雀馴擾之祥安金藏廬墓冬季有花犬鹿相擾支叔才廬墓有白鵲止旁唐張九齡母喪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鵲巢家樹楊炎廬墓有白

鵲之祥唐文真廬墓有甘露降木白猿馴擾之瑞李
德饒母疾不解衣送喪積雪單袞跣行甘露降于庭
樹鳩巢其廬唐林擯廬墓有白鵲來甘露降馮子華
廬墓有靈芝白兔子宿舉進士

民稱父母者九

召信臣杜詩皆守南陽民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宋人邵曄陳世卿知廣州並有能名民稱之曰邵
父陳母晉杜預修信臣遺迹號曰杜父隋房彥謙為
長昌令號曰慈父辛公義為岷州刺史民呼為慈母

掌中宇宙卷十一

二十一

宋登為汝陰令政令明稱神父楚白公亂國人望葉
公如望慈父母

戰必勝者五

吳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之間八戰八克委師德與
吐蕃戰于白水之間八遇八捷延岑與漢將臧宮戰
三合三勝桓溫與漢將李權戰三戰三捷諸葛亮與
孟獲戰七縱七擒

古人起微賤者二十

傅說起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伊尹耕於莘野呂望

釣於渭濱蕭何為刀筆吏灌嬰販繒樂布傭奴酒保
韓信寄食漂母朱買臣負薪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
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金日磾出於降虜梁鴻賃舂
班超傭書黃憲父為牛醫實少保掠賣十餘家王猛
鬻舂魏知古起小吏陳賁公恕少為縣吏俄抗節請
書中進士第歷官叅政

女行部

孟母三徙

孟母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

掌中宇宙卷十一

二十二

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其子嬉戲為
賈文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乃
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與遂居孟子卒成
大儒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侍妾也靈
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侍妾有子事夫人八年不哀
夫人顯出居外侍妾泣而謂其子曰夫人欲居外使
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遂欲自殺

夫人聞之遂許留侍妾終年供養不衰

漢二儒令妻

梁鴻妻孟氏貌醜而德行甚修年三十始歸鴻孟易盛飾而御刑布其遊遊霸陵山中耕織以供衣食孟每進食舉案齊眉人敬而慕之鮑宣嘗從桓氏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宣不樂其美飾少君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屨奉歸拜姑氏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與孟齊

晉二賢妻

陶侃母湛氏侃為潯陽縣吏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還為書責之范曄母宿於家湛自剗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餽餼曄感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後侃竟以功名顯

虞潭母孫氏潭少孤母守節訓以忠義及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蘇峻之亂母傾貲以餽戰士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女當舍生勿以吾老為念也其憂國之誠如此卒年九十五歲帝遣使吊祭謚曰定夫人

二妹才質

謝朗之妹道韞聰明有才辨適王凝之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有濟尼者遊于二家或問之答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英自是閨房之秀

兩女乘龍

孫嵩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人謂桓淑元兩女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杜氏二真女

臨海仙居人隋大業末二女家鬻湯餅甫笄喪父母危人挑之二女憤激殺危人去之孟溪隱馬會溪溢俱死

二蘇賢母

姓程氏仁霸女通經史有節氣適洵生軾轍洵遊學四方程教二子以書甚嚴每語家人曰二子必不忝蘇門嘗讀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夫人許之否乎程曰爾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

三陳賢母

諫議大夫陳省華娶馮氏生三子長堯叟次堯佐末
堯咨皆登進士第仕至顯貴咨善射為荆南太守歸
謁其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務行仁
政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
金魚墜地世稱曰善教

竇氏二女

奉天竇氏二女生有志操永泰中盜起剽掠村落二
女被掠長年十九次年十六義不受辱投山崖下而
死

掌中宇宙卷十

二十五

沈氏婦姑二節

平江人元至正中沈景新調上海吏江浙苗軍大肆
殺掠母與婦謀曰吾家素清白義不受辱頃為苗軍
所擒曰爾能從吾不殺汝婦姑大罵苗軍怒刃其姑
縛婦髮馬尾曳殺之

管氏二婦

揚州人管賢妻關氏管哲妻馬氏洪武中賢卒關氏
年二十六一子在襁褓且誓誓死不嫁後哲繼卒馬
氏年二十一姑以其無嗣諷之他適馬氏曰伯氏姑

守節我獨不能乎婦如力事紡績以養姑賢子稍長
教之學星卜以資日給姑以天年終併力葬之後二
婦俱年七十餘郡上其事旌為雙節

婦德四教

婦德真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麻

掌中宇宙卷十

二十六

掌中宇宙卷之十一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旁通篇上

鬼神部

六宮六曜

司太陽太陰天一太一黃幡豹尾之六宮主晝夜晦

掌中宇宙卷十二

明風雨之六運乃日曜月曜木曜火曜水曜土曜

中九天

五炁天君主北方元靈上極天始素天君主西南妙

靈寶華天九炁天君主東方玉華無極天始丹天君

主東南太虛真極天一炁天君主上方王清虛皇天

始玄天君主西北素靈皓元天七炁天君主西方王

靈素華天始青天君主東北太靈真元天三炁天君

主南方南極王文天

外九天

智德天尊主北方變關化身天威範天尊主西南至

妙變空天仁愛天尊主東方元真寶曜天尊和天尊

主東南開靈傳道天載德天尊主下方中極總生天

成化天尊主西北元關傳濟天義議天尊主西方成

德曜晶天智積天尊主東北暉明流光天禮教天尊

主南方太平運化天

度朔山二神

兄弟二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性能執鬼

三疫鬼

顛頊氏三子七一居江水中為瘡鬼一若若水為魍

魎或鬼一居宮室區隅中舌驚小兒為小兒或

四瀆源王龍庭

江瀆源出岷山瀉池廣源王所理廟在益州寧縣河

瀆源出崑崙之墟靈源王所理廟在河中府龍門縣

淮瀆源出南陽桐栢山長源王所理廟在唐州桐栢

山濟瀆源出王屋山清源王所理廟在河陽濟源縣

五嶽號

中嶽曰中天崇聖帝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

天昭聖帝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

四海龍王

東海清華宮淵聖廣德王南海丹陵宮洪聖廣利王

西海素靈宮通聖廣運王北海玄冥宮冲聖廣澤王

十二溪真龍洞

巫峽溪上真廟在瓊縣五雲溪上真廟在越州岷山

溪上真廟在嘉州清遠溪上真廟在廣州桐栢溪上

真廟在台州蟠冢溪上真廟在嘉州崑崙溪上真廟

在北地武陵溪上真廟在鼎州芴羅溪上真廟在越

掌中宇宙卷之二

三

涪溪上真廟在利州浣沙溪上真廟在越州沔池

溪上真廟在洛東

追凶惡十二神係驅儻

甲作食和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

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礫死寄生委隨食觀錯

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

身神百魔

腦神曰泥丸頂中神通天頂前神朱陽頂後神玄冥

頂左神青光頂右神白童頂髮神曰蒼華額神曰天

庭左肩神靈童右肩神羽童左目神日 右目神月

光左額神玉關右額神玉梁鼻左竅通陽鼻右竅通

陰口左神命童口右神天樞齒神曰命關左牙神天

鍾右牙神天磬舌神曰赤童上唇神脣蓋下唇神靜

與左頤神黃父右頤神黃母頭左神柱天頸右神昇

平左肩神遠山右肩神遠安左肘神飛龍右肘神伏

虎左手神天丁右手神天都左指神甲卒右指神禦

兕臙左神扶干腋右神扶力左筋神衛邊右筋神防

非胃神曰天田背神曰紫房脊神曰運陽腹神曰包

掌中宇宙卷之三

四

靈臍神曰中平脾神曰黃常心神曰丹元肝神曰無

是肅神曰白元腎神曰桃康腰左神動關腰右神搖

停陰神曰幽關尻神曰幽闕左股神玄岳右股神玄

山左膝神轉生右膝神幽停左脛神天柱右脛神天

關左腓神幽狐右腓神幽狼左腳神輪空右腳神運

虛骨神曰內丁幽神曰衛非皮神曰包羅

六丁神

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玉丁亥神張文通丁酉

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巨卿

漢武帝行禮祠八神

八神即封禪書所載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泰山梁父三兵主祠蚩尤四陰主祠三山五陽主祠之界六月主祠之末七日主祠成山八四時主祠瑯琊

佛教部

一處

制心一處萬事可辦經云聖人求心不求佛智人調心不調身

一倫

掌中宇宙卷十二

五

一倫生死首尾圓照

二論

生死為二輪經云兩輪既具六趣斯遊

二諦

真諦俗諦直指空寂為真依文解義為俗

二足 一名福慧二嚴

福足慧足佛稱兩足尊

二空

一性空無我人衆生壽者二法空無色受想行識

二食

一禪悅食一法喜食

二障

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

二相

心相身相

二見

內見外見又同分妄見別業妄見

菩薩二障

掌中宇宙卷十二

六

一煩惱障一所知障

入道二法

一曰大明之智識二曰彌堅之志力

調心有二義

一調伏亂心不令越逸二令浮沉緩急得所

覺靜心二義

照自體名為覺於靜心體自照名為靜心自覺

三覺

文殊等覺普賢妙覺佛圓覺又佛具三覺自覺他覺

行圓滿

三業

身業口業意業

三觀

泯相澄神觀起幻消塵觀絕待靈心觀

三心

過去心見在心未來心

三明

天眼智明漏盡智明宿命智明

掌中宇宙卷上

七

三檀

資生檀無畏檀法檀

三諦

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主一切

法

三乘

少乘聲聞大乘圓覺最上乘菩薩

三學

定慧清寧無染是戒知心不動對境寂然是定知

心不動時不生不動想知心清靜時不生清靜想是

慧

三捨

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謂大捨行道布德無所希望是謂中捨修行衆善有所希望是謂小捨

三昧

聞思修達耳之謂聞著心之謂思治習之謂修三者

圓明即為三慧

三始

掌中宇宙卷上

八

摩騰竺法蘭二人為漢地僧之始摩騰翻譯四十二

章經是漢地法之始乃圖畫釋迦像如法供養是漢

地三寶之始

三藏

經一戒律一藏論一藏

三大智

無師智自然智無礙智

佛三德

法身斷德報身智德化身恩德

食三德

清靜德柔軟德如法德

三觀三惑三智三德

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智成法身德

三解脫門

空解脫門空不見空無相解脫相不見相無願解脫願即無願

掌中宇宙卷十二

九

三種滲漏

一日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日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日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

三門入道

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

三身

三身清靜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

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四智

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

李邴三驗

一事無煩逆隨緣即應不留宵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

佛有三能三不能

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姓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

掌中宇宙卷十二

一

四門

一日有門一日空門一日亦空亦有門一日非空非有門

四諦

諦繫着妄念也精勤修證心無間歇名為苦諦廣尋經論探求妙理名為集諦斷諸妄念至求常寂名為滅諦遠離煩亂精研佛理名為道諦乃小乘之法若大乘根器一聞萬了當體頓空更明四聖諦義名之

為藥對破前病心本清虛不假修證名無苦諦性含
萬法豈在尋求名無集諦妄念無生本自常寂名無
滅諦靜亂無二邪正不殊名無道諦

四緣

因緣諸法和合次第緣心心數法所緣法無所依增
上緣法無可得

四教

初藏教二通教三別教四圓教

四流

掌中宇宙卷二十一
欲流有流無名流見流

四果

須陀洹預統果斯陀含一來果阿那含不還果阿羅
漢無生果

四大

地大皮肉筋骨膠定一身水大津血精屎滋潤一身
火大煖氣均融和溫一身風大運奔施為動轉一身

四依

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
不了義

不了義

四無色

空無邊處空空是空識無邊處識定是識無所有處
無空是空非非想處無想不定

四威儀

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卧威儀

四正勤

精進根如苗茲茂精進覺心心警策精進力毫釐不
屈正精進不隨即習

四種身

一法身無為無相無主無宗蕩寂空無自然淡泊二
報身獨立無侶朗然無匹光耀世界自在隱顯三應
身備諸形色識行無滯任物千圖神應萬變四化身
開演正法尊以三乘利潤蒼生隨機化悟

四無礙解

詞無礙口海安濤辯無礙義無不了法無礙應作是
說義無礙法無不逐

四行

初報怨行二隨緣行三名無所求行四名稱法行達磨以此法門化魏土

息調凡有四相

一風二帶三氣四息

五根

信根結法入海念根住皆不忘定根隔寂靈通慧根明辨實諒精進根念茲在茲

五教

賢首教天台教慈恩教南山教密教

掌中宇宙卷十二

十三

五蔭

對色染色隨色受生名為色蔭領納八風好集邪信即隨領受中生名為受蔭迷心取想隨想受生名為想蔭結集諸行隨行受生名為行蔭於平等體妄起分別繫著虛識受生名為識蔭

五眼

肉眼光見暗不見天眼能見自性慧眼能見字義法眼量根收道佛眼圓明普照

五性

聲聞性緣覺性菩薩性不定性外道性

五畏

畏病畏惡名畏死畏墮惡道畏大衆威德

五樂

凡夫以苦為樂諸天以逸為樂羅漢以禪定為樂菩薩以利生為樂諸佛以慈悲為樂

五調法

一調節飲食二調節眠睡三調身四調氣五調心

五濁

掌中宇宙卷十三

十四

以濁煩惱濁衆生濁見濁命濁

五種法身

一實相法身二功德法身三法性法身四應化法身五虛空法身

五宗正法

臨際宗為山宗雲門宗曹洞宗法眼宗

涅槃入聖五種

一者隨分涅槃二者有餘涅槃三者覺滅涅槃四者方便涅槃五者究竟涅槃

六德

自在德熾盛德端嚴德名稱德吉祥德尊貴德

六相

總相別相成相同相異相壞相

六度

布施捨已惠他靜戒三業無染精進勇猛無法安忍
毀譽風清靜慮妙絕諸緣般若知慧圓徹

六塵

色塵形顯質礙聲塵反聞成迷香塵薰灼惑知味塵

掌中宇宙卷十二

十五

形淡遷濃法塵萬般紛紜

七寶

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

七慢

一情慢恃已凌人二過慢同德相傲三增上慢以少
為足四慢過慢本勝又爭勝五邪慢不禮神佛六卑
劣慢以劣自矜七我慢自尊自能

八教

一曰頓二曰漸三曰祕四曰不定五曰歲六曰通七

曰別八曰圓

九結

愛結恚結慢結痴結疑結邪見結見取結嫉妬結性
結

十性

佛性覺性法性本性靈性真性實性空性天性體性
菩薩十地

歡喜地證聖位故離垢地身心清靜發光地智已生
明焰慧地妙解廓昭現前地通達真俗難勝地功行

掌中宇宙卷十二

十六

超越遠行地隨步應化不動地忍智自知法雲地天
照負明慧地發真如用

色界十八天梵

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此三勝流名為初禪少光天
無量光天光音天此三勝流名為二禪少靜天無量
靜天徧靜天此三勝流名為三禪福生天福愛天廣
果天無想天此四勝流名為四禪無煩天無熱天善
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是十八天獨行無變未盡行
累名為色界

二十難

貧窮布施難 豪富學道難 拚命不死難 得親佛經難
生值佛世難 忍色離欲難 見好不求難 有勢不陵難
被辱不嗔難 觸事無心難 廣學博究難 不輕末學難
除滅我慢難 會善知識難 見性學道難 對境不動難
善解方便難 隨化度人難 心行平等難 不說是非難

道教部

一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掌中寶卷十二

十七

三知

入道者知止 守道者知謹 用道者知微 能知微則慧
先生能知謹 則聖智全能 知止則泰 守定

三似

以誠而入 以默而守 以柔而用 用誠似愚 用默似訥
用柔似拙

三無

為無為事 無事味無味

三關

初關煉精化氣 中關煉炁化神 上關煉神化虛

三乘

上乘延生法 中乘養命法 下乘安樂法

三寶

一曰慈 二曰儉 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

三戒

簡緣 無欲 靜心

三乘等差

末學之士 目不妄視 耳不妄聽 心不妄知 禁約一切

掌中寶卷十二

十八

泯絕萬態 以致於道 至學之士 視無所見 聽無所聞
心無所知 動無所逐 以觀衆妙 大乘之士 無見而無
不見 無聞而無不聞 無知而無不知 內外洞然 達彼
無間 故能參宇宙而遊無盡之域

道士有五

一天真道士 高玄皇神之流也 二神仙道士 杜仲丹
軌之列也 三山居道士 許由巢父之比也 四出家道
士 宋倫彭謙之比也 五在家道士 黃瓊錢鏗之倫也
得道者心有五時

一動多靜少二動靜相半三靜多動少四無事則靜
事觸還動五心與道合觸而不動

司馬子微坐忘論七篇

一敬信二斷緣三收心四簡事五真觀六泰定七得
道

三洪崖先生

洪崖先生有二其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崖神
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戲於華山石上其子度曰與
父並坐者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其一

掌中宇宙卷十二

十九

唐有張氲亦號洪崖先生晉州神山人隱姑射開元
七年見上於湛露殿施藥疫者立愈常服烏方帽紅
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扇雷雲笠鐵如意
往來市間豫章人圖其像立祠於洪井云

醫術部

十二經常脉

手三陰謂太陰肺經少陰心經厥陰心胞經手三陽
謂陽明大腸經太陽小腸經少陽三焦經足三陰謂
太陰脾經少陰腎經厥陰肝經足三陽謂陽明胃經

太陽膀胱經少陽膽經附任督二奇為十四經手之
三陰從臟起至手手之三陽從手起至頭足之三陽
從頭下起至足足之三陰從足上起至腹

五藏平脉

心脉浮大而散肺脉浮澁而短肝脉絃而長脾脉緩
而大腎脉沉而軟滑

三部九候

寸為陽為上部主頭項以下至心胸之分也關為陰
陽之中為中部主臍腹肱脇之分也尺為陰為下部

掌中宇宙卷十二

二十一

主腰足脛股之分也凡此三部之中每部各有浮中
沉三候三而三之為九候也浮主皮膚候表及腑中
主肌肉以候胃氣沉主筋骨候裏及藏也

脉提綱六字

浮為陽為表診為風為虛沉為陰為裏診為濕為實
遲為在藏為寒為冷數為在腑為熱為燥滑為血有
餘瀯為氣獨滯人一身之變不越乎此蓋以其足以
統夫表裏陰陽冷熱虛實風寒濕燥藏腑血氣也

五藏動止脉

凡人脈五十動一止者五歲皆有氣四十動一止者一歲無氣四歲死三十動一止者二歲無氣三歲死二十動一止者三歲無氣二歲死十動一止者四歲無氣歲中死病脈不在此例平人以此推之

三部受病

寸部上焦頭面之病關部中焦腹肚之病尺部下焦腰脚之病

四脉受病

浮脉主風虛病沉脉主氣痰病遲脉主冷痛病數脉

掌中宇宙卷十二

二十一

主熱瘡病

明汗吐下三部

六脉浮緊當汗心脉浮緊當吐肝脉浮緊當下

九道

一長者陽也二短者陰也三虛者陰也四促者陽也五結者陰也六代者陰也七牢者陰也八動者陰也九細者陰也

三焦

上焦者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

膈中玉掌下一寸六分兩乳間陷者是中焦者在胃中脘不上不下生腐熱水穀其治在膈傍下焦者在膈下一寸故名曰三焦

五藏之用

肝色青其臭臊其味酸其聲呼其液淚心色赤其臭焦其味苦其聲嘆其液汗脾色黃其臭香其味甘其聲歌其液涎肺色白其臭腥其味辛其聲哭其液涕腎色黑其臭腐其味鹹其聲呻其液唾是五藏聲色

掌中宇宙卷十二

二十二

臭味也

五藏有七神所藏

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

五府

小腸者受盛之府大腸者傳瀉行道之府膽者清靜之府胃者水穀之府膀胱者津液之府

腎獨有兩

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元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

一第... 冊黃參四庫全書第 0 頁

五藏上關九竅

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黑白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腎氣通於耳耳和則知五音

八會

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脉會太淵氣會三焦外一筋直兩乳內也即臆中為氣海者

四時癘疾

凡八四時之間冬傷於寒陽主於內春木用事而陽發於外然後寒氣搏之為痲首之疾春木為肝而主色火勝於夏以子勝母故暑氣溢而為疥痒之疾夏傷於暑陰主於內秋金用事而陰發於外然後暑氣搏之為瘡寒之疾秋金為肺而主聲水勝於冬以子勝母故寒氣壅而為嗽上氣疾皆四時不和之氣

正經自病五

憂愁思慮則傷心形寒飯冷則傷肺志怒氣逆上而不下則傷肝飲食勞倦則傷脾久坐濕地強力入水

則傷腎

六氣致疾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疾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攝調順氣則無此疾

五臟之積

肝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脾之積名曰痞

掌中宇宙卷十一

二十四

氣在胃腕覆大如盤肺之積名曰息責在右脇下覆大如杯腎之積名曰貴脉發於小腹上至心下若脉狀或上或下無時

藥六以類養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木之味酸以酸收其骨使之強也金之味辛以辛散其筋使不擊也水之味鹹以鹹奠其脉使之和也火之味苦以苦堅其氣使之完也土之味甘以甘緩其

肉使不壅也竅欲通利故以滑物養其竅使無所疑止焉

五氣之鬱

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

藥有五天

决明為肝天紫苑為肺天神麴為脾天遠志為心天菘容為腎天

四醫

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

望中宇宙卷十一

二十五

工切而知之謂之巧

掌中宇宙卷之十二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旁通篇下

丹教部

金丹七十二品

乾坤坎離牝牡橐籥開閉無有陰陽日月玄牝戊己

掌中宇宙卷十一

剛柔雌雄斗樞魁罡烏兔魄魂金炁神明黃芽河車

鉛銀砂汞浮沉白黑鴻濛恍惚規中樞轄虛無窈冥

真人大淵垣闕蓬壺朱雀龜蛇白虎青龍焚樞流珠

金砂水銀八石黃土兩乳穴神德居偃月爐懸胎胎

赤色門明窓塵上下弦文武火丹砂水精河上姹女

鄴鄂城廓馬齒關于禁門刀圭金華秋石情性主客

白雪黃龍玄溝河鼓鼉山巖影鍾乳蒼液三五兩

鍊兩爻符

按上陽子曰夫人之身最靈而至寶者精與氣也

印經以為上藥張子陽以為命寶仙翁所誤之書則有同有異何謂同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此竅簡而同也其異者等名色如上所列一一皆身中之寶或喻門戶或言神室或云鼎器或譬體用或雜形象或比進退故易以乾直坤闢為生死之門丹法以鵲橋黃道為往來之路不離己身之精氣耳此皆假名而異字也

十八龍

赤龍震龍天竟乾家乾爐玉鼎玉爐扶桑下弦東陽

掌中宇宙卷三

二

長男赤汞朱砂鼎離日赤鳳玉池青龍

道光曰聖人恐泄天機以真陰真陽取喻青龍白虎

仙翁悟真篇復以龍之一物名曰赤龍曰震龍以至

赤鳳皆比類青龍之一物也

又曰玉池者玉為陽物也池中有至陰之氣是陽中

有陰之象青龍是也

十八虎

黑虎兌虎地兔坤位坤鼎金爐金鼎華岳前弦西川

少女朱砂金鉛偃月爐坎月黑龜金鼎白虎

遺說曰又白虎一物名曰黑虎曰地兔以至黑龜皆

以類白虎之一物也

後漢曰朱砂乃是赤鳳血水銀乃是黑龜肝金鉛採

經入土釜木汞飛走居泥丸

道氣曰金鼎者金為陰物也鼎中有至陽之氣是陰

中有至陰之象白虎是也

土釜曰偃月爐者即太乙神爐是之謂陰爐也以其

候以月朔生之象

陰丹問答曰上丹曰法以神為爐以性為藥以意為

水中丹田法以神為爐以氣為藥以血為火以月為

水下丹田法以身為爐以氣為藥以心為火以腎為

水又名偃月爐又名玉爐也孫長生曰人之元陽全

精從內腎而生內腎者為偃月玉爐人心為金鼎

龍之弦氣 真汞 姪女 木液

青娥 朱裏汞 性 白雪 流珠

金烏 離女 青衣女子 牝龍

真火 二八 姪女 玉蕊

砂中汞 命木姬 丹砂 離中汞

道光曰聖人以兩弦之氣取喻真鉛真汞仙翁又以龍之弦氣曰真汞曰姤女以至玉芝之類一物也上陽曰坤破乾之全體損而成離則離中之物唯汞而已汞從青龍而出故曰龍之弦氣龍因象木木能生火故曰龍從火裏出

道光曰青龍在東屬木木能生火龍之弦氣為火曰性屬南謂之朱雀也

上陽曰姤女是已之精精有所行之熟路為五濁世間法常道之順也詳見悟真註又曰離宮姤女砂中

掌中宇宙卷三

四

汞又曰姤女之陰最易失

陸子野曰東方赤龍之弦氣名曰姤女即砂中汞也

又曰東海青龍離中木性

上陽曰離為日為汞甲有硃砂名曰流珠青龍乃東方震宮之物劫運既周元屬於我此龍之勢威能變化感而遂通世人不悟此龍生生之功每被其害若

悟而畏之調而服之則能驅駕而用之矣

上陽曰流珠謂姤女謂丹砂本皆有陰而無陽以屬後天不能成丹又曰丹砂木精即離中之汞火汞火

之父為東方甲乙之木以生其精是為中女又曰姤女之陰汞順而易失非彼黃芽之一陽不能制伏

又曰津乃玉津即白雪也

海瓊曰虛室生白謂之白雪又曰九曲江頭飛白雪崑崙山巔騰紫雲

道光曰女子乃龍之弦氣號曰木姬生於青龍故曰着青衣又曰二八陰數姤女即我之真汞也又曰木液

掌中宇宙卷五

五

子野曰汞屬陰故云二八姤女

道光曰砂中汞龍之弦氣也

劉三峯曰離中汞者却是命又曰汞是鉛之子

金丹問答曰姤女何在在心

海瓊曰心是龍元神也又曰神是火火屬心心為汞又曰神是性性屬離坤之中陰月也

虎之弦氣 真鉛 金斜 金精 金華 水

中金 水中銀 情 黃芽 玉兔 坎男

素練郎君 雄虎 真水 九二郎君 刀圭

金公 金郎 嬰兒 神水 初弦之氣 元

神 白虎首經 真一之氣 真一之水 先

天一氣 坎中鉛

道光曰仙翁又以虎之弦氣曰真鉛口金翁以至刀圭之類一物也

上陽曰乾之一陽寄於坤之中交而成坎坎中之物

却名曰鉛鉛從白虎而生故曰虎之弦氣虎因象鉛

鉛為金祖金能生水故曰虎向水中生

道光曰白虎在西屬金金能生水虎之弦氣為水曰

掌中宇宙卷二

六

情屬北方謂之玄武也

子野曰西方黑虎之弦氣名曰金公又曰西方白虎

坎中金精

上陽曰白虎乃西方兌宮之物天地初分原屬於彼

其虎之威叩之則應脩丹之士知畏此虎要先降而

伏之既能伏之則可為焚之樞而不啞人也

上陽曰黃芽金華乃先天之鉛可煉還丹故黃芽金

液為坎中之鉛發鉛水之母乃西方庚辛之金以厚

其液而為中男

又曰黃芽即先天之炁號真一之鉛燒此鉛氣以為

根基其汞自不能奔逸陰陽配而使然也脩丹者不

離陰陽以立根基丹已成熟方跳出陰陽之外

又曰液乃金液即黃芽也亦謂金華坎之真水

海瓊曰心地開花謂之黃芽又曰青龍白虎繞金丹

黃芽半夜一枝春

上陽曰太陰以三日而出庚庚金也人身以三日而

看經經鉛也癸動後而生鉛鉛之初生名曰先天真

一之氣此氣號曰金華言鉛而不言水者取其

掌中宇宙卷二

七

氣也

又曰真鉛乃靈父聖母之氣若非此氣將何入室而

施功須要靈父聖母方為真鉛常應常靜之謂靈逆

施造化之謂靈太極初分之謂聖虎不傷人之謂聖

有此靈聖方知真鉛之祖宗也

道光曰首經即白虎初弦之氣真一之氣在天曰真

一之水在虎曰初弦之氣若煉在華池名曰神水此

乃真金之至寶皆不離真一之精也

上陽曰白虎為難制之物倘用之而不得其道可無

傷入之理首經為難得之物倘求之不失其時必有
天仙之分只此白虎首經強名先天一氣

又曰真鉛在造化窟中而生真汞居造化身中而生
不能持心煉已則汞走不能依時歸爐則鉛飛

道光曰即君乃虎之弦氣號曰金即生於白虎故云

披素練又曰九三陽數即君即陽丹也又曰金精

子野曰鉛屬陽故云九三即君

道光曰赤龍集虎合兩弦之氣交南北東西皆歸戊

尾為白刀圭一粒如黍米光明透入巽為玉陽曰刀

圭為坤物

道光曰水中銀虎之弦氣也

劉三峯曰坎中鉛者却是性又曰鉛是汞之母

金丹問答曰金公者金邊有公乃鉛也紫陽曰要能

制伏覓金公又曰嬰兒何在在腎

海瓊曰身是虎元氣也又曰氣是藥藥屬身身為鉛

又曰氣是命命屬坎乾之中陽月也

三冊

金華秋石黃芽

黃帝丹成曰金華淮南丹成曰秋石玉陽丹成曰
黃芽

金丹之名有七

金丹 真鉛 陽丹 真一之精 真一之水 水

虎 太乙 含真炁

道光曰丹法七十二品欲學天仙唯金丹至道而已

此蓋無中生有採天地未判之前鍊混元真一之氣

非後天地生五金八石朱砂水銀黑鉛白錫黃丹雄

黃雌黃砒粉秋石草木灰霜雪冰查滓煑伏之類及
掌中半宙卷上

自身津精氣血液有中生有等物也唯真一之氣聖

人以法追攝於一時辰內結成一粒大如黍米號曰

金丹又曰真鉛等名色人得餌之立躋聖位此乃無

上九極上品天仙之妙道世人罕得而遇也

上陽曰上根利器知此金在鴻濛混沌之先太極未

判之始元屬於乾故謂之乾金大劫欲交乾初交坤

此金顛蹶蹄驟奔入坤宮謂之坤中金坤得此金內

名曰坎坤之三爻本皆中虛號曰坤土既得此金以

實其中而成坎象坎為水金藏其中故謂之水中金

夫水中之金為先天之寶不能久居後天之坎因化為兌兌或躍於比之坎戶占居西天之酉方則此金日生夜長酉之正位屬兌是以此金主行丹道於兌之中故謂之兌金也煉丹之士尋微索賸原始要終探其源流審其根苗若煉金丹必求此金不求於乾不求於坤不求於坎專求於兌兌之為物乃坤同類除此餘皆旁門不能成道

金液還丹

上陽曰金之真精沉淪洞虛為世之用一生二生三

掌中宇宙卷十一

十

生劫運轉交金將復產也若此金復產必復其故性何也性為乾之用乾之直也寄金於坤坤寄於坎坎寄於兌兌金舒情復其故性乃以此金還於乾宮乾之金鼎復得其種煉成金丹是以此丹號金液還丹

鼎號威光金鼎是云威光鼎

海瓊曰志形養氣乃金液對景無心是大還金丹答問曰金液者金水也金為水母母隱子胎因有還丹之號也或曰丹者丹田也液者肺液也還於丹田故曰金液還丹翰按丹書有曰勸君窮取生身處反太

還源是藥王此還丹之說也

金丹之成數有四

六居七返八歸九還

道光曰返者返本還者還元天一生水地以六數成水居北積坎陰之氣為真水故曰六居地二生火天以七數成火返南厚離而生砂故曰七返朱砂返本天三生木地以八數成木居東震而為汞故曰八歸地四生金天以九數成金還西化兌而為金故曰九還金液還真天五生土地以十數成土居中變而

掌中宇宙卷十一

十一

為丹也故曰金丹

金丹問答曰金生數四成數九還者自上而還下九乃老陽之數火生數二成數七返者自下而返上七乃少陽之數陰真君謂從子至申為九還從寅至申為七返道光以為謬

玄牝之君二十有七

神府 太極之蒂 先天之柄 虛無之宗 混沌

之根 太虛之谷 造化之源 歸根竅 復命關

戊巳門 庚辛室 甲乙戶 西南鄉 真一處

中黃房 丹元府 守一壇 偃月爐 朱砂鼎
龍虎穴 黃婆令 鉛爐 土釜 神水華池 第
一神室 靈臺絳宮 規中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窮

陳虛白曰大抵玄牝為陰陽之原神炁之宅神炁為
性命之藥胎息之根呼吸之祖深根固蒂之道

又曰身中一竅名曰玄牝受炁以生實為神府三元
所聚更無分別精神魂魄會於此穴乃金丹返還之

掌中宇宙卷七

十二

根神仙凝結聖胎之地也古人謂之太極之蒂等異
名雖二十有七皆一處也然在身中而求之非口非
鼻非心非腎非尾閭非膀胱非兩腎中間一穴非臍
下一寸三分非明堂泥丸非關元氣海然則果何處
我的妙訣名曰規中一意不散結成胎仙契曰真人
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所也人一身天地之正中
八脉九竅經絡聯轅虛闕一穴空懸黍珠不依形而
立惟道體以生似有若存無內無外中有乾度八經
曰中理無炁混合百神純陽謂之窮取生身受炁初

不明此竅則真息不住神化無基

玄關一竅

陳虛白曰徑寸之質以混三才在腎之上心之下仿
佛其內謂之玄關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以
有心求之終莫之有以無心求之終見其無蓋用志
不分乃疑於神也此所謂元炁之所由生真息之所
由起此意到處便見造化此息起處便是玄關

又曰神無方易無體夫所謂玄關一竅者不過神識
氣使氣歸神回光返照收拾念頭之一法耳

掌中宇宙卷七

一三

杏林云一孔玄關竅三關要路頭忽然輕運動神水
自然流翰謂即玄牝也

金丹問答曰子午卯酉為四正玄關一竅四正室中
也又曰玄關一竅乃神氣之所北也

先後二天

上陽曰先天形而上者謂之道以有入無也後天形
而下者謂之器從無入有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海蟾曰從無入有皆如是從有入無
能幾人推度坎離消息之功則後天者皆為氣形

質而有消息沒亡非若先天乃有久長之道可躋聖域也聖人善運用先天之道乃長存不泯

真土有五 戊巳 黃婆 黃庭 黃房 土

釜意

海瓊常謂戊巳以下五者是意為真土又曰真土歸位為至真水火金木俱渾全精水神火與意土鍊使魂魄歸其根

上陽曰坎中有土曰戊其效五離中有土曰巳其效五戊專坎之門掌先天真一之氣已值離之戶積後

掌中宇宙卷三

十四

天至真之汞若求先天之氣必逼戊土而後得之若用後天之汞必仗巳土而後和之子午既懽而諧戊巳又和而合留戊就巳中得類兩土相結因名曰圭

又曰戊土能生兌中之金故為金之父鉛水能資木中之汞故流珠乃水中之子鉛水以戊土為鬼戊土一鎮中宮水不妄流於外

金丹問答曰黃乃土之色位屬坤因取名為黃婆清曰金公無言姪女死黃婆不老猶懷胎

道光曰黃婆為內象即金胎土釜是也 翰謂黃婆乃戊巳之土為媒娉者

大候 子進陽火午退陰符

上陽曰有外火候有內火候古仙上聖丹經萬卷不指火候者莫敢泄天寶也僕今指出願箇箇成仙魏伯陽云三日月出庚外火候也崔公曰天應星地應潮外火候也純陽翁曰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汞先透簾幃外火候也這般題出大似分明廣成子曰丹竈河車休乾乾鶴胎龜息自綿綿內火候也

掌中宇宙卷三

十五

仙師詩曰設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自天然內火候也未煉丹時寂難得者是外火候也此乃有為有作立基之事內火候則已得丹但任天自然乃大休歇大自在無為之功也

虛白曰採時謂之藥藥中有火馬煉時謂之火火中有藥馬能知藥而取火則定裏之丹成自有不待傳而知者也詩曰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皆火候一處詳此其義也後人惑於丹書不能頓悟附有二十四炁七十二候二十八宿六十四卦十二

分野日月合璧海潮升降長生三昧陽文陰武等說
 必欲窮究何者為火何者為候及心一生種種著相
 難得藥物之真懵然不敢烹煉殊不知真火本無候
 大藥不計斤玉蟾云火本南方離卦屬心心者神也
 神即火也炁即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者即是以神
 馭炁而成道也然火候口訣之要當於真息中求之
 蓋息從心起心靜息調息息歸根金丹之外心印經
 曰回風混合百日功靈者此也入藥鏡所謂起巽風
 運坤火入黃房成至寶者此也海蟾所謂開闔乾坤
 造化機煅煉一爐真日月者此也何謂真人潛深淵
 浮游守規中必以神馭炁以炁定息索齋之開闔陰
 陽之升降呼吸出入任其自然專氣致柔含光默照
 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如婦人之懷孕如小龍之養珠
 漸採漸煉漸凝漸結功夫純粹打成一片動靜之間
 更宜消息念不可起念起則火炎意不可散意散則
 火冷但使其無過不及操舍得中神抱於炁炁抱於
 神一意冲和包裹混沌斯謂大種相續丹鼎常溫無
 一息之間斷無毫髮之差殊如是煉之一刻一刻之

李中孚 卷十三 十六

周天也如是煉之一時一時之周天也如是煉之一
 日一日之周天也煉之百日謂之立基煉至十月謂
 之胎仙以至元海陽生水中心火起天地循環乾坤反
 復亦皆不離一息况所謂沐浴溫養進退抽添其中
 密合天機潛符造化而不容吾力焉故曰火雖有候
 不須時些子機關我自無子午卯酉之法無晦明
 弦朔之節無冬至夏至之分無陰火陽符之別無十
 二時中只一時之說無三百日內在半日之訣亦不
 在攢簇年月日時之說若言其時則十二辰意所到
 皆可為若言其妙則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
 但安神息任天然此先師之的說也晝夜地法自
 然何用孜孜看火候此先師之確論也噫聖人傳藥
 不傳火之旨盡於斯矣君謂藥自藥而火自火吾不
 知也翰謂神即真鉛炁即真汞也以鉛制汞以火煉
 藥吾臆得之

李中孚 卷十三 十七

符候

上陽曰元哲以一年七十二候攢簇於一日則一日
 之內有六候也則一時三符止用一符之速是謂符

候

符命

上陽曰聖人仰觀俯察精審陰陽以陰為符以陽為命蓋陰氣在天地間曰天符陽氣在天地間曰天命陰氣在人身中曰大符陽氣在人身中曰性命若陰陽訕伸之時則符為進退之候

三華

陳虛白曰夫神與炁精三品上藥煉精化氣煉炁成神煉神合道此七返九還之要訣也紅鉛黑汞木液

掌中宇宙卷十三

十八

金精朱砂水銀白金黑錫金翁黃婆離女坎男蒼龜赤蛇太龍水虎白雪黃芽交梨火棗金烏玉兔乾馬坤牛日精月華天魂地魄水鄉鉛金鼎汞水中全火中木陰中陽陽中陰黑中白雄裏雌異名衆多皆譬喻也然則何謂之藥物曰脩丹之要在乎玄牝立玄牝先固本根本根之本元精是也精即元炁所化故精炁一也以元神居之則三者聚於一矣杏林曰萬物生復死元神死復生以神歸炁內丹道自然成古歌云借問因何是戒身不離精炁與元神我今說

彼生身理一粒玄珠是箇親

採藥

陳虛白曰心動則神不入炁身動則炁不入神夫採藥者採身中之藥物也身中之藥者神炁精也採之法謂之收拾身心斂藏神炁心不動則神炁完乃安爐立鼎烹煉神丹

爐火

上陽曰煉丹法象以天地為爐以陰陽為火此之謂

掌中宇宙卷十三

十九

爐火即如人身一小天地以身為爐精氣為火却非五金八石之爐大鼎器者也

煉養五事

上陽曰養已者脩身煉已也夫寶精裕氣養已也對景忘心煉已也常靜常應煉已也積德就功煉已也苦行其事云煉熟行其事云煉人不知何者為養性洞實乃以煉已曉之不知何者為立命張許乃以煉丹喻之

道光曰存性即玉液煉已之功脩命即金液還丹

道

守城

金丹問答曰守城者抱元守一而凝神聚氣也

抽鉛添汞

抱一劉子曰天地抽鉛添汞而生產萬物得其長生冬至一日地中陽氣上升直至於天此是天地抽鉛也夏至一日天中陽氣下降至於地此是天地添汞也天地翻一氣而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四時俱備戊己無形隨四時而運轉

聖口宇宙卷三十一

二十

劉三峯曰肘後飛金精上補腦中名曰抽鉛也如是金水一注從頂門中降落其味氣香咽過重樓十二環撞見肺肺屬西方庚辛金其色白水返為唾肺有兩道氣肺流入於心心屬南方丙丁其色赤唾返為血血者汞也是曰抽鉛添汞也又曰鉛生汞心有兩道氣脉流於內腎腎屬北方壬癸水其色黑血返為精精者是鉛名曰汞生鉛也學道者果晝夜無間十月聖胎决成

金丹問答曰撮金精於肘後運玉液於尾七

煉養節次十九

採藥 結丹 烹鍊 固濟 武火 文火 沐浴

丹砂 過關 分胎 溫養 防危 工夫 交媾

大還 聖胎 九轉 換鼎 太極

海瓊所謂丹法參同十九訣採藥謂收拾身心斂藏神氣結丹謂疑氣聚神念念不動烹鍊謂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固濟謂忘形絕念武火謂奮迅精神驅除雜念文火謂專氣致柔含光默然溫溫不絕綿綿若存沐浴謂洗心滌慮丹砂謂有無交入隱顯相符過

聖口宇宙卷三十一

二十一

開謂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豈有殊分胎謂雞能抱卵心常聽蟬到成形殼自分溫養謂知白守黑神明自來防危謂一念外馳火候謂工夫謂朝收暮採日鍊時烹交媾謂念念相續打成一片大還謂對景無心晝夜如一聖胎謂誓其神於外藏其氣於內九轉謂火候足時嬰兒自現換鼎謂子又生孫千百億化太極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老子曰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金丹問答曰真氣薰蒸神水灌激為沐浴太上曰灌

以井泉滌其垢汚出自華池後歸坤戶林曰沐浴資神水是也

毗陵曰金鼎常留湯用暖玉爐不教火池寒此温養意也

金丹問答曰防危者防火候之差失忌夢寐之昏迷

又曰驅除雜念專一不二此隄防意也翠虛曰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

翰謂此皆常惺惺法夢寐借言

金丹問答曰工夫者知時而交媾進火而防危生尅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二

而野戰刑德而沐浴以至温養成丹也

海瓊曰交媾者龜龜相顧以神交鶴鶴相唳以氣交

金丹問答曰無質結成聖胎辛勤保護十月如幼女

初懷胎似小龍初養珠羔神氣始疑結易疎失也交

合者磁石吸鉄隔礙潛通

陽神

上陽曰丹結之初未如黍米之微漸覺一寸之廣非

但神室光裕搵遍四肢潤澤五臟筋骨一皆快暢十

月功滿丹已成形脫去其胞說曰陽神陽神之象也

先天之氣結成骨故可卷而軟肉比鉛化而滑非若後天之精血以成人物者其骨重肉滓不能變化

一靈

混元精乾元精

海瓊曰五臟六腑各有神禹神朝元歸一靈一靈是謂混元精先天後天乾元精聖人探此為藥材聚之則有散則零晝夜河車不暫停然契大造同運行又曰忽然四大生虛白不覺一靈升太清

河車有五

掌中宇宙卷五

二十一

清河車白河車紫河車黑河車

海瓊謂一氣周流謂之河車

華池有三

華池 氣海 神室 黃庭

海瓊曰華池正在氣海內神室正在黃庭間散則眼

耳鼻舌忙聚則經絡榮衛開上陽曰華池即曲江即

以宮之戶金丹由是成

子陽曰華池乃產藥之地

金丹問答曰黃庭在膀胱之上脾之下腎之前肝之

左肺之右

神宮有五

神宮 明堂 洞房 泥丸宮 絳宮 氣宮

許旌陽曰眉間一寸為明堂深三寸為洞房上入三寸為上丹田泥丸宮中丹田為絳宮下丹田為氣宮各有神人故曰神宮

上丹田

清和真人曰天光明罩紫金蓮蓮喻心也神明處焉

中丹田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二十四

海瓊曰絳宮炎炎偃月爐靈臺寂寂太玄壇

許旌陽曰中丹田為絳宮

下丹田

五明宮水晶宮五行爐龍池寶鏡宮鳳池璣池丹池

華池七寶池阿耨池舍利國氣海

黃庭經云臍下一寸名曰下丹田真君曰欲得不

死長在天須將元氣守丹田大抵心無外緣是真人

初脩道法所謂收視返聽其法要喘息不出於鼻內

思惟不離於身中老子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終

行不離輜重皆此義也

天仙圖曰下丹田是養聖胎之房室煉金丹大藥之
爐竈人有五臟心肝脾肺腎各有一精五精皆聚下
丹田下丹田者左青右白上赤下黑中黃又名五明
宮等以至氣海十三名

三關

黃庭經曰口為天關精神機足為地關止命扉手為
人關把盛衰

背後三關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二十五

金丹問答曰腦後曰玉枕關夾脊曰轆轤關水火之
際曰尾間關是為背後三關

三要

金丹問答曰第一要大淵池也第二要絳宮也第三
要地戶也

外三要

金丹問答曰口與鼻孔三竅是神氣往來之門戶下
功之際調鼻絨舌閉兌也

三尸

中黃庭經曰一者上尸彭瑤出居腦中二者中尸彭瑣出居明堂三者下尸彭瑤出居腹胃惡人進道善人退志在丹田乃元陽所走之宮惟人不能開闢尸虫居之生死輪迴無有了期若能握元神接子午宮則虫自滅真息既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大關通而百關盡通則天真降靈不神之神所以神矣

十二重樓

金丹問答曰人之喉嚨有十二節是也黃庭外景曰絳宮重樓十二級宮室之中五炁集

掌中宇宙卷十二

二十六

雙簾帟

金丹問答曰眼是也下功之際含光去房內默默閉戶窺

决明保室

真誥曰目下額上是决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按行者採明之術也

三元

真誥曰以手來額上內得赤子日月雙明此謂手朝三元固腦堅髮之道也

黃庭經曰上觀三元如連珠落落明景照九隅

玄華 蒼華 太元

太極錄經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蓋謂髮也黃庭經曰髮神蒼華字太元

中岳有五

消魔經曰鼻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教令人氣平所謂灌漑中岳名書帝錄

真誥曰天中玄臺流氣調平

黃庭經曰天中之嶽精謹脩靈宅既清玉帝遊

掌中宇宙卷十二

二十七

又曰鼻神玉壘字靈堅

兩眉

黃庭經曰眉號華蓋覆明珠九幽日月洞虛元宅中有真常衣丹審能見之無疾患真誥曰華庭在兩眉之下一名華蓋

上元六合之府

內經曰眉後小穴為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眼生學和營精光長珠徹瞳保鍊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一名真人常居

真誥曰子欲夜書當脩常居

天真

紫微夫人誥曰披華蓋之側地入真入山澗之谷
填天山之源則虛靈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真
俯按山源也天真是兩眉間眉之角也兩眉之下是
微視之津梁天真是引靈之上房

山源有四

真誥曰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
也西岳真人馮延壽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障陰邪

掌中宇宙卷三十一

二十八

清晨按天馬來詣太清家真人無那隱又以城百魔
大洞真經曰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一名鬼井一名
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莖也

又曰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真邪之通府不真者
所以生邪氣為真者所以過萬邪在我運攝之耳故
吉凶兆焉

真誥曰手按山源則鬼井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
分手臨魂臺則玉真守關

兩耳

清魔經曰耳欲得數按柳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
徹所謂營治城廓名書皇籍

黃庭經曰耳神空閑守幽田

十二神

黃庭經曰心神丹元字守靈

又曰心部之宮蓮含葉下有童子丹元冢主適寒熱
榮衛和丹錦飛裳披玉羅金鈴朱帶坐娑婆調血理
命身不枯外應口舌吐五華

黃庭玉軸曰心者離之氣火之精其色赤其象如蓮

掌中宇宙卷三十一

二十九

華其神如朱鳥心生神化為玉女侍玉英出入於心
府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急者蓋發於心藏也又曰
心處九宮

又曰心合於小腸主其血脉上主於舌上智七孔中
智五孔下智三孔明達者有二孔尋常者有一孔愚
癡者無孔也

又曰人之血壅者心驚也舌不知味者心虧也多忘
者心神離也好食苦者心不足也多悲者心傷也重
應者心亂也面青黑者心冰也容色赤者心無他惡

也

又曰心有疾當用呵呵者心氣也理其氣體呵能靜其心而和其神所以人之心亂者則多呵常以四五月六月弦朔清旦南面端坐叩金梁九漱玄泉三靜思想吸離宮之赤氣三吞之以補呵損

腦神

黃庭經曰腦神經根字泥丸

又曰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

眼神

掌中宇宙卷三

三十

黃庭經曰眼神明上字英玄

舌神

黃庭經曰舌神通命字正倫

又曰舌下玄膺生死岸

齒神

黃庭經曰齒神字羅千

道書曰叩金梁

口神

黃庭經曰口為玉地太和官漱咽靈液災不平體

光華氣香蘭却滅百邪玉鍊顏

又曰中池內神服赤珠丹錦雲袍帶虎符橫津三玄靈所居隱芝翳翳自相扶

外景曰中池有士衣赤衣田下三寸神所居

肺神

黃庭經曰肺神結華字虛成

又曰肺部之宮似華蓋下有童子坐玉闕士元之子

主調氣外應中岳鼻齊位素錦衣裳黃雲帶喘息呼吸體不快急存白元和六氣

掌中宇宙卷三

三十一

外景曰肺之為炁三焦起伏於天門候道清液醴

泉通六府隨鼻上下開二耳

黃庭玉軸曰肺者兌之氣金之精其色白其象如華

蓋其神如虎肺生氣化為玉童往來於肺藏其人多

怒者蓋發於肺藏也又曰肺合於大腸上主於鼻故

人之肺有風則鼻塞也色枯者肺乾也鼻痒者肺有

虫也人之多怖者魄離於肺也人之體白點者肺微

也人之多聲者肺強也不耐寒者肺勞也好食辛者

肺不足也大腸鳴者肺氣壅也顏色鮮白者肺無惡

也
又曰肺有疾常用咽咽肺之氣也其氣義則抽疾久以安神人有怨怒填塞胃臆者則咽而洩之蓋自然之理也向若不咽必致傷敗故病用咽矣常以七八九月望旭旦面西平坐鳴天鼓七飲玉漿三瞑目吸兌宮白氣入口吞之以補咽之損

肝神

黃庭內景曰肝神龍煙字含明翳鬱導煙主濁清

又曰肝部之宮翠重裏下有青童神公子主諸關鏡

掌中宇宙卷十三

三十二

聰明始青錦披裳佩玉鈴和制魂魂津液平外應眼

目日月精百病所鍾存無英同用七日自充盈

又曰肝氣鬱勃清且長羅列六腑生三光心精意專

內不傾上合三焦下玉漿

黃庭玉軸曰肝者震之氣木之精其色青其象如懸

瓠肝生魂其神如龍化為二玉女玉童出入於肝臟

也其神好仁人之行惠者蓋發於肝也

又曰肝合於膝上主於目肝盛則目赤又主於筋肝

虧則筋急皮枯者肝熱也肌肉黑黧者肝風也好食

醋味者肝不足也色青者肝盛也毛髮枯者肝傷也

肝者肝無他惡也

有疾當用噓噓者肝之氣也人之有傷痛者

則噓以止痛常以正二三月寅時東向平坐叩齒

三通開氣七息吸震宮之青氣三吞之以補噓之損

腎神

黃庭內景曰腎神玄冥字育嬰

又曰腎部之宮玄闕圓中有童子冥上玄主諸六腑

九液源外應兩耳百液津蒼錦雲衣舞龍幡上致明

掌中宇宙卷十三

三十三

震日月煙百病千災急當存兩部水土對生門使人

長生昇九天

外景曰五臟之主腎為精出入二氣入黃庭呼吸虛

無見吾形強我筋骨血脉成

玉軸曰腎者陰之精坎之氣其色黑其象如圓石其

神如白鹿兩頭化為玉童出入於腎藏其神和也人

之柔順者蓋發於腎藏也

又曰腎合於骨上主於齒痛者腎傷也又主於耳夫

人骨痛者腎虛也耳不聞者腎虧也齒名楚者腎虛

也。齒黑澀者腎風也。耳痛者腎氣壅也。腰不伸者腎水也。色黃者腎衰也。容色紫光者腎無他惡也。骨鳴者腎癰也。人之有疾當用吹吹者腎之氣能抽腎之疾。常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面北平坐鳴金梁七飲玉泉三吸玄宮之黑氣入口九吞之以補吹之損。

脾神

黃庭內景曰脾神常在字魂停

又曰脾部之宮屬戊己中有明童黃裳裹消穀散氣攝牙齒是為太倉兩明童坐在金臺城九重方員一

掌中宇宙卷三

三十四

寸命門中主調百穀五味香辟却虛羸無病傷外應又宅氣色芳

外景曰脾中之神遊中宮朝會五神和三光上合天炁今明堂通利六府調五行金木水火土為王通利血脉汗為漿二神相得下玉英上稟元炁年益長循環七竅去不祥日月列布張陰陽伏於太陰成其形玉軸曰脾者坤之氣土之精其色黃其狀如覆盆脾主意其神如鳳化為玉女循環於脾藏也其神多嫉妬

又曰脾連胃上主於口消穀之府也。食不消者脾不轉也。人不欲食訖便卧其脾側不轉食堅物生食不化則為宿食之患也。故歲不調則傷脾脾歲不調則傷質質神俱損則傷人之速故不欲食生硬堅澁之物全人之道也。人不欲食者為脾中有不化食也多惑者脾濕不安也多食者脾虛也。食不下者脾塞也。無顏色者脾傷也好食甘者脾不足也。顏色鮮滑者脾無他患也。脾之有疾當用呼呼者能引脾疾中熱則呼之以驅熱濕之弊常於四季月末十八日九日

掌中宇宙卷三

三十五

正坐中宮禁氣五息鳴天鼓七吸土宮之黃氣入口五吞之補呼之損

內景曰脾長一尺掩太倉中郭老君治明堂厥字靈元名混康治人百病消穀糧黃衣紫帶龍虎章

膽神

黃庭曰膽神龍曜字威明

又曰膽部之宮六腑精中有童子曜威明主諸氣力攝虎兵外應眼童鼻柱間腦髮相扶亦俱鮮玉軸曰膽者金之精水之氣其色青其象如懸瓠其

神如龜蛇化為玉童奔馳於膽藏其神勇人之勇決者蓋發於膽藏也

又曰膽合於膀胱上主於毛髮毛髮枯者膽損也髮燥者膽有風也無懼者膽洪大也爪甲乾者膽虧也毛焦者膽熱也無事淚出者膽勞也好酸者膽不足也顏貌青光者膽無他惡也常以孟月端居正思北吸玄宮之黑氣入口九吞之以補喜之損然後神治體和顛不能犯邪莫之向膽氣所致也

臍三名

靈口經百卷上

三十六

陳虛曰自臍以下腸胃之間謂之豐都地獄九幽都司陰穢積結真陽不居故靈寶煉度諸法存想此謂幽關豈脩煉之所哉

崑崙三名

道光曰崑崙在海水之中我身之崑崙本在下元海水中生出狀若崑崙故曰崑崙山實在發大之處崑崙頂有門名曰玄門又曰天門又云命門在西北乾位

醍醐

子野曰醍醐乃以中金液取細離中離即我也然後

蓮之內尾間經泥丸自腹中至丹田與身中陰汞混合為一美所謂醍醐灌頂者此也

八瓊

九轉八瓊丹黃庭經者朱砂雄黃空青硫黃雲母戎塩硝石雌黃也

堪輿部

堪輿家以羅經定二十四山向然針以正針為的卦以後天為主賴補衣得之青囊經楊曾正傳實天下之秘旨風水之首務也其盤原立一十九層今剛畧

羅經七解

三十七

為七層崇要訣列盤於左并次其解云

羅經七解

第一層是層名天池中畫一線為子午定向注水浮針合水底定線則子午定矣子午定然後可格龍為其龍格向為某向分金點穴驗水觀砂迎神避殺皆本於此其針必指午者午為正南大旺之地金性畏火見火則伏而不動即層家三伏之義也

第二層卦用後天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艮東北山取六秀艮丙巽辛兌丁益以亥

庚二龍為八秀擇地者當知所尚可也

第三層是層為天星出藏經五行之氣在地成形在天成象相為照應者也

第四層是層為孤星旺相青囊經曰甲壬陽而孤乙於陰而屋丙庚陽而旺丁辛陰而相其義從八卦納

甲中來

第五層是層名七十二龍又名七十分金本六十龍加以八千四維之正奏成七十二亦用定向與第五層天盤作用雖同而其法漸加密矣

掌中宇宙卷三

三十八

第六層是層為六十龍又名透地龍蓋以驗來龍純

雜分數多少者也二十四龍但為大綱至北始精中

間吉凶亦如七十龍示以現成定法十七龍全吉者

則空其地二十六龍全凶者則記以黑點十二龍吉

凶相半者則記以白圈五龍凶少吉多者則記以半

圈庸師常喜龍宜透透以為龍活不知有可透透者

有不可透透者正以此中純駁之間有微妙存也

第七層是層為周天度數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今圖中止有三百六十度者其五度四分度

之一藏於界縫之中也其中意義殊精堪與家亦用

之以作穴定向內五十八度為五行關殺之鄉四十

二度為五行分界之所陰陽差錯之度又七十二度

滿凶星反吟伏吟戰剋之位其協吉者一百八十八

度而已其吉凶固相半也其黑點與又及空地者亦

如七十二分金孰吉孰凶示人以現成之法作穴定

向避其黑點與所空之度而用其所空不書者可也

八山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掌中宇宙卷三

三十九

十五水

財寶玉階水艮丙人丁催官水丙金魚上馬水丙正

官文秀水寅金榜玉堂水辛正官財寶水巽金馬玉

堂水巽金門華表水巽三陽九開水武巨金關玉斗

水兌玉宮玉階水兌左和右合水震正官武鸞水文

曲金魚御街水丙正官兵將水壬

二十四向

乾亥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

二十四種吉凶之目

歡樂吉絕敗凶牲財吉福德吉瘟黃凶進財吉長病

占詞訟凶官爵吉官貴吉自吊凶旺庄吉興福吉法

場凶顛狂凶口舌凶旺蚕吉進田吉哭泣凶孤寡凶

榮貴吉少亡凶娼淫凶親姻吉

右二十四種吉凶之目居無定位隨山而轉

四真

落時有送有迎結時有勢有氣此真龍也勢止後直前灣氣聚後分前合此真穴也貼身為蟬翼抱身為

堂中字由春主

四十一

龍虎此真砂也金魚蔭腮蝦鬚此真水也

四獸

玄武忌吐舌嘴長朱雀忌斜飛尖射龍虎忌凹陷逼

壓土牛須忌出牽跌

五星

金木火陽龍也水土陰龍也陽龍用陰穴陰龍用陽

穴如金星水穴水星亦然土星金穴水星亦然火星

土穴若木火相生無害也而純陽不化大土相尅可

忌也而陰陽相配

五形

大形取燭木形取節金形取口水形取曲土形取角

三吉

到頭一節取木金土三吉為穴金木水穴水中取金

土星金穴金中取水

星辰三勢

立是山聳氣上浮眠是山仰氣下墜坐是山屏氣中

藏此天地人穴也大要潤開小宜狹低怕受濕高怕

風肥宜浮上瘦沉下弱用急進強須緩

堂中字由春主

四一一

穴形四體

窩有藏口窩張口窩深窩淺窩潤窩狹窩邊窩並窩

鉗有直鉗曲鉗長鉗短鉗雙鉗交鉗邊曲邊直鉗邊

長邊短鉗邊單邊雙鉗分鉗合鉗乳有懸乳長乳短

乳大乳小乳雙乳三乳閃乳側乳突有大突小突雙

突三突鷓突並突各以四體有成金木水火土之象

皆有帶九曜之形者須後有脉絡前有逆水收砂為

真

相山十字

曰角曰頂曰面曰口曰嘴曰頰曰脊曰氣曰窩曰脚

相山八名

曰節曰包曰珠曰乳曰氣曰硬曰塊曰轉皮

相山三十四字

曰坡曰鉗曰突曰窟曰疊曰背曰閃曰摺曰仰曰伏
曰亥曰扁曰平曰唇曰臍曰堆曰臙曰腰曰線曰影
曰肥曰尾曰腹曰頭曰手曰足曰梗曰鈎曰曰浪
曰心曰弦曰稜曰舌

相地六法

掌中宇宙卷三

四十二

龍看托托者後托左右托要謹送多也穴看落落者
中落左右落要包藏密也砂看脚脚者左脚右脚要
逆水湧也水看合合者前合左右合要兩水交也堂
看角角者四角要形勢圓也城看墉墉者四墉要羅
城完也

穴法二十字形

同字此開口而左鈎逆水係陽來墓口中困字此劍
脊而四應有案使陰來墓脊下白字此開口而左鈎
收水墓口中也字此直脉而右無橫抱過穴墓中脉

而字此窩中雙脉墓兩穴之字此曲流穴墓曲中包

字此窩臙右案抱穴墓臙中由字此口中突十字墓
十字下月字此如欽鉗而左湧右去要湧逆水可葬
臙中用字此如乳囊而左鈎右顧墓乳中吞字此開
口而龍虎無情不可下木字此劍脊而左右斜飛不
可下刀字此脉斜不結小字此吐舌而左右不成井
字此有口而四應無情內字此有窩而中斜飛大字
此分八穿而中無脉定字此有蓋樂而右斜走川字
此直硬不結多字此斜飛無地

掌中宇宙卷三

四十三

四局

直龍撞背來橫龍從側落曲龍由翻身飛龍結上潛
龍落平渾此龍局也天穴上聚入穴中聚地穴下聚
正穴正象側穴側聚此穴局也直來砂回頭砂湧抱
砂侍衛砂關欄砂此砂局也有朝水當面橫水如弓
抱據水在池湖水直流順逆水自下來無水結乾坡
此水局也

四形

生龍多轉摺死龍無斷跌強龍躡躍來弱龍瘦軟軟

順龍向前往逆龍望後去進龍後節高退龍後漸低
此龍形也三才穴直結三台穴橫結麒麟穴兩乳紅
旗大亥側曲池穴轉動晚脈穴乘氣正繩穴中心關
殺火傷腦此穴形也雙砂金奎直砂牙笏尖砂刀鎗
方砂厨櫃曲砂蚯蚓正砂鍾鼓斜砂旗帶此砂形也
金城弓抱木城直尺水城之玄火城土城橫此水
形也

八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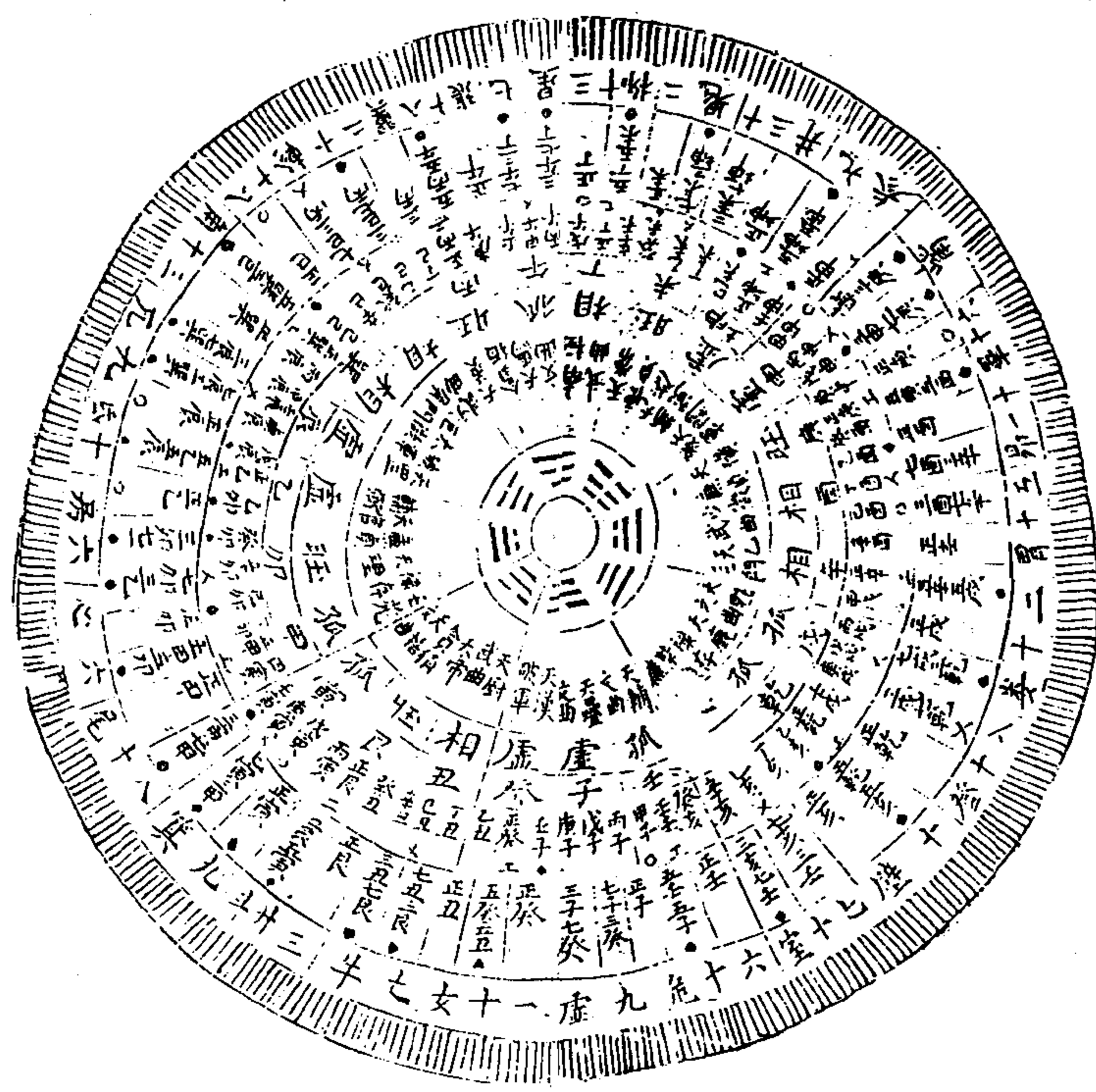
枉龍局促殺龍尖射鬼龍分枝劫龍飛走遊龍順去

準中宇宙卷之二

四十四

病龍崩破硬龍嶢岩絕龍孤單此龍之八殺也斷山
脈不續童山無草木過山勢不注波 崩陷獨山
無夾從亥山有欹斜老山多巖巖石山無主木此穴
之八也射是尖向穴探是斜露頭破是痕透頂冲是
橫插箭壓是砂崛起反是去向朝斷是腦下浪走是
斜順飛此砂之八殺也尅是木水射土穴雜是陽龍
雜陰水冲是洋潮勢大雄破是衆水破羅城穿是一
水穿堂過割是穴前中脚流箭是穴前來向穴射是
一尖向穴冲此水之八殺也有殺雖八合例亦凶

卷十二



又四十四

方技部

寫字十八法

首尾欲有情起落欲相顧偏鋒不可使其筆正正鋒不可使其筆偏躡過處當審於輕重一槍駐處必宜於著力折鋒搭鋒為下筆之始初筆揭筆為收殺之權筆標則肉自肥圓筆提則筋有餘力為骨之法憑指骨之提縱生血之道賴水墨之和勻忌軟勁之失均喜威嚴之敦厚勿輕浮以阻礙務均布以安平變換屈伸轉回旋於起伏藏收開閉運承接於送迎措遣

掌中宇宙卷三

四十五

旁而合執振氣象以生神筆法之妙於斯盡矣

永字三十二勢

永字之法有八曰落起走住疊圍回藏又曰側動弩趨策掠啄啞八法之勢又名曰恠石玉案鐵柱蟹爪虎牙犀角鳥喙金刀於中又為二十四法曰懸珠垂珠龍爪瓜子杏仁梅核石楸象簡垂鐵象笏曲尺飛鴈龍尾鳳翅獅口搭勾寶蓋金錐懸戈飛帶戲蝶蜂龍吟蛩遊魚通前共三十二勢其八病則牛頭鼠尾蜂腰鶴膝竹節絞角折木柴担也

論字六體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於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矩入規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畫字之真態而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惟務

掌中宇宙卷三

四十六

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一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背有面隨字形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堅實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而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摺者方員之法真多用摺

草多用轉摺無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摺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斜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米老曰無垂而不縮無往而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

運筆十八法

用筆不欲太肥太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太瘦則形枯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與其太肥不掌中宇宙卷三 四十七
若瘦硬也大槩用筆有緩有急有鋒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下徐還疾或往復收緩以做古急以出奇有鋒則以耀其精神無鋒則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鈎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其相帶連綿遊絲雖出於古人不足為者唐太宗云行行若索春蚓字字若縮秋蛇惡無骨也

草書八法

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應變非苟然者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筆

章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做王右軍申之以變化設之以奇崛若泛學法家則有工拙筆多失悞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反以失悞顛錯為新奇矣

幽人筆

司空圖在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如是

筆三品

梁文帝為湘東王時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
管書之文章瞻麗者用班竹管書之
管書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

五操

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品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故伏羲制琴以象天地陰陽之數而合神明之德是謂正音其操有五德士操始伏羲制琴以養德道士操始軒轅運神以樂道隱士操始許由樂志又自娛儒士操始夫子養性以致治黃士操始東方朔

以頌君德非此五士之流不宣於琴如無知音寧對清風皓月蒼松老石而鼓可也

四證

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白虎通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和樂而作名之曰曲憂愁而作命之曰操風俗通平和之人聽箏箏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體靜而心閑秘唐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上曰池下曰賓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

掌中宇宙卷十三

四十九

臣文王武王加二絃六絃柔而為文七絃剛而為武剛柔相應以合君臣之德或曰堯所加也琴禱

八法

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岳廣三分以象三才岳內取身三尺六寸以象期日三百六十有六龍觀其析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分成於三極於九九究也復變而為一之義也上穹窿以象天而圓其面下方輿以法地而平其底中虛含氣響應微微十有三其十二法六律六呂其一處中

元氣之統以象四則一陰一陽之道備其數也

琴名十四

琴之首曰鳳額下曰鳳舌其岳前曰承露後曰岳楮鳳軫穴曰覆杯額之體巍然而高若山岳之狀鳳喙琴項也謂之喉古可以教令也人形者取其有背之正也龍腰者取其屈折如龍也又曰玉女腰者取其纖細也自有至腰總象鳳翅聳然而張龍鬚乃琴末絃之異名焦尾兩邊曰冠角取其狀名也冠內兩線曰龍鬚龍池者龍為變化之物潛藏幽深之地迹雖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十

隱而聲自出也鳳沼者取其未儀沐浴自如也軫急也古人以竹為之取鳳非竹實不食之義額前鴈掌曰護軫繫絃處曰鳳足其下曰鳳腿橫內尖天地柱一圓一方為琴之心背也一琴之間其所取象昭昭然可見於木絲之際也

名義有八

止為天統下為地統中為人統柳楊之際上取泛聲則輕清而屬天下取按聲則重濁而為地不加抑按則然木之聲均和而屬人制其中則太虛之理具於

其外則妙用之應彰琴鳴因絃絃鳴因木側耳於絃木之工不足以聽其聲由池沼之間而聽焉則無餘矣是以知妙用所施不離太虛本末相因固如是也

七絃屬德

一絃屬土生宮為天為君其色黃在天符土星於人曰信分旺四季二絃屬金生商為地為臣其色白在天符金星於人曰義應秋之節三絃屬木主角為人為物其色青在天符木星於人曰仁應春之節四絃屬火主徵為事色赤在天符火星於人曰禮應夏之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十一

節五絃屬水主羽為物色黑在天符水星於人曰智應冬之節六絃屬文主少宮在天符文星於人曰文德本手柔以應剛七絃屬武主少商在天符武星於人曰武功本手剛以應柔

六琴名

黃帝琴名清角齊威公名遞鍾楚莊王名統梁司馬相如名綠綺蔡邕名焦尾趙飛燕名鳳凰

五曲

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鶉巢五曰

白駒

十二操

十二操一曰將歸二曰倚蘭三曰龜山並孔子作四曰越裳周公作五曰幽桐文王作六曰岐山周公為文王作也七曰履霜尹伯奇作八曰雉朝飛收積作九曰別鶴商陵牧子作十曰殘形魯子作十一曰水仙十二曰懷陵並伯牙作

九引

九引一曰列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箏篋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一列女楚樊姬作二伯妃魯曰妃作三貞女魯女作四思歸衛女作五霹靂楚梁高作六走馬恭侯作七箏篋霍子高作八琴引奏皇作九楚引楚龍丘子作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十二

其名有璫璣有鳴蕪有修營有藍脅有白納有嚮泉有韻磬有素琴有雲和有空桑有龍門有靈樞有聚雲有掩容有霹靂

十名

其名有璫璣有鳴蕪有修營有藍脅有白納有嚮泉有韻磬有素琴有雲和有空桑有龍門有靈樞有聚雲有掩容有霹靂

十制

其制有雙月有鳳喙有龍腰有覆杯有亞額有凹峯有蟬翼有古瓶有龍首有鳳舌

十具

其具有冰絃有玉足有寶軫有軫函有絃別有錦囊有琴薦有替指有琴床

十四形

其形有額有頸有承露有絃眼有岳有肩有腰有鳳翅有冠角有龍尾有軫池有天柱地柱有鳳眼韻沼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十三

十六曲

其曲有梅花三弄有猿鶴雙清有龍歸晚洞有雁過衡陽有黃雲青塞有杏壇吟有思賢操有廣寒秋有昭君怨有陽春有白雪有騎氣有御風有忘機有大雅琴有九德四虛之別

七彈

彈有五功十善十疵五謬之異有江操浙操閩操之不一

五士雅稱

黃門士隱士儒士羽士德士此五者雅稱聖人之樂

故宜於琴黃門士鼓大雅聖德之頌隱士操高山流水之調儒士撫清和治世之音羽士操御風飛仙之曲德士彈恬淡清虛之吟騷人逐客遊子怨女皆寄情於琴以伸快其意古人尚之

畫有三品

氣韻生動出於天成入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十四

畫有八要

氣韻無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扁鵲醫三易

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

攻木之工七

輪輿子廬匠車梓

四代所尚

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瓦殷人尚梓周人尚輿

攻金之工六

築治鳧稟段桃

攻皮之工五

函鮑鞞裘章

設色之工五

畫績鍾筐流

刮摩之工五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十五

玉卿雕矢磬

搏填之工二

陶旒

四弓成規不同

為夾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金有六齊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

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

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全錫之半謂之鑿燧之齊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十六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穎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穎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博物篇上

草木部

五穀

麻黍稷麥豆一穀不升曰歉二曰饑三曰饑四曰瘠

掌中宇宙卷之十三

五曰大侵

一禾九穗

洛陽縣界禾一莖九穗其年光武生

七年粟

劉殷夢曰西籬下有粟窠而掘之得粟五十鍾名曰

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

蒼草百莖

蒼生文王墓上叢滿百莖上覆以祥雲下守以靈龜

蒼莖十五葉

堯時有蒼莖生於堦自朔旦日長一葉至望滿十五
葉望後日落一葉至晦而盡次日復如之

三芝

石芝靈芝肉芝

五行草

馬齒莧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五行之色皆備

茶名有五

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蔎

五藥

掌中宇宙卷之十三

草木虫石穀

枸杞四時名

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蒸秋名卻老枝冬名地骨皮

目花為三十客

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為夭客杏為豔

客蓮為溪客木犀為巖客海棠為蜀客優鉢羅為禪

客梨為淡客瑞香為貴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

茶蘼為才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馨為韻客

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楊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

季為痴客棹為時客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
棟棠為俗客蔓陀羅為惡客狐燈為窮客棠梨為鬼
客

花有十友

荷淨友茶蘼韻友桂貴友海棠名友松清友梔子禪
友蘭芳友菊佳友梅仙友

五果

李屬木杏屬火棗屬土桃屬金栗屬水謂之五果

梅具四德

掌中宇宙卷十三

三

梅蓋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

梔六出

一名鮮枝一名簷蔔一名林蘭獨此花六出

連理二栗

楊延慶母性嗜栗卒樹二株於墓上經年栗樹枝皆
連理人以為孝感所致

三槐

王晉公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為三公者已
而子旦孫繁相繼貴顯

五柳

陶潛宅邊栽五柳號曰五柳先生

田氏三荆

田真田慶田廣欲析產堂前有紫荆一棘亦議析荆
忽枯稿嘆曰物尚如此况於人乎遂不分荆復榮

岷山兩樹

岷山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不俱
生俱枯也

一木四香

掌中宇宙卷十三

四

深山中一木根曰梅檀香節曰沉香花曰雞舌有膠
曰薰陸香

六香樹

聚窟州有返魂樹狀如桐栢花香聞數百里凍液為
香一曰驚梅香二曰靈靈香三曰返魂香四曰震檀
香五曰精鳳香六曰却死者凡人死聞香即活秦漢
時嘗通於中國

草微歲者七

歲欲豐而草先生歲欲苦而苦草先生

登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而旱
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藜是也歲欲
病而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生蓬是也

禽獸部

天下之物類五

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鮪不念鳳以為
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

掌中宇宙卷十三

五

不失佐

五鳥

五方之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鵬鳴北方幽

昌中央鳳凰

鳳有六像

頭像天目像日背像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綿

鳳有九苞

二曰口包命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三曰
耳聰達居蒿明也四曰舌拙伸能變聲也五曰彩色

光文采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曰頭銳鉤武
可稱也八曰音激拗聲遠聞也九曰腹文户不妄納
也

鳳有三文或曰有五文

首文曰頌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或謂首文曰
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鳳有十體

鳴前磨後蛇頭魚尾鵠額鸞思龍文龜背燕領雞喙
象鳳者五色

掌中宇宙卷十三

六

赤多者鳳黃多者鸚鵡紫多者鸞青多者鸞白多
者鵠

鶴具七九之數

鶴陽鳥因金氣乘火精以有養金數九火數七故聲
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

獨足鶴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
也

三足雀

鷓鴣常向日而飛飛數隨月蓋若正月則一飛而止

鷓鴣飛止隨十二月之數

鷓鴣常向日而飛飛數隨月蓋若正月則一飛而止二月則二飛而止餘皆依其數也

禽聲宜學習者有六

聽聲考祥篇曰鶴聲宜學仙雉聲宜習武鳥聲宜習醫鴈聲宜習卜筮鵲聲宜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咒蓋各相近故也

綬鳥三不吐

綬鳥一名鷓亦或謂之吐綬咽下有囊如小綬五色虎炳其吐有時風不吐雨不吐有驚懼不吐

禽獸自斷其尾者有三

一戎中矢自斷其尾黿牛被射自斷其尾雉見捕自斷其尾皆惡其為已患也

鷓鴣一鷓

鷓鴣國有一鷓不鳴以鏡照之則鳴

冲霄雙鷓

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王羲之書道德經舉紅鷓

鷓鴣後鷓冲霄飛去

鷓價至五十萬

唐肅宗教興諸王幸興慶池聞鷓價至五十萬錢

鷓有五德

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敢鬪勇也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

五色翠鷓

西子丹夢五色翠鷓自空中下化為鷓飛去乃生西子

鷓口字目卷三

六鷓

春秋六鷓退飛過宋都

二鳥

唐憲宗時有獻白鳥白鷓鷃者韓愈因之有感作二鳥賦

一鷓傳赦

黎景逸養一鷓甚馴熟後景逸被誣下獄鷓忽立獄樓喜噪已而赦至乃鷓傳赦也

禽中五客

李昉著五禽圖曰開客鷲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西客

麒麟有五種

一曰聳狝其身體皆青三角光瑩按東方甲乙木見則國家有災二曰炎駒其身皆赤身有魚鱗按南方丙丁火見則國家有火三曰素具其身皆白其毛尖利按西方庚辛金見則國家有兵四曰角端其身皆黑按北方壬癸水見則大水死喪五曰麒麟其身皆黃黃腹紫肉龍身虎爪按中央戊己土見則國家太平

掌中宇宙卷十三

九

平天下豐樂

八駿

王子年拾遺記曰一絕地二翻羽三奔霄四超影五踰輝六超光七騰霧八扶翼

唐時十驥

唐太宗時四紇良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曰騰霜駿曰皎雪驄曰凝露驪曰尖波駒曰飛霞驃曰發雷赤曰流金馱曰翔麟紫曰赤紅鬪

漢時九逸馬

武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之駿也一日浮雲二曰赤電三曰絕群四曰逸驃五曰紫騮六曰綠螭七曰龍子八曰麟駒九曰絕塵號為九逸

四駿

蒲梢龍文魚目汗血

六馬

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日馬駑馬

王昶五名馬位號

日金鞍使者曰致遠侯曰驥國公曰千里將軍曰渥

掌中宇宙卷十三

十

注即

七星鹿

鄱陽安樂彭魯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其祖名字鄉居年月存焉

螭九首九尾

鳧麗山有獸如狐首尾各九虎爪馬鬣音如嬰兒見則十年大稔

犀有二蹄三角

犀者徼外之獸狀如水牛豕頭人腹二蹄皮黑有三

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一孔二毛行江海中水為之開

獅行日五百里

獅者獸中之王即狻猊也日能行五百里一名白澤其形似虎色正黃有鬣尾端茸毛大如斗銅頭鐵項能食虎豹等獸

熊行數千里

熊似豕長頭高角猛熊多力而性輕捷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顛到投地行數千里悉有跽伏之數

掌中宇宙卷十三

十一

夔聲聞三百里

夔似牛一足無角皮可冒鼓其聲聞三百里

騶虞日行千里

騶虞五采畢具乘之日行千里

獬具四獸之體

象鼻犀目獅首豺髮

象體具十二生肖

象南越大獸長鼻巨牙能浮水出入體具十二獸肉惟鼻是其本肉

象膽隨十二月而轉

象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是也

熊膽隨四時而移

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蚺蛇之膽一月三徙

上旬在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蛇之吞獸有二

巴蛇吞象蚺蛇吞鹿

掌中宇宙卷十三

十二

援應五音鹿應六律

家語曰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援故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

羔有三德

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

麋有四目

麋有四目其二夜目謂目下有窠夜即能視是也

獒高四尺

大高四尺曰熬知人心可使

狐有九尾

白虎通曰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

龍具九九之數

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

龍生九子

一曰蒲牢好吼今鍾上獸紐是焉遺像一曰囚牛好

音今胡琴上獸頭是其遺像一曰螭吻好望今殿脊

獸頭是其遺像一曰嘲風好險今殿角上走獸是其

遺像一曰螭虎好文今碑端兩旁龍是其遺像一曰

負鼎好負重今碑下獸趺是其遺像一曰狴犴好訟

今獄門上獸頭是其遺像一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

子是其遺像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龍頭是其遺像

安樂寺壁間二龍張僧繇所畫也獨不點睛僧繇云

若點之即當飛去後有人為一龍點之須臾雷霆破

壁上天矣其不點者獨在云

龍目能見百里

龍有三畏

俗云龍精於自蓋龍孽故精於目也陰陽自然變化
論曰驪龍之眸見百里織芥

物之化龍者四

古有梭化龍者陶侃得織梭於雷澤掛壁門一日雷

電梭化龍去是也有劍化龍者雷煥之子佩劍過延

平津劍忽躍出化龍去是也又有竹杖化龍者壺公

以竹杖與費長房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至而投葛

陂顧視即化龍去是也又有小兒化龍者吳綽採藥

於華陽洞口見小兒手把三大珠戲松下尋化作龍

形不見是也

物之制龍者四

一曰鐵可起龍蛟湖中有白龍遇旱投敗鐵於內輒

作暴雨怒濤湧出其鐵方已是一曰狗可斃龍衛

城有龍井遇旱屠狗斃之風雨隨至是一曰酒可

沃龍陸機餉張華鮓華曰此龍肉以苦酒沃之有五

色光是也一曰醢可漬龍舊說龍肉以醢漬之則文

章生是也

龍有三畏

龍畏練樹葉五色絲 龍又畏蠟氣焚蠟則龍閉目不敢開

鯉具六六之數

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故好事者以六六魚名之

魚腦十五日而盈

魚水物也故取數於月十有五月而盈淮南子曰月虛而魚腦減是也

泉躍雙鯉

堂中三田卷十三

十五

姜詩妻事姑至孝姑嗜魚膾不能常得舍側泉湧雙鯉躍出又王延母思生魚求之不得母杖之出血乃哭於汾水忽有一魚躍出取以供母

竹寄雙魚

杜孝以竹筍貯水入二魚以茅塞之放江中祝曰我毋必得此妻出而獲之笑曰此必我夫所寄也熟而薦之於姑後問之果然

六龜

大龜俯地龜仰西龜左倪北龜右倪東龜前奔南龜

後身

八龜

一北斗龜二南辰龜三五星龜四八風龜五日月龜六二十八宿龜七九州龜八玉龜

九龜

一石二泉三蔡四江五洛六海七河八淮九旱

十龜

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

龜八澤龜九水龜十大龜

堂中三田卷十三

十六

十朋龜有四品

先龜距長尺二寸直一千一百六十為尺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為杜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寶四品

三足龜

龜三足用賁

九節

龜尾有九節

三足鼈

鼈三足曰能

蟬有五德

頭上有綏文也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燕也不巢君儉也應候鳴信也

蟻有與衆者三事

化書曰蝼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

蜂有兩衙

掌中宇宙卷十三
一曰早衙一曰晚衙其主之所在衆蜂朝之如官府

散衙

蝗有四種

食苗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

物類異化者四

蛇化雉雉化蜃鱉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化鴛鴦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蠹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也絮化萍苓化龜橘化枳梅化杏萸化驚樹化牛稻化蚕蔬化蝶腐菌化蜂腐草化

蟻蝨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男雌

化雉寐化鼈星化肉蕙化胡肯化人雨化血地化毛

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鳥化鳧人化羊星化承井

化酒几化鹿杞化大米化丹墨化雨此以妖術化者

也形類也氣類也災異也天為之也妖術則人也天

之化常有人之化不常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

十一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樂典章刑政

遠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珍寶部

寶璽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會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

國朝寶璽

皇帝奉天之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寶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制誥

寶 勅命之寶 廣運之寶 御前之寶 皇帝尊
親之寶 皇帝親親之寶 敬天動民之寶 表章
經史之寶 欽文之璽 奉天承運大明天子之寶
大明受命之寶 巡狩天下之寶 垂訓之寶 命
德之寶 討罪安民之寶 勅正萬民之寶

六玉

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琬北方璋東方璧

玉六色

有山玄文者有水蒼文者有白如截肪赤如雞冠黑
如純漆紅如蒸栗者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四寶

砥兗結綠懸黎和璞

七寶

金銀珠玉琉璃車渠瑪瑙

夷寶十二

琨瑤之臯銅錯之琅火齊之寶駭雞之珎頰丹明璣

華銀璞紫具流黃標碧素玉

稜伽五寶

大珠鈿金寶纓象齒白氈布

二球

大球二尺小球尺二寸

珠六品

一寸以上謂之大品珠大而底平如覆釜謂之瑠珠
次日走珠次日骨珠次日螺蚶珠次日梳珠

珠六在

掌中掌冒卷三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
蚌珠在腹

黃玉三尺

孔子作春秋孝經成告備於大有赤虹自上而下化
為黃玉三尺上有刻文

掌中宇宙卷之十四

山東兗州府推官汝陰盧翰輯

潁州道兵備副使潛江歐陽東鳳發刻

潁州知州扶風孫崇先閱

儒學署學正古吳王會圖校

博物篇下

宮園部

明堂九室

如井田之制中南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廟東為青陽

太廟左右个西為總章太廟左右个北為玄堂

五室

夏后氏世室有象五行也木室於東階曰青陽火室

於東南曰明堂金室於西南曰總章水室在北曰玄

堂土室中曰太室

三階

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

三階平是謂太平

五侯三門

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

子有臯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庫門之內

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諸侯

外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曰何謂

畢門畢者蹕也王出之於此則蹕也師氏掌焉何謂

應門應應也何謂臯門臯告也王居外朝告萬民謀

大事也

九門

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

五學

辟雍東序瞽宗成均上庠

三雍

辟雍明堂靈臺

三臺

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特臺以觀四時施化圃

臺以觀鳥獸魚鱉也後漢書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

臺謁者為外臺

三院

掌中宇宙 卷一四

五〇三

臺院侍御史隸馬殿院殿中侍御史隸馬察院監察御史隸馬

四香閣

楊國忠用沉香木為閣檀香為閣檻麝香乳香飾土為泥以塗閣壁謂四香閣

臨春三閣

陳後主作臨春結綺望春三閣以沉檀香木為之臨春後主自居結綺張麗華居之望春龔孔二妃居之

飲饌部

掌中書卷十四

三

八珍

食之美者曰珍一曰淳熬二曰炮豚三曰淳母四曰炮牂五曰擣珍六曰漬七曰熬八曰肝膋又云龍肝鳳髓豹胎熊掌鴟炙紫駝峰猩猩唇鯉魚尾謂之八珍

四食

白虎通天子日四食平日食太陽之始書食太陰之始脯食少陽之始暮食少陰之始

四膳

孟春食麥羊孟夏食菽雞五秋食麻大孟冬食黍彘

四時之食

春宜羔豚膳膏香夏宜牀脯膳膏臊秋宜犢臠膳膏腥冬宜麋羽膳膏醢

懷肉四譽

漢伏日賜諸郎肉東方朔獨拔劔割肉懷而早歸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何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燕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自責而反譽復賜酒一斗肉十斤

掌中書卷十四

四

五侯鯖

漢婁護為王氏五侯賓客咸得其歡心每日五侯饋餉乃合而為鯖謂之五侯鯖

香七日

金鑿密記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日

醞酒二種

唐子西嘗醞酒二種其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勁者名齊物論

酒之異品者三

酒有蘭生漢武百味酒也玉璫隋煬帝得法於胡人者也醞醱翠濤魏侍中徵所造也十年而味益美

盧仝七碗

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清風生

飲食三卷

東坡在黃岡新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召飲者預以此

告乃止

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冠服部

四旒

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大夫七旒至轂士三旒至肩

冠四飾

曰衡曰紕曰紕曰紕

衣衣十二章

掌中宇宙 卷一四

黃帝作衣未備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

宗彙藻次粉米黼黻 綉於裳

五服

公服衮冕九章侯伯服鷩冕七章子男服毳冕五章依服絺冕三章卿大夫服玄冕一章士服皮弁無章數

王后六服

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褙衣榆狄闕狄鞠衣展衣綠衣

三帶

錢倣進寶犀帶太祖嘆曰朕有帶三條汴河一條五

組纓二法

大河一條惠民河一條倣大愧

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潤三尺法天地人

鳳毛二裘

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二裘一曰燠質一曰暄肌片

毛準千金

三鳥

三鳥

三鳥

赤鳥白鳥黑鳥

器械部

三爨

夏后氏以鷄爨商以羊爨周以黃爨

四罇

有虞氏之泰罇夏氏之山罇商之著周之犧象

四代之勺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三代之豆

掌中宇宙卷西

七

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 楛苦暗反獻音莎

四代之俎

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麋殷以棋周以房俎 音滌 鄭

五几五席

五几玉几彫几彤几漆几素几五席藻席莞席次席

蒲席熊席

三傳

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

傳

大劍

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洞太阿莫耶干將

三劍

越有二劍薛燭曰造此劍時赤崖坡出錫若耶溪出

銅歐冶所造曰純鉤曰湛盧吳有二劍干將與妻莫

耶造陽曰干將作龜文陰曰莫耶作漫理

楚王三劍

楚王劍三日龍泉曰太阿曰工市

三弓

掌中宇宙卷西

八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

而筋至謂之深弓

弓有三制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

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

服之

甲三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

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四隱

青隱曰延思在東言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白隱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投之赤隱曰昭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黑隱曰通玄在北告秘謀者投之

雜事部

通五方之言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周處三害

周處少時凶強使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長橋水中

掌中宇宙卷十四

九

有蛟南山有白額虎並暴犯百姓謂之三害處見父老之憂而問之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逐刺虎殺蛟自改勵為忠臣孝子

察俗五行

德宗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以五術察風俗聽謠訟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美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趨舍

詩四始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

也鳴鳳在申金始也

五漸之門

易有漸卦老氏有妙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敬之安而行之故言漸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心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虚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神通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四留銘

掌中宇宙卷十四

王參政大伯號留耕嘗著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功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於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仕有五瘴

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地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

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瘴也

三游

游俠游說游行世有三游德之賊也

吳江三高亭

亭祠鴟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議者謂子皮為吳大

仇法不當祀有詩云可嘆吳癡志越憾却誇范蠡作

三高

善用三短

比齊李諧因瘦而舉願因跛而緩步因塞而徐言人

謂善用三短

謂善用三短

脇出六人

帝顓頊孫陸終氏娶鬼方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

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即錢鏗

掌中宇宙卷之十四終

刻四友齋叢說題辭

余嘗從八寶朱射陂氏知東海
有柘湖何子心竊慕之比臨海上
則已物故為之悵然其猶子克之
雍之二太學呂所誤語林翰林集
暨四友叢說來余受而讀之讀
語林曰詳而核精而不穢良史才
也清翰林集曰詩諸體具備古儼
漢魏律例盛唐文則步驟遷固
之間可傳已至叢說讀既則又躍
然喜不自禁蓋余伯有古今之慨
喜其說之時有當余心也惜其刻
未善詢之克之云茲活字摹本也尚
有續稿八卷未摹入今存張冲字

所遂佐其費俾召善工并刻之以
示其兩孫噫九原有知將不謂余
為知言矣乎刻竣冲字謂余當有
言曰題其首如此

三十六湖雲水二十四橋烟月主者
廣陵龔元成書於吳松行署青

天白日軒中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南京翰林院孔目柘湖先生何公著也公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梓於世世誦傳之矣公家多藏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本朝每大衆廣坐中區畫天下事當否成敗懸河注辨聞者生氣意

序

一

欲貶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晚稍試冷局即棄去值海寇發難亡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栖遲吳臺笠澤間者數年近始卜城南一區築香嚴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粹而成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

序

二

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蔽之胷中今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顏公數語以首之余授而終業凡經術文藝人才治紀邊防兵食民風士論先正

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年

之風猷一時之談譎旁及字畫歌曲之伎竺乾之書遠弋博采率當晰情實持論超越不隨俗同聲信可稱大雅一家之言非瑣錄稗說者類也夫譚經者棄註疏而守一家之傳註以為筌蹄論文者背古始而侈排比之蕪藻以博聲利用人者以一青而掩其大節經國者

序

三

隨時以就功名而忘遠圖賦歛不經而民日瘁官邪無警而俗日偷視成憲為故牒以紛更為任事議論奪於浮薄賢豪困於摧抑即今之所覩記憂時之士有不勝其嘆息者第習既相沿胥懷之而不敢吐耳然則公之言其有賁生之志乎使盡如公之言則士以通經學

古為能吏以字民守法為政捐苛細而崇長厚之風勵節槩而遠脂韋之習豈非太平之長筭救時之藥石乎惜乎世之知公者憲也昔人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情之所鍾固在吾輩故審音知樂賢哲未嘗不致意苟志行瓌瑋亦何嫌於該涉二氏之學誠與吾儒不羣然

序

四

返觀內照守靜虛以尊生自葆與逐逐腐鼠駭機血指汗顏而不知止者愚智相去幾何公固將以此自遣而亦以此警世之迷也未學藉口玩物自聲偶之外舉之舌橋然不能下且曰此亦何用知以淺薄自文其視公之闕博不直小巫見大巫矣或謂公之言太直致不

避忌非諧俗者所樂聞余竊以為不然士君子各有所見有所見而不出之終日如含瓦石以媚說博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為蘓長公有言事有不如意者如食中有虫吐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畧於塵埽之外者時以莊語向人而其中城府對面邈不可測公固將知之

序

五

若浼矣又何足槩公之雅度余學術荒落少為公賞識留都時志業共期有皮鮑之知閒居以書史授受有王蔡之好室適芝蘭炊汲在望晚歲所賴於公者多矣荷不朽之重托接四友之良遊載筆序之俟後之知何先生者考焉
前史官廣乘山人朱大韶撰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四友齋者何子宴息處也何子讀書頗愚日處四友齋中隨所聞見書之於牘歲月積累遂成三十卷云四友云者莊子維摩詰白太傅與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叢者藪也冗也言草木之生冗々然荒穢蕪雜不可以理也又叢者叢勝也孔安國

序

一

曰叢勝者細碎無大略也叢說者言此書言事細碎其蕪穢不可理譬之草木然則冗々不可為用者也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為費雖饑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蓋欲以攬求王霸之餘畧以揣摩當世之故一遇事之盤錯難解者

即傳以古義合之而有不合則深湛思之竟日繼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掉不憚如此蓋二十五年所何子年已幾四十無所試何子遂得心疾每一發動則性理錯逆與人論難稍不當意輒大肆詬詈時一出詭異語其言事亦甚狂戾不復有倫脊即此十六卷所載者是也或者曰子之言多謬妄其有一二中理

序

二

者子擇而去取之以傳何如何子曰君固未聞元聲叟寤語之說者耶夫寤語者寤語也寐中之語此誣妄之極也寤而覺其妄也針砭薰灼醫療備至及寐而寤語如故此則天所授之病雖沒齒不可藥而愈者也然昔人固有晝為乞兒夜而夢為帝王處於王宮袞冕黼黻南面以臨諸侯亦有晝為帝王處王宮

袞冕黼黻臨御百辟夜而夢行乞於市中夫以宇宙之大其間顛倒謬悠何所不有又烏知寤時之君子其寐而不為小人耶余又烏知寤時之小人其寐而不為君子耶則余說之為寤為寐為君子為小人交禪於寤寐之間余既不能辨識而別白之况寐時之寤語其孰為

序

三

是孰為非余又安能決擇去取於其中故欲過而兩存之以俟夫不諱寤語者示之苟見之者曰此何子之寤語也則良俊之幸也若必曰此何子之莊語蓋必有所憂也則此書者良俊之罪也然其幸與罪固在諸君子耳良俊方在寐中則又烏能定之哉隆慶己巳九日東海何良俊書於香巖精舍

四友齋叢說目錄

卷之一

經一

卷之二

經二

卷之三

經三

卷之四

經四

叢說 目錄

卷之五

史一

卷之六

史二

卷之七

史三

卷之八

史四

卷之九

卷之十

史六

卷之十一

史七

卷之十二

史八

卷之十三

史九

叢說 目錄

卷之十四

史十

卷之十五

史十一

卷之十六

史十二

卷之十七

史十三

卷之十八

雜紀

卷之十九

子一

卷之二十

子二

卷之二十一

釋道一

卷之二十二

釋道二

叢說
目錄

卷之二十三

文

卷之二十四

詩一

卷之二十五

詩二

卷之二十六

詩三

卷之二十七

書

卷之二十八

畫一

卷之二十九

畫二

卷之三十

求志

卷之三十一

崇訓

叢說
目錄

卷之三十二

尊生

卷之三十三

娛老

卷之三十四

正俗一

卷之三十五

正俗二

卷之三十六

四

考文

卷之三十七

詞曲

卷之三十八

續史

四友齋叢說目錄終

叢說

目錄

五

四友齋叢說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為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者安可不留意於經術乎世又有喜談性命說玄虛者亦經學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至四凡四卷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故其言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門弟子之所記則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史記引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夫六藝者六經也
後世以樂經合於禮遂稱五經漢五經皆置博士
列於學官而歷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經而言
治則治非其治矣舍五經而言學則學非其學
矣今五經具在而世之學者但欲假此以爲富
貴之階梯耳求其必欲明經以爲世用者能幾
人哉

唐時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又
益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爲十三經而
孔穎達邢昺諸人爲之作正義謂之十三經註
疏今有刻行本

孝經相傳謂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屬商孝
經屬參今觀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則是人子必須
自竭其力以養然後爲孝苟但假於人力則雖
三釜五鼎不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
不足爲顯使非聖經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後世

以竊祿爲能養以叨名爵者爲能顯其親相去
何啻天壤

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
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則
何可不列於學官聞吾松前輩顧文僖公其平
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於各
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是也有詩緯
如含神霧之類是也有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是
也有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是也有禮緯如含

文嘉之類是也有樂緯如動聲儀之類是也有
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是也有論語緯如撰考
識之類是也有河圖緯如裊佐輔之類是也有
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
篇目尚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識
緯故諸儒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興
於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
儒亦以樂記并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

緯不在此數則五經孝經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

周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據朱子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引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余甚不安其說夫神明化育本是一義如何將來混解况著草亦衆卉中之一物若天下和平則百物暢茂著草自然莖長而叢密與群卉等耳何獨於著草見得聖人幽贊處且

叢說

卷之一

四

只是生著草亦把聖人幽贊神明說得小了不如註疏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用著求卦之法蓋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無口可以語人故聖人幽贊其所不及以陰陽剛柔配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數以著扐之則凡占者吉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趨凶者以避則神明所不能告人者聖人有以告之而幽贊之功大矣較之本義其說頗長

中孚上九爻辭曰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云雞

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猶為凶道此因禮記有雞曰翰音之文遂以翰音為鷄然鷄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牽合寔為無謂不如註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飛而實不從也故朱博拜相臨延登受策殿中有大聲如鍾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楊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

叢說

卷之一

五

博為人強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後博果坐姦謀自殺豈非所謂雖得其正猶為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謂此也然則洪範徵應與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以翰音為鷄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

盡爲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
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
莽之惡爲聚斂之囚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
行又可以誣聖經乎楊升菴云東發之論亦可
爲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
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
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
兼說 卷之一

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
之後而不爲後楊升菴以爲此說精明可補註
疏之遺

四明黃潤玉是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註如云
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
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
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黃廷美云經書註疏論語仁者靜孔安國

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
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
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
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
自脩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有取焉
自末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
兼說 卷之一

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余嘗謂詩經與諸經不同故讀詩者亦當與讀
諸經不同蓋詩人托物引喻其辭微其旨遠故
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
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以子貢言貧而
無諂富而無驕夫子告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
貢即引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證之夫子
曰賜也可與言詩子夏詠詩之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

乎夫子曰商也可與言詩一則許以起予一則許以告往知來乃知孔門之用詩蓋如此他如大學引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引鴈鳩篇其儀一兮正是四國則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此曾子之說詩也中庸引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則曰言其上下察衣錦褻衣則曰惡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說詩也孔門說詩大率類此亦何嘗泥於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學者必曰

叢說 卷之一

通倫類蓋引伸觸類維人所用漢人說經蓋有師授故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也自有宋儒傳註遂執一定之說學者始泥而不通不復能引伸觸類夫不能引而伸觸類而長亦何取於讀經哉
詩小序世以為子夏作今雖無所考然梁昭明集文選其於毛詩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漢晉以來相傳如此夫大序既出於子夏則小序為子夏何疑夫夫子刪詩而子夏親受業於其門

且夫子亦嘗以孝經屬參春秋屬商矣子夏以文學稱故夫子又以詩屬之故子夏為之作序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親有傳授之人而必以後世推測臆度者為是抑又何哉縱不出於子夏而為漢儒所作然漢儒去聖人未遠諸儒之授受有緒與後之去聖人千五百年况當絕學之後者又自有別故詩旨必當以小序為據

叢說 卷之一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後妃之志也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為思得賢人寘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為文王行役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寘之周道哉或者以為婦人無壺外之思則武王有亂臣十人其一人謂文母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安得以求賢審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中楚以公子午為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

人也杜預注亦云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自漢以來說詩者相傳如此

木瓜小序以爲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曹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甚爲有據朱子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辭何耶

栢舟小序以爲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也朱傳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豈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詩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詩耳蓋亦斷章取義也楊升菴以荀爲深得詩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晉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農桑故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

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使曉墉生物第二章子國毛云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夫漢世傳經有緒書籍尚多必有所據而朱子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蓋夫子刪詩以垂後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備法鑒可也豈有連篇累牘盡淫蕩之語耶

小雅鼓鍾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爲之憂傷鄭康成箋引孔子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然則鼓鍾淮上此是嘉樂野合正見幽王失禮處朱子不取而云未詳何也

常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故周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墻外禦其侮鄭玄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故杜預以為周公作詩召公歌之甚為有據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樂歌有甚意義

楊升菴云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本於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

叢說

卷之一

十二

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余觀註疏中毛公詩亦作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則言鄂然外見者不出於宋人至鄭氏箋始云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又云古聲不拊同亦不遂訓不為花足蓋升菴雖甚博然亦考據欠詳也

小雅賓之初筵小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

涵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箋云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蓋武公為周卿士見王政之闕而刺之有關於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是衛武公之詩當列之衛風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作懿詩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作刺厲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雅中若只是自

叢說

卷之一

十三

儆則亦衛國風詩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蓋卜日選徒是慎微以御賓客是能接下序與詩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詩註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

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重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實謹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今之讀詩者若問其何謂之小雅何謂之大雅何者爲正何者爲

叢說

卷之一

十四

變必茫然不知矣然則註疏其可盡廢哉

鄭淡泉長於攷索其古言中所論經傳於考究儘有詳密處但於義理無所發明獨言詩無燕風有召南無采風有商訟魯亦然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爲三縣以與諸大夫獻子謂成鱗曰吾與戊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舉

親也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日度德正應和日莫照臨四方日明勤施無私日類教訓不倦日長慶賞刑威日君慈和徧服日順擇善而從之日比經緯天地日文九德不愆成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是春秋時已有說詩者矣

叢說

卷之一

十五

世有詩傳一本其篇首題曰孔氏傳平聲衛端木賜子貢述其關雎序曰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以關雎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其葛覃序云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又有詩說一冊題為漢太中大夫魯申培撰其關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已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二家以為后妃思得淑女朱傳以為文王思得后妃覺二家之義為長

叢說

卷之一

十六

二家之序與毛詩小有異同鼓鍾二家皆以為昭王詩

王風二家皆作魯風而魯頌四篇次焉蓋漢儒傳經各尊其師說如論語有齊論魯論其篇目各自不同

嚴粲詩輯近亦刻行嚴是朱子同時人其詩旨全用小序

叢說卷之一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二

左傳用詩苟於義有合不必盡依本旨蓋即所謂引伸觸類者也余錄出數條示讀詩者使知古人用詩之例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叢說

卷之二

一

隨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則凡違禮者皆然而詩之用斯廣矣

孟明增修國政趙成子言於晉曰秦師又至必將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晉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

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魯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欒書侵蔡楚退師欒書從三帥之言不戰而還春秋與之詩曰豈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吳伐楚乘其喪也君子以為不吊詩曰不吊吳

天亂靡有定

管仲請桓公救邢引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

晉立夷吾秦伯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宋人圍曹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句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師魯不設備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魯躋僖公傳引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樂

林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周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

焉

孟明敗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敗貪故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子產以諸侯之幣重寓書于范宣子曰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叢說

卷之二

四

周室有王子朝之難鄭伯如晉子太叔見范獻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瓶之罄矣維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范宣子謀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與師徒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慄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宴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叢說

卷之二

五

魯昭公卒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墨曰魯君既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

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于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

人乎

左氏傳所載凡列國之大夫聘問隣國者其主賓於燕享之際各稱詩以明志余愛其辨而雅也錄之以列于左方

魯文公與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魯公賦嘉樂

晉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黃說

卷之二

六

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賦淇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王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范宣子聘魯告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

黃說

卷之二

七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晉伐秦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魯公如晉謀鄭也公還鄭伯與公宴于棊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

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卹社稷而使魯
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
苗季武子與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
邑賦六月

齊及晉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
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叢說 卷之二 八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燕享之晉侯賦
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
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景子
又使宴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
展賦將仙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鄭伯享趙孟於番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
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
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

叢說 卷之二 九

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
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
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
後亡不亦可乎
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
二章享畢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

戒趙孟趙孟賦鞞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麗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

叢說

卷之二

十一

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韓宣子起爲政聘魯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宣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遂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善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五音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稊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

叢說

卷之二

十一

小邾穆子朝魯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子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吳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傳曰九能可以爲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賦當春秋時尚未有賦亦未必人人作詩即如前之所賦是也蓋但以明志而已春秋經如公穀胡氏之傳特孔子書法之發明耳若晉楚齊魯鄭衛之事皆賴左氏作傳而孔

子之經始有着落故孔子稱素王丘明稱素臣
不虛也雖其言諸侯之威儀言語其微應有若
卜筮然故韓子以浮誇病之然孔子所謂其事
則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之事所以得傳於後
世者皆左氏之功也豈諸傳可得而並哉然漢
初唯用公穀至劉歆移書太常而左傳始列於
學官

禮記一書後人疑其出於漢儒附會若檀弓經
解諸篇是也即檀弓所載如孔子聞伯高之喪

叢說

卷之二

十一

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
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
我吾哭之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而哭之曰為
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又子
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思曰為伋
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
也母只此兩節不但文章之妙非後人可及求
之典禮亦豈後人所能議擬哉
經解世疑其非本經或後人所撰然所論諸經

要旨亦恐非後人所能道縱出於漢儒當時必
有所本必非出於鑿空杜撰者諸篇不能盡述
聊舉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豈有廢經而傳單
行者乎則儀禮何可不列於學官

張南園曰予為稽勳員外時江夏劉主事績以
陳皓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良是

後孫九峰知之謂予曰陳說朝廷已頒降天下
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其

叢說

卷之二

十三

言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
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义遂出守鎮
江府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說禮之
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
為監察御史未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知
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
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
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

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經學者如升庵者可多得乎

談苑醜齠云禮記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芟尹讀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皓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爲解詩而作則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

叢說

卷之二

十四

解孚尹何異指白犬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皓之不通文理也朱子作諸經傳註儘有說理精到處若書經註出于蔡沉禮記註出於陳灝其何可盡去古註而獨行之耶

詩經有呂東萊讀詩記世有刻行本學者亦宜參看

高皇帝以尚書咨羲和與唯天陰隲下民二簡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

吾改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今之學者易於叛經難於違傳寧得罪於孔孟毋得罪於宋儒此亦可爲深痼之病已不可救療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子見南子章樂筆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論語正義曰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

叢說卷之二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三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註疏而參以程朱傳註成祖既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註為主夫漢儒去聖人未遠學有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况聖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後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但訓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

叢說

卷之三

一

體認之功深則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則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說出將聖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畧加敷衍湊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嗚呼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術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盡今之世但用此輩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猶以酖毒愈疾日就羸憊必至於不可救藥而後已耳嗚呼惜

哉

揚升菴云註疏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則知聖賢雖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學者概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始則盡掃百

叢說

卷之三

二

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經術哉

近時之人皆言 祖宗以經義取士恐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又以爲作古詩文甚難經義直淺淺耳此大不然蓋經義皆聖人精微之蘊使爲古詩文則稍有聰明之人畧加槩括便能成章若聖人之言非有待於蘊藉直積之久其何能

以措一辭乎况必有待於蘊藉真積則利根之人沉鬱既久化輕俊爲敦厚鈍根之人磨礪已深矯頹情爲奮迅故賢智者不見其有餘愚不肖者不見其不足蓋以養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爲自漢以後取士之科莫善於此但今讀舊文字之人一用則躁競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會而體認經傳之人終無可進之階 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淵矣其流之弊一至於此痛哉痛哉

叢說

卷之三

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長五人例有贓罰銀數千丁巳年屠石屋葉淮源管印差要將贓罰銀送國子監刻書因見訪及爾時朱文石爲國子司業余與趙大周先生極力慫恿勸其刻十三經註疏此書監中雖有舊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至漫滅所關亦不爲小諸公皆以爲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將周易校畢方校詩書二經適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見不同將

此項銀作修二十一史板費去其事遂寢

夫用傳註以勦取科第此猶三十年前事也今時學者但要讀過經書更讀舊文字千篇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讀千篇舊文即取青紫便可榮身顯親揚名當世而體認聖經之人窮年白首饑凍老死迄無所成人何不爲其易且樂而獨爲其難且苦者哉人人皆讀舊文皆不體認經傳則五經四書可盡廢矣嗚呼有天下之責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叢說

卷之三

四

余在南都時嘗與趙方泉督學言欲其分付上江二縣將書坊刻行時義盡數燒除仍行文與福建巡按御史將建寧書坊刻行時義亦盡數燒除方泉雖以爲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來學者全不理會經傳但讀舊文字以取科第近聞欲專以後場策論爲主嗚呼是見樹木之枝幹蠹蝕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則枝幹將曷從生哉夫經術所

以經世務故經術本根也世務皆由此出不由
經術而求世務之當得乎故今時但當嚴立科
禁一切學者有應臺試省試者凡用舊文字之
人痛加黜罰如能體貼聖人旨意雖行文或未
盡善亦須曲為褒舉庶幾可以挽回此風然今
之主司未必非讀舊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會
經傳者而為之辨識哉

我朝留心經術者有楊文懿程篁墩蔡虛齋章
介菴諸人

叢說 卷之三 五

余以為十三經註疏板頭既多一時工力恐難
猝辦但得將古註十三經刻行一部則大有功
於聖學而於 聖朝政治不為無補且亦可以
嘉惠後學其費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
守便可了此惜無可與謀者

緯書出於東漢蓋因光武好讖故東漢諸儒偽
造此書今周易乾坤鑿度禮含文嘉諸書皆有
傳寫本大率皆言符讖占候之事於本經無所
發明但古書難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於有關經術之書當遍加訪求士大夫一
遇此類亦須極力購之若有力便當刻行蓋去
聖日遠則經教日湮而後之談經者將日下
日矣縱有小疵亦當過而存之使後世學士猶
可取以折衷今小說雜家無處不刻何獨於經
傳而靳惜小費哉

漢人說經皆有師法不泥文字蓋於言句之外
自出意見而終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贛易
林孔安國尚書大傳韓嬰詩外傳大戴禮是經
之別傳而皆可與之並行者也較之後世因文
立義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盡廢彼而
從此抑又何耶

叢說 卷之三 六

詩有細春秋有微此書今皆不傳聞李中麓家
藏書甚多亦有意搜訪諸經各家傳註想亦有
世所不傳本恨無從一訪求之耳

京房易傳一書今雖有刻行本但以五鄉六親
世應生刻立說正類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後人
附會然京房喜言禍福或者是其本書不可考

也

宋人說經始於劉原甫劉有七經小傳言簡理暢尚不失漢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後以與朱文石司成已刻板於南太學

劉原甫又有春秋權衡一書甚好余有一冊乃宋板今亦在文石處

宋世名賢如范文正公歐陽公呂晦叔王介甫

司馬文正公蘇東坡黃山谷皆言學但皆本之

經術以求實用不空談心性此其所以為有用

叢說

卷之三

七

之儒耶

東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

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絞繞竟亦何

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能盡談微見端兆欲

使學者自見之

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而訓詁始蕪穢矣

宋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註而說經遂支離

矣

黃山谷在當時不甚講學然學問皆有切實工

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稱之余觀集中言論更有出此上者今盡拈出以示後人

黃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

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

耶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

讀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

經術為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

叢說

卷之三

八

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實近裡工夫其言

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

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則

大通乃東坡之子姪也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

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

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然後往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

滇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
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
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為德也
山谷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拔子然
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皆在吾術內古
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
動其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
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根本固
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之特立獨行者蓋

叢說

卷之三

九

用此道耳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
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蕩四海會
同者也

汶山之水濫觴及其成江橫絕吳楚涵受百谷
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於一則不凝滯於物鞭其後則無內外之患
胥次寬則不為喜怒所遷人未信則反聰明而
自照顏淵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黃帝夫設

心如是豈暇與俗人爭能哉

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
物同盡則在此不在彼矣人當開拓胥次以天
地為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
我朝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好談理性
豈是不長於經術但既托之空言遂鮮實用其
門弟子又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戶深衷厚默勤
取道學之名以為進取之捷徑自是經術道學
始岐而為二矣

叢說

卷之三

十

今 朝廷若欲求經術之士廟堂諸公集議行
之亦甚不難蓋翰林院元設有五經博士而翰
林院亦有秀才名色當精選深于經術者為博
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經者皆隸焉公家月廩餼
之日省月試必待精深然後官之則庶乎可以
廣求士之門而學者競趨於經術亦不長文詞
浮艷之習此選舉之佳事也蓋 祖宗元有此
門舉而行之在當事諸公有意與無意耳如欲
訪求經術之人當今各郡太守凡遇考滿之期

各選三四人自隨如古之所謂計偕者與之俱至京師送禮部考選如計偕之人果能通經即筭任內功蹟若非其人舉主即加黜罰其無者聽然亦必以有無為殿最或庶幾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為南畿督學是年歲考其適領案後以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為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訪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玄見贈詩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談皆學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

叢說

卷之三

十一

經四書大全書眉上標寫皆滿又言圓覺經說理精到是與孔子對床睡的宋儒傳註只在孔子床脚下鑽如何會識得又痛點詞章之學時余字登之嘗對郁子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縱讀得精熟有甚用處然文章亦學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意以為力或有餘則兼之未必不是介庵是臨川人想其學亦出於象山然只談經學未嘗旁及理性其議論自立意見不隨人可

不嘗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蓋為治當法堯舜則祖宗何足法能脩德以弭災則天變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則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檜力主和議蓋因當時國勢已蹙中原未必可復而諸軍所過殘暴慘酷甚於胡虜則休兵息民亦何可盡非其言蓋自有見

余家舊藏書幾四萬卷後皆燬於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為余家藏書尚存托蔡州守以書目寄來假索抄錄皆是諸經各家傳註余細閱之

叢說

卷之三

十一

易有五十四家詩十九家書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禮十二家儀禮四家禮記十一家皆與文獻通攷經籍攷相出入亦有經籍考所無者恨無以應其求矣又嘗見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發明處蓋亦留心經術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則不知視經傳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經傳何患經術不明經術明何患天下無善治乎余所撰語林山東各王府亦時時差人買去則知河間

獻王何代無之今議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無見

叢說卷之三終

叢說 卷之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四

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稟受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為切近陽明既已拈出學者只須

叢說

卷之四

就此處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其或雜以已私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而其虛靈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媿者因此漸漸克去損之又損而本體自無不具矣又何必費許多辭說哉夫講論愈多則枝葉日繁流派日廣枝葉繁而本根萎流派廣則源泉竭岐路之多楊朱之所以下泣也其於理性何益哉今世談理性者耻言文辭工文辭者厭談理性斯二者皆非也蓋文以紀記政事詩以宣暢性

情此古之文詞也後世專工靡曼若春花艷發
但可以裝點景象於世道元無所補及其浮艷
之極或至於導欲宣淫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
眇間有能反觀內照則澄汰之功於身心不無
所補然其靜默之極遂至於坐忘廢務夫宣淫
導欲過止一身坐忘廢務禍及家國而况乎理
性未易窺測苟有毫釐之差乃所謂以學術殺
天下者此也則亦豈細故哉故學者莫若留心
於經術夫經術所以經世務而况乎成性存存
叢說 卷之四 二

之說精一執中之傳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亦
豈能有加於此哉

嚴下放言云三代絕學之後心性之說唯老莊
佛氏能窺測一二其言亦似有見

昔呂申公當國申公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
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之士宦有教士長民
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於
上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
徒豈皆實心向學但不過假此以結在上之知

求以濟其私耳澆競之風未知所屆既入其筮
又從而招之在上諸公恐亦不得逃其責也

晉人喜談玄虛南宋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
終於不競宋自理宗之後國勢日蹙而胡虜乘
釁得以肆其竊據之謀故當時有識者云遂使
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
言不講防秋講春秋蓋深以為失計也此非所
謂遊談妨務禍及家國者耶或者晉宋當偏安
之朝人主無意恢復而豪傑之士無以展其所

叢說

卷之四

三

抱故退處里巷講明學術以啓迪後進固無不
可豈有當此盛朝土地之廣生聚之衆政事之
繁多既委身於國受民社之寄日勤職業猶懼
不逮而乃坐糜廩祿虛冒寵榮終日空談全廢
政務豈非聖世之所必誅者哉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蓋本源之地理會得
明白則應事方有分曉然亦只是自家理會間
有所得則劄記之以貽同志可也豈有創之門
戶招集無賴之徒數百為講堂棄本業競事空

談始於一方則一方如狂既而一國効之則一國如狂至於天下慕而効之則天下如狂正所謂處士橫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正卯所謂言辨而僞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其何以能容於聖世耶

我朝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讀書錄康齋白沙俱有語錄正門人劄記之以貽同志者何嘗招集如許人唯陽明先生從游者最衆然陽明之學

叢說

卷之四

四

自足聳動人况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効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於當世哉陽明同時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為南宗伯湯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為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

及之即以爲談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乎今之謗議紛紛也

莊子比舜爲卷婁卷婁羊肉也以爲舜有羶行故群蟻聚之今若在外之兩司與郡縣守令凡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係則又豈但如卷婁而已哉故今兩司郡縣諸公尤不宜講學蓋以其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進也夫依倚聲勢之人進則持身守正之士遠矣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講學哉

叢說

卷之四

五

今之講學者皆以孔子言有教無類又以爲佛家言下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講學不當擇人是不然蓋孔子亦嘗言之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記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夫所謂無類云者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魯之人其心最專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魯得之者是也今之所當辨者正懼其智巧過人耳佛氏謂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六祖

蓋混沌未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耶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是惡可以不擇哉

朱子作傳註其嘉惠後學之功甚大但只是分頭路太多其學便覺支離論語首篇學而時習之一章便說差了蓋因有三箇乎字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屬在人不知而不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

叢說 卷之四 六

作文之法矣此學字說得甚大蓋即是學為聖人之學即復其初就是除此外別無學夫學而至於時時習之則功夫無有間斷矣夫顏子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今時時習之無有間斷至於中心喜悅則完全是一箇聖人體段故程子曰義理浹洽於中則說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以見聖人之全體夫學已到至處由是人知之則樂人不知亦不愠豈不為君子乎蓋君子即聖人悅樂不

愠三字是對待說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習之今朱子以為人知之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則是以為到不愠方纔成得君子是豈聖人之意哉且學以為己人之知與不知於我何與何不知而遂以為逆以此分別難易淺深終是未安

大凡讀書須要通前徹後看始得聖人之意如論語一書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後又曰巧言令色足恭

叢說 卷之四 七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蓋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聖人之所取者則曰剛毅木訥近仁蓋剛毅則非令色木訥則無巧言正是相反處又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悅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惡而痛絕之至許仲弓以南面則取其居敬而行簡之一言他日又稱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門最重者仁

未嘗輕以許人想仲弓亦是箇剛毅木訥恭而有禮的人故孔子以仁與南面許之今世大率以柔顏媚語者為仁以直言厲色者為不仁其去聖人之意遠矣

門人之記孔子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蓋溫近於令色厲則非令色矣恭近於足恭安則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則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稱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威亦近於剛毅實則何嘗猛合此數處而觀之可以見聖人之意矣

叢說

卷之四

八

六經之言含蓄深遠如莊子逍遙遊其言理性最活潑處然反覆數百言只做得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注脚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孟子所謂四端蓋本於此孔子但雜出之未嘗並論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

之間遠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蓋人能全體得一箇仁此心純是天理則四德皆并包其中蓋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說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此是人心之生意萬善皆從此出生生不窮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謂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類是也蓋造化之妙包於此中而發生長養皆從此出以此言仁親切有味有子曰君

叢說

卷之四

九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正有若之言似孔子處蓋仁必自孝弟始人能孝弟則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為事親義為從兄便覺又生一箇枝節及其說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處學者體認此章須到有不知手舞足蹈處方是有得

孔子答羣弟子問仁皆因病而藥獨顏淵問爲仁則真有切實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實力行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繼之曰非禮不視非禮不聽非禮不言非禮不動此是爲仁最切要的功夫心經言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其原蓋出於此雖佛家亦以爲第一義諦然謂之曰無便覺有着

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問蓋二人皆簡者也其氣質相類因遂及之夫子對

叢說

卷之四

十一

以可也簡則未深許之也夫簡者多失之誕傲故夫子他日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則居敬行簡之對其在問仁之後歟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皆是實際的說話苟非身到其地安能爲此言孔門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聖人全體工夫蓋德性乃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尊者所以體而全之也若欲全此德性必待問學以充之問學而非廣大則規模狹隘將泥而不通故必致廣大廣大者易至於闊畧故必盡精微非高明則志意沉滯將鬱而不暢故必極高明高明者常失於亢厲故必道中庸涵養尋繹此溫故也然於舊知之中又能引伸觸類潛滋暗長故曰知新淳龐磅礴此敦厚也然於混淪之中又能節目周詳文

叢說

卷之四

十一

理密察故曰崇禮工夫大約有此數者然於數者之中初無差別亦無漸次必欲會其全功又須打做一片方是聖人之學如何分做存心致知兩截又云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離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謹加一日字便有漸次之意在

楊升菴云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蓋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爲註脚

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質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迂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論語先進於禮樂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朱子以為先進於禮樂文質彬彬今反謂之野人亦失聖人之意夫野人

兼說

卷之四

十三

未必便會文質彬彬蓋周雖尚文始也承殷之弊故先進尚質多於文世遂謂之野人及其後漸過於文世遂謂之君子均之為失中也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則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後進之君子則據時世而言其與彬彬者異矣然孔子之用禮樂乃舍君子而必欲為野人者何耶亦只是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蓋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時之失也

朱子好將功夫分開說如所謂省察存養之類終難道教學者撇了省察方去存養撇了存養又去省察頭路忒多如何下手極是支離陸象山只教人靜裡用功若存養得明白則物欲之來如鏡子磨得明淨自然照得出故後人以象山之學近於釋氏然為學本以求道苟得聞道則學者之能事畢矣又何必計其從入之路耶昔朱陸嘗會於白鹿洞兩家門人皆在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一章言簡理暢兩家門人為之墮淚亦多有去朱而從陸者則知功夫語言元不在多也

兼說

卷之四

十三

余小時讀經書皆為傳註纏繞無暇尋繹本文故於聖人之言茫無所得今久不拈書本傳註皆已忘却閑中將白文細細思索頗能得其一二乃知傳註害人亦自不少在留都時趙大周先生入覲及留都語良俊曰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吉陽問余曰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余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

何所成就余應之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吉陽無以應蓋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是即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夫佛家猶有打圈有喝棒有許多使人悟入處吾儒只會弄口舌口舌縱弄得甚伶俐作麼用處此正如佛家云別人弄了刀又弄戩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我家只有這把刀提起來便會殺人昔文殊師利往維摩處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又手向本位立

叢說

卷之四

十四

地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今之講學若悟得此意便是進得一步今世豈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師是年冬聶雙江先生進大司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後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閑談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名德絕口不及講學蓋這箇東西人人本來完具但知得者自會尋得出何須要講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講惟可與言者始與之

言此所謂因材而篤正雙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講學者不論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講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其視雙江與大周先生蓋天壤矣

余校官南歸雙江作文送行而其舉以相告者惟自反於子臣弟友之間今載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於事親事君從兄處友之間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學者切實近裡之功孰有能加於此者哉又以見子思發明道之費隱正是其

叢說

卷之四

十五

吃緊為人處然際焉之所疾莫高匪天矣際魚之所躍莫深匪淵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極於天地而實不出於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及其至也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則自反於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於此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豈遠哉今之講道者率舍近而求之遠抑又何也

我朝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

入道世或病其出於象山余謂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期於聞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今存齋先生刻學則二書獨象山之言簡明快暢其喫緊為人處甚多讀之令人有感發猛省處

程宜墩有道一編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於一愚謂顏子最明敏孔子稱其聞一知十則是顏子聞道以敏又曰參也魯則是曾子聞道以魯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聖人此皆道統授受所係然禹以拜善言湯以執中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以不泄邇忘遠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襲然皆能上繼道統未必盡同夫千蹊萬逕皆可以入國易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之謂也則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安用強而同之哉

陽明先生之學今通行宇內其門弟子甚衆都

好講學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洒故於人意見無所發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感動處余未嘗與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論其辯才無碍真得陽明牙後慧者也

叢說卷之四終

叢說卷之四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一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臯陶謨益稷禹貢即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泰誓放誓武成金縢洛誥君牙君奭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子脩書取之為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

叢說

卷之五

一

取之以為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刪定六經之後天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內史過內史叔與叔服號有史醫衛有史華晉有史蘇史狐史墨燕有史克世掌史事而遂有專史矣當時各國皆有史魯

史偶經孔子筆削寓一王之法故獨傳耳漢興司馬談司馬遷世為太史令東漢則班彪父子世領史職而二氏卒能整齊漢事成一家言今亦與六經並行矣後世雖代有紀言紀事之官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於近代之事其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風俗之隆替皆史之流也其大者則領史職者載之若夫識其小者則不賢者之責也故備錄以俟史氏之闕文自

叢說

卷之五

二

五以至十四共十卷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兩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書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其編年之史在兩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紀漢晉春秋獻帝

春秋在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異同魏武帝雜事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錄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于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隋之顯德通作一史名爲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燾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續長編朱晦庵作通鑑綱目大率即通鑑之事而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

叢說

卷之五

三

目以法傳蓋欲以繼春秋之筆也

如應劭漢官儀漢舊儀漢舊事漢雜事漢官典職齊官職儀晉公卿禮秩大唐六典之類此皆雜載各代之典章以備作史者也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有九州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十六國春秋載五胡之事又有車頴秦書趙書燕書有秦記涼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

書陸務觀南唐書大率皆霸史也余家舊得一抄本乃載安祿山與史朝義時事共三卷又宋徽欽北狩亦有竊憤錄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日滅於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年做得甚麼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吳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蓋先生方談心性而黜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不

叢說

卷之五

四

言心甚不然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於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焚集則茫無所措遂至於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其人遂成疴痼矣可

無懼哉

太史公史記爲歷代帝王作十二本紀爲

朝廷典章作八書爲年歷作十表爲有土者作三十世家爲賢士大夫作七十列傳其凡例皆以已意創立而後世作史者舉不能違其例蓋甚奇矣

史記起自五帝迄於漢武蓋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爲諸人立傳僅僅若此今觀書中諸傳欲去一人其一人傳中欲去一事即不

叢說

卷之五

五

可得真所謂一出一入字挾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在人間實不爲過若後人作史蕪穢冗濫去一人不爲少增一人不爲多今宋元史中苟連去數十傳一傳中削去數事亦何關於損益之數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聯故并作一傳然終始只一事

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霸越諸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

子殺人事亦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謂太史公爲孔子立世家非是蓋以爲論道德則孔子爲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則孔子未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然蓋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則爵奪以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史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爲傳則其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叢說

卷之五

六

史記序六家要旨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纍纍如貫珠粲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中間畧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

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札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知此老曾中自有一副爐鞴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記游俠傳序論至取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之君子義不苟合當世者以此兩者相形以較短長似為太過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揚出入若神龍變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蓋甚奇矣漢書游俠傳序其說稍近正文章則去

太史公遠甚二篇不可並觀矣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極枯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蓋言世之所

叢說

卷之五

七

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竊釣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為誅首矣而為諸侯夫為諸侯則天下之為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往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為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莊子之俶詭博達謬悠其說以舒其輕憤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為此太史公之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叢說

卷之五

八

班孟堅書雖無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贍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並稱史漢蓋以為史記之後便有漢書

漢書東方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頓挫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設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偉如諫罷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

班固書楊王孫傳漢以後未必有如此人縱有

之作史者亦未必能爲之立傳蓋此事雖無大關係然能達大道之本不可使後世不知此等議論

胡建傳其事亦甚俊偉不知史記何故不爲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爲軍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

楊子幼傳載子幼與戴長樂辨詰獄辭彷彿魏其武安侯傳東漢書路粹誣奏孔融語遠不逮也

叢說

卷之五

九

霍光傳廢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詳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吊屈原文與鵬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又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於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黃山谷言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曾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又云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袞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之事參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矣

相傳謂歐陽公不喜史記此理之不可曉者觀

叢說

卷之五

十一

蘇子瞻與黃山谷亦只稱班固書不常道着史記蓋子瞻出歐公之門而山谷則蘇公之友也范蔚宗漢書雖則已落宋齊綺靡之習然子長孟堅世領史職故自司馬談班彪以來皆撰述漢事而子長孟堅不無所因若蔚宗則取華嶠張璠諸書而整齊之首尾貫串勒成一家其叙東漢二百年事簡而不漏繁而不蕪亦可稱名史故世以與班固書並行似不爲過

陳壽作三國志與丁梁州索米又因諸葛武侯

嘗點其父故傳中言臨敵制勝非其所長世遂稱爲穢史然其叙事簡嚴質實猶不失史家體格自壽之後作史者殆無足言矣

自唐以前諸史唯晉書最爲冗雜正以其成於衆人之手也此之謂百家衣骨董羹夫布褐雖至麗惡然使其爲完衣則猶可適體今或以布褐與錦綺雜綴成服其得爲觀美乎蓋經五胡雲擾之後晉事或多遺失而王隱之書晉人元陋其淺鄙唐之諸公遂以郭頒世語劉義慶世叢說

卷之五

十一

說新語諸小說綴緝成書其得謂之良史乎

沈約作宋書雖非當行家然約本文士出自一手終是可觀

新唐書歐陽公諸志序論甚好宋子京作列傳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遺漏世以爲不如劉昫之書爲勝

自陳壽三國志後惟歐陽公五代史平典質直最得史家之體即歐陽文字中亦無有能出其上者這便是當行家

楊升菴云蘇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西漢無敵史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陳壽范曄比有其論當矣蓋雖韓退之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然以諸史較之五代史固是史筆亦難以盡誣也

史至宋元遼金四家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時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爲非同志三四人不可蓋列傳中有事不關於朝廷又

叢說

卷之五

十二

非奇偉卓絕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人其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複大甚者當盡數抹去或一人傳中其一二事可錄而因及他事有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以傳信者以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大周深以爲是後大周以內歟去余亦羈旅落拓無可共事者其事遂寢

雙江先生在兵部時嘗欲托某修兵部條例蓋我朝不設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歷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陳年案牘查之事事皆在若將六部案牘中有關於政體者一錄出修爲一書則累朝之事更無遺漏矣余觀兩漢有會要唐會要宋各朝皆有會要大率卽此類也王守溪筆記言我朝不設起居注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者皆闕恐後代修史無所依據殊不知今皇帝臨朝原不曾

叢說

卷之五

有言凡非止言意自爲言所行之事卽爲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修則欲攷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且甚有關於作史雙江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之了此事否

叢說卷之五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二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卽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侯莎亭

叢說

卷之六

爲某部主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而老爺堅持此議倘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若別有處分以爲身家計晉溪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謀畧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旣而陽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報捷

方陽明先生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卽請旗牌以行而晉溪卽給以旗牌陽明又取道於豐城蓋此時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潛

爲之計廟堂之方畧已定人疑陽明之去留者何耶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鮮冕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晉溪呼資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資本人回浙江傳說此語一時皆以爲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

叢說

卷之六

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人亦偵知此語恣意劫畧不設提備先是戶部爲查屢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晉溪即請密敕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公即命憲副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畧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蓋不

煩一旅不損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堂廟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策應 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荆山憲在本兵荆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

叢說

卷之六

入縱入亦不過擄畧彼處自足守禦不又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上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呂沃洲曰正

爾人品或自不同若論晉溪籌邊之才不知韓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過之否也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已上四事聞之呂沃

叢說

卷之六

四

洲
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鬻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効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蓋當時法網疎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

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聞總督有馳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余曰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為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已之奉以悅犯難之人今之當事者割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尚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

已已之難 英宗既北狩撻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 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

叢說

卷之六

五

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為之一空一云已已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于肅愍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

其倉猝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喬白巖叅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以為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禘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領邊卒軀幹頗碩膂力

叢說

卷之六

六

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提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趨行走如飛而比人麓空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胯比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為之沮喪而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為叅贊機務寇天叙為應天府丞時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為內守備

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矣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頗碩睞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 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為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為欵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柰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

叢說

卷之六

七

復來索矣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為南京內守備 武宗呼為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

是夜 武皇宿于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
真可謂以死衛社稷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
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選姪矮精悍之人每日早
晚至行宮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即與相
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
謀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爲國子
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即

叢說

卷之六

八

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
亦是該拿人數白巖即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
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
全 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
便扯船絳皆索民間絹帛而淮爲之大擾過揚
州蔣瑤爲揚州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 聖
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
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

蔣曰揚州止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
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
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
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女江問
今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
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
州安堵如故後 武宗駕崩薛贊治罪蔣累官
至工部尚書蔣是湖州人

叢說

卷之六

九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 武宗南幸住
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
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陽明自言與宸濠戰于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亦
不甚譴張但罪人既得而 聖駕忽復巡遊
上意叵測爲之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
省陽明張譙于鎮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簡二
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
感謝不已返南都力保陽明無他遂免於禍若

陽明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漸之時既誅戮江彬人心未定國未有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讒邪交構其間稍有異同則國事幾殆時楊石齋秉政卒能緝睦官關鎮安中外使虛寧數月天下晏然真可謂社稷之臣矣古人謂天子門生石齋成捧日之功以議禮不合無故而去天下惜之今上即位賜謚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廟堂可謂合萬

世之公矣

石齋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動中機宜畧無舛錯此真有宰相之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况虜人用兵氣之盛

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與之盟則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實功在社稷然舉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豈真所謂曲突徙薪者耶

叢說

卷之六

十一

大周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 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即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為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畧而百姓遂為魚肉此最為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為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時為國子司

業即命帶僉都御史職銜賞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勅印元宰銜恨不許論辯既久義頗正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威寧營咸寧希中肯不肯收銀今大周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旦虜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為齏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後在順門上待捉同年與

叢說

卷之六

十二

同館諸公無一人來視者唯張旣江陪坐竟日商確言論皆侃侃可聽旣江羅峯子以恩蔭補官此足以見羅峯立朝正色而其遺範猶有可觀

叢說卷之六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三

余在南都時張石川通政時已致仕因倭寇之變來南都漫遊有一相識內臣適管十庫張往拜之約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訪 太祖舊跡遂相携而往入西華門即訪丞相府在西華門內北向規模甚宏壯 太祖誅胡惟庸汪廣洋後府遂廢今所存者惟危垣傾棟斷烟荒草而已

叢說

卷之七

太祖自誅胡汪之後遂不設丞相而 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閣下諸臣但以備顧問而已故解縉與胡廣諸人皆以講讀入閣辦事楊文定亦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無散官故其權甚輕然各衙門章奏皆送閣下票旨事權所在其勢不得不重後三楊在閣既久漸兼尚書其後散官加至保傅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矣

唐詩云三省官僚折者稀蓋唐宋設官並置三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中書令而中書侍郎左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其屬也門下省則古唐虞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置尚書而六曹皆設子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

叢說 卷之七

是也凡 朝廷有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上發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書省施行今給事中每日在六科廊接本猶古之遺意也給事中原非諫官掌在封駁中書省看詳未嘗雖詔旨已下皆得封上苟事體未妥雖十反不已也故尚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也當時政體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二省堅持官守不相阿縱則宰相之權初亦甚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庶事皆由其手若

給事中不能封駁尚書奉行唯謹其權安得不日漸隆重哉故唐宋時即有宰相如元載盧杞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今各部之事皆聽命於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帖與閣下看過然後注選此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 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豈亦其威權太盛致然耶

唐時以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今直以宰相為閣老亦傳襲之誤也

叢說 卷之七

我 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強禦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於法畧不少貸文敏知即薦為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至范獨不爲禮文定即薦爲德安太守范台州人以二事而律之近事則二公者雖欲不謂之賢宰相得乎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於數百里外文貞一見以爲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爲此語大不平之後事

叢說

卷之七

四

敗鄉民奏聞 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文

貞始知其子之詐然文貞猶以舊憾抑庵在吏部十餘年終不得入閣者人以爲文貞沮之也由前二事觀之則三楊之中文貞爲最劣矣鄭淡泉今言中載西楊誣方遜志語若果有此文貞爲千古罪人矣

楊文貞獨喜薦士故其聲譽藉甚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

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爲患難之交訥黑瑤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見知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我 朝宰相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丘剛方則淳安之商漸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嚴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也

叢說

卷之七

五

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內外憲官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

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為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 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為先朝名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

雙槐歲抄曰弘治己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百少至老手

叢說

卷之七

六一

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庶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禮為要自學士為祭酒最久任所著有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諸書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故其書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然公此時猶未入

閣安有沮之之事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公偶坐其上三原噴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三原致仕去人以教評議公公實不知也

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塋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塋裕陵主當附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

叢說

卷之七

七一

漢文帝合塋呂后宋仁宗合塋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彭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使中官宣諭命衆官退翰林中有呵叱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效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彭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

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
動 母后亦悟即傳 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
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
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
安再三據禮陳乞所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
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
呼萬歲而退

雙槐歲抄載憲廟時事頗爲詳實今錄出之以
俟作史者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

叢說

卷之七

九

六臣焉內閣則商公翰 劉公瑄 都憲則王公恕

鄭公時 府丞則楊公守隨 刑部則有林公俊忠

譙格君遂得無損於 聖政丙申七月黑青傷

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及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

之狀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

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

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

開西廠於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

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

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

復疏言東廠之說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

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

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

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

震怒再此申瀆 上使懷恩詰責一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

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爲

叢說

卷之七

九

名黃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

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傅

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儕者又

不足數李孜省僧繼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

嘗爲姦盜被楚傷脛號王癩子凡物經其目即

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

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

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拷訊無有里胥通賄乃

喜今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

術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端毅公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錠 詔竄敬僂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西大饑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傷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咸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謫貴州叅政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為癸卯

叢說

卷之七

十一

冬早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素琦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六下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尙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揚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孜省逃至京師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又

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 旨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以應天府丞述職既辭朝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 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爲法王出入禁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

叢說

卷之十

十一

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素蔽論救亦下獄貶石州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爲吏書言俊蔽忠直 上悟傳 旨俱復原職南京用而蔽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爲雲南按察副使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搜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皆此類也

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然實剛介敢言潛格君心後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疏致仕歸養乙巳九月也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惠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

業說

卷之七

十一

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商文毅公輅在內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侍

憲宗之寵大肆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爲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事大臣而賢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朝當事大臣其功業孰有能與之並者張南園謂世不傳其功業何耶

業說

卷之七

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四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
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
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
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
方石為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真可謂朝無倖位
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

叢說

卷之八

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
武宗初謙齋已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
壓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故我 朝
相業當以謙齋為第一使北人作相正直剛果
則有之必求其寬裕弘遠若此者恐亦不可多
得也然所以致此者蓋由 孝宗信任之專而
謙齋久於其位故也苟責効於旦夕亦安敢望
此哉

我 朝列聖脩德皇天眷佑凡遇國家有一大
事必生一人以靖之如 英宗北狩則生一于
肅愍劉瑾謀逆則生一楊文襄宸濠之變則生
一王陽明 武宗南巡則生一喬白巖 武宗
大漸時江彬陰畜異謀則生一楊文忠王晉溪
皆對病之藥手到病除直若天之有意而生之
者此則 祖宗在上於昭于天而國家千萬年
靈長之祚亦可以預卜之矣

聞劉瑾之事 武宗偏聽幾不可奪張永太監

叢說

卷之八

與楊文襄同提兵討安化王文襄在軍中語及
因以危言動張永永回密陳於 武宗遂從中
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謀
之外廷是速其變而禍且不測矣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中外
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觀
望本至閣下必先與商量問此事當云何彼事
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為之有事體重大者令堂
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恣肆若當

時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孝宗大漸時召劉晦庵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庵去木齋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有負先帝之托耶則文正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叢說

卷之八

三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群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

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脩王元美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敞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

叢說

卷之八

四

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塋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予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

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貶愧也公孤寄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猶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穢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

叢說

卷之八

五

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真真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呈明之介社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讀再三不覺清風襲

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進閣是丁卯九月正晦庵與木齋去國之日也是時瑾之惡逆方熾不聞野亭有所論列或者新至政府事權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即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宮講讀恩温旨勉留甫一年餘至己巳春而瑾敗辛未春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亭年方六十未懸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決於去耳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即聖人所稱綽綽有餘

叢說

卷之八

六

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於古人一等矣鄒東郭為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為龕鄙不知

者且以爲簡傲東郭云即公骭髀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

餘姚士夫與朋友皆言謝木齋致仕還家每日與諸女孫鬪葉子以消日常買青州大柿餅宣州好栗戲賭以爲樂不問外事由今觀之木齋真一愚癡老子耳

張羅峰如取回各省鎮守太監他人雖得君最專者亦不肯如此擔當獨大獄一事遺萬世笑端

叢說

卷之八

七

今世宰相何嘗不格外用人但若非納其重賄則私其親昵唯李文正用潘南屏張羅峰用葉幼學世服其公

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則是營求而得唯趙大周入閣出自 聖裁蓋 穆宗皇帝初登極時大周爲國子祭酒舊制天子幸學則祭酒講書是日大周進講言多諷諭甚爲切直 聖上大悅遂加眷注然其人秉心持正且剛直有口遇事輒發不能藏垢大臣有不合且忌之者即

打發至南京矣 聖上數問前日講書這老兒如何不見左右對以今任南京禮部侍郎 聖上即有召還之命不久遂真拜矣然一直不容於群枉故不久而以論罷大周每事泥古不通時變誠亦有之然其忠誠許國奮不顧身何可掩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廷豈可一日缺諷議之臣留之以箴儆於國可也何故群擠而力排之昔晁錯喜言事遂爲袁盎所陷後人作忠身傳以哀之李令伯言仕無中人不歸田蓋從古而然矣

叢說

卷之八

八

董紫岡每稱上海王弘洲圻在道中敢言肯任事不久弘洲即陞出爲某省僉事時趙大周以閣臣署都察院事紫岡曰豈趙大周亦不能容一好御史在衙門中耶余亦甚不平之謂大周不宜有此後壬申歲見陸敬齋始得其詳敬齋言大周平日深憤邊政紊亂每年將官與捷虜買和總督虛張報捷當事者納其重賄即濫冒功賞歲以爲常而包藏禍患將來有不可勝言

者是歲陳其學為總督有報捷本云某月某日捷虜犯邊總兵趙苛與之抵敵連勝數陣即時逐出塞外矣繼而巡按御史燕儒宦亦奏某處於某日失事此時將官關節已到京師又趙苛者一大臣門下人也遂置不問王弘洲發其事疏中言頗切直大周即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一王御史方纔成箇都察院且言臺省諸人身任國家之重今分受幾車白銀黃鼠即不顧朝廷利害大臣固當如是耶諸老一聞遂銜之

叢說

卷之八

九

切齒雖同鄉一大臣亦與抵牾適有滄州一差住扎京城以時出巡乃道中第一美差也資次正該弘洲論者以為大周私於弘洲弘洲即陞僉事繼遭貶謫而大周亦蹴言官論罷矣大周每事持正言論侃侃此誠由突徙薪之計苟突決棟焚若一時撲滅猶可言也或火勢太盛至於蔓延則將奈何一犯衆怒遂群擠而力去之孰謂隆慶一朝刑政果無缺失耶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廣家宰王南岷都憲

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為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為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朝自總督兩廣入為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為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為異若大周欲行之於今日豈能一日容哉

叢說

卷之八

十

壬子年秋余謁選至京時在政府者乃嚴介溪與存齋先生呂南渠三人也介溪前為南宗伯時余蒙其賞識存齋是郡中先達名德南渠其是其為南京國子司業時舊門生也且附其冢嗣蔡陽官船到京蔡陽好古重賢相與款密故余亦時時往來於三公之家見介溪之門每日如市庶僚之來謁事於小相者肩摩踵接與其家人爭先出入時時有三四家人在門外感毬視庶僚如無物唯各堂上至少遜去耳有時庶僚滿堂一堂上至則分投到其家人門房中坐

其家人或彈琴或圍棋或博塞分局嬉戲喧闐
竟日每日如此存齋先生則其門如水真可羅
雀其雖其晚進且姻家亦未嘗見其家人之面
有時下直各官來謁其通謁者唯李班頭一人
而已古人云安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耶此人或
庶幾近之蓋其於衆官之高下大小與親識之
疎密賢否其接對之間無不各當其分蓋雖此
人之不易得亦足以見先生之知人善任使也
有時至西城必經先生之門亦不見其門上有

叢說

卷之八

十一

家人出入往來此亦恐近古所未有者南渠之
門則喧寂相半然其門下往來者皆舊親識也
蓋餘姚士子皆出外謀生鮮有家居者時孫忠
烈長子錦衣公在朝故餘姚人叢集於京師皆
出入於二家余每造南渠見其鄉人滿坐有時
蔡陽以小飯見留則余以一人雜廁於衆餘姚
人之中殊覺無意其或以公事而來者余見亦
罕矣則其家往來雖多益見其厚此皆余所目
擊者故直書之以示後人而其得失邪正可以

觀矣

隆慶初政獨纂脩實錄一節殊為率略恐後日
不能無遺憾也嘗記得小時余年十六歲為正
德辛巳 武宗升遐至次年壬午 世宗皇帝
改元嘉靖 武宗好巡遊其政跡本少又 世
宗以藩王入繼然猶差進士二員來南直隸纂
脩二進士皆徐姓余猶能記之若 世宗皇帝
在位最久又好講求典禮故四十五年之中其
大建置大興革何所不有况昔年海上如秦璠

叢說

卷之八

十二

王良作耗近來倭奴犯境用兵兩次其有功與
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錢糧臨陣敗北者何可枚
舉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史局傳聞失真專
賴纂脩官博采輿論奏聞改正庶為實錄又如
松江府分建青浦縣其分建之由必有所為初
建議者何人後廢格不行者又何人當建與否
博訪民間之論一一脩入庶 朝廷有所考據
持循何至建而廢廢而復建議論紛紜漫無畫
一哉是皆纂脩率畧之故也昔年纂脩 武宗

實錄時蘇州府聘楊儀部循吉主之楊長於脩書其立例皆有法其所脩有吳郡纂脩實錄志一册舊是刻本後燬於四祿板不存矣余聞世宗賓天即多方購之後得一本甚喜以為倘脩實錄其凡例據此為式可也後聞不差纂脩官亦不聘問郡中文學掌故但發提學御史御史行郡縣郡縣行學學官令做禮生秀才扭捻進呈此是 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脩官所費幾何乃靳惜小費而使 世宗四十五年大政

叢說 卷之八 十三

令與夫郡縣官師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寫作甚麼模樣也

嘗觀唐時詔令凡即位改元之詔其 先朝貶竄諸臣即與量移量移後方纔牽復牽復後方始收叙夫此輩皆忠誠許國之人即日用之猶恨其晚然必待徊翔二三年者正以默寓三年無改之道也既收叙則升進不論矣况諸臣當謫居思過之餘蒙恩得釋優游漸進殊有趣味若一旦驟致尊顯則豈臣子送死事君之義其

心必不自安蓋不忘舊君者臣子送死之義而仰體新君三年無改之情者乃事君之禮也豈有舊君尚未卒哭而其素所不喜之人靦然處於高位譬如人家有一幹僕偶得罪於其主譴逐在外其主既死尸肉未寒而新主即招之使來任以家政意氣揚揚偃然自得揆之人情於上下彼此舉有未安

楊虞坡在吏部日我太府李葵菴先生以禮部郎中陞延平太守時論甚不平之先是楊虞坡之子亦以禮部郎中陞提學副使一日大周面語楊曰我四川李郎中如何陞他做太守楊曰李在部中亦無甚才望大周日想是你兒子因有望故陞做提學楊語寒余觀近世士大夫皆以巧言令色互為容悅做成套子而大周獨以古道行之是可謂疾風之勁草矣其何以容於世哉後高中玄在吏部葵菴以調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葵菴亦以考察去百姓皆孺慕送者擁路至不得行夫豈宰為 朝廷擇守令以子育

叢說 卷之八 十四

萬民今乃奪民之慈母苟四方皆若此可不為之寒心哉

朱象玄司成說有一順門上內臣嘗語余曰我輩在順門上又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進朝我們多要打箇弓蓋言羅峰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平着眼兒看哩今殷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蓋屢變屢下矣

叢說

卷之八

十五

叢說卷之八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五

菽園雜記云僧智暎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未樂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倉與福寺予弱冠見之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

叢說

卷之九

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官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許事事來到頭全無一此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朝廷於諸大臣有節終之典易名錫謚極其優

矣古者凡定謚則考功上行狀太常博士作謚
議有不合者給事中駁奏再議必求允當不使
名浮於實其人或有未善則若荒若煬皆所不
諱唐宋以來此恒典也 我朝稍變其制大率
禮部定謚而閣下看詳施行 列聖亦皆慎重
雖有諱惡之義然必求其實如李文達賢錢文
通溥劉文和珩汪榮和鈇皆彷彿其素不過於
褒飾 先帝雖英斷特出獨於此不甚加意故
一時之謚不無踰濫 今上登極凡 先朝大

叢說

卷之九

二

臣未有謚者皆賜謚如王陽明之謚文成楊石
齋之謚文忠可為至當昔張良謚文成孔子亦
加大成陽明之文事武功可謂成矣石齋則功
在社稷安得不謂之忠雖至百世誰復有異議
哉蓋由當事者識見卓絕一出於至公故也
國初承宋元之後諸公皆講學然人人有物議
獨薛文清王陽明二公雖使之從祀廟廷可無
愧色

永樂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為始賜元宵節

假十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
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為常戶部尚書夏原吉
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
之曰聊為賢母懽此真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
有者

王忠肅翱嘗至東閣議事有一從行主事與左
順門內豎談笑公望見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
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
臣子嬉笑處耶乃知前輩讀書真有身體力行

叢說

卷之九

三

之意且屬官有過即以直言相正皆非近時所
有也

鄒吉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
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
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
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
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
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
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

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庶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叢說

卷之九

四

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己酉御史湯壽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判案始獲免卒以謫死時年二十六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蒼梧吳獻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

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箝之泣受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 大夏 至邑不暇出迎庶知其故反加禮待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吳獻臣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瑾枷號午門前一月謫戍瑾誅起官為松江同知後嘉靖初歷官至都御史巡撫南直隸余小時初入學適值公行部至松嘗一望見其顏色其人軀幹短小黑瘦骨立且舉動輕率儼然一山猴也察院中常

叢說

卷之九

五

畜小鷄自種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雞雛或瓜茄當灌汲雖徒眾盈庭即棄之入內俄頃而出人以為痴然政體清嚴人莫敢犯且博極群書至孔廟行香講書畢問諸生五眼雞三腳猫故事諸生無以應者又薛子粹言胡子粹言分賜諸生與今之俗吏迥然不同

吳獻臣號東湖為松江同知時適劉德滋琬為太守劉江西人亦能吏也故事太守升堂後各佐貳官散至公館或私衙中理事此舊規也獻

臣獨不去即側坐於府堂上凡太守舉動有不當者即正言不避性復多虱有時與太守燕居輒捫一虱置卓上周圍以唾作一大圈直視太守曰看你走到那裡去其剛傲凌物如此此是余先公為糧長在府縣中祇應蓋親聞見之廬陵孫先生鼎初為松江府學教授後以御史提督南畿學校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叢說卷之九 六

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臺試見錄而赴舉者提學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茂陵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曰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大門而還

南園漫錄曰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瑄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我不能擔怨公私謂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

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矣宜 孝廟之重之也余謂弘治當人才極盛之時然吏部尚不肯擔怨今日之事又何待言

王端毅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繫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叢說卷之九 七

王端毅巡撫雲南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夷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其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公與王其不同能微笑曰王其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南園漫錄曰王端毅為吏書時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

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無異議使非
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
口也余見先後爲吏書凡幾人矣竟不敢署門
如此亦各自知也

南園漫錄曰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書鈞州馬
公爲兵書同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
子太保致仕後馬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爲吏
書每對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號但曰老天
官前輩之謙已敬德如此

叢說

卷之九

八

南園漫錄云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
錡以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錡以爲母不服且以
詩風貢郎中欽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
送問錡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錡嘗以所
爲文獻公公甚惜之命予勸錡錡曰果不可免
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解之日子節
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
公惜才好文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
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顧不驚令

叢說

卷之九

九

堂平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即遣官
持手本引錡送刑部又丁寧所遣官善慰諭之
及官回召予引官面問曰錄去云何曰送至刑
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
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文又笑謂予曰此年
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
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也秦誓言大臣一無他伎但休休有容
人之有伎若已有之遂能保我子孫黎民則大
臣愛才豈細故哉若端毅公者非但近代之所
絕無雖古人亦以爲難矣以余所見近來唯顧
東橋馬西玄二公見人有一言一字之可取者
即稱譽不絕口誠有若已有之之意夏錡天台
人號赤城王石梁先生鄉人也石梁甚重之嘗
憶得石梁舉其七言律二句云雙禽自卧青苔
巷一杖驚飛翠竹墻此詩亦失之尖新似南宋
人語惟詠麻姑酒二句云紫泥四尺高於軀使

我未飲先愁無頗迭蕩可誦大率是有才者端
毅公愛惜而成全之如此惜東橋西玄不曾當
事未得行其意耳二百年來宰相唯楊東里李
西涯肯薦士故二公之賢聲特著亦是百世不
朽之業也嚴介溪為南宗伯時余嘗見之其謙
虛愛才之意優然可掬及在政府但以言語誘
人未曾着實舉行或者其奪於小相歟昔秦檜
當國其子秦熺用事當時稱為小相大抵骨肉
情深恩能掩義若不以義自克能不奪於小相

者鮮矣

叢說 卷之九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為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
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杵買油於
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
過輒面城墻而行蓋愧之也時耿方代王為冢
宰而心服其賢如此余謂此特端毅公之一節
亦其最小者耳然觀人正當於其小者蓋其打
點不到處也只此一事而王公之清嚴耿公之
服善皆前輩之盛事也今有如三原公者寧不

群詆而訕笑之耶

張南園云華容劉東山為兵書時極意薦才時
張綵為稽勲員外欲求越次之舉適值北虜火
險無學貪財好色其談兵亦妄也頗不謂然東
山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余言就才
之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亦不可任劉不
懌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為吏書
吳郡王公鏊為吏侍靈寶許公進初為兵書焦

叢說

卷之九

亦才綵王許固不可乃止後綵附劉瑾起為文
選郎中陞僉都御史即轉吏侍竟以瑾事伏誅
忠宣為張綵所欺固是一時之誤然其言曰吾
無才處此故急於取才故是萬世之利也張曲
江猶為安祿山所誤於公也何尤

劉吉丁外艱 詔賚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
故吉三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脩音
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
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

身阿結昏夜欵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詔書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珣部屬員外郎林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以媚衆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上戒諭群臣脩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

叢說

卷之九

十一

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蠻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爲劉綿

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諧者吉奏凡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擅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誥券吉稽遲俟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咲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

叢說

卷之九

十一

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矣然三人皆江西亦奇事也羅一峯之高風大節昭如日星獨張舒二公世或有不知之者余故表而著之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六

我朝 列聖培養賢才輩出當 憲 孝二朝 名臣極多一時如王端毅馬端肅彭幸庵諸公 皆有物論獨薛文清劉忠宣章文懿三公雖婦 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髮可議

倪文毅公岳弘治中為冢宰極有風力諸司畏 奉之恐後自南轉北假一錦衣官之宅以居以 叢說 卷之十

價償之堅不肯受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 張都堂獲支足矣時在淮上者張簡肅敷華也 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宜 奉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倪大 悔沮

吳少君名孺子能詩無營無欲一蕭然物外人 也是蘭溪人其言章楓山唐漁石方寒溪之事 甚詳楓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 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

者必留飯雖雞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 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 尼寺上司送與為宅楓山遂徙居城中唯舊屋 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 山終日宴坐其中楓山作文構思必起坐繞室 中行紗幘數為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 竟哭於斯別無營構

楓山官止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 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 叢說 卷之十

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 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 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常缺米則 以麥屑置粥飯中吳少君之父名一源歲貢生 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鬍子飯後 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吳蓋 親見之

章文懿移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 攝一罪犯經文懿門前過逕走入文懿家從天

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中尋索差人直進文懿卧房內尋不見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趕而去文懿與夫人畧不動於色

章文懿之誠朴出於天性吳少君言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餐而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時只蔬食蓋文人

叢說

卷之十

三

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朴之性以為有則吃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今士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管求不已夫人於稟受之初其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剩使之語言人命財物皆有定數少過其數則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為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

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積財太多過其分限則冥中之神以橫事耗盡其財若適滿其數則事亦不至矣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預疎財以彌事此皆先賢權教欲人之好義而疎財也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獨昧於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嘆哉

吳少君曰蘭溪人言我金華深山中此等人甚多恐章文懿亦未足為異余語之曰君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豈謂今世無此輩人蓋人

叢說

卷之十

四

生之初其本來面目無不如此但一讀書知事涉於世網富貴之心一動其中則無所不至而本然之初毫髮無復存矣故山中時有此等人君試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幾人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此其所以可貴耳

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為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

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慙色

王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即換四人轎屏去隊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為廣中通判以賊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為之言陽明日無柰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為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為人所欺然心實無私

叢說

卷之十

五

言之益見其厚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濶於拘檢故楊遂庵石齋張羅峯物議甚多如王晉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然其才固不可掩也

朱王峯希周狀元登第為南京吏部尚書適當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於王峯王峯不聽但以已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合從公再考王峯即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

部職業唯考察一事最為重大故臣自到任以來即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即罷臣別委一賢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齋中適王峯來訪衡山余在屏後竊窺之見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踳踳如有循蓋恟恟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叢說

卷之十

六

衡山常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王峯混然一純德人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為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為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為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為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為徒行矣

吳匏庵為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

來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蘇州有箇沈石田茫無所對寵庵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末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申試者近年數多

叢說

卷之十

七

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璠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

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亦奇古叅以前後場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援例之士

許仲貽穀言東橋在承天督工時嘗以事至京介老設燕待之是日許適至介老家介老語許曰今日請東橋無人可陪席子是其門生可在此一坐俄而東橋至介老南面設一席在堂之中北面設一席在堂之左偏側設一席東橋畧

叢說

卷之十

八

不請主人遷席相對既入坐東橋嫌酒冷不堪飲主人命取熱酒酒至東橋又嫌太熱指顧揮霍不知有主人而主人執禮愈恭一則能篤於下賢一則能不怵於貴勢當時蓋兩賢之南京顧橫涇璪字英王乃東橋之弟亦有文章登正德甲戌進士有重名爲南京兵部武庫郎中格去徐東園錦衣衛帶銜之俸有一兵官緣事在部亦親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橫涇重加譴責立正其罪在官清嚴之極豪髮無所私其先

家業亦厚有槽坊二處然自奉頗豐其姪孫孝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飯水飯糜粥之類無一不備唯其所指歷官數年賣來用盡後以憲副致仕家居去官後惟居臨街一小樓扁寒松齋訓蒙童數人以自給霍渭厓是其同年為南京禮部尚書拆毀無名庵觀憐其貧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有時絕糧東橋賜以斗斛亦不肯受東橋日有燕席絕足不往有隣家二老人其小時朋友也隔數日則召之來畧叢說 卷之十 九

備蔬藪三人相對盡三四壘而去今言中載萬治齋勸處湖廣山夷疏甚得夷人情狀可著今甲以為南方用兵者之戒今言論崔後渠王浚川二公朱象玄摘二事議之余謂後渠淳朴天至終瑕不掩瑜若浚川唐神仙一事誠鳳德之衰也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英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

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今從者引見上上曰吳其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為君者甚眾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與也先不曾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論也先曰爾父某年來朝受其賜某年又受其賜爾亦臣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為 英廟配問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為胡塔耶後叢說 卷之十 十

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後卻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以為嬪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譯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
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
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
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阿丑乃鍾鼓司裝戲者頗機警善諧謔亦優旃
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

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
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得一人問

叢說

卷之十

十一

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取後一人

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
微哂而已若 憲宗因此稍加釐正則於朝

政大有所補正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則滑稽其可少哉惜乎 憲廟但付之一
哂而已若在今日則胡塗亦無用處唯佻狡躁
競者乃得進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七

乙卯年倭賊從浙江由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
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
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
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
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
門雖賊退尚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

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密平日諸勳貴騎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
糧八萬正爲今日爾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
張皇如此寧不大爲 朝廷之辱耶

倭賊既殺敗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橋一農家七
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農家與顧彭山太常在
隣並其庄上人親見之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
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
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
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道跡匿影唯恐

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而爲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乃肆於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着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傳言欲窺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陽爲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陽須築一堅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陽之所以有關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陽有城賊人攻丹陽城不下必

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陽兵之躡其後也苟不得丹陽城越之而來則南京兵當其前丹陽兵躡其後句容出一兵擣其中此之謂腹背受敵兵家所忌乃必敗之道也故能遙爲南京警報譬如倭子越嘉興而至蘇州使蘇州兵迎敵嘉興兵躡之吳江兵從而擣之則豈能如此得志哉今賊至嘉興嘉興堅閉城門與之一戰城下任其過去則吳江蘇州當其衝嘉興方安坐相慶以爲無事矣若但如此則丹陽雖有

城亦何益於南京勝負之數哉然此等調度全在總督而當事諸公曾無一人及此者可歎可歎

倭寇既去之後司寇景山錢公在大理余與之言曰夫倭寇之來大江之外有三路可達南都從常鎮來則句容其一路也從宜興來則秣陵關其一路也從太平而來則江陵鎮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須得地利今叅贊與守備諸公當親至其處相度地形如其處可以屯兵其處可

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以會戰某處可以設伏皆默識於心倘一日有警則差某將官豫先提兵扎營於某處拒敵某將官於某處策應某將官於某處設伏待其既至則與之爭利先占山頭則我爲主彼爲客我以逸彼以勞所以制敵者在我矣萬一不利則策應兵與伏兵俱起左右合擊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謂廟勝者蓋不越此今必待敵人既至然後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與合戰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傷若忽與虎遇苟

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
今出戰之兵氣未及定猝與敵遇神安得不去
神去則萬萬必敗又豈待智者而後知耶公當
可言之地可與當事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
諸公後亦頗用其說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見守
備何太監余謝山田舍即何太監舊庄也何云
公庄上楊樹何蕭疎若此余云公無事不出城
何由見之何云前日與諸公看埋伏耳夫既謂
之伏當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遊行潛覓其
處豈可顯言於衆曰吾往尋設伏處耶謂之機
務恐不如此

叢說

卷之十一

甲

張蒙溪在叅贊時頗好興建其所置振武營後
遂啓黃林原之變其他如仙鶴營望江樓等處
所費動以數十萬計然使一朝有事實分毫無
補於 朝廷無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勢與各
營壘刻一石碑以傳中間刻城南十二伏城東
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荆石以一本見遺
余語荆石曰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

唐太宗征高麗命元萬頃為檄文檄中有不知
守鴨綠之險之語高麗即移兵守鴨綠江兵不
得渡太宗遂貶謫萬頃夫謂之曰伏當使鬼神
亦不得而知顧可傳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當
即白之亟毀其石無貽有識者之誚江亦不言
石至今存此豈虞詔增竈之意蓋有餘者示之
不足不足者示之有餘諸公或自有見然非愚
陋者之所知也

叢說

卷之十一

五

甲寅歲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弟三家為巢穴
屯扎將一年本地方劫掠既盡後往嘉興湖州
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復歸府縣聞之即遣人
縱火而三家百年營構盡付烈焰矣初報至南
都舍弟頗不平余意色恬然蓋此宅既為倭寇
所據已非我之所有若燒去房室彼不能駐足
必往他處則此處田土尚有人耕種不然則方
將安居樂業於此而居民遠避田卒污萊寧有
窮已時耶顧不如燒之為愈但當事諸公不能
燒於倭賊方在之時而乃燒於倭賊既去之後

此則深為可忿耳

陸五臺從總督幕中回余問之曰倭賊之在柘林與在周浦寺中者也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設絆索響鈴否云皆無之余以為使當事者用計周遭以鐵蒺藜密布命細作二三人深夜入賊中舉火大軍在二里外但鳴鑼發喊則此輩驚動自相攻擊可以殲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也豈有賊住在人家淹頓日久不知用計焚之

叢說

卷之十一

六

但欲白日與之較力幾何其不敗歟也哉

張半洲為總督時余嘗條列數事時選部屬為贊畫儀制郎中盛南橋亦在選中條列中有肅威刑一事曰總督受命出師 朝廷給與旗牌正欲假以生殺之柄今逗撓軍機與臨陣畏縮未聞有斬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勝難矣盛即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輩殺人耶殊不知殺一人乃所以全千萬人也今獨惜敗殘數十卒而不念東南被殺者數千萬人此數千萬人獨

非民命乎可歎可歎

陸五臺自贊畫幕中返南都余戲之曰公平昔論兵智畧輻輳此行何寂寂如此五臺言總制公初不令吾輩畫策余問然則要公輩何用曰終日只理會各處文移耳昔日李文饒因維州之事造籌邊樓終日上樓計算敵人無論用兵即今人有構訟者遇一硬對頭則梳頭也計算此對頭喫飯也計算此對頭豈有工夫管閑事况用兵乃 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

叢說

卷之十一

七

亡所係豈有不專心計算敵人而終日理會文移哉文移縱理會得甚詳密亦何益於勝敗之數則無恠乎總制諸公債事之接踵也

今世將官皆受制於總督無論賞罰雖出師之期亦必請命而行此甚無謂蓋用兵機宜在於呼吸之間正須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適至則彼之氣先奪矣夫然後可以制勝今必請之總督請之巡按請之兵備我未及發而彼先知已自有備况正合機宜而或相沮撓未合

機宜而或加督促則我之氣已奪雖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難矣聞 祖宗朝遣大將提兵則設一都御史與之督糧不與兵事此甚得任將之道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南都之險唯在長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或自淮揚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 朝廷所

叢說

卷之十一

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畧不干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甚非長筭余嘗與趙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謀於六科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帶管操江然此議亦未允當蓋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當開府於儀真督率鎮江儀真等衛軍專一校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

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 祖宗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科中建白旣欠周詳後 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兵部推奸避事懼其委任責成擔子頗重多方阻之其議遂寢

夫以長江之勢言之荆門爲之首狼山爲之尾而九江安慶是其脊當使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後長江之險始爲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觀古來

叢說

卷之十一

九

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由南陽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荊州將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由夷陵荊門以出荊州其一道也昔劉玄德迫於曹公走當陽長坂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也由壽春合肥出濡須又一道也昔孫權徙治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以拒之又自公

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夏候尚圍南郡者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
 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
 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
 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歎曰長江天
 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
 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
 道也昔陳友諒兵夜至石頭城者是也今雖以
 社稷靈長之福四海寧晏固萬萬無虞然豈可
 不預為之慮耶夫留都 祖宗根本重地所關
 固甚大况隔岸即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盧循
 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貽宋武帝以益智糲宋
 武帝以續命湯報之用相嘲調今廣中之寇頗
 為猖獗倘或流劫他處由福建而犯浙直則自
 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頃刻間耳萬一稍
 侵餉道能不遺當宁南顧之憂耶然 祖宗所
 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為江上設備者蓋以
 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

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况元之遺孽尚在
 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遑
 遠畧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効賈生
 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
 難作 成祖既靖內難即徙都於燕又將拓定
 三邊經制宜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為門庭之衛
 視南方之事為稍緩矣况天下當 二祖創造
 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懾服罔敢干紀故承平以
 至於今然治久防亂則講之正在今日也蓋操
 江須假以重權於北京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
 任之其開府當在儀真若以為去上流稍遠則
 或於九江安慶諸處其宛子城與沿江各衛皆
 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常兵備亦聽其調遣節
 制則彼得以稍展其効而江上有事 朝廷亦
 可以責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衛所與
 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緝捕
 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况沿江
 之守分布雖密畧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

背分爲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饋餉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固杞人之憂知不足爲社稷至計聊書之以備採擇耳

叢說卷之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八

庚申歲南京兵變殛殺黃侍郎懋官懸其尸於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憾猶未釋自下橫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大衆枕至中府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驢進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燒劫則事不可解而貽禍於朝廷者不

幸劉誠意招誘至小校場戶部出銀四萬分給之衆稍定是日余適携酒於雞鳴寺請袁吳門尊尼在寺後田上親望見軍士以箴捍擊魏國紗帽誠意慰諭移時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部備知其始末蓋黃侍郎在戶部不知大體但欲爲朝廷節省是歲南京適大疫死者甚衆各衛支糧時軍士有死者則報開糧黃侍郎見各衛糧數內無開糧者則怒責掌印指揮曰各衛死人汝衛中獨不死人耶此語喧傳於里巷

中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每一查勘動經數月故軍士怨入骨髓則黃侍郎之死實不為過但係是 朝廷大臣而軍卒擅自殺之此亦堅冰之漸也安可置而不問苟以為罪不加衆當先下一詔令暴黃侍郎之罪赦諸軍無死繼遣科道二人勘處封御杖杖為首者數人其亂逆尤甚者杖死然後撫諭諸軍申明約束曉以大義則人心自定若守備與參贊機務者則受 朝廷重寄 祖宗根本之地係以安危如戶部果

叢說 卷之十二

願衆時糴倉米以繼食買軍家籌到倉會支初到時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穀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幾半又加以黃侍郎之苛細遂啓庚申之變繼此呂沃洲為總督因見訪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時時到倉巡視各管倉主政初皆遵守約束收米皆不苟後一年餘一主政徽州人在倉收糧約鄉人之賄糧只二百餘石而入糠穀幾三四十担矣此倉中人親為余道

叢說 卷之十二

刻減軍糧當豫先聞奏若素能撫馴將士結之以恩臨時曉諭人必帖服今既不能發奸於未變之先又不能彌亂於既變之後國家大事幾為所敗此雖挫尸猶不足贖罪縱時宰私其親暱或納其重賄猶當逮至京師罪而釋之余時在南京日使人偵探問駕帖會到否乃竟寂然不問使國法大壞何以警各鎮何以告四方何以示來世耶

余致仕後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與鄉人遊處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詳大率兩京官各有職掌與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貨物皆是今家人和買余初至時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後時事漸不佳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他物類是舖戶甚苦之至於道中諸公氣醜熏灼尤為可畏有一道長買橙丁一斤其價和

買只五六分耳皂隸因詐銀五六兩南京皂隸俱是積年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其家計筭若往交納差人要錢至衙門中門上皂隸要錢書辦要錢稍有不到又受責罰不如買免為幸遂出二三錢銀與之一家得銀復至一家京城中糖食舖戶約有三十餘家遍歷各家而其人遂厭所欲矣時潘筮江為工部尚書錢景山為大理卿余告之曰公朝廷大

叢說

卷之十二

四

風力然竟不能了此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上江二縣有統屬凡有燕席俱是兩縣坊長管辦有一道長請同僚遊山適坡山一家當直是日十三位道長每一箇馬上人要錢一甲一甲者千錢也總用錢一萬三千矣尚有轎夫擡扛人等大率類是雖厨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不潔之物置湯中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吃午飯方纔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擡盒添換等項賣一樓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繫死一人投水死國家之事可為寒心此事余親見之南京一家造廳堂買過梁一對乃柏桐者美材也巡城某道長方欲製卓聞之甚喜即起采願之心遣一人諭意其家不欲與不待卜吉當夜即豎柱以梁置柱頭上以為可絕其望矣此道長聞知即差皂隸領夫役於柱頭上放下一直擡去

叢說

卷之十二

五

南京各衙門擺酒吏部是辦事官吏戶部是籬頭與攬頭禮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併兵部是會同館馬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頭太常寺是神樂觀道士光祿寺是厨役大率擺酒一卓給銀二錢刻剝者止給錢半但求品物豐備皆穢濫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則諸客皂隸攘臂而至客行稍速碗碟皆破失無遺名雖謙客實所以啖皂隸也衙門中官員既多日有譙席人甚苦之時楊崑南在科中余語之曰

叢說 卷之十二 六

公之嘲笑即可以轉移風俗矣公請各堂上官但用果五頂有五事今家人買辦於本衙供具則堂上官誰敢差人辦酒堂上官既不差人則各屬官誰敢差人辦酒如此則南京之人受公之惠不貲人人將焚香戴公矣此事雖小然頗任衆怨故卒不得行

南京各衙門唯翰林院最清苦既無職掌亦無夫役如公堂酒之類是自家出銀今家人買辦乙卯年擺瀛洲會亦是自備銀十兩央東城羅

兵馬設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隸者故其人猥惡之甚縱考功不以之為耳目然此輩皆積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群類又多轉相傳播其言易售故各衙長官但能打皂隸則為有風力者矣然數十年來無一人也

叢說 卷之十二 七

藉魚肉百姓至於靡爛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問好以閨房細事論罷各官夫閨房之事既曖昧難明流聞之言又未必盡實縱或得實則於名教雖若有虧於朝廷設官之意亦未大戾較之貪墨之徒相去蓋萬萬矣今之進退人才者顧詳於此而畧於彼未知何謂也

金子坤大興善詩乃父為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嘗對余言王思獻璣為南祭酒日嘗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約司業夫人同往鷄鳴寺看

月當時法網尚寬科道無論之者王亦不以此損名後官至禮侍卒謚文定使在今日則論者交至矣

兩京小九卿衙門首領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獨無印見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僉名回各司手本於事體頗覺有碍或以爲翰林院原隸於禮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國子監皆隸禮部亦只是首領官行不應翰林院獨是堂上官與各司對行蓋翰林院乃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分

叢說

卷之十二

八十一

局供職講讀有講讀廳脩撰編脩在史館檢討有檢討廳五經博士則以專經待問典籍則掌中秘書侍書則以善書者充待詔則或以工畫或以能棋各守技業以備祇應獨孔目無專職總領一院之事以聽掌印學士之政則孔目實首領官也但翰林院最爲近幸若品級又尊恐嫌於偏故學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遞降至待詔秩從九品則孔目正應爲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門司務只九品則孔目只應未入流

此皆 朝廷親幸之臣豈當以品秩爲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當有印則給以條記行亦無不可

余授官後見呂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門中凡有公舉則自介翁書名起至汝而止有公會則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門中舊規也後至翰林訪沙孔廳沙不在呼衙門中人訪以衙門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虛設惟閣下老爺到任或考滿日來坐之餘日無人坐掌印老爺

叢說

卷之十二

八十一

亦只坐側邊第一位則知此正是大學士衙門部寺皆帶衙東閣乃其直房耳又聞孔目常在閣下祇候凡各官至閣下見閣老者皆孔目爲之通謁此得之所聞然南北事體不同余不曾在此不知其果爾否也

余在南翰林獨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見官欲其避馬余曰豈有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乃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參便參要考察則考察去耳不能委瑣以苟全也其不

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體卒不避後吏部亦無
柰我何

余嘗元旦至各衙門投刺刺上書侍生時杜拯
為文選郎中獨不受謁今阜隸送還原帖因舊
規小九卿衙門屬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與
彼同是 朝廷侍從之臣且科貢皆正途即我
歲貢時不知此輩曾入學否夫取科第固有幸
不幸其學業未必盡能出我上豈有白頭一老
儒向新進小生處稱晚生耶此則某所未能也

叢說

卷之十二

十一

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於當事者明日書官衙
帖遍送吏部諸公時趙大周尚在吏部見官衙
帖怪問之余語之故大周曰諸人亦大俗乃欲
向公處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嘗語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
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來訪上午輒至至午將
喫飯始去其造見亦然每一遇則輿論辦番
連不能已舊規凡小九卿之屬見小九卿堂上
官皆側坐余欲執此禮先生曰人生處世豈無

朋友我與公朋友也幸勿以此處我

沈十洲轉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
至通政司請先生到衙門署事先生曰有公在
何須我往竟不至後數月全九山自北來掌院
印

余初至南京時見五城兵馬尚不敢用惟轎惟
乘女轎道上遇各衙門長官則下轎避進人家
雖遇我輩亦然不三四年間凡道上見轎子之
帷幔鮮整儀從赫奕者問之必兵馬也遂與各

叢說

卷之十二

十一

衙門官分路揚鑼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
司官而已蓋因有一二巡城道長欲入苞苴有
事發五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為之鷹犬即為其
所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托道長之勢而恣肆無
忌若此乃知 朝廷之體皆為此輩人所壞可
惜可惜

許尚寶仲貽言吾幼年做秀才時見親識人家
有事則以幾百錢謝兵馬今則大天平允銀子
矣大是可駭事

余嘗以除夕前一日偶出外訪客至內橋見中
城兵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問之曰
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余與各部
諸公往來初不見有此一日張一梧設客客滿
坐余戲語之曰你們兵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
院致仕孔目權三四箇月印否衆皆開堂

南京各衙門長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甌其饌客
行酒亦只是瓦盞獨盛儀制唐張兵馬鳳岡供
茶用銀箱甌行酒用銀杯盤此亦得之創見者
也

辛酉年余移家來蘇後有人從南京來余問之
皆言自貴處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諸不法事大
加禁革今百姓已稍得息有矣蓋天下之事未
有極而不反者極而不反則將柰何然祛奸革
弊亦自不易蓋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擔當能任
怨不計毀譽終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蓋
祖宗之法特設立三法司凡各衙門之事干係

刑名者即叅送法司而各衙門不得擅自定罪
無非詳刑慎獄之意今各衙門尚叅送而巡城
有事徑發兵馬司取供此則道中之新例而非
祖宗之成法矣然事關科道誰敢言之

叢說卷之十二終

卷之十二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九

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冢宰賢則百司得職而天下之事理矣余觀中世以下士鮮全才其嚴於律已者每傷於刻其寬以應物者常失之通聰明者見事速而短於持循敦篤者守法堅而缺於裁變遲鈍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佻狡之徒亦能權以濟事苟當其材則尺寸之木皆適於

叢說

卷之十三

用若違其任則雖合抱亦無所施故必有崔琰毛珣之公山巨源之識然後可以無憾魏劉邵作人物志以九徵論人其言曰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敵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若官人者能以劉邵

之言參之則庶乎司其契矣

皇甫司勳言我初入仕途時見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儀貌凝重或神宇清澈者與諸司官不同今不問其人但資性伶俐巧於進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學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問其人但御史肯開口講道學者即點提學矣夫銓綜群才使賢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務畢舉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經術養士氣使英賢輩出以需 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學事也故此二者所關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勢之所趨雖賢者不能挽之也

叢說

卷之十三

董幼海轉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時過吳門見訪余語之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過於重守令之選亦莫過於守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故縉紳輩凡有志與 朝廷幹事與百姓造福者獨守令可行其志若遷轉太速則自中才以下一切懷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後庶乎民

風土俗可以周知今守今遷轉不及三年則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矣故雖極有志意之人不復有政成之望亦往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則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選科道當於部屬中推舉不當逕用新行取諸人蓋取到天下推官知縣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則在輦轂之下與吏部聲問相及其人易知且敷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驟至通顯者不同或者以為在京城則易於鑽刺恐長奔競之風人但知在京城者易於鑽刺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鑽刺尤易為力耶况在內鑽刺者顯著而易張在外鑽刺者隱晦而難見且往往由徑路而進驟至科道上司慮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無所顧忌於政體不無有妨第三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須簡要清通何必插籬豎棘今澆競之徒凡至吏部打關節者豈相見時納賄耶盡是懷

叢說

卷之十五

四

暮夜之金耳則白晝顯然交接有何不可况與士大夫接見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與之言論或試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則長短亦可立見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慘舒其有益於朝廷政體者甚大又何必以閉關謝客者為得耶幼海深以為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轉太僕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賊吏之罰觀宋史中某人犯賊詔於某處棄市者蓋不一書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後雖偏安浙左日有軍興之費猶立國一百七十年正以賊禁之嚴百姓易於過活不思亂耳

古稱刑亂國用重典故曰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我 太祖立國之初當元季法度廢弛專用重典以肅天下而人始帖服今承平二百餘年當重熙累洽之後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 祖宗之法已蕩然無遺苟不以重典肅之天下必至於叢脞而不可為矣則所

叢說

卷之十五

四

謂糾之以猛孔子豈好為苛刻者哉

余歷觀前後郡縣之政大率慈仁與剛明者其得失常相半蓋慈仁之人于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澤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則吏緣為奸不無冤抑而強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銜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則保奸養蠹所害不小若剛明之政則奸宄畏威豪右斂跡野無冤鬼獄無滯囚其施設豈不截然可觀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櫻其鋒鮮不摧折然亦有誤及

叢說

卷之十三

五

善類者則使人亦自難當故必有慈仁之心以出其剛明之政然後為純全之治而可與龔黃卓魯方駕矣然豈可以易言哉

書云罔遠道以千百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此皆古聖人之言載之於經又以二事相對待而言正以見二者之均為未善元無毫釐差別今之士宦若拂人以從欲者世猶以為不是至於磨稜姑息僥倖以取一時之譽者舉世皆以為是失聖人之意矣

今之撫按先生有第一美政凡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賊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南直隸巡撫下有縣幾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蠲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南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亦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孰有過此者哉

叢說

卷之十三

六

周文襄公年譜與顧文僖公傍秋亭雜記凡作吏於蘇松而與有錢糧之責者不可不人置一冊於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由今日論之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謂不衆矣民安得不貧哉海剛峯欲為之制數度量亦未必可盡非但海性既偏執又不能詢謀諮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驟故遂至於債事耳

海剛峯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一漢子但只是有此風顛又寡深識動輒要煞癩殊無士大夫之風耳

海剛峯第一不知體既做巡撫錢糧是其職業豈有到任之後不問丈田均糧不清查糧里侵收却去管閑事

海剛峯之意無非爲民爲民爲 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乃詐之徒禁之猶恐不緝况導之使然耶今乃詐得志人

叢說

卷之十三

皆効尤至於亡棄家業空里巷而出數百爲群闖門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奪吾恐更一二年不止東南之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風稍息然人心動搖迄今未定也

海剛峯愛民只是養得刁惡之人若善良百姓雖使之詐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風生事乎然此風一起士夫之家不肯買田不肯放債善良之民坐而待斃則是愛之實陷之死也其得謂之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後復有辨本疏中言今滿朝皆婦人也其言雖爲切直然豈可謂秦無人夫卿相則雍雍百僚則侃侃古盛朝事也豈有滿朝之人終日忿忿爲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國固自有道豈有既斥之婦依栖門庭但去尋鬧古無此事亦是不識體耳

皇甫司勳子循嘗語余曰小時見林小泉廷棉爲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決公餘多暇日好客喜燕樂每日有戲子一班在門上伺候呈

叢說

卷之十三

應雖無客亦然長吳二縣輸日給工食銀伍錢戲子既樂於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處處禁戲樂百姓貧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應之曰公奕葉簪纓處通都大邑之中所見如此固不爲異余農家子也世居東海上乃僻遠斥鹵之處自祖父以來世代爲糧長番五十年後見時事漸不佳遂告脫此役此髻亂時也後余兄弟爲博士弟子郡縣與監司諸公皆見賞識此役遂不及矣然嘗憶得小時見先府君爲糧長日百

姓皆怕見官府有終身不識城市者有事即質成於糧長糧長即爲處分即人人稱平謝去公稅八月中皆完糧長歸家安坐至十月初又辦新歲事矣先府君每對人言我家五十年當糧長自脫役之後絕足無一公差人到門者蓋以五十年內錢糧無升合虧欠也此時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農作至夜帖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來即有戲劇我輩有識後即延二師儒訓以經學又有樂工二人教童

叢說

卷之十三

九

子聲樂習簫鼓絃索余小時好嬉每放學即往聽之見大人亦閑晏無事喜招延文學之士四方之賢日至常張燕爲樂終歲無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無完衣服無飽食貧困日甚奸僞日滋公家逋負日積歲以萬計雖縉紳之家差役沓至徵租索錢之吏日夕在門其小心畏慎者職思其外終歲惴惴卧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慘舒君子可以觀變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錢糧分毫無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後漸有逋負之端矣憶得是歐石岡變論田加耗之時也先府君即曰我當糧長時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錢糧遂不清第二年即復論糧加耗而錢糧清納如舊夫下鄉糧只五升其極輕有三升者正額五升若加六則正耗總八升今每畝加耗一斗則是納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額其理已自不通若上鄉譬如正額三斗加六則每畝該納

叢說

卷之十三

十

米四斗八升今論畝加一斗則是止納四斗已減八升若是正額四斗已減一斗四升矣夫下鄉增重錢糧不清亦自有說若上鄉減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蓋周文襄公巡撫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朴老農則携之與俱卧於榻下待其相狎則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爲論糧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賚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信

作文襄年譜所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蓋不虛也今爲歐石岡一變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之意哉府縣若要錢糧起總第一須禁糧里侵收苟能搜訪侵收之人籍沒其家產從重問遣則錢糧逐年起總矣蓋各里派徵錢糧譬如本戶該徵白銀十兩但納串二三兩與糧里收去銀三四兩則糧里絕不敢至其家催辦矣其間刁猾之徒又皆觀望以此挾持糧里糧里復不敢至其家催辦則錢糧何日得清此皆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資此輩漁獵或累年侵收買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逋負日積每歲以十數萬計其有告首在官者但發老人查勘貧緣買免復不深究則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閭閻無賴之徒有用銀二三十兩買充公務糧長者上虧國課下殘民命此天地間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愛於此輩哉

余謂止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

叢說

卷之十三

十一

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爲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爲鄉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蚕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爲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趨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農至若太祖所編戶口之數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戶則是一里總一百戶今積漸損耗所存無幾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編里長之說則當就其中斟酌損益通蠲議處或并圖可也或以富實者僉替可也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復三四人朋一里長則是華亭一縣無不役之家無不在官之人矣况府縣堂上與管糧官四處比限每處三限一月通計十二限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

叢說

卷之十三

十一

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汚萊民不土着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為之寒心哉

叢說卷之十三終

叢說

卷之十三

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

夫量田必須先正經界孟子之論井田亦曰正經界先須令各區糧長踏勘報出某區某圖有田幾坵蓋東西兩鄉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為一坵每坵編作一號逐坵畫作圖本其尖斜凸出凹進之處照地形畫出攢冊一樣二本送道然後差官丈量留一本在道發一本與文

叢說

卷之十四

量官但總量一坵大數不必逐片細量夫總量一坵則官既省力亦易明白况一坵之田業戶非止一人雖最狡猾之徒亦誰肯預先出銀與眾人買囑耶則亦可免作弊矣然後將逐坵步口細數一一填註送官官府令善算者總算其圖天字號一坵田幾百幾十畝地字號田幾百幾十畝逐坵既有總數然後撮各坵之數為一圖總有圖總則撮各圖之數為一區總有區總則撮各區之數為一縣總如是我已執左契而

一縣之田盡在我指掌間矣然後責令各園里長聚集業戶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若里長有業戶不到而朦朧量報者許人告首處以重罪亦要取業戶連名執結夫既有一坵總數在官後須要合着總數况業戶公同在此若讓別人一步則自家喫虧一步矣豈有毫髮之弊容於其間哉余以為力省而功倍不數月而定矣

西鄉之田地低而水廣易於車戽一坵之田有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多至數百畝者故雖包岸一步而腹內之田尚多亦不甚喫虧若東鄉之岸甚高去水幾一丈田塍稍濶則車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溝澗間之若每邊包岸一步則去一丈二尺所存唯十之六七矣得業之田能幾何哉其勢斷不可行

西鄉之田甚得水利每魚斷一節常年包銀有多至五六十兩者其尋常河港與人牽網亦取利一二十兩今畧不問及而東鄉之田岸下畧

有艾蘆即飛弓一步夫些少艾蘆但可以供數日燒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實田起糧如此寃苦當何所控訴耶兄業戶用錢者則有艾蘆者算作無艾蘆便不飛弓不用錢者雖無艾蘆算作有艾蘆便要飛弓小民無知何從辨別是自立名色自開孔隙以與公正良民作騙局矣東鄉又立積水河與魚池二樣名色積水河則四畝作一畝魚池則二畝算一畝夫積水河本為旱歲救田高鄉若一月無雨苗必槁死則國課從何而出故積水救之無非為朝廷計也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算作實田今四畝亦包一畝之稅矣魚池則積水河之稍大者以其稍寬可以養魚遂用工本銀買魚苗畜之若數年多雨魚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無水則數畝之池車戽立盡而魚即槁死且五月中無處可賣皆臭腐棄去雖本錢亦無覓處與西鄉魚斷不下種子而坐收數十金之利者蓋天壤不同矣今二畝作一畝實田徵糧則人心其何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能堪况今試以積水河為魚池魚池為積水河即使公廉清正之官親至其地踏勘亦何從辦之今但憑公正與良民開報使良民公正皆伯夷史魚則可今叔季之世人心滋偽而望一區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魚則何伯夷史魚之多耶况成此大事不戮一人吾恐終不能無遺憾也

夫均糧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處皆已均過而松江獨未者蓋各處之田雖有肥瘠不

叢說

卷之十四

四

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懸絕者夫東西兩鄉不但上有肥瘠西鄉田低水平易於車戽夫妻二人可種二十五畝稍勤者可至三十畝且土肥穫多每畝收三石者不論只說收二石五斗每歲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東鄉田高岸陡車皆直豎無異於汲水稍不到苗盡槁死每遇旱歲車聲徹夜不休夫妻二人極力耕種止可五畝若年歲豐熟每畝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黃荳四五

斗耳農夫終歲勤動還租之後不穀二三月飯米即望來歲麥熟以為種田資本至夏中只喫麩麥粥日夜草水足底皆穿其與西鄉喫魚乾白米飯種田者天淵不同矣文襄巡歷既久月見其如此故定為三鄉糧額加耗之數以為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則文襄於東鄉之民非有親故何獨私厚之耶夫既以均糧為名蓋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為不均也小既均之後其為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為民

叢說

卷之十四

五

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蘇州太守王肅齋儀牽糧頗稱為公然崑山縣高鄉之田糧額加重田皆拋荒而角直一帶熟區與之包糧華亭縣清浦荒田亦是熟區包糧今下鄉之糧加重則田必至拋荒若要包糧又未免為上鄉之累矣

孟子曰夫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今歲均糧之時偶值水灾故又創為低薄之說 祖宗時不聞有此周文襄時不聞有此何故從空生此

而不知西鄉水年之低薄即早歲之膏腴也東鄉水年之成熟即早歲之斥鹵也然 祖宗時與文襄時不立此名色者蓋因校數歲之中今時立此名色者但據一時所見也據一時之見而欲立萬世之規恐終非謀國之長策也况東鄉田本瘠薄故糧額原輕西鄉田本膏腴故糧額原重今東鄉已與西鄉包糧甚多而獨於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說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災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早歲東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鄉之田一望皆斥鹵則又將重均一番更立斥鹵之名耶

鄭九石爲同知時其甚蒙其知愛時其尚寓蘇州每歸往見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又寓他郡此有司之耻也必強公歸以爲地方之重已巳年余移家還松而九石適有量田之命余即語人曰九石舉止詳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愛人亦欲人人仁愛之但少剛決易爲人所欺此舉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終爲九石

累也後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設誓余聞而笑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况要盟者無信乎此 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誰敢不肅乃必假之盟誓耶夫 朝廷赫然顯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無據之神彼亦何懼哉卒之法不畫一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潤屋而糧額加重小民家家受禍謗議喧騰今上司與府縣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革樂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甚極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豈無釐正之日耶

叢說

卷之十四

七

人言始創低薄之說蓋因當事之人要做人情奉承權勢尋思無計因與吏胥商確一楊姓者偶進此說遂奮然行之然此係是 朝廷大計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豈有天道人心者哉自此門一開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納賄幾萬今查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謂縱使官府貪殘不過害及一人稍濫及亦只是一時

而已若錢糧作弊飛洒各區則是家至戶到無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孫孫貽賊日久至於轉死溝壑皆由於此人但言衆輕易舉而不知積弱之能折軸耶陰騭之大莫甚於此且此係是朝廷血脉百姓脂膏若蔑視國法任其私情轉移自由輕重在手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當與無上者等則是 太祖剝皮檀草之刑豈非專爲此輩耶若非及今改正則民怨未息而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

叢說

卷之十四

近聞太府李葵庵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說將田上所免糧補東鄉魚池積水河之額俄有調官之報遂不果行此是東鄉百姓無福也
余始創爲經緯二冊之說今亦採用之但當時不曾講求失其初意蓋經冊是戶冊即 太祖黃冊以戶爲主而田從之戶有定額而田每年有去來緯冊乃田冊也以田爲主而戶從之田有定額而業主每歲有更革田有定額則糧有定數每年只將經冊內各戶平米總數合着緯

冊內田糧總數照會計輕重派糧則未無飛走隱匿之弊矣

經冊圖式

一戶某人

人幾丁

田幾頃幾拾幾畝

上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叢說

卷之十四

九

中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下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此戶冊也即 太祖所定黃冊凡徵糧編役用

之每年推收過割各圖逐一開注送縣會計其

數查算明白攢造一冊據此徵收庶無脫漏若

一戶而各區納糧則吏書得以出入隱弊而其弊不可勝言矣是即舊規所謂白冊至十年後大造黃冊之時亦有依援將第九年之冊為主再加查審不甚費力二冊俱要各圩里長編造蓋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業戶佃戶里長必自知之若佃戶還此人之租而田在別人名下即係詭寄極易稽查若里長造冊通同容隱嚴爲禁約處以重罪亦可以革詭寄影射之弊矣

緯冊圖式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上鄉某區田總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某圖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中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下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此田冊也各區各圩之田皆有定額如有買賣

易主即照經冊各人戶內扣改佃戶姓名各圖

查算明白送縣攢造發與管糧官將經冊內各

戶上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上鄉糧數經冊內各

戶中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中鄉糧數經冊內各

戶下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下鄉數查算明白務

要相同則安得有弊容於間今不放收除必要

逐區還糧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徵收甚至

一戶之田有數十處分納者其各戶田少之處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亦有止納一二錢者煩費百出且頭項太多官

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冊之式一定則奸弊可

以盡革官府何不從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東鄉之民勤而耐勞西鄉之民習於驕惰

東鄉若經旱災女人日夜紡織男子採招而食

猶可度命西鄉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斃此則

驕惰害之實自取也然長民者無術以驅之勤

獨奈何哉

初立清浦縣時余偶至南京即往拜東橋東橋

問曰貴府如何又新創一縣余對以青龍地方近太倉州離府城甚遠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多有人建議以為若立一縣則居民漸密水利必通而荒田漸可成熟矣故有此舉東橋即應聲言曰如此則當先開河不當先立縣畢竟立縣後水利元不通而荒田如故縣亦尋廢乃知前輩論事皆有定識不肯草率輕有舉動也青龍自唐宋以來是東南重鎮也相傳有亭橋六座亦通海船由白鶴江導吳淞出海宋時設水監於此蓋以治水利兼領海船也宋時賣官酒酒務亦在此處江南所賣官酒皆於此製造入我朝來水道湮塞而此地遂為斥鹵矣祖宗時松江舊有水利通判一員謂之治農官嘉靖中以為冗員已經裁省夫朝廷糧餉取給東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於農農之耕種全賴水利則治農官其可以為冗員而裁革之耶今清浦縣既立不成當奏復水利通判於青龍鎮設一衙門令其住扎上司不得別有差委專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管水利則庶乎有所責成而松江之農事可以無憂矣

松江之田高下懸絕東鄉最高畏旱西鄉最低畏水但東鄉每年開支流小河西鄉每年築圍岸而水利之事盡矣

呂沃洲舊為蘇松巡按後在南京與其交款喜談經濟自謂巡按時以為蘇松急務莫重於水利故吳松江白茅塘七泖港等處皆親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畫成圖本今藏在蘇州府庫中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三

銳意欲開浚諸大河後不曾在蘇松行事遂不得行前年海剛峯來巡撫遂一力開吳淞江隆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能了此一大事哉白茅塘是李允嗣巡撫時曾一開浚是嘉靖初年其所費不貲今吳淞江之費特十之二三耳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嚴也然白茅塘不二十年即已湮塞蓋海中皆渾水潮來時渾水湧入潮平後停一時始落渾泥皆淀在河底河

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時均繇內原編有
淘河夫銀今不知作何項支銷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變用兵六七年中更總督數
人所費錢糧數百萬然毫髮無用唯胡梅林稍
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擄麻葉誘致汪直皆其謀
也其破冒錢糧雖多然其功亦何可終掩哉一
時如曹東村任復庵忠勇絕人然卒無所成正
以其量小惜費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輩
一切置之不問而獨將任事之人置之於死籍

叢說

卷之十四

十四

沒其家則此後誰復與 朝廷任事哉失政刑
矣

沿海防守之處起自吳淞所歷川沙南匯青村
柘林而西抵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之
兵雖多寡不同大率每處五百名五處總二千
五百名亦有稍多之處大約不出三千名每名
月給銀八錢則一年總計兵餉銀三萬兩矣但
所募之人皆非土著恐一朝有事人皆瓦解此
其所可慮者一也每領兵餉則吏胥隊長蚕食

其中而兵無實惠此其所可慮者二也兵人生
食兵銀漸成驕惰散操之餘遊手生事因而亂
法此其所可慮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後五百之
兵革去其半待來春重募亦為重惜兵餉也然
每年新兵教習武藝亦自不易况革去之人素
習驕悍不能保其無他此其所可慮者四也今
海上無警宿兵無用之地而每年秋糧中加派
銀數萬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慮者五也
故為今之計莫善於屯田某嘗計之每兵一名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五

給田二十畝若此處有兵五千當買田一萬畝
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殺一半如少則
以各項下贓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
之權其重輕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永
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憑里長開報必
須海防府官與把總指揮公同揀閱令其夏秋
務農冬春講武是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如是
則兵皆土著且終歲力作無暇遊手則不至驕
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

姓每歲亦省加派銀數萬是一舉而五慮可以盡去則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澤門在任時余偶論及之澤門曰我近日條陳八事申呈上司已准行五件屯田是頭一件獨不肯行不知何也

叢說卷之十四終

叢說

卷之十四

十六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一

余最喜尋前輩舊事蓋其立身大節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獨細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於遺忘耳然賢者之一嘆一笑與人自是不同嘗觀先儒如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范蜀公東齋日記邵氏聞見錄朱弁曲洧舊聞與諸家小說其所記亦皆一時細事也故余於前輩之食息言動雖極委瑣者凡遇其子弟親舊必細審而詳扣之必欲得其情實况識其小者又不賢之責也故就其所聞聊記一二云耳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劉瑾擅國日邵二泉先生與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見此人偶失劉瑾意瑾大怒以手將卓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覺蹲倒遺溺於地二泉甫出而蘇州湯煎膠繼至瑾與湯最厚常以凡呼之瑾下堂執湯手而入因指地下濕處語湯曰此是你無錫邵寶撒的屎蓋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惟

怯一震之威乃可至此則宋史載楊文公便溺俱下事庸亦有之然楊公亦正人也人言瑾元無父謀只此一事雖族滅亦豈爲過此事聞之王雅宜

顧東橋文譽藉甚又處都會之地都下後進皆來請業與四方之慕從而至者戶外之屨常滿先生喜設客每四五日卽一張燕余時時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樂乃教坊樂工也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常

叢說

卷之十五

二十一

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闕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鍾每一發端聽者傾座真可謂一代之偉人

王文恪登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已病亟文恪卽遣人問之石田書一絕爲謝詩曰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文恪之重賢而存舊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賞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黃泰泉佐馬西玄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酌唱乃知薰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者姚冰楊維聰者耶此但足發一笑耳

叢說

卷之十五

二十一

東橋一日語余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他道衡山甚好只是與人沒往來他自言不到河下望客若不看別箇也罷我在蘇州過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對他說道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看別人只看你成得箇文衡山麼此亦可謂名言

許石城言介老請東橋日許亦在坐堂中懸一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乃吳小仙筆也作揖甫畢東橋卽大聲言曰此摹本也真蹟在我南京倪清溪家此畫妙甚若覓得真蹟纔好後上席

戲劇盈庭教坊樂工約有六七十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要講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命從人取銀五錢賞之介老父子大為沮喪後數日介老即請北京六部諸公亦有教坊樂與戲子諸公聽命如小生樂工賞賜各二三兩是日亦請石城在坐蓋所以示意於石城也不一月感南京長科萬楓潭劾罷東橋萬名虞愷江西人

劉瑾陝西人與康許西同鄉康在翰林才望傾

叢說 卷之十五 四十一 天下瑾欲借之 以彈壓百僚故陽為尊禮之

康本踈誕遂往來其門實未嘗干與政事也遂終以此廢棄天下共惜之後自放於聲樂亦簡兮詩人之意呂涇野馬溪田敦厚嚴正無所假借竟與終好蓋亦能亮其心也

李空同與韓貫道草疏極為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於死賴康許西營救而脫後許西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館中聲望藉甚臺省諸公得其聲咳以為榮不久以憂去大率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溪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時李西涯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山遂落籍

東橋言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攜圓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圓桶上傲然不屑容叢說 卷之十五 五 散徐起去

李空同作朱凌溪墓誌中其言是賣平天冠者與作詩到李杜亦一酒徒耳此劉晦菴語也晦菴敦朴質實不喜文士故有此語同時唯李西涯長於詩文力以主張斯道為已任後進有文者如江石潭邵二泉錢鶴灘顧東江儲柴墟何燕泉輩皆出其門獨李空同康許西何大復徐昌穀自立門戶不為其所牢籠而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達

康濟而得罪雖則出於聖誤亦由其持身不嚴
心跡終是難明昔王振擅朝以薛文清是其鄉
人擢授大理卿且令人諭旨必欲其往謝薛大
言拒之曰拜官公朝謝恩私室豈薛瑄之所為
越數月絕足不往振銜之甚必欲置之死後以
事論死臨詣西市振家厨下一燒火老僕素淳
謹振頗信聽之忽放聲大哭振問其故此僕曰
我聞鄉里薛卿人皆呼為薛夫子若今日論死
滿朝必不能容吾輩明日亦當就戮矣振亦感
叢說 卷之十五 木一

而累之哉
余在南館嘗問府公槐野曰老先生曾與許西
相會否槐野言吾為檢討時因省覲至家對山
妻家在華州適來探親吾造之時值其生朝設
客隨送一帖見召吾至妻叔東侍御家侍御問
曰明日對山設客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請帖
侍御曰明日對山之客有汝則不當有我輩有
我輩則不當有汝何忽如此沉吟久之後對山

遣人來致意云明日家主要與老爹講話酒
晨即來吾依期而往少間設兩席對坐近午對
山起曰今日老夫賤降客不可無公然吾與令
親輩每燕必有妓樂不當以此累公今諸公將
至不敢久留矣吾辭出侍御輩至歌妓並進酣
飲達旦

趙大周先生言其尊公以歲貢為武功學官大
周隨任讀書於武功學舍中少識康對山今武
功志中所稱趙先生者即大周尊公也對山小
叢說 卷之十五 木一

時即任誕不羈其所娶尚夫人甚賢對山每日
遊處狹斜中與夫人大不相洽後遣之歸而此
夫人每日三餐具殺軟精酒飯遣一婢子持至
對山家進其舅姑無間於寒暑風雨歷三年如
一日大周尊公廉知之召對山立堂下喙呵之
故志中云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者蓋謂此也
後趙先生曲為勸諭譬之以理且為康長公道
其新婦之賢無終絕之道長公夫婦又曲為勸
諭始悔悟迎夫人歸復為夫婦如初而志中感

趙先生成就之恩蓋不一言而足也

呂沃洲言吾巡按陝西到武功日公事畢命縣中携酒夜造康對山對山以吾持憲不設樂相與論文因及時事始甲夜至二鼓殊慨慷可聽乃知此公志業不遂其抑鬱之抱寓之詞曲將無以此掩之也

辛卯年與舍弟至南京科舉各携所業見東橋先生適王雅宜養病於東橋愛日亭中東橋即携余輩行卷坐雅宜床前相與披誦極口贊賞

叢說

卷之十五

九

故雅宜贈余兄弟詩中備言之次日即手書帖子來謝云今英流自遠之日久矣迺荷高賢謙損之義倡復古道欽屬欽屬即辰家尊小倦不獲奉談謙書伯先致謝私餘容求晤以盡所懷不宣愛才好士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小人持餅餌一簞來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為可免嘗聞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賫捧來蘇求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

書不肯啓封此承奉遂巡數日而去

余受官歸雙江先生遣一兵官護送而南托衡山與王陽湖二公書且囑之曰汝歸道蘇嘗為我求衡山一畫汝自作一長歌題其上寄我可也余至蘇首見衡山致雙江之書坐語歡甚後及雙江求畫一事衡山即變色言曰此人沒理一向不曾說起要畫如今做兵部尚書便來討畫意甚不憚衡山於士夫中與陽湖最厚後見陽湖道雙江拳拳之意且托其一慇懃之陽湖握手云此老我不惹他遂不復敢言竟負雙江之托矣

叢說

卷之十五

九

張石磐鰲山為南直隸提學其所取文字專尚清新一時陳腐者皆被黜江南文體為之一變在南京取文衡山與宗伯昭輩修書時吾松徐存翁相公與張掌科方在弱冠即拔在優等其巡歷松江適一巡撫劉姓者在松劉先發石磐設席餞之贈以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梅三月雨紫燕語雕梁滑鶯坐春渚風便快輕帆花落怨

東主人生貴適意適意應如許詩甚清逸卽代名家不能遠過書亦俊健今寫在李塔滙寺壁石盤乃簡肅之子少爲翰林庶吉士其子鳳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聞人亦國朝一盛事也

東橋一日問曰元朗過蘇州曾見楊南峯不曾余對以不曾東橋曰若見此老不要就指望與他做相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一見之我與南峯舊日相與我陸浙江布政時道出蘇州特往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拜之次日南峯來荅拜此日府中偶設席相請南峯坐談半日不去吏人再三催促此老怫然抽身便起我送至門外亦不相別上轎逕去我送與雷葛一疋書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書葛送還我曰昨日府中自來催促不出老夫之意尊公何故遷怒如此書葛不受也罷賢姪且請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學生不要吃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氣大率如此然接其議論亦自覺豈可聽何可不見之余舊知此老生

獯且其氣性疎誕平生交知中便少此一人亦不爲欠事終不見之

南峯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笑囊手鏡有皇明文寶有地記諸編其裝皆數百卷凡例既備採摭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之惜乎皆不傳矣

嘗以一素卷求東橋先生書舊作後題云雲間何元朗暨其弟叔皮今之二陸也雅道未喪其在茲乎承以此卷問余舊作輒錄數篇求爲商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定後留雅宜處作一跋語雅宜亡後遂失去今不知流落何處矣

余求衡山作語林序序中曰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其所論撰備麗宏淵自足名世此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藝要不可以無傳也先生方嚴質直最慎與可苟非其人必不肯輕許一字其誤蒙獎飾實爲過當故每自砥礪期以無負先生知人之明乃今筋力衰憊竟無可稱每一思之面赤發汗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贗物先生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款者先生即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方與人書墓誌甫半篇投筆而逝無痛苦無恐怖此與尸解者何異孰謂佛家果報無驗耶

王南岷為蘇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見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騶從及門下轎換巾服徑至衡山書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是常飯相款南岷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談文論藝至日暮乃去今亦不見有此等事矣

唐人有言吾不幸生於末世所不恨者識元紫芝余運命蹇薄不得踔厲霄漢然幸而當代諸

名公每一相見即傾盡底裡許以入室如顧東橋文衡山馬西玄輩雙江趙大周王槐野諸公皆是昔蜀湛嚴君平谷口鄭子真唯一楊子雲知之遂不泯於世余幸有數公之知亦庶乎可無恨矣

楊南峯少年舉進士除儀制主事即欲上疏請釋放高墻建庶人子孫匏庵知之語南峯曰汝安得為此族滅事耶奪其疏不得上南峯以志不得行即日棄官歸徑往小金山讀書數年不入城其陳義甚高如此舉措即古人何遠至晚年騷屑之甚 武宗南巡時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竟不得志此正所謂血氣既衰戒在苟得者耶

王雅宜自辛卯秋在東橋處見余兄弟行卷是年秋南歸卧病於石湖之庄連寄聲於張王屋董紫岡欲余兄弟一往相見余與舍弟叔皮即移舟造之雅宜相見甚歡飯後送至治平寺作宿寺距其庄三四百步所寺有石湖草堂乃蔡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三

林屋與雅宜兄弟讀書處也適陸幼靈芝亦在寺中遂相與盤桓數日每日必請至庄中共飯爾時雅宜雖病甚必起坐共談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所談皆前輩舊事歷歷如貫珠議論英發音吐如鐘儀狀標舉神候鮮令正不知黃叔度衛叔寶能過之否可惜年四十而卒今眼中安得復見此等人

孫季泉轉南宗伯趙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於詩此來當必與君結社矣後季泉至果時相酬

叢說 卷之十五 十四

唱又以孫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極為相知然終日相對唯談作律詩之法不及其他夫官至宗伯其所當講者多矣余心不謂然然其以清謹持已以嚴正守官一時士宦罕見其儷
南京前輩如徐髯仙許攝泉諸人許即太常卿仲貽之父其神情高遠絕無都城統綺市井之習亦一時勝士東橋石亭諸公甚重之余小時至南都數與遊處後竊祿時二公已亡每思其人輒為惘然

徐髯仙豪爽迭宕工書能文章善為歌詩有聲庠序間後以事見黜遂為無町畦之行 先朝薦紳中如儲柴墟瓊莊定山昶皆嚴正之士見柴墟集中有與徐子仁書極相推與又見其家藏寫真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軸上各書贊又有以見前輩持已極嚴而責人甚恕猶有古寬大博厚之風

唐六如中解元日適有江陰一巨姓徐經者其富甲江南是年與六如同鄉舉奉六如甚厚遂

叢說 卷之十五 十五

同船會試至京六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聞咽街巷徐有戲子數人隨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是時都人屬目者已衆矣况徐有潤屋之資其營求他途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因此呈誤六如竟除籍六如才情富麗今吳中有刻行小集其詩文皆咄咄逼古人一至失身後遂放蕩無檢可惜可惜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見其所

為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保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了了如此

余嘗訪之蘇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與衡山雖交款甚厚後亦不甚相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携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有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風流槩可想見矣

兼說

卷之十五

十六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二

吾松江與蘇州連壤其人才亦不大相遠但蘇州士風大率前輩喜汲引後進而後輩亦皆推重先達有一善則褒崇贊述無不備至故其文獻足徵吾松則絕無此風前賢美事皆湮沒不傳余蓋傷之焉今據某聞見所及聊記數事恨不能詳備也

兼說

卷之十六

太祖時吾松江始以徵聘仕官於朝者有朱孟辨嘗觀洪武聖政記孟辨以翰林院編修改中書舍人則知國初尚有中書省為政府故中書舍人官在編修上也朱號滄洲生能詩工四體書亦善畫

顧祿字謹中為太常典簿以事當法時 太祖初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韻 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今稱為經進集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末樂十八年閏正月天下取到人材十三人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叅政二人陸免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尤異事也相傳 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柱又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其數正合而麟居首故有是命其山西右布政孫豫松江人家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住郡城東南五十里觀河庵之西即余太夫人之曾大父也歷官省轄毫髮不苟家甚貧薄子孫至不能自存今依余家以居 二沈學士以善書供奉 成祖朝與中書舍人無錫王孟端同時三人皆能詩文且人品清高今之以甲科在翰林者未必能過之乃知前輩有人大沈名度字民則號自樂二沈名燦字民烈號簡庵

蔣性中爲給事中甚清介貧苦其厲家居時嘗

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刺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材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蔣給事曾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卽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圍桶官隨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卽聞岸上有哭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沒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太祖定鼎金陵其宮殿牌額各衙門與諸勅建寺觀題署皆詹希源筆也 成祖遷都北平其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工署書

兼善畫其子暉亦能書官中書舍人

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於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貞有曹雲西家下沙有瞿寔發家張堰有楊竹西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張家干巷又有一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瞿氏即誌中所謂浙西園苑之盛惟下沙瞿氏為最者是也曹雲西即所謂東吳富家唯松江曹雲西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稱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即有不得雲山樓者是也余嘗見其像吳繹寫像倪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巷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回祿其家有盈尺玉觀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龔藏之樓上火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為烟所蔽不得下抱觀音焚死於樓梯者是也張氏即有三味軒者

叢說 卷之十六 四

是也想吾松昔日之盛如此則蘇州亦豈敢裂眼爭耶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

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蓋由蘇州為張士誠所據浙西諸郡皆為戰場而吾松稍僻峯泖之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彙萃於此薰陶漸染之功為多也

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在勝國時日唯以抄書為樂其手抄書幾千卷今尚有流傳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叢說 卷之十六 五

錢文通小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字東白號曉庵亦有詩名能書乃十大高僧之流亞也末樂中召至京修末樂大典初居延慶寺後為僧官住持南禪周文襄公為巡撫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啓公談晤時錢文通為秀才亦與啓公交款一日學中散堂後文通過詣啓公以藍衫置欄柵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是某秀才藍衫啓公因稱文通

之才文襄即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爲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因送郡東東倉基與文通作第宅今錢氏東門之居即舊倉基也

志中言啓東白未樂戊子主郡之延慶寺戊子是未樂六年則文通爲秀才時正東白修未樂大典回爲僧官住南禪日也

錢文通宣德十年登第在翰林日文才敏贍書學宋仲溫入能品文譽藉甚四方以得其文與

叢說

卷之十六

六

字者爲榮一時碑版照四裔可謂盛矣曾在內學堂教書懷恩太監出其門下後恩得時遂援引以至要路當時亦有入閣之議而時望皆歸呂文懿岳蒙泉畢竟用此二公蓋交結內臣文通之得力處在此而損名處亦在此士君子深當以此爲鑒

黃汝申名翰未樂九年進士於文通爲前輩其詩比文通更爲警拔書學宋克亦遒勁其署書端楷莊重真有佩王冠冕之意曾見其傳桂二

字乃張莊懿登第時所贈扁也今子孫尚榜於樓中比詹希源稍豐肥然自是膏羊酌可愛但其人苛刻剛忿頗不爲鄉評所歸誌中謂其居家頗自恣鄉鄰畏之常騎白驃入城見者歛避蓋實錄也

正統間王雪航桓陸夢庵潤玉同時皆工詩王有雪航集陸有夢庵集時相城沈氏貞吉恒吉第凡同居家饒于財是蘇州名家慕陸名招致家塾教其子弟沈石田貞吉子即其門生也

叢說

卷之十六

七

張莊懿是英宗朝進士選某道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了掣落其紗帽時初到官失去元服人以爲非吉兆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紗帽帶了徑去明日知州鎖押此人送察院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徃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此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逕遣出蓋公之寬大仁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張莊懿爲刑部尚書時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

醉漢此人素酗酒無賴旁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爹藤棍方見你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亦不問逕歸此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一藤棍回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侵晨頭頂此藤跪在長安街上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即扣頭請死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公之黑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稚圭何遠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叢說 卷之十六

深知之為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 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後馬端肅托人去講遂補冢宰張陞南京吏部尚書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嚮莊簡也曹居鄉嚴重既不減張加之樂易和厚

濟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壽至八十六中秋是其誕辰八十二時西涯作清光八十二回圓詩來賀朝賢屬和者數人後每歲壽日即押前韵寄至晚年不與人事客至則留飲寫字作詩有蕭然物外之意蓋吾松一偉人也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

叢說 卷之十六 九

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郡中稱為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已終鮮及物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眾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以好生為德而法家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判豈非天之最重

者耶則莊懿之報實天有意於厚之也

夏止軒留心經濟其建白甚多今載在郡志與名臣錄中讀書有文亦好古其家所藏有太清樓帖二三卷是宋搨奇品也後歸之其壻沈氏沈名齋字子公中進士是南道御史

錢文通之後則有陳一夔章侯公矩方侯公繩直三人一時皆有詩名楊君謙雨夜七人聯句記一夔公繩皆與焉餘五人則楊君謙趙栗夫吳人王古直王敬止台州人徐栗夫杭人皆名士也

叢說

卷之十六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夔傳中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妙句君語余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又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蓋其推一夔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夔不能爲此言非君謙不能知此言之妙郡志中載一夔天順壬午舉於鄉會父喪家居

教授不出者十年至成化戊戌登進士第釋褐爲刑部主事其平反之政甚多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夔贈趙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萱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連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裂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樽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註云時公雅有長往之志又王敬止贈一夔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一夔答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似冰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一枝藤一時七人之中一夔自當稱雄

叢說

卷之十六

侯公繩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凡待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栗夫同司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一見君知爲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

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然懶已入骨不能改也京師酬酢既多又開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人寓處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余嘗作手摺疏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詣人家門下問人苦無健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之殊不肖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有樂言余以為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答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為禮最重至係喜怒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辨也余以為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詣侯君者二余以為為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事時卧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留連入夜乃去心竊以為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真厚德人也君和易

自然無貴賤長幼宜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以為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夫家時亦有一夔存敬同在相與談誅時將及鷄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囚例必早入朝候事而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眾皆以為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處處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於此一傳可見公繩立朝無時俗之態故見重於南峯如此然於弘治之間而士風已自如此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於今也何尤

郡志中於侯公矩下稱其有文名不載侯直能詩今觀七人聯句中公繩詩時有佳句亦無忝於此六人者乃知前輩皆有實學不虛事表襮今吾松為詩文者甚衆篤而論之未必盡能出公繩右也

張東海為南安太守在郡日有其布政將入覲緘紙一篋索公草書為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書手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還

錢文通舊祀鄉賢祠中郡人以公嘗以大紅雲布作吉服入朝內豎見而悅之言於上前故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貽華亭末害嘉靖中斥去之此二事張西谷所記

夫名宦鄉賢二祠蓋所以崇德報功激勸來者血食廟廷夫豈細故名宦則載在祭統原以五者定之我朝唯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勞於江南府官則太守樊瑩經制糧運同知王源奏

業說

卷之十六

十四

減稅額此皆所謂法施於民者又教授胡存道身衛廟學以死勤事此數公者以祀典律之可以無媿其餘雖循吏輩出然無關於五者但當於郡志中載之名宦傳而已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也若但做文字亦非立言之謂我朝唯張莊簡蔣給事性中曹定庵顧東江孫文簡五人東江人雖病其少隘然剛方清介特立獨行亦自難到文簡則厚德絕倫皆可以為世法此可謂立德張莊懿

在刑部奏行條例數十件者在今甲夏止軒建

白如臨清設兵備以聯絡兩京之勢朝廷至

今行之可謂立功如夏止軒作政監亦足垂世

立訓此可謂立言錢文通則原無此三者且多

物議故嘉靖初年余新入學時每一祭丁則衆

議沸騰有輕俊好譏議者臨祭時常以文通神

主置於供卓之下而西谷所謂斥去之者不知

果於何年也衡山先生凡我輩在坐輒戒其子

孫曰吾死後若有人舉我進鄉賢祠必當嚴拒

業說

卷之十六

十五

絕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厚面皮也今吾松士大夫子弟亦有為其父祖營求入鄉賢祠者無非欲尊顯其父祖之意此皆賢子孫也但不入不為辱苟既入而一有異議或遭斥去則辱及其父祖甚矣是不詳審之哉萬曆癸酉馮南江入鄉賢祠余隨郡中諸士夫往奠見錢文通牌位尚儼然在列不知西谷何從有此言或既黜而後有姑息者復仍舊設之耶然不可考也余遍觀諸賢自漢歷宋元千二

百餘年不過十餘人我朝二百年中幾四十有贏乃知列聖陶鎔賢才輩出固宜彬彬如此世或謂今人不及古人抑又何耶然其中不能無臧否優劣後必有能辨之者

隆慶辛未十月太府李葵菴先生行鄉飲酒禮府學推舉士夫二人申請一顯宦一外官有厚貲者葵菴皆不准行即於申文後批發云郡中有里選仕官積學勵行可範後學者該學不知其人乎庠友陸雲山者有識之士曰此必為何

叢說

卷之十六

十六

柘湖無疑遂作一呈子申府葵菴批允行學敦請余往回辭二次葵菴堅欲致之余是在生本不足以塵瀆朝廷大典然余嘗謂凡郡縣有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當率先遵行以為百姓之望鄉飲固不足為其之重輕但邇年鄉飲皆以請托行賄而得故非高爵即富室也今太府皆廢閣不行而獨垂念一寒賤之士不由學校推舉逕行批行其何敢自愛而不成全其美政乎故勉強應命二次然當讀法升歌之際

聖祖垂世立訓舉此巨典而敬老尊賢之禮鄭重如此則凡與斯飲者能不感發思奮耶某以譎劣叨坐介位默自循省不覺面赤發汗故今已辭謝不敢復出以久玷清列矣

叢說卷之十六

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三

李希顏字原復與東江同年進士爲人公正剛方東江甚重之爲雲南按察使卒於官其屬續時滇中人見其穿大紅袍乘大轎擡出衙門皆以爲平昔正直陰司召作冥官也

顧東江清於弘治六年以解元會魁登第李西涯當國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

叢說

卷之十七

江首往謁之時尚未考館選莊簡有意欲留吏部語之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留汝在我部中亦好東江曰其是箇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行幾會見錯了亦可謂名言

顧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脩撰去官家居一日來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人沈惟馨王大用輩其一人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住以染作爲業家頗溫厚學雖不逮諸

公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持銀一錢買

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豆鷺一魚一及

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鶴灘來東江家以片

紙起草取大紙書之者祭畢鶴灘坐待今主人

治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

進去諸人食畢而去可見前輩舉動其真率簡

質類如此

東江居喪既祥後鶴灘來訪東江留飯惟殺一

鷄買魚肉三四品而已時鶴灘已有酒病畏見

叢說

卷之十七

腥氣兩人對飲直至更深鶴灘要吃黃蜆時深

夜已無賣者適東江一叔開蜆子行遂往扣門

取數升烹食至夜半而去此二事是其弟顧鶴

涇說顧小時爲庠生年八十餘誠篤人也余每

訪以舊事親爲余道之

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來往雖同年如宋

大叅愷張掌科弘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顧味

本職戚龍淵韶張一桂冕諸布衣遊處而與顧

尤厚顧是一老儒善詩如橫雲山詩野人月黑

偷金盞山鬼天寒泣夜蘿之句尚為人誦傳東江於士夫中獨重周北野佩東江家居不泯然交與其所常會飲者有張鴻臚東園乃莊簡任子劉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為劉彈琴者陳約庵以舉人官至州守居常苦節諸人皆薄宦清貧無位勢或者東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

叢說

卷之十七

三

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嘗見其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余妹婿引至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閑適學為老圃若將終身焉終始不倦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父輿字廷叅解元登第為翰林編脩兩世通顯家居北郭有田不上數頃室廬荒敞常閉門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今

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東江小時從張友蘭學後受經義於任孝友先生二公在東江童幼時即識拔愛重之後至顯貴作祠堂於超果寺歲時奉祀亦可謂篤於故舊之義矣

任氏自浙徙松松鄉以來世代讀書後有勉之太祖開進士科松郡登第者自勉之始官至叅政後又有孝友先生孝友中鄉舉歷官長史居鄉亦簡重前輩如張果庵誥者其人本無可稱

叢說

卷之十七

四

然每一上司至必約孝友同往相見孝友不至終不先入此尚有前輩之風今不復見矣是徐長谷言之

楊玉峯素剛正為郎署時過家時喻子乾時為松江太守張燕待之喻頗風流與戲子合喫酒楊即厲聲言曰喻子乾此是何等模樣喻失色玉峯名瑋字伯玉武宗朝為光祿少卿武宗好養畫眉中官每日至光祿寺索子鸞頭幾十作畫眉食楊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

慶討許多子鰲頭大加裁損 武宗怒遣中官詰責令楊自來回話楊穿白布褶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用謫瀘州知州時鄧茂七反林見素方提兵征剿見素命楊招撫楊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茂七即時降

其弟朴菴名燦嘉靖初爲南京考功郎中特豐南禺爲本司主事豐多才頗放曠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帶妓女而行是年適當考察科道皆在楊當堂大語曰本司主事豐坊頗多物議當

去人聞之皆痛快一時服其嚴正

陸文裕在翰林時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回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篡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 聖德日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責授山西提學副使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奉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

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堅意不從觀

此二事文裕之剛決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

孫文簡公盛德絕倫余家姑女爲其甥唐科之婦唐是都憲公之孫後科早世余表姐寘居文簡在京時每歲時寄至家中節物如綉綉簪珥之類余表姐亦皆沾及未嘗不從厚每年如此無一年空缺

東江先生其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且着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輿纔成得一箇可又

一春帖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孫子能至今懸之堂中

孫文簡言若不出口在南京主試時某亦在場屋中是年偶下第後相遇於南都文簡語余曰主司在場屋中欲求得佳士甚於士子之求主司但一時不能知無可奈何言罷面色通赤

文簡在家家人或有生事者人言文簡縱之實不然蓋文簡天性凝重雖盛怒亦發惡不出其

有生事者非縱之實不能禁也故自雪岑公來兩世通顯雪岑官至延平太守文簡歷官四十餘年位至宗伯而臨歿之日幾不能殮此豈可以易言哉

雪岑公在朝所交與者皆一時名士諸公與雪岑往來尺牘其孫漢陽太守允執勒之於石其詞翰皆可傳者也

磊塘張氏莊懿公之後世有厚德與余家姻連近因小兒之喪見其行禮二次皆可為世人法

叢說

卷之十七

七

蓋不但江南所無當此薄俗恐海內近亦不能多見也受所乃磊塘仲子以甲科官至憲副可謂通顯矣頭七時即來吊受所戴青方巾穿白絹直裰到門易白絹巾與四兄弟一同行禮冲玄少塘其親弟玄朗其從弟也拜罷而去受所兄弟六人餘二人則長兄涇泉余女孫之舅從弟冲宇余姪壻二人不至則別欲舉奠也近時人一登甲科則羞與其弟兄同事必一人自行凡吊喪則穿品服乘顯轎至人家始易素服此

習俗盡然今受所與弟兄一同行禮此見其處族黨之厚微服小轎而吊此可見其處親戚之厚士大夫苟欲以厚自處者要當以此為法後數日涇泉來舉奠陳設祭品後涇泉行禮凡酒與湯飯之類皆涇泉執奠其子于善接受捧置靈几前不用從人且相慣習不煩言喻余問之則張氏家廟中時享皆子姓有事不用外人此亦得之創見者是雖莊懿遺範之善然子孫能守亦自不易

叢說

卷之十七

八

冲宇名仲頤字士正在諸昆季中尤蘊藉有雅致家有廣庭脩竹其書室中窓櫺軒敞書史堆案每文士至即延納談晤遇一酒徒即與傾倒頗不擇類有劉公榮石曼卿之風若以俗事來告者非惟不入於心亦且不關於聽原無此根在內也蓋出塵離垢之士近代亦罕見其比且酒茗皆精美飲酒數升後益温然可愛余每入其室不覺鄙吝都盡

沈鳳峯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闌草社心如

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蘇長公眼中
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
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粘碎石為
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
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
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
如小兒此二言蓋其實錄也

余正俗篇中極言今世用樸架增高與競相崇
飾金玉酒器之非一日范中方太卿設客余亦
叢說 卷之十七 九
在坐見其陳設除去此等果子用竹絲合散置
數枚行酒皆瓦盞雖罰觥亦用新瓷爵蓋在賢
之言一時陳其所見本無足取而中方遂能相
信如此可以見其勇於從善苟人皆若此何患
天下無善俗耶蓋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
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吾松近日唯王西園最有勝韻彷彿古人余小
時猶及見之王以歲貢為太順訓導其人黑瘦
骨立善書畫亦足奔走人每一入城好事者爭

趨之其舟次常滿喜歌曲曾教粧戲者數人名
丹桂者亦有聲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昔年路
北村為太守時陞任去余與王大叅道甫楊節
推運之蒙其賞識求書畫贈行此日西園留飯
有堂屋三楹中間坐客兩邊即寢室中着侍姬
飯畢作畫其供筆硯圖書者皆侍姬也蓋有妻
白石之風今無復有此風流矣

王海槎今大叅白谷之父也讀書博古為本府醫
學正術延名師教其子昔日存翁相公與大叅聯
業即遊學於其家塾館待甚厚存翁相公登第後
大叅即與余兄弟會文每余兄弟至其家必延款
懇到出前輩詩文評校竟日余小時受其教甚多
今白谷名位尊顯為賢士大夫則海槎好士之報也
余家二府君長君諱嗣字宗胤次君諱孝字宗
本兄弟同居七十年雖白首猶不異財以孝友
稱於郡中兄弟必共食雖妯娌亦未嘗異餐七
十年如一日次君尤好學余兄弟小時府君每
提携遊行必教讀詩書二經皆口授至終卷不

須揭本後延名師雖重費不惜郡中諸賢達亦必延致或具束脩令余兄弟往見凡可以教余兄弟者無不曲盡故舍弟亦忝登甲第惟良俊最下劣鞭策不前以負二府君之教其何以自立於天地間耶

自漢以後松江之以詩文著載在郡志者七十五人其出處載郡志茲不錄

吳二人

陸績

陸景

叢說

卷之十七

十一

晉二人

陸機

陸雲

陳一人

顧野王

唐一人

陸敬輿

宋十八人

陳舜俞

任盡言

衛涇

王泰來

任仁發

趙孟頫

衛謙謙孫剛

朱之純

許尚

胡瑒

田疇

林至

高子鳳

朱允恭

衛宗武

儲沫

葉汝舟

元十八人

凌岳

陸鵬南

陳宏

徐順孫

曹慶孫

莊蕭

周之翰

沈騰

陸居仁

王文澤

陸侗

任暉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董紀

吳哲

管訥

杜際際弟桓

顧彧

國朝二十九人

袁凱

顧祿

朱芾

陳璧

錢驥

王應隆

周彥才

焦伯誠

陸宗善

任勉之

陳詢

沈粲

黃翰

錢溥溥弟博

夏寅

金鉉

張弼

侯方

陳章	陸潤玉	王桓
曹恭	朱應祥	錢福
夏宗文	徐叔珙	陸厚
張年		
僧四人		
船子和尚	僧如隱	僧清澹
僧德然		
大雅集二十八人志中不載者廿一人		
孫華元實	沈存肯堂	俞錫孟京
叢說	卷之十七	十三
錢璧伯全	黃璋仲珍	宋慶仁智民
俞俊子俊號雲東	俞庸子中號凝清	
胡謙彥恭	馮以默淵如	錢元方彥直
張以文	沈震伯脩	全思誠希賢
許璞叔瑛	張守中子政	鄭昕彥昇
釋原靜天鏡	釋靜慧古明	
釋末葵古鼎		
陶南村家乘共廿四人各集未見者十二人		
孫莘季野華弟	曹宗儒號鶴林山人	

衛仁近叔剛	陸聚有章	倪樞德中
沈鉉文舉	余寅景晨	曹紹繼善
錢應庚	衛仁復	倪權
王應亨嘉會		
鼓吹續編廿一人別集未見者二十人		
邵伯宣復孺子	章昞如	錢士修
錢復亨號講餘教授		錢子良
沈度	黃黼	邵末寧昇遠
李昇	章公瑾	張辰號端居
叢說	卷之十七	十四
陸鉉鼎臣	吳凱原凱號芸碧	
趙楫	蔡廷珪仲全	王徵
董源長源	陳景祺	陳景容
李彥文號敢齋		
江湖耆舊集二人		
許穆	蔡昶上海	
明詩粹選五人俱已見志中		
詩家精選廿一人諸集所未見者十二人		
陶振子昌	張逢吉	奚伯鎮

夏正 陸宗 潘克温

姚民 談甫 沈驥

孫怡 劉瑜 張迪

聲文會選十五人俱已見別集

皇明風雅廿二人諸集未見者二人

董佐才 王良佐

皇明珠王四十一人諸集未見者廿九人

張璞廷采號友山 陳機應辰號草亭

金銳汝潛訓導 林榮廷寵同知

叢說 卷之十七 十五

焦善可欲 曹鼎時用 計瓊

吳晟汝器 姚舜民號默軒

張衍敬先主事 孫怡廷愉學正

曹元復初 曹椿希綵 楊顯德昭

張元凱舜臣 陸銓以行 俱華亭

邵弘遠號桐江 黃宏號病鶴

強順號勤齋 劉恒號聽潮

錢祐汝吉 朱恩澤民 黃謹韜菴

陸殷尚質 高雲汝升 姚諫正言

陸晉卿號松雲 姚謨嘉言 俱上海

釋瑞末常

明音類選共九人諸集未見者二人

顧清 朱豹

自國初以來諸集未見者七人

曹知白貞素號雲西 任叔寔有松鄉集

陶九成號南村 邵亨貞復孺

錢翥號艾衲 李至剛

周輿 張悅有定菴集

叢說 卷之十七 十六

曹時中有宜晚集 曹時信

凡遊寓如任叔寔邵亨貞陶九成李至剛遂家

松江者已入郡人內若楊鐵崖錢曲江張嘉辰

張思廉輩暫寓者不錄

叢說卷之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八

雜紀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傳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之賢者於大節斷無虧損然小閑出入或多有之此皆褻漫之事非有關於作史狀賢者之嘖笑與人自是不同昔袁粲見王景文而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雖鋪啜亦復可觀故於諸公細事亦復記之以示來者作雜紀一卷

叢說

卷之十八

中庸之舉九經其一日體群臣又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余觀唐宋以來仕宦皆有旬休蓋治官九日則賜一日洗沐今世所言上澣中澣下澣即本於此蓋以初旬休日為上澣中旬休日為中澣下旬休日為下澣也夫人生處世孰無取樂自適之心難道一入仕路即使之剖杯杓棄交游一切皆禁絕之耶故洗沐一日乃使之少得自適其私其體之也可謂至矣故古之在官者皆有善政其即吾聖人所謂報禮重者

非耶

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皆不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僚詩云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為劇郡長安得閒晏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箬溪醕水鱸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

叢說

卷之十八

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闕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稿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此詩亦自情真語實其初到郡齋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其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泛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

波皓月中

夜遊西武丘寺落句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鍾梵避笙歌領郡時將又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傳可謂無隱情矣雖由當時法網疎濶亦足以見白傳之誠心直道故白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守郡者一有於此則論者交至矣是豈 朝廷之意皆由當事者不知大體不

兼說

卷之十八

三

順人情好以苛細責人卒之近世亦鮮以循吏稱者豈上之人所以體之者有不至歟然不知責其細適所以遺其大也
昔 孝宗皇帝嘗問一內侍云今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燕會那得功夫飲酒內侍答云常是夜間飲酒 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那討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籠燈傳送兩京盡然雖風雪寒凜之

夕半夜叫燈未嘗缺乏乃知 孝廟體悉群臣可謂備極故德澤在人至今猶念之不忘若今之當事者皆能推廣此心每事如此則諸人有不盡心王事者耶

東橋好譚余丁酉春至南都見東橋求先公墓文即往見西玄此時西玄為南祭酒東橋陞湖廣巡撫方戒行次日二公皆見過西玄先來後東橋繼至二公因講六科原是通政司屬官坐良久二公有碍不可同行西玄先起去東橋後留坐少頃東橋問曰元朗曉得西玄的譚名麼余對以不知東橋曰翰林喚做馬二姐蓋東橋關大爽朗於小閑處不甚點檢也一日與存老偶話及存老云丁丑年凡入翰林者皆有一譚名如陳石亭喚做陳木匠鄭某喚做鄭樺馬皆以其狀貌相似而言也西玄文弱可愛狀若處女故有此稱而東橋偶及之蓋非謔西玄也

存齋先生為編修時進京過吳門時王南岷為

兼說

卷之十八

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蘇州太守設席相款獨請衡山同席蓋重存齋先生也衡山見余每道存齋盥羅念庵資質純粹獨不喜唐荆川

余造衡山常徑至其書室中亦每坐必竟日常以早飯後即往先生問曾吃早飯未余對以雖曾吃過老先生未吃當陪老先生再吃些上午必用點心乃餅餌之類亦旋做者午飯必設酒先生不甚飲初上坐即連啜二杯若坐久客飲數酌之後復連飲二杯若更久亦復如是最喜

叢說

卷之十八

五

童子唱曲有曲則竟日亦不厭倦至哺復進一麵飯余即告退聞點燈時尚喫粥二甌余在蘇州住數日必三四往往必竟日每日如此不失尺寸

戊午年到家返南京過無錫與華補庵約來歲同至蘇州與衡山先生做九十時余尚住南京已未三月依期而發至無錫已昏黑即差人往補庵家問訊云老爹往蘇州去了余曰豈補庵負約乃先期而往耶再往問之曰文老爹作故

我老爹待老爹不至已往吊喪去了次日早發抵暮到射瀆口遇補庵即過補庵舟相與傷歎者久之補庵命置酒復迴舟至虎丘携壺榼飲劍池上余時携一善琴歌者補庵令人遍至伎家覓箏竟不能得留連傾倒半夜別去

錢同愛少年時一日請衡山泛石湖雇遊山船以行喚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開呼此伎出見衡山倉惶求去同愛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無計同愛平生極好潔有米南宮倪雲林之癖衡

叢說

卷之十八

六

山直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統甚臭至不可向邇衡山即脫去襪以足統玩弄遂披拂於同愛頭面上同愛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而聲南都諸公甚重之然游跡不羈卒以墨誤落藉後武宗南巡獻樂府遂得供奉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閣上打魚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與上同卧起官以錦衣衛鎮撫賜飛魚

服亦異數也後 武宗晏駕幾及於禍賴諸公素知之力為保全遂得釋放還家

北方士夫淳朴有古風不虛作聲勢余受業師沈人傑以舉人為臨潁縣教諭其子庠生沈公勇隨父在任縣中如南塢賈閣老則希出其下如趙光是南道御史杜楠杜桐一至卿寺一至憲副亦有文章刻研岡集者是也皆以進士官至通顯然佻脫之甚時時從學前過則呼沈公勇曰沈二哥我們大家去打箇瓶夥即同至酒

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店中喚酒保取酒酒保持黃酒一大角下生葱蒜兩盤即團坐而飲沈曰我南方人吃不得寡酒酒要些下飯三人曰這嚙子吃下飯占了肚腸怎生吃酒命酒保炒半斤肉來沈自喫肉三人都不下箸

陸儼山嘗至關中以對山舊同在館中特往詣之相見共談舊事即取琵琶鼓二三曲款獻者久之

康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賁琵琶

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王漢陂杜甫遊春雜劇其所謂李林甫者蓋指西涯也

嘗問大周云老先生與楊升菴同鄉亦常相見否大周曰升菴在家時余尚幼故家中未曾相見後升菴謫戍住劄瀘州是雲南四川交界之地乃水次埠頭也四川士夫進京皆至此處下船在瀘州嘗一見之升菴下筆則壘壘不竭然不善談對人言甚褻遊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

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貴公子

有客從山東來者云李中麓家戲子幾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數人繼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賢中麓每日或按樂或與童子蹴毬或聞其客至則命酒宦資雖厚然不入府縣別無調度與東南士大夫求田問舍得隴望蜀者未知孰賢

王元美言余兵備青州時曾一造李中麓中麓開燕相款其所出戲子皆老蒼頭也歌亦不甚

叶自言有善歌者數人俱遣在各庄去未回亦是此老欺人

西北士大夫飲酒皆用伎樂余偶言及之朱子价曰馬西玄丁憂回去亦與唱家吃酒余謂西玄方嚴清謹必無此事或者流傳之言不可信也

北方士大夫家閨壺女人皆曉音樂自江以北皆然揚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絕高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

譽太初詩格本高又儀狀軒舉丰神俊異後聲望遂出寒溪之右

寒溪是好名之人其舉動故爲詭異亦欲以沽名也嘗見黃淳父言寒溪初至蘇州時其尊翁五岳甚重之每四五日則一延致寒溪不用主人看膳命主人買肉一斤取行灶至前一童子熾薪手自烹餼調齊或以小羅漿貯乾脯一二物出之與主人共飲其音吐談議亦能動人留連竟日至暮然後去

方寒溪好潔舉動皆異於人其坐處常鋪一鹿皮簞足

寒溪頗尚氣其所居與章朴菴住宅相近方氏門前有一皎皎灘朴菴與有司計來種蘆以供一年之薪寒溪大不平之乃鳩聚族人與章家大哄朴菴不敢與爭

方寒溪有口好辯唐漁石以養親還家有一女孫其母族朱氏求婚漁石堅意不許朱氏無計乃謀之於寒溪寒溪往見問曰令親朱氏求婚

公何故不許公以養親乞歸今不許母家之婚恐傷太夫人心非乞歸本意也漁石無以應勉強許之後漁石起官有一秀才與寒溪隣居平日於漁石素疎且其人亦不足往別者漁石過往造之經寒溪門不投一刺乃所以示意於寒溪也寒溪作一詩送行中一聯云富貴當風燭功名下瀨船語亦涉譏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日死矣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後能爲農

上策也杜門窮經應舉聽命次策也捨此則無策矣吾兒玄之畧涉經史樂親善人似可與進者第其性不諧俗故歸而結廬海上脩我耒耜期不失先人素業耳舊有一春聯云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為義皇之民廬成携子孫同處其中尤不負初志但時事慘惡恐不能逸此暮景也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有歌謔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在

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郡時忽喧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畫杷一樹金蓋澤門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住府之東頗相厚妮時有曲室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謔人以為沈玄覽所造遂以事捕之庾死獄中沈平日有唇吻善譏議然此謔實不知其果出於沈否也余嘗記得小時聞有一對云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太守喻公時沈尚未生蓋馬駢侯自明為同知聶瓚齊鑑為通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遁後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只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謔近年又有松江府同知會醅拚得重叅華亭縣知縣滑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為同知潘名仲驂倪東洲為華亭尹倪名光薦故也是非之公毫髮不爽豈當時皆沈子所造耶然古賢聖之君則令士傳言庶人謗子產之不毀鄉校正欲以聞謗也今乃陷之以死是何無人道耶

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叢說卷之十八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一

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雖語孟學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經相參當與六經並行矣若曾子子思孟子親得孔氏之傳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則論語之翼也故今世亦與論語並行自餘枝分派別太史公定著為六家則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者

叢說

卷之十九

一

是也後此枝漸繁流漸廣益以縱橫兵農醫卜之類又別為九流而其目遂不可勝舉矣余取其最著者論之仲長統有言百家雜碎請用從火雖無譏焉可也凡子之類自十九至二十共二卷

老子首章讀法

道句可道非常道 名 可名非常名無 名 天地之始 有 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 欲 以觀其妙 句常有 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今世之讀者皆作道可道句非常道句名可名句非常名句無名句天地之始句有名 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 常有欲 以觀其竅

此讀於義頗不協必當以前所讀者為正

王弼易經注淵微玄着正所謂要言不煩者也至其注老子便覺冗長如出二手此不知何故而世說以為何平叔見王注精奇迺神伏者何耶或者今道藏經所傳非輔嗣舊本也何平叔

叢說

卷之十九

二

道德二論世亦不傳矣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立變化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揀事少而功多則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譏其進道德而黜儒術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謂之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謂道云者如黃帝廣成子之類皆是也今世並不傳其說獨老子道德五千言翼以莊子一書遂與六經並行謂之三教

歷萬世而不滅則亦何可輕議之哉

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玄之又玄註鍾會曰幽冥昧故謂之玄

谷神不死章注王弼曰谷神者谷中央無者也傳奕曰谷幽而通者也司馬光曰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

測故曰神

玄牝之門章注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自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

叢說

卷之十九

三

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

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甚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

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

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深處而靈龜王之百川益流而江海王之

又云言為福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

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其上不皦章注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其無繫沉沉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

無物

歸根曰靜章注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

則靜也

絕聖棄智章注司馬光曰屬着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由後世徒用之以為文飾而內

叢說

卷之十九

四

誠不足故今三者皆着於民而喪其實也

重為輕根章注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

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

上德不德章注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韓非解老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

亦未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

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以壓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橫不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義甚長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

叢說

卷之十九

五

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若不能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榮而但守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爲雄知白而不爲白能榮而但守其辱然後爲老子之妙用也溪谷亦只是能受之物

老子注絕無佳者唯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二卷頗能發老子之趣余家舊有抄本今久已失去近代王順渠薛西原有老子憶老子集解二書刻行

莊子蓋本於老子則知老子者宜莫若莊子矣莊子天下篇其論諸家道術則以關尹與老子並列其言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俱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叢說

卷之十九

六

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莊子自叙其道術則曰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
 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爲
 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
 言爲直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
 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壞
 瑋而連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淑詭可觀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
 叢說 卷之十九 七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
 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
 盡者
 黃帝廣成之說唯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
 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
 爾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
 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
 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
 衰其言皆與老子相出入亦是莊子書中精神
 最發露處

羅勉道莊子循本序曰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
 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
 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
 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人語非後世所能曉然

叢說 卷之十九 八

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
 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穎者與脉
 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
 之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堂堂涂
 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
 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見考工記梓人爲
 磬文數目頰脰肩印頰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
 古學不足以知之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烏
 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

竊之用轉而多悞

莊子逍遙舊是難處諸名賢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後支道林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

叢說

卷之十九

九

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

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

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注之所未盡

莊子註莫過於郭象世謂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蓋以其不能剖析言句耳然郭象妙處正在於此夫莊子之言謬悠奔放莫識端倪非俗學之所能窺而郭象之註直以玄談發其旨趣蓋晉人之談畧去文詞直究宗本非若後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釋得其支節而已苟以是求之則郭象之言可迎刃而

叢說

卷之十九

十

解淺見者不知遂爲此過談可笑可笑如呂惠卿王雱陳祥道陳碧虛趙虛齋劉槩林疑獨吳儔諸人之注與成法師疏范無隱講語林膚齋口義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莊子發題李士表十論恐亦不足以發南華老仙之趣唯山谷內篇論能見一斑

楊升菴言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無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

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
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
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若世之病莊子者皆
不善讀莊子者也

黃山谷莊子內篇論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
嚴彼鷓鴣之大鳩鷓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
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
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一

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
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
為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為智養生者謝養生而
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
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
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
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
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
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予得

其毋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
物則有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以為衆父父故
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
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批糠據
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剝斯文耳
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
周為齊物之書閔閔至今悲夫

山谷云方士大夫未讀老莊時黃幾復數為余
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為非得莊周後世亦
難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楊雄
不足以知之

黃幾復消搖義曰消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
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
其內遊世若此唯體道者能之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
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徒以詆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

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

叢說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

入其言余不可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莊子本意此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孔子也

讓王盜跖漁父說劍四篇真是後人剿入者蓋莊子之書其妙在於謬悠俶詭不可以常理窺不可以言筌得而四篇之文太整一為蘇公勘破今若細觀則迥然自別蓋不待論而知其偽矣

叢說 卷之十九 三十二

朱子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及得直是以利刀快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關尹子余家舊有一刻本是宋板只十來葉今已失去亦不能舉其詞觀莊子數言大率不出此矣

嘗得蘇東坡註廣成子一抄本只五六板余手

錄而藏之今亦已亡去矣

宋時只五子至元增入列子遂為六子老莊列是道荀楊文中儒家也

楊升菴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為之吟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為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為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菴為莊子文飾然

叢說 卷之十九 五

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譎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蓋矣孰謂升菴為知莊子者哉

升菴云莊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於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楊升菴云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

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可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情性相與表裡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為雞不滯不孚

叢說 卷之十九 六

則不成為雛蘭之性為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楊升菴云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象注莊子之奇亦錄出之如逍遙篇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註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死生為寤寐以形

散為逆旅又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無刑玄黃以色無質又云生之所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凋於秋天

壞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七

以為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群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云薊丘之植植于汶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移于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為長解其天張隲其天裴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彀如玉之在秦呂惠卿曰解彀則弛張莫拘隲裴則卷舒無礙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

楊升菴云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挾夫瑣儒之見也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告顏闔又下於夫子告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七

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已也闔則既知崩墮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此雖莊子寓言然皆因人而為論高下孰謂莊子之漫為此語邪

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跡郭象註莊子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深榮者不謝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

來則荒矣揚升菴曰此皆佞語也晉人語本自
拔俗况子玄之韻致乎

張光叔曰莊子云夔憐蛇蛇憐風風憐
目目憐心蓋言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
蛇雖無足行疾於蛇蛇行雖疾於蛇豈如風之
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大
豈若目視所到為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
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唯聖人能之之意
晦翁先生答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九

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
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
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裡
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
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遠極妙莊子是從
譬喻上說來故今人猝看難曉余謂莊子不肯
說破心字欲令人自悟也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藁門圭竇甕牖
繼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為有道之儒子思

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
僞者為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
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踈通致遠
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
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
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
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
以禹行而舜趨為子張氏之賤儒歎然終日不
言為子夏氏之賤儒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

叢說

卷之十九

十九

子固不用力者為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
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之後其門第
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戶則吾道亦自枝
分派別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為田子方
再傳而為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書其
毒遂流於天下吾聖人之末流猶或如是况其
下此者乎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劫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
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

於名不伎於衆爲朱鉅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跛
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相里勤之
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獲巴齒鄧
陵子之屬俱稱墨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
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莫得爲其後世至今
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
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爲墨而以不
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

叢說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
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劔尹文當之韓非子之
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
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劔並
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爲出入者也
莊子之論墨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
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
無腴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
褐爲衣以跛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漢書云墨家
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
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
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其
論墨氏之道術不出此矣

叢說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自三代而降道散於殊塗諸子百家蓋甚衆矣
未有與孔子並稱者然獨稱孔墨又云儒墨者
何耶蓋諸子之中獨墨氏最近於儒但儉而太
固又兼愛而畧無等差一失其中行遂與吾儒
大戾耳
墨子之學其道大較有類於禹故孟稱禹之道
猶許行治農而遂爲神農之言者也其始皆本
於古之聖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遠而愈失其
真矣

史記曰墨子蓋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
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荀子以子弓與仲尼並稱而尊之甚至子弓或
者即仲弓歟蓋孔子於諸人中獨許仲弓以南
面知不同於群弟子矣同時又有駢臂子弓他
無所見恐不足以當此

孔叢子乃魏安釐王時人孔子之後其道術守
其家法蓋儒家者流也

春秋時有曾子子思二書或者出於其門人所

叢說

卷之十九

三

記言多舛駁故不行於世耳

又有鄧析書王孫子新書闕子尸子魯連子文
子范子計然田俛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
縱橫之流也

叢說卷之十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二

自三皇降而為帝天下不復有皇矣五帝降而
為王天下不復有帝矣三王降而為霸天下不
復有王矣然霸之後豈復有霸哉仲尼之門羞
稱五霸蓋以其疑於王故嚴為之辨耳自王而
降即稱霸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今世開口便
說純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於霸者何如也

叢說

卷之二十

一

然五霸以齊桓為稱首而齊桓之所以霸者管
仲之力也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嘗以仁許
人獨稱管仲曰仁蓋深與之也然三王治天下
之道著於六經齊桓定霸之跡載在管子今觀
管子一書自牧民以至輕重凡二十四卷其中
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管子解管子
輕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國強兵取

威定霸者具在於是是皆施之而有實効者也則春秋戰國諸子其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管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叢說

卷之二十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此數言亦似道家語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戰國諸人唯功利是圖其能

知禮義廉耻者蓋亦鮮矣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舉而措之可以保常治矣又豈特霸齊而已哉

叢說

卷之二十

管子以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叱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於田野處工必於官府處商必就市井使且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嗚呼
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業則民志定矣民志
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則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齊者未必專於
用墨然觀其宗廟之祀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
以朝則亦儉而過苦其術則本之墨氏

法家者派韓非申不害商鞅諸人是也名家者
派彭蒙田駢慎到諸人是也韓非有韓非子申

不害

卷之二十

四

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書慎到有慎子世皆
有其書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
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
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
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
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
而莊子以槩乎皆嘗有聞許之余觀其說大率
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說固自有此種道

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於就功者不覺入於
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與法爭者是矣至以
尊賢為賢與君爭者是何等語耶李斯信之遂
啓坑儒之禍嗚呼此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非
耶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
曰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為均也欲使
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
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

不害

卷之二十

五

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藉所以
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
名者矣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其言博大不
專於刻急

又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從生曰法生於義
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
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反已自正其說甚平名

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蓋鬻子開尹子尹文子子華子鵠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師但其書不似周初人語或者是偽書也

太史公之論韓非曰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謂深得韓非之要矣

韓非病治國者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叢說

卷之二十

六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說難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後遂大背其師說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

觀韓非書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於論贊中曰申韓苛察慘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則知韓非元出於老子

韓非子云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

叢說

卷之二十

七

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人學雜及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為堯舜既無參驗是不足為而但欲急近功以取効於目前者為得嗚呼其卒至於亡國滅身不亦宜哉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緯文瑣語曰戰國文章孟子莊周而下孫武韓非所為最善餘人莫及

申子與商君書皆韓非之類然其連類比事不

逮韓非遠甚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
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
巧言虛道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
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為首也
陰陽家有洪範五行傳黃帝占師曠占京氏占
井氏星經石氏星經及天官書律曆志五行志
諸篇

縱橫家今鬼谷子蘇子樗里子戰國策諸書皆
是

兵家莫過於孫武子其餘六韜黃石公三畧太
公兵法玄女戰經尉僚子吳子李衛公問對素
書之類皆出其下

史記中有環淵接子鄒衍鄒奘之徒注云接子
二篇鄒奘十二篇

史記又有劇子尸子劉向別錄曰尸子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
佼規也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

藝文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有吁子十八
篇名嬰齊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
魏文侯富國強兵

醫家如素問中內經與靈樞經之類蓋深明於
陰陽之數而深文隱義亦非後人可及縱不出
於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倉公所傳而本之
於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則八十一難亦皆古先
聖賢之書皆能知氣運之流變血脉之盛衰病
因之淺深治療之先後必能知此則處方投劑

可以取効今世但以朱丹溪為儒醫學醫者皆
從此入門而不知素難為何物矣正如學者不
體認經書但取舊人文字模倣成篇欲取科第
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學者以誤國醫以殺人其
禍亦豈小小哉

漢有張仲景世稱為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
兼曉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
間專言火有原病式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
儒門事親李東垣以脾胃為主有脾胃論朱丹

溪則言氣血痰皆因前人所未發各申其見以補其所不及學者當會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爲主則是氣血痰三者爲足以盡天下之病哉世有神農書蓋孔門如樊遲請學稼孟子時則許行爲神農之言或者是此輩假托爲之耳元魏賈氏有農桑要術後有東魯王氏農書大率皆農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傳與焦贛易林郭璞洞林風角占諸書此皆卜者之流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世又有唐子書藝文類聚引用當是唐已前書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舉

呂氏春秋乃呂不韋之客所著蓋呂不韋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書以自名家故門下之客共成此書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語又出於衆人之手言多舛駁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火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者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若果能此則去皞皞之風不遠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効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文帝時有賈誼新書大率皆論治即以政事書演繹而廣之者也先儒謂誼通達國體又其書所言如鑄錢儲蓄勸種宿麥諸篇則其學或本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於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謂其出於董子然其言多機祥識緯或者其本之春秋而雜出於洪範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來從之遊遂共爲此書蓋雜出於儒道名法諸家天時地理無不貫綜博太弘衍可謂極備但其言舛駁不倫亦以其成於衆

手也

桓次公鹽鐵論蓋次公見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諸文學與之辯難言與利固自有源不專在刻其言蓋亦本之管子

劉向說苑新序蓋儒家者流其所載春秋戰國之事連類比事成一家之言於漢儒中最高為雅馴

漢末有楊子雲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而韓昌黎至比之荀

叢說

卷之二十

十一

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

蘇子瞻云楊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虫而獨變其首節便謂之經可乎

東漢有桓譚新論王節信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王充論衡魏有徐幹中論所言雖各有意見然不以道術名家謂之曰論固自別於

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續詩有元經以補春秋其中說亦所以擬論語觀其所論皆本之王道當亦不在荀卿楊雄之下其道雖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門人薛收房喬魏徵李靖輩遂以其學用之于唐佐太宗開太平之業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於六籍其猶奴隸也夫六籍六經也苟得為其奴隸則亦得以窺聖人之門牆而非雜經叛道者矣

叢說

卷之二十

十一

漢有鄒子書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鄒長倩與公孫弘書者是也有秦子載孔文舉刑哭父賞盜麥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謐書也有郭子載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語及劉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漢晉時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術聞蓋道家者流

叢說卷之二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一

列儒釋道為三教不知起於何時嘗觀北齊時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者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問者不能難又唐時凡皇帝萬壽節則擇吾儒中之有慧辯者與和尚道士登壇設難則是其來已千二百年矣夫歷千二百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滅者是豈欲滅之

叢說

卷之二十一

而不能將無能之而其道自不可滅耶黃山谷言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蓋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釋教之所以大明於世者亦賴吾儒有以弘之耳梁時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所載皆吾儒文字中之闡揚釋教者宋張商英亦有護法論唐宋人文章妙麗而深明內典者莫過於白太傅蘇端明黃太史其言亦足以弘明大教故取其文數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語則

載在老莊篇中茲不錄自二十一以至二十二共二卷

佛氏之教自東漢末流入震旦遂芽蘖於此矣其初猶未蔓延然其道實清虛玄遠士君子之性資高曠易為所染不覺浸浸入於其中至典午氏一時諸勝流輩喜談名理而佛氏之教奕奕玄勝故競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謝太傅叔姪劉尹王長史郗嘉賓許玄度諸人與支道林竺法深法汰干開法高座法岡諸道人往復論

叢說

卷之二十一

難研覈宗本其理愈為精深而佛教始大行於中國矣

清談肇於東漢末至魏而盛魏時如何宴王弼鍾會傅叔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輩樂於誕傲遂尊崇莊子蓋莊子雖老氏之旁出然其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非齊得喪正與誕放者合及其誕放之極卒致五胡之禍而過江諸公遂以清虛玄遠為宗而盛談釋典矣夫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即老氏之

教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即釋氏之教也今世不謂二氏與楊墨同然天地間自有此二種道理吾聖人之教其即所謂執中而能權者耶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菩薩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為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為大乘而諸經亦以法華經為大乘法寶者蓋諸經皆有所主各執一偏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蜜也六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屢提屢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脩萬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

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無所不有如維摩經說富樓那為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為富樓那言此比丘發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即時豁然還得

1. 叢說 1. 2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卷 下

本心此所謂宿命者非耶佛圖澄乳傍有一
孔以絮塞之夜間讀經拔去此絮則光照一室
又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徹見掌中此
所謂天眼通者非耶鳩摩羅什聽塔上鈴聲則
知國之興廢此所謂天耳通者非耶達摩知梁
之將亡遂踏蘆渡江而去寶誌公每行遊市中
其錫杖上常懸剪刀一把尺一條拂子一柄鏡
一百夫剪者齊也尺者梁也拂者陳也鏡者明
也蓋言其身歷齊梁陳三朝誌公本壑靈谷至

叢說

卷之二十一

五

我朝太祖因其處與孝陵有妨遂遷其骨塔
於鷄鳴山皆以先識其身後之事越千年而不
爽毫髮此所謂未來心之明者非耶蓋其神通
靈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則所謂六通三明豈顧
神其說以欺後世哉然此佛家謂之幻正法藏
中正不以此為貴也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
念此二句是經中要旨昔有人於五祖處參學
回偶誦此二語六祖惠能於道中間之有動於

中遂往參禮時五祖道場中法侶雲集惟惠能
了悟遂傳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經文之
義蓋應無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
做一句念則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
不生一刹那不生即入斷滅相矣故要時時生
心但不可住耳夫此心本玲瓏透徹應變無方
若有所住即為有主有主則碍故不可住至後
又云應生無所住心此義曉然易見矣此所謂
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安得不辨正之哉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六

今世人所謂心經者亦是不知出經之由故誤
呼之耳蓋此本是大般若經因其卷數太多猝
難尋究故撮其旨要而為此經以心為名蓋言
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晉世出經目亦有阿
毘曇心出經序云阿毘曇心者三慧之要領誅
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
者以心為名况般若者為六度之導師而此經
亦領其宗會故亦以心名之言其為大般若經
之心則心字屬在上當呼為般若波羅蜜多心

而經字則其總稱耳何故直呼為心經今舉世人皆念心經失其本旨則義何由明惟晁文元深於內典其法藏碎金稱般若心經蓋得出經之由矣

蓮經內觀音普門品其所說偈語不但理勝即於本教中亦大有闡揚昔李文正公初見其禪師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師不即對文正忿然不悅復詈聲而問師曰即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文正於言

叢說

卷之二十一

七

下大悟蓋人一惡念生即見諸惡趣如刀山枷鈕毒呪之類是也唯念觀音之力即生善念善念生者惡念即滅惡念滅者惡趣亦滅其言何等圓妙雖吾宣尼老師而在猶當北面世欲輕議之者何耶

四十三章經極為淺俗而世共宗尚之以為佛之所說不知何謂

經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

又云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為密語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即如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其既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耶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八

法藏碎金云世間俗士而為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為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晁文元曰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

文元又云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於密令人不可窺測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

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
後之心此語殊有妙解

文元又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
一念之涅槃也亦是切近功夫

嘗疑莊子與佛氏其理說到至處時有相合者
晁文元之論內典亦常與莊子相出入蓋因晉
時諸賢最深於莊子又喜談佛而諸道人皆與
之研覈論難尋究宗極夫理到至處本無不同
而出經者又諸道人也蓋佛之出世雖在莊子
前而佛經之人中土在莊子後則假借以相緣
飾或未可知也

唐宋諸公如李文正黃山谷於教中極有精詣
慶白太傅蘇端明只是箇脫洒然脫洒却是教
中第一妙用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
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
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
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

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麤頓如此亦是
管中不浩浩耳密師温克蓋得其兄範公江海
之一勺耳恨公不識範公也

山谷與廖宣叔書云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
所論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
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
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
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
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
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
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
毀喜與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
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
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
是

黃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一時諸人皆不能及
如答茂衡通判書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爲若沉
滯寂空不卹世諦則爲不廻心鈍羅漢殊無用

處也此語甚有妙解即諸尊宿語錄中恐亦不可多得

蘇長公在惠州與叅寥書曰自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則庶乎能自藥其病者也比世之諱疾者何如

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蒲院晦堂問曰太史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將機鋒觸人最易開悟若吾儒便費許多辭說

黃山谷言儒者常論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

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軌之是真何理哉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二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二

莘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二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叢說 卷之二十二

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

白太傅與濟法師書曰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為小乘叢說 卷之二十二

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總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瀆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瀆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

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
 乘人說小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
 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
 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佛性從本已來無
 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
 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
 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眾生若病
 應同一病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
 叢說

卷之二十二
 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
 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
 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
 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
 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
 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
 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

而後說瀟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
 為說大乘瀟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
 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
 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反其將孰依
 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
 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
 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
 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
 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
 叢說

卷之二十二
 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
 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
 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
 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
 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
 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
 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
 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眾生
 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語如來是真語實語

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
 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
 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
 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
 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
 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
 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
 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
 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
 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
 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
 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
 未論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
 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一義合而通
 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

蘇東坡勝相院經藏記云有大比丘惟簡號曰
 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

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
 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
 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
 環繞諸化菩薩及護瀆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
 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
 馨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
 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妙法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
 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
 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
 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
 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
 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
 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
 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
 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
 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

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得願我今世作是得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

龍蛇

卷之二十一

七

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干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言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諭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

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間洗我五劫罪

黃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云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崢嶸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登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虵行東西賴外護

之力

卷之二十一

八

之力皆復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饑百人而不渴末後以檀施之餘建運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奐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顏佛事莊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與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媵夸耶於山谷意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

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處屢不知文
性相者捨所積藏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
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
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
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直權
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轉即
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自徧
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
物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識諸子
回心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
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
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爲轉
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
者

力甚多
昔謝康樂有言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
運後蓋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積功行
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練之功明心見性直下
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見性之後難道全無功
行便能成佛萬行具足而於心性了無所見即
得生天則是二者亦互相爲用故佛家有頓漸
二宗言頓悟漸脩也康樂自恃慧解以爲必能
頓悟縱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
惠遠尚不許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今世方士大率創爲性命雙修之說以哄人而
士大夫徃徃信之夫佛氏以寂滅爲樂固不待
論即道家亦有一具臭骨頭如何立功課之語
蓋此身乃四大假合畢竟歸於空寂經云四大
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不知今世人要將此
臭皮囊放在何處去
昔何次道在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之六字宿勇邁終古何日卿今日何故忽見
推所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
不亦大乎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積財巨
萬然後兼脩性命壽至數百歲享盡世間之福
臨了又做活佛其志之大豈不又萬萬於何次
道哉然世豈有是事不如裴晉公言雞猪羊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便行蓋深得達生之
理

佛家以經論律為三藏今錄在藏中者雖最淺
叢說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近如律儀之類亦皆可觀若道家則自老子道
德莊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觀者惟清淨經定觀
經赤文洞古經黃庭內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
五種而已又有大洞玉經載在真誥中大率亦
黃庭內景之類總四十九章極為深秘文亦簡
古其他皆蕪穢冗雜不足觀矣而道家遂以老
莊各家傳註與諸子諸方書奏成五千四十八
卷以配佛藏夫達磨東來不立文字蓋言愈簡
則理愈精又何必以五千四十八卷為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
也末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
丙戌十二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
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
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 賜儀仗與群王同封
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
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架袈裟金
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

叢說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
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
誠孝下及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
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
文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
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諸蓋旋繞亦
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
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
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求樂十七

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
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
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王淮
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
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
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
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彰齋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
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
益喜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宮因是益重佛
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
多世傳有三千六百家蓋劔術符水服金丹御
女服日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墨子
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
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縱或得成亦只是幻佛

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如
是脩行則能未離於幻乃知佛家之覺正照幻
之慧燈破幻之法劔也今人以幻為覺則是認
賊為子其去大道不知幾萬由旬矣

叢說 卷之二十二

叢說 卷之二十二 十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陳思王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為不朽文章之於人豈細故哉夫子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之為文者其質離矣夫去質而徒事於文其即太史公所謂務華絕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言曰寄興非遠而輦輓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學文者之鍼砭耶余偶有所見隨筆記之知不足以盡文之變也得一卷

古今之論文者有魏文帝典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柳子厚與崔立之論文書近代則有徐昌穀談藝錄諸篇作文之法蓋無不備矣苟有志於文章者能於此求之欲使體備質文辭蕪麗則則去

古人不遠矣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至莊周屈原可謂無以加矣蓋莊之汪洋自恣屈之纏綿悽婉莊是道德之別傳屈乃風雅之流亞然各極其至若屈原之騷同時如宋玉景差漢之賈誼司馬相如猶能彷彿其一二莊之南華經後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屈子所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又能窺測理性蓋庶幾聞道者蓋古人自有卓然之見開口便是立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言不若後人但做文字

世變江河蓋不但文章以時而降至於人品語言以今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傳中載趙高與李斯辨難諸語即典籍中亦豈多見夫以始皇之雄傑蓋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國去封建而郡縣天下欲愚黔首以絕天下之口故焚棄典籍一切以吏為師巡游觀采幾遍天下一時莫敢與之異議雖皆霸者之事本無足采然不可不謂之奇矣趙高以一言豎而言辭辨難與

斯角勝斯亦似爲之少屈今載在李斯傳中不知與史記增多多少光采後世非但史才不及古人即欲以此等語言載之史傳中亦何可復得耶

李斯從始皇巡遊其諸山刻石殊簡質典雅如三句一韻皆自立體裁不事蹈襲蓋自雅頌之後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後便有李斯諸山刻石

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此談文之最也唯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豈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後人所及如吳越春秋伍員諫伐齊云譬猶盤石之田無立其苗甚爲古雅勝左傳語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婦人耳其答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可謂然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靜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

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論後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後人專事蹈襲模彷彿余於古人文章中如沐並終制表粲妙德先生傳徐勉與子書王僧虔戒子書蘇滄浪與京師親舊書諸篇集文者既不當入選然有意見非漫然而作者余皆編入語林註中讀者當細求之裴子野雕虫論力言晉宋以降作文之弊其畧曰俳側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

悔為童子深心主之不遠致極風雲其與垂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遺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可謂切中今時作文之弊矣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係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

叢說 卷之二十三 五

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皇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得焉偃商沒而後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遜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楊升菴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

蕭穎士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

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賢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復然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

楊升菴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鄒生遊說之文宗戰國策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諷諫之文宗楚詞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鳴呼盛矣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六

揚升菴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脩詞而忘躬行也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為說如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豈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專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為罪障如心經六如偈之類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

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
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語錄去荀孟
何如猶悟真篇比于叅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
經也

楊升菴云蘇東坡不喜韓退之書記謂之甲乙
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自漢以後諸人不復立言著書但爲文章然必
如枚叔七發相如封禪文東方朔答客難揚雄
解嘲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答賓戲曹子建七啓

叢說

卷之三十三

七

諸篇閱深偉麗方可謂之文章至於後世碑傳
序記乃史家之流別耳

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蠡武后哀冊文柳子
厚貞符韓昌黎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
復見矣

唐人之文實宋人之文虛唐人之文厚宋人之
文薄

唐人如任華之詩樊宗師楊夔劉蛻之文縱做
得甚如不正是野狐壞道

蘇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黃山谷
之文蘊藉有趣味時出魏晉人語便可與坡老
並駕而其所論讀書作文又諸公所未到余時
出其妙語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時有高勝語如韓幹御馬圖跋尾云
蓋雖天厩四十萬疋亦難得全材今天下以孤
蹄棄驥可勝歎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許多
感慨而勁潔可愛

山谷文如趙安國字序楊槩字序二篇似知道
者豈尋常求工於文詞者可得窺其藩籬哉其
他如訓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國文集序與
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復古記皆奇作也

叢說

卷之三十三

八

山谷之文只是蘊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
較之蘇長公司馬文正公行狀及司馬公神道
碑富鄭公神道碑醉白堂記諸作規模宏大法
度嚴整山谷遂瞠乎其後矣

歐陽公燕喜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
等頓挫當迥在宋時諸公之上便可與韓昌黎

並駕歐陽公晚年寘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
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
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後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豐文嚴正質直刊去枝葉獨存簡古故宋
人之文當稱歐蘇又曰歐曾

東坡云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

叢論

卷之二十三

九

妙如係風捉影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
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
謂辭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嘗為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
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
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
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
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願以世故廢學耳惜
哉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嘗見
衡山亦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
要罵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語最難老杜作詩韓退之作
文章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
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
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
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
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

叢論

卷之二十三

十

之崇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
濤岬如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
也

黃山谷云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
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蘇子瞻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
俗所亂可為太息

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尖新淺露無
一足觀者矣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發以西北雄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我朝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尚不可得何論史漢哉

朱凌溪嘗言康對山謂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坡蓋以峻快斬截爲着忙也此亦有見但不免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絕亦史記之所不廢如韓信傳任天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見東坡於此等得之康見之孰遂以爲忙不知史記爲文如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

師其勻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重紆徐而遂輕峻快斬絕也凌溪此言可謂善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讀書西北諸公則但憑其迅往之氣便足雄蓋一時惟崔後渠一生劬書最號該博然爲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澁之病

呂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進道時即討巡邊差蓋欲觀西北形勢又欲訪關中諸公也既遍歷口外後到武功首訪康對山一日近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暮命有司治盤榼携往對山家與之夜坐因與談文對山極稱錢鶴灘陸賈新語序絕歎服以爲不能加

徐昌穀之文不本於六朝似彷彿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於藻蒨之中若美女滌去鉛華而豐腴艷冶天然一國色也苟以西北諸公比之彼真一儉父耳

今言中載世宗皇帝加太祖成祖徽號冊文淺陋之極似村學堂中小學生初學作表

者之語一時當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嘗觀澗
最作曹公九錫文幾乎與訓誥同風矣唐時各
朝徽號冊文亦皆古雅若常楊當制尤為典重
所謂以文章華國莫大於此既處清華之地獨
不思少効古人分毫以無負 朝廷委任之重
耶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
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
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即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
皆有訓飭戒勵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
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
為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即所謂一箇八寸
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六朝之文以圓轉流便為美苟過於晦澁失其
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宋叔李西涯
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為

不可廢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黃尚書傳康長公墓
碑河上草堂記徐迪功集序諸篇極為雄健一
代之文罕見其比

康對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鳳毛麟角後刻集
一出殊不愜人意前見槐野先生嘗語及之槐
野云對山之文甚有奇者編次之人將好者盡
皆刪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見而集中不載者亦
無下數十篇余歸華州當為尋訪續刻以傳後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槐野歸不久即有地震之禍對山之奇文遂湮
沒不傳可歎可歎

槐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
敵但持論太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
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篇便可度越康李
與古人爭鶩矣

近時如偃師高蘇門關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
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推輪層氷由
於積水亦由其稟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畫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余嘗見其有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即談之漢然豈能有此一字耶今錄於左方

化鬚疏有序
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

叢說

卷之二十三

五

伏以天閭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謚傳挿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入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東橋甚重視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書以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翫甚相誇詡然文實不佳余最不喜之蓋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既鮮識見又無古法終未盡善其爲黃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大率皆此類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頓減終實不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即口誦其賦序數十許語言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托意既高而遣

叢說

卷之二十三

六

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鑿之以文木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叢說卷之二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一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斷不可闕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關者是也况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

叢說

卷之二十四

一

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不下帶社又何恠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則在於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生哉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自二十四以至二十六共三卷

詩以性情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詩家所宗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辭不得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連屬何等安貼今人但摸倣古人詞句鉅釘成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在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終是未善

詩苟發於情性更得興致高遠體勢穩順措詞

叢說

卷之二十四

二

妥貼音調和暢斯可謂詩之最上乘矣然豈可以易言哉

婉暢二字亦是詩家切要語蓋暢而不婉則近於龕婉而不暢則入於晦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苟求風力道迅則十九首之後便有劉楨左思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步驟於劉楨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一蓋顯然明著者也則鍾參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末明間又一變矣然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皆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參軍雕刻組績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謝靈運詩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終是合盤

顏光祿詩雖佳然雕刻太過至如五君詠託興既高而風力尤勁便可與左太冲抗衡

叢說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末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但以其工爲柔曼之語故乏風骨猶不甚委靡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人則頽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之哉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婉縟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

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暫得攬其餘方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深其義味者乎

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於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山谷云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幅塞因學書畫此卷覺沆瀣生於牙頰間也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

叢說

卷之二十四

四

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別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尚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累安邑茅齋君試管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

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繚采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王小

叢說

卷之二十四

五

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嶽英靈集元結有篋中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芮廷章有國秀集姚合有極玄集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調與後人選者不同

王荆公有唐人百家詩選余舊無此書常思一見之近聞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閱其中大半是晚唐詩雖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謂六藝無闕者也與近世但爲浮濫之語者不同蓋荆公學問有本固是堂上人

皎然詩式取境篇曰或云詩不假脩飾任其醜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此是詩家第一義諦學者必熟玩之當自有得

叢說

卷之二十四

六

盧藏用作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君予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年代既遙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王傅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

昂張一尺之羅蓋覆天之宇上掩曹劉下遺康
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
詠懷之作難以爲傳子昂曰荒哉穆天子好與
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曷若阮公三
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
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序或未湮淪千
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
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
叢說 卷之五

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
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
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
才踐踐理窟如下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
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者如劉越石詩曰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
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鈎苟能隆二伯安
問黨與讎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
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

何異文侯聽古樂哉謝氏傳曰吾嘗在永嘉西
堂作詩夢見惠連因得池塘生春草豈非神助
乎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
知其旨若擬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
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
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
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
耶或以建安不用事參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
叢說 卷之五

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庾肩
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
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
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
甫冉巖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
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
在於此何得推過參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寢後
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
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管鼓角動

忽似戰桑乾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
大風開劉長卿山鵲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
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
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源沱河張繼素詠
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
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
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又曰三同之中偷語最為鈍賊如蕭何定漢律
令厥罪不書應為鄼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

叢說 卷之十四 九

使弱手無才公行劫剥若許貧道片言可折此
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
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
無朕迹蓋詩人閭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
賞俊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
我衷而得若神表

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
此語皆切中詩家肯綮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

右者作詩者當深味之

古之論詩者有鍾嶸詩品又有沈約品藻惠休
翰林庾信詩箴見詩式中

李空同日王子云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
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
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
罽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
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
觀義矣

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楊升菴談詩真有妙解處且援証該博今取數
篇附錄于後

楊升菴曰劉勰云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
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効風雅
便可多得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
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
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
詞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
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離德難厲其庶而以爲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
章耳余獨愛公孫秉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
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
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扮榆天命不憚疇敢
以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
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
問唐夫人樂府何如曰是直可繼關雎不當以
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稽叔夜目
叢說 卷之三十四 十一

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
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楊升菴詩話曰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
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尔穹廬子獨行如
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
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
苑止有首二句注云下缺當補入以傳好古者
修文殿御覽一書今亦不傳不知升菴何從得

此

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險峻
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
涉尚風波人情多遷渝集堂必滿運去庭亦
空競趣嘗不暇誰肯信不樞未若及初九携手
歸田廬躬耕東山時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
力外可寄娛楊升菴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
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迥出於六朝
諸人之上矣

叢說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晉釋惠遠遊廬山詩云崇岩吐氣清幽岫栖神
跡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
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關留心叩玄扃
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翻妙同趣
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
獨見於廬山古石刻中

楊升菴云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
理去三百篇遠匪惟作詩其解詩亦然如唐人
閨情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

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
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
陽常在眼又曰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
余微又曰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城即
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為托言而
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
閨情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望
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亦必印可
叢議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楊升菴云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
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為楊叛
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
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
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
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
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髮成絲
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

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
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
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信矣其楊叛兒
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
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高僧拈佛祖語信
口道出無非妙理豈生吞義山拆洗杜用者比
哉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
舟問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
叢議 卷之二十四 十二

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
隔雲雨天晴見海嶠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
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桂
陽別今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
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
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
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
薺菜拍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
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楊

升菴云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但題曰二首非也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間且罕况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唯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茶菓匣中鏡温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詩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詩但仍分作二首耳

楊升菴云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

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言云畫

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能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六朝初唐之詩其落句可觀而諸集不載者聊出之以存其槩

陸季覽詠桐搖落依空井生死若爲心不辭先入爨唯恨少知音

許圍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陳述詠美人照鏡插花枝共動含笑靨俱生衫分兩處彩釧響一邊聲就中還如影恐奪可伶名

趙儒宗詠龜有靈堪托夢無心解自謀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游

陳昭經孟嘗君墓泉戶無關吏鷄鳴誰爲開許倪詠破扇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鄣巧笑猶足動衣香

黃叔度看王儀同拜春花舒漢綬秋蟬集趙冠

浮雲生羽蓋明月上銀鞍

徐伯藥賦得班去趙姬升今日持團扇乃是爲秋風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舞腰回賴有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艷且驚人懸知陌上柳應妬手中春

唐怡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酒中趣不減少年時

神迥懷歐陽山人嚴秀才鷓鳴東牖曙草秀南湖春神迥疑一詩僧也

吳興妓童贈謝府君玉釵空中墮金鈿行處歎獨泣詠春風長夜孤明月

沈炳長安少年行淚盡眼方暗脾傷耳自聾

范洒心詩喬木聳田園青山亂商鄧

劉曼才述懷百年未過半萬事良可知無益昆崙壤空遶鄧林枝

李君武詠泥椒塗香氣溢芝封重文生名逐黎

陽紫名隨蜀道青一丸封漢塞數斗濁秦涇不分高樓妾持况別離情

周若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悲獨歸何當沾露草還濕舊臣衣

章玄同沅所贈張錫黃葉因風下耳從洛浦隈白雲何所為還出帝鄉來

嚴羽卿論詩以為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妙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學詩

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朝川別業與

積雨朝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

實地說何曾作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句

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為此不落理路不着言

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

而羽卿數語無乃為疑誤後人之本耶

元楊仲弘所選唐音小時見其盛傳然格律甚

卑但音調清亮可備初學諷詠而已

近世選唐詩者獨高棟唐詩正聲頗重風骨其

格最正

近時皇甫百泉解頤新語不但文字藻麗而詮

品亦精確可為詩家指南

黃五岳作古詩評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

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

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叢說卷之二十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二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為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皆有諷有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隱叢說

卷之二十五

君余則以為隱君有意於作詩去二君遠甚嘗欲集無功之詩與笠澤叢書並刻以傳恨力不能也沈宋始創為律排比律法穩順聲勢其鑄詞已別是一格矣然觀其五言古詩大率以五言律詩句用之夫律詩句不可用於古詩中猶古詩句不可用於律詩中也故五言律雖工而五言古詩終輸陳拾遺一籌

王右丞五言有絕佳者如瓜園贈裴十一迺納

涼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奇興復遠即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今選詩者俱不之取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

常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減陶靜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韻者獨左司一人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為絕唱七言絕句則唯王昌齡李太白劉賓客擅場餘不逮也

風人推柳儀曹騷雅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髣髴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雅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儀曹之上

卷之二十五

余最喜曰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夫三百篇何嘗以雕繪為工耶世又以元微之與白並稱然元已自雕繪唯諷諭諸篇差可比有耳

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彷彿徐孝穆江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

彷彿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
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
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為當
為古今長歌第一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
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為齊梁樂府之將
領也

又云劉夢得竹枝九首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
事者使白居易張籍為之未必能也

叢說

卷之二十五

三

中唐已後之詩唯王建最為淺俗文苑英華寄
贈內建詩自上武元衡相公後十四首中間如
脫下脚衣先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等句此似
今相禮者白席之語塵糟鄙俚宋元人所不道
者何足以點唐詩哉

張籍長於樂府如節婦吟等篇真擅場之作其
七言律亦只是王建之流耳如早朝寄白舍人
嚴郎中云燭暗有花衝石柱雪深無處認沙堤
此是何等語

楊升菴詩話云李益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
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婦歸少年光華自相得
愛如寒烟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
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
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為隨陽
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或云
非益詩乃人代霍小玉寄益之作也

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
靜身持半偈萬緣空之句與象俱佳可稱名作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四

若廬嶽高僧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
日辭巢去菊為重陽冒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
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為佳何耶豈承襲既久
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出狹
斜痛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
還朝奇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為言牧之初猶
抵飾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
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余嘗疑牧之雖

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奇章似待之太過及觀其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俠之氣猶可想見及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文則知牧之蓋有志於經畧或不得試而輕世之意顧托之此耶則奇章之愛才未為過也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為之者至溫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

叢說

卷之二十五

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詠月云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簾卷已凉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姮婦無粉黛只是逞嬋娟詠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柰此香何瑤席乘涼誤金羈落晚過迴衾燈照綺渡襪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權歌效江南

曲云郎舡安兩槳儂舸動雙槳掃黛開宮額裁裙約楚腰卑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唱欲羨秦臺簫又効徐陵體賜更衣云密帳真珠絡温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官眉正闢強結帶懸梳子繡領刺鴛鴦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此作雜之王臺新詠中夫孰有能辨之者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變酒夜深酌亦自婉暢可諷

叢說

卷之二十五

楊升菴云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媛也崇媛臨邛人作詩上蜀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剖決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媛謝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祿未拋鴛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奩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氏也黃山谷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

初不謂然又之東坡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
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轍易轍如枯絃
敝軫雖能成聲而踈闊迭宕不滿人耳少焉遂
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
之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
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
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
稍出入盛唐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叢說

卷之五十五

七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
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
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縠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
形者大相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
人此非知言者也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
道園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
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
其言外之趣則索然耳余於元人中獨取張外

史倪雲林二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
開元宮登善院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
葛稚川陶真白之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
見其古詩數首大率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
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名理者耶余愛而錄之
以俟知者昔阮光祿道白馬論以爲正索一解
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者道也

不愛崑岡玉不愛江漢珠愛已有蒼壁有之利
有餘吾生爲我有其利當何如論爵不足貴論
富不能踰達生命之情順生以自娛

叢說

卷之五十五

八

荆人有遺弓索之將奚爲且荆人遺之乃荆人
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可耳老聃聞則曰去
其人可矣天下有至公孔聃得其理天地且弗
有莫知其所始

墨子歎染絲所歎一何長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奚獨染絲然染國在所當有染如伊魯禹
湯稱聖王殷紂染惡來既染國亦亡染士如孔
聃死又道彌光

魯君聘顏闔踰垣避使者我非惡富貴君胡獨不捨全生以爲上迫生以爲下當知得道人治國其土直

虞人百里奚所鬻五羊皮有得其說者乃是公孫枝獻諸秦穆公四境不足治賢者倘不遇後世誰當知

昔者齊桓公往見小臣稷一日凡三至欲見且弗得驚爵固輕主驚霸亦輕士大夫縱驚爵驚霸吾敢爾所以終見之不爲從者止誰云內行叢說

卷之二十五
缺論霸亦可矣

桓公遇審咸飯牛中夜起賜之以衣冠一說境內理再說爲天下桓公以師事衛與齊不遠安用疑客子不患有小惡所患亡大美且人固難全用長當若此

業煩則無功禮煩則不莊今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國人逐狡兇因之殺子陽嚴刑無所赦適見召亂亡

齊有善相狗假買取鼠者數年不取鼠苗之不

如捨相曰實良狗志在磨麀鹿欲觀取鼠能請桎其後足桎足乃取鼠淹爾驥熬氣安得忘言徒喻此鴻鵠志

燕雀爭善處處在大屋下始始甚相樂子母得相哺一朝竈突決火炎屋棟燬燕雀色不變不知禍及已人臣私聚欽迷國壞網紀孰謂斯人智不如燕雀耳

右張外史古詩十首余嘗得一掛軸乃倪雲林作小楷書之者書學大令亦妙絕每意緒不佳叢說

卷之二十五
即取出懸之吟諷數迴覺形神俱暢

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靜極忽不愜掩書曝前軒榮木樊四維時禽托孤園群物方趨功吾衷恒晏然本乏超世才偶脫區中緣妙理寄濁醪嘉名愛靈仙從吾所好耳富貴須何年此詩若置之陶常集中當無媿色

倪雲林無錫人名瓚字元鎮家饒於財所居有清閼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

遂棄家乘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常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常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元人敢稱楊鐵崖其才誠為過人然不過學李長吉其高者近李供奉終非正脉

袁潛翁名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占籍華亭可潛元末為府掾以詩名子凱世其學遂卓冠當代可潛詩世傳其檢田吏一篇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十一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解后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貧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十五家貧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及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既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雨不啻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種

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與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秋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早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勒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早開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紀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西乞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頤邊淚予亦羞慙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此篇質直似木蘭詩其有關時事則少陵石壕吏白太傅諷諭之類也海叟詩格調雖高亦只是詩人之雄耳苟以六義論之較之家公恐不得擅出藍之譽

楊鐵崖將訪倪雲林值天晚泊舟於滕氏之門滕乃宋學士元發之後富而禮賢知為鐵崖延請至家鐵崖曰有紫蟹醉膠則可主人曰有鐵

崖入門主人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伎索詩
鐵崖援筆立成曰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
香晚稻兩螯盛貯白瑤瑤半殼微含紅瑪瑙憶
昔當年蘇子瞻較脚咄咄論團尖我今大嚼不
知數况有醇醪如蜜甜此詩頗豪宕可愛

叢說卷之二十五

叢說

卷之二十五

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三

松江袁景文 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
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為 我朝
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為過之者高比
袁稍闕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
袁勝

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詩末云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東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元政
酷虐王室如燬而小人貪殘如蚊蚋啜人脂血
至 我明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蠲
蚊蚋尚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切
聖祖之意此首集中不載
袁海叟尤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
之而空同以為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
太工乏興象耳

朱鳳山選海叟詩為在野集如白燕詩故國飄

零事已非改作老去悲來不自知聞笛詩雨聲
終日過閑門改作羽聲隨處有閑門殊失海叟
之意正蘇長公所謂為庸俗人所亂者耶鳳山
名岐鳳是舉人能詩有才名亦刻有小集嘗見
其一聯云嗜酒揚雄其寂寞忍貧原憲厭繁華
亦似可誦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
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
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
叢說 卷之二十六 二

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
陳拾遺乎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
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
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為常一日有一門生
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
席賦詩為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
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
機裝人傳說以為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

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眾皆愕然石潭思之
亦終不復能綴眾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為抑
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
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
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眾請西涯續之西
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
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為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
士亦豈偶然者哉

世人獨推何李為當代第一余以為空同關中
叢說 卷之二十六 三

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
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言句而乏意外之
趣獨邊華泉與象飄逸而語亦清圓故當共推
此人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余嘗
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
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
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
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說必要學杜則是學某

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馬西玄遊西山諸寺古詩十餘首其清警藻綉出何李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泉校定者其全集有詩六本文四本王槐野以此見託恨余貧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數年未死終當了此一事此百世大業若使其湮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四

滅不傳則負二公者多矣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夫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

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驪駒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鶚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譬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流歟

余在衙門時每坐堂後槐野先生必請至後堂閑講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視乃顧東橋文衡山蔡林屋王雅宜諸人之作蓋許石城與諸公

叢說

卷之二十六

五

遊故得其所書平日之作裝成此卷求槐野作跋語槐野逐句破調無一當其意者蓋此老學杜余嘗聽其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關捷有頓挫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若近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使槐野見之又當何如耶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

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
尔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
為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為畫所掩世不稱其詩
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
居臨水稱其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茆
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雛脚
秋虫子母鷄此處風光小常杜可能無我一青
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六十一

豈容易可及畫學黃子久亦甚佳今質在朱象
玄處

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
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園王氏教書王亦吳
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
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
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
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至興盡而罷明日遍
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為張具徵戲樂番連數

日此亦一時盛事也

余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談盡日見衡山常
稱我家吳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蓋即
匏菴范菴石田其平生所師事者此三人也一
日論及石田之詩曰我家沈先生詩但不經意
寫出意象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佳
今有刻集徃徃不滿人意因口誦其率意者二
三十首疊疊不休即余所見石田題畫詩甚多
皆可傳詠與集中者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論
不虛也

叢說 卷之二十六 七一

衡山嘗對余言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門故
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聲也此衡山自謙耳
每見先生題詠妥貼穩順作詩者孰能及之今
人作詩如味一物撇了題目不知說到甚處去
又一句說上天一句說下地都不辨有首尾亦
無血脈動輒即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見者
同聲和之乃知覓一堂上人正自不易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

謂錢氏小兒者是也同愛少美才華且有俠氣
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即其婿也
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
薰香不同豈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中所
藏衡山一畫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塵
尾長墨痕狼籍練裙香水亭統扇歌楊柳院
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第齊梁烟月金篇
章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書白玉堂蓋寫同
愛之風流宛如畫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
兼說 卷之二十六

減宋廣平矣

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數遊狹斜其所填南北
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
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
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衡山最喜評校書畫余每見必挾所藏以往先
生披覽盡日先生亦畫出所畜常自入書房中
捧四卷而出展過復捧而入更換四卷雖數反
不倦一日早往先生手持一扇語某曰昨晚作

得一詩贈君讀罷某曰恨無佳軸得老先生書
一掛幅甚好先生曰昨偶有人持絹軸求書甚
好當移來寫去即稍一軸補還之可也遂又書
一掛幅詩曰高天厚地千年句虹月滄江百里
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於東野欲低頭蒼苔白
石柴門迥寂晝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甘落實
故人麈尾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間來訪蕪
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竟日奉贈短句高天
厚地乃孟東野詩中語也

兼說

卷之二十六

九

熊軫峯名字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
詩為松江守有郡齋賞牡丹詩嘗憶得上半
首云和風湛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
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詞既妙麗况正
是做太守的說話又嘗作絕句二首贈余其一
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天山覺我道區明經繡
恢儒褰其二曰文章如白璧春露園玉蘭與子
共雕琢澤物腴溥溥手書鄭重其所以屬望於
某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此

亦郡中故事漫識之

能軫峯在任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太守雙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年中最有才望者軫峯設席於白龍潭欸之遂相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香稻晚肥田應慚白髮虛琴鶴偶繫黃花泛酒船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渚鷗前軫峯詩曰不悟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德光騰漢早事春農玉蒲田吹帽最憐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雲雲影前一詩皆清新警拔且中間有無限理趣後有作志者亦可備郡中一故事

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才下士亦自可愛但其子贖貨無厭而此老為其所蔽遂及於禍又豈可以子而廢其父哉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

愛才汝可往見之爾時介溪為南宗伯東橋即差人持帖子送往某資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此老接了即起身作揖過方纔看詩至誅牛女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歎賞是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慰問情意暖然後亦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事權悉付其子可惜可惜

余在都見雙江於介老處認門生余問之雙江曰我中鄉舉時李空同做提學甚相愛起身會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一

試往別之空同曰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汝至京須往見之故我到京即造見執弟子禮今已幾四十年矣

唐六如嘗作悵悵詞其詞曰悵悵莫恠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悵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減六朝人耶

王雅宜之詩清警絕倫無一點塵俗氣真所謂天上謫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天未見其止惜哉

黃五嶽皇甫百泉之詩格調既正辭復俊拔黃墓寫精深皇甫思致淵永余以爲徐迪功之後當共推此二人世復有異同者正杜少陵所謂不覺前賢畏後生者耶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潯陽五言律二首最工今錄出以示談藝者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摘詞爾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爲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虫更憐他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供奉承恩舊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談謝墨卿邇來聞紙貴知爾賦初成其三曰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却到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籬歲歲芳

余友朱射陂曰藩最工詩但平生所慕向者劉

南坦楊升菴二人故喜用僻事時作險恠語余戊午年致仕南都諸公押衡山鴛字韻詩見贈射陂後一聯云烟灌野陰滋吠蕙宮城蟾月響山鴛其前一句余不能解蓋有所本必非杜撰語但余偶不能省耳終是欠妥其七言律之學温李者可稱入律

鴛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鬪鴨種成芳樹好藏鴛殊有雅思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鼎新三殿令兩京各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三

衙門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鴛鴦能割股願同鸚鵡可消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知歎破財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調之辭然有諷有論切中事情其即所謂六義無闕者耶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余愛其

有雅致絕似白太傅

余寓居姑蘇時嘗過皇甫百泉小飲百泉次日作詩來謝中一聯云甕非隣舍酒繪是故鄉魚後已巳年余移家歸松王玉遮來訪泊舟河下酒半作詩贈余舟中自取一軸書之對客揮灑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詩摹寫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巧者有餘

叢書

卷之二十六

十四

拙者不足蓋若由於天授苟所受有限終不能以力強也

余嘗至閩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携盤棹至友人家夜集強余入坐余袖中適帶王賽玉鞋一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脚甚小禮部諸公亦常以金蓮為戲談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來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蓋不但二句之妙而鳳洲之才情亦可謂冠絕一時矣

楊升菴云長安大市有兩街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彈此曲移入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大加獎異爭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

叢書

卷之二十六

十五

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朱子答人論詩書曰來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曾芳潤無由入耳近日有一雅諺可証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胃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詞文選為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世其林傳以為笑嘗對孫季泉極稱黃質山淳父之詩季泉曰吾亦見其詩時有省眼句

近日鎮江一庠友來松乃鄔佩之之子佩之以詩名家其子亦有文余欸之飯見其牙頭有細書詩數首取視之中有一聯云匣有魚腸堪借容世無狗監莫論才余極愛之以爲近代之詩亦難得如此者後題名曰陸君弼後訪之陸乃江都人歐崱山弟子也

吾友徐長谷見詩文之佳則曰此人肚內有丹又嘗見語云公肚中曾結過丹凡有語言便與人不同此雖見謾然長谷此言自是正法藏中

叢說

卷之二十六

十六

第一妙訣也學者若悟得便是如來高足弟子然舉此一大公案告人無一人肯信今人遍身穿着羅綺光恠奪自然肚中不曾有飯何論於丹

崑山顧茂儉妹乃雍里方伯之女皇甫百泉之甥也嫁孫僉憲家爲婦甚有才情嘗有春日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余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嘉定一民家之婦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絕

與其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象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蒼花亦悽婉可誦此二事殷無美說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曾前白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閻四人名也

叢說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書

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古稱六藝書其一也蓋自庖犧氏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其肇於此矣其後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則以其泄天地之秘也然使當時無文字則後世無六經矣其所繫不甚大哉書法自篆變而為隸隸變而為楷楷變而為行草蓋至晉而書

叢說

卷之二十七

法大備晉人書世已罕見即唐臨晉帖世已稱為奇寶矣故宋黃長睿最號博古然自以為不能別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而已而米南宮訕笑之隨所至之處即扁寶晉齋蓋為長睿也今唐人之蹟已自難得唯宋以下諸公世或有其書余家宋人書亦有數十種今皆賣去不復存矣茲以古人評書其灼然有見者出之
書家自史籀之後即推李斯小篆觀諸山刻石皆大書而作細筆勁挺圓潤蓋盡去皮肉而筋

骨獨存此書家之最難者也至蔡中郎作大篆則稍兼肉矣唐時稱李陽冰陽冰時作柳葉殊乏古意間亦作小篆然不見有勁挺圓潤之意去李斯遠矣南唐徐鼎臣始為玉筋骨肉勻圓可謂盡善元時有吾子行國初則周伯琦宗玉筋似乎少骨而吾松朱孟辨實為過之

憲 孝朝李西涯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宗玉筋皆入妙品此篆書之流派也

夫八分書之流傳於世者獨蔡中郎夏承碑蓋

叢說

卷之二十七

言用篆之二分兼隸之八分是於二者之間別構一體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圓勻蒼古可謂絕妙後亦無有能繼之者矣

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為比部尉後依劉表荊州平魏公墓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着帳中

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
宮殿題署皆其書也

隸書當以梁鵠為第一今有受禪尊號二碑及
孔子廟碑皆是孔廟碑是陳思王撰文梁鵠書
亦二絕也蓋承中郎之後去篆而純用隸法是
即隸書之祖也今世人共稱唐隸觀史維則諸
人之筆拳局蠖縮行筆太滯殊不足觀至元則
有吳獻孟思褚奘七文皆宗梁鵠而吾松陳文
東為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諸人之上矣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三

近時有徐芳遠亦寫隸書其源出於朱協極此
是一種惡札也

正書祖鍾太傅用筆最古至右軍稍變道媚如
黃庭經樂毅論皆神筆也此後歷唐宋絕無繼
者惟趙松雪與文衡山小楷直追右軍遂與之
抗行矣

余家有松雪小楷大洞王經字如蠅頭共四千
八百九十五字圓勻道媚真可與黃庭並觀余
常呼為黑草每移至衡山齋中即竟日展翫在

南京因囊中空乏有人以重貲購去至今時在
夢寐也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
猶法鍾張也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
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
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
自衛伯玉父子擅行草之妙其後王右軍得法
於衛夫人遂集書家之大成至其子大令與右
軍抗行所謂翩翩欲度驂駒前也此外如庾征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四

西世將王領軍至宋世蕭子雲以及僧智永
大率宗尚右軍皆晉法也至唐則各自成家區
分派別而晉法稍變矣

談苑醍醐云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
一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
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苑載
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
縱在矩中又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
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好

也

宋時維蔡忠惠米南宮用晉法亦只是具體而微直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盡右軍之妙而得晉人之正脉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為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又曰自右軍以後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米南宮得其神韻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昂一人而已此可為書家定論

唐人書歐陽率更得右軍之骨虞永興得其膚

兼說

卷之二十七

五

澤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顏魯公得其力此即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也其後徐季海則師褚河南張從申則宗李北海柳公權則規模顏魯公而去晉法漸遠矣

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秤新數米况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余謂升菴此論固當然秤新數米是不欲暴殄天物猶可言也至有積財巨萬猶日夜營求不已若見古人之蹟葉之不啻散屐者又不知何如也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此誠得書家三昧者矣楊升菴云虞永興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模唐太宗云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則可以嗤蕭子雲矣然後知臨摹之益大矣宋人惟蔡忠惠米南宮晉法也若蘇長公則從褚河南徐季海來黃山谷專學顏魯公蘇長公世評其書為純綿裹鐵若方之徐則蘇有神韻

兼說

卷之二十七

六

山谷較之顏覺力稍不逮

袁裒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歛故森嚴而有法大今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山谷言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山谷云大今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今草入神品也余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今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

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彷彿大令耳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禍愈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

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奇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東坡論書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山谷云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甲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言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

余平生所見法書唯董中峯家求師千文爲第一衡山跋尾亦以爲觀智求千文凡數本皆在此本下其子都事君出以見示其次張明崖都

憲家所藏趙模行草初唐人詩數首王鳳洲廉使家虞求興袁策文皆神物也

山谷獨稱楊少師書余所藏有少師韭花帖墨迹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

山谷云魯公寒食問行期為病妻乞鹿脯從李大夫乞米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書前耳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九

王初寮履道云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犢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軟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歛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纒纒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山谷云古人雖顛草皆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

山谷云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

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余謂元章過於姿媚如豐肌美婦神采照人所乏者骨氣耳而山谷比之仲由此不可曉也

山谷跋范文正公帖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書法妙天下不肯許一世入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書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楊誠齋跋米南宮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沾出今得此

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山谷云頃見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初不謂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為別書者

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於篆隸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瀟黃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牋啓則師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數者之中惟篆啓為尤妙蓋二王之蹟見

叢說

卷之三十七

十一

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松雪朝夕臨摹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後便有松雪其論蓋不虛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過宋人

元人自松雪而下世稱鮮于困學書然頗有俗氣鄧善之亦是晉瀟但欠熟圓唯康里子山書

從大今來旁及米南宮工夫亦到其神韻似可愛

元人中余最喜張貞居倪雲林二人之書蓋貞居師李北海間學素師雖非正脉然自有一種風氣雲林師大令無一點俗塵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璉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始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璉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

叢說

卷之三十七

十一

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王冕泉聯句詩王冕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吾松在勝國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書史會要中評朱滄洲為風度不凡陳谷陽為富於繩墨余以為陳谷陽出於滄洲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

二通全學松雪極疎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竹筆格賦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溫上世評谷陽書為八寶中之水晶又以為得書法於三宋此皆不知書妄為此談耳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倣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支山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為余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其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又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為支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支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為第一蓋其書本

於大令蕪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

近來人又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誠為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鈞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構而已若展轉翻勒訛以傳訛則并結構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為可寶其餘皆不足觀况近時各處翻刻大費楮墨可笑可笑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四

舊瀉帖中惟太清樓刻實為至寶蓋因徽宗留意文翰而蔡京工書故摹勒皆精遠在祖帖之上
余獨愛宋搨唐人碑蓋李北海顏魯公諸碑皆親手書丹是黃仙鶴伏靈芝致石必是當時精於刻者與填硃上石者不同昔某法師對蘇許公云貧道塔銘但得三郎文蘇頌也五郎書蘇說也六郎致石可以無憾則知古人勒石最所慎重或言李北海書皆自刻石所言黃仙鶴伏

鑿芝假托耳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
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
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昧士處農姬業掌稷猶
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
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在其後此所謂至言不出
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云篆俯貫八分
包括章草涵誅飛白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不
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直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
未免凡近耳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五

近有祖帖一本亦佳因無銀錠紋遂以為未加
銀錠時所搨然祖帖是選棗木之精者刻成即
加銀錠非歲久木裂始加之也况紙墨又不甚
舊此須以法眼辨之愧余凡俗人不能別識也
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
以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宋時已有百餘
種故古稱蘭亭為聚訟不可不詳辨也

山谷云蘭亭禊飲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

用定武舊石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
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
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
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
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唐人小楷有歐率更化度寺碑虞未與破邪論
薛稷杏真君碑張長史郎官石柱記顏魯公麻
姑仙壇記

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此正東坡所謂小字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寬綽而有餘者也蓋自大令以下趙集賢以上
八百年間唯可容蕭子雲顏魯公二人覺仙壇
記奇古道逸實過蕭子雲

唐人書推歐虞褚薛今歐率更有九成宮帖虞
恭公碑皇甫府君碑褚有孟瀉師碑聖教序三
龕像記天子廟堂碑獨孟法師世已罕得
見無錫泰汝立家有一宋搨本書帶隸法褚帖
中當為第一

余最愛顏魯公書多方購之後亦得其數種如

元魯山碑乃李華撰文魯公書丹李陽冰篆額世所稱三絕者是也茅山碑今亦燬於火余家所藏乃國初時搨者東方朔畫像贊家廟碑中與頌八關齋會記李抱玉與臧懷恪碑宋文貞公碑陰記多寶寺塔碑數種多寶塔正所謂最下最傳者蓋魯公書妙在峻勁而此書太整齊失之板耳

蘇黃獨不稱李北海至趙松雪出其寫碑專用北海書北海有嶽麓寺碑雲麾將軍碑有二本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十七

一李琇一李昭遠也皆妙其法華寺與莎羅樹則後人翻刻者耳

自唐以後宋元人無一好石刻雖蘇黃諸刻亦不見有佳者趙集賢學李北海書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謂妙絕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

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一

余小時即好書畫以為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斗俗塵者也一遇真蹟輒厚貲購之雖傾產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而所藏古人之跡亦已富矣然性復相近加以篤好又得衡山先生相與評論故亦頗能鑒別雖不敢自謂神

叢說

卷之二十八

一

解亦庶幾十不失二矣余家法書如楊少師蘇長公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蘇養直元趙松雪之跡亦不下數十卷然余非若收藏好事之家蓋欲真有所得也今老目昏花已不能加臨池之功故法書皆已棄去獨畫尚存十之六七正恐助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卧遊之意也然亦只是趙集賢高房山元人四大家及沈石田數人而已蓋惟取其韻耳今取古人論

畫之語與其一得之見著之於篇

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虞書所云彰施物采即畫之濫觴矣古五經皆有圖余又見有三禮圖攷一書蓋車輿冠冕章服象服褕袂笄禘之類皆 朝廷典章所係後世但照書本言語想象為之豈得畫是若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古人之畫如顧愷之作孝經圖列女圖閻立本作職貢圖馬和之作毛詩國風圖諸人所作旅獒圖瑞應圖歷代帝王象歷代名臣象諸畫豈可謂之全無關於政理無裨於世教耶董巨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

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若天子欲議禮制度考文則此書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圖所載鍾鼎彝匱匱盤登豆上尊中尊之屬極為詳備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與夫花紋款識無不畢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夫徽宗好古不免有玩物喪志之失然其致北狩之禍者實由信任小人使童蔡秉政以致天下洶洶其禍本實不在於此也而能使後世博古之士得見三代典刑實陰受其惠淺見薄識之士遂以此為口實可笑可笑

叢說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又以為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遊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

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頗似莊子輪扁斲輪語

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為工耶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病也

世之評畫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於神品之上者余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四

自然之目則真若有出於神品之上者其論以為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為謹細自然為上品之上神為上品之中妙為上品之下精為中品之上謹細為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嗚呼夫必待神邁識高情超心慧然後知畫宜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

昔宗少文嘗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歷凡五

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又曰舉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知畫然世豈復有此等人哉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烟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

世人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畜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為觀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真贗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懷觀道而神遊其中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人者歟

叢說 卷之二十八 五

今人皆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余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

也其畫非繚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此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賣書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中不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蜃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

兼說

卷之二十八

六

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觀此則畫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鑒者可以望而知其年代之先後矣

兼說

卷之二十八

七

無文字但有人物皆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然謂美人但出半面即能動人孰謂漢人之畫專於拙邪蓋藏巧於拙此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群公祖二踈圖而兵士有着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着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官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闡立本五代以前不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寬董北苑僧巨然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携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

近又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

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謂上之又上者歟且絹素顏色如新蓋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蘇東坡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畫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叙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

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

蘇東坡書蒲末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

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瀟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畫法中

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末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末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可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末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習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末昇同年而語也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東坡云李伯時所畫地藏軼妙而造神能於吳道玄之外探顧陸古意

黃山谷云往時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剝今一錢不直晉卿以爲過某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余家有維摩問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觀其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

勻圓着色之清脫種種臻妙雖宋初諸家恐亦未必能到

古人之論書畫者在唐則有張彥遠法書要錄名畫記張懷瓘書估畫估在宋則有宣和書譜畫譜郭忠恕有字源荆浩有山水訣郭熙有畫理米元章有書史畫史黃長睿有東觀餘論李方叔有德隅齋畫品董道有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又有圖書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畫評等書而近代則有周草窓雲烟過眼錄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以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宋初承五代之後工畫人物者甚多此後則漸工山水而畫人物者漸少矣故畫人物者可數而畫神宗朝有李龍眠高宗朝有馬和之馬遠元有趙松雪錢舜舉吾松張梅巖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進此皆可以並駕古人無得而議者其次如杜堧居吳小仙皆畫人物然杜則傷於秀媚而乏古意吳用寫法而描法下矣

嘗疑馬遠畫其聲價甚重而世所流傳之跡雖最有名者亦不滿余意但曾見其畫星官一小幀有十二三箇道士着道服立於雲端似有朝真之意雲是鈞染其相貌威嚴中具清逸之態衣摺亦奇古當不在馬和之之下則知遠蓋長於人物者畫之品格亦只是以時而降其所謂少韻者蓋指南宋院體諸人而言耳若李范黃巨安得以此少之哉

叢說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為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尚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為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璧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耻仕胡元隱居求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荆關董巨中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要師法古蓋不虛也

余家所藏趙集賢畫其醉道圖是臨范長壽者

上有詩題直可與唐人並駕惜破損耳其天閑五馬圖臨李龍眠真妙絕精神完整且是大軸至寶也又有秋林曳杖圖一人曳杖逍遙於茂樹之下其人勝韻出塵真是其興之所寄有畫梅花一幅是學楊補之者蕪得梅之標格其他如大士像二軸竹石一幅皆有神韻非畫工所能到也

衡山評畫亦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

我朝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十一

耳况古之高人興到即着筆塗染故只是單幅雖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縱真未必佳而况未必真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槎芽竹石全師東坡居士其大樹枝幹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痕跡處蓋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者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

蔡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半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為之韻亦殊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尚書能領畧之耳余雖不敏願仿象其高勝不敢盤旋於能妙之間也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鈇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全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道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雲林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

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葉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倪雲林答張藻仲書曰瓚比承命俾畫陳子經刻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城中汨汨畧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刻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醜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為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四

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究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觀雲林此三言其即所謂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寫胸中逸氣耳今畫者無此逸氣其何以窺雲林之廊廡耶

其不在畫院者在正德間則有開化時儼號晴川徽州有汪肇號海雲其筆皆在能品稍優於院中人

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狀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為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為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為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

叢說

卷之二十九

五

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為小弓夾粉筆張蒲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為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為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夫以為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

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此圖遂付煨燼矣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時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為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杭索筆題之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棠陵鄭少谷之友也凡

叢說

卷之二九

木

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雲西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闢

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學畫顧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文鼎顧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去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 列聖 宣廟 憲廟 孝宗皆善畫宸章暉煥蓋皆在能妙之間矣

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銳練川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

叢說

卷之二九

七

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

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人但當置之能品耳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為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易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蚕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自是絕伎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已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

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痴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做雲林筆意為之然雲林以簡余以繁夫筆簡而意盡此其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雲林覺太行耳

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

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染渲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為御史工詩喜畫善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間

寫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着筆則倩東村代為之容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前所謂

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樞居朝川圖也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揚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兒子坡草菊花皆妙絕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其畫一墨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雲湖是朱射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歲貢為湖州

教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間齋圖其皴染清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文五峯德承在金臺客舍爲余作仙山圖余每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筆是大設色學趙千里者其山谷之幽深樓閣之巖峻凡山中之景如水碓水磨稻畦之類無不畢備精工之極凡兩月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叅政之子美才華能書初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高士以贈東橋先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十一

生亦是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踈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蔣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楷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謂國初人作畫亦有但率意遊戲不能精

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門在陳海樵鶴姚江門一貫則初無所師承任意塗抹然亦作大幅贈人可笑可笑

叢說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四友齋叢論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期著

求志

余好讀古人書蓋上下二千年之間凡古人之
事大畧已參錯於胸中矣非徒欲誇多闡靡以
矜眩於世也一遇奇節偉行之士與其言之可
以垂世立訓者則覺毛骨森爽而形神為之超
越者是豈外鑠我哉亦合之於心而有合也夫
二千年之中其賢士大夫何止數萬然余之所
慕悅者則不出此數人耳故盡摭之著于篇以
觀余志之所向云

叢論 卷之三十

溯觀人物之盛莫過於春秋然尚混成不見鋒
鏘獨程嬰既立趙武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
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
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
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固請無死嬰曰不可
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
事為不成矣遂自殺獨此一事漸覺發露有以

開戰國節俠之風

太史公作四君與刺客諸傳獨信陵君荆軻二
傳更覺精采蓋以信陵事有侯嬴朱亥荆軻事
則有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故也蓋義烈所激
自能動人故雖以陶淵明之閑淡而其詠荆軻
之詩則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
沒千載有餘情則其意之所感固以遠矣夫死
蓋有重於丘山有輕於鴻毛者何哉彼重則此
輕也嗚呼人生處世誰則無死苟以大運校之

叢論 卷之三十

若多活數十年禽息視陶即數十年猶旦暮耳
今以天下之大一日之中死人何下數萬皆烟
消漸滅然此數子者常在天地間雖千載之下
猶有生氣則其於生死輕重何如哉
戰國之後獨魏晉人亦能輕死如史稱夏侯大
初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自若舉動無異嵇
中散臨刑顧日影彈琴曰廣陵散絕於今日矣
此二人能不但死可謂異矣余觀其與戰國人
輕死雖同然各有所主戰國人本出義俠魏晉

人則因其深於老莊識理透徹能達死生之本故耳

戰國人才當以魯仲連為第一蓋以虎狼之秦天下震懾其帝業垂成而魯連以片言折之其事遂寢則其片言之力威於六國數百萬眾矣而能使文武之業猶存一綫則魯連之功也及平原君以千金為壽則曰所以貴於天下士者能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賈之事吾不忍為之終身不復見後以復聊城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之功齊欲爵之遂逃隱海上蓋其於弛張去就之間無毫髮可議又其言皆本大義切當情實非若蘇張以浮言動人蓋雖戰國策士而其事近正迥出諸人之上一時無與為比蘇子瞻之論范蠡曰使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蓋亦深許之也後代唯孔北海嘲哂曹操言皆近正而倣竒逸頗為近之太史公以魯連與鄒陽同傳失其類矣

余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耳東方

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載在列仙傳

風俗通曰東方朔乃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子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變化無常也余又聞東方朔是歲星之精歲星東方木星也朔托生於東方或者歲星為是

叢說

卷之三十一

蘇東坡曰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又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取此三人止矣言之身乃以范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耕于海上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蓋以此深不滿之余謂子瞻聰明絕世事事見得明透獨此一節亦為老范瞞過蓋蠡既建竒功於世遂棄去自處以天下之至鄙至賤者而以神竒出之故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以畧見其端緒耳後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竒則鬼神不得持

其權正以見其翫弄造化處而以為蠶真聚歛積實者寧不為蠶所笑耶

一日與莫雲卿同看須賈說范雎雜劇余曰雎以一徒隸徒步至秦立取卿相其遠交近攻之策大率秦取天下十分皆其謀也及功成之日蔡澤以一言動之則去相位如脫敝屣是可不謂豪傑哉余即發口雲卿亦同聲言曰焉知非范雎見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難使人激蔡澤來代已以為避禍之計耶乃知有識者其所見不大相遠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五

范蠡載西施以去越東方朔在長安以千金買少婦歲中輒易去司馬相如使文君嘗壚身者犢鼻滌器於市中二人皆慢世也有人賞井丹高潔王子敬云不如長卿慢世子敬但知長卿慢世而不知范蠡東方朔其慢世之雄者乎後世張子房諸葛亮似范蠡然二人本於儒術便覺不同子房雜出於黃老故其後辟殺一事尤為近之然不如范之去得奇怪令人不可以

意見測識武侯則純是儒者故終始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二言惜哉

余謂三代以後之人莫有過於韓信者蓋其初見漢高之時其倉卒數語而定漢之業皆不出此與孔明初見先主於隆中其問對之言大率相類然孔明忒仔細終是韓信氣魄大

張子房博浪之椎殊為孟浪後遇圯上老人以足取履折挫其氣始能隱忍以就功名若韓信跨下之辱安然受之蓋非有所養亦只是能見事自度終有所成不欲徒死耳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六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水壘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者蓋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此蓋重之也戰國時唯孫臏斬龐涓一事差可與信比有餘皆不逮也韓信既封齊王返淮陰即召向所辱二少年出其跨下者用以為二都尉其與李廣因霸陵尉故將軍之言一復將即誅之其量之大小蓋不

伴矣史謂李廣之死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然則於信又當何如哉

漢高之得天下十分皆信之力也初以陳兵出入而奪王後以一舍人告變即斬于鍾室此實千古不白之冤至今人猶痛之凡言功高而受禍必以韓侯為口實

余所不滿於韓信者獨不薦用李左車與殺鍾離昧二事而已然信之於漢君臣之分已定矣故寧賣友以從君無寧背君以從友至是亦烏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七

得不殺哉其失在於始之受之耳蓋度其勢既無終庇之理則當謝去之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以滅口可也夫既已受之矣受而殺之不已甚乎

孔北海嵇中散謝康樂三人之死皆有關於天下大義世不知之使三人之志不白於天下聊為辨而著之夫曹操司馬懿劉裕皆世之英雄也方舉大事當錄用名士以收人心豈肯殺一豪傑而自取天下疵類耶故禰衡者乃一浮薄

以操誅之如殺孤豚耳然猶必假手於黃北海議論英發海內所宗蓋操之所望

者也而遂甘心焉者何哉蓋謀人之國必誅錮異已者北海忠義素著必不為操用操已度之審矣苟臨事而北海一伸大義於天下則人將解體而操之事去矣故不若先事而誅之耳今觀邾慮路粹之奏如所謂父之於子本為情欲子之於母如寄物瓶中此皆兒童之言乃以此誣衄大賢縱獻帝可欺操不畏天下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八

後世乎嵇叔夜名重一時尤司馬昭之所最忌者也方叔夜當刑之時太學生徒二千餘人乞留康為太學師况叔夜乃心魏室使叔夜而在則昭之異圖叔夜率二千人倡之所謂雖張空拳猶可畏也昭烏得而忍之哉謝康樂之死亦以聲名太盛且知不為已用故也然則北海死於漢中散死於魏康樂死於晉蓋顯然明著者也世但以為此三人者皆以語言輕肆舉動狂佚遂以得罪嗚呼豈足以知三人者哉

蘇東坡云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
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瞞陰賊
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
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而前史乃謂公負其
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
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
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
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啾啾涕泣留連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九

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
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
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
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
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
有一魯國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阮嗣宗陶淵明與叔夜康樂同時蓋此四人才
氣志節無一不同然而二人死二人不死蓋嗣
宗淵明所謂自全於酒者也然比于死箕子佯

狂並稱三仁亦何害其為同耶

曹公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
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警囊以盛手巾細
物時或冠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
詞盡無所隱及懼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
膳皆沾汗巾憤余嘗與趙大周閑論偶及之大
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
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
其氣此獸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

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
謂善論古人者矣

唐人以白太傅為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
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兒此
二人者於人無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類聞歎然
蘇稍露鋒鏑不及太傅混然無跡故蘇公屢遭
磨折正為是耳余觀白太傅與元微之自少即
以意氣相許蓋石交也後元作相使干方刺裴
晉公事已有端然晉公不疑太傅後為綠野堂

之上客李衛公與牛奇章以維州之議不合互相排擯後遂有牛李之黨大傳與奇章義分至厚然終不入牛黨李衛公亦不深忌之者亦以其心之素信於人也莊子曰忘我易忘人難忘人易使人忘我難使人忘我易無忘天下難無忘天下易使天下無忘我難蓋必我之忘人者盡而後能使人忘我積而至於天下無忘則盡天下而無我亦無人矣是可以易言哉蘇公豈不知忘我但恐未能盡耳昔者南榮越將南見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老子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蓋蘇公一舉動一談諧與之俱者實繁其徒或者蘇公欲忘之而自有不能盡者耶

韓魏公見書疏中有攻人隱惡者皆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文潞公以唐介劾奏罷相介亦貶謫後潞公召復相即上疏云介所言皆深中臣罪召臣不召介臣不敢行又韓魏公喜營造所臨

之郡必有改作宏敞雄深稱其度量乃知此二公以天下爲度者也今世凡建事功勵名行者無代無之但不見有許大人耳

劉道原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十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二

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濶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開誠強料事非法家

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劉道原二十失十八蔽余實似之蓋十有其六七矣乃知天之生人其性之相類有如此者

黃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

茶有密雲龍者極為甘馨宣和中甚重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

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

山谷跋司馬溫公文潞公書曰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山谷見王介甫字說極口贊之有人聞之笑曰直是怕他又山谷於荆公詩句字法每稱譽不容口余見其集中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云荆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公不甚知人疾痛痾瘵於伯牖有此賻郵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耳蓋深中介甫之膏肓也然荆公之文章字法輝映宇宙亦豈可終掩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為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

愷欲祝髮着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為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驚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

山谷云俞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在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山谷與俞清老書云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為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場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蘇黃二公之言有可以立訓者亦余志之所在也謹擬而著之篇

蘇長公云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其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山谷云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遂以為足以當之恐不免為大方之家所笑耳

山谷云士生於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六

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為基酒公私皆辦矣

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夜而計過無憾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

柳下惠與鄉人處袒裼裸裎而不辱蓋其胸中視一世人特鳴吠耳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耶仰觀青天行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此

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而惡暑喜寒世必以為狂疾人至於樂成而憂敗則謂之有智不可乎

人生歲衣十匹縑日飯兩杯而終歲爾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為自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蓋余上下二千餘年間而其所取者不過魯仲連范蠡東方朔孔北海嵇中散阮嗣宗謝康樂陶靖節白太傅蘇東坡黃山谷十餘人而已他如程嬰信陵君荆軻范雎韓信曹公輩雖非余志之所在然其氣之所感千載之下猶使人志意激烈昔孔北海猶友太史子義而此數人者豈盡在于義下哉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時人唯恨古時人不見我此語殊當人意余小時為天台王石梁長

沙熊軫峰南都顧東橋關中馬西玄所知直以古人期之今余雖志業不遂然其意識頗謂英博或庶幾不愧古人然此數公者今皆下世恨不得使一見之耳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敵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可事君

常從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從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八

非為其不忘故也從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于知之乎老子曰非為其敬老耶從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吾存於柔齒亡於剛從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崇訓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為名言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稱意常有此不足處纔好若人家事事足意便有些不好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陳元用家極富厚性喜聚書而不置產業或問之元用曰有好子孫不必置庄田以彼必能自置也若子孫不賢雖與庄田必不能守置之何益

大抵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凡人作十事能一一中理無可議者已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則毀此物理之不

可移者

温公耆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為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叢說

卷之三十一

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朱晦翁嘗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有雜錄册子

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

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

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

日累乎竟不往後十餘年二公果相繼與鄉郡
晦翁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政神宗未許公與老僧化
成上一課更欲者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
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
且看日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
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
服去意遂決

韓魏公在相府特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人亡後一日畫厚遣之同列皆勸公且留之以
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
若吾簡靜之為樂也

伊川與韓持國泛舟於潁昌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却是求知已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
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持國曰求薦章常事也伊
川曰只為曾有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却與遂
致人如此持國歎服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

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
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
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
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
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
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
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
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自
熟殊不與人較其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
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
便無主矣

林和靖云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
之至快及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
或我唾樂莫大焉

又曰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
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於一廬

之地乎

古之孝弟力田行者於州里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第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觀和靖之言則知在宋之時已自如此矣

叢說

卷之三

五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藉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虛齋云韓魏公稱司馬文正公曰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

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自立何如哉

鶴林玉露云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龍齋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詞戒也

叢說

卷之三

六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綠雪亭雜言云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

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閨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耶苟欲其聚於一門之內而獲殮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

叢說 卷之二十一 七

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

非槩族而會食也

韓魏公嘗云臨事若慮得是割定脚做更不得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賴鬼神相助幸而多有成

韓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韓魏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為難

薛文清公從政錄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雖美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隨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叢說 卷之二十一 八

讀書錄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八九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處事了不形於言尤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
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
分定故也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
見其自小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
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
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耶惟仁
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
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

也惟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
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籥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
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楊升菴云有問于頴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
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人之所
憂則知頴子之所樂矣傳曰古有居岩穴而神
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
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叢說

卷之三

十一

叢說

之三十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尊生

古人論保養云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噉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八者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

叢說 卷之三十二

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其性而強云為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倍常年幾百歲

古人飲食調治方云主身者神養氣者精益精者氣資氣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飲食進則穀氣充熱氣充則氣血盛氣血盛則筋力強故脾胃者五臟之宗也四臟之氣皆稟

叢說 卷之三十二

於脾故四時皆以胃氣為本生氣通天論云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通澁為陰是以一身之中陰陽運用五行相生莫不由於飲食也若少年之人真元氣壯或失於飢飽或多食生冷以根本強盛未易為患其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無節飢飽失宜調停無度動成疾患凡人疾病未有不因八邪而感所謂八邪者風寒暑濕飢飽勞逸也為人子者得不慎之若有疾患且先詳食醫之

法審其疾狀以食療之食療未愈然後命藥貴不傷其臟府也凡百飲食必在人子躬親調治無縱婢使慢其所食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溫熱孰軟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先進平補下元藥一服女人則平補血海藥一服無燥熱者藥後仍食羊膾粟米粥一盃壓之五味葱薤鷄膂等粥皆可至辰時服人參平胃散一服然後次第以順四時軟熟飲食進之食後引行一二百步令運動消散臨卧時進化痰利膈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主

人參半夏丸一服尊年之人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長存若頓令飽食則多傷滿緣衰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納故成疾患爲人子者深宜體悉此養老人之大要也日止可進前藥三服不可多餌如無疾患亦不須服藥但只調停飲食自然無恙矣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耜云夫脾爲臟胃爲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

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脩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之謂也要在於生冷勿食堅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飢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體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願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四

動物地產植物陰陽稟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成體若食味不調則傷其形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所以謂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古之別五肉五菓五菜必先之五穀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此道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疴去疾何待

於外求哉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之方已備續編糜粥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諸前諸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焉老人平居服食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未然臨患用之可以濟生而速効也

食後將息法云平旦點心訖即自以熱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牀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五

偃卧顆蘇煎棗啜半升以下人參伏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即以麥門冬竹葉茅根等飲量性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遠喚人嗔喜卧覺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心力腹空即須索食不宜忍飢生硬粘滑等物多致霍亂秋冬間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姜等飲如此將息必無措疾

養性篇云鷄鳴時起就卧床中導引訖櫛漱即巾正坐量時候寒温喫點心飯若粥若服藥先

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雪心源息其煩慮良父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氣地濕即勿行但屋下東西步令氣散家事付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飲酒至醉並為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節寒温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為佳量力行但令氣乏喘而已親故相訪問同行出遊百步或坐量力談笑總得歡通不可過度耳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六

一勤洗浣以香露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道勝也左右供使之入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人不能絕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性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簞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如老即休山谷曰此文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

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者
茗談上都肯遊人間可喜事或若寒酒冷賓主
皆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
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
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着看人面有
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
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
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

叢

卷之三十一

七

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
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薰
一炷試觀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貧普同受用
論玄關一竅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
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
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
三十六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
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
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

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處人身之規中也
虛閑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
所謂真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為飛土人生
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
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
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攪黃河為酥酪變
大地作黃金將見神靈則氣清氣清則欲寡欲
寡則性正性正則情忘情忘則心死故心死神
方活神全心自閑

叢

卷之三十一

八

明道雜誌云劉几洛陽人年七十餘精神不衰
體幹清健猶劇飲予素聞其善養生因問之几
曰我有房中補導之術欲授子予曰方因小官
家惟一婦何地施此然見几每一飲酒輟一嗽
口雖醉不忘因此可以無齒疾哺後食少許物
輒已几有子壻陳今頗知其術曰煖外腎而已
其法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
融液如泥滲入腰間此術至妙
回回教門善保養者無他法惟煖外腎使不着

寒暑商人着夏布袴者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令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君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為司農丞監史同坐時冬嚴寒余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答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諗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因暇叩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為李文定公家婿

叢說

卷之三十一

九

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卧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嚶目視頂門仍提縮穀道以手磨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為妙畢即卧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真老人老人老入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亦與親舊中篤信者數人言之皆得效

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瘡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

出為度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颺為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為之日七八得暇即為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廢若不廢常有益又於王定國書云摩脚心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脚指一手磨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為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卧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為江東倉足弱不能陞辭樞筭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嘗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筆于冊用告病者

豈曰小補之哉

明道雜誌云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
髮此言老人饔餐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
未必然其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
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麤飯一椀許濃膩之物
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
必曰且少食無太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
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
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補氣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不饑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
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
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
已循州蘇侍郎每見其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
臟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亦
康健無疾蓋得此力也蘇公飲酒不飲藥每與
客食未飽已拾七筋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云脾能母養餘藏養生家
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

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

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
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
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
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以沾唇而已脾胃惡
濕飲少胃疆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胃暑遠行
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煩周曼叔比得腫疾
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
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疾服當歸防己之
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
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姜桂
辣藥例能脹肺多為腫媒不可服

鄺子元由翰林補外佗條無聊遂成心疾每疾
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或言真空寺有老僧
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相公貴
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
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

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
 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
 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
 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
 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
 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
 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
 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思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
 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
 叢說 卷之三十一
 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
 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
 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
 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
 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
 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
 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
 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
 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

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
 失

叢說卷之三十二

叢說 卷之三十二

古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娛老

余小時好飲然力不勝酒飲輒醉輒復有酒失至年近四十而有幽憂之疾蓋瀕於不起矣遂棄去文史教童子學唱每晨起即按樂至暮久之遂能識其音調又酒中好與人談諧性復踈誕稍忿喜而刺人過亦時時以此得罪雖不至如灌夫蓋寬饒亦幾希有孔文舉蘇子瞻之風

叢說

卷之三十三

矣今年在桑榆既志墮業廢復不能操奇贏之術塊然閉居無以自娛况飲酒聽曲談諧此三者又其夙業也故聊復寓興於此然觀古之達人亦多有好是者故備錄之聊以自况且以自警若余之飲酒聽曲談諧能如此數公則可謂不負此三者矣

古人琴稱琴道酒稱酒德詩稱詩思昔劉向有琴道三篇劉伯倫有酒德頌夫謂之曰道曰德曰思古人蓋有深意也

古人又言濁醪有妙理夫曰妙理即所謂酒德者非耶其造酒之法則謂之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故蘇長公有酒經世亦有酒經一棗只五六板是抄本不著撰人姓名

飲酒亦古人所重詩曰既立之監復佐之史漢劉章請以軍法行酒唐飲酒則有觥錄事今世既設令官又請一人監令正詩人復佐之史之意也

叢說

卷之三十三

大凡飲酒或起坐或遷席或誼譁或沾洒淋漓或攀東指西與人厮賴或語及財利或稱說官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長或發人陰私此十者皆酒之辱也今席上人有出外解手者即送一大杯謂之望風鍾乃因起坐而行罰亦古人之遺意也今世之飲酒者大率有此十失遇坐客有一於此便當舍去

余處南京蘇州最久見兩處士大夫飲酒只是擲色蓋古人亦用骰子唯松江專要投壺猜枚夫投壺即開起坐誼譁之端矣然恐昔日祭征

虜之雅歌投壺未必如是猜枚乃藏闈射覆之遺制既損閑心而攘臂張拳殊為不雅

東江先生一飲必自杯然未嘗見其醉每盡一杯則於手背旁一埒恐其有餘瀝也故至終席卓上與盤中無一點沾濕今存齋先生一飲亦必百杯亦竟日不起坐杯中不剩餘瀝大率與東江同然存齋平居無客不飲東江每夜與諸子圍坐話家常必欲盡量東江但吃小杯存齋雖連浮數十大白亦不動色其量以優於東江東江之色稍嚴存齋則竟日欣欣甚得酣適之趣此皆德人蓋深於酒德者也

余交知中稱善飲者則有寶應朱射陂子价南都許石城仲貽姑蘇袁吳門魯望太倉王鳳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憲每飲必竟日恬愉暢適所謂令人欲傾家釀者也

蘇州黃質山淳父雖不甚大飲然每至相知之家即呼酒引滿數盃與盡即止蓋深得酒中之趣者也

余自號酒隱又稱酒民人問日子不大飲何忽有此號凡人有強之酒者必推量窄子何乃以虛聲自苦耶余曰不然蓋盡余之量可得三升苟主人惡勸強以三大觥則沉頓死矣若任吾之適持盃引滿細呷而徐酌之則自以為醜醜沉澀不是過也則是可飲三升而醉二參孰謂余非酒民哉

存齋先生常言元朗酒興甚高苦無量耳昔蘇長公自言飲酒終日不過五合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胃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則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余上者今余每日午間飲十杯至夜復飲十杯則是每日可得一升然五日之中未嘗有無燕席者若席上對客聽曲談諧盡余之量可飲六十盃是一日可得三升矣三升之後則胃中之浩浩落落與酣適之味乃在我而不在客矣其勝蘇公不甚遠耶朱文石最好客最喜人飲酒最好唱曲最好談諧其得酒之趣乃過於余然竟一

日但盡五合正與蘇長公對亦只是看人之浩浩落落者也聊奉一喙

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自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

叢說

卷之三

五

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予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豈真爲人哉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

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收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孔文舉難曹公禁酒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

叢說

卷之三

六

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飲酒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啜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劉公榮云今年田得八百斛秫尚不了麴蘗事又自言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

可不與飲如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飲而不休余曰此人大騷有美酒何不啗之以澆阮嗣宗肯中罍碗乃與此頑鈍人沃渾腸濁肺耶

王佛大枕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

王光祿蘊言酒正使人人自遠

王衛軍蒼言酒正自引人着勝地此三言者正所謂酒德所謂妙理也

王子猷看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余謂子猷大

叢說

卷之三

七

不解事竹豈足以當此余每對酒輒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陳暄曰寧可十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此妄言

也余每一日無酒即覺皮中肉外焦渴煩悶然

日日醕酏亦殊為賸賸唯逐日飲少酒過五日

則一大醉正得其中

陶淵明飲酒詩曰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

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

生一生復能幾倏如雷電驚鳴百年內持此

欲何成

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

叢說

卷之三

八

志不知所如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沈澹

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

腹內煦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

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

國疑及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

思往來往來吁可恠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

前年辭紫闥今歲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

離蛻是非莫分別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

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
心未如今日泰况茲盃中物行坐長相對已上
三篇非止言酒兼見理性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
以養和蘇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葉少蘊言舊得釀法極簡易三日輒成色如潼
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卽飲三盃亦復盎然讀書
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酒忽記歐公詩有一生
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

叢說

卷之三十三

九

於心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
夕讀書以五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
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始
皇誤中副車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引滿一
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
天以與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
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
足多也

東坡酒經曰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卉藥而
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
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
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
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
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
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
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
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

叢說

卷之三十三

十

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
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
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
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
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
旣水五日乃芻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
芻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
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
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

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
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
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
日而成也

黃山谷書安樂泉酒頌後云荊州公厨酒之尊
貴者曰錦江春其色味如蜀中之小蜂蜜和柘
漿飲之使人淡悶所謂厚而濁甘而噉者也士
大夫家喜作菘豆麴酒與米菴同色然使人飲
之心興轟轟害人眠食所謂清而薄辛而螫者

雜說 卷之三

也誠使公私之酒合去四短合用四長則為佳
醞矣大槩錦江春以米入漿不待味極酸而炊
故但甘而不辛又用麴少故不能折其味其濁
則不待醅熟而榨耳菘豆麴投水太多又不以
麥孽折其辛故也若斗取六升豈有薄哉
東江先生傍秋亭雜記論酒云內法酒總名長
春有 上用甜苦二色給內閣者以黃粟學士
以紅粟餘白長行內上用金莖露 孝廟初始
有其方與太禧白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預太

禧色如燒酒徹底澄瑩釀厚而不膩絕品也金
莖露清而不冽醇而不膩味厚而不傷人李文
正公以為才德兼備之君子云

天下之酒自內法外若山東之秋露白淮安之
綠豆括蒼之金盤露婺州之金華建昌之麻姑
太平之采石蘇州之小瓶皆有名而皆不若廣
西之滕縣山西之襄陵為最滕縣自昔有名遠
不易致襄陵十年前始入京師據所見當為第

雜說 卷之三

松江酒舊無名李文正公嘗過朱大理文徵家
飲而喜之然猶為其所詒實蘇州之佳者爾癸
酉歲予以覬公公作詩二首於是盛傳凡士大
夫遇酒之佳者必曰此松江也而實不盡然蓋
宋嘉紹與有絕佳相類者予嘗以鄉法釀於京
師味佳甚人以為類襄陵云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
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而歌嗚嗚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豈落

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謝安石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嘆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唯深於情者然後知此王夷甫言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韓持國立朝剛正宋神宗謂之強項人也然性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暑徒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

叢說

卷之三

十三

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范德孺名純粹乃文正公第三子也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雜奏於前至寢乃得去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髮濡酒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白太傳言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

又云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

先為之拂酒壘飲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合奏霓裳羽衣

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

白太傳有府酒五絕其辨味一首云其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繁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其論妓一首云燭淚夜沾桃葉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

叢說

卷之三

十四

量梅殺君觀二詩白傳之風流可想見矣

白太傳醉戲諸妓詩曰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不知明日休官去逐我東山去是誰

白太傳花前歎內一句云容坐唱歌滿起舞則知古人不但用官伎雖刺史亦與伎女列坐

白太傳與牛相公乞筆牛侑以一詩落句云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白答曰在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古人風流調笑其樂如此

牛思黯有能箏者白傳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絃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月中仙

白太傅詩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今安得此輩而與以論曲哉

白傳集有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之詩牛是奇章公也風流宰相謝安之後復有此人

裴令公送白傳馬戲贈以詩曰君若有心求逸叢說

足我還留意在名姝下註云蓋用愛妾換馬事

意亦有所屬也白答之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愁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山谷有和白太傅何處難忘酒三首後系以數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夢於杯杓而宛然道德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於酒者皆仲尼叩脛之賓也昔人謂蘇公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余謂山谷口出言皆有理趣

蓋非謬語也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山谷與人書云承論小李數問動靜想瑯琊不見問也一喇小李疑是一角妓瑯琊亦角妓之王姓者

瑯琊秀惠清歌而有出藍之聲比得數新曲恨未得親教當耳鄂渚亦有二三子可與娛每至尊前未嘗不懷柔對也山谷欲親自教當想亦似深於律呂者

秋月晴徹頗得淺斟低唱之樂否恨不見小粧與婦娥爭輝耳

東坡最好譴觀其與劉貢父嘲調之言余載在語林排調篇中蓋幾乎虐矣山谷集中與人書尺時有譴語余愛其雅而肯也故擬之以著于篇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
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
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山谷作小楷書其下
曰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清庭霜亦不
惡也然朝雲今為惠州土矣

山谷與趙都監帖所寄尺六觀音紙欲書樂府
似大不類如此樂府卷子須鎮殿將軍與大夫
娘對引角盆高揭萬年歡乃相當也

文王割烹武王飪鬲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
誰能強之

山谷書自作草後余往在江南絕不為人作草
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問其故告之曰往在
黔安園野人有以病來告者皆與萬金良藥有
劉薦者諫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曰有
不庸者引一箇來聞者絕倒

與俞洪範帖云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
八風與四威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
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

之党進党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
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其故党曰對我說韓信
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聞洗耳而已

叢說卷之三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正俗一

夫國之政理未嘗不始乎治而卒乎亂世之習俗未嘗不始乎厚而卒乎漓苟常亂常漓則將何所底止乎嗚呼然未有極而不反者即三代質文之變大率亦猶是也今習俗已甚漓矣所賴祖宗法度嚴密 天子明聖故未至於亂耳然習俗政理未有不相因者則漓者亂之漸也苟必待亂而後反其傷必多故余竊有深懼焉然大禍之來行將自及則諸君可無懼哉傳曰賢者作法愚者制焉故群倡而力挽之固所望於賢者耳

古人以右為尊至中古則尚左矣記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老子偃武章曰夫佳兵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廢之則凡平居燕會其揖遜拜跪之禮皆當以左為尊無

疑也今世南北之禮不同凡客至相見作揖南方則主人讓客在東邊是右手北方則主人讓客在西邊是左手人但恠南北不同而竟不窮其故蓋古人初見必拜先令人布席南方人東西布席則賓當就東主當就西蓋一堂之中東是左西是右則是正以左為尊也北方人北向布席比肩而拜則賓當在西主當在東亦以左為尊也今南人不知布席之由北向作揖亦讓客在東手則是尚右處以凶事失禮甚矣余攷

古人冠婚之禮主人出肅客則賓由西階入主由東階入豈有方肅客而處客以卑自處以尊之禮乎則又可以證升堂作揖必當讓客在西手者為是也今之卑幼見尊長亦皆推讓尊長在東手此初學小生最不知禮者蓋卑幼作揖尊長但當在上面還揖或主人謙損降立在側邊答之卑幼只當北面向上作揖可也若必推在東手則是比肩而立以敵體待尊長矣其可謂之知禮乎

余嘗謂唯制禮者然後能用禮唯定律者然後能用律此言蓋不虛也

余見人家子弟凡所以事其父兄者皆以客禮相待每遇生朝或節序則陳盛筵以享之如待神明及享畢即棄去若芻狗矣此所謂斯須之敬以待鄉人可也古人不如此蓋事父兄不可一時去心雖蔬食菜羹苟適於口亦必薦進蓋無旦無暮每食入口必念其親故也若能如此則雖餼菜過於五鼎不能如此則雖五鼎亦何

叢說

卷之三十四

足道人家子弟不可不知

嘗一日訪東橋值其在息園與其弟橫涇王子新三人喫飯即請余至息園中同坐是時橫涇已老病不勝酒矣少頃橫涇辭去送至檻外命一童子曰看七老爹出門東橋入坐橫涇逕去近來士夫家兄弟皆送迎是以客禮相待恐亦未是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

掖持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大忠畧不顧勞人服其家法之嚴今士人畧得進步則縱其婦陵忽舅姑矣何況伯氏史稱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如此等禮今世士大夫亦不可不知

叢說

卷之三十四

四

憲 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輿爲翰林編脩北野官至郎中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峯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第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謀利一時如宋大叅愷蘇御史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餘萬自以爲子孫數百年之業矣然不五六年間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孫貧置至不能自存宋大

參即余外舅家得之目擊者此四十年間事耳然此十萬之業子孫縱善敗亦安能如是之速蓋若天怒而神奪之然然一時有此數家或者地方之氣運耶或諸公之遺謀未善耶皆不可曉也

人見當時數家之事有問於余者余戲語曰此病已在膏肓非庸醫所了吾昔飲上池水或庶幾能知之蓋吾松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於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

叢說

卷之三十四

五

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奔走於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庄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某人爲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碍於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於面而待之唯恐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而子弟之所習聞者皆此輩也未嘗接一善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夫一齊人之傳尚不能勝衆楚人之咻况又無一齊人之傳乎吾恐子弟雖有顏閔之

資欲其從善難矣諸公皆讀書曉事此亦理之易見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謂利令智昏何異白日攫金於市中者耶

或問晉朝重門閤而王謝子弟皆賢何也余曰王謝門中唯有王仲祖劉真長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不聞有此等客

吾松士大夫家燕會皆不令子姪與坐恐亦未是以見顧東橋每有燕席命顧茂涵坐於自己卓邊東江每燕亦令顧伯庸坐於卓邊不另設

叢說

卷之三十四

六

席今存齋先生家三子皆與席衡山每飯必有壽承休承皇甫百泉許石城二家其二郎亦皆出生與客談諧共飲蓋兒子既已長成豈能絕其不飲若與我輩飲則觀摩漸染未必無益不愈於與群小輩誼閔酌酒耶昔王右軍與謝太傅脩褉蘭亭而大令兄弟與謝車騎皆在阮嗣宗爲竹林之遊其子阮瞻亦欲與嗣宗曰仲容已與卿不得復爾若使仲容不在則瞻亦把臂入林矣故晉室士大夫子弟皆賢正爲此也

松江士大夫子弟不甚讀書昔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夫家子弟能知孝弟忠信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足名世矣今世父兄非不知教子弟非不知學正恐多財爲累耳則財之爲害可勝言哉

練燕善常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婿下後世種子耳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之計然古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叢說 卷之三十四

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余小時見人家請客只是菓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蟇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前有一士夫請趙循齋殺鵝三十餘頭遂至形於奏牘近一士夫請袁澤門聞殺品計百餘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嘗作外官囊橐殷盛雖不費力然

此是百姓膏血將來如此暴殄寧不畏天地譴責耶然當此末世孰無好勝之心人人求勝漸以成俗矣今存齋先生至家極力欲挽回之時時舉以告人亦常以身先之然此風分毫不改雖曰世道漸漓然他處猶知敬信前輩有善言亦必聽從獨吾松之人堅於自用雖仲尼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

東坡云到黃廩食既絕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叢說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據東坡所言如此自計吾輩一日之課豈能及東坡十分之一每日當用錢十五文足矣

昔司馬文正公每日就寢時自計一日之爲若與其所奉果足相當則帖然而卧稍有不及則終夕不自安今之士大夫每日飽飫肥甘不知臨卧時亦曾打筭一遭否

楊君謙七人聯句記雖位次亦皆明載列成圖

樣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坐侯公繩下則主人也乃知前輩燕會真率如此今士夫非南面不坐非專席不居其禮雖甚隆而情實不洽且乏雅致余生而疵賤豈敢為時俗之倡但出之以見前輩風範耳

果山增高樑架蓋起於近時三十年前所無也然亦只是松江用南京蘇杭至今未有果山極無謂增高即詩之所謂于豆于登是彷彿登豆

卷之三十四

九

而為之者蓋古人席地而坐詩言或授之几者乃是優老用以依憑而般品實置於地上恐泥土沾污故設登豆且欲使稍高以便匙筋耳今般品已擺在桌上不知要此物何用增此一段繁文又加一番虛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我家與東江先生有姻連其第五孫子登余妹婿也記得小時至東江家見燕客常用六角銀盃後東江身後其家分析諸孫行酒皆用瓦器余問之云東江止有銀盃二十四隻皆是此樣

次子伯庸分十二隻家孫子龍分十二隻餘諸孫皆不及夫官至尚書不可謂不尊然酒器止此亦可稱清白之風矣近年以來吾松士夫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國最號精工沛國以玉清河以金玉皆漢物金必求良工訪古器儀式打造極為精美每一張燕粲然眩目余意以為更得一二陶匏雜廁其間少存古意尤為盡善然二者較之終是玉勝

嘗與陸五湖醉飲甚暢余語五湖曰小時不知

董說

卷之三十四

十一

事嘗買古玉杯數件後遊南都客囊漸罄盡賣與朱文石家夫老年飲酒必須暢適若留心照管酒杯是增一大不樂也奈何欲快人之目而自取不樂哉五湖聞之撫掌稱快

嘗訪嘉興一友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嗑是日客有二十餘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留宿齋中次早用梅花銀沙鑼洗面其帷帳衾褥皆用錦綺余終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擊者聞其家

亦有金香爐此其富可甲於江南而僭侈之極幾於不遜矣

松江是天下大府華亭亦是劇縣其訟獄之繁多錢糧之浩大上司文移之龐雜山積波委日勤職業猶懼不逮士大夫正當相體以時進見使郡縣先生得盡心民事庶可以仰承朝廷委任之重况華亭鄉官今已十倍於前矣使府縣諸公日有送迎之勞則於公事不無少妨耶古稱幽民風俗之厚其詩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室宜科從片角豈下ノ一ノノ才ノノ才ノノ才必欲少伸其圖報之私而君臣如父子暖然相親於一堂之中其厚也何如今鄉士夫皆郡縣邑子也既受其覆庇含育之恩而一無所報於心安乎亦當於歲終刲羊持酒拜獻於公堂以伸一念之愛敬而郡縣先生亦必受之蓋所以通上下之情也今郡縣先生既一切不受而士大夫亦聊以應一時之故事皆非實情相與徒費一番擾攘上下俱失矣

近來上司出巡其起身後鄉官俱進府縣謝勞余見前輩未嘗有此不知起於何時或倭寇犯境上司為地方而來郡縣先生亦與上司區畫地方之事故去後禮當謝勞若地方無警而撫按出巡但糾察百司查處錢糧乃舉朝廷章程也與鄉士夫有何干涉又進府縣攪擾一番無乃太煩瀆耶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正俗二

余辛酉自南都歸壬戌年寓居蘇州袁太冲過蘇來見訪語余曰近縣公新生一子方在孩抱偶出痘疹吾起身時在縣前經過見鄉官進縣問安黃傘亦有六七頂此亦近來事也

第一郡縣大夫要正士風激厲志節昔子游為武城宰夫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兀士君子養得自重一出去便能與 朝廷幹事此在郡縣先生少加之意耳若以不見者為高無故而數至公庭之人稍加厭薄則士風可立振矣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與府縣討夫皂雖屢經禁革終不能止或府縣不與則謗議紛然此是蔑棄 朝廷紀綱也嘗見各衙門見任官其所謂直廳者乃看守衙門之人而柴薪銀則給與各

官募倩夫皂以備身銀者也雖臺省大臣亦不過十人見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雖元老致仕 朝廷優賢始有歲撥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後許撥其餘則安得濫用今每人要皂隸二名轎夫四名直傘一名每人總七名若有五十鄉官則是又添一處兵餉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誰敢擅役一人故府縣不得輒與鄉官亦不得輒受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朱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其衰朽無狀雖幸叨誤恩許致其任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表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煩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

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學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雙槐歲抄云韓襄毅雅既平大藤峽其威甚張時廣州太守吳中聘教授王文鳳脩郡志襄毅聞之命以所得諸公書簡附入然志中但題爲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竝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已閣下大宗伯姚公稱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三

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浦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雙槐歲抄云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

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憲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平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肅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襤褸背隻鷄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峻峻將李傑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呼左右縛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四

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足以當之矣泰陝西咸寧人

嘗聞長老言 祖宗朝鄉官雖見任回家只是步行 憲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昔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與商賈之徒挨雜於市中似爲不雅則乘轎猶爲可通今

舉人無不乘轎者矣董子元云舉人乘轎蓋自張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轎以行衆人因之盡乘轎矣然蘇州袁吳門尊尼與余交其未中進士時數來下顧見其只是帶羅帽二童子跟隨徒步而來某以壬辰年應歲貢出學至壬子年謁選到京中間歷二十年未嘗一日乘轎今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乘轎則自隆慶四年始也蓋因諸人皆士夫子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五

第或有力之家故也昔范正平乃忠宣公之次子文正公之孫也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日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今雖時世不同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

徐養齋居鄉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不樂遂不舉箸或勸之則託辭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也里中從公之化亦稍稍崇儉矣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帶僕從沈小可曾言我一

日請四箇朋友吃晚飯總帶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與些酒飯其費多於請主人

一日偶出去見一舉人轎邊隨從約有二十餘人皆穿新青布衣甚是赫奕余惟帶村僕三四人豈敢與之爭道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過徐老先生轎邊多不過十人

儀真一友人朱荆溪名末年以歲貢官至知縣有文亦能詩聞儀真讀書後輩皆從之講藝者遊覽必相隨以行故近來真揚之間人才亦彬彬可稱吾松絕無此風故雖科第輩出然恐盡今之世欲成就一箇名人終不可得也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六

方雙江巡撫時余尚在南京聞其出巡至柘林家兄與舍弟同往相見門上人逕請了舍弟進去將家兄轎子一把扯出蓋方雙江在任凡鄉官進見皆要分別出身脚色故也夫未受朝命之前可論脚色既受命爲京朝之官則同是朝廷供奉之臣矣古稱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故重 王臣乃所以尊 天子也安得更論

脚色耶雙江可謂不知體家兄豈不知撫臺
此條教則當自量深藏遠避夫見一巡撫不加
益不見不加損何栖栖如此以自取辱耶家兄
可謂不知分舍弟與雙江同年也若巡撫是別
人鄉官固不敢與抗既是同年則有兄弟之義
矣豈不知同年何其有一親兄獨不假借分毫
而乃辱之至是古稱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
之讐不同國辱及其兄則已之深讐也即當毅
然不入而與之遂絕矣方忿氣填膺何緣復與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七

之坐而笑談耶雖謂之無人道可也舍弟可謂
不知禮蓋一事而三人俱失也
孫文簡以禮部尚書還家時方雙江為太守文
簡設席待之早起身自供張畢直待至日夕點
燈時雙江始至文簡殊厭倦既上坐酒三行後
即稱疾發而起雙江大怒逮其家人以事羅織
問成充軍後合郡士大夫整酒於馮南江家再三
講解事始得釋
士大夫族姓蓋水木本源所關甚重晉唐以來

專重氏族如孔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
以張說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者是也今
世所謂郡望蓋本於此然必當攷其所自如今
世王姓者即謂之太原何姓者即謂之廬江甚
非也蓋不知王有二著姓太原是一族瑯琊另
是一族何亦有二著姓廬江是一族東海另是
一族如王渾王衍王濟王澄王述王承王濛諸
人太原之王也王祥王導王敦王羲之王珣王
儉諸人瑯琊之王也何充何準何求何點何胤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八

廬江之何也何承天何長瑜何遜何思澄何子
朗東海之何也瑯琊之王自王導渡江以後世
居江左今蘇州虎丘山有王珣宅會稽有王羲
之題扇橋又有羲之蘭亭脩禊處則瑯琊之王
遷徙江南皆有明証而太原之王至於隋末文
中子尚居龍門則江南何自而有太原之王耶
齊梁時何求何點兄弟三人俱好栖隱今湖州
有何山蘇州亦有何山即其隱居處也而東海
之何考之史冊不聞其有南徙之跡則江南之

王皆本之瑯琊江南之何皆本之廬江此不
辨而明者也今江南之王皆冒太原而北地之
何更無有一人出於東海者耶此則承襲之謬
也若誤稱郡望則是冒認祖宗豈細故哉獨王
石梁先生小時見其書郡望必稱琅邪蓋有深
識不同於俗見某常書東海因居海上以地著
耳若書郡望亦必以廬江為是他如張姓者自
張華以至張說世居范陽亦一郡望也豈必清
河一族哉要當追源其所自耳若朱張顧陸本

叢說

卷之三十五

九

是吳中四姓故江南此四家但稱中吳或吳郡
可也何必遠冒沛國清河武陵河東哉

李希顏方伯素剛正顧文僖甚重之本木華黎
子孫既入中國曰我木下子也遂姓李氏今子
姓甚繁有一孫為道長近有一士夫之子亦李
姓其父官至憲副家產甚厚資財鉅萬父死失
勢曲意夤緣認為一族稱為東門老爹亦大有
所費若別姓猶可含糊冒認色目人其可冒認
耶近日其子謀入學令人代考事露下獄百計

彌縫幸而得釋乃知人之行險僥倖蓋亦出自
天性也

松江近日有一諺語蓋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
起於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氣近也諺曰
一清誑圓頭扇骨指得光浪盪二清誑蕩口汗
巾摺子搯三清誑回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耳
興茶壺藤紮當五清誑不出夜錢沿門踰六清
誑見了小官遞帖望七清誑剝鷄骨董會攤浪
八清誑綿紬直裰蓋在脚面上九清誑不知腔

叢說

卷之三十五

十

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弟亂口降
此所謂遊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
遇此等即當枷號示眾盡驅之農不然買誑首
為之痛哭矣

松江十來年間凡士夫年未四十即稱老翁奶
奶年未三十即呼太太前輩未有此則大為可
笑者也

叢說卷之三十五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考文

古人云校書如拂几上塵言旋拂旋有也余前身或是雕蟲所化每至長夏置棊几於前榮橫陳一冊朱白不去手則是日不知有暑不然則煩悶欲死乃知此固其宿業也又古人言讀書思之亦是一適苟適其適又何憚焉故見者雖或嗤誚之不置也昔有韓昶者昌黎之子也猶

叢說

卷之三十六

改金根車為金銀車他復何論哉今世書籍訛舛甚多偶有所見則書於冊

五臣註文選中間謬妄極多如思玄賦云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蓋衡自寓也言自巳之神化若此而呂向遂真以為蟬之蛻脫去穢汗而以精粹為朋友徒侶此正蘇長公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陳孔璋書云有子勝斐然之意五臣註云子勝即小子也一何淺鄙若此哉蓋因論語有小子

在簡斐然成章之言遂附會牽合然子勝之作小子不知是何解又不言有所本否李善引墨子亦恐未是姑闕疑可也

寡婦賦云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高族呂延濟以為有行謂自脩德行極為可笑不如李善引毛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混成而切當

書籍傳刻易至訛舛亦有經不知事之人妄意改竄者如王右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文苑英華本作纔是蓋纔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人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籍中此類甚多惜無人為之辨証耳

青蘇州滁州西澗詩有手書刻在太清樓帖中本作獨憐幽草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蓋憐幽草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黃鸝尚鳴始於情性有關今集本與選詩中行作生尚作上則於我了無與矣其為傳刻之訛無疑

李頎集寄綦母三詩風流三挹今公香蓋用荀
或事也荀或為中書令好熏香其坐處常三日
香今徐崦西五十家唐詩李頎集中作風流三
揖今公卿蓋因不知荀或事遂改作鄉字然文
義不屬又換一揖字可笑可笑

五十家唐詩李頎題璿公山池片石孤雲窺色
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孤雲改作孤峯皓月改作
白月夫既言片石又曰孤峯不免疊床架屋若
白月則前無所本只是杜撰以啓後人換字之

叢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端蓋唐詩為庸俗人所改如此類甚多其疑誤
後學可勝道哉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
亦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逮
生字遠甚

蘇長公赤壁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
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食本作食字有墨跡在文衡山家余親見之今

刻本作適然適字亦好或長公自加改竄耶然
不可考也

綦母潛題淨林寺頂山禪院詩塔影挂清漢鐘
聲和白雲集本與諸選詩皆作和河岳英靈集
亦取鍾聲和白雲為警句余初疑鍾聲如何與
白雲相和恐其未穩後見文苑英華作扣白雲
乃知言寺之塔影挂於清漢鍾聲出於白雲則
是扣於白雲之中也以形容山頂之高殊渾成
勝和字

衫唐言文衫斗斗天多泥近南山竹書本今
人皆誤作酒近蓋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
律甚工專以字之虛實死活作眼目豈容以死
字對活字且南山送酒原是詩意近字終無意
義必為酒通無疑

張王屋集唐雜徐賢妃詩井上天桃偷面色簷
前嫩柳覺身輕余曰覺字定誤當是學字蓋天
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猶學其身輕始有意味若
覺字則索然矣王屋曰是遂刻作學字

度辭隱語也世遂訛爲度辭張王屋一日言漢書中云度死獄中余曰非度死乃度死也論語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說文度字從广義從叟聲也如此庠皮庠之類皆從广乃覆蔽隱匿之意度死言人死於獄中覆蔽隱匿人莫明其狀也但因度度字最相近叟字曰字筆稍連中間轉筆稍直便成度字矣故此二字易於訛舛今書藉中甚多聊爲正之

楊升菴云史記度死獄中注不明度義按說文

束縛梓世爲吏史度古字通也然史度字通未知何本恐亦杜撰語也

祝支山野記以對 太祖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爲刑部郎袁凱語 太祖含怒口誦此語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遂佯狂以脫死又云某御史松江人詐稱青盲其婦與同居校尉通尉入室履錯然有聲御史已了了僞問婦何聲婦曰猫兒跳下樓耳後居鄉目稍稍稱愈一日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猫兒跳下樓否

婦悟遂自經蓋袁凱仕 太祖朝爲御史其對

太祖法之正心之慈者正凱也松江不曾別有

御史詐盲事亦不聞有妻自經者而野記誤以

凱爲刑部郎不言其是松江人却以別處人事

剿入松江某御史下蓋因袁凱事相類遂牽聯

誤書耳松江去蘇不遠且郡志亦詳載支山何

不收索而訛舛至此乃知記載是一大難事一

有差誤遂使人受干載不白之謗矣是豈可以

易之哉且但云某御史則亦是傳聞疑似之言

豈可遽以爲實而書之簡冊耶支山謬妄甚矣

逸詩之散見經傳者附載于後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禮義之不愆何惜於人言

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髮履其顛而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不得枯死于野

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

逸詩之有其名而其文不傳者

茅鴟

河水

轡之柔矣

論語亦有逸篇東坡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瓊璠注瓊璠魯國之寶王也逸論語載孔子曰美哉瓊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瑟也一則理勝一則膚勝此亦不似後人語

談苑醍醐云史記言伯夷叔齊雖賢得天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聞巷之

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垂世者孔子是也

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為青雲

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

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

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

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達矣孔稚圭隱居多

構山泉後陽王往遊之圭曰足下處朱門遊紫

叢說

卷之三十六

闕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

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袁彖贈隱士庾易詩

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阮

藉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合而觀之青雲

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

遂誤至今不改援引精博其論最當但所謂青

雲者蓋言其人品之高如所謂志意薄天雲者

是也而謂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肯則又失

之遠矣蓋青雲言其高浮雲言其薄何得據以

為証耶

楊升菴丹鉛錄云劉歆言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經世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詩書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余謂升菴精博近世罕見其儷然亦有好奇過於穿鑿處夫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者蓋以子夏有文學故以春秋屬之曾子純孝故以孝經屬之耳苟如升

叢說

卷之三十六

九

菴之論則是以參商為二星而以春秋孝經分屬之失之遠矣

丹鉛錄辨寒鷺不當作炮字甚是但不當云韓國饌用此法古字韓與寒通或音同而誤用耳蓋膾炙皆言烹飪不容寒獨稱地當是鷺與鷄皆性寒易凍如今人言凍鷺鷄凍是也若云韓鷺猶可通以鷄寒為鷺韓可乎又豈一昨秦楚齊趙魏皆不善饌獨韓國能饌鷺又能饌鷄耶蓋因文選五臣注中舊有此說升菴誤信

之也

丹鉛錄錄云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之根乃蒸為暖流耳夫丹砂硫黃二物性熱故發為溫泉是也若白礬本涼物溫泉中安得有礬耶必是礬石其性最熱昔王粲從魏武北征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熱氣蒸出致卉草燠滅即今鑿者果得墓有石滿坐博物志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取礬石圍繞卵以助暖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十

氣盛弘之荆州記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礬石每嚴冬其上不停霜雪又述征記曰洛水底有礬石故上無冰許氏說文收礬字注曰毒石也出漢中則知此石合金丹者用之但須煉熟此人慎服生者耳則蒸為暖流者必礬石無疑丹鉛錄左傳註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訓產城為諸侯之僭侈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余謂此義亦未為得蓋本文云攻其所產如其城以稻梁為利則刈其稻梁以麻

泉為利則殘其麻泉以水澤為利則竭其澤以山木為利則童其山之類此皆敵國所利故攻之也其義甚明何必過為穿鑿哉升菴如此類尚多餘於丹鉛總錄皆標出後失去此書今不復能省憶矣

丹鉛餘錄言今人家稱出水寶曰央溝引荀子入其央瀆為證又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為羊溝升庵云羊溝者不知何解余聞羊溝者羊善觸恐其毀墻作溝限之故云今世俗人又以明

溝為陽溝暗溝為陰溝

楊升菴云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瑟瑟是珍寶名其色碧故以影指碧字最為賞音而陳晦伯以瑟瑟谷中風正之夫詩人吟詠用意不同白自言色劉自言聲又豈相妨而必泥以蕭瑟之瑟字耶楊又引白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証之尤為妙絕
唐明皇劍門詩諸選詩與本集有之豈升菴俱未之見而乃得之於劍門石壁上耶

鄭弘傳第五倫事本是雲母屏風升菴以為雲岳是何等語陳晦伯正之甚當

誅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類死之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李是武帝時趙是成帝時二人原不同時此大謬妄必以為趙季李平亦未為是蓋詩人托興寓言或咸陽偶有此二家貴富豪舉如金張程鄭之輩與之過從耳豈有遊咸陽而經過陽翟之趙李耶必求其人則鑿矣
升菴云劉表善書引董北苑語此大謬陳晦伯

據書斷劉德升為是

談苑醍醐云三國典畧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余以為子安才雖美麗然亦時代不同蓋古人學文之家此等書皆

從幼誦習今之學者讀四書本經之外要讀性理綱目何暇及此亦由上之表率不逮於古耳豈獨學者之過哉

南園漫錄云史記於項羽為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為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為本紀至班固始改為列傳蓋太史為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曆之紀年也如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十一

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既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為通曆非為項羽也共和為政紀亦不廢項既亡秦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羽主之則安得不為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為好諛曲筆耶南園之無識甚矣

陸玩拜侍中語史冊與小說俱載而升菴以為

陸抗何舛錯至此

升菴云雨未嘗有香而李賀詩依微香雨而盧象詩雲氣香流水傳稱臭味蓋言氣味也氣可以言臭獨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經云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塵之一故鼻之所觸即謂之香暑天大雨必先有一陣氣味此非雨香而何升菴善吟獨不求作者之意耶陳晦伯引拾遺記亦太鑿

叢說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梁簡文詩識雪花無有萋萋與帝同音無萋是識無帝也陳晦伯以為無弟誤

陳晦伯正升菴劉昫舊唐書誤作劉餉此必傳刻之誤耳升菴未必訛舛至此

馮少洲編風雅逸篇載古諺一卷集劉梅谷楊升菴張鄭西諸公所輯而增益之自謂極備然如古里語云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可得駁馬又諺云上山斫檀挈盤先殫此二條殊為古雅然而不載此見十三經註疏中註疏中如此

類尚多恨不得盡數括出以補少洲之缺耳

馮少洲風雅逸篇嘗托余刪定其所載道門一

卷皆取之真語與雲笈七籤等書蓋佛經諸偈

皆出六朝人之手猶有可觀道家諸書皆張君

房輩所纂乃科書之類極為蕪陋一無足取者

如何一槩混入余皆削去今十不存一矣

鄭淡泉古言說孔廟十哲當黜并求宰我而進

有若公西赤此所謂理會科斗時事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自古相傳如此存之可也何必校量

若此哉史魚遠伯玉亦不必妄生優劣

古言說堯舜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

以當之前古聖人豈得以分兩求之哉

古言說原始及終一條與無極太極同意所謂

一起一結此不知何謂又以至誠至聖分外德

內道亦是支離學問

木瓜詩所謂木瓜桃木李但言其投之薄耳

而淡泉以為今人有以木為果者酒榼中常用

之豈江西人所謂木荔枝耶繫矣

鄭淡泉以世言婁江東江松江為三江者非是

蓋以為江必源泉所注積為巨川而吳地三江

至小不足為江故也殊不知凡水之入海者通

謂之江鄭但欲校量水之大小而不顧經書之

文義乎若必以岷山之江嶓冢之江豫章之江

為三江不知此三江與震澤有何相關而經曰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耶蓋震澤受江南七郡之

水若無三江泄之必至於泛溢為害故禹鑿三

大川導之入海而震澤始定矣其義甚顯著鄭

復何疑而妄立意見

今言中載 列聖陵寢名號

太祖孝陵 太宗長陵 仁宗獻陵

宣宗景陵 英宗裕陵 憲宗茂陵

孝宗泰陵 武宗康陵 世宗末陵

今言中初載諸陵歷歷明白可考則是北狩者

裕陵也至後又云八月茂陵北狩又云郕王即

位遥尊 茂陵為太上皇則以北狩者為 憲

宗耶不宜乖舛如此

近日黃毅所希憲巡下江刻五經集註於蘇州府最是盛事但不知委之何人將何處本作式寫完即刻全不校勘訛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一差六七字者此書初學習讀所關最重况他目轉相傳訛日甚一日則於經書亦大有害不似他書無大干係也不知何故爾莽如此

說文凡禾之屬皆從禾獨稽首稽字不從禾蓋篆文禾字頭皆左轉獨稽字旁頭右轉

說文凡心之屬皆從心獨博與協字從十今世人寫博協皆從心是不知六書之故也

叢說卷之三十六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詞曲

昔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之不競有人彈琴見螿螂向鳴蟬欲其得之也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殺心隋煬帝將幸江都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今言知其不反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李嗣真聞而知太子廢古之審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法亡矣余何能知之蓋因小時喜聽曲中年病廢教童子習唱遂能解其音調知其節拍而已

魏文帝善哉行內云知音識曲善爲樂方或庶幾焉耳茲以論詞曲之語附載於篇末

古樂之亡久矣雖音律亦不傳今所存者惟詞曲亦只是淫哇之聲但不可廢耳蓋當天地剖判之初氣機一動即有元聲凡宣八風鼓萬類皆是物也故樂九變而天神降地祇出則亦豈細故哉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佛經亦曰以我所証音聲爲上今佛家梵唄如念真言之類

必和其音者蓋以和召和用通靈氣也正聲之亡今已無可奈何但詞家所謂九宮十二則以統諸曲者存之以待審音者出或者為告朔之餼羊歟

楊升菴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比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証也近日多尚海塩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音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傳矣

金元人呼北戲為雜劇南戲為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成之琵琶記為絕唱大不然夫詩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歌曲則歌曲乃詩之流別今二家之辭即譬之李杜若謂李杜之詩為不工固不可苟以為詩必以李杜為極致亦豈然哉 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耻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詞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既不喜則習者亦漸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觀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家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文雖無刻本然每見於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填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苟詩家獨取李杜則沈宋王孟韋柳元白將盡廢之耶

叢書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傷梅香頭一折點絳唇尚有人會唱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

有此曲矣

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於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為妙絕是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傷梅香頭

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到窓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么序却原來群花弄影將我來詭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初問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箇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也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裏花纜鈞槎有折蒲衰草綠蕙葭過水溼傍淺沙遙望見

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郁宜不謂於俗耳也

王實甫才情富麗真辭家之雄但西廂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複語之蕪類耶乃知金元人雜劇止是四折未為無見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

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

西廂內如魂靈兒飛在半天我將你做心肝兒看待魂飛在九霄雲外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椎床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如太行山高仰望東洋海深思渴則全不成語此真務多之病余謂鄭詞淡而淨王詞濃而蕪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

色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混江龍內想着我懷
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捨白元和今內他有
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
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
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
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刺句
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後濃艷
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
為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

叢說

卷之三十七

六

艷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為勝耶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
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
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簡淡偶然言及老頓即
稱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然自是妙如
小桃紅云是害得神冤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
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今內孽面的便捨白
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

口裡之平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說
那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即禿
厮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
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畧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
窮此便是作家也

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換頭關漢卿散套三
十換頭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二換頭在雙調
中別是一調排名如阿那忽相公愛也不羅醉
也摩挲忽都白唐兀反之類皆是胡語此其証

叢說

卷之三十七

七

也三套中惟十七換頭其調尤叶蓋李是女直
人也十三換頭一錠銀內他將阿那忽腔兒來
合唱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則知金人於雙調
內慣填此調關漢卿王實甫因用之也

虎頭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時
其叔錢之出鎮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
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只
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呪願則願我弟兄們早
能勾相見此等詞情直語切正當行家也一友

人聞此曲曰此似唐人木蘭詩余喜其賞識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
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
老頰言頰仁在 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
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
等辭並無人間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
藝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

王漢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
年然後操筆余最愛其散套中鶯巢濕春隱花
叢說 卷之二十七 八

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漢陂杜甫遊
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比而何況近代以王蘭
卿傳校之不逮遠矣

南都自徐彝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填
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
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
馬上抱鷄三市鬪袖中携劍五陵遊二句差勝
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蕪淺不足觀

西廂記越調彩筆題詩用侵尋韻本閉口而眉
帶遠山鋪翠眼橫秋水無塵誤入真文韻如朱
仲誼辭寫鴛鴦塚黃鍾羞對鶯花綠窓掩通篇
俱閉口用韻甚好

樂府辭伎人傳習皆不曉文義中間固有刻本
原差因而承謬者亦有刻本原不差而文義稍
深伎人不解擅自改易者如兩世姻緣金菊香
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人都作眼皮一日小鬟
唱此曲金在衡聞唱波字撫掌樂甚云吾每對
叢說 卷之二十七 九

伎人說此字俱不肯聽公能正之殊快人意
二十換頭尾聲臨了一句煞強似應底關河路
兒遠余疑應字文義不通思欲正之終不得其
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觀關漢卿侍香金童
內有鴈底關河馬頭明月之句蓋鴈飛無不到
其底下之關河言甚遠也二十換頭亦關漢卿
詞蓋漢卿慣用此語其爲鴈底無疑
老頰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故開
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八九分皆是然文義欠

明時有差處如馬東籬孤鴈漢宮秋其後
聲云載離恨的龜車半坡裡響龜字他教作閉
口余言龜字當開口他說頗仁於韻上考索極
詳此字從占當作閉口余曰若是從占果當作
閉口但此是寫書人從省耳此字原從龜實是
開口汝試檢龜字正文無從占者渠始信教作
開口

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粧艷
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

叢說

卷之五十七

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
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
余今老頓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
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
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
不按譜終不入律况弦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
花和大和鈔弦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
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
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

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或少
一彈則所板矣其可率意為之哉

高則成才藻富麗如琵琶記長空萬里是一篇
好賦豈詞曲能盡之然既謂之曲須要有蒜酪
而此曲全無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馳峯能掌肥
脂盈前而無蔬笋蜺蛤所欠者風味耳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譜樂府
群英姓氏亦載此人余謂其高出於琵琶記遠
甚蓋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其拜新月

叢說

卷之五十七

二折乃隱括關漢卿雜劇語他如走雨錯認上
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
叙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絕

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香閨掩珠簾鎮不肯
放燕雙飛走雨內繡鞋兒分不得幫和底一步
步提百忙裡褪了根兒正詞家所謂本色語

南戲自拜月亭之外如呂蒙正紅粧艷實喜得
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日個最關情處路
遠迢迢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兒內崎嶇去路

賔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已到西廂說江樓內花
底黃鸝子母冤家內東野翠烟消詐妮子內春
來麗日長皆上弦索此九種即所謂戲文金元
人之筆也詞雖不能盡工然皆入律正以其聲
之和也夫既謂之辭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
工而聲不叶

曲至緊板即古樂府所謂趨趨者促也絃索中
大和絃是慢板至花和絃則緊板矣北曲中如
中呂至快活三臨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

叢說

卷之三十七

十一

正宮至呆骨都雙調至甜水令仙呂至後庭花
越調至小桃紅商調至梧葉兒皆大和又是慢
板矣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儀
儀今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
而不復收矣

清彈琵琶稱正陽鍾秀之徽州查八十有厚賢
好琵琶縱浪江湖至正陽訪之持侍生刺投謂
鍾令人語之曰使尋常人來見則宜稱侍生吾
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謂非執弟子

禮我斷不出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

使果奇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

曲查膝行而前稱弟子留處數月盡鍾之伎而

歸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年

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飲於

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

弦俱絕須携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

楊家楊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彈之

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媽媽最知

叢說

卷之三十七

十一

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
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
查云是鍾秀之徒弟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與
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叢說卷之三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續史

我朝名臣即言行錄所載諸公大率皆是矣但其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之語編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子說話以之入於史傳後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毅 英宗時為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即誣

叢說

卷之三十八

十一

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於監門石大用率監生數千人號救請代幸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今但取古穰雜錄云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觀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實錄耶若劉忠宣之所經度皆訂謨定命遠猷辰告深得雅人之致余謂雖房杜韓范猶當服膺蓋加於衆人一等矣是烏可以不載耶故擬其實而著之篇太宗嘗與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

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

叢說

卷之三十八

十一

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黃福在南京兵部叅贊機務每旦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胡儼筮仕為華亭縣學教諭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

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次室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

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

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叢說 卷之三十八
楊文定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

者止之日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日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

為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山雲出鎮廣西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貧矧

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

新潔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

奈何牢言居官贖貧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

年廉操始終不渝 王和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

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

叢說 卷之三十八
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

拒不為作詩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

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

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內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

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

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與為史官困於譏說卧病
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
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
人分索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
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
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
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
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
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叢說

卷之三十八

五

軒輓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
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
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浙江
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
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
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
屬見之驚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
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
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

卓食饋之亦不納

左都御史軒公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
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至則屏
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
而出禮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
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
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於紀載之
文一無所好及卒脩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
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叢說

卷之三十八

六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
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
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觀利耳一日告予曰惟
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于人
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
是已

魏公驥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
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有書聲者供
茶一甌至三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

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
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
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魏文靖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
訴究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
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

魏文靖景泰改元至京閱老陳公是其考試時
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
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

將 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薛文清拜其門公

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李文達亦
勸公少貶公曰厚德亦爲是言耶竟不往已而

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
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

妻魘魅夫死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
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
辯究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

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
家六年閉門不出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
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

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

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
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

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
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

閱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
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

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
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

餘疋遣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
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

為夷狄所憚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八終

叢說

卷之三十八

九

校增四友齋叢說叙

內翰何先生撰叢說三十卷以活字行有年矣
歲癸酉續撰八卷先生慮板難搆遠而說有改
定議捐長水園居重繕雕梓不意是歲先生遽
疾不起仲順之室先生之兄子也辱知過良厚
將屬續執手而詔之曰暮齒著書精力萃焉子
其成吾志無使失墜仲順唯唯甫蓋棺門祚隕
落幼孫湛迫於公私不遑及也仲順不忍以茲
費告又自揣綿力不勝永訣以來徒悚耿耿

後序

下

都運玉淵龔公分符絃土政平訟弭齋閣燕閒
進茂秀而課其藝徵求故家文獻雅慕先生名
亟欲觀全梓數語太冲素比部後朋莫太學
董其事二公謬推仲順公即命駕造門索稿讀
之喜動眉宇捐俸倡義二公相之梓既竣通得
三十八卷仲順撫卷太息曰嗟嗟茲刻也死者
慰幽魄生者甯心許諸公貺之矣竊惟

世廟中以文鳴吳下者先生稱為巨擘其文總
博群籍雄俊淵邃如靈光傑構神匠經營周序

鳴球衆音統攝日與其弟禮部公矯翼齊飛
輝掩映時稱東海二何有集若干畧流布寰域
具可考見其叢說之作也閔朗博物之蘊憂時
憤世之志皆著之篇端大都詞剴而非激鈞玄
而不鑿識邁而通方任達而中慮旨哉其言之
也先生自叙方諸寤語意自貶損第直寫胸臆
率已見而犯時忌者亦或有之噫此予所謂憂
時而憤世者也知者諒焉自顧謏劣何能讚一
詞敬以校刊始末昭示其後昆令知先德未墜

後序

敏勉作求云爾

萬曆己卯春三月從姪情張仲頤頊首撰